

此土著述(三)

第 113 冊

一五・一四六八 高僧傳一六卷(七至一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槐一—槐十)

卷七(槐一) 一

卷八(槐二) 一四

卷九(槐三) 二七

卷一〇(槐四) 五〇

卷一一(槐五) 六五

卷一二(槐六) 八四

卷一三(槐七) 一〇七

卷一四(槐八) 一二三

卷一五(槐九) 一三五

卷一六(槐十) 一四九

一五・一四六九 續高僧傳三一卷(一至二六下)

唐釋道宣撰 一六五

(卿一—卿十、戶一—戶十、封一—封十、八一—八四)

序(卿一) 一六六

卷一(卿一) 一六九

卷二(卿二) 一八七

卷三(卿三) 二〇九

卷四上(卿四) 二二八

卷四下(卿五) 二四七

卷五(卿六) 二六六

卷六上(卿七) 二八八

卷六下(卿八) 三〇一

卷七(卿九) 三一四

卷八(卿十) 三三四

卷九(戶一) 三五九

卷一〇(戶二) 三八四

卷一一(戶三) 四〇五

卷一二(戶四) 四二四

卷一三(戶五) 四四三

卷一四(戶六) 四七〇

卷一五上(戶七) 四九〇

卷一五下(戶八) 五〇四

卷一六上(戶九) 五二三

卷一六下(戶十)	五三八	卷一七(封一)	五五四
卷一八(封二)	五八三	卷一九(封三)	六〇五
卷二〇(封四)	六三〇	卷二一上(封五)	六五二
卷二一下(封六)	六六七	卷二二(封七)	六八三
卷二三上(封八)	七〇三	卷二三下(封九)	七一七
卷二四(封十)	七三一	卷二五上(八一)	七五三
卷二五下(八二)	七六八	卷二六上(八三)	七八四
卷二六下(八四)	八〇二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高僧傳卷第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槐一

義解四

宋竺道生一

釋慧叡二

釋慧嚴三

釋慧觀四

釋慧義五

釋道淵六

釋僧弼七

釋慧靜八

釋僧苞九

釋僧詮十

釋曇鑒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曇無成十三

釋僧含十四

竺道生本姓魏鉅鹿人寓居彭城家世仕族
父爲廣戚令鄉里稱爲善人生幼而穎悟聰
哲若神其父知非凡器愛而異之後值沙門
竺法汰遂改俗歸依伏膺受業既踐法門傍
思竒拔研味句義即自開解故年在志學便

登講座吐納問辯辭清珠玉雖宿望學僧當
世名士皆慮挫詞窮莫敢誚抗年至具戒器
鑒日深性度機警神氣清穆初入廬山幽栖
七年以求其志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故
鑽仰群經斟酌雜論萬里隨法不憚疲苦後
與慧叡慧嚴同遊長安從什公受業關中僧
衆咸謂神悟後還都止青園寺寺是晉恭思
皇后褚氏所立本種青處因以爲名生旣當
時法匠請以居焉宋太祖文皇深加歎重後
太祖設會帝親同衆御于地筵下食良久衆
咸疑日晚帝曰始可中耳生曰白日麗天天
言始中何得非中遂取鉢便食於是一衆從
之莫不歎其樞機得衷王弘范泰顏延之並
挹敬風猷從之問道生旣潛思日久徹悟言
外迺喟然歎曰夫象以盡意得意則象忘言

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
多守滯文鮮見圓義若忘筌取魚始可與言
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迺言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又著二諦論佛性當有論法身
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等籠罩舊說
妙有淵旨而守文之徒多生嫌嫉與奪之聲
紛然競起又六卷泥洹先至京都生剖析經
理洞入幽微乃說一闡提人皆得成佛于時
大本未傳孤明先發獨見忤衆於是舊學以
爲邪說譏憤滋甚遂顯大衆擯而遣之生於
大衆中正容誓曰若我所說反於經義者請
於現身即表癘疾若與實相不相違背者願
捨壽之時據師子座言竟拂衣而遊初投吳
之虎丘山旬日之中學徒數百其年夏雷震
青園佛殿龍昇于天光影西壁因改寺名號

262/15

曰龍光時人歎曰龍旣已去生必行矣俄而
 投迹廬山銷影巖岫山中僧衆咸共敬服後
 涅槃大本至于南京果稱闡提悉有佛性與
 前所說合若符契生旣獲斯經尋即講說以
 宋元嘉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於廬山精舍
 升于法座神色開朗德音俊發論議數番窮
 理盡妙觀聽之衆莫不悟悅法席將畢忽見
 塵尾紛然而墜端坐王容隱几而卒顏色不
 異似若入定道俗嗟駭遠近悲泣於是京邑
 諸僧內慙自疚追而信服其神鑒之至徵瑞
 如此仍葬廬山之阜初生與叡公及嚴觀同
 學齊名故時人評曰生叡發天真嚴觀湓流
 得慧義彭惇進寇淵于嘿塞生及叡公獨標
 天真之目故以秀出群士矣初關中僧肇始
 注維摩世咸翫味生乃更發深旨顯暢新典

及諸經義疏世皆寶焉王微以生比郭林宗
 乃爲之立傳旌其遺德時人以生推闡提得
 佛此語有據頓悟不受報等時亦憲章宋太
 祖嘗述生頓悟義沙門僧弼等皆設巨難帝
 曰若使逝者可興豈爲諸君所屈後龍光又
 有沙門實林初經長安受學後祖述生公諸
 義時人號曰遊玄生著涅槃記及注異宗論
 檄魔文等林弟子法寶亦學兼內外著金剛
 後心論等亦祖述生義焉近代又有釋惠生
 者亦止龍光寺蔬食善衆經典兼工草隸時
 人以同寺相繼號曰大小二生也
 釋慧叡冀州人少出家執節清峻常遊方而
 學經行蜀之西界爲人所略常使牧羊有商
 客信敬者見而異之疑是沙門請問經義無
 不綜達商人即以金贖之旣還襲染衣篤學

彌至遊歷諸國乃至南天竺界音譯詰訓殊方異義無不必曉後還憩廬山俄入關從什公諮稟後適京師止于烏衣寺講說衆經皆思徹言表理契環中宋大將軍彭城王義康請以爲師再三乃許王請入第受戒叡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康大以爲愧乃入寺虔禮祇奉戒法後以貂裘奉獻叡不著嘗坐之王密令左右求買崔三十萬叡曰雖非所服旣大王所施聊爲從用耳陳郡謝靈運篤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達解迺諮叡以經中諸字并衆音異旨於是著十四音訓叙條例梵漢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據焉叡以宋元嘉中卒春秋八十有五矣

釋慧嚴姓范豫州人年十二爲諸生博曉詩書十六出家又精練佛理迄甫立年學洞群

籍風聲四遠化洽殊邦聞什公在關復從受學訪正音義多所異聞後還京師止東安寺宋高祖素所知重高祖後伐長安要與同行嚴曰檀越此行雖伐罪弔民貧道事外之人不敢聞命帝苦要之遂行及文帝在位情好尤密每見弘讚問佛法先是帝未甚崇信至元嘉十二年京尹蕭摹之上啓請制起寺及鑄像帝乃與侍中何尚之吏部郎中羊玄保等議之謂尚之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日彌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厝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故也范泰謝靈運常言六經典文本在濟俗爲治必求靈性真與豈得不以佛經爲指南耶近見顏延之推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明佛汪汪尤爲名理並足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敦此化

則朕坐致太平夫復何事近蕭摹之請制未全經通即以相示委卿增損必有以過戒浮俗無傷弘獎者適當著令耳尚之對曰悠悠之徒多不信法以臣庸蔽獨秉愚勤懼以闕薄貽玷大教今乃更荷褒拂非所敢當至如前代群英則不負明詔矣中朝已遠難復盡知度江以來則王導周顒庾亮王蒙謝尚郝超王坦王恭王謐郭文謝敷戴逵許詢及亡高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注孫綽張玄殷顗或宰輔之冠蓋或人倫之羽儀或置情天人之際或抗迹烟霞之表並稟志歸依厝心崇信其間比對則蘭護開潛淵遁崇邃皆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談便爾若當備舉夷夏爰逮漢魏奇才異德胡可勝言惠遠法師嘗云釋氏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自

教源濟俗亦爲要務竊尋此說有契理奧何者若使家家持戒則一國息刑故佛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虐故神道助教有自來矣而蕭摹所啓亦不謂全非但傷靈道俗者本在無行僧尼而情兒難分祛取未易金銅土木雖靡費滋深必福業所寄復難得頓絕臣比思爲斟酌進退難安今日親奉德音實亦用夷泰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際豈臣所宜預竊恐泰楚論強兵之術孫吳盡吞併之計將無取於此耶帝曰此非戰國之具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急貴仁德則兵氣衰若以孫吳爲志苟在吞噬亦無取堯舜之道豈唯釋教而已耶帝悅曰釋門有卿亦猶孔氏之有季路所謂惡言不入於耳帝自是信心迺立始致意佛經及

見嚴觀諸僧輒論道義理時顏延之著離識觀及論檢帝命嚴辯其同異往復終日帝笑曰公等今日無愧支許嚴後著無生滅論及老子略注等東海何承天以博物著名乃問嚴佛國將用何曆嚴云天竺夏至之日方中無影所謂天中於五行土德色尚黃數尚五八寸爲一尺十兩當此土十二兩建辰之月爲歲首及討覈分至推校薄蝕顧步光影其法甚詳宿度年紀咸有條例承天無所曆難後婆利國人來果同嚴說帝勅任豫受焉大涅槃經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數踈簡初學難以厝懷嚴迺共慧觀謝靈運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過質頗亦治改始有數本流行嚴迺夢見一人形狀極偉厲聲謂嚴曰涅槃尊經何以輒加斟酌嚴覺已惕然迺更

集僧欲收前本時識者咸云此蓋欲誠厲後人耳若必不應者何容即時方夢嚴以爲然頃之又夢神人告曰君以弘經之力必當見佛也嚴以宋元嘉二十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八十有一矣帝詔曰嚴法師器識淵遠學道之匠奄爾遷神痛悼于懷可給錢五萬布五十疋嚴弟子法智幼有神理年二十四往江陵值雅公講便輪議數番雅厝通無地雅顧眄四衆曰小子斐然成章智笑曰迺變風變雅作矣於是聲布楚郢譽洽京吳善成實及大小品焉

釋慧觀姓崔清河人十歲便以博見馳名弱年出家遊方受業晚適廬山又諮稟惠遠聞什公入關乃自南徂北訪覈異同詳辯新舊風神秀雅思入玄微時人稱之曰通情則生

融上首精難則觀肇第一迴著法華宗要序以簡什什曰善男子所論甚快君小却當南遊江漢之間善以弘通爲務什亡後迺南適荊州州將司馬休之甚相敬重於彼立高悝寺使夫荊楚之民迴邪歸正者十有其半宋武南伐休之至江陵與觀相遇傾心待接依然若舊因勅與西中郎遊即文帝也俄而還京止道場寺觀既妙善佛理探究老莊又精通十誦博採諸部故求法問道者日不空筵元嘉初三月上巳車駕臨曲水讌會命觀與諸朝士賦詩觀即坐先獻文旨清婉事適當時瑯琊王僧達廬江何尚之並以清言致款結賞塵外宋元嘉中卒春秋七十有一著辯宗論論頓悟漸悟義及十喻序讚諸經序等皆傳於世時道場寺又有僧馥者本醴泉人

專精義學注勝鬘經又有法業本長安人善大小品及雜心疏食節已故晉陵公主爲起南林寺後遂居焉

釋慧義姓梁北地人少出家風格秀舉志業強正初遊學於彭宋之間備通經義後出京師迺說云冀州有法稱道人臨終語弟子普嚴云嵩高靈神云江東有劉將軍應受天命吾以三十二壁鎮金一餅爲信遂徹宋王宋王謂義曰非常之瑞亦須非常之人然後致之若非法師自行恐無以獲也義遂行以晉義熙十三年七月往嵩高山尋覓未得便至心燒香行道至七日夜夢見一長鬚老公拄杖將義往壁處指示云是此石下義明便周行山中見一處炳然如夢所見即於廟所石壇下得壁大小三十二枚黃金一餅此瑞詳

之宋史義後還京師宋武加接尤重迄乎踐祚禮遇彌深宋永初元年車騎范泰立祇洹寺以義德爲物宗固請經始義以泰清信之至因爲指授儀則時人以義方身子泰比須達故祇洹之稱厥號存焉後西域名僧多投止此寺或傳譯經典或訓授禪法宋元嘉初徐羨之檀道濟等專權朝政泰有不平之色嘗肆言罵之羨等深憾聞者皆憂泰在不測泰亦慮及於禍迺問義安身之術義曰忠順不失以事其上故上下能相親也何慮之足憂因勸泰以果竹園六十畝施寺以爲幽冥之祐泰從之終享其福及泰薨泰第三子晏謂義昔承厥父之險說求園地追以爲憾遂奪而不與義秉泰遺疏紛紜紆紆彰於視聽義迺移止烏衣與慧叡同住宋元嘉二十一年

年終於烏衣寺春秋七十三矣晏後少時而卒晏弟曄後染孔熙先謀逆厥宗同潰後祇洹寺又有釋僧睿善三論爲宋文所重釋道淵姓寇不知何許人出家止京師東安寺少持律檢長習義宗衆經數論靡不通達而潛光隱德世莫之知後於東安寺開講剖析玄微洞盡幽顯使終古積滯渙然冰解於是學徒改觀翕然附德後移止彭城寺宋文帝以淵行爲物軌勅居寺任後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八淵弟子慧琳本姓劉秦郡人善諸經及莊老俳諧好語笑長於製作故集有十卷而爲性傲誕頗自矜伐淵嘗詣傅亮琳先在坐及淵至琳不爲致禮淵怒之彰於顏色亮遂罰琳杖二十宋世祖雅重琳引見常昇獨榻顏延之每以致譏帝輒不悅後著白

黑論垂於佛理衡陽太守何承天與琳比狎雅相擊揚著達性論並拘滯一方詆呵釋教顏延之及宗炳難駁二論各萬餘言琳既自毀其法被斥交州世云淵公見麻星者即其人也

釋僧弼本吳人性度虛簡儀止方直少與龍光曇幹同遊長安從什受學愛日惜力竭有深思什加賞特深使頒預參譯後遊歷名邦備矚風化時有請弼爲寺主弼曰至道不弘淳風日緬自非定慧兼足無以鎮立風猷且當隨緣致益何得獨善一寺後南居楚郢十有餘年訓誘經戒大化江表河西王沮渠蒙遜遠挹風名遣使通敬勲遺相續後下都止彭城寺文皇器重每延講說宋元嘉十九年卒春秋七十有八矣

釋慧靜姓王東阿人少遊學伊洛之間晚歷徐充容兒甚黑而識悟清遠時洛中有沙門道經亦解邁當世與靜齊名而耳甚長大故時人語曰洛下長大耳東阿黑如墨有問無不訓有訓無不塞靜至性虛通澄審有思力每法輪一轉輒負帙千人海內學實無不畢集誦法華小品注維摩思益著涅槃略記大品旨歸及達命論并諸法師誄多流傳北土不甚過江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僧苞京兆人少在關受學什公宋永初中遊北徐入黃山精舍復造靜定二師進業仍於彼建三七普賢齋懺至第一七日有白鵠飛來集普賢座前至中行香畢乃去至二十一日將暮又有黃衣四人繞塔數匝忽然不見苞少有志節加復祥感故匪懈之情因之

彌厲日誦萬餘言經常禮數百拜佛後東下京師正值祇洹寺發講法徒雲聚士庶駢席苞旣初至人未有識者迺乘驢往看衣服垢弊貌有風塵堂內旣坐驢驕於戶外高座舉題適竟苞始欲厝言法師便問客僧何名答云名苞又問盡何所苞答云高座之人亦可苞耳迺致問數番皆是先達思力所不逮高座無以抗其辭遂遜退而止時王弘范泰聞苞論議歎其才思請與交言仍屈住祇洹寺開講衆經法化相續及陳郡謝靈運聞風而造焉及見苞神氣彌深歎伏或問曰謝公何如苞曰靈運才有餘而識不足抑不免其身矣苞嘗於路行見六劫被錄苞爲說法勸念觀世音群劫以臨危之際念念懇切俄而送吏飲酒洪醉劫解枷得免焉宋元嘉中卒

時瓦官寺又有釋法和者亦精通數論致譽當時爲宋高祖所重勅爲僧主焉釋僧詮姓張遼西海陽人少遊燕齊遍學外典弱冠方出家復精練三藏爲北土學者之宗後過江止京師鋪筵大講化洽江南吳郡張恭請還吳講說姑蘇之士並慕德歸心初止閑居寺晚憇虎丘山詮先於黃龍國造丈六金像入吳又造人中金像置于虎丘山之東寺詮性好檀施周瞻貧乏清確自守居無縑幣後平昌孟顗於餘杭立方顯寺請詮居之率衆翹勤禪禮無輟看尋苦至遂迺失明而策厲彌精講授不廢吳國張暢張敷譙國戴顓戴勃並慕德結交崇以師禮詮後暫遊臨安縣投董功曹家功曹者清信弟子也詮投止少時便遇疾甚篤而常見所造之像來

在西壁又見諸天童子皆來侍病弟子法朗
夢見一臺數人捧之問何所去答云迎詮法
師明旦果卒縣令阮尚之使葬白土山郭文
舉之塚右以擬梁鴻之附要離也特進王裕
及高士戴顓至詮墓所刻石立碑唐思賢造
文張敷作誄

釋曇鑒姓趙冀州人少出家事竺道祖爲師
蔬食布衣律行精苦學究群經兼善數論聞
什公在關杖策從學什常謂鑒爲一聞持人
後遊方宣化達自荊州止江陵辛寺年登耳
順厲行彌潔常願生安養瞻觀彌陀後弟子
僧濟辭往上明鑒云汝去迺佳恐不復相見
因委曲疏受付囑至夜與諸耆老共叙無常
言甚切至既夜各各還房鑒獨留步廊下至
三更沙彌僧願請還房鑒曰汝但眠不須復

來至明旦弟子慧嚴依常問訊見合掌平坐
而口不言迫就察之實迺已卒身體柔軟香
潔倍常因伸而殮焉春秋七十具郡張辯作
傳并讚讚曰披荔逞芬握瑾表潔渾渾法施
弗緇弗涅煒曄初辰條蔚暮節神遊智往豈
伊實訣時江陵又有釋道海北州釋惠龕東
州釋惠恭淮南釋曇泓東轅山釋道廣弘農
釋道光等並願生安養臨終祥瑞焉
釋慧安未詳是何人蔬食精苦學通經義兼
能善說又以專戒見稱誦經三十餘萬言止
廬山凌雲寺學徒雲聚千里從風常提一杖
云是西域僧所施杖光色炯徹亦頗有香氣
上有梵書人莫能識後入關詣羅什提杖自
隨什見大驚曰此杖迺在此間耶因譯其字
云本生天竺娑羅林南方喪亂草付興後得

羅什道教隆安後以杖嚙外國僧波沙那那
賈還西域安以宋元嘉中卒於山寺

釋曇無成姓馬扶風人家世避難移居黃龍
年十三出家履業清正神悟絕倫未及具戒
便精往復聞什公在關負笈從之既至見什
什問沙彌何能遠來答曰聞道而至什大善
之於是經停務學慧業愈深姚興謂成曰馬
季長碩學高明素矯當世法師故當不爾答
曰以道伏心爲除此過興甚異之供事殷厚
姚祚將亡關中危擾成迺憩于淮南中寺涅
槃大品常更互講說受業二百餘人與顏延
之何尚之共論實相往復彌晨成乃著實相
論又著明漸論宋元嘉中卒春秋六十有四
時中寺復有曇罔者與成同學齊名爲宋臨
川康王義慶所重焉

釋僧舍不知何許人幼而好學篤志經史及
天文算術長通佛義數論兼明尤善大涅槃
常講說不輟元嘉七年新興太守陶仲祖立
靈味寺欽舍風軌請以居之舍勗衆清謹三
業無虧後西遊歷陽弘讚正法江左道俗響
附如林時任彭城卷二函著無三世論舍迺作神
不滅論以抗之使夫見聞之者莫不將墜而
更興矣又著聖智圓鑒論無生論法身論業
報論及法華宗論等皆傳於世頃之南遊九
江大闡經法瑯琊顏竣時爲南中郎記室叅
軍隨鎮潯陽與舍深相器重造必終日舍嘗
密謂竣曰如今識緯不虛者京師尋有禍亂
真人應符屬在殿下檀越善以緘之俄而元
凶構逆世祖龍飛果如其言也後平康無疾
忽告衆辭別至于明晨奄然已化時人謂之

十論云云

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彭亨

𡵓 步 行 切 惇 虛 庚
勿 惇 惇 自 強 貌

蠹當故切
猶敗也
噬時制切

也
悝

切枯
回
髮
切莫

班
銓

金銀也切 糸糾吉黠切 同紛糾與

也。縹，

蹟士革切
深也

翕
合許

俳諧戲也諧戶

朝皆
也切

韋薦
較則前切
具也切

馬幣

毗祭切
殮衣死也

槐

十五

高僧傳卷第八

槐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五

宋釋僧徹一

釋曇諦二

釋僧導三

釋道汪四

釋慧靜五

釋法愍六

釋道亮七

釋梵敏八

釋道溫九

釋曇斌十

釋慧亮十一

釋僧鏡十二

釋僧瑾十三

釋道猛十四

釋超進十五

釋法瑤十六

釋道猷十七

釋慧通十八

釋僧徹姓王本太原晉陽人少孤兄弟二人
寓居襄陽徹年十六入廬山造遠公遠見而
異之問曰寧有出家意耶對曰遠塵離俗固

其本心繩墨鎔鈞更唯匠者遠曰君能入道
當學無畏法門於是投簪委質從遠受業遍
學衆經尤精般若又以問道之暇亦厝懷篇
牘至若一賦一詠輒落筆成章嘗至山南板
松而嘯於是清風遠集衆鳥和鳴超然有勝
氣退還詔遠律禁管絃戒絕歌舞一吟一嘯
可得爲乎遠曰以散亂言之皆爲違法由是
乃止至年二十四遠令講小品時輩未之許
及登座辭旨明析聽者無以折其鋒遠謂之
曰向者勅對並無遺力汝城隍嚴固攻者喪
師發軔能爾良爲未易由是門人推服焉遠
亡後南遊荊州止江陵城內五層寺晚移毘
琶寺彭城王義康儀同蕭思話等並從受戒
法延請設齋躬自下饌宋元嘉二十九年卒
春秋七十刺史南譙王劉義宣爲造墳壙時

荊州上明有釋僧莊者亦善涅槃及數論宋孝武初被勅下都稱疾不赴

釋曇諦姓康其先康居人漢靈帝時移附中國獻帝末亂移止吳興諦父彤嘗爲冀州別駕母黃氏晝寢夢見一僧呼黃爲母寄一塵

二

尾并鐵鏤書鎮二枚眠覺見兩物具存因而

懷孕生諦諦年五歲母以麈尾等示之諦曰

秦王所餉母曰汝置何處答云不憶至年十

歲出家學不從師悟自天發後隨父之樊鄧

遇見關中僧碧道人忽喚碧名碧曰童子何

以呼宿老名諦曰向者忽言阿上是諦沙彌

爲衆僧採菜被野豬所傷不覺失聲耳碧經

爲弘覺法師弟子爲僧採菜被野豬所傷碧

初不憶此迺詣諦父諦父具說本末并示書

鎮麈尾等碧迺悟而泣曰即先師弘覺法師

也師經爲姚萇講法華貧道爲都講姚萇餉師二物今遂在此追計弘覺捨命正是寄物之日復憶採菜之事彌深悲仰諦後遊覽經籍過目斯記晚入吳虎丘寺講禮易春秋各七遍法華大品維摩各十五遍又善屬文翰集有六卷亦行於世性愛林泉後還吳興入故章崑山閑居澗飲二十餘載以宋元嘉末卒於山春秋六十餘

釋僧導京兆人十歲出家從師受業師以觀世音經授之讀竟諮師此經有幾卷師欲試

二

三

之乃言止有此耳導曰初云爾時無盡意故知爾前已應有事師大悅之授以法華一部於是晝夜看尋粗解文義貧無油燭常採薪自照至年十八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發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

君於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爲法師作都講叡曰君方當爲萬人法主豈肯對揚小師乎迄受具戒識洽愈深禪律經論達自心抱姚興欽其德業友而愛焉入寺相造迺同輦還宮及什公譯出經論並參議詳定導旣素有風神又值關中盛集於是謀猷衆典博採真俗迺著成實三論義疏及空有二諦論等後宋高祖西伐長安擒獲僞主蕩清關內旣素藉導名迺要與相見謂導曰相望久矣何其流滯殊俗答曰明公盍一九有鳴鸞河洛此時相見不亦善乎高祖旡旡歸留子桂陽公義真鎮關中臨別謂導曰兒年小留鎮願法師時能顧懷義真後爲西虜勃勃赫連所逼出自關南中塗擾敗醜虜乘凶追騎將及導率弟子數百人過於中路謂追騎曰劉

公以此子見託貧道今當以死送之會不可得不煩相追群寇駭其神氣遂迴鋒而反義真走竄于草會其中兵段宏卒以獲免蓋由導之力也高祖感之因令子姪內外師焉後立寺於壽春即東山寺也常講說經論受業千有餘人會虜滅佛法沙門避難投之者數百悉給衣食其有死於虜者皆設會行香爲之流涕哀慟至孝武帝昇位遣使徵請導翻然應詔止于京師中興寺鑾輦降蹕躬出候迎導以孝建之初三綱更始感事懷昔悲不自勝帝亦哽咽良久即勅於瓦官寺開講維摩而帝親臨幸公卿畢集導登高座曰昔王宮託生雙樹現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苑丘墟鹿園蕪穢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宅爲淨國

豈知上聖流涕大士栖惶者哉因潜然泫淚
四衆爲之改容又謂帝曰護法弘道莫先帝
王陛下若能運四等心矜危勸善則此沙土
瓦礫便爲自在天宮帝稱善久之坐者咸悅
後辭還壽春卒於石礪春秋九十有六時有
沙門僧因亦當世名匠與導公相次或問因
云法師與導公孰愈答云吾與僧導同師什
公准之孔門則導公入室吾可升堂導有弟
子僧音僧威等並善成實

釋道汪姓潘長樂人幼隨叔在京年十三投
廬山遠公出家研綜經律雅善涅槃蔬食數
十餘年嘗行梁州道汪爲羌賊所圍垂失衣
鉢汪與弟子數人誓心共念觀世音有頃覺
如雲霧者覆汪等身群盜推索不見於是獲
免後聞河間玄高法師禪慧深廣欲往從之

魏二

五

中路值吐谷渾之難遂不果行於是旋于成
都徵士費文淵初從受業乃立寺於州城西
北名曰祇洹化行巴蜀譽洽朝野梁州刺史
申坦與汪有舊坦後致故汪將往省之仍欲
停彼費文淵乃上書刺史張悅曰道汪法師
識行清白風霜彌峻卓爾不群確焉難拔近
聞梁州遣迎承教旨許去闔境之論僉曰非
宜鄱州邊荒僧尼出萬禪戒所資一焉是賴
豈可水失其珠山亡其玉願鑒道俗之誠令
四輩有憑也悅即敦留遂不果行悅還都具
向宋孝武述汪德行帝即勅令迎接爲中興
寺主汪乃因悅固辭以疾遂獲免於是謝病
下帷絕窺人世後劉思孝臨州大設法祀請
汪講說迺應請或問法師常誓守靖何以虧
節答曰劉公篤信方欲大法憑之何辭小勞

耶先是峽中人每於石岸之側見神光夜發
思考以大明之中請汪於光處起寺即崖鑄
像因險立室行途瞻仰咸發淨心後王景茂
請居武擔寺爲僧主勛衆清謹白黑歸依以
宋泰始元年卒於所住願命令閻維之劉思
考爲起塔於武擔寺門之右景和元年蕭惠
開西鎮成都承汪高譽思共講道行至中途
聞汪已逝迺歎曰惜也吾不及其人文舉之
追康成曾何足道其爲時賢所惜如此時蜀
江陽寺釋普明長樂寺釋道閻並戒德高明
明蔬食誦經苦節通感閻學兼內外尤善談
吐吳國張裕請爲戒師云

釋慧靜姓邵吳興餘杭人居貧履操厲行精
苦風姿秀整容止可觀始遊學廬山晚還都
進業解兼內外偏善涅槃初住冶城寺顏延

德二

六

之何尚之並欽慕風德顏延之每歎曰荆山
之玉唯靜是焉及子竣出鎮東州攜與同行
因栖于天柱山寺及大明之中又遷居剡之
法華臺後憩東仰山處處磐遊並以弘法爲
務年過知命志節彌堅宋太始中卒春秋五
十有八所著文翰集爲十卷

釋法愍北人弱年慕道篤志經籍十八出家
便遊踐州國觀風味道波若數論及諸經律
皆所遊刃後憩江夏郡五層寺時沙門僧昌
於江陵城內立塔刺史謝晦欲壞之愍聞故
往諫晦晦意不止愍於是隱迹於長沙麓山
終身不出晦乃率儀至寺厚賜酒肉嚴鼓振
威斬斫形像俄而雲霧暗天風塵四起晦驚
懼而走後以叛逆誅滅隊人丁法成史僧雙
見身癩病餘多犯法而死愍迺著顯驗論以

明因果并注大道地經後卒於山中春秋八十有三弟子僧道立碑頌德時始興郡靈化寺有比丘僧宗亦博涉經論著法性覺性二論云

釋道亮不知何許人住京師北多寶寺神悟

槐二

七

超絕容止可觀而性剛忤物遂顯於衆元嘉之末被徙南越時人或譏其不能保身亮曰業理所之特非人事於是命侶宵征南適廣州弟子智林等十二人隨之停南六載講說衆經化陶嶺外至大明中還止京兆盛開法席著成實論義疏八卷宋太始中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多寶寺復有靜林慧隆林善大涅槃爲宋孝武所器敬隆亦善衆經及數論又苦節通靈隆患心氣積時夜有非人送藥云秣陵令所送授器已奄然不見隆取一服所

苦即瘳

釋梵敏姓李河東人少遊學關隴長歷彭泗內外經書皆闇遊心曲晚憩丹陽頻建講說謝莊張永劉虬呂道惠皆承風欣悅雅相歎重數講法華成實又序要義百科略標綱紐故文止一卷屬辭省詣見重當時後卒於丹陽春秋七十餘矣時又有釋僧籥者本上黨人善涅槃經爲張暢所重

釋道溫姓皇甫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後也少好琴書事親以孝聞年十六入廬山依遠公受學後遊長安復師童壽元嘉中還止襄陽檀溪寺善大乘經兼明數論樊沔學徒並師之時吳國張邵鎮襄陽子敷隨之敷聽溫講還邵問溫何如敷曰義解足以析微道心未易可測邵躬往候之方挹其神俊後從容

謂溫曰法師儻能還俗當以別駕相處溫曰檀越乃以桎梏誘人即日辭往江陵邵追之不及歎恨孝建初被勅下都止中興寺大明中勅爲都邑僧主路昭皇太后大明四年十月八日造普賢像成於中興禪房設齋所請

德二

八

凡二百僧列名同集人數已定于時寺既新構嚴衛甚肅忽有一僧晚來就座風容都雅舉堂矚目與齋主共語百餘許言忽不復見檢問門防咸言不見出入衆迺悟其神人溫時旣爲僧主迺列言秣陵曰皇太后睿鑒冲明聖符幽洽滌思淨場研衿至境固以聲藻宸內事虛梵表迺創思鎔斲抽寫神華模造普賢來儀盛像寶傾宙珍妙盡天飾所設齋講訖今月八日臘會有限名簿素定引次就席數無盈減轉經將半景及昆吾忽覩異僧

預于座內容止端嚴氣貌秀發舉衆驚嗟莫有識者齋主問曰上人何名答曰名惠明住何寺答曰來自天安言對之間倏然不見闔席悚愧遍筵肅慮以爲明祥所貴幽應攸聞紫山可觀華臺不遠蓋聞至誠所感還景移緯澄心所徇發石開泉況帝德涵運皇功懋洽仁洞乾遐理暢冥外故上王盛士尅表大明之朝勸發妙身躬見龍飛之室適若因陛下惠燭海隅明華日月故以惠明爲人名繼天興祚式垂無疆故以天安爲寺稱神基彌遠道政方凝九服咸泰萬寓齊悅謹列言屬縣以顯天休縣即言郡時京兆尹孔靈符以事表聞詔仍改禪房爲天安寺以旌厥瑞焉溫後累當講任稟味之賓填委相屬精勤導物數感神異帝悅之賜錢五十萬時人爲之

語曰帝主傾財溫公率則上天懷感神靈降德宋太始初卒春秋六十有九時中興寺復有僧慶慧定僧嵩並以義學顯譽慶善三論爲時學所宗定善涅槃及毗曇亦數當元匠嵩亦兼明數論末年僻執謂佛不應常住臨終之日舌本先爛焉

釋曇斌姓蘇南陽人十歲出家事道禕爲師始住江陵辛寺聽經論學禪道覃思深至而情未盡達夜夢神人謂斌曰汝所疑義遊方自決於是振錫挾衣殊邦問道初下京師仍往吳郡值僧業講十誦飡聽少時悟解深入後還都從靜林法師諮受涅槃又就吳興小山法瑤研訪泥洹勝鬘晚從南林法業受華嚴雜心既遍歷衆師備聞異釋迺潛思積時以窮其妙融治百家陶貫諸部於是還止樊

鄧開筵講說四遠名賓負袞皆至及孝建之初勅王玄謨資發出京初止新安寺講小品十地并申頓悟漸悟之旨時心競之徒苦相離校斌既辭愜理詣終莫能屈陳郡袁粲令望當時而嘉斌行解嘗令中書舍人巢尚介

意欲試之斌不爲屈粲迺躬自往候粲每勸斌數觀天子斌曰貧道方外之人豈宜與天子同遊粲益以高之後請爲母師宋建平王景素亦諮其戒範宋元徽中卒於莊嚴寺春秋六十有七時莊嚴復有曇濟曇宗並以學業才力見重一時濟述七家論宗著經目及數林

釋慧亮姓董先名顯亮爲東阿靜公弟子少有清譽時人呼靜爲大師亮爲小師雖年望未逮而風軌繼之後立寺於臨淄講法華大

小品十地等學徒雲聚千里命駕後過江止何園寺顏延之張緒眷德留連每歎曰安汰吐珠玉於前斌亮振金聲於後清言妙緒將絕復興太始之初莊嚴大集簡閱義士上首千人勅亮與斌逝爲法主當時宗匠無與競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三矣著玄通論今行於世

釋僧鏡姓焦本隴西人遷居吳地至孝過人輕財好施家貧母亡太守賜錢五千苦辭不受迺身自負土種植松栢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住吳縣華山寺後入闡隴尋師受法累載方還停止京師大闡經論司空東海徐湛之重其風素請爲一門之師後東反姑蘇復專當法匠臺寺沙門道流請停歲許又東適上虞徐山學徒隨往百有餘人化洽

德三

士

三吳聲馳上國陳郡謝靈運以德音致欵宋世祖藉甚風素勅出京師止定林下寺頻建法聚聽衆雲集著法華維摩泥洹義疏并毗曇玄論區別義類有條貫焉宋元徽中卒春秋六十有七上虞徐山先有曇隆道人少善席上晚忽苦節過人亦爲謝靈運所重常共遊嘯嵎亡後運乃誄焉

釋僧瑾姓朱沛國人隱士逮之第四子也少善莊老及詩禮後行至廣陵見曇因法師遂稽首一面伏膺爲道遊學內典博涉三藏後至京師值龍光道生復依憑受業初憩冶城寺宋孝武勅爲湘東王師苦辭以疾遂不獲免王從請五戒甚加優禮先是智斌沙門初代曇岳爲僧正斌亦德爲物宗善三論及維摩思益毛詩莊老等後義嘉構疊時人譏斌

云爲義嘉行道遂被擯交州時湘東踐祚是爲明帝仍勅瑾使爲天下僧主給法伎一部親信二十人月給錢三萬冬夏四賜并車與吏力凡諸外鎮皆勅與瑾辭四方獻奉並問僧正得未其見重如此瑾性不蓄金皆充福業起靈根靈基二寺以爲禪慧栖止及明帝末年頗多忌諱故涅槃滅度之翻於此暫息凡諸死亡凶禍衰白等語皆不得以對因之犯忤而致戮者十有七八瑾每以匡諫恩禮遂薄時汝南周顒入侍帷幄瑾嘗謂顒曰陛下比日所行殊非人君舉動俗事諷諫無所復益妙理深談彌爲賒緩唯三世苦報最切近情檀越儻因機候正當陳此而已帝後風疾數加針灸痛惱無聊輒召顒及殷洪等說鬼神雜事以散曾懷顒迺習讀法句賢愚二

卷二

十二

經每見談說輒爲言先帝往往驚曰報應真當如此亦寧可不畏因此犯忤之徒屢被全宥蓋瑾之所因爲得人也瑾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沙門曇度續爲僧主度本瑯琊人善三藏及春秋莊老易等世祖太宗並加欽賞及少帝垂禮度亦行藏得所舉動無忤止于新安寺同寺又有釋玄運者亦精通大小乘張永張融並升堂問道釋道猛本西涼州人少而遊歷燕趙備矚風化後停止壽春力精勤學三藏九部大小數論皆思入淵微無不鏡徹而成實一部最爲獨步於是大化江西學人成列至元嘉二十六年東遊京師止于東安寺復續開講席宋太宗爲湘東王時深相崇薦及登祚倍加禮接賜錢三十萬以供資待太始之初帝創寺

于建陽門外勅猛爲綱領帝曰夫人能弘道
道藉人弘今得法師非直道益蒼生亦有光
世望可目寺爲興皇由是成號及創造工畢
勅猛於寺開講成實序題之日帝親臨幸公
卿皆集四遠學賓負袞齊至猛神韻無忤吐

槐二

十三

納詳審帝稱善久之因有詔曰猛法師風道
多濟朕素實友可月給錢三萬令史四人白
簿吏二十人車及步輦各一乘乘輦至客省
猛隨有所獲皆賑施貧乏營造寺廟以宋元
徽三年卒于東安寺春秋六十有五後有道
堅惠鸞惠敷僧訓道明並止興皇寺義學之
譽抑亦次焉

釋超進本姓顓頊氏長安人篤志精勤幼而
敦學大小諸經並加綜採神性和敏戒行嚴
潔故年在未立而振譽關中及西虜勃勃赫

連寇陷長安人情危擾法事罷廢進避地東
下止于京師更精尋文旨開暢講說頃之進
適姑蘇復弘佛法時平昌孟顓守在會稽藉
甚風猷迺遣使迎接安置山陰靈嘉寺於是
停止浙東講論相續邑野僧尼及清信男女
並結菩薩因緣伏膺式範至宋太始中被徵
出都講大法鼓經俄而旋于稽邑還紹法化
以般般涅槃是窮理之教每留思踟躕累加
講說凡經齋會者無不必請若值他許則爲
移日後年衰脚疾不堪外赴並送食于房以
希冥益進爲性篤好經典看尋苦至及年老
失明猶使弟子唱涅槃經旬中一遍其耽好
若此以宋元徽中卒春秋九十有四時有曇
機法師本姓趙氏亦長安人值關中寇亂避
地東下游觀山水至于稽邑善法華毗曇時

世宗奉與進相次郡守瑯琊王琨請居邑西嘉祥寺寺本琨祖薈所創也時又有釋道憑者亦是當世法匠而執性剛忤論者少之

釋法瑤姓楊河東人少而好學尋問萬里宋

景平中來遊充豫貫極衆經傍通異部後聽

卷二

東阿靜公講衆屢請覆述靜歎曰吾不及也

十四

元嘉中過江吳興沈演之特深器重請還吳

興武康小山寺首尾十有九年自非祈請法

事未嘗出門居于武康每歲開講三吳學者

負笈盈衢乃著涅槃法華大品勝鬘等義疏

大明六年勅吳興郡禮致上京與道猷同止

新安寺使頓漸二悟義各有宗至便就講鑒

舉降蹕百辟陪筵瑤年雖栖暮而蔬苦弗改

戒節清白道俗歸焉宋元徽中卒春秋七十

有六時宋熙有曇瑤者善淨名十住及莊老

又工草隸爲宋建平宣簡王宏所重

釋道猷吳人初爲生公弟子隨師之廬山師

亡後臨川郡山乃見新出勝鬘經披卷而歎

曰先師昔義闡與經同但歲不待人經集義

後良可悲哉因注勝鬘以翌宣遺訓凡有五

卷文煩不行宋文簡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

習之答云生弟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出

京旣至即延入宮內大集義僧命猷伸述頓

悟時競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旣積思參玄又

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乃撫几稱

卷二

十五

快及孝武升位尤相歎重乃勅住新安爲鎮

寺法主帝每稱曰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

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徽音宋元徽中卒

春秋七十有一後有豫州沙門道慈善維摩

法華祖述猷義刪其所注勝鬘以爲兩卷今

高僧傳卷第九

槐三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義解

釋僧淵一

釋曇度二

釋道慧三

釋僧鍾四

釋道盛五

釋弘充六

釋智林七

釋法瑗八

釋玄暢九

釋僧遠十

釋僧慧十一

釋僧柔十二

釋慧基十三

釋慧次十四

釋慧隆十五

釋僧宗十六

釋法安十七

釋僧印十八

釋法度十九

釋智秀二十

釋慧球二十一

釋僧盛二十二

釋智順二十三

釋寶亮二十四

釋法通二十五

釋慧集二十六

釋曇斐二十七

釋僧淵本姓趙潁川人魏司空儼之後也少好讀書進戒之後專攻佛義初遊徐州止白塔寺從僧嵩受成實毗曇二論學未三年功踰十載慧解之聲馳於遐邇淵風姿宏偉腰帶十圍神氣清遠含吐灑落隱士劉因之捨所住山給爲精舍曇度慧記道登並從淵受業慧記兼通數論道登善涅槃法華並爲魏主元宏所重馳名僞國淵以僞太和五年卒春秋六十有八即齊建元三年也

釋曇度本姓蔡江陵人少而敬慎威儀素以戒範致稱神情敏悟鑒徹過人後遊學京師備貫衆典涅槃法華維摩大品並探索微隱思發言外因以脚疾西遊乃造徐州從僧淵

法師更受成實論遂精通此部獨步當時魏主元宏聞風餐挹遣使徵請既達平城大開講席宏致敬下筵親管理味於是停止偽都法化相續學徒自遠而至千有餘人以偽太和十三年卒於偽國即齊永明六年也撰成實論大義疏八卷盛傳北土

魏三

二

釋道慧姓王餘姚人寓居建業十一出家爲僧遠弟子止靈曜寺至年十四讀廬山慧遠集迺慨然歎息恨有生之晚遂與友人智順泝流千里觀遠遺迹於是憩廬山西寺涉歷三年更還京邑時王或辯三相義大聚學僧慧時年十七便發門數番言語玄微詮牒有次衆咸竒之後受業於猛斌二法師猛嘗講成實張融構難重疊猛稱疾不堪多領乃命慧令答之融以慧年少頗協輕心慧乘機挫

銳言必詣理酬酢往還綽有餘裕善大乘明數論講說相續學徒甚盛區別義類始爲章段焉褚澄謝超宗名重當時並見推禮慧以母年老欲存資奉乃移憩莊嚴寺母怜其志復出家爲道捨宅爲福不遠精舍慧以齊建元三年卒春秋三十有一臨終呼取麈尾授友人智順順慟曰如此之人年不至四十惜矣因以麈尾內棺中而殮焉葬於鍾山之陽陳郡謝超宗爲造碑銘時莊嚴復有玄趣僧達並以學解見稱趣博通衆經兼精內外而尤善席上風軌可欣達少而頭白時人號曰白頭達亦博解衆典尤精往復而性剛忤物被擯長沙

魏三

三

釋僧鍾姓孫魯郡人十六出家居貧履道嘗至壽春導公見而竒之譙郡王鄴重其志操

供以四事後請講百論導往聽之廼謂人曰
後生可畏真不虛矣鍾妙善成實三論涅槃
十地等後南遊京邑止于中興寺永明初魏
使李道固來聘會于寺內帝以鍾有德聲勅
令酬對往復移時言無失厝日影小晚鍾不
食固曰何以不食鍾曰古佛道法過中不食
固曰何爲聲聞耶鍾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
現聲聞時人以爲名答爾後盤桓講說稟聽
成群齊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數請南面齊
永明七年卒春秋六十時與鍾齊名比德者
曇識曇遷僧表僧最敏達僧寶等並各善經
論悉爲文宣所敬迭興講席矣

釋道盛姓朱沛國人幼出家務學善涅槃維
摩兼通周易始住湘州宋明承風勅令下京
止彭城寺謝超宗一遇遂敬以師禮廼者述

交論及生死本無源論等後憩天保寺齊高
帝勅代曇度爲僧主丹陽尹沈文季素奉黃
老排嫉能仁廼建義符僧局責僧屬籍欲沙
簡僧尼由盛綱領有工事得寧寢後沈文季
故於天保寺設會令陸修靜與盛論議盛既
理有所長又辭氣雋發嘲謔往還言無蹙屈
靜意不獲申恚焉而退盛以齊永明中卒春
秋六十餘矣

釋弘充涼州人少有志力通莊老解經律大
明末過江初止多寶寺善能問難先達多爲

標三

所屈後自開法筵鋒鏑互起充既思入玄微

口辯天逸通疑釋滯無所間然每講法華十
地聽者盈堂宋太宰江夏文獻王義恭雅重
之明帝踐祚起湘宮寺請充爲綱領於是移
居焉于時湘宮又有法鮮比丘亦聰哲有思

力與充齊名充以齊永明中卒春秋七十有三注文殊問菩提經及注首楞嚴經

釋智林高昌人初出家爲亮公弟子幼而崇理好學負裘長安振錫江豫博採群典特善雜心及亮公被擯弟子十二人皆隨之嶺外林迺憩踵番禺化清海曲至宋明之初勅在所資給發遣下京止靈基寺講說相續稟服成群申明二諦義有三宗不同時汝南周顒又作三宗論旣與林意相符深所欣慰迺致書於顒曰近聞檀越叙二諦之新意陳三宗之取捨聲殊恒律雖進物不速如貧道鄙懷謂天下之理唯此爲得焉不如此非理也是以相勸速著紙筆比見往來者聞作論已成隨喜充遍特非常重又承檀越恐立異當時干犯學衆論雖成定不必出聞之矍然不

三

五

覺興卧此義旨趣似非初開妙音中絕六十七載理高常韻莫有能傳貧道年二十時便參得此義常謂藉此微悟可以得道竊每懽喜無與共之年少見長安耆老多云關中高勝迺舊有此義當法集盛時能深得斯趣者本無多人旣犯越常情後進聽受便自甚寡傳過江東略無其人貧道捉麈尾已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重一時其餘義統頗見宗錄唯有此途白黑無一人得者貧道積年迺爲之發病旣痾衰末命加復旦夕西旋顧唯此道從今永絕不言檀越天機發緒獨創方寸非意此音猥來入耳且欣且慰實無以況建明斯義使法燈有種始是真實行道第一功德雖復國城妻子施佛及僧其爲福利無以相過旣幸以詮述想便宜廣宣使賞音者

見也論明法理當仁不讓豈得顧惜衆心以失奇趣耶若此論已成遂復中寢恐檀越方來或以此爲巨障往之懇也然非戲論矣想便寫一本惠貧道賈以還西使處處弘通也比小可牽故入山取叙深企付之願因出論焉故三宗之旨傳述至今林形長八尺天姿瓌雅登座震吼談吐若流後辭還高昌齊永明五年卒春秋七十有九著二諦論及毗曇雜心記并注十二門論中論等

釋法瑗姓辛隴西人辛毗之後長兄源明仕僞魏爲大尚書第二兄法愛亦爲沙門解經論兼數術爲芮芮國師俸以三千戶瑗幼而闊達倜儻殊群路見貧寒輒脫衣爲惠初出家事梁州沙門竺慧開開懿德通神時人謂得初果開謂瑗曰汝情悟若此必能綱總末

三

六

化宜競力博聞無得獨善於是辭開遊學經涉燕趙去來鄴洛值胡寇縱橫關隴鼎沸瑗冒險履危學業無怠元嘉十五年還梁州因進成都後東適建業依道場慧觀爲師篤志大乘傍尋數論外典墳索頗亦披覽後入廬山守靜味禪澄思五門遊心三觀頃之刺史庾登之請出山講說後文帝訪覓述生公頓悟義者迺勅下都使頓悟之旨重伸宋代何尚之聞而歎曰常謂生公沒後微言永絕今日復聞象外之談可謂天未喪斯文也帝勅爲南平穆王鑠五戒師及孝武即位勅爲西陽王子尚友辭疾不堪久之獲免因廬于方山注勝鬘及微密持經論議之際時談孝經喪服後天保改構請瑗居之因辭山出邑綱維寺網刺史王景文往候正值講喪服問論

數番稱善而退及明帝造湘宮新成大開講肆妙選英僧勅請瑗尤當法主帝乃降蹕法筵公卿會坐一時之盛觀者榮之後齊文惠又請居靈根因移彼寺太尉王儉門無雜交唯待瑗若師書驛盡敬以齊永明七年卒春

後三

七

秋八十一矣時靈根寺又有法常智興並博通經論數當講說常遇尤能劇談爲時匠所憚而性甚剛梗不偶人俗

釋玄暢姓趙河西金城人少時家門爲胡虜所滅禍將及暢虜帥見暢而止之曰此兒目光外射非凡童也遂獲免仍往涼州出家本名慧智後遇玄高事爲弟子高每奇之事必共議因改名玄暢以表付囑之旨其後虐虜剪滅佛法害諸沙門唯暢得走以元嘉二十二年閏五月十七日發自平城路由代郡上

谷東跨太行路經幽冀南轉將至孟津唯手把一束楊枝一捩葱葉虜騎追逐將欲及之乃以楊枝擊沙沙起天闇人馬不能得前有頃沙息騎已復至於是投身河中唯以葱葉內鼻孔中通氣度水以八月一日達于揚州洞曉經律深入禪要占記吉凶靡不誠驗墳索子氏多所該涉至於世技雜能罕不必備初華嚴大部文旨浩博終古以來未有宣釋暢乃竭思幽尋提章比句傳講迄今暢其始也又善於三論爲學者之宗宋文帝深加歎重請爲太子師再三固讓弟子謂之曰法師方欲弘道濟物廣宣名教今帝王虛已相延皇儲蓄禮思敬若道揚聖躬則四海歸德今矯然高讓將非聲聞耶暢曰此可與智者說難與俗人言也及太初事故方知先覺自爾

遷憩荊州止長沙寺時沙門功德直出念佛
三昧經等暢刊正文字辭旨婉切又舒手出
香掌中流水莫之測也迄宋之季年乃飛舟
遠舉迺適成都初止大石寺乃手畫作金剛
密迹等十六神像至昇明三年又遊西界觀
矚岷嶺乃於岷山郡北部廣陽縣界見齊后
山遂有終焉之志仍倚巖傍谷結草爲菴弟
子法期見神人乘馬著青單衣繞山一帀還
示造塔之處以齊建元元年四月二十三日
建刹立寺名曰齊興正是齊太祖受錫命之
辰天時人事萬里懸合時傳琰西鎮成都欽
暢風軌待以師敬暢立寺之後乃致書於琰
曰貧道栖荆累稔年衰疹積厭毒人誼所以
遠託岷界卜居斯阜在廣陽之東去城千步
逶迤長亘連壘疊嶺嶺開四澗亘列五峯抱

郭懷色迴望三方負巒背岳遠矚九流以去
年四月二十三日創功覆簣前冬至此訪承
爾日正是陛下龍飛之辰蓋聞道配太極者
嘉瑞自顯德同二儀者神應必彰所以河洛
晒有周之兆靈石表大晉之徵伏謂茲山之
符驗豈非齊帝之靈應耶檀越奉國情深至
使運屬時徵不能忘心豈能遺事輒疏山讚
一篇以露愚抱讚曰峩峩齊山誕自幽冥潛
瑞幾昔帝號乃明峯戴聖字兆柞休名巒根
雲坦峯岳霞平規巖擬剎度嶺締經創工之
日龍飛紫庭道侔二儀四海均清終天之祚
岳德表靈琰即具以表聞勅蠲百戶以充俸
給齊驃騎豫章王嶷作鎮荆陝遣使徵請河
南吐谷渾主遥心敬慕迺馳騎數百迎於齊
山值已東赴遂不相及至齊武升位司徒文

宣王啓自江陵旋于京師文惠太子又遣使迎既勅命重疊辭不獲免於是汎舟東下中途動疾帶恙至京傾衆阻望止住靈根少時而卒春秋六十有九是歲齊永明二年十一月十六日即窆于鍾阜獨龍山前臨川獻王立碑汝南周顒製文

釋僧遠姓皇渤海重舍人其先北地皇甫氏避難海隅故去甫存皇焉遠幼而樂道年十六欲出家父母不許因蔬食懺誦曉夜不輟年十八方獲入道時有沙門道憑高才秀德聲蓋海岱遠從受學通明數論貫大小乘宋大明中度江住彭城寺昇明中於小丹陽牛落山立精舍名曰龍淵遠年三十一始於青州孫秦寺南面講說言論清暢風容秀整坐者四百餘人莫不悅服瑯琊王僧達才貴當

世藉遠風素延止衆造寺遠周貧濟乏身無留財有玄紹比丘每給以金貝遠讓而弗受嘗一時行青園聞里有得時氣病者憫而造之見駢尸侶病者數人人莫敢近遠深加痛惋留止不忍去因爲告乞斂死撫生恩加骨肉宋新安孝敬王子鸞爲亡所生母殷貴妃造新安寺勅選三州招延英哲遠與小山法瑤南澗顯亮俱被徵召皆推遠爲允舉之首大明六年九月右司奏曰臣聞邃拱凝居非期宏峻拳跪繫伏豈止敬恭將以昭張四維締制八寓故雖儒法枝派名墨條流至於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爲教邊自龍裔宗旨緬邈微言淪遠拘文蔽道在末彌扇遂迺陵越典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迷製化之淵美夫佛法以謙儉自牧忠虔爲道不

輕比丘遭人必拜目連桑門遇長則禮寧有
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稽首者臘而直骸萬
乘者哉故咸康創議元興載述而事屈偏黨
道挫餘分今鴻源遙洗群流仰鏡九仙賁寶
百神聳職而畿輦之內含弗臣之氓階席之
間延抗禮之客懼非所以澄一風範詳示景
則者也臣等叅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
敬之容依其本俗則朝微有序乘方兼遠矣
帝雖頗信法而尤自驕縱故奏上之日詔即
可焉遠時歎曰我剃頭沙門本出家求道何
關於帝王即日謝病仍隱迹上定林山及景
和之中此制又寢還遵舊章宋明踐祚請遠
爲師竟不能致其後山居逸迹之賓傲世凌
雲之士莫不策蹕山門展敬禪室廬山何點
汝南周顒齊郡明僧紹濮陽吳苞吳國張融

十一

十一

皆投身接足諮其戒範後宋建平王景素謂
栖玄寺是先王經始旣寺是人外欲請遠居
之慇懃再三遂不下山齊太祖將升位入山
尋遠遠固辭老疾足不垂床太祖躬自降禮
諮訪委悉及登禪復鑾駕臨幸將詣遠房房
閤狹小不容輿蓋太祖欲見遠遠持操不動
太祖遣問卧起然後轉蹕而去遠曾不屑焉
至于寢疾文惠文宣並伏膺師禮數往叅候
時貴卿士往還不絕遠蔬食五十餘年澗飲
二十餘載遊心法苑緬想人外高步山門蕭
然物表以齊永明二年正月卒于定林上寺
春秋七十有一帝致書於沙門法獻曰承遠
上無常弟子夜中已自知之遠上此去甚得
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
方可叙瑞夢耳今正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

來也竟陵文宣王又書曰遠法師一代名德志節清高潛山樹美四海餐風弟子闇昧謬蒙師範方欲仰稟仁化用洗煩慮不謂此疾奄成異世悲痛之心特不可忍遠上即既業行圓通曠劫希有弟子意不欲遺形影迹雜處衆僧墓中得別卜餘地是所願也方應樹刹表奇刻石銘德矣即爲營墳於山南立碑頌德太尉瑯琊王儉製文時定林上寺又有法令慧泰並善經論繼譽於遠焉

釋僧慧姓皇甫本安定朝那人高士謚之苗衷先人避難寓居襄陽世爲冠族慧少出家止荊州竹林寺事曇順爲師順廬山慧遠弟子素有高譽慧服膺已後專心義學至年二十五能講涅槃法華十住淨名雜心等性強記不煩都講而文句辯析宣暢如流又善莊

槐三

十二

老爲西學所師與高士南陽宗炳劉虬等並皆友善炳每歎曰西夏法輪不絕其在慧公乎吳國張暢經遊西土迺造慧而請交焉齊初勅爲荊州僧主風韻秀然協道匡世補益之功有譽遐邇年衰常乘輿赴講觀者號爲禿頭官家與玄暢同時時人謂黑衣二傑齊永明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九後有釋慧敞者亦志業貞正代慧爲僧主續有功效焉其弟子僧岫亦以學顯力精致血疾而終釋僧柔姓陶丹陽人少而耿潔便有出塵之操年九歲隨叔遊學家世貧迫藜藿不充而篤志彌堅履窮無改後出家爲弘稱弟子稱姓呂洛陽臨渭人學通經論聲譽早彰柔服膺已後便精勤戒品委曲禪慧方等衆經大小諸部皆徹鑒玄源洞盡宗要年過弱冠便

登講席一代名賓並投身北面後東遊禹穴
值慧基法師招停城傍一夏講論後入剡白
山靈鷲寺未至之夜沙門僧緒夢見神人彩
旗素甲滿山而出緒問其故答云法師當入
故出奉迎明旦待人果是柔至旣而掃飾山

概三

十三

門有終焉之志敷經導學有士如林齊太祖
創業之始及世祖襲圖之日皆建立招提傍
求義士以柔耆素有聞故徵書歲及文宣諸
王再三招請乃更出京師止于定林寺躬爲
元匠四遠欽服人神讚美文惠文宣並服膺
入室柔秉德居宗當之弗讓常誓生安養國
每至懸輪西次輒嚔容合掌至臨亡之日體
無餘患唯語弟子云吾應去矣仍鋪席于地
西向虔禮奄然而卒是歲延興元年春秋六
十有四即葬於山南沙門釋僧祐與柔少長

山栖同止歲久亟挹道心預聞法味爲立碑
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柔有弟子僧紹亦貞正
有學業時鍾山山茨精舍又有僧拔慧熙皆
弱年英邁幼著高名並美業未就而相繼早
卒拔撰七玄論今行於世

釋慧基姓呂吳國錢唐人幼而神情雋逸機
悟過人初依隨祇洹慧義法師至年十五義
嘉其神彩爲啓宋文帝求度出家文帝引見
顧問允愜即勅於祇洹寺爲設會出家輿駕
親幸公卿必集基旣栖志法門厲行精苦學
兼昏曉解洞群經後有西域法師僧伽跋摩
弘讚禪律來遊宋境義乃令基入室供事年
滿二十度蔡州受戒跋摩謂基曰汝當道王
江東不須久留京邑於是四五年中遊歷講
肆備訪衆師善小品法華思益維摩金剛波

若勝鬘等經皆思探玄蹟鑒徹幽凝提章比
句麗溢終古基師慧義旣德居物宗道王京
士庶歸依利養紛集以基懿德可稱乃携
共同活及義之亡後資生雜物近盈百萬基
法應獲半悉捨以爲福唯取羸故衣鉢協以

據三

十四

東歸還止錢唐顯明寺頃之進適會稽仍止
山陰法華寺尚學之徒追蹤問道於是遍歷
三吳講宣經教學徒至者千有餘人宋太宗
遣使迎請稱疾不行元徽中復被徵詔始行
過浙水復動疾而還乃於會邑龜山立寶林
精舍手疊磚石躬自指麾架懸乘險製極山
狀初立三層匠人小拙後天震毀壞更加修
飾遂窮其麗美基嘗夢見普賢因請爲和尚
及寺成之後造普賢并六牙白象之形即於
寶林設三七齋懺士庶鱗集獻奉相仍後周

顒莅剡請基講說顒旣素有學功特深佛理
及見基訪覈日有新異劉瓛張融並申以師
禮崇其義訓司徒文宣王欽風慕德致書慇
懃訪以法華宗旨基乃著法華義疏凡有三
卷及製門訓義序三十三科并略申方便旨
趣會通空有二言及注遺教等並行於世基
旣德被三吳聲馳海內乃勅爲僧主掌任十
城蓋東土僧正之始也於是從容講道訓厲
禪慧四遠從風五衆歸伏基性烈而能溫氣
清而且穆故預在門人莫不兢戰以齊建武
三年冬十一月卒于城傍寺春秋八十有五
據三
初基寢疾弟子夢見梵僧數人皆踞砌坐問
所從來答云從大乘國來奉迎基和尚後數
日而亡因窆于法華山南特進廬江何胤爲
造碑文於寶林寺銘其遺德基弟子僧行慧

十五

旭道恢並學業優深次第敷講各領門徒繼軌前轍後有沙門慧諒接掌僧任諒亡次沙門慧永永風姿瓌雅德行清嚴亦遊刃衆經時當講說永後次沙門慧深亦基之弟子深與同學法洪並以戒素見重深後次沙門曇興亦沉審有氣局

釋慧次姓尹冀州人初出家爲志欽弟子後遇徐州釋法遷解貫當世欽乃以次付囑仍隨遷南至京口止竹林寺至年十五隨遷還彭城雖復年在息慈而志學無勸清鑒倫通超然孤拔至年十八解通經論名貫徐土迄稟具戒業操彌深頻講成實及三論等大明中出都止于謝寺迄宋季齊初歸德稍廣每講席一鋪輒道俗奔赴沙門智藏僧旻法雲等皆幼年俊朗慧悟天發並就次請業焉文

慧文宣悉敬以師禮四事供給永明八年講百論至破塵品忽然從化春秋五十七矣時謝寺又有僧寶僧智長樂寺法珍僧響僧猛法寶慧淵並一代英哲爲時論所宗

釋慧隆姓成陽平人少而居貧學無師友卓

然自悟年二十三方出家十餘年中凝心佛

法貫通衆典宋太始中出都止何園寺隆既思徹詮表善於清論乘機抗擬往必折關宋明帝請於湘宮寺開講成實負袞問道八百餘人其後王侯貴勝屢招講說凡先舊諸義

據三

十六

盤滯之處隆更顯發開張使昭然可了乃立實法斷結義等汝南周顒目之曰隆公蕭散森疏若霜下之松竹以求明八年卒春秋六十有二時江西有釋智誕亦善於經論與隆比德齊時各馳名兩岸時何園寺復有僧辯

僧賢道慧法度並研精經論功業可稱
釋僧宗姓嚴本雍州馮翊人晉氏喪亂其先
四世祖移居秦郡年九歲爲瑗公弟子詔承
慧業晚又受道於斌濟二法師善大涅槃及
勝鬘維摩等每至講說聽者將近千人妙辯
不窮應變無盡而任性放蕩亟越儀法得意
便行不以爲礙守檢專節者咸有是非之論
文惠太子將欲罪擯徙逐通夢有感於是改
意歸焉魏主元宏遙挹風德屢致書并請開
講齊世祖不許外出宗講涅槃維摩勝鬘等
近盈百遍以從來信施造太昌寺以居之建
武三年卒所住春秋五十有九先是北土法
師曇准聞宗特善涅槃迺南遊觀聽既南北
情異思不相參准乃別更講說多爲北土所
師准後居湘宮寺與同寺法身法眞並爲當

魏三

十七

時匠者時有安樂寺慧令法仙法最中興寺
僧敬道文天竺寺僧賢並善數論振名上國
云
釋法安姓畢東平人魏司隸校尉軌之後也
七歲出家事白馬寺慧光爲師光幼而爽拔
博通內外多所叅知安年在息慈便精神秀
出時張永請斌公講并屈召名學永問斌云
京下復有卓越年少不斌答有沙彌道慧法
安僧拔慧熙永即要請令道慧覆涅槃法安
述佛性神色自若序瀉無遺永問並年幾慧
答十九安答十八永歎曰昔扶風朱勃年十
二能誦書詠詩時人號才童今日二道士可
曰義少也於是顯譽京朝流名四遠迄至立
年專當法匠王僧虔出鎮湘州携共同行後
南適番禺正值彼公講涅槃安問論數番彼

心愧讓席停彼兩周法事相繼求明中還都止中寺講涅槃維摩十地成實論相繼不絕司徒文宣王及張融何胤劉繪劉瓛等並稟服文義共爲法友永泰元年卒於中寺春秋四十有五著淨名十地義疏并僧傳五卷時有靈基寺敬遺光贊慧韜瓦官寺道宗亦皆當時名流爲學者所慕

釋僧印姓朱壽春人少而神思沉審安苦務學初遊彭城從曇度受三論度旣擅步一時四遠依集印稟味鑽研窮其幽奧後進往廬山從慧龍諮受法華龍亦當世著名播於法華宗旨印偏功構徹獨表新異於是東適京師止中興寺復陶思涅槃及其餘經典宋大明中徵君何默招僧大集請印爲法匠聽者七百餘人司徒文宣王東海徐孝嗣並挹敬

楊三

十八

風猷屢請講說印戒行清嚴稟性和穆舍恕安忍喜愠不彰時壯氣之徒問論中間或厝以嘲謔印神采夷然曾無介意雖學涉衆典而偏以法華著名講法華凡二百五十二遍以齊永元元年卒春秋六十有五矣

釋法度黃龍人少出家遊學北土備綜衆經而專以苦節成務宋末遊于京師高士齊郡明僧紹抗迹人外隱居瑯琊之嶧山挹度清真待以師友之敬及亡捨所居山爲栖霞精舍請度居之先有道士欲以寺地爲館住者輒死及後爲寺猶多恐動自度居之群妖皆息經歲許忽聞人馬鼓角之聲俄見一人持紙名通度曰靳尚度前之尚形甚都雅羽衛亦嚴致敬已乃言弟子王有此山七百餘年神道有法物不得干前諸栖託或非真正故

死病繼之亦其命也法師道德所歸謹捨以奉給并願五戒永結來緣度曰人神道殊無容相屈且檀越血食世祀此最五戒所禁尚曰若備門徒輒先去殺於是辭去明旦度見一人送錢一萬香燭刀子疏云弟子靳尚奉

槐三

十九

供至月十五日度爲設會尚又來同衆禮拜行道受戒而去嶠山廟巫夢神告曰吾已受戒於度法師祠祀勿得殺戮由是廟同薦止菜脯而已度嘗動散寢於地見尚從外來以手摩頭足而去頃之復來持一瑠璃甌甌中如水以奉度味甘而冷度所苦即問其微感若此時有沙門法紹業行清苦譽齊於度而學解優之故時人號曰北山二聖紹本巴西人汝南周顒去城都招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度與紹並爲齊竟陵王子良始安王遙光

恭以師禮資給四事度常願生安養故偏講無量壽經積有遍數齊永元二年卒於山中春秋六十有四度弟子僧朗繼踵先師復綱山寺朗本遼東人爲性廣學思力該普凡厥經律皆能講說華嚴三論最所命家今上深見器重勅諸義士受業于山時有彭城寺惠開幼而神氣高朗志學淵深故早彰令譽立年便講又餘杭縣法開者亦清爽雋發善爲談論出京止禪崗寺與同寺僧紹有聞當時釋智秀本姓裘京兆人寓居建業幼而穎悟早有出家之心二親愛而不許密爲求婚將剋娶日秀乃間行避走投蔣山靈曜寺剃髮出家及年滿具戒業操愈堅稟訪衆師搜檢新異於是大小兼明數論精熟尤善大小涅槃淨名波若及講筵一建輒王侯接駕負裘

肩隨爲人神采細密思入玄微其文句幽隱
並見披釋以天監之初卒于冶城寺春秋六
十有三會葬之日黑白奔赴街巷填闔士庶
含酸榮哀以備時治城又有僧若道乘並當
時令聞若與兄僧璿並善諸經及外書若誦
法華工草隸後爲吳國僧正乘亦志業明敏
而特善毗曇

釋慧球本姓馬氏扶風郡人世爲冠族年十
六出家住荊州竹林寺事道馨爲師稟承戒
訓履行清潔後入湘州麓山專業禪道頃之
與同學慧度俱適京師詔訪經典後又之彭
城從僧淵受成實論至年三十二方還荆土
專當法匠講集相繼學侶成群荆楚之間終
古稱最使西夏義僧得與京邑抗衡者球之
力也中興元年勅爲荆土僧主訓勗之功有

譽當世天監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四遺命露
骸松下弟子不忍行也

釋僧盛本姓何建業人少而神性聰敏加又
志學翹勤遂大明數論兼善衆經講說爲當
時元匠又特精外典爲群儒所憚故學館諸

生常以盛公相脇天監中卒于靈曜寺春秋

五十餘時有宋熙寺法欣延賢寺智敞法罔
建元寺僧護僧韶皆比德同譽欣敞並善經
論法罔兼精律部韶護以毗曇著名

釋智順本姓徐瑯瑯臨沂人年十五出家事

鍾山延賢寺智度爲師少而聰穎篤志過人

故雖年在息慈而學功已績及受具戒秉禁
無疵陶練衆經而獨步於涅槃成實講說徒
衆常數百餘人嘗以事生非慮頗致坎折而
貞素確然其微無點齊竟陵文宣王特深禮

異爲修治城寺以居之司空徐孝嗣亦崇其行解奉以師敬及東昏失德孝嗣被誅子緄逃竄避禍順身自營護卒以獲免緄後重加資俸一無所受嘗有夜盜順者淨人追而擒之順留盜宿于房內明旦遺以錢絹喻而遣之其仁洽篤恕如此後東遊禹穴止于雲門精舍法輪之盛復見江左順爲人虛靖恭恪形器若神風軌清嚴動無失厝故士庶瞻禮當有懼焉以天監六年卒于山寺春秋六十一初順之疾甚不食多日一時中竟忽素齋飯弟子曇和以順絕穀日久密以半合米雜煮以進順順咽而還吐索水洗漱語和云汝求出雲門不得還住其執節精苦皆此之類臨終之日房內頗聞異香亦有見天華天蓋者遺命露骸空地以施蟲鳥門人不忍行之

乃窆于寺側弟子等立碑頌德陳郡袁昂製文法華寺釋惠舉又爲之墓誌順所著法事讚及受戒弘法等記皆行於世

釋寶亮本姓徐氏其先東莞胄族晉亂避地于東萊掖縣亮年十二出家師青州道明法師明亦義學之僧名高當世亮就業專精一聞無失及具戒之後便欲觀方弘化每惟訓育有本未能遠絕緣累明謂曰沙門去俗以宣通爲理豈可拘此愛網使吾道不東乎亮感悟因此客遊年二十一至京師居中興寺

棲三

于二

袁粲一見而異之粲後與明書曰頻見亮公非常人也比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珠生合浦魏人取以照車壁在邯鄲秦王請以華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非復上人貴州所宜專也自是學名稍盛及本親喪亡路

阻不得還北因屏居禪思杜絕人事齊竟陵
文宣王躬自到房請爲法匠亮不得已而赴
文宣接足恭禮結菩薩四部因緣後移憩靈
味寺於是續講衆經盛于京邑講大涅槃經
八十四遍成實論十四遍勝鬘四十二遍維
摩二十遍其大小品六遍法華十地優婆塞
戒無量壽首楞嚴遺教彌勒下生等亦各近
十遍黑白弟子三千餘人諮稟門徒常盈數
百亮爲人神情爽岸俊氣雄逸及開章命句
鋒辯縱橫其有問論者或豫蘊重關及亮之
披解便覺宗旨渙然忘其素蓄今上龍興尊
崇正道以亮德居時望亟延談說亮任性率
直每言輒稱貧道上雖意有間然而挹其神
出天監八年初勅亮撰涅槃義疏十餘萬言
上爲之序曰非言無以寄言言即無言之累

槐三

二十三

累言則可以息言言息則諸見競起所以如
來乘本願以託生現慈力以應化離文字以
設教忘心相以通道欲使珉玉異價涇渭分
流制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世
智之角杜異人之口導求珠之心開觀象之
目救燒灼於火宅拯沉溺於浪海故法雨降
而焦種受榮慧日升而長夜蒙曉發迦葉之
悱憤吐真實之誠言雖復二施等於前五大
陳於後三十四問參差異辯方便勸引各隨
意答舉要論經不出兩途佛性開其本有之
源涅槃明其歸極之宗非因非果不起不作
義高萬善事絕百非空空不能測其真際玄
玄不能窮其妙門自非德均平等心合無生
金牆玉室豈易入哉有青州沙門釋寶亮者
氣調爽拔神用俊舉少貞苦節長安法忍者

年愈篤齷齒不衰流通先覺孳孳如也後進
晚生莫不依仰以天監八年五月八日勅亮
撰大涅槃義疏以九月二十日訖光表微言
贊揚正道連環既解疑網云除條流明悉可
得略言朕從容暇日將欲覽焉聊書數行以
爲記別云爾亮福德招感供施累積性不蓄
金皆散營福業身沒之後房無留財以天監
八年十月四日卒于靈味寺春秋六十有六
葬鍾山之南立碑墓所陳郡周興嗣廣陵高
爽並爲製文刻于兩面弟子法雲等又立碑
寺內文宣圖其形像於普弘寺焉時高座寺
僧成曠野寺僧寶亦並齋代法匠寶又善三
玄爲貴遊所重

釋法通本姓褚氏河南陽翟人晉安東將軍
揚州都督碧之八世孫也家世衣冠禮義相

陳三

二十四

襲通幼而岐穎聰悟絕倫年十二出家遊學
三藏專精方等大品法華尤所研密年未登
立便爲講匠學徒雲聚千里必集後踐迹京
師初止莊嚴後憩定林上寺棲閑隱素履道
唯勤希風影附者復盈山室齊竟陵文宣王
丞相文獻王皆紆貴慕德親承頂禮陳郡謝
舉吳國陸果尋陽張孝秀並策步山門稟其
戒法白黑弟子七千餘人晦迹鍾阜三十餘
載坐禪誦念禮懺精苦至天監十一年六月
十日便覺不念語弟子云我止可至九月二
十間耳到九月十四日見兩居士皆執白拂
來向牀前便次第出去至十七日忽漫語云
檀越不相識何處來耶弟子曇智問意故答
云有一人著朱衣戴幘擎木箱底在牀前至
二十日見佛像作兩行來通合掌良久侍疾

者但聞異香竟不測其意通乃密向同意慧
彌說之至二十一日索香湯洗浴竟仍作禮
還卧又手當宵正中時卒春秋七十仍葬于
寺南弟子靜深等立碑墓側陳郡謝舉蘭陵
蕭子雲並爲製文刻于兩面時定林上寺復

提三

二十三

有沙彌智進本閩人清信篤至遂出家苦節
嘗頭陀至山東宿于樹下有虎來摩其頭見
進端坐無擾跪之而去爾後每獨行獨坐常
見青馬一匹衛其左右

釋慧集本姓錢吳興於潛人年十八於會稽
樂林山出家仍隨慧基法師受業爲性慤實
言無華綺而學勤昏曉未嘗懈怠後出京止
招提寺復遍歷衆師融冶異說三藏方等並
皆綜達廣訪大毗婆沙及雜心捷度等以相
讎校故於毗曇一部擅步當時凡碩難堅疑

並爲披釋海內學賓無不必至每一開講負
裘千人沙門僧旻法雲並名高一代亦執卷
請益今上深相賞接每請開講以天監十四
年還至烏程邁疾而卒春秋六十著毗曇大
義疏十餘萬言盛行於世

釋曇斐本姓王會稽剡人少出家受業於惠
基法師性聰敏素著領牒之稱其方等深經
皆所綜達老莊儒墨頗亦披覽後東西稟訪
備窮經誥之旨居于鄉邑法華臺寺講說相
仍學徒成列斐神情爽發志用清玄故於小
品淨名尤成獨步加又談吐蘊藉辭辯高華
席上之風見重當時梁衡陽孝王元簡及隱
士廬江何胤皆遠挹微猷招延講說吳國張
融汝南周顒顒子捨等並結知音之狎焉以
天監十七年卒于寺春秋七十有六其製作

文辭亦頗見於世初斐有譽江東被勅爲十城僧主符旨通行未拜便化厥土僧尼倍懷戀德斐同縣南巖寺有沙門法藏亦以戒素見稱喜放救生命興立圖像時餘姚縣有明慶比丘與斐同時致譽慶本姓鄭氏戒行嚴潔學業清美本師事炎公又弘實弟子師資三業並見重東南

槐三

千六

論曰夫至理無言玄致幽寂幽寂故心行處斷無言故言語路絕言語路絕則有言傷其旨心行處斷則作意失其真所以淨名杜口於方丈釋迦緘嘿於雙樹將知理致淵寂故爲無言但悠悠夢境去理殊隔蠢蠢之徒非教孰啓是以聖人資靈妙以應物體冥寂以通神借微言以津道託形像以傳真故曰兵者不祥之器不獲已而用之言者不真之物

不獲已而陳之故始自鹿苑以四諦爲言初終至鶴林以三點爲圓極其間散說流文數過八億象馱負而弗窮龍宮溢而未盡將令乘蹄以得兔藉指以知月知月則廢指得兔則忘蹄經云依義莫依語此之謂也而滯教者謂至道極於篇章存形者謂法身定於丈六故須窮達幽旨妙得言外四辯莊嚴爲人廣說示教利喜其在法師乎故士行尋經於于闐誓志而滅火終令般若盛於東川忘相傳乎季末爰次竺潛支遁于蘭法開等並氣韻高華風道清裕傳化之美功亦亞焉中有釋道安者資學於聖師竺佛圖澄安又受業於弟子慧遠惟此三葉世不乏賢並戒節嚴明智寶成就使夫慧日餘暉重光千載之下香吐遺芬再馥閭浮之地涌泉猶注寔賴伊

槐三

千七之一

贊曰
遺風眇漫 結浪迢迢 匪伊粹哲 孰振將頽
潛安比曜 遠叟聯環 鐫斧曲戾 彈沐斜埃
素絲旣染 永變方來

音釋

[illegible]

高僧傳卷第十

槐四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上

竺佛圖澄一

單道開二

槐四

竺佛調三

耆域四

竺佛圖澄者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
真務學誦經數百萬言善解文義雖未讀此
土儒史而與諸學士論辯疑滯皆闇若符契
無能屈者自云再到罽賓受誨名師西域咸
稱得道以晉懷帝永嘉四年來適洛陽志弘
大法善誦神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雜燕脂
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掌中如對面焉亦能
令潔齋者見又聽鈴音以言事無不効驗欲

於洛陽立寺值劉曜寇斥洛陽臺帝京擾亂
澄立寺之志遂不果迺潛澤草野以觀世變
時石勒屯兵葛陂專以殺戮爲務沙門遇害
者甚衆澄憫念蒼生欲以道化勒於是杖策
到軍門勒大將郭黑略素奉法澄即投止略
家略從受五戒崇弟子之禮略後從勒征伐
輒預剋勝負勒疑而問曰孤不覺卿有出衆
智謀而每知行軍吉凶何也略曰將軍天挺
神武幽靈所助有一沙門術智非常云將軍
當略有區夏已應爲師臣前後所白皆其言
也勒喜曰天賜也召澄問曰佛道有何靈驗
澄知勒不達深理正可以道術爲徵因而言
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爲證即取應器盛
水燒香呪之須臾生青蓮花光色曜目勒由
此信服澄因而諫曰夫王者德化洽於宇內

則四靈表瑞政弊道消則華亭見於上恒象著見休咎隨行斯迺古今之常徵天人之明誠勒甚悅之凡應被誅餘殘蒙其益者十有八九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時有痼疾世莫能治者澄爲醫療應時瘳損陰施嘿益者

槐四

不可勝記勒自葛陂還河北過枋頭枋頭人夜欲斫營語黑略曰須臾賊至可令公知果如其言有備故不敗勒欲試澄夜冠胄衣甲執刃而坐遣人告澄云夜來不知大將軍所在使人始至未及有言澄遂問曰平居無寇何故夜嚴勒益敬之勒後因忿欲害諸道士并欲苦澄澄迺避至黑略舍語弟子曰若將軍信至問吾所在者報云不知所之信人尋至覓澄不得使還報勒勒驚曰吾有惡意向聖人聖人捨我去矣通夜不寢思欲見澄澄

知勒意悔明旦造勒勒曰昨夜何行澄曰公有怒心昨故權避公今改意是以敢來勒大笑曰道人謬耳襄國城塹水源在城西北五里團九祠下其水暴竭勒問澄何以致水澄曰今當勅龍勒字世龍謂澄嘲已答曰正以

龍不能致水故相問耳澄曰此是誠言非戲也水泉之源必有神龍居之今往勅語水必可得迺與弟子法首等數人至泉源上其源故處久已乾燥圻如車轍從者心疑恐水難得澄坐繩牀燒安息香呪願數百言如此三

槐四

三

日水泫然微流有一小龍長五六寸許隨水來出諸道士競往視之澄曰龍有毒勿臨其上有頃水大至隍塹皆滿澄閑坐歎曰後二日當有一小人驚動此下旣而襄國人薛合有二子旣小且驕輕弄鮮卑奴奴忿抽刃刺

殺其弟執兄于室以刀擬心若人入屋便欲
加手謂合曰送我還國我活汝兒不然則共
死於此內外驚愕莫不往觀勒迺自往視之
謂薛合曰送奴以全卿子誠爲善事此法一
聞方爲後害卿且寬情國有常憲命人取奴
奴遂殺兒而死鮮卑段波攻勒其衆甚盛勒
懼問澄澄曰昨寺鈴鳴云明旦食時當擒段
波勒登城望彼軍不見前後失色曰軍行地
傾波豈可獲是公安我辭耳更遣夔安問澄
澄曰已獲波矣時城北伏兵出遇波執之澄
勸勒宥波遣還本國勒從之卒獲其用時劉
載已死載從弟曜篡襲僞位稱元光初光初
八年曜遣從弟僞中山王岳將兵攻勒勒遣
石虎率步騎拒之大戰洛西岳敗保石梁塢
虎堅柵守之時澄與弟子自官寺至中寺始

入寺門歎曰劉岳可憫弟子法祚問其故澄
曰昨日亥時岳已被執果如所言至光初十
一年曜自率兵攻洛陽勒欲自往拒曜內外
僚佐無不諫勒以訪澄澄曰相輪鈴音云
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
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
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時徐光聞澄此旨苦
勸勒行勒乃留長子石弘共澄以鎮襄國自
率中軍步騎直詣洛城兩陣纔交曜軍大潰
曜馬沒水中石堪生擒之送勒澄時以物塗
掌觀之見有大衆衆中縛一人朱絲約其肘
因以告弘當爾之時正生擒曜也曜平之後
勒迺僭稱趙天王行皇帝事改元建平是歲
晉成帝咸和五年也勒登位已後事澄彌篤
時石慈將叛其年澄誡勒曰今年慈中有蟲

食之必害人可令百姓無食葱也勒班告境內慎無食葱到八月石葱果走勒益加尊重有事必諮而後行號大和尚石虎有子名斌後勒爲兒勒愛之甚重忽暴病而亡已涉二日勒曰朕聞號太子死扁鵲能生大和尚國中之神人可急往告必能致福澄迺取楊枝呪之須臾能起有頃平復由是勒諸稚子多在佛寺中養之每至四月八日勒躬自詣寺灌佛爲兒發願至建平四年四月天靜無風而塔上一鈴獨鳴澄謂衆曰鈴音云國有大喪不出今年矣是歲七月勒死子弘襲位少時石虎廢弘自立遷都于鄴稱元建武虎傾心事澄有重於勒迺下書曰和尚國之大寶榮爵不加高祿不受榮祿匪顧何以旌德從此已往宜衣以綾錦乘以雕輦朝會之日和

漢四

五

尚升殿常侍以下悉助舉輿太子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衆坐皆起以彰其尊又勅僞司空李農旦夕親問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表朕敬焉澄時止鄴城內中寺遣弟子法常比至襄國弟子法佐從襄國還相遇在梁基城下共宿對車夜談言及和尚比旦各去法佐至始入覲澄澄逆笑曰昨夜爾與法常交車共說汝師耶先民有言不曰敬乎幽而不改不曰慎乎獨而不怠幽獨者敬慎之本爾不識乎佐愕然愧懺於是國人每共相語莫起惡心和尚知汝及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時太子石邃有二子在襄國澄語邃曰小阿彌比當得病可往迎之邃即馳信往視果已得病大醫殷騰及外國道士自言能治澄告弟子法牙曰正使聖人復

出不愈此病況此等乎後三日果死石邃荒
酒將圖爲逆謂內豎曰和尚神通儻發吾謀
明日來者當先除之澄月望將入覲虎謂弟
子僧慧曰昨夜天神呼我曰明日若入還勿
過人我儻有所過汝當止我澄常入必過邃
邃知澄入要候甚苦澄將上南臺僧慧引衣
澄曰事不得止坐未安便起邃固留不住所
謀遂差還寺歎曰太子作亂其形將成欲言
難言欲忍難忍迺因事從容箴虎虎終不解
俄而事發方悟澄言後郭黑略將兵征長安
北山羌墮羌伏中時澄在堂上坐弟子法常
在側澄慘然改容曰郭公今厄唱云衆僧咒
願澄又自咒願須臾更曰若東南出者活餘
向則困復更咒願有頃曰脫矣後月餘日黑
略還自說墮羌圍中東南走馬乏正遇帳下

槐四

六

人推馬與之曰公乘此馬小人乘公馬濟與
不濟任命也略得其馬故獲免推檢日時正
是澄咒願時也石虎兒僞大司馬燕公石斌
虎以爲幽州牧鎮群凶湊聚因以肆暴澄誠
虎曰天神昨夜言疾收馬還至秋齊當癰爛
虎不解此語即勅諸處收馬送還其秋有人
譖斌於虎虎召斌鞭之三百殺其所生母齊
氏虎彎弓撿矢自視行斌罰輕虎乃手殺
五百澄諫曰心不可縱死不可生禮不親殺
以傷恩也何有天子手行罰乎虎乃止後晉
軍出淮泗隴北凡城皆被侵逼三方告急人
情危擾虎乃瞋曰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
寇佛無神矣澄明旦早入虎以事問澄澄因
諫之曰王過去世經爲大商主至罽賓寺嘗
供大會中有六十羅漢吾此微身亦預斯會

時得道人謂吾曰此主人命盡當受鷄身後
王晉地今王爲王豈非福耶壇場軍寇國之
常耳何爲怨謗三寶夜興毒念乎虎迺信悟
跪而謝焉虎嘗問澄佛法不殺朕爲天下之
主非刑殺無以肅清海內旣違戒殺生雖復
事佛詎獲福耶澄曰帝王事佛當在體恭心
順顯暢三寶不爲暴虐不害無辜至於凶愚
無賴非化所遷有罪不得不殺有惡不得不
刑但當殺可殺刑可刑耳若暴虐恣意殺害
非罪雖復傾財事法無解殃禍願陛下省欲
與慈廣及一切則佛教永隆福祚方遠虎雖
不能盡從而爲益不少虎尚書張良張離等
家富事佛各起大塔澄謂曰事佛在於清靖
無欲慈矜爲心檀越雖儀奉大法而貪吝未
已遊獵無度積聚不窮方受現世之罪何福

報之可希耶離等後並被戮滅時又久旱自
正月至六月虎遣太子詣臨漳西釜口祈雨
久而不降虎令澄自行即有白龍二頭降於
祠所其日大雨方數千里其年大收戎貊之
徒先不識法聞澄神驗皆遙向禮拜並不言
而化焉澄常遣弟子向西域市香旣行澄告
餘弟子曰掌中見買香弟子在某處被賊垂
死因燒香咒願遙救護之弟子後還云某月
某日於某處爲賊所劫垂當見殺忽聞香氣
賊無故自驚曰救兵已至棄之而走虎於臨
漳修治舊塔少承露盤澄曰臨淄城內有古
阿育王塔地中有承露盤及佛像其上林木
茂盛可掘取之即畫圖與使依言掘取果得
盤像虎每欲伐燕澄諫曰燕國運未終卒難
可尅虎屢行敗績方信澄誠澄道化旣行民

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
生憊過虎下書問中書曰佛號世尊國家所
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爲應得事佛與不又
沙門皆應高潔貞正行能精進然後可爲道
士今沙門甚衆或有姦宄避役多非其人可

魏四

料簡詳議真偽中書著作郎王度奏曰夫王
者郊祀天地祭奉百神載在祀典禮有常饗
佛出西域外國之神功不施民非天子諸華
所應祀奉往漢明感夢初傳其道唯聽西域
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漢人皆不得出
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大趙受命率由舊
章華戎制異人神流別外不同內饗祭殊禮
華夏服禮不宜雜錯國家可斷趙人悉不聽
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下逮
衆隸例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

人爲沙門者還從四民之服僞中書令王波
同度所奏虎下書曰度議云佛是外國之神
非天子諸華所可宜奉朕生自邊壤忝當期
運君臨諸夏至於饗祀應兼從本俗佛是戎
神正所應奉夫制由上行求世作則苟事允
無虧何拘前代其夷趙百蠻有捨於淫祀樂
事佛者悉聽爲道於是慢戒之徒因之以厲
黃河中舊不生黿忽得一以獻虎澄見而歎
曰桓溫其入河不久溫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時魏縣有一流民莫識氏族恒著麻襦布裳
魏四
在魏縣市中乞丐時人謂之麻襦言語卓越
狀如狂病乞得米穀不食輒散置大路云飼
天馬趙興太守籍拔收送詣虎先是澄謂虎
曰國東二百里某月某日當送一非常人勿
殺之也如期果至虎與共語了無異言唯道

陛下當終一柱殿下虎不解此語令送以詣澄麻襦謂澄曰昔在光和中會奄至今日西戎受玄命絕曆終有期金離消于壤邊荒不能遵驅除靈期迹莫已已之懿裔苗葉繁其來方積休期於何期求以歡之澄曰天迴運極否將不支九木水爲難無可以術寧玄哲雖存世莫能基必頽久遊閭浮利擾擾多此患行登凌雲宇會於虛遊間澄與麻襦講語終日人莫能解有竊聽者唯得此數言推計似如論數百年事虎遣驛馬送還本縣既出城外辭能步行云我當有所過未便得發至合口橋可留見待使如言馳去未至合口而麻襦已在橋上考其行步有若飛也澄有弟子道進學通內外爲虎所重嘗言及隱士事虎謂進曰有楊軻者朕之民也徵之十餘年

不恭王命故徃省視傲然而卧朕雖不德君臨萬邦乘輿所向天沸地涌雖不能令木石屈膝何匹夫而長傲耶昔太公之齊先誅華士太公賢哲豈其謬乎進對曰昔舜優蒲衣禹造伯成魏飾干木漢美周黨管寧不應曹氏皇甫不屈晉世二聖四君共加其節將欲激厲貪競以峻清風願陛下遵舜禹之德勿毀太公用刑君舉必書豈可令趙史遂無隱遁之傳乎虎悅其言即遣軻還其所止差十家供給之進還具以白澄澄莞然笑曰汝言善也但軻命有所懸矣後秦州兵亂軻弟子以牛負軻西奔戍軍追擒并爲所害虎嘗晝寢夢見群羊負魚從東北來寤以訪澄澄曰不祥也鮮卑其中有中原乎慕容氏後果都之澄嘗與虎共昇中臺澄忽驚曰變變幽州當

火災仍取酒灑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虎遣
驗幽州云爾日火從四門起西南有黑雲來
驟雨滅之雨亦頗有酒氣至虎建武十四年
七月石宣石韜將圖相殺宣時到寺與澄同
坐浮圖一鈴獨鳴澄謂宣曰解鈴音乎鈴云
胡子洛度宣變色曰是何言歟澄謬曰老胡
爲道不能山居無言重茵美服豈非洛度乎
石韜後至澄熟視良久韜懼而問澄澄曰怪
公血鼻故相視耳至八月澄使弟子十人齋
于別室澄時暫入東閣虎與后杜氏問訊澄
澄曰腸下有賊不出十日自佛圖以西此殿
以東當有流血慎勿東行也杜后曰和尚耄
耶何處有賊澄即易語云六情所受皆悉是
賊老自應耄但使少者不悞遂便寓言不復
彰的後二日宣果遣人害韜於佛寺中欲因

提

十二

虎臨喪仍行大逆虎以澄先誠故獲免及宣
事發被收澄諫虎曰既是陛下之子何爲重
禍耶陛下若含怒加慈者尚有六十餘歲如
必誅之宣當爲彗星下掃鄴宮也虎不從以
鐵鐐穿宣額牽上薪積而焚之收其官屬三
百餘人皆輾裂肢解投之漳河澄乃勅弟子
罷別室齋也後月餘日有一妖馬髦尾皆有
燒狀入中陽門出顯陽門東首東宮皆不得
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澄聞而歎曰災其及
矣至十一月虎大饗群臣於太武前殿澄吟
曰殿乎殿乎棘子成林將壞人衣虎令發殿
石下視之有棘生焉澄還寺視佛像曰悵悵
不得莊嚴獨語曰得三年乎自答不得不得
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月乎自答不得迺
無復言還房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

萌已酉歲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
即遣人與虎辭曰物理必遷身命非保貧道
災幻之軀化期已及既荷恩殊重故逆以仰
聞虎愴然曰不聞和尚有疾迺忽爾告終即
自出宮寺而慰喻焉澄謂虎曰出生入死道
之常也脩短分定非所能延夫道重行全德
貴無急苟業操無虧雖亡若在違而獲延非
其所願今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奉法
無吝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宜享休
祉而布政猛烈淫刑酷濫顯違聖典幽背法
戒不自懲革終無福祐若降心易慮惠此下
民則國祚延長道俗慶賴畢命就盡沒無遺
悵虎悲慟嗚咽知其必逝即爲鑿壙營墳至
十二月八日卒於鄴宮寺是歲晉穆帝永和
四年也士庶悲慟哀號赴傾國春秋一百一

機四

十二

十七矣仍窆於臨漳西紫陌即虎所創塚也
俄而梁犢作亂明年虎死冉閔篡戮石種都
盡閔小字棘奴澄先所謂棘子成林者也澄
左乳傍先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
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
一室洞明又齋日輒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
內中澄身長八尺風姿詳雅妙解深經傍通
世論講說之日止標宗致使始末文言昭然
可了加復慈洽蒼生拯救危苦當二石凶強
虐害非道若不與澄同日孰可言哉但百姓
蒙益日用而不知耳佛調須菩提等數十名
僧皆出自天竺康居不遠數萬之路足涉流
沙詣澄受訓樊沔釋道安中山竺法雅並跨
越關河聽澄講說皆妙達精理研測幽微澄
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棄家入道一百九

年酒不踰齒過中不食非戒不履無欲無求
受業追隨者常有數百前後門徒幾且一萬
所歷州郡興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
盛莫與先矣初虎殮澄以生時錫杖及鉢內
棺中後冉閔篡位開棺唯得鉢杖不復見屍

槐四

十三

或言澄死之月有人見在流沙虎疑不死開
棺不見屍後慕容儁都鄴處石虎宮中每夢
見虎齧其臂意謂石虎爲祟迺募覓虎屍於
東明館掘得之屍殮不毀儁乃踰之罵曰死
胡敢怖生天子汝作宮殿成而爲汝兒所圖
沉復他耶鞭撻毀辱投之漳河屍倚橋柱不
移秦將王猛迺收葬之麻襦所謂一柱殿也
後符堅征鄴儁子暉爲堅大將郭神虎所執
實先夢虎之驗也田融趙記云澄未亡數年
自營塚塋澄既知塚必開又屍不在中何容

預作恐融之謬矣澄或言佛圖澄或言佛圖
澄或言佛圖澄皆取梵音之不同耳

單道開姓孟燉煌人少懷抱隱誦經四十餘
萬言絕穀餌栢實栢實難得復服松脂後服
細石子一吞數枚數日一服或時多少噉薑
椒如此七年後不畏寒暑冬袒夏溫晝夜不
卧始同學十人共契服食十年之外或死或
退唯開全志阜陵太守遣馬迎開開辭能步
行三百里路一日早至山樹諸神或現異形
試之初無懼色以石虎建武十二年從西平
來一日行七百里至南安度一童子爲沙彌
年十四稟受教法行能及開時太史秦虎云
有仙人星現當有高士入境虎普勅州郡有
異人令啓聞其年冬十一月秦州刺史上表
送開初止鄴城西法緄祠中後徙臨漳照德

寺於房內造重閣高八九丈許於上編管爲
禪室如十斛籬大常坐其中虎資給甚厚開
皆以惠施時樂仙者多來諮問開都不答迺
爲說偈云我矜一切苦出家爲利世利世須
學明學明能斷惡山遠糧粒難作斯斷食計

槐四

十四

非是求仙侶幸勿相傳說開能救眼疾時秦
公石韜就開治目著藥小痛韜甚憚之而終
得其効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
當有大災至石虎太寧元年開與弟子南度
許昌虎子姪相殺鄴都大亂至晉昇平三年

來之建業俄而至南海後入羅浮山獨處茅
茨蕭然物外春秋百餘歲卒于山舍勅弟子
以屍置石穴中弟子迺移之石室有康泓者
昔在北間聞弟子叙開昔在山中每有神仙
去來迺遙心敬悵及後從役南海親與相見

側席鑽仰稟聞備至迺爲之傳讚讚曰蕭哉
若人飄然絕塵外軌小乘內暢空身玄象暉
曜高步是臻飡茹芝英流浪巖津晉興寧元
年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頴叔及沙門
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開形骸及
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群正當如
蟬蛻耳迺爲讚曰物儔招奇德不孤立遼遼
幽人望巖凱入飄飄靈仙茲焉遊集遺屐在
林千載一襲後沙門僧景道漸並欲登羅浮
竟不至頂

槐四

十五

竺佛調者未詳氏族或云天竺人事佛圖澄
爲師住常山寺積年業尚純樸不表飾言時
咸以此高之常山有奉法者兄弟二人居去
寺百里兄婦疾篤載出寺側以近醫藥兄旣
奉調爲師朝晝常在寺中諮詢行道異日調

忽往其家弟具問嫂所苦并審兄安否調曰
病者粗可卿兄如常調去後弟亦策馬繼往
言及調旦來兄驚曰和尚旦初不出寺汝何
容見兄弟爭以問調調笑而不答咸共異焉
調或獨入深山一年半歲齋乾飯數斗還恒
有餘有人嘗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調
入石穴虎窟中宿虎還共卧窟前調謂虎曰
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迺弭耳下山從者駭
懼調後自剋亡日遠近皆至悉與語曰天地
長久尚有崩壞豈況人物而求永存若能湯
除三垢專心真淨形數雖乖而神會必同契
衆咸流涕固請調曰死生命也其可請乎調
迺還房端坐以衣蒙頭奄然而卒後數年調
白衣弟子八人入西山伐木忽見調在高巖
上衣服鮮明姿儀暢悅皆驚喜作禮和尚尚

在耶調曰吾常在耳具問知舊可否良久迺
去八人便捨事還家向諸同法者說衆無以
驗之共發塚開棺不復見屍唯衣履在焉有
記云此竺佛調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按釋
道安經錄云漢靈帝光和有沙門嚴佛調
共安玄都尉譯出法鏡經及十慧等語在譯
經傳而此中佛調迺東晉中代時人見名字
是同便謂爲一謬矣

耆域者天竺人也周流華戎靡有常所而倜
儻神奇任性忽俗迹行亦不恒時人莫之能

魏四

十六

測自發天竺至于扶南經諸海濱爰涉交廣
並有靈異旣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船人見梵
沙門衣服弊陋輕而不載船達北岸域亦已
度前行見兩虎虎弭耳掉尾域以手摩其頭
虎下道而去兩岸見者隨從成群晉惠之末

至于洛陽諸道人悉爲作禮域胡踞晏然不動容色時或告人以前身所更謂支法淵從羊中來竺法興從人中來又譏諸衆僧謂衣服華麗不應素法見洛陽宮城云髣髴似忉利天宮但自然之與人事不同耳域謂沙門耆闍蜜曰匠此宮者從忉利天來成便還天上矣屋脊瓦下應有千五百作器時咸云昔聞此匠實以作器著瓦下又云宮成之後尋被害焉時衡陽太守南陽滕永文在洛寄住滿水寺得病經年不差兩脚攣屈不能起行域往看之曰君欲得病差不因取淨水一杯楊柳一枝便以楊枝拂水舉手向永文而呪如此者三因以手搦永文膝令起即時起行步如故此寺中有思惟樹數十株枯死域問永文樹死來幾時永文曰積年矣域即向樹

卷四

十七

呪如呪永文法樹尋莢發扶踈榮茂尚方暑中有一人病癥將死域以應器著病者腹上白布通覆之呪願數千言即有臭氣燻徹一屋病者曰我活矣域令人舉布應器中有若塗淤泥者數升晷不可近病者遂瘞洛陽兵亂辭還天竺洛中有沙門竺法行者高足僧也時人方之樂令因請域曰上人旣得道之僧願留一言以爲永誠域曰可普會衆人也衆既集域昇高座曰守口攝身意慎莫犯衆惡修行一切善如是得度世言訖便禪默行重請曰願上人當授所未聞如斯偈義八歲童子亦已諳誦非所望於得道人也域笑曰八歲雖誦百歲不行誦之何益人皆知敬得道者不知行之自得道悲夫吾言雖少行者益多也於是辭去數百人各請域中食域皆

許往明旦五百舍皆有一域始謂獨過未相
 離問方知分身降焉既發諸道人送至河南
 城域徐行追者不及域迺以杖畫地曰於斯
 別矣其日有從長安來者見域在彼寺中又
 賈客胡濕登者即於是日將暮逢域於流沙
 計已九千餘里既還西域不知所終

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慧亭切 慧徐醉切亭蒲沒
 頭地切 慧字並星名
 名地切 慧字並星名
 劬切 其俱居竭
 貌方切 莫百也北
 兇切 居消切
 廬切 盧醫免切
 櫛切 櫛楚華切
 敷切 敷胡教
 十八

腹切 腹里切
 病也切 病也
 臭切 臭與臭同
 塗切 塗吾斬切
 涇切 涇更生切
 淤切 淤依據切
 腹切 腹里切
 病也切 病也
 臭切 臭與臭同
 塗切 塗吾斬切
 涇切 涇更生切
 淤切 淤依據切

高僧傳卷第十一

槐五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神異下

健陀勒一

訶羅竭二

竺法慧三

安慧則四

槐五

涉公五

釋曇霍六

史宗七

杯度八

釋曇始九

釋法朗十

邵碩十一

釋慧安十二

釋法匱十三

釋僧慧十四

釋慧通十五

釋保誌十六

健陀勒者本西域人來至洛陽積年衆雖敬其風操而終莫能測後謂衆僧曰洛東南有槃鷄山山有古寺廟處基墟猶存可共修立衆未之信試逐檢視入山到一處四面平坦

勒示云此即寺基也即掘之果得寺下石基後示講堂僧房處如言皆驗衆咸驚歎因共修立以勒爲寺主去洛城一百餘里朝朝至洛陽諸寺赴中暮輒乞油一鉢還寺然燈以此爲常未曾違失有人健行欲隨勒觀其遲疾奔馳流汗恒苦不及勒令執袈裟角唯聞厲風之響不復覺倦須臾至寺勒後不知所終

訶羅竭者本楚陽人少出家誦經二百萬言性虛玄守戒節善舉措美容色多行頭陀獨宿山野晉武帝太康九年暫至洛陽時疫疾甚流死者相繼竭爲呪治十差八九至晉惠帝元康元年乃西入止婁至山石室中坐禪此室去水既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躐室西石壁壁陷沒指既

拔足水從中出清香濡美四時不絕來飲者皆止飢渴除疾病至元康八年端坐從化弟子依國法闍維之焚燎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求不灰燼乃移還石室內後西域人竺定字安世晉咸和中往其國親自觀視見屍儼然

提五

平坐已三十餘年定後至京傳之道俗

竺法慧本關中人方直有戒行入嵩高山事浮圖蜜爲師晉康帝建元元年至襄陽止羊叔子寺不受別請每乞食輒賣繩牀自隨於閑曠之路則施之而坐時或遇雨以油帔自覆雨止唯見繩牀不知慧所在訊問未息慧已在牀每語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鷄脚其殃尋至俄而昭爲人所擲脚遂永疾後語弟子云新野有一老公當命過吾欲度之仍行於畦畔之間果見一公將牛耕田慧從

公乞牛公不與慧前自捉牛鼻公懼其異遂以施之慧牽牛呪願七步而反以牛還公公少日而亡後征西庾雅恭鎮襄陽旣素不奉法聞慧有非常之迹甚嫉之慧預告弟子曰吾宿對尋至誠勸眷屬令勤修福善爾後二

日果收而刑之春秋五十八矣臨死語衆人云吾死後三日天當暴雨至期果洪注城門水深一丈居民淹沒多有死者

安慧則未詳氏族少無恒性卓越異人而工正書善談吐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

提五

誠願天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寺門見兩

三

石形如甕則疑是異物取看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飲服莫不皆愈後止洛陽大市寺手自細書黃縑寫大品一部合爲一卷字如小豆而分明可識凡十餘本以一本與汝南周

仲智妻胡母氏供養胡母過江賣經自隨後
爲災火所延倉卒不暇取經悲泣懊惱火息
後仍於灰中得之首軸顏色一無虧損于時
同見聞者莫不迴邪改信此經今在京師簡
靖寺靖首尼處時洛陽又有康慧持者亦神
異通靈云

涉公者西域人也虛靖服氣不食五穀日能
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指掌以符堅建
元十一年至長安能以祕咒咒下神龍每旱
堅常請之咒龍俄而龍下鉢中天輒大雨堅
及群臣親就鉢中觀之咸歎其異堅奉爲國
神士庶皆投身接足自是無復炎旱之憂至
十六年十二月無疾而化堅哭之甚慟卒後
七日堅以其神異試開棺視之不見尸骸所
在唯有殮被存焉至十七年自正月不雨至

于六月堅減饌撤懸以迎和氣至七月降雨
堅謂中書朱彤曰涉公若在朕豈焦心於雲
漢若是哉此公其大聖乎彤曰斯術幽遠實
亦曠古之奇也

釋曇霍者未詳何許人蔬食苦行常居塚間
樹下專以神力化物時河西鮮卑偷髮利鹿
孤僭據西平自稱爲王號年建和建和二年
十一月霍從河南來至自西平持一錫杖令
人跪之云此是波若眼奉之可以得道人遺
其衣物受而輒投諸地或放之河中有頃衣
自還本主一無所污行疾如風力者追之恒
困不及言人死生貴賤毫釐無爽人或藏其
錫杖霍閉目少時立知其處並奇其神異終
莫能測然因之事佛者甚衆鹿孤有弟儋檀
假署車騎權傾僞國性猜忌多所賊害霍每

謂檀曰當修善行道爲後世橋梁檀曰僕先世已來恭事天地名山大川今一旦奉佛恐違先人之旨公若能七日不食顏色如常是爲佛道神明僕當奉之乃使人幽守七日而霍無飢渴之色檀遣沙門智行密持餅遺霍霍曰吾嘗誰欺而欺國王耶檀深奇之厚加敬仰因此改信節殺興慈國人旣蒙其祐咸稱曰大師出入街巷百姓並迎爲之禮檀有女病甚篤請霍救命霍曰死生有命聖不能轉吾豈能延壽正可知早晚耳檀固請之時官後門閉霍曰急開後門及開則生不及則死檀命開之不及而卒至晉義熙三年僞檀爲勃勃所破涼土兵亂不知所之史宗者不知何許人常著麻衣或重之爲納故世號麻衣道士身多瘡疥性調不恒常在

提五

五

廣陵白土埭僊埭謳唱引絃以自欣暢得直隨以布施人栖憩無定所或隱或顯時高平檀祇爲江都令聞而召來應對機捷無所拘滯博達稽古辯說玄儒乃賦詩一首曰有欲苦不足無欲亦無憂未若清虛者帶索披玄裘浮遊一世間汎若不繫舟方當畢塵累栖志且山丘檀祇知非常人遣還所在遺布二十匹悉以乞人後有一道人不知姓名常賣一杖一箱自隨嘗遍暮來詣海鹽令云欲數日行暫倩一人可見給不令曰隨意取之乃選取守鵝鴨小兒形服最醜者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山上有屋屋中有三道人相見欣然共語小兒不解至中許道人爲小兒就主人索食得一小甌食狀如熟艾食之飢止向暝道人辭欲還聞屋中人問云君知史宗

所在不其謫何當竟道人云在徐洲江北廣陵白土埭上計其謫亦竟也屋中人便作書曰因君與之道人以書付小兒比曉便至縣與令相見云欲少日停此令曰大善問箱中何等有答云書疏耳道人常在聽事止眠以箱杖著牀頭令使持時人夜偷取欲看之道人已知暮輒高懸箱杖當下而卧永不可得後與令辭曰吾欲小停而君恒欲偷人正爾便去耳令呼先小兒問近所經小兒云道人令其捉杖飄然而去或聞足下波浪耳并說山中人寄書猶在小兒衣帶令開看都不解乃寫取封其本書令人送此小兒至白土埭送與史宗宗開書大驚云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宗後南遊吳會嘗過漁梁見漁人大捕宗乃上流洗浴群魚皆散其潛拯物類如此

提五

六

後慈上虞龍山大寺善談莊老究明論索而韜光隱迹世莫之知會稽謝邵魏邁之放之等並篤論淵博皆師焉後同止沙門夜聞宗共語者頗說蓬萊上事曉便不知宗所之陶淵明記白土埭遇三異法師此其一也或云有商人海行於孤洲上見一沙門求寄書與史宗置書於船中同侶欲看書書著船不脫及至白土埭書飛起就宗宗接而將去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杯度水因而爲目初見在冀州不修細行神力卓越世莫測其由來嘗於北方寄宿一家家有一金像度竊而將去家主覺而追之見度徐行走馬遂而不及至孟津河浮木杯於水憑之度河無假風棹輕疾如飛俄而度岸達于京師見時可年四十許帶索繼縷殆不蔽身言語出沒喜

怒不均或嚴冰扣凍而洗浴或著屐上山或
徒行入市唯荷一蘆圖子更無餘物乍往延
賢寺法意道人處意以別房待之後欲往瓜
步江於江側就航人告度不肯載之復累足
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度北岸向廣陵

禮五

七

遇村舍有李家八關齋先不相識乃直入齋
堂而坐置蘆圖於中庭衆以其形陋無恭敬
心李見蘆圖當道欲移置牆邊數人舉不能
動度食竟提之而去笑曰四天王福於李家
于時有一豎子窺其圖中見四小兒並長數
寸面目端正衣裳鮮潔於是追覓不知所在
後三日乃見在西界蒙龍樹下坐李家拜請
還家日日供養度不甚持齋飲酒噉肉至於
辛鱠與俗不殊百姓奉上或受不受沛國劉
興伯爲兗州刺史遣使邀之負圖而來興伯

使人舉視十餘人不勝伯自看唯見一敗納
及一木杯後還李家復得三十餘日清旦忽
云欲得一袈裟中時令辦李即經營至中未
成度云斲出至暝不反合境聞有異香疑之
爲恠處處覓度乃見在北巖下鋪敗袈裟於
地卧之而死頭前脚後皆生蓮華華極鮮香
一夕而萎邑人共殯葬之後數日有人從北
來云見度負蘆圖行向彭城乃共開棺唯見
韞履既至彭城遇有白衣黃欣深信佛法見
度禮拜請還家其家至貧但有麥飯而已度
甘之怡然止得半年忽語欣云可覓蘆圖三
十六枚吾須用之答云此間正可有十枚貧
無以買恐不盡辦度曰汝但檢覓宅中應有
欣即窮檢果得三十六枚列之庭中雖有其
數亦多破敗比欣次第熟視皆已新完度密

封之因語欣令開乃見錢帛皆滿可堪百許萬識者謂是杯度分身他土所得贖施迴以施欣欣受之皆爲功德經一年許度辭去欣爲辦糧食明晨見糧食具存不知度所在經一月許復至京師時湖溝有朱文殊者少奉

槐五

八

法度多來其家文殊謂度云弟子脫捨身沒苦願見救度脫在好處願爲法侶度不答文殊喜曰佛法默然已爲許矣後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漁師施一殮者度手弄反覆還投水中游活而去又見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度乃拾取兩石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聞其網中網既碎敗不復見牛度亦已隱行至松江乃仰蓋於水中乘而度岸經涉會稽剡縣登天台數月而反京師時有外國道人名僧佉寄都下長干寺

住有客僧僧悟者與佉同房冥於牕隙中見佉取寺剎捧之入雲然後將下悟不敢言但深加敬仰時有一人姓張名奴不知何許人不甚見食而常自肥悅冬夏常著單布衣佉在路行見張奴欣然而笑佉曰吾東見蔡純南訊馬生北遇王年今欲就杯度乃與子相見耶張奴乃題槐樹而爲歌曰濛濛大象內照曜實顯彰何事迷昏子縱惑自招殃樂所少人徃苦道若翻囊不有松栢志何用擬風霜閑預紫烟表長歌出昊蒼澄虛無色外應見有緣鄉歲曜毗漢后辰麗傳殷王伊槐五余非二仙晦迹之九方亦見流俗子觸眼致酸傷略謠觀有念寧曰盡矜章佉曰前見先生禪思幽岫一坐百齡大悲熏心靖念枯骨亦題頌曰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

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形浮沫矚影遄電累躡聲華蔑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以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洊慧定計昭妙真曰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言竟各去爾後月日不復見此二人傳者云將僧悟共之南岳不反張奴與杯度相見甚有所叙人所不解度猶停都少時遊止無定請召或往不往時南州有陳家頗有衣食度往其家甚見料理聞都下復有一杯度陳父子五人咸不信故下都看之果如其家杯度形相一種陳爲設一合蜜薑及刀子熏陸香手巾等度即食蜜薑都盡餘物宛在膝前其父子五人恐是其家杯度即留二弟停都守視餘三人還家中杯度如舊膝前亦有香刀子等但不啖蜜薑爲

異乃語陳云刀子鈍可爲磨之二弟都還云彼杯度已移靈鷲寺其家杯度忽求黃紙兩幅作書書不成字合同其背陳問上人作何券書度不答竟莫測其然時吳郡民朱靈期使高驪還值風舶飄經九日至一洲邊洲上有山山甚高大入山採薪見有人路靈期乃將數人隨路告乞行十餘里聞磬聲香烟於是共稱佛禮拜須臾見一寺甚光麗多是七寶莊嚴見有十餘僧皆是石人不動不搖乃共禮拜速行步少許聞唱導聲還往更看猶是石人靈期等相謂此是聖僧吾等罪人不能得見因共竭誠懺悔更往乃見真人爲期等設食食味是菜而香美不同世期等食竟共叩頭禮拜乞速還至鄉有一僧云此間去都乃二十餘萬里但令至心不憂不速也因

槐五

十

問期云識杯度道人不答言甚識因指北壁有一囊掛錫杖及鉢云此是杯度許今因君以鉢與之并作書著函中別有一青竹杖語言但擲此杖置舫前水中閉船靜坐不假勞力必令速至於是辭別令一沙彌送至門上語言此道去行七里便至舫不須從先路也如言西轉行七里許至舫即具如所示唯聞舫從山頂樹木上過都不見水經三日至石頭淮而住亦不復見竹杖所在舫入淮至朱雀乃見杯度騎大航蘭以箠捶之曰馬馬何不行觀者甚多靈期等在舫遙禮之度乃自下舫取書并鉢開書視之字無人識者度大笑曰使我還那取鉢擲雲中還接之云我不見此鉢四千年矣度多在延賢寺法意處時世以此鉢異物競往觀之一說云靈期舫漂

槐五

十一

至一窮山遇見一僧來云是度上弟子昔持師鉢而死治城寺今因君以鉢還師但令一人擎鉢舫前一人正施自安隱至也期如所教果獲全濟時南州杯度當其騎蘭之日爾日早出至晚不還陳氏明旦見門扇上有青書六字云福德門靈人降字劣可識其家杯度遂絕迹矣都下杯度猶去來山邑多行神呪時度常婢偷物而叛四追不擒乃問度度云已死在金城江邊空塚中往看果如所言孔審子時爲黃門侍郎在廨患痢遣信請度度呪竟云難差見有四鬼皆被傷截審子泣曰昔孫恩作亂家爲軍人所破二親及叔皆被痛酷審子果死又有齊諧妻胡母氏病衆治不愈後請僧設齋齋坐有僧聰道人勸迎杯度度既至一呪病者即愈齊諧伏事爲師

因爲作傳記其從來神異大略與上同也至元嘉三年九月辭諧入東留一萬錢物寄諧倩爲營齋於是別去行至赤山湖患痢而死諧卽爲營齋并迎尸還葬建業之覆舟山至四年有吳興邵信者甚奉法遇傷寒病無人敢看乃悲泣念觀音忽見一僧來云是杯度弟子語云莫憂家師尋來相看答云度師以死何容得來道人云來復何難便衣帶頭出一合許散與服之病卽差又有杜僧哀者住在南崗下昔經伏事杯度兒病甚篤乃思念恨不得度練神呪明日忽見度來言語如常卽爲呪病者便愈至五年三月八日度復來齊諧家呂道慧聞人坦之杜天期水丘熙等並共見皆大驚卽起禮拜度度語衆人言年當大凶可勤修福業法意道人甚有德可往

槐五

十二

就其修立故寺以禳災禍也須臾間上有一僧喚度度便辭去云貧道當向交廣之間不復來也齊諧等拜送慇懃於是絕迹頃世亦言時有見者旣未的其事故無可傳也釋曇始關中人自出家以後多有異迹晉孝武太元之末賈經律數十部往遼東宣化顯授三乘立以歸戒蓋高句驪聞道之始也義熙初復還關中開導三輔始足白於面雖跣涉泥水未嘗沾濕天下咸稱白足和尚時長安人王胡其叔死數年忽見形還將胡遍遊地獄示諸果報胡辭還叔謂胡曰旣已知因果但當奉事白足阿練胡遍訪衆僧唯見始足白於面因而事之晉末朔方匈奴赫連勃勃破獲關中斬戮無數時始亦遇害而刃不能傷勃勃嗟之普赦沙門悉皆不殺始於是

潛遁山澤修頭陀之行後託跋燾復克長安
擅威關洛時有博陵崔皓少習左道猜嫉釋
教既位居僞輔燾所仗信乃與天師寇氏說
燾以佛化無益有傷民利勸令廢之燾既惑
其言以僞太平七年遂毀滅佛法分遣軍兵

視五

十三

燒掠寺舍統內僧尼悉令罷道其有竄逸者
皆遣人追捕得必梟斬一境之內無復沙門
始唯閉絕幽深軍兵所不能至至太平之末
始知燾化時將及以元會之日忽杖錫到宮
門有司奏云有一道人足白於面從門而入

燾令依軍法屢斬不傷遽以白燾燾大怒自
以所佩劔斫之體無餘異唯劔所著處有痕
如布線焉時北園養虎于檻燾令以始餵之
虎皆潛伏終不敢近試以天師近檻虎輒鳴
吼燾始知佛化尊高黃老所不能及即延始

上殿頂禮足下悔其魯失始爲說法明辯因
果燾大生愧懼遂感厲疾崔寇二人次發惡
病燾以過由於彼於是誅剪二家門族都盡
宣下國中興復正教俄而燾卒孫濬襲位方
大弘佛法盛迄于今始後不知所終

釋法朗高昌人幼而執行精苦多諸微瑞韜
光蘊德人莫測其所階朗師釋法進亦高行
沙門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
來答云從戶鑰中入云與遠僧俱至日既將
中願爲設食進即爲設食唯聞七鉢之聲竟
不見人昔廬山慧遠嘗以一袈裟遺進進即
以爲颺朗云衆僧已去別日當取之後見執
爨者就進取衣進即與之訪常執爨者皆云
不取方知是先聖人權迹取也至魏虜毀滅
佛法朗西適龜茲龜茲王與彼國大禪師結

約若有得道者至當爲我說我當供養及朗
至乃以白王王待以聖禮後終於龜茲焚尸
之日兩肩湧泉直上于天衆歎希有收骨起
塔後西域人來此土具傳此事時涼州復有
沙門智整亦貞苦有異行爲土主楊難當所

標五

十四

事後入寒峽山石穴中不反

邵碩者本姓邵名碩始康人居無常所恍惚
如狂爲人大口眉目醜拙小兒好追而弄之
或入酒肆同人酣飲而性好佛法每見形像
無不禮拜讚歎悲感流淚碩本有三男二女

大男惠生者亦出家碩以宋初亦出家入道
自稱碩公出入行徃不擇晝夜遊歷益部諸
縣及徃蠻中皆因事言謔協以勸善至人家
眠地者家必有死就人乞細席必有小兒亡
時咸以此爲識至四月八日成都行像碩於

衆中匍匐作師子形爾日郫縣亦言見碩作
師子形乃悟其分身也刺史蕭慧開及劉孟
明等並挹事之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試碩
云以此二人給公爲左右可乎碩爲人好韻
語乃謂明曰寧自乞酒以清醺不能與阿夫

竟殘年後一朝忽著布帽詣孟明少時明卒
先是孟明長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嚴重常
科碩謂玉曰天地嗷嗷從此起若除鞭格得
刺史玉信而除之及孟明卒仲玉果行州事
以宋元徽元年九月一日卒岷山通雲寺臨

標五

十五

亡語道人法進云可露吾骸急繫履著脚旣
而依之出屍置寺後經二日不見所在俄而
有人從郫縣來遇進云昨見碩公在市中一
脚著履漫語云小子無宜適失我履一隻進
驚而檢問沙彌沙彌答云近送尸時怖懼右

脚一履不得好繫遂失之其迹詭異莫可測也後竟不知所終

釋慧安未詳何人少經被虜屬荊州人爲奴執役勤緊主甚愛之年十八聽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爲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恒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常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縮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乃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當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花布滿空中濟唯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亦慎無妄說說必有咎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爲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主曰貧

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器木氣絕之後即施蟲鳥商人依其言出卧岸側夜見火炎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徃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屺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遥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時蜀中又有僧覽法衛並有異迹時人亦疑得聖果

釋法匱本姓阮吳興於潛人少出家爲京師枳園寺法楷弟子楷素有學功特精經史瑯

槐五

十六

瑯王奐王肅並共師焉匱爲性恭默少語言樸然自守不涉人事誦法華經一部寺有上座勝法師老病匱從爲依止營護甚多及勝亡殯葬如法每齋會得直聚以造栴檀像像成自設大會其本家僑居京師大市是旦還

家又至定林復還枳園後三處考覆皆見匱
來中食實是一時而三處赴焉爾日晚還房
卧奄然而卒尸甚香輒手屈二指衆咸悟其
得果時猶爲沙彌而靈迹殊異遂聞於武帝
帝親臨幸爲會僧設供文惠文宣並到房頂
禮爲營理殮葬百姓雲赴觀施重疊仍以所
得利養起枳園寺塔是歲齊永明七年也
釋僧惠姓劉不知何許人在荊州數十年南
陽劉虬立陟屺寺請以居之時人見之已五
六十年終亦不老舉止超爾無甚威儀往至
病人家若瞋者必死喜者必差時咸以此爲
識凡未相識者並悉其親表存亡惠嘗至江
邊告津吏求度吏迫以舟小未及過之須臾
已見惠在彼兩岸諸人咸歎神異中山甄恬
南平車曇同日請惠惠皆赴之後兩家檢覆

槐五

十七

方知分身齊永明中文惠要下京行遇保誌
誌撫背曰赤龍子他無所言惠後還荆遇見
鎮西長史劉景蕤忽泣慟而捉之數日蕤果
爲刺史所害後至湘州城南忽云地中有碑
衆人試掘果得二枚惠後不知所終或云永
元中卒於江陵時江陵長沙寺又有釋慧遠
者本沙門慧印之倉頭也印見其有信因爲
出家仍行般舟之業數歲勤苦遂有神異能
分身赴請及預記興亡等
釋慧通不知何許人宋元嘉中見在壽春衣
服趨爾寢宿無定遊歷村里飲讌食噉不異
恒人常自稱鄭散騎言未然之事頗時有驗
江陵有邊僧歸者遊賈壽春將應及鄉路值
慧通稱欲寄物僧歸時自負重擔固以致辭
遂強置擔上而了不覺重行數里便別去謂

僧歸曰我有姊在江陵作尼名慧緒住三層寺君可爲我相問道尋欲往言訖忽然不見顧視擔上所寄物亦失僧歸既至尋得慧緒具說其意緒既無此弟亦不知何以而然乃自往壽春尋之竟不相見通後自往江陵而慧緒已死入其房中訊問委悉因留江陵少時路由人家墳墓無不悉其氏族死亡年月傳以相問並如其言或時懸指偷劫道其罪狀於是群盜遙見通者輒間行避走又於江津路值一人忽以杖打之語云可駛歸去看汝家若爲此人至家果延火所及舍物蕩盡齊永元初忽就相識人任漾求酒甚急云今應遠行不復相見爲謝諸知識並宜精勤修善爲先飲酒畢至牆邊卧地就看已死後數十日復有人於市中見之追及共語久之乃

槐五

十八

失

釋保誌本姓朱金城人少出家止京師道林寺師事沙門僧儉爲和尚修習禪業至宋太始初忽如僻異居止無定飲食無時髮長數寸常跣行街巷執一錫杖杖頭掛剪刀及鏡或掛一兩匹帛齊建元中稍見異迹數日不食亦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曉後皆効驗時或賦詩言如識記京土士庶皆敬事之齊武帝謂其惑衆收駐建康明旦人見其入市還檢獄中誌猶在焉誌語獄吏門外有兩舉食來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既而齊文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送食餉誌果如其言建康令呂文顯以事聞武帝帝既延入居之後堂一時屏除內宴誌亦隨衆出既而景陽山上猶有一誌與七僧俱帝怒遣推檢失所閤吏啓云

誌久出在省方以墨塗其身時僧正法獻欲以一衣遺誌遣使於龍光巖賓二寺求之並云昨宿旦去又至其常所造厲侯伯家尋之伯云誌昨在此行道旦眠未覺使還以告獻方知其分身三處宿焉誌嘗盛冬袒行沙門

楊五

十九

寶亮欲以納衣遺之未及發言誌忽來引納而去又時就人求生魚鱸人爲辦覓致飽乃去還視盆中魚游活如故誌後假武帝神力見高帝於地下常受錐刀之苦帝自是求廢錐刀齊衛尉胡諧病請誌誌注疏云明屈明日竟不往是日諧亡載屍還宅誌云明屈者明日屍出也齊太尉司馬殷齊之隨陳顯達鎮江州辭誌誌畫紙作一樹樹上有鳥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顯達逆節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叛入廬山追騎將及齊之見林中有一

樹樹上有鳥如誌所畫悟而登之鳥竟不飛追者見鳥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齊屯騎桑偃將欲謀反往詣誌誌遙見而走大呼云圍臺城欲反逆斫頭破腹後未旬事發偃叛往朱方爲人所得果斫頭破腹梁鄱陽忠烈王恢嘗屈誌來第會忽令覓荆子甚急既得安之門上莫測所以少時王便出爲荊州刺史其預鑒之明此類非一誌多去來興皇淨名兩寺及今上龍興甚見崇禮先是齊時多禁誌出入今上即位下詔曰誌公迹拘塵垢神遊冥寂水火不能焦濡蛇虎不能侵懼語其佛理則聲聞以上談其隱淪則遁仙高者豈得以俗士常情空相拘制何其鄙狹一至於此自今行來隨意出入勿得復禁誌自是多出入禁內天監五年冬旱雩祭備至而未降

雨誌忽上啓云誌病不差就官乞活若不啓
白官應得鞭杖願於華光殿講勝鬘請雨上
即使沙門法雲講勝鬘講竟夜便大雪誌又
云須一盆水加刀其上俄而雨大降高下皆
足上嘗問誌云弟子煩惑未除何以治之誌
答云十二識者以爲十二因緣治惑藥也又
問十二之旨答云旨在書字時節刻漏中識
者以爲書之在十二時中又問弟子何時得
靜心修習答云安樂禁識者以爲禁者止也
至安樂時乃止耳後法雲於華林殿講法華
至假使黑風誌忽問風之有無答云世諦故
有第一義則無也誌往復三四番便笑云若
體是假有許亦不可解難可解其辭旨隱沒
類皆如此有陳征虜者舉家事誌其篤誌嘗
爲其現眞形光相如菩薩像焉誌知名顯奇

四十餘載士女恭事者數不可稱至天監十
三年冬於臺後堂謂人曰菩薩將去未及旬
日無疾而終尸骸香軟形貌熙悅臨亡自然
一燭以付後閤舍人吳慶慶即啓聞上歎曰
大師不復留矣燭者將以後事囑我乎因厚
加殯送葬于鍾山獨龍之阜仍於墓所立開
善精舍勅陸倕製銘辭於塚內王筠勒碑文
於寺門傳其遺像處處存焉初誌顯迹之始
年可五六十許而終亦不老人咸莫測其年
有徐捷道者居于京師九日臺北自言是誌
外舅弟小誌四五四年計誌亡時應年九十七時
梁初蜀中又有道香僧朗亦並有神力云
論曰神道之爲化也蓋以抑誇強摧侮慢挫
兇銳解塵紛至若飛輪御寶則善信歸降疎
石叅烟則力士潛伏當知至治無心剛柔在

化自晉惠失政懷愍播遷中州寇蕩實羯亂
交淵曜纂虐於前勒虎潛兇於後郡國分崩
民遭塗炭澄公憫鋒鏑之方始痛刑害之未
央遂彰神化於葛陂騁懸記於襄鄴藉祕呪
而濟將盡擬香氣而拔臨危瞻鈴映掌坐定
凶吉終令二石稽首荒裔子來澤潤蒼生固
無以校也其後佛調耆域涉公杯度等或韜
光晦影俯同迷俗或顯現神奇遙記方兆或
死而更生或寔後空柳靈迹恠詭莫測其然
但典章不同去取亦異至如劉安李脫書史
則以爲謀僭妖蕩仙錄則以爲羽化雲翔夫
理之所貴者合道也事之所貴者濟物也故
權者反常而合道利用以成務然前傳所紀
其詳莫究或由法身應感或是遁仙高逸但
使一分兼人便足高矣至如慧則之感香麝

能致痼疾消瘳史宗之過漁梁迺令潛鱗得
命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保誌分身
圓戶帝王以之加信光雖和而弗汚其體塵
雖同而弗渝其真故先代文紀並見宗錄若
其誇衒方伎左道亂時因神藥而高飛藉芳
芝而壽考與夫鳴鳴雲中狗吠天上蛇鵠不
死龜靈千年曾是爲異乎

讚曰土資水澤金由火煎強梁虐化假見威
權澄照襄土開導淄川惠茲雨葉綏彼四邊
如不繫賴民命何全

槐五

三三

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鴉赤脂切 鵝山名 墟之亦切 憖音 踰女展切 帔

高僧傳第十二

習禪明律

槐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習禪第四 二十一人

竺僧顯一

帛僧光二

竺曇猷三

釋慧嵬四

槐六

釋賢護五

支曇蘭六

釋法緒七

釋玄高八

釋僧周九

釋慧通十

釋淨度十一

釋僧從十二

釋法成十三

釋慧覽十四

釋法期十五

釋道法十六

釋普恒十七

釋僧審十八

釋法悟十九

釋曇超二十

釋慧明二十一

竺僧顯本姓傅氏北地人貞苦善戒節蔬食

誦經業禪爲務常獨處山林頭陀入外或時數日入禪亦無飢色時劉曜寇蕩西京朝野崩亂顯以晉太興之末南遊江左復歷名山修已恒業後遇疾綿篤乃屬想西方心甚苦至見無量壽佛降以真容光照其身所苦都愈是夕更起澡浴爲同住及侍疾者說已所見并陳誠因果辭甚精研至明清晨平坐而化室內有殊香旬餘乃歇

帛僧光或云曇光未詳何許人少習禪業晉永和初遊于江東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舊有猛獸之災及山神縱暴人蹤久絕光了無懼色雇人開翦負杖而前行入數里忽大風雨羣虎號鳴光於山南見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禪合掌以爲棲神之處至明旦雨息乃入村乞食夕復還中經三日乃夢見山

神或作虎形或作蛇身競來怖光光一皆不
恐經三日又夢見山神自言移往章安縣韓
石山住推室以相奉爾後薪採通流道俗宗
事樂禪來學者起茅茨於室側漸成寺舍因
名隱嶽光每入定輒七日不起處山五十三
載春秋一百一十歲晉太元之末以衣蒙頭
安坐而卒衆僧咸謂依常入定過七日後怪
其不起乃共看之顏色如常唯鼻中無氣神
遷雖久而形骸不析至宋孝建二年郭鴻任
剡入山禮拜試以如意撥胃颯然風起衣服
消散唯白骨在焉鴻大愧懼收之于室以塼
疊其外而泥之畫其形像于今尚存
竺曇猷或云法猷燉煌人少苦行習禪定後
遊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禪嘗行到一
壘家乞食猷呪願竟忽見蜈蚣從食中跳出

猷快食無他後移始豐赤城山石室坐禪有
猛虎數十蹲在猷前猷誦經如故一虎獨睡
猷以如意扣虎頭問何不聽經俄而羣虎皆
去有頃壯蛇競出大十餘圍循環往復舉頭
向猷經半日復去後一日神現形詣猷曰法
師威德既重來止此山弟子輒推室以相奉
猷曰貧道尋山願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
子無爲不爾但部屬未洽法化卒難制語遠
人來往或相侵觸人神道異是以去耳猷曰
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何處去耶神曰弟
子夏帝之子居于此山二千餘年三寒石山是
家舅所治當往彼住尋還山陰廟臨別執手
贈猷香三奩於是鳴鞀吹角陵雲而去赤城
山山有孤巖獨立秀出于雲猷搏石作梯升
巖宴坐接竹傳水以供常用禪學造者十有

餘人王羲之聞而故往仰峯高揖致敬而反赤城巖與天台瀑布靈溪四明並相連屬而天台懸崖峻峙峯嶺切天古老相傳云上有佳精舍得道者居之雖有石橋跨澗而橫石斷人且莓苔青滑自終古已來無得至者猷行至橋所聞空中聲曰知君誠篤今未得度却後十年自當來也猷心悵然夕留中宿聞行道唱布薩聲旦復欲前見一人鬢眉皓白問猷所之猷具答意公曰君生死身何可得去吾是山神故相告耳猷乃退還道經一石室過中憩息俄而雲霧晦合室中盡鳴猷神色無擾明旦見人著單衣幘來曰此乃僕之所居昨行不在家中遂致搔動大深愧忤猷曰若是君家請以相還神曰僕家室已移請留令往猷停少時猷每恨不得度石橋後潔

齋累日復欲更往見橫石洞開度橋少許覩精舍神僧果如前說因共燒香中食食畢神僧謂猷曰却後十年自當來此今未得住於是而反顧看橫石還合如初晉太元中有妖星現帝普下諸國有德沙門精勤佛事令齋懺穰災猷乃祈誠冥感至六日旦見青衣小兒來悔過云橫勞法師是夕星退別說云穰星是帛僧光未詳猷以太元之末卒於山室屍猶平坐而舉體綠色晉義熙末隱士神世標入山登巖故見猷屍不朽其後欲往觀者輒雲霧所惑無得窺也時又有慧開慧真等亦善禪業入餘姚靈祕山各造方丈禪龕于今尚在

釋慧嵬不知何許人止長安大寺戒行澄潔多棲處山谷修禪定之業有一無頭鬼來嵬

神色無變乃謂鬼曰汝既無頭便無頭痛之患一何快哉鬼便隱形復作無腹鬼來但有手足鬼又曰汝既無腹便無五藏之憂一何樂哉須臾復作異形鬼皆隨言遣之後冬時天甚寒雪有一女子來求寄宿形貌端正衣服鮮明姿媚柔雅自稱天女以上人有德天遣我來以相慰喻談說欲言勸動其意鬼厥志貞確一心無擾乃謂女曰吾心若死灰無以革囊見試女遂凌雲而逝顧歎曰海水可竭須彌可傾彼上人者秉志堅貞後以晉隆安三年與法顯俱遊西域不知所終

鬼六

五

不然因而埋之塔下

支曇蘭青州人少蔬食樂禪誦經三十萬言晉太元中遊剡後憩始豐赤城山見一處林泉清曠而居之經于數日忽見一人而形長數丈呼蘭令去又見諸異形禽獸來以恐蘭見蘭恬然自得乃屈膝禮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韋鄉山就之推此處以相奉爾後三年忽聞車騎隱隱從者彌峯俄而有人著幘稱珠欺王通既前從其妻子男女等二十三人並形貌端整有逾於世既至蘭所暄涼訖蘭問住在何處答云樂安縣韋鄉山久服風聞今與家累仰投乞受歸戒蘭即授之受法竟覲錢一萬蜜二器辭別而去便聞鳴笳動吹響震山谷蘭禪衆十餘共所聞見晉元熙中卒於山春秋八十有三矣

釋法緒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謹蔬食修禪後入蜀於劉師塚間頭陀山谷虎兇不傷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處石室中且禪且誦盛夏於室中捨命七日不臭屍左側有香經旬乃歇每夕放光照徹數里村人即於屍上爲起塚塔焉

釋玄高姓魏本名靈育馮翊萬年人也母冠氏本信外道始適魏氏首孕一女即高之長姊生便信佛乃爲母祈願願門無異見得奉大法母以僞秦弘始三年夢見梵僧散華滿室覺便懷胎至四年二月八日生男家內忽有異香及光明照壁迄旦乃息母以兒生瑞兆因名靈育時人重之復稱世高年十二辭親入山久之未許異日有一書生寓高家宿云欲入中常山隱父母即以高憑之是夕咸

魏六

六

見村人共相祖送明旦村人盡來候高父母云昨已相送今復覓耶村人云都不知行豈容已送父母方悟昨之迎送乃神人也高初到山便欲出家山僧未許云父母不聽法不得度高於是暫還家啓求入道經涉兩旬方卒先志既背俗乖世改名玄高聰敏生知學不加思至年十五已爲山僧說法受戒已後專精禪律聞關右有浮馱跋陀禪師在石羊寺弘法高往師之旬日之中妙通禪法跋陀歎曰善哉佛子乃能深悟如此於是卑顏推遜不受師禮高乃杖策西秦隱居麥積山山學百餘人崇其義訓稟其禪道時有長安沙門釋曇弘秦地高僧隱在此山與高相會以同業友善時乞佛熾繁跨有隴西西接涼土有外國禪師曇無毗來入其國領徒立衆訓

以禪道然三昧正受既深且妙隴右之僧稟承蓋寡高乃欲以已率衆即從毗受法旬日之中毗乃反啓其志時河南有二僧雖形爲沙門而權倖僞相恣情乖律頗忌學僧曇無毗既西反舍夷二僧乃向河南王世子曼讒

禪六

七

構玄高云蓄聚徒衆將爲國災曼信讒便欲加害其父不許乃擯高往河北林陽堂山山古老相傳云是羣仙所宅高徒衆三百往居山舍神情自若禪慧彌新忠誠冥感多有靈異磬既不擊而鳴香亦自然有氣應真仙士往往來遊猛獸馴伏蝗毒除害高學徒之中遊刃六門者百有餘人有玄紹者秦州隴西人學究諸禪神力自在手指出水供高洗漱其水香淨倍異於常每得非世華香以獻三寶靈異如紹者又十一人紹後入堂術山蟬

蛻而逝昔長安曇弘法師遷流岷蜀道洽成都河南王藉其高名遣使迎接弘既聞高被擯誓欲申其清白乃不顧棧道之艱冒險從命既達河南賓主儀畢便謂王曰王既深鑒遠識何以信讒棄賢貧道所以不遠數千里正欲獻此一言耳王及太子赦然愧悔即遣使詣高卑辭遜謝請高還邑高既曠濟爲懷忘忿赴命始欲出山風雷忽起樹木摧折崩石塞道呪願曰吾誓志弘道豈得滯方乃風息路開漸還到國王及臣民近道候迎内外敬奉崇爲國師河南化畢進遊涼土沮渠蒙遜深相敬事集會英賓發高勝解時西海有樊僧印亦從高受學志狹量褊得少爲足便謂已得羅漢頓盡禪門高乃密以神力令印於定中備見十方無極世界諸佛所說法

門不同印於一夏尋其所見求不能盡方知定水無底大生愧懼時魏虜託跋燾僭據平城軍侵涼境燾舅陽平王杜超請高同還偽都既達平城大流法化偽太子託跋晃事高爲師晃一時被讒爲父所疑乃告高曰空羅

魂六

枉苦何由得脫高令作金光明齋七日懇懺燾乃夢見其祖及父皆執劍烈威問汝何故信讒言枉疑太子燾驚覺大集羣臣告以所夢諸臣咸言太子無過實如皇靈降誥燾於太子無復疑焉蓋高誠感之力也燾因下書曰朕承祖宗重光之緒思闡洪基恢隆萬代武功雖照而文教未暢非所以崇太平之治也今者域內安逸百姓富昌宜定制度爲萬世之法夫陰陽有往復四時有代序授子任賢安全相付所以休息疲勞式固長久古今

不易之令典也朕諸功臣勤勞日久當致仕歸第雍容高爵順神養壽論道陳謨而已不須復親有司苦劇之職其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更舉良賢以備列職擇人受任而黜陟之故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

不如今於是朝士庶民皆稱臣於太子上書如表以白紙爲別時崔皓寇天師並先得寵於燾恐晃纂承之日奪其威柄乃譖云太子前事實有謀心但結高公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比物論事迹稍形若不誅除必爲巨害

魂六

九

燾遂納之勃然大怒即勅收高高先時嘗密語弟子云佛法應衰吾與崇公首當其禍平于時聞者莫不慨然時有涼州沙門釋慧崇是偽魏尚書韓萬德之門師德既次於高亦被疑阻至偽太平五年九月高與崇公俱被

幽繫其月十五日就禍卒於平城之東隅春秋四十有三歲宋元嘉二十一年也當爾之時門人莫知是夜三更忽見光繞高先所住處塔三匝還入禪窟中因聞光中有聲云吾已逝矣諸弟子方知已化哀號痛絕既而迎屍於城南曠野沐浴遷殯兼營理崇公別在異處一都道俗無不嗟駭弟子玄暢時在雲中去魏都六百里旦忽見一人告之以變仍給六百里馬於是揚鞭而反晚間至都見師已亡悲慟斷絕因與同學共泣曰法今旣滅頗復興不如脫更興請和尚起坐和尚德匪常人必當照之矣言畢高兩眼稍開光色還悅體通汗出其汗香甚須臾起坐謂弟子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湛然但念汝等不久復應如我耳唯有玄暢當得

南度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無令中悔言已便卧而絕也明旦遷柩欲闍維之國制不許於是營墳即寔道俗悲哀號泣望斷有沙門法達爲僞國僧正欽高日久未獲受業忽聞徂化因而哭曰聖人去世當復何依累日不食常呼高上聖人自在何能不一現應聲見高飛空而至達頂禮求哀願見救護高曰君業重難救當可如何自今已後依方等懺悔當得輕受達曰脫得苦報願見矜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在君達又曰法師與崇公並生何處高曰便六吾願生惡世救護衆生即已還生閻浮提崇公常祈安養已果心矣達又問不審法師已階何地高曰我諸弟子自有知者言訖奄然不見達密訪高諸弟子咸云是得忍菩薩至僞太平七年託跋燾果毀

滅佛法悉如高言時河西國沮渠牧犍時有沙門曇曜亦以禪業見稱僞太傅張潭伏膺師禮

釋僧周不知何許人性高烈有奇志操而韜光晦迹人莫能知常在嵩山頭陀坐禪魏虜將滅佛法周謂門人曰太難將至乃與眷屬數十人共入寒山山在長安西南四百里峽谷險阻非軍兵所至遂卜居焉俄而魏虜肆暴停者悉斃其後尋悔誅滅崔氏更興佛法僞永昌王鎮長安奉旨將更修立訪求沙門時有說寒山有僧德業非凡王即遣使徵請周辭以老疾令弟子僧亮應命出山周後將殂告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牀後出燒身經二日方盡煙炎張天而房不燼弟子收遺灰架以塼塔弟子僧亮姓李長安人

機六

十一

受業於僧周初永昌王請僧無敢應者咸以言佛法初興疑有不測之慮亮曰像運寄人正在今日若被誅剪自身當之如其獲全則道有更振之期又僧周加勸於是隨使至長安未至之頃王及民人掃灑街巷比室候迎王親自枉道接足致敬亮爲陳誠禍福訓示因果言約理詣和而且切聽者悲喜各不自勝於是修復故寺延請沙門關中大法更興亮之力也

釋慧通關中人少止長安太后寺蔬食持呪誦增一阿含經初從涼州禪師慧紹諮受禪業法門觀行多所遊刃常祈心安養而欲棲神彼國微疾乃於禪中見一人來形甚端嚴語通言良時至矣須臾見無量壽佛光明暉然通因覺禪具告同學所見言訖便化異香

在房三日乃歇春秋五十九矣

釋淨度吳興餘杭人少好遊獵嘗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痛猶就地舐子度乃心悟因摧弓折矢出家蔬食誦經三十餘萬言常獨處山澤坐禪習誦若邑中有齋集輒身然九燈端然達曙以爲供養如此者累年後忽告弟子云令辦香湯洗浴說法數千章誠以生死因果言訖奄然而化簫鼓香煙自空而至同時眷屬數十人皆所聞見

釋僧從未詳何許人稟性虛靜隱居始豐瀑布山學兼內外精修五門不服五穀唯餌棗栗年垂百歲而氣力休強禮誦無輟與隱士褚伯玉爲林下之交每論道說義輒留連信宿後終於山中

釋法成涼州人十六出家學通經律不餌五

愧六

十二

穀唯食松栢脂孤居巖穴習禪爲務元嘉中東海王懷素出守巴西聞風遣迎會於涪城夏坐講律事竟辭反因停廣漢復弘禪法後小疾便告衆云亡成常誦寶積經於是自力誦之始得半卷氣劣不堪乃令人讀之一遍纔竟合掌而卒侍疾十餘人咸見空中有紺馬背負金棺升空而逝

釋慧覽姓成酒泉人少與玄高俱以寂觀見稱覽曾遊西域頂戴佛鉢仍於罽賓從達摩比丘諮受禪要達摩曾入定徃兜率天從彌勒受菩薩戒後以戒法授覽還至于填復以戒法授彼方諸僧後乃歸路由河南河南吐谷渾慕延世子瓊等敬覽德聞遣使并資財令於蜀立左軍寺覽即居之後移羅浮天宮寺宋文請下都上鍾山定林寺孝武起中興

寺復勅令移住京邑禪僧皆隨踵受業吳興沈演平昌孟顓並欽慕道德爲造禪室於寺宋大明中卒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期姓向蜀郡郫人早喪二親事兄如父十四出家從智猛諮受禪業與靈期寺法林

提六

十三

共習禪觀猛所諳知皆已證得後遇玄暢復從進業及暢下江陵期亦隨從十住觀門所得已九有師子奮迅三昧唯此未盡暢歎曰吾自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盡衡羅唯見此一子特有禪分後卒於長沙寺春秋六十有二神光映屍體更香潔時蜀龍華寺又有釋道果者亦以禪業顯焉

釋道法姓曹燉煌人棄家入道專精禪業亦時行神呪後遊成都王休之費鏗之請爲興樂香積二寺主訓衆有法常行分衛不受別

請及僧食乞食所得常減其分以施蟲鳥每夕輒脫衣露坐以飼蚊蟲如此者累年後入定見彌勒放齋中光照三塗果報於是深加篤勵常坐不卧元徽二年於定中滅度平坐繩牀貌如恒日

釋普恒姓郭蜀郡成都人也爲兒童時嘗於日光中見聖僧在空中說法向家人叙之並未之信後苦求出家止治下安樂寺獨處一房不立眷屬習靖業禪善入出住與蜀韜律師爲同意自說入火光三昧光從眉直下至金剛際於光中見諸色像先身業報頗亦明了宋昇明三年卒春秋七十有八未亡一月日忽與親知告別竟無感顏時人謂是戲言將終之日微有病相唯俗家一奴看之明旦平坐而卒奴不解強取卧之尸竟不伸衆僧

來見更令坐之手屈三指其餘皆伸衆僧試
取捋之亦隨手即伸伸已復更屈生時體淨
死更潔白於是依得道法闍維之薪積始然
便有五色煙起殊香芬馥州將王玄載乃爲
之讚曰大覺眇無像懸應貴忘靖一念會道

槐六

十四

場空過萬劫求信心虛東想遇聖藻西影妙
趣澄三界傳神四禪境俗物故參差真性理
恒炳韜光寄浮世遺德方化迥

釋僧審姓王太原祁人晉驃騎沈之後也祖
世寓居譙郡審少出家止壽春石澗寺誦法
華首楞嚴常謂非禪不智於是專志禪那聞
曇摩蜜多道王京邑乃拂衣過江止于靈曜
寺精勤豁受曲盡深奧時羣劫入山審端坐
不動乃脫衣以施之又說法訓勗劫賊慙愧
流汗作禮而去靈鷲寺慧高從受禪業乃請

審還寺別立禪房清河張振後又請居棲玄
寺文惠文宣並加敬事傳琰蕭赤斧皆諮戒
訓王敬則入房覓審正見入禪因彈指而出
謂聖道人即奉米千斛請受三歸永明八年
卒春秋七十有五時有僧謙超志法達慧勝
並業禪亦各有異迹

釋法悟齊人家以田桑爲業有男六人並皆
成長悟年五十喪妻舉家鬱然慕道父子七
人悉共出家南至武昌履行山水見樊山之
陽可爲幽棲之處本隱士郭長翔所止於是

槐六

十五

有意終焉時武昌太守陳留阮晦聞而奇之
因爲剪徑開山造立房室悟不食粳米常資
麥飯日一食而已誦大小品法華常六時行
道頭陀山澤不避虎兇有時在樹下坐禪或
經日不起以齊永明七年卒於山中春秋七

十有九後有沙門道濟踵其高業今武昌謂其所住爲頭陀寺焉

釋曇超姓張清河人形長八尺容止可觀蔬食布衣一中而已初止都龍華寺元嘉末南遊始興遍觀山水獨宿樹下虎兇不傷大明中還都至齊太祖即位被勅往遼東弘讚禪道停彼二年大行法化建元末還京俄又適錢塘之靈隱山每一入禪累日不起後時忽聞風雷之聲俄見一人秉笏而進稱嚴鎮陳通須臾有一人至形甚端正羽衛連翩下席禮敬自稱弟子居在七里住周此地承法師至故來展奉富陽縣人故冬鑿麓山下爲塹侵壞龍室羣龍共忿作三百日不雨今已一百餘日井池枯涸田種永罷法師旣道德通神欲仰屈前行必能感致潤澤蒼生功有歸

也超曰興雲降雨本是檀越之力貧道何所能乎神曰弟子部曲止能興雲不能降雨是故相請耳遂許之神倏然而去超乃南行經五日至赤亭山遙爲龍咒願說法至夜羣龍悉化作人來詣超所禮拜超更說法因乞三歸自稱是龍超請其降雨乃相看無言其夜又與超夢云本因念立誓法師旣導之以善輒不敢違命明日晡時當降雨超明旦即往臨泉寺遣人告縣令辦船於江中轉海龍王經縣令即請僧浮船啓首轉經纔竟遂即降

桃六

十六

大雨高下皆足歲以獲收超以永明十年卒春秋七十有四

釋慧明姓康康居人祖世避地于東吳明少出家止章安東寺齊建元中與沙門共登赤城山石室見猷公尸骸不朽而禪室荒蕪高

蹤不繼乃雇人開剪更立堂室造卧佛并猷公像於是棲心禪誦畢命枯槁後於定中見一女神自稱呂姥云常加護衛或時有白獐白鹿白蛇白虎遊戲堦前馴伏宛轉不令人畏齊竟陵文宣王聞風祇挹頻遣三使慇懃敦請乃暫出京師到第文宣敬以師禮少時辭還山苦留不止於是資給發遣以建武之末卒於山中春秋七十

論曰禪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故能無法不緣無境不察然後緣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猶淵池息浪則徹見魚石心水既澄則凝照無隱老子云重爲輕根靜爲躁根君故輕必以重爲本躁必以靜爲基大智論云譬如服藥將身權息家務氣力平健則還修家業如是以禪定力服智慧藥得其力已還化衆生是以

現六

十七

四等六通由禪而起八除十入藉定方成故知禪之爲用大矣哉自遺教東移禪道亦授先是世高法護譯出禪經僧光曇猷等並依教修心終成勝業故能內踰喜樂外折妖祥擯鬼魅於重巖覩神僧於絕石及沙門智嚴躬履西域請罽賓禪師佛馱跋陀更傳業東土玄高玄紹等亦並親受儀則出入盡於數隨往反窮乎還淨其後僧周淨度法期慧明等亦鴈行其次然禪用爲顯屬在神通故使三千宅乎毛孔四海結爲凝酥過石壁而無壅擎大衆而弗遺及夫悠悠世道碌碌仙術尚能停波止雨呪火燒國正復玄高逝矣而更起道法坐而從化焉足異哉若如鬱頭藍弗竟爲禽獸所惱獨角仙人終爲扇陀所亂皆由心道雖攝而與愛見相應比夫螢燭之

於日月曾是爲匹乎

讚曰禪那杳寂正受淵深假夫輟慮方備幽
尋五門棄惡九次叢林枯鑠山海聚散昇沈
茲德裕矣如不厲心

明律第五 十三人

釋慧猷一

釋僧業二

釋慧詢三

釋僧璩四

釋道儼五

釋僧隱六

釋道房七

釋道營八

釋志道九

釋法穎十

釋法琳十一

釋智稱十二

釋僧祐十三

釋慧猷江左人少出家止江陵辛寺幼而蔬
食履操至性方直及具戒已後專精律禁時
有西國律師卑摩羅叉來適江陵大弘律藏

魏六

十八

猷從之受業沉思積時乃大明十誦講說相
續陝西律師莫不宗之後卒於江陵著十誦
義疏八卷

釋僧業姓王河內人幼而聰悟博涉衆典後
遊長安從什公受業見新出十誦遂專功此
部雋發天然洞盡深奧什歎曰後世之優波
離也值關中多難避地京師吳國張邵挹其
貞素乃請還姑蘇爲造閑居寺地勢清曠環
帶長川業居宗秉化訓誘無輟三吳學士輻
湊肩聯又以講道餘隙屬意禪門每一端坐
輒有異香充塞房中近業坐者咸所共聞莫
不嘆其神異昔什公在關未出十誦乃先譯
戒本及流支入秦方傳大部故戒心之與大
本其意正同在言或異業乃改正一依大本
今之傳誦二本雙行業以元嘉十八年卒於

吳中春秋七十有五業弟子慧先襲業風軌亦數當講說

釋慧詢姓趙趙郡人少而蔬食苦行經遊長安受學什公研精經論尤善十誦僧祇乃更製條章義貫終古宋永初中還止廣陵大開

槐六

十九

律席元嘉中至京師止道場寺寺僧慧觀亦精於十誦以詢德爲物範乃令更振他寺於是移止長樂寺大明二年卒於所住春秋八十有四矣

釋僧璩姓朱吳國人出家爲僧業弟子總銳衆經尤明十誦兼善史籍頗製文藻始住吳虎丘山宋孝武欽其風聞勅出京師爲僧正悅衆止于中興寺時有沙門僧定自稱得不還果璩集僧詳斷令現神足定云恐犯戒故不現耳璩案律文有四因緣得現神足一斷

疑網二破邪見三除憍慢四成功德定既虛誑事暴即日明擯璩仍著誠衆論以示來葉璩既學兼內外又律行無疵道俗歸依車軌相接少帝准從受五戒豫章王子尚崇爲法友袁粲張敷並一遇傾蓋後移止莊嚴卒於所住春秋五十有八述勝鬘文旨并撰僧尼要事兩卷今行於世時又有道表律師率直有高行宋明帝勅晉熙王燮從請戒焉

釋道儼雍丘小黃人少有戒行善於毗尼精研四部融會衆家又以律部東傳梵漢異音文頗左右恐後人諮訪無所乃會其旨歸名曰決正四部毗尼論後遊於彭城弘通律藏遂卒於彼春秋七十有五時棲玄寺又有釋慧曜者亦善十誦

釋僧隱姓李秦州隴西人家世正信隱年八

歲出家便能長齋至十二年蔬食及受具戒
執操彌堅常遊心律苑妙通十誦誦法華維
摩聞西涼州有玄高法師禪慧兼舉乃負笈
從之於是學盡禪門深解律要高公化後復
西遊巴蜀專任弘通頃之東下上江陵琵琶

槐六

二十

寺又諮業於慧徹徹名重當時道崩方外隱
研訪少時備窮經律禪慧之風被於荆楚州
將山陽王劉休祐及長史張岱並諮稟戒法
後刺史巴陵王休若及建平王景素皆稅駕
禪房屈膝恭禮後卧疾少時問侍者日中未
答云已中乃索水漱口顏貌怡然忽爾從化
春秋八十矣時江陵上明寺復有成具律師
亦善十誦及雜心毗曇等

釋道房姓張廣漢五城人道行清貞少善律
學止廣漢長樂寺每禮佛燒香香煙直入佛

頂又勤誨門人改惡行善其不改者乃爲之
流泣後卒所住春秋一百二十歲矣

釋道管未詳何許人始住靈曜寺習禪晚依
觀詢二律師諮受毗尼偏善僧祇一部誦法
華金光明疏素守節莊嚴道慧治城智秀皆
師其戒範張永請還吳郡蔡興宗復要住上
虞永後於京師婁湖苑立開心寺復請還居
講席頻仍學徒甚盛昇明二年卒春秋八十
有三矣時有釋慧祐者本丹徒人年三十出
家厲身苦節精尋律教齊初入東講摩訶僧
祇部齊竟陵王子良遣迎出都仍止開心寺
焉

槐六

五

釋志道姓任河內人性溫謹十七出家止靈
曜寺蔬素少欲六物之外略無兼畜學通三
藏尤長律品何尚之欽德致禮請居所造法

輪寺先時魏虜滅佛法後世嗣興而戒授多闕道既誓志弘通不憚艱苦乃攜同契十有餘人往至虎牢集洛秦雍淮豫五州道士會於引水寺講律明戒更伸受法僞國僧禁獲全道之力也後還京邑王奐出鎮湘州攜與同遊以永明二年卒於湘土春秋七十有三時京師瓦官寺又有超度者亦善十誦及四分著律例七卷云

釋法穎姓索燉煌人十三出家爲法香弟子住涼州公府寺與同學法力俱以律藏知名穎伏膺已後學無再請記在一聞研精律部博涉經論元嘉末下都止新亭寺武南下改治此寺以穎學業兼明勅爲都邑僧正後辭任還多寶寺常習定閑房亦時開律席及齊高即位復勅爲僧主資給事事有倍常科穎

以從來信施造經像及藥藏鎮於長干齊建元四年卒春秋六十有七撰十誦戒本并羯磨等時天保寺又有慧文律師亦善諸部毗尼爲瑯琊王奐所事云

釋法琳姓樂晉原臨邛人少出家止蜀郡裴寺專好戒品研心十誦常恨蜀中無好師宗俄而隱公至蜀琳乃剋已握錫以日兼夜及隱還陝西復隨從數載諸部毗尼洞盡心曲後還蜀止靈建寺益部僧尼無不宗奉常祈心安養每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輒見一沙門形甚姝大常在琳前至齊建武二年寢疾不愈注念西方禮懺不息見諸賢聖皆集目前乃向弟子述其所見令死後焚身言訖合掌而卒即於新繁路口積木燔尸煙炎衝天三日乃盡收斂遺骨即於其處而起塔焉

釋智稱姓裴本河東聞喜人魏興州刺史徽之後也祖世避難寓居京口稱幼而慷慨頗好弓馬年十七隨王玄謨申坦北討獫狁每至交兵血刃未嘗不心懷惻怛痛深諸已却乃歎曰害人自濟非仁人之志也事寧解甲遇讀瑞應經乃深生感悟知百年不期國城非重乃投南澗禪房宗公請受五戒宋孝武時迎益州印禪師下都供養稱便東意歸依印亦厚相將接及印反汶江因扈遊而上於蜀裴寺出家印爲之師時年三十有六乃專精律部大明十誦又誦小品一部後東下江陵從隱具二師更受禪律值義嘉構亂乃移卜京師遇穎公於興皇講律稱諮決隱遠發言中詣一時之席莫不驚嗟定林法獻於講席相值聞其往復清玄仍攜止山寺於是溫

魏六

二十三

誦小品研構毗尼後餘杭寶安寺釋僧志請稱還鄉開講十誦雲棲寺復屈爲寺主稱乃受任少時舉其綱目示以憲章頃之反都文宣請於普弘講律僧衆數百皆執卷承旨稱辭家入道務遺繁累常絕慶弔杜塞人事每有凶故秉戒節哀唯行道加勤以終暮功之制朱方沙門慧始請稱還鄉講說親里知舊皆來問訊悉慇懃訓勗示以孝慈臨別涕泣固留不止還京憩安樂寺法輪常轉講大本四十餘遍齊永元三年卒春秋七十有二著十誦義記八卷盛行於世弟子僧辯等樹碑于安樂寺稱弟子聰超二人最善毗尼爲門徒所挹

釋僧祐本姓俞氏其先彭城下邳人父世居于建業祐年數歲入建初寺禮拜因踊躍樂

道不肯還家父母憐其志且許入道師事僧
範道人年十四家人密爲訪婚祐知而避至
定林投法達法師達亦戒德精嚴爲法門梁
棟祐師奉竭誠及年滿具戒執操堅明初受
業於沙門法穎穎旣一時名匠爲律學所宗
祐乃竭思鑽求無懈昏曉遂大精律部有邁
先哲齊竟陵文宣王每請講律聽衆常七八
百人永明中勅入吳試簡五衆并宣講十誦
更伸受戒之法凡獲信施悉以治定林建初
及修繕諸寺并建無遮大集捨身齋等及造
立經藏搜校卷軸使夫寺廟廣開法言無墜
咸其力也祐爲性巧思能自准心計及匠人
依標尺寸無爽故光宅嶧山大像剡縣石佛
等並請祐經始准畫儀則今上深相禮遇凡
僧事碩疑皆勅就審決年衰脚疾勅聽乘輿

魏六

二十四

入內殿爲六宮受戒其見重如此開善智藏
法音慧廓皆崇其德素請事師禮梁臨川王
宏南平王偉儀同陳郡袁昂永康定公主貴
嬪丁氏並崇其戒範盡師資之敬凡白黑門
徒一萬一千餘人以天監十七年五月二十
六日卒于建初寺春秋七十有四因窆于開
善路西定林之舊墓也弟子正度立碑頌德
東莞劉勰製文初祐集經藏旣成使人抄撰
要事爲三藏記法苑記世界記釋迦譜及弘
明集等皆行於世

論曰禮者出乎忠信之薄律亦起自防非是
故隨有犯緣乃製篇目迄乎雙樹在迹爲周
自金河滅影迦葉嗣興因命持律尊者憂波
離比丘使出律藏波離乃手執象牙之扇口
誦調御之言滿八十反其文乃訖於是題之

樹葉號曰八十誦律是後迦葉阿難末田地
舍那波斯憂波鞠多此五羅漢次第任持至
掘多之世有阿育王者王在波吒梨弗多城
以因往昔見佛遂爲鐵輪御世而猜忌不忍
在政苛虐焚蕩經書害諸得道其後易心歸

槐六

十五

信追悔前失遠會應真更集三藏於是互執
見聞各引師說依據不同遂成五部而所制
輕重時或不同開遮廢立不無小異皆由如
來往昔善應物機或隨人隨根隨時隨國或
此處應開餘方則制或此人應制餘者則開
五師雖同取佛律而各據一邊故篇聚或時
輕重綱目不無優降依之修學並能得道故
如來在世有夢豔因緣已懸記經律應爲五
部大集經云我滅度後遺法分爲五部顛倒
解義隱覆法藏名曇無耆多即曇無德也讀

誦外書受有三世善能問難說一切性皆得
受戒名薩婆即薩婆多也說無有我輕諸煩
惱名迦葉毗說有我不說空名婆蹉富羅以
廣傳遍覽五部名摩訶僧祇善男子如是五
部雖名別異而皆不妨諸佛法界及大涅槃
又文殊師利問經云我涅槃後百年當有二
部起一摩訶僧祇二大衆老少同會共菩薩
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七部二者體毗
履部純老宿共會出律也從此部流散更生
十一部故彼經偈云十八及二本悉從大乘
出無是亦無非我說未來起又執見不同傳
中亦有十八部而名字小異故以五部爲根
本從薩婆多部生四部彌沙塞生一部迦葉
毗生二部並是佛泥洹後二百年內僧祇生
六部流傳至四百年中曇無德生五部經中

或時止道五師者舉其領袖而言或時十八
二十則通列異論也自大教東傳五部皆度
始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
未竟多羅化焉後曇摩流支又誦出所餘什
譯都竟曇無德部佛陀耶舍所翻即四分律
也摩訶僧祇部及彌沙塞部並法顯得梵本
佛馱跋陀羅譯出僧祇律佛馱什譯出彌沙
塞部即五分律也迦葉毗部或言梵本已度
未被翻譯其善見摩得勒伽成因緣等亦律
之枝屬也雖復諸部皆傳而十誦一本最盛
東國以昔卑摩羅叉律師本西土元匠來入
關中及往荆陝皆宣通十誦盛見宗錄曇猷
親承音旨僧業繼踵弘化其間璩儼隱榮等
並祖述猷業列奇宋代而皆依文作解未甚
鑽掘其後智稱律師竭有深思凡所披釋並

魏六

二十六

開拓門戶更立科目齊梁之間號稱命世學
徒傳記于今尚焉夫慧資於定定資於戒故
戒定慧品義次第故當知入道即以戒律爲
本居俗則以禮義爲先禮記云道德仁義非
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經云戒爲平地
衆善由生三世佛道藉戒方住故神解五法
制使先知斬草三根不可不識然後定慧法
門以次修學而謬執之徒互生異論偏於律
者則言戒律爲指事數論虛誕薄知篇聚名
目便言解及波離止能漉水翻囊已謂行齊
羅漢唯我曰僧餘皆本想此則自讚毀他功
不贖過我慢矜高蓋斯謂也偏於數論者則
言律部爲偏分數論爲通方於是扈背毗尼
專重陰入得意便行曾莫拘礙謂言地獄不
燒智人鑊湯不煮般若此皆操之失柄還以

魏六

二十七

自傷相鼠孺羊豈非斯謂

讚曰盤盂設誠几杖施銘人如不勗奚用剋

乘納衣既補篇聚由生緘持口意枯槁心形

怡感兩鏡欣憂二瓶

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燉煌燉徒渾切煌徒渾切煌徒渾切煌徒渾切煌徒渾切

輶輶上鼓切輶輶上鼓切輶輶上鼓切輶輶上鼓切輶輶上鼓切

達達觀此云財達達觀此云財達達觀此云財達達觀此云財達達觀此云財

施施觀初觀切施施觀初觀切施施觀初觀切施施觀初觀切施施觀初觀切

陋陋也陋陋也陋陋也陋陋也陋陋也

燾燾徒到切燾燾徒到切燾燾徒到切燾燾徒到切燾燾徒到切

頤頤養以之切頤頤養以之切頤頤養以之切頤頤養以之切頤頤養以之切

劇劇奇逆切劇劇奇逆切劇劇奇逆切劇劇奇逆切劇劇奇逆切

繫繫切繫繫切繫繫切繫繫切繫繫切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斃斃死也斃斃死也斃斃死也斃斃死也斃斃死也

將將厚也將將厚也將將厚也將將厚也將將厚也

強強魚切強強魚切強強魚切強強魚切強強魚切

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切

高僧傳卷第十三 忘身誦經

槐七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忘身第六 十一人

晉

釋僧羣一

提七

宋

釋曇稱二

釋法進三

釋僧富四

釋法羽五

釋慧紹六

釋僧瑜七

釋慧益八

釋僧慶九

齊

釋法光十

釋曇弘十一

釋僧羣未詳何許人清貧守節蔬食誦經後
遷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室山孤在海中
上有石孟徑數丈許水深六七尺常有清流

古老相傳云是羣僊所宅羣僊飲水不飢因
絕粒後晉安太守陶夔聞而索之羣以水遺
夔出山輒是如此三四夔躬自越海天甚清
霽及至山風雨晦暝停數日竟不得至廼歎
曰俗內凡夫遂爲賢聖所隔慨恨而反羣菴
舍與孟隔一小澗常以一木爲梁由之汲水
後時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就啖羣羣
欲舉錫撥之恐畏傷損因此迴還絕水不飲
數日而終春秋一百四十矣臨終向人說年
少時經折一鴨翅驗此以爲現報

釋曇稱河北人少而仁愛惠及蜚蟲晉末至
彭城見有老人年八十夫妻窮悴廼捨戒爲
奴累年執役而內修道德未嘗有廢鄉鄰嗟
之及二老卒傭賃獲直悉爲二老福用擬以
自贖事畢欲還道法物未備宋初彭城駕山

下虎災村人遇害日有一兩稱乃謂村人曰
虎若食我災必當消村人苦諫不從即於是
夜獨坐草中呪願曰以我此身充汝飢渴令
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村人
知其意正各泣拜而還至四更中聞虎取稱
村人逐至南山噉身都盡唯有頭存因葬而
起塔爾後虎災遂息

槐七

二

釋法進或曰道進或曰法迎姓唐涼州張掖
人幼而精苦習誦有超邁之德爲沮渠蒙遜
所重遜卒子景環爲胡寇所破問進曰今欲
轉略高昌爲可剋不進曰必捷但憂災餓耳
迴軍即定後三年景環卒弟安周續立是歲
飢荒死者無限周旣事進進屢從求乞以賑
貧餓國蓄稍竭進不復求迺淨洗浴取刀鹽
至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歸便

掛衣鉢著樹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
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挂鹽以啖之
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汝取
我皮肉猶足數日若王使來必當將去但取
藏之餓者悲悼無能取者須臾弟子來至王
人復至舉國奔赴號叫相屬因輦之還宮周
勅以三百斛麥以施飢者別發倉廩以賑貧
民至明晨乃絕出城北闔維之煙焰衝天七
日乃歇屍骸都盡唯舌之不爛即於其處起
塔三層樹碑于右進弟子僧遵姓趙高昌人
善十誦律蔬食節行誦法華勝鬘金剛般若
又篤厲門人常懺悔爲業

槐七

三

釋僧富姓山高陽人父霸爲藍田令富少孤
居貧而篤學無厭採薪爲燭以照讀書及至
冠年備盡經史美姿容善談論後遇偽秦衛

將軍楊邕資其衣糧習鑿齒攜共志學及聽安公講放光經遂有心樂道於是剃髮依安受業安亡後還魏郡廷尉寺下帷潛思絕事人間時村人有劫劫得一小兒欲取心肝以解神富逍遙路口遇見劫具問其意因脫衣以易小兒羣劫不許富曰大人五藏亦可用不劫謂富不能忘身因妄言亦好富乃念曰我幻蝕之軀會有一死今以濟人雖死猶生即自取劫刀畫臂至臍羣劫更相咎責四散奔走即送小兒還其家路口時行路一人見富如此因問其故富雖復頓悶口猶能言迺具答以此事此人悲悼傷心還家取針縫其腹皮塗以驗藥鑿還寺將息少時而差後不知所終

釋法羽冀州人十五出家爲慧始弟子始立

行精苦修頭陀之業羽操心勇猛深達其道常欲仰軌藥王燒身供養時僞秦晉王姚緒鎮蒲坂羽以事白緒緒曰入道多方何必燒身不敢固違幸願三思羽誓志既重即服香油以布纏體誦捨身品竟以火自燎道俗觀視莫不悲慕焉時年四十有五

釋慧紹不知氏族小兒時母哺魚肉輒吐咽菜不疑於是便蔬食至八歲出家爲僧要弟子精勤慍厲苦行標節後隨要止臨川招提寺迺密有燒身之意常雇人斫薪積於東山石室高數丈中央開一龕足容塊七己身迺還寺辭要苦諫不從即於焚身之日於東山設大衆八關并告別知識其日闔境奔波車馬人衆及賫金寶者不可稱數至初夜行道紹自行香行香既竟執燭然薪入中而坐誦藥王

本事品衆既不見紹悟其已去禮拜未畢悉至積所積已洞然誦聲未息火至額聞唱一心言已奄絕大衆咸見有一星其大如斗直下煙中俄而上天時見者咸謂天宮迎紹經三日薪聚乃盡紹臨終謂同學曰吾燒身處當生梧桐慎莫伐之其後三日果生焉紹焚身是元嘉二十八年年二十八紹師僧要亦清謹有懿德年一百六十終於寺

釋僧瑜姓周具興餘杭人弱冠出家業素純粹元嘉十五年與同學曇慧光等於廬山南嶺共建精舍名曰招隱瑜常以爲結累三塗情形故也情將盡矣形亦宜捐藥王之轍獨何云遠於是屢發言誓始契燒身以宋孝建二年六月三日集薪爲龕并請僧設齋告衆辭別是日雲霧晦合密雨交零瑜迺誓曰

魏七

五

若我所志克明天當清朗如其無感便當滂注使此四輩知神應之無昧也言已雲景明霽至初夜竟便入薪龕中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焰交至猶合掌不散道俗知者奔赴彌山並稽首作禮願結因緣咸見紫氣騰空久之迺歇時年四十四其卒後旬有四日瑜房中生雙桐根枝豐茂巨細相似貫壤直聳遂成連奇樹理識者以爲娑羅寶樹剋炳泥洹瑜之庶幾故見斯證因號爲雙桐沙門吳郡張辯爲平南長史親覩其事具爲傳讚讚曰悠悠玄機茫茫至道出生入死孰爲妙寶其自昔藥王殊化絕倫往聞其說今覩斯人其英英沙門慧定心固凝神紫氣表迹雙樹其三其德可樂其操可貴文之作矣式颺髣髴其釋慧益廣陵人少出家隨師止壽春宋孝建

中出都憩竹林寺精勤苦行誓欲燒身衆人聞者或毀或讚至大明四年始就却粒唯餌麻麥到六年又絕麥等但食酥油有頃又斷酥油唯服香丸雖四大綿微而神情警正孝武深加敬異致問慙慙遣太宰江夏王義恭詣寺諫益誓志無改至大明七年四月八日將就焚燒迺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其日朝乘牛車而以人牽自寺之山以帝王是兆民所憑又三寶所寄乃自力入臺至雲龍門不能步下令人啓聞慧益道人今捨身詣門奉辭深以佛法仰累帝聞改容即躬出雲龍門益既見帝重以佛法憑囑於是辭去帝亦續至諸王妃后道俗士庶填滿山谷投衣棄寶不可勝計益迺入鑊據一小牀以吉貝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將就著火帝令太

魏七

宰至鑊所請喻曰道行多方何必殞命幸願三思更就異途益雅志確然曾無悔念迺答曰微軀賤命何足止留天心聖慈罔已者願度二十人出家降勅即許益迺手自執燭以然帽帽然已迺棄燭合掌誦藥王品火至眉誦聲猶分明及眼乃昧貴賤哀嗟響震幽谷莫不彈指稱佛惆悵投淚火至明旦迺盡帝於于時聞空中笳管異香芬苾帝盡日方還宮夜夢見益振錫而至更囑以佛法明日帝爲設會度人令齋主唱白具序徵祥燒身之處起藥王寺以擬本事也

釋僧慶姓陳巴西安漢人家世事五斗米道慶生而獨悟十三出家止義興寺淨修梵行願求見佛先捨三指末誓燒身漸絕糧粒唯服香油到大明三年二月八日於蜀武擔寺

西對其所造淨名像前焚身供養刺史張悅躬出臨視道俗僑舊觀者傾邑行雲爲結苦雨悲零俄而晴景開明天色澄淨見一物如龍從積升天時年二十三天水太守裴方明爲收灰起塔

槐七

七

釋法光秦州隴西人少而有信至二十九方出家苦行頭陀不服綿纈絕五穀唯餌松葉後誓志燒身迺服松膏及飲油經于半年至齊永明五年十月二十日於隴西記城寺內集薪焚身以滿先志火來至目誦聲猶了至鼻迺昧奄然而絕春秋四十有一時永明末始豐縣有比丘法存亦燒身供養郡守蕭緬遣沙門慧深爲起灰塔

釋曇弘黃龍人少修戒行專精律部宋永初中南遊番禺止臺寺晚又適交趾之仙山寺

誦無量壽及觀音經誓心安養以孝建二年於山上聚薪密往積中以火自焚弟子追及抱持將還半身已爛經月小差後近村設會舉寺皆赴弘於是日復入谷燒身村人追救命已終矣於是益薪進火明旦乃盡爾日村居民咸見弘身黃金色乘一金鹿西行甚急不暇暄涼道俗方悟其神異共收灰骨以起塔焉

論曰夫有形之所貴者身也情識之所貴者命也是故貪脂飲血乘肥衣輕欲其怡懌也餌朮含丹防生養性欲其壽考也至如析一毛以利天下則惓而弗爲撤一食以續餘命則惜而不與此其弊過矣自有宏知達見遺已贍人體三界爲長夜之宅悟四生爲夢幻之境精神逸乎蜚羽形骸滯於瓶穀是故摩

頂至足曾不介心國城妻子捨若遺芥今之所論蓋其人也僧羣止爲一鴨而絕水以亡身僧富止救一童而畫腹以全命法進割肉以啖人曇稱自餒於災虎斯皆尚乎兼濟之道忘我利物者也昔王子投身功踰九劫刳肌質鳥駭震三千惟夫若人固亦超邁高絕矣爰次法羽至于曇弘皆灰燼形骸棄捨珍愛或以情祈安養或以願生知足故雙桐表於房裏一館顯自空中符瑞彪炳與時間出然聖教不同開遮亦異若是大權爲物適時而動利現萬端非教所制故經云能然手足一指廼勝國城布施若是出家凡僧本以威儀攝物而今殘毀形體壞福田相考而爲談有得有失得在忘身失在違戒故龍樹云新行菩薩不能一時備行諸度或滿檀而乖孝

魏七

八

如王子投虎或滿慧而乖慈如檢他斷食等皆由行未全美不無盈缺又佛說身有八萬戶蟲與人同氣人命既盡蟲亦俱逝是故羅漢死後佛許燒身而今未死便燒或損於蟲命有失說者或言羅漢尚入火光夫復何怪有言入火光者先已捨命用神智力後廼自燒然性地菩薩亦未免報軀或時投形火聚或時裂體分人當知殺蟲之論其究莫詳焉夫三毒四倒乃生死之根我七覺八道實涅槃之要路豈必燔炙形體然後離苦若其位鄰得忍俯迹同凡或時爲物捨身此非言論所及至如凡夫之徒鑒察無廣竟知盡壽行道何如棄捨身命或欲激譽一時或欲流名萬代及臨火就薪悔怖交切彰言既廣恥奪其操於是僣倖從事空嬰萬苦若然非所謂

魏七

九

也

讚曰若人挺志金石非英鑠茲所重祈彼寶
城芬梧蔚蔚紫館浮輕騰煙曜彩吐瑞含禎
千秋尚美萬代傳馨
誦經第七 二十一人

釋曇邃一

釋法相二

竺法純三

釋僧生四

釋法宗五

釋道罔六

釋慧慶七

釋普明八

釋法莊九

釋慧果十

釋法恭十一

釋僧覆十二

釋慧進十三

釋弘明十四

釋慧豫十五

釋道嵩十六

釋超辯十七

釋法慧十八

釋僧侯十九

釋慧彌二十

釋道琳二十一

釋曇邃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河陰白馬寺
蔬食布衣誦正法華經常一日一遍又精達
經旨亦爲人解說常於夜中忽聞扣戶云欲
請法師九旬說法邃不許固請乃赴之而猶
是眠中比覺已身在白馬塢神祠中并一弟
子自爾日日密往餘無知者後寺僧經祠前
過見有兩高座邃在北弟子在南如有講說
聲又聞有奇香之氣於是道俗共傳咸云神
異至夏竟神施以白馬一匹白羊五頭絹九
十匹呪願畢於是各絕邃後不知所終
釋法相姓梁不測何人常山居精苦誦經十
餘萬言鳥獸集其左右皆馴若家禽太山祠
有大石函貯貺寶相時山行宿于廟側忽見
一人玄衣武冠令相開函言絕不見其由石

蓋重過千鈞相試提之飄然而起於是取其財以施貧民後度江南止越城寺忽遊縱放蕩優俳滑稽或時裸袒干冒朝貴晉鎮北將軍司馬怙惡其不節招而鳩之頻傾三鍾神氣清夷淡然無擾恬大異之至晉元興末卒春秋八十時有竺曇蓋竺僧法並苦行通感善能神呪請兩爲揚州刺史司馬元顯所敬法亦善神呪晉丞相會稽王司馬道子爲起治城寺焉

竺法純未詳何許人少出家止山陰顯義寺苦行有德善誦古維摩經晉元興中爲寺上蘭渚買故屋暮還於湖中遇風而船小純唯一心憑觀世音口誦不輟俄見一大流船乘之獲免至岸訪船無主須臾不見道俗感歎神感後不知所終

魏七

十一

釋僧生姓袁蜀郡郫人少出家以苦行致稱成都宋豐等請爲三賢寺主誦法華習禪定嘗於山中誦經有虎來蹲其前誦竟廼去後每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爲侍衛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厲後微疾便語侍者云吾將去矣於後可爲燒身弟子謹依遺命

釋法宗臨海人少好遊獵嘗於剡遇射孕鹿墮胎鹿母銜箭猶就地舐子宗廼悔悟知貪生愛子是有識所同於是摧弓折矢出家業道常分衛自資受一食法蔬苦六時以悔先罪誦法華維摩常升臺諷詠響聞四遠士庶稟其歸戒者三千餘人遂開拓所住以爲精舍因誦爲目號曰法華臺也宗後不測所終釋道罔姓馬扶風人初出家爲道懿弟子懿病嘗遣罔等四人至河南霍山採鍾乳入穴

數里跨木渡水三人溺死炬火又亡罔判無濟理罔素誦法華唯憑誠此業又存念觀音有頃見一光如螢火追之不及遂得出穴於是進修禪業節行彌新頻作數過普賢齋並有瑞應或見梵僧入坐或見騎馬人至並以未及暄涼倏忽不見後與同學四人南遊上京觀矚風化夜乘冰度河中道冰破三人沒死罔又歸誠觀音乃覺脚下如有一物自歧復見赤光在前乘光至岸達都止南澗寺常以般舟爲業嘗中夜入禪忽見四人御車至房呼令上乘罔歛不自覺已見身在郡後沈橋間見一人在路坐胡牀侍者數百人見罔驚起罔曰坐禪人耳彼人因謂左右曰向止令知處而已何忽勞屈法師於是禮拜執別令人送罔還寺扣門良久方開入寺見房猶

槐七

十二

閉衆咸莫測其然宋元嘉二十年臨川康王義慶攜往廣陵終於彼也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閭中有彈指讚嘆之聲嘗於小雷遇風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厲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有二釋普明姓張臨淄人少出家稟性清純蔬食布衣以懺誦爲業誦法華維摩二經及諷誦之時有別衣別座未嘗穢雜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誦維摩經亦聞空中倡樂又善神呪所救皆愈有鄉人王道真妻病請明來呪明入門婦便悶絕俄見一物如狸長數尺許從狗竇出因此而愈明嘗行水

傍祠巫覡自云神見之皆奔走以宋孝建初中卒春秋八十有五

釋法莊姓申淮南人十歲出家爲廬山慧遠弟子少以苦節標名晚遊關中從叡公稟學

元嘉初出都止道場寺性率素止一中而已

槐七

十三

誦大涅槃法華淨名每後夜諷誦比房常聞莊房前有如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也宋大明初卒於寺春秋七十有六

釋慧果豫州人少以蔬食自業宋初遊京師止瓦官寺誦法華十地嘗於園廁見一鬼致

敬於果云昔爲衆僧作維那小不如法墮在噉糞鬼中法師德素高明又慈悲爲意願助以拔濟之方也又云昔有錢三千埋在柿樹根下願取以爲福果即告衆掘取果得三千爲造法華一部并設會後夢見此鬼云已得

改生大勝昔日果以宋太始六年卒春秋七十有六

釋法恭姓關雍州人初出家止江陵安養寺後出京師住東安寺少而苦行殊倫服布衣餌菰麥誦經三十餘萬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恭房者咸共聞之又以弊納聚蚤蟲常披以飼之宋武文明三帝及衡陽文王義季等並崇其德業所獲信施常分給貧病未嘗私蓄宋太始中還西卒於彼春秋八十時烏衣復有僧恭者德業高明綱總寺任亦不食粳糧唯餌豆麥

釋僧覆未詳何許人少孤爲下人所養七歲出家爲曇亮弟子學通諸經蔬食持呪誦大品法華宋明帝深加器重勅爲彭城寺主率衆有功宋太始末卒春秋六十有六

釋慧進姓姚吳興人少而雄勇任性遊俠年四十忽悟心自啓遂爾離俗止京師高座寺蔬食素衣誓誦法華用心勞苦執卷輒病廼發願願造法華百部以悔前障始聚得錢一千六百時有劫來問進有物不答云唯有造

槐七

十四

經錢在佛處羣劫聞之赧然而去於是聚集信施得以成經滿足百部經成之後病亦小差誦法華一部得過情願既滿厲操逾堅常迴諸福業願生安養未亡少時忽聞空中聲曰汝所願已足必得生西方也至齊永明三年無病而卒春秋八十有五時京師龍華寺復有釋僧念誦法華金光明蔬食避世釋弘明本姓羸會稽山陰人少出家貞苦有戒節止山陰雲門寺誦法華習禪定精勤禮懺六時不輟每旦則水瓶自滿實諸天童子

以爲給使也明嘗於雲門坐禪虎來入明室內伏于牀前見明端然不動久久乃去又時見一小兒來聽明誦經明曰汝是何人答云昔是此寺沙彌盜帳下食今墮園中聞上人道業故來聽誦經願助方便使免斯累也明即說法勸化領解方隱後於永興石姥巖入定又有山精來惱明明捉得以腰繩繫之鬼遜謝求脫云後不敢復來乃解放於是絕迹元嘉中郡守平昌孟顗重其真素要出安止道樹精舍後濟陽江掇於永興邑立紹玄寺

槐七

十五

復請明往住大明末陶里董氏又爲明於村立栢林寺要明還止訓勗禪戒門人成列以齊永明四年卒於栢林寺春秋八十有四釋慧豫黃龍人來遊京師止靈根寺少而務學遍訪衆師善談論美風則每聞臧否人物

輒塞耳不聽或時以異言間止瓶衣率素日以一中自畢精勤標節以救苦爲先誦大涅槃法華十地又習禪業精於五門嘗寢見有三人來扣戶並衣冠鮮潔執持華蓋豫問覓誰答云法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不答云可爾至明年滿一周而卒是歲齊永明七年春秋五十有七豫同寺有沙門法音亦素行誦經

釋道嵩姓夏高密人年十歲出家少而沉隱有志用及具戒之後專好律學誦經三十萬言交接上下未嘗有喜愠之色性好檀捨隨獲利養皆以施人瓶衣之外略無兼物宋元徽中來京師止鍾山定林寺守靖閑房懺誦無輟人有造者輒爲說法訓獎以代饌焉從之請戒者甚衆後卒於山中春秋四十有九

釋超辯姓張燉煌人幼而神悟孤發履操深沉誦法華金剛般若聞京師盛於佛法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達于建業頃之東適吳越觀矚山水停山陰城傍寺少時後還都止定林上寺閑居養素畢命山門誦法華日限一遍心敏口從恒有餘力禮千佛凡一百五十餘萬拜足不出門三十餘載以齊永明十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三葬于寺南沙門僧祐爲造碑墓所東莞劉勰製文時有靈根釋法明祇洹釋僧志益州釋法定並誦經十餘

標七

十六

萬言蔬食苦行有至德焉

釋法慧本姓夏侯氏少而秉志精苦律行冰嚴以宋大明之末東遊禹穴隱于天柱山寺誦法華一部蔬食布衣志耽人外居閣不下三十餘年王侯稅駕止拜房而反唯汝南周

顓以信解兼深特與相接時有慕德希禮或因顓介意時一見者以齊建武二年卒于山寺春秋八十有五時若耶懸溜山有釋曇遊者亦蔬食誦經苦節爲業

釋僧侯姓龔西涼州人年十八便蔬食禮懺及具戒之後遊方觀化宋孝建初來至京師誦法華維摩金光明常二日一遍如此六十餘年蕭惠開入蜀請法同遊後惠開協同義嘉負罪歸闕侯乃還都於後崗創立石室以爲安禪之所自息慈以來至于捨命魚肉葷辛未嘗近齒脚影小蹉輒空齋而過齊永元二年微覺不愈至中不能食乃索水漱口合掌而卒春秋八十有九時普弘有釋慧溫亦誦法華維摩首楞嚴蔬苦有高節

釋慧彌姓楊氏弘農華陰人漢太尉震之後

魏七

十七

裔也年十六出家及具戒之後志修遠離乃入長安終南山巖谷險絕軌迹莫至彌負錫獨前虎兇無擾少誦大品又精修三昧於是剪茅結宇以爲棲神之宅時至則持鉢入村食竟則還室禪誦如此者八年後聞江東有法之盛乃觀化京師止于鍾山定林寺習業如先爲人溫恭仁讓喜愠無色戒範精明獎化忘倦諮賢求善恒若未足凡黑白造山禮拜者皆爲說法提誘以代銷饌爰自出家至于衰老葷醪鮮豢一皆永絕足不出山三十餘年曉夜習定常誦般若六時禮懺必爲衆先以梁天監十七年閏八月十五日終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九葬于寺南立碑頌德時定林又有沙門法仙亦誦經有素行後還吳爲僧正卒於彼

釋道琳本會稽山陰人少出家有戒行善淫
槃法華誦淨名經吳國張緒禮事之後居富
陽縣泉林寺寺常有鬼怪自琳居之則消琳
弟子慧韶爲屋所壓頭陷入胃琳爲祈請韶
夜見兩胡道人拔出其頭旦起遂平復琳於
是設聖僧齋鋪新帛於牀上齋畢見帛上有
人迹皆長三尺餘衆咸服其徵感富陽人始
家家立聖僧座以飯之至梁初琳出居齊熙
寺天監十八年卒春秋七十有三

論曰諷誦之利大矣而成其功者希焉良由
總持難得惛忘易生如經所說止復一句一
偈亦是聖所稱美是以曇邃通神於石塢僧
生感衛於空山道罔臨危而獲濟慧慶將沒
而蒙全斯皆實德內充故使徵應外啓經云
六牙降室四王衛座豈粵虛哉若乃凝寒青

槐七

十八

夜朗月長宵獨處閑房吟諷經典音吐道亮
文字分明足使幽顯忻踊精神暢悅所謂歌
誦法言以此爲音樂者也
讚曰法身既遠所寄者辭沉吟反復惠利難
思無怠三業有競六時化人乃衛變衆來茲
此焉實德誰與較之

高僧傳卷第十三

音釋

夔渠龜切 鼻尺救切 啞于合切 慄力荏切 拔
無粉切 芬苾苾毗必切 憍渠驕切 續苦
切 餽忍止切 緬彌充切 懌羊益切 蜚芳微
也 穀胡谷切 剗苦胡切 彪悲幽切 蔚翁烏切

蔚於胃切蔚盛貌優優於求切俳俳戲也滑稽滑古忽切稽堅系耶耶蒲切罔罔俱切覘覘胡狄切道道慈秋切也
也也歧歧居偽切欵欵許勿切溜溜側持切現現胡狄切也
也也圍圍七情切廁廁初也秦秦胡慣切養養胡狄切道道慈秋切也

槐七

九

高僧傳卷第十四

槐八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興福第八 十四人

晉

竺慧達一

釋慧元二 竺慧直

釋慧力三

宋

釋慧受四

釋僧慧五

釋曇翼六

釋僧洪七

釋僧亮八

釋法意九

齊

釋慧敬十

釋法獻十

釋法獻十二 暢

梁

釋僧護十三

釋法悅十四

竺慧達姓劉本名薩阿并州西河離石人少好畋獵年三十一忽如暫死經日還蘇備見地獄苦報見一道人云是其前世師為其說法訓誨令出家往丹陽會稽吳郡覓阿育王塔像禮拜悔過以懺先罪既醒即出家學道改名慧達精動福業唯以禮懺為先晉寧康中至京師先是簡文皇帝於長干寺造三層塔塔成之後每夕放光達上越城顧望見此刹杪獨有異色便往拜敬晨夕懇到夜見刹下時有光出乃告人共掘掘入丈許得三石碑中央碑覆中有一鐵函函中又有銀函銀函裏金函金函裏有三舍利又有一爪甲及一髮髮伸長數尺卷則成螺光色炫耀乃周宣王時阿育王起八萬四千塔即此一也既道俗歎異乃於舊塔之西更豎一刹施安舍

利晉太元十六年孝武更加爲三層又昔咸和中丹陽尹高悝於張侯橋浦裏掘得一金像無有光趺而製作甚工前有梵書云是育王第四女所造悝載像還至長干巷口牛不復行非人力所御乃任牛所之徑趣長干寺

提八

二

爾後一年許有臨海漁人張係世於海口得銅蓮華趺浮在水上即收送縣縣表上臺勅使安像足下契然相應後有西域五僧詣悝云昔於天竺得阿育王像至鄴遭亂藏置河邊王路旣通尋覓失所近得夢云像已出江東爲高悝所得故遠涉山海欲一見禮拜耳悝即引至長干五人見像歔歔涕泣像即放光照于堂內五人云本有圓光今在遠處亦尋當至晉咸安元年交州合浦縣採珠人董宗之於海底得一佛光刺史表上晉簡文帝

勅施此像孔穴懸同光色一種凡四十餘年東西祥感光趺方具達以剎像靈異倍加勸勵後東遊吳縣禮拜石像此像以西晉將末建興元年癸酉之歲浮在吳松江滬瀆口漁人疑爲海神延巫祝以迎之於是風濤俱盛駭懼而還時有奉黃老者謂是天師之神復共往接飄浪如初後有奉佛居士吳縣民朱應聞而歎曰將非大覺之垂應乎乃潔齋共東靈寺帛尼及信者數人到滬瀆口稽首盡虔歌唄至德即風潮調靜遙見二人浮江而至乃是石像背有銘誌一名惟衛三名迦葉即接還安置通玄寺吳中士庶嗟其靈異歸心者衆矣達停止通玄寺首尾三年晝夜虔禮未嘗暫廢頃之進適會稽禮拜鄞縣塔此塔亦是育王所造歲久荒蕪示存基墟達翹

提八

三

心東想乃見神光燄發因是修立龕砌羣鳥無敢棲集凡近寺側畋漁者必無所復獲道俗傳感莫不移信後郡守孟顥復加開拓達東西觀禮屢表徵驗精誠篤勵終年無改後不知所之

釋慧元河北人爲人性善喜愠無色常習禪誦經勸化福事以爲恒業晉太元初於武陵平山立寺有二十餘僧殮蔬幽遁求絕人途以太元十四年卒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應時有磬聲依而集衆未嘗差失沙門竺慧直居之直精苦有戒節後絕粒唯餌松栢因登山蟬蛻焉

釋慧力未知何許人晉永和中來遊京師常乞蔬食苦行頭陀修福至晉興寧中啓乞陶

處以爲瓦官寺初標塔基是今塔之西每夕標塔基輒東移十餘步旦取還已復隨徙潛共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仍於其處起塔今之塔處也記者云立寺後三十年當爲天火所燒至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七月夜自然火起寺僧數十人都無知者明旦見塔已成灰聚帝曰此國不祥之相也即勅楊法尚李緒等速令修復至九月帝崩有戴安道所製五像及戴顥所治丈六金像昔鑄像初成而面首殊瘦諸工無如之何乃迎顥看之顥曰非面瘦也乃臂胛肥耳既鑄減臂胛而面相自滿諸工無不歎息又有師子國四尺二寸玉像並皆在焉昔師子國王聞晉孝武精於奉法故遣沙門曇摩抑遠獻此佛在道十餘年至義熙中乃達晉司徒王

謚嘗入臺見東掖門外有寺人擲擣所著處輒有光出怪令掘之得一金像含光趺長七尺二寸謚即啓聞宋高祖迎入臺供養宋景平末送出瓦官寺今移龍光寺

釋慧受安樂人晉興寧中來遊京師蔬食苦行常修福業嘗行過王坦之園夜輒夢於園中立寺如此數過受欲就王乞立一間屋處未敢發言且向守園客私期說之期云王家之園恐非所圖也受曰若令誠感何憂不得即詣王陳之王大喜即以許焉初立一小屋每夕復夢見一青龍從南方來化為剎柱受將沙彌試至新亭江尋覓乃見一長木隨流來下受曰必是吾所夢見者也於是雇人牽上豎立爲剎架以一層道俗競集咸歎神異坦之即捨園爲寺以受本鄉爲名號曰安樂

魏八

五

寺東有丹陽尹王雅宅西有東燕太守劉闢宅南有豫章太守范甯宅並施以成寺後有沙門道靖道敬等更加修飾于今崇麗焉釋僧慧未知何許人自少來好修福業晉義熙中共長安人行長生立寺於京師破塢村中始遷域其處起草屋數間便集僧設齋至中夜堂內兩燈忽自然行進前數十步油簋如故無所傾覆大衆驚嗟訪諸耆老咸言燈所移處是昔時外國道人起塔之基於是就共修立以燈移表瑞因號崇明寺焉

釋曇翼本吳興餘杭人少而信悟早有絕塵之操初出家止廬山寺依慧遠修學蔬素苦節見重門人晚適關中復師羅什經律數論並皆叅涉又誦法華一部以晉義熙十三年與同志曇學沙門俱遊會稽履訪山水至秦

望西北見五岫駢峯有耆闍之狀乃結草成菴稱曰法華精舍太守孟顓富人陳載並傾心挹德贊助成功翼蔬食澗飲三十餘年以宋元嘉二十七年卒春秋七十立碑山寺旌其遺德會稽孔逵製文翼同遊曇學沙門後移卜秦望之北號曰樂林精舍有韶相灌倩並東嶽望僧咸共憩焉時有釋道敬者本瑯琊胄族晉右將軍王羲之曾孫避世出家情愛丘壑棲于若耶山立懸溜精舍敬後爲供養衆僧乃捨具足專精十戒云

釋僧洪豫州人止于京師瓦官寺少而修身整潔後率化有緣造丈六金像鎔鑄始畢未及開模時晉末銅禁甚嚴犯者必死宋武帝時爲相國洪坐罪繫于相府唯誦觀世音經一心歸命佛像夜夢所鑄像來手摩洪頭問

視八

六

怖不洪言自念必死像曰無憂見像臂方尺許銅色焦沸會當行刑府叅軍監殺而牛奔車壞因更剋日續有令從彭城來云未殺僧洪者可原遂獲免還開模見像臂前果有焦沸洪後以苦行卒

釋僧亮未知何許人少以戒行著名欲造丈六金像用銅不少非細乞能辦聞湘州界銅溪伍子胥廟多有銅器而廟甚威嚴無人敢近亮聞而造焉告刺史張劭借健人百頭大船十艘劭曰廟旣靈驗犯者必斃且有蠻人守護詎可得耶亮曰若果福德與檀越共如其有咎躬自當之劭即給人船三日三夕行至廟所亮與手力一時俱進去廟屋二十許步有兩銅鑊容百餘斛中有巨蛇長十餘丈出遮行路亮乃正儀執錫咒願數十言蛇忽

然而隱俄見一人秉竹笏而出云聞法師道業非凡營福事重今特相隨喜於是令人輦取廟銅既多十未取一而舫已滿唯神牀頭有一唾壺中有一蠅蜓長二尺許乍出乍入議者咸云神最愛此物亮遂不取於是而去

槐八

遇風水甚利比羣蠻相報追逐不復能及還都鑄像既成唯燄光未備宋文帝爲造金薄圓光安置彭城寺至宋太始中明帝移像湘宮寺今猶在焉

釋法意江左人好營福業起五十三寺晉義熙中鍾山祭酒朱應子先是孫恩建義之黨竄居此山分其外地少許與意爲寺號曰延賢寺後杯度去來此寺云此處尋有諸變後時當好地對天堂易爲福業俄爲野火所燒後齊諧及張寅等藉杯度之旨語在度傳乃

與意共行山地更欲修立而無水不可住意惟杯度之言乃竭誠禮懺乞西方池水經于三日懇惻彌至忽聞空中有聲撲然著地意恐是金帛試令人掘入二尺許泫然清流遂成澗不絕於是立寺意後不知所終

釋慧敬南海人少遊學荆楚亦博通經論而常以福業爲務故義學不得全功凡所之造皆興立塔像助成衆業後還鄉復修理雲岑永安諸寺敬既精於戒節而志操嚴明故嶺外僧尼咸附諮稟後被勅爲僧主訓領有功敬有一奴子及沙彌忽爲鬼所打後山精見形詣敬具謝愆失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有頃悉皆平復凡興福業皆迴向西方臨終之日室有奇香經久乃歇

釋法獻廣州人始居北寺寺歲久彫衰獻率

化有緣更加治葺改曰延祥後入藏微山創
寺寺成後有兩童子攜手來歌云藏微有道
德歡樂方未央言終忽然不見舉寺驚嗟咸
歎神異獻後入禪忽見一人來云磬繩欲斷
何不治獻驚起往視垂將委地由其手接得
無折損獻出家以來常勸化福事而棲心禪
戒未嘗虧節後不知所終

釋法獻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隨舅至梁州仍
出家至元嘉十六年方下京師止定林上寺
博通經律志業强悍善能匡拯衆計修葺寺
宇先聞猛公西遊備矚靈異乃誓欲忘身往
觀聖迹以宋元徽三年發踵金陵西遊巴蜀
路出河南道經芮芮既到于闐欲度葱嶺值
棧道斷絕遂於于闐而反獲佛牙一枚舍利
十五粒并觀世音滅罪呪及調達品又得龜

茲國金鎚鐐像於是而還其經途危阻見其
別記佛牙在烏纏國自烏纏來芮芮自來梁
土獻賈牙還京師十有五載密自禮事餘無
知者至文宣感夢方傳道俗獻律行精純德
爲物範瑯琊王肅王融吳國張融張綬沙門
慧令智藏等並投身接足崇其誠訓獻以永
明之中被勅與長干玄暢同爲僧主分任南
北兩岸暢本秦州人亦律禁清白文惠太子
奉爲戒師獻後被勅三吳使沙簡二衆暢亦
東行重伸受戒之法時暢與獻二僧皆少習
律檢不競當世與武帝共語每稱名而不坐
後中興僧鍾於乾弘殿見帝帝問鍾所宜鍾
答貧道比苦氣帝嫌之乃問尚書王儉先輩
沙門與帝王共語何所稱預正殿坐不儉答
漢魏佛法未興見記傳自僞國稍盛皆稱貧

道亦預坐及晉初亦然中代有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竟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而稱貧道帝曰暢獻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況復餘者挹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自爾沙門皆稱名於帝主自暢獻始也暢以建武初亡春秋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寔于鍾山之陽獻弟子僧祐爲造碑墓側丹陽尹吳興沈約製文獻於西域所得佛牙及像皆在上定林寺牙以普通三年正月忽有數人並執仗初夜扣門稱臨川殿下奴叛有人告云在佛牙閣上請開閣檢視寺司即隨語開閣主帥至佛牙座前開函取牙作禮三拜以錦手巾盛牙繞山東而去至今竟不測所在

釋僧護本會稽剡人也少出家便剋意苦節戒行嚴淨後居石城山隱嶽寺寺北有青壁直上數十餘丈當中夾有如佛燄光之形上有叢樹曲幹垂陰護每經行至壁所輒見光煥炳聞絃管歌讚之聲於是擎爐發誓願博山鑄造十丈石佛以敬擬彌勒千尺之容使凡厥有緣同覩三會以齊建武中招結道俗初就彫剪竦鑿移年僅成面樸頤之護遘疾而亡臨終誓曰吾之所造本不期一生成辦第二身中其願剋果後有沙門僧淑纂襲遺功而資力莫由未獲成遂至梁天監六年有始豐令吳郡陸咸罷邑還國夜宿剡溪值風雨晦冥咸危懼假寐忽夢見三道人來告云君識信堅正自然安隱有建安殿下感患未瘳若能治剡縣僧護所造石像得成就者必

獲平豫冥理非虛宜相開發也咸還都經年
稍忘前夢後出門乃見一僧云聽講寄宿因
言去歲剡溪所屬建安王事猶憶此不咸當
時矍然答云不憶道人笑曰宜更思之仍即
辭去咸悟其非凡乃倒屣諮訪追及百步忽
然不見咸豁爾意解具憶前夢乃剡溪所見
第三僧也咸即馳啓建安王王即以上聞勅
遣僧祐律師專任像事王乃深信益加喜踊
充遍抽捨金貝誓取成畢初僧祐未至一日
寺僧慧逞夢見黑衣大神翼從甚壯立于龕
所商略分數至明旦而祐律師至其神應若
此初僧護所創鑿龕過淺乃鏟入五丈更施
頂髻及身相克成鑿磨將畢夜中忽當萬字
處色赤而隆起今像胷萬字處猶不施金薄
而赤色在焉像以天監十二年春就功至十

像八

十一

五年春竟坐軀高五丈立形十丈龕前架三
層臺又造門閣殿堂并立衆基業以充供養
其四遠士庶並提挾香華萬里來集供施往
還軌迹填委自像成之後建安王所苦稍瘳
今年已康復王後改封今之南平王是也

釋法悅者戒素沙門也齊末勅爲僧主止京
師正覺寺敦修福業四部所歸悅嘗聞彭城
宋王寺有丈八金像乃宋王車騎徐州刺史
王仲德所造光相之奇江右稱最州境或應
有灾崇及僧尼橫延疊戾像則流汗汗之多
少則禍患之濃淡也宋泰始初彭城北屬羣
虜共欲遷像遂至萬夫竟不能致齊初兗州
數郡欲起義南附亦驅逼衆僧助守營壘時
虜帥蘭陵公攻陷此營獲諸沙門於是盡執
二州道人幽繫圍裏遣表僞臺誣以助亂像

時流汗舉殿皆濕時僞梁王諒鎮在彭城亦多少信向親往像所使人拭之隨拭隨出終莫能止王乃燒香禮拜至心誓曰衆僧無罪弟子自當營護不使罹禍若幽誠有感願拭汗即止於是自手拭之隨拭即燥王具表其事諸僧皆見原免悅旣欣觀靈異誓願瞻禮而開禁阻隔莫由克遂又昔宋明皇帝經造丈八金像四鑄不成於是改爲丈四悅乃與白馬寺沙門智靖率合同緣欲造丈八無量壽像以伸厥志始鳩集金銅屬齊末世道凌遲復致推斥至梁方以事啓聞降勅聽許并助造光趺材官工巧隨用資給以梁天監八年五月三日於小莊嚴寺營鑄匠本量佛身四萬斤銅融瀉已竭尚未至曾百姓送銅不可稱計投諸爐冶隨鑄而模內不滿猶自如

先又馳啓聞勅給功德銅三千斤臺內始就量送而像處已見羊車傳詔載銅鑪側於是飛輶消融一鑄便滿甫爾之間人車俱失比臺內銅出方知向之所送信實靈感工匠喜踊道俗稱讚及至開模量度乃踊成丈九而光相不差又有大錢二枚猶見在衣條竟不銷鑠並莫測其然尋昔量銅四萬准用有餘後益三千計闕未滿而祥瑞冥密出自心圖故知神理幽通殆非人事初像素旣成比丘道招常夜中禮懺忽見素所晃然洞明詳視久之乃知神光之異鑄後三日未及開模有禪師道度梁高僧也捨其七條袈裟助費開頂俄而遙見二僧跪開像髻逼就觀之條然不見時悅靖二僧相次遷化勅以像事委定林僧祐其年九月二十六日移像光宅寺是

月不雨頗有埃塵及明將遷像夜有輕雲徧
上微雨沾澤僧祐經行像所係念天氣遙見
像邊有光燄上下如燈如燭并聞捷椎禮拜
之聲入戶詳視揜然俱滅防寺蔣孝孫亦所
同見是夜淮中賈客並聞大航舶下催督治
橋有如數百人聲將知靈器之重視八豈人致焉
其後更鑄光趺並有華香之瑞自葱河以左
金像之最唯此一耳

論曰昔優填初刻梅檀波斯始鑄金質皆現
寫真容工圖妙相故能流光動瑞避席施虔
爰至髮爪兩塔衣影二臺皆是如來在世已
見成軌自收迹河邊闍維林外八王請分還
國起塔及瓶灰二所於是十刹興焉其生處
得道說法涅槃肉髻頂骨四牙雙跡鉢杖唾
壺泥洹僧等皆樹塔勒銘標揭神異爾後百

有餘年阿育王遣使浮海壞撤諸塔分取舍
利還值風潮頗有遺落故令海族之中時或
遇者是後八萬四千因之而起育王諸女亦
次發淨心並鑄石鎔金圖寫神狀至能浮江
汎海影化東川雖復靈迹潛通而未彰視聽
及蔡愔秦景自西域還至始傳畫巵釋迦於
是涼臺壽陵並圖其相自茲厥後形像塔廟
與時競列洎于大梁遺光粵盛夫法身無像
因感見有參差故形應有殊別若乃心路蒼
茫則真儀隔化情志慊切則木石開心故劉
殷至孝誠感釜庾爲之生銘丁蘭溫清竭誠
木母以之變色魯陽迴戈而日轉杞婦下淚
而城崩斯皆隱惻入其性情故使徵祥照乎
耳目至如慧達招光於刹杪慧力感瑞於塔
基慧受申誠於浮木僧慧顯證於移燈洪亮

並忘形於鑄像意獻皆盡命於伽藍法獻專
志於牙骨竟陵為之通感僧護蓄抱於石城
南平以之獲應近有光宅丈九顯曜京畿宋
帝四鑠而不成梁皇一治而形備妙相踊而
無虧瑞銅少而更足故知道藉人弘神由物
感豈曰虛哉是以祭神如神在則神道交矣
敬像如敬佛則法身應矣故入道必以智慧
為本智慧必以福德為基譬猶鳥備二翼一
舉萬尋車足兩輪一馳千里豈不勤哉豈不
勗哉

提八

十四

讚曰真儀揜曜金石傳暉爰有塔像懷戀者
依現奇表極顯瑞旌威嚴藏地踊水汎空飛
篤矣心路必契無違

高僧傳卷第十四

音釋

惺枯回切歛歛欻切歛歛欻切居居切歛歛欻切香香切依依切滄滄音
良良倨切錯錯鍾切簪簪竹切管管切追追胡切玩玩切艘艘所切鵠鵠切蟻蟻切
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蟻蟻切
與與涉切縷縷口切阮阮切鐫鐫子切泉泉切嬰嬰居切縛縛切鏹鏹初切與
剗剗同鑒鑒磨切磨磨切崇崇雖切疊疊許切鵠鵠切鵠鵠切鵠鵠切鵠鵠切鵠鵠切
韋韋囊切火火切愔愔於切金金切

提八

十五

高僧傳卷第十五

經師 唱導

槐九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經師第九

十一人

晉

帛法橋一

支曇齋二

槐九

宋

釋法平三

釋僧饒四

釋道慧五

釋智宗六

齊

釋曇遷七

釋曇智八

釋僧辯九

釋曇憑十

釋慧忍十一

帛法橋中山人少樂轉讀而乏聲每以不暢為慨於是絕粒懺悔七日七夕稽首觀音以

祈現報同學苦諫誓而不改至第七日覺喉內豁然即索水洗漱云吾有應矣於是作三契經聲徹里許遠近驚嗟悉來觀聽爾後誦經數十萬言晝夜諷詠哀婉通神至年九十聲猶不變以晉穆帝永和中卒於河北即石虎末也有弟子僧扶亦戒行清高

支曇齋本月支人寓居建業少出家清苦蔬食憩吳虎丘山晉孝武初勅請出都止建初寺孝武從受五戒敬以師禮齋特稟妙聲善於轉讀嘗夢天神授其聲法覺因裁製新聲梵響清靡四飛却轉反折還弄雖復東阿先變康會後造始終循環末有如篇之妙後進傳寫莫匪其法所製六言梵唄傳響于今後終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法平姓康康居人寓居建業與弟法等俱

出家止白馬寺爲曇籙弟子共傳師業響韻清雅運轉無方後兄弟同移祇洹弟貌小醜而聲踰於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塵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爲相成之道也兄弟並以元嘉末卒

釋僧饒建康人出家止白馬寺善尺牘及雜技偏以音聲著稱擅名於宋武之世響調優游和雅哀亮與道綜齊肩綜善三本起及須大拏每清楚一舉輒道俗傾心寺有般若臺饒常臺外梵轉以擬供養行路聞者莫不息駕踟躕彈指稱佛宋大明二年卒春秋八十六時同寺復有超明明慧少俱爲梵唄長齋

時轉讀亦有名當世

釋道慧姓張潯陽柴桑人年二十四出家止廬山寺志行清貞博涉經典特稟自然之聲故偏好轉讀發響合奇製無定准條章析句綺麗分明後出都止安樂寺轉讀之名大盛京邑晚移朱方竹林寺誦經數萬言每夕諷詠轉聞閣中有彈指唱薩之聲宋大明二年卒春秋五十有一

釋智宗姓周建康人出家止謝寺博學多聞尤長轉讀聲至清而爽快若乃八關長夕中宵之後四衆低昂睡蛇交至宗則升座一轉梵響千雲莫不開神暢體豁然醒悟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時有慧寶道詮雖非同時作法相似甚豐聲而高調製用無取焉宋明忽賞道詮譏者謂逢時也

釋曇遷姓支本月支人寓居建康篤好玄儒
遊心佛義善談莊老并注十地又工正書常
布施題經巧於轉讀有無窮聲韻梵製新奇
特拔終古彭城王義康范曄王曇首並皆遊
狎遷初止祇洹寺後移烏衣寺及范曄被誅
門有十二喪無敢近者遷抽貨衣物悉營葬
送孝武聞而歎賞謂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
此士王僧虔爲湘州及三吳並攜共同遊齊
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時有道場寺釋法暢
瓦官寺釋道琰並富聲哀婉雖不競遷等抑
亦次之

釋曇智姓王建康人出家止東安寺性風流
善舉止能談莊老經論書史多所綜涉既有
高亮之聲雅好轉讀雖依擬前宗而獨拔新
異高調清徹寫送有餘宋孝武蕭思話王僧

虔等並深加識重僧虔臨湘州攜與同行蕭
守吳復招同入齊永明五年卒於吳國年七
十九

釋僧辯姓吳建康人出家止安樂寺少好讀
經受業於遷暢二師初雖祖述其風晚更措
意斟酌哀婉折衷獨步齊初嘗在新亭劉紹
宅齋辯初夜讀經始得一契忽有羣鶴下集
階前及辯度卷一時飛去由是聲震天下遠
近知名後來學者莫不宗事永明七年二月
十九日司徒竟陵文宣王夢於佛前詠維摩
一契因聲發而覺即起至佛堂中還如夢中
法更詠古維摩一契便覺韻聲流好有工恒
日明旦即集京師善聲沙門龍光普知新安
道興多寶慧忍天保超勝及僧辯等集第作
聲辯傳古維摩一契瑞應七言偈一契最是

命家之作後人時有傳者並訛漏失其大體
辯以齊永明十一年卒

釋曇憑姓楊犍爲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
止白馬寺音調甚工而過旦自任時人未之
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習晚遂出羣翕
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
淵寺巴漢學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
象馬悲鳴行途住足因製造銅鐘願於未來
當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後終
於所住時蜀中有僧道光亦微善轉讀

釋慧忍姓蕢建康人少出家住北多寶寺無
餘行解止是愛好音聲初受業於安樂辯公
備得其法而哀婉細妙特欲過之齊文宣感
夢之後集諸經師乃共忍斟酌舊聲詮品新
異製瑞應四十二契忍所得最長妙於是令

張九

五

慧微僧業僧尚超明僧期超猷慧旭法曇慧
滿僧胤慧彖法慈等四十餘人皆就忍受學
遂傳法于今忍以隆昌元年卒時年四十餘

釋法隣 平調牒句殊有宮商

釋曇辯 一往無奇彌久彌勝

釋慧念 少於氣調殊有細美

釋曇幹 爽快砒磔傳寫有法

釋曇進 亦入能流偏善還品

釋慧超 善於三契後不能稱

釋道首 怯於一往長道可觀

釋曇調 寫送清雅恨功夫未足

凡此諸人並齊代知名其浙左江西荆
陝庸蜀亦頗有轉讀然止是當時詠歌
乃無高譽故不足而傳也已上八人無
傳

論曰夫篇章之作蓋欲伸暢懷抱表述情志
詠歌之作欲使言味流靡辭韻相屬故詩序
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之不足故詠歌之
也然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讚
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讚爲殊而並以協
諧鍾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於金石
則謂之以爲樂讚法於管絃則稱之以爲唄
夫聖人制樂其德四焉感天地通神明安萬
民成性類如聽唄亦其利有五身體不疲不
忘所憶心不懈倦音聲不壞諸天歡喜是以
般遮絃歌於石室請開甘露之初門淨居舞
頌於雙林奉報一化之恩德其間隨時讚詠
亦在處成音至如億耳細聲於宵夜提婆颺
響於梵宮或令無相之旨奏於箎笛之上或
使本行之音宣於等瑟之下並皆抑揚通感

地九

二

佛所稱讚故咸池韶武無以匹其工激楚梁
塵無以較其妙自大教東流乃譯文者衆而
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
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偈迫若用漢曲以詠
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
授始有魏陳思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
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漁山之神製於是刪
治瑞應本起以爲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
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云祖
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製裁變古聲所
存止一千而已至石勒建平中有天神降于
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
皆訛廢逮宋齊之間有曇遷僧辯太傳文宣
等並慙懃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
例存於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

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法家各製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夫音樂感動自古而然是以玄師梵唱赤鷹愛而不移比丘流響青鳥悅而忘翫墨憑動韻猶令象馬蹉跎僧辯折調尚使鴻鶴停飛量人雖復

視九

七

深淺籌感抑亦次焉故擊石拊石則百獸率舞簫韶九成則鳳凰來儀鳥獸且猶致感況乃人神者哉但轉讀之爲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故經言以微妙音歌歎佛德斯之謂也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全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惚聞之但益睡眠使夫八真明珠未揜而藏曜百味淳乳不澆

而自薄哀哉若能精達經旨洞曉音律三位七聲次而無亂五言四句契而莫爽其間起擲盪舉平折放殺游飛却轉反疊嬌弄動韻則揄靡弗窮張喉則變態無盡故能炳發八音光揚七善壯而不猛凝而不滯弱而不野剛而不銳清而不擾濁而不蔽諒足以超暢微言怡養神性故聽聲可以娛耳聆語可以開襟若然可謂梵音深妙令人樂聞者也然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爲唄至於此土詠經則稱爲轉讀歌讚則號爲梵音昔諸天讚唄皆以韻入絃管五衆旣與俗違故宜以聲曲爲妙原夫梵唄之起亦肇自陳思始著太子頌及睽頌等因爲之製聲吐納抑揚並法神授今之皇皇顧惟蓋其風烈也其後居士支謙亦傳梵唄三契皆湮沒不存世有

共議一章恐或謙之餘則也唯康僧會所造泥洹梵唄于今尚傳即敬謁一契文出雙卷泥洹故曰泥洹唄也爰至晉世有生法師初傳覓歷今之行地印文即其法也篇公所造六言即大慈哀愍一契于今時有作者近有西涼州唄源出關右而流于晉陽今之面如提九滿月是也凡此諸曲並製出名師後人繼作多所訛漏或時沙彌小兒互相傳校疇昔成規殆無遺一惜哉此既同是聲例故備之論末

唱導第十 十人

宋

釋道照一

釋慧璩三

釋曇光五

釋曇穎二

釋曇宗四

齊

釋慧芬六

釋慧重八

釋法鏡十

釋道儒七

釋法願九

釋道照姓麴西平人少善尺牘兼博經史十八出家止京師祇洹寺披覽羣典以宣唱爲業音吐嘹亮洗悟塵心指事適時言不孤發獨步於宋代之初宋武帝嘗於內殿齋照初夜略叙百年迅速遷滅俄頃苦樂參差必由因果如來慈應六道陛下撫矜一切帝言善又之齋竟別觀三萬臨川王道規從受五戒提九奉爲門師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照弟子慧明姓焦魏郡人神情俊邁祖習師風亦有名當世

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於戒行誦經十餘

萬言止長干寺性恭儉唯以善誘爲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張暢聞而歎曰辭吐流便足騰遠理穎嘗患瘡癬積治不除房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時忽見一蛇從

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之猶似可活即取竹刮除涎唾以傳癬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瘡痕頓盡方悟蛇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於是精勤化導勵節彌堅宋太宰江夏

王義恭最所知重後卒於所住年八十一

釋慧璩丹陽人出家止瓦官寺該覽經論涉獵書史衆技多閑而尤善唱導出語成章動辭製作臨時採博罄無不妙宋太祖文皇帝車騎藏質並提攜友善雅相崇愛譙王鎮荆

要與同行後逆節還朝於梁山設會頃之譙王敗璩還京後宋孝武設齋璩唱導帝問璩曰今日之集何如梁山璩曰天道助順況復爲逆帝悅之明旦別覲一萬後勅爲京邑都維那大明末終於寺年七十二

釋曇宗姓號秣陵人出家止靈味寺少而好學博通衆典唱說之功獨步當世辯口適時應變無盡嘗爲孝武唱導行菩薩五法禮竟帝乃笑謂宗曰朕有何罪而爲懺悔宗曰昔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姓有

罪在予一人聖王引咎蓋以軌世^十陛下德邁

往代齊聖虞殷履道思冲寧得獨異帝大悅後殷淑儀薨三七設會悉請宗宗始歎世道浮僞思愛必離嗟殷氏淑德榮幸未暢而滅實當年收芳今日發言悽至帝泫然良久賞

異彌深後終於所住著京師塔寺記二卷時
靈味寺復有釋僧意者亦善唱說製談經新
聲哀亮有序

釋曇光會稽人隨師止江陵長沙寺性喜事
五經詩賦及筭數卜筮無不貫解年將三十
喟然歎曰吾從來所習皆是俗事佛法深理
未染一毫豈剪落所宜耶乃屏舊業聽諸經
論識悟過人一聞便達宋衡陽文王義季鎮
荊州求覓意理沙門共談佛法罄境推光以
當鴻任光固辭王自詣房敦請遂從命給車
服人力月供一萬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
光曰獎導羣生唯德之大上人何得爲辭願
必自力光乃迴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
衆輒道俗傾仰後還都止靈味寺義陽王旭
出鎮北徐攜光同行及景和失德義陽起事

二十九

十一

以光預見乃賣七曜以決光光杜口無言故
事寧獲免宋明帝於湘宮設會聞光唱導帝
稱善即勅賜三衣瓶鉢後卒於寺中年六十
五

釋慧芬姓李豫州人幼有殊操十二出家住
穀熟縣常山寺學業優深苦行精峻每赴齋
會常爲大眾說法梁楚之間悉奉其化及魏
虜毀滅佛法乃南歸京師至烏江追騎將及
而渚次無航芬一心念佛俄見流船忽至乘
之獲免至都止白馬寺時御史中丞袁愍孫
常謂道人偏執未足與議乃命左右令候覓
沙門試欲詰之會得芬至袁先問三乘四諦
之理却辯老莊儒墨之要芬既素善經書又
音吐流便自旦之夕袁不能窮於是敬以爲
師令子弟悉從受戒芬又善神呪所治必驗

後病篤服丸藥人勸令之以酒芬曰積時持戒寧以將死終難虧節乃語弟子云吾其去矣以齊永明三年卒于興福寺年七十九臨終有訓誡遺文云云

釋道儒姓石渤海人寓居廣陵少懷清信慕樂出家遇宋臨川王義慶鎮南充儒以事聞之王贊成厥志爲啓度出家之後蔬食讀誦凡所之造皆勸人改惡修善遠近宗奉遂成導師言無預撰發響成製元嘉末出都止建初寺長沙王請爲戒師盧丞相伯仲孫等共買張敬兒故宅爲儒立寺今齊福寺是也儒以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釋慧重姓閩魯國人僑居金陵早懷信悟有志從道願言未遂以長齋菜食每率衆齋會常自爲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於宋孝武大

魏九

十三

明六年勅爲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稟性清敏識悟深沉言不經營應時若瀉凡預聞者皆留連信宿增其懇詣後移止瓦官禪房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時瓦官復有釋法覺又敦慧重之業亦擅名齊代

釋法願本姓鍾名武厲先潁川長社人祖世避難移居吳興長城願常爲梅根治監有施慎民代之先時文書未校慎民遂偏當其負願乃訴求分罪有旨免慎民死除願爲新道今家本事神身習鼓舞世間雜技及著爻占相皆備盡其妙嘗以鏡照面云我不久當見天子於是出都住沈橋以傭相自業宗穀沈慶之微時經請願相願曰宗君應爲三州刺史沈君當位極三公如是歷相衆人記其近事所驗非一遂有開於宋太祖太祖見之取

東治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願相之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著鉗鑕謂奴曰君是下賤人乃暫得免耶帝異之即勅住後堂知陰陽祕術後少時啓求出家三啓方遂爲上定林遠公弟子及孝武龍飛宗魏九出鎮廣州攜願同往奉爲五戒之師會譙王十三構逆羽檄嶺南殷以諮願願曰隨君來誤殺人今太白犯南斗法應殺大臣宜速改計必得大勲果如願言殷遷豫州刺史復攜同行及竟陵王誕舉事願陳諫亦然願後與刺史共欲減衆僧牀脚令依八指之制時沙門僧導獨步江西謂願濫匡其士頗有不平之色遂致聞於孝武即勅願還都帝問願何致故詐菜食願答菜食已來十餘年帝勅直閣沈攸之強逼以肉遂折前兩齒不迴其操帝大

怒勅罷道作廣武將軍直華林佛殿願雖形同俗人而棲心禪戒未嘗虧節有頃帝崩昭太后令聽還道太始六年校長生捨宅爲寺名曰正勝請願居之齊高帝親事幼主恒有不測之憂每以諮願願曰後七月當定果如其言及高帝即位事以師禮武帝嗣興亦盡師敬永明二年願遭兄喪啓乞還鄉至鄉少時勅旨重疊願後出憩在湘宮鑾駕自幸降寺省慰願云脚疾未消不堪相見帝乃轉蹕而去文惠太子嘗往寺問訊願旣不命令坐文惠作禮而立乃謂願曰葆吹清鏡以爲供養其福云何願曰昔菩薩八萬妓樂供養佛尚不如至心今吹竹管子打死牛皮此何足道其秉德邁時皆此之類其王侯妃主及四遠士庶並從受戒悉遵師禮願往必直前無

有通白咸致隨喜日盈萬計願隨以修福未嘗蓄聚或雇人禮佛或借人持齋或糴米穀散飼魚鳥或貿易飲食賑給囚徒興功立德數不可紀願又善唱導及依經說法率自心抱無事宮商言語訛雜唯以適機爲要可謂

梵九

十四

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後入定三日不食忽語弟子云汝等失飯糴矣俄而寢疾時寺側遭燒寺在下風煙燄將及弟子欲輿願出寺願曰佛若被燒我何用活即苦心歸命於是三面皆焚唯寺不燼齊永元二年八十

七卒

釋法鏡姓張吳興烏程人幼而樂道事未獲從值慧蓋燒身啓帝度二十人鏡即預其一也事法願爲師既得入道履操冰霜仁施爲懷曠拔成務於是研習唱導有邁終古齊竟

陵文宣王厚相禮待鏡誓心弘道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建武初以其信施立齊隆寺以居之鏡爲性敦美以賞接爲務故道俗交知莫不愛悅雖義學功淺而領悟自然造次嘲難必有酬酢齊

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其後瓦官道親彭城寶興耆闍道登並皆祖述宣唱高韻華言非忝前列傾衆動物論者從之今上爲長沙宣武王治鏡所住寺因寺改曰宣武也

論曰唱導者蓋以宣唱法理開導衆心也昔

梵九

十五

佛法初傳于時齊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啓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發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躬爲導首廣明三世因果却辯一齊大意

後代傳受遂成永則故道照曇穎等十有餘人並駢次相師各擅名當世夫唱導所貴其事四焉謂聲辯才博非聲則無以警衆非辯則無以適時非才則言無可採非博則語無依據至若響韻鐘鼓則四衆驚心聲之爲用也辭吐俊發適會無差辯之爲用也綺製彫華文藻橫逸才之爲用也商推經論採撮書史博之爲用也若能善茲四事而適以人時如爲出家五衆則須切語無常苦陳懺悔若爲君王長者則須兼引俗典綺綜成辭若爲悠悠凡庶則須指事造形直談聞見若爲山民野處則須近局言辭陳斥罪目凡此變態與事而興可謂知時衆又能善說雖然故以懇切感人傾誠動物此其上也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却尋經導二伎雖於道爲末

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何者至如八關初夕旋繞周行煙蓋停氛燈帷靖耀四衆專心又指緘嘿爾時導師則擎爐懺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使怖淚交零徵昔因則如見往業覈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叙哀感則灑泣含酸於是闔衆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輪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八人唱佛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遑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爲用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有一分可稱故編高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然才非已出製自他成吐納宮商動見紕繆其中傳寫訛誤

卷九

十六

亦皆依而宣唱致使魚魯淆亂鼠璞相疑或時禮拜中間懺疏忽至既無宿蓄恥欲出頭臨時抽造窘棘難辯意慮荒忙心口乖越前言既久後語未就抽衣聲咳示延時節列席寒心觀徒啓齒施主失應時之福衆僧乖古佛之教既絕生善之萌祇增戲論之惑始獲濫吹之譏終致伐匠之咎若然豈高僧傳之謂耶

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篇 以灼切
扼腕 扼於華切腕握臂也
蹠 蹠具員切蹠蹠
蹠 蹠足切蹠蹠
蹠 蹠具員切蹠蹠
蹠 蹠具員切蹠蹠

也切
渾

高僧傳序錄卷第十六

槐十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 慧皎 撰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玄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君父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

槐十

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存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與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訓也考業果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教方之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迺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升墜殊見故秋方先形聲之奉東國後見聞

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救物自漢之梁紀曆彌遠世涉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起羣英間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叙載各異沙門法濟偏叙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迺通撰論傳而辭事關略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詳記彭城劉悅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微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叙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踈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叙辭

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秀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

魏十

二

不及餘行逮于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叙事之中空列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過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曆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于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

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或汎漾洪波皆忘形徇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恪華心歌誦法言則幽顯舍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

魏十

三

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討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異恒體始標

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間施前後如謂煩雜故總布一科之末通稱為論其轉讀宣唱雖源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宋雜記咸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一介通感迺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所叙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及稱者一皆省略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間草創或有遺逸今此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

高僧傳第一卷

譯經上十五人

漢雒陽白馬寺攝摩騰

雒陽白馬寺竺法蘭

雒陽安清

雒陽支迦樓識

竺佛朔 安玄 嚴佛 調 支曜 康 康

孟詳

魏雒陽曇柯迦羅

康僧鎰 曇帝 帛延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吳武昌維祇難

法立 法巨

晉長安竺曇摩羅刹

莊承遠 苒道真

長安帛遠

帛法祚 衛士度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長安僧伽跋澄

佛圖羅刹

長安曇摩難提

趙政

廬山僧伽提婆

僧伽羅叉

長安竺佛念

江陵辛寺曇摩耶舍 竺法度

高僧傳第二卷 譯經中七人

晉長安鳩摩羅什

長安弗若多羅

長安曇摩流支

壽春石磧寺卑摩羅叉

長安佛陀耶舍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

河西曇無讖 安陽侯 道晉 僧表

法盛

高僧傳第三卷 譯經下十三人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

黃龍釋曇無竭

建康龍光寺佛馱什

河西浮陀跋摩

繩十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

六合山釋寶雲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

京兆釋智猛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 僧伽達多 僧伽羅多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阿那摩 摩低

齊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 僧伽婆羅

高僧傳第四卷 義解一 十四人

晉洛陽朱士衡 竺叔蘭 無羅叉

淮陽支孝龍

豫章山康僧淵 康法暢 支敏度

高邑竺法雅 毗浮 曇相 曇習

中山康法朗 令韶

燉煌竺法乘

竺法行
竺法存

剡東岬山竺潛

竺法友
竺法濟

竺法慈
康法藏

剡沃洲山支遁

支法度
支法仰

剡山于法蘭

竺法興
于法道
支法淵

剡白山于法開

于法威

燉煌于道邃

剡葛峴山竺法崇

道寶

始寧山竺法義

東莞竺僧度

竺慧超

高僧傳第五卷 義解二 十五人

晉長安五級寺釋道安

王嘉

捕坂釋法和

太山竺僧朗

支僧敦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曇壹
曇貳

飛龍山釋僧光

道護

攝十

六

荊州上明竺僧輔

京師瓦官寺竺僧敷

荊州長沙寺釋曇翼

僧衛

荊州長沙寺釋法遇

荊州上明釋曇微

長安覆舟山釋道立

僧常
法濟

長沙寺釋曇戒

於潛青山竺法曠

吳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帛道猷
道施

道寶

山陰嘉祥寺釋慧度

曇試
智明

高僧傳第六卷 義解三 十三人

晉廬山釋慧遠

蜀龍淵寺釋慧持

慧巖
道泓

僧恭
曇蘭

廬山釋慧永

僧融

廬山釋僧濟

新陽釋法安

廬山釋曇邕

吳臺寺釋道祖慧要 曇順

長安大寺釋僧碧弘覺

曇誥 道授

彭城郡釋道融

長安釋曇影

槐十

長安釋僧叡僧楷

長安釋道恒道標

長安釋僧肇

高僧傳第七卷義解四 三十一人

宋京師龍光寺竺道生寶林 慧生 法寶

京師烏衣寺釋慧叡

京師東安寺釋慧嚴法智

京師道場寺釋慧觀僧叡 法業

京師祇洹寺釋慧義僧庸

京師彭城寺釋道淵慧琳

京師彭城寺釋僧彌

東阿釋慧靜

京師祇洹寺釋僧苞法和

餘杭方顯寺釋僧詮

江陵辛寺釋曇鑑道海 慧龜

廬山陵雲寺釋慧安

淮南中寺釋曇無成曇同

京師靈味寺釋僧舍道舍

江陵琵琶寺釋僧徹僧莊

吳虎丘山釋曇諦

壽春石礪寺釋僧導僧因 僧成 僧音

蜀武擔寺釋道汪普明 道閭

山陰天柱山釋慧靜

長沙麓山釋法愍僧宗

京師北多寶寺釋道亮靜林慧隆

丹陽釋梵敏僧嵩

京師中興寺釋道溫僧慶僧嵩 慧定

京師莊嚴寺釋曇斌曇濟曇宗

京師何園寺釋慧亮

下定林寺釋僧鏡曇隆

京師靈根寺釋僧瑾曇度玄運

京師興皇寺釋道猛道堅慧數 慧鸞僧訓

道明

山陰靈嘉寺釋超進曇慧道憑

吳興小山釋法瑤曇瑤

京師新安寺釋道猷道慈覺世 慧整

京師冶城寺釋慧通

高僧傳第九卷義解五 二十七人

齊僞魏濟州釋僧淵慧記道登

僞魏釋曇度

京師莊嚴寺釋道慧玄趣僧達

京師中興寺釋僧鍾曇絨僧表 曇還僧最

敏達僧寶

京師天保寺釋僧盛

京師湘宮寺釋弘充法鮮

高昌郡釋智林

京師靈根寺釋法瑗法愛智興 法常

蜀齊后山釋玄暢

上定林寺釋僧遠道憑慧泰 法令

荊州竹林寺釋僧惠曇慎僧岫 慧敞

上定林寺釋僧柔弘稱惠熙 僧拔

山陰法華山釋惠基僧行慧旭 道恢惠深

惠永法洪

京師謝寺釋慧次僧寶慧調 僧智僧智 法珍僧猛

法寶

京師何園寺釋慧隆僧誕 僧賢

通慧

法度

京師太昌寺釋僧宗曇准 法真

慧令

僧賢 法仙 僧敬 道文 法最

京師中寺釋法安慧光 慧韜 敬遺 道宗

光贊

京師中興寺釋僧印慧龍

琅邪嶧山釋法度法紹 僧朗 惠開

梁京師冶城寺釋智秀僧若 僧瑯 法整

荊州釋惠球

京師靈曜寺釋僧盛法欣 僧智 僧護

僧韶

山陰雲門山寺釋智順

京師靈味寺釋寶亮道明 僧寶 僧成

上定林寺釋法通聖進

京師招提寺釋慧集

剡法華臺釋曇斐法藏 明慶

高僧傳第十卷神異上 四人

晉鄴中竺佛圖澄道進

羅浮山單道開

常山竺佛調

洛陽耆域

高僧傳第十一卷神異下 十六人

晉洛陽磐錫山犍陀勒

洛陽婁至山呵羅竭

襄陽竺法慧根十

洛陽大市寺安慧則慧持

長安涉公

西平釋曇霍

上虞龍山史宗

宋京師杯度

偽魏長安釋曇始

高昌釋法朗智整

岷山通雲寺邵碩

江陵琵琶寺釋惠安僧覽法衛

齊京師枳園寺沙彌釋法匱法指

荊州釋僧惠慧遠

壽春釋慧通

梁京師釋保誌道香僧朗

高僧傳第十二卷習禪二十一人明律十二人

習禪

晉江左竺僧顯

剡隱岳山帛僧光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慧開惠真

長安釋慧嵬

魏十

十一

廣漢閭興寺釋賢護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蜀石室山釋法緒

宋偽魏平城釋玄高慧崇

長安寒山釋僧周僧亮

長安太后寺釋慧通

餘杭釋淨度

始豐瀑布山釋僧從

廣漢釋法成

京師中興寺釋慧覽

荊州長沙寺釋法期道果

成都釋道法

蜀安樂寺釋普恒

齊京師靈鷲寺釋僧審僧謙起志

慧勝

法隱
法達

武昌樊山釋法悟道濟

錢塘靈隱山釋曇超

始豐赤城山釋慧明

明律

宋江陵釋慧猷

吳閑居寺釋僧業慧光

京師長樂寺釋慧詢

京師莊嚴寺釋僧瓊道遠

彭城郡釋道儼慧曜

江陵釋僧隱成具

廣漢釋道房

京師閑心寺釋道榮慧祐

齊鍾山靈曜寺釋志道超度

京師多寶寺釋法穎慧文

蜀靈建寺釋法琳

十

十二

京師安樂寺釋智稱聰超

京師建初寺釋僧祐

高僧傳第十三卷忘身十一人
誦經二十一人

忘身

晉霍山釋僧羣

宋彭城駕山釋曇稱

高昌釋法進僧遵

魏郡廷尉寺釋僧富

偽秦蒲坂釋法羽慧猛

臨川招提寺釋慧紹僧要

廬山招隱寺釋僧瑜

京師竹林寺釋慧益

蜀武擔寺釋僧慶

齊隴西釋法光

交趾仙山釋曇弘

誦經

晉河陰白馬寺釋曇邃

越城寺釋法相曇益僧法

山陰顯義寺竺法純

蜀三賢寺釋僧生

宋剡法華臺釋法宗

京師南澗寺釋道同

廬山釋慧慶

臨渭釋普明

京師道場寺釋法莊

京師瓦官寺釋慧果

京師東安寺釋法恭僧恭

京師彭城寺釋僧覆慧林

齊京師高座寺釋慧進僧念

永興栢林寺釋弘明

京師靈根寺釋慧豫法音

上定林寺釋道嵩

上定林寺釋超辯法明僧志

山陰天柱山釋法慧曇遊

京師後岡釋僧侯慧溫

梁上定林寺釋慧彌法仙

富陽齊堅寺釋道琳

高僧傳第十四卷興福十四人經師十一人

興福唱導十人

晉并州竺慧達

武陵平山釋慧元竺慧直

京師瓦官寺釋慧力

京師安樂寺釋慧受

宋京師崇明寺釋僧慧

山陰法華山釋僧翼

豫州釋僧洪

京師釋僧亮

京師延賢寺釋法意

齊南海雲峯寺釋慧敬

南海藏微山釋法獻

上定林寺釋法獻

槐十

玄暢

梁剡石城山釋僧護

京師正覺寺釋法悅

經師 十五卷

晉中山帛法橋

京師建初寺支曇籥

京師祇洹寺釋法平

宋京師白馬寺釋僧饒

安樂寺釋道慧

謝寺釋智宗

齊烏衣寺釋曇遷

東安寺釋曇智

安樂寺釋僧辯

白馬寺釋曇憑

北多寶寺釋慧忍

唱道

宋京師祇洹寺釋道照

長干寺釋曇穎

瓦官寺釋慧璩

靈味寺釋曇宗

中寺釋曇光

槐十

齊興福寺釋慧芬

興福寺釋道儒

瓦官寺釋慧重

正勝寺釋法願

齊隆寺釋法鏡

右十五卷十科凡二百五十七人

弟子孤子王曼頽頓首和南一日蒙示所撰高僧傳并使其掎摭力尋始竟但見偉才紙弊墨渝迄未能罷若廼至法旣被名德已興年幾五百時經六代自摩騰法蘭發軔西域安侯支讖荷錫東都雖跡標出沒行實深淺咸作舟梁大爲利益固宜油素傳美鉛槧定辭昭示後昆掄揚往秀而道安羅什間表秦書佛澄道進雜聞趙冊晉史見拾復恨局當時宋典所存頗因其會兼且攬出君台之記糅在元亮之說感應或所商摧幽明不無梗槩汎顯傍文未足光闡間有諸傳文非隱括景興偶採居山之人僧寶偏綴遊方之士法濟唯張高逸之例法安止命志節之科康泓

專紀單開王季但稱高座僧瑜卓爾獨載玄暢超然孤錄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廣巾體立而不就梁來作者亦有病諸僧祐成簡旣同法濟之責孝秀染毫復獲景興之誚其唱公纂

集最實近之求其鄙意更恨煩冗法師此製始所謂不刊之筆綿亘古今包括內外屬辭比事不文不質謂繁難省玄約豈加以高爲名旣使弗逮者恥開例成廣足使有善者勸向之二三諸子前後撰述豈得絜長量短同

視十

十六

年共日而語之哉信門徒竟無一言可豫市肆空設千金之賞方入蓮龍函上登麟閣出內瓊笈卷舒玉筍弟子雖實不敏少嘗好學頃日厯餘觸途多昧且獲披來帙斯文在斯鑽仰弗暇討論何所誠非子通見元則之論

良愧處道知休弃之書徒深謝安慕竺曠風
流殷浩憚支遁才俊耳不見旬日窮情已勞
扶力此白以代訴盡弟子孤子王曼穎頓首
和南君白一日以所撰高僧傳相簡意存鍼
艾而來告累紙更加拂拭顧惟道藉人弘理

由教顯而弘道釋教莫尚高僧故漸染已來
照明遺法殊功異行列代而興敦厲後生理
宜綜綴貧道少乏懷書抱策自課之勤長慕
鉛墨塗青揚善之美故於聽覽餘間厝心傳
錄每見一介可稱輒有懷三省但歷尋衆記
繁約不同或編列參差或行事出沒已詳別
序兼具來告所以不量寸管輕樹十科商推
條流意言略舉而筆路蒼茫辭語陋拙本以
自備疎遺豈宜濫入高聽檀越既學兼孔釋
解貫玄儒抽入綴藻內外淹劭披覽餘暇脫

魏十

十七

助詳閱故忘鄙俚用簡龍門然事高辭野久
懷多愧來告吹噓更增愧慙今以所著讚論
十科重以相簡如有紕謬請備斟酌釋慧皎
白

高僧傳錄序卷第十六

右此傳是會稽嘉祥寺釋慧皎法師所撰
法師學通內外精研經律著涅槃疏十卷
梵網戒等義疏並爲世軌又撰此高僧傳
及序共十四卷梁末承聖二年太歲癸酉
避侯景難來至湓城少時講說甲戌歲二
月捨化春秋五十有八江州僧正慧恭爲
首經營葬于廬山禪閣寺墓時龍光寺釋
僧果同避難在山遇見時事聊記之云耳

音釋

懋莫侯切 悛七全 雒郎各切 岬吾浪 峴戶

切誦所臻肇治小斌切卑巾瑗切于願
 斐數尾拮撫拮撫之石切繫其後曰鉛繫
 專切鉛粉也繫糅女救切梗槩槩古猛切
 七豔切版也糅也
 梗槩大筴同編簡也與策
 略也
 同與嘿溢水蒲奔切
 名切

續高僧傳

唐
釋
道
宣
撰



清刻龍藏佛說法變相圖

續高僧傳序

卿一

唐 釋 道 宣 撰

原夫至道絕言非言何以範世言惟引行即行而乃極言是以布五位以擢聖賢表四依以承人法龍圖成太易之漸龜章啓彝倫之用逮于素王繼轍前修舉其四科班生著詞後進弘其九等皆所謂化導之恒規言行之權致者也惟夫大覺之照臨也化敷西壤迹紹東川踰中古而彌新歷諸華而轉盛雖復應移存沒法被澆淳斯乃利見之康莊缺有之弘略故使體道欽風之士激揚影響之賓會正解而樹言扣玄機而即號並德充宇宙神冠幽明像設煥乎丹青智則光乎緇素固以詳諸經部誠未續其科條竊以葱河界於剡洲風俗分於唐梵華胥撰列非聖不據其

篇則二十四依付法之傳是也神州所紀賢愚雜其題引則六代所詳群錄是也然則統斯大抵精會所歸莫不振發蒙心網羅正理俾夫駘足九達遺蹤望而可尋徇目四馳高山委而仰止昔梁沙門金陵釋寶唱撰名僧傳會稽釋惠皎撰高僧傳創發異部品藻恒流詳覈可觀華質有據而緝衷吳越叙略魏燕良以博觀末周故得隨聞成彩加以有梁之盛明德云繁薄傳三五數非通敏斯則同世相侮事積由來中原隱括未傳簡錄時無雅贍誰爲補之致使歷代高風颯焉終古余青襟之歲有顧斯文祖習乃存經綸攸闕是用憑諸名器竝對殺青而情計栖遑各師偏競逖聽成簡載紀相尋而物忌先鳴藏舟遽往徒懸積抱終擲光陰敢以不才輒陳筆記

引踈聞見即事編章諒得列代因之更爲冠冕自漢明夢日之後梁武光有以前代別釋門咸流傳史考酌資其故實刪定節其先聞遂得類續前驅昌言大寶季世情繫量重聲華至於鳩聚風猷略無繼緒維隋初沙門魏郡釋靈裕儀表綴述有意弘方撰十德記一卷偏叙昭玄師保未粵廣嗣通宗餘則孤起支文薄言行狀終亦未馳高觀可爲長太息矣故使霑預涂毫之客莫不望崖而戾止固其然乎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言約繁簡事通野素足使紹胤前良允師後聽始距梁之初運終唐貞觀十有九年一百四十四載包

括岳瀆歷訪華夷正傳三百三十一人附見一百六十人序而申之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解義三曰習禪四曰明律五曰護法六曰感通七曰遺身八曰讀誦九曰興福十曰雜科凡此十條世罕兼美今就其尤最者隨篇擬倫自前傳所叙通例已頒迴互抑揚寔遵弘檢且夫經導兩術掩映於嘉苗護法一科網維於正網必附諸傳述知何續而非功取其拔滯開元固可標於等級餘則隨善立目不競時須布教攝於物情爲要解紛靜節總歸于末第區別世務者也至於韜光崇岳朝宗百靈秀氣逸於山河貞槩銷於林薄致有聲誼玄谷神凝紫煙高謝於松喬俯眄於窮轍斯皆具諸別紀抑可言乎或復匿迹城闔陸沉浮俗盛業可列而吹噓罕遇故集見

勸風素且樹十科結成三表號曰續高僧傳若夫搜擢源派剖析憲章粗識詞令琢磨行業則備于後論更議而引之必事接恒篇終成詞費則削同前傳猶恨逮于末法世挺知名之僧未覲嘉猷有淪典籍庶將來同好又塵斯意焉

續高僧傳卷第一

譯經篇初

本傳六人附
見二十七人

梁楊都正觀寺扶南國沙門僧伽婆羅傳

一 曼陀羅
僧法羅
本道賢
道命

梁楊都莊嚴寺金陵沙門釋寶唱傳二 梁武

帝
僧朗
梁簡文
僧紹

魏北臺石窟寺恒安沙門釋曇曜傳三 曇靖

魏南臺永寧寺北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

四 常景
法場
李廓
寶意
楊衒之
覺定

曇顯
藏稱
智賢
智希

陳南海郡西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五 高

德賢
善吉

陳楊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六

智愷
曹毗

智數
道尼
卿一

梁楊都正觀寺沙門僧伽婆羅傳第一

僧伽婆羅梁言僧養亦云僧鎧扶南國人也
幼而穎悟早附法律學年出家偏業阿毗曇
論聲榮之盛有譽海南具足已後廣習律藏
勇意觀方樂崇開化聞齊國弘法隨舶至都
住正觀寺爲天竺沙門求那跋陀之弟子也
復從跋陀研精方等未盈炎燠博涉多通乃
解數國書語值齊曆亡墜道教陵夷婆羅靜
潔身心外絕交故擁室樓閑養素資業大梁
御寓搜訪術能以天監五年被勅徵召於楊
都壽光殿華林園正觀寺占雲館扶南館等
五處傳譯訖十七年都合一十一部四十八
卷即大育王經解脫道論等是也初翻經日
於壽光殿武帝躬臨法座筆受其文然後乃
付譯人盡其經本勅沙門寶唱惠超僧智法

雲及袁曇允等相對疏出華質有序不墜譯宗天子禮接甚厚引爲家僧所司資給道俗改觀婆羅不畜私財以其親施成立住寺太尉臨川王宏接遇隆重普通五年因疾卒于正觀春秋六十有五梁初又有扶南沙門曼陀羅者梁言弘弱大賈梵本遠來貢獻勅與婆羅共譯寶雲法界體性文殊般若經三部合一十一卷雖事傳譯未善梁言故所出經文多隱質時有居士木道賢以天監十五年獻優樓頻經一卷文既鮮具不辯來由又有太學博士江泌女僧法者小年出家有時靜坐閉目誦出淨土妙莊嚴等經始從八歲終於十六總出三十五卷天監年中在華光殿親對武帝誦出異經楊都道俗咸稱神授若驗佛經斯唯宿習未可餘談竊尋外典生知

者聖學知者次此則局談今身昧於過往耳若不然者何以辯內外賢聖淺深之通塞哉如前傳曇諦之憶書鎮近俗崔子之念金環代有斯蹤定非外託逮太清中湘東王記室虞孝敬者學周內外撰內典博要三十卷該羅經論條貫釋門諸有要事備皆收錄頗同皇覽類苑之流渚宮陷沒便襲染衣更名道命流離關輔亦有著述云

梁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寶唱傳第二

釋寶唱姓岑氏吳郡人即有吳建國之舊壤也少懷恢敏清貞自蓄顧惟隻立勤田爲業資養所費終於十畝至於傍求傭書取濟寓目疏略便能強識文彩鋪贍義理有聞年十八投僧祐律師而出家焉祐江表僧望多所製述具如前傳紀之唱旣始陶津經律諮稟

承風建德有聲宗嗣住莊嚴寺博採群言酌其精理又惟開悟士俗要以通濟爲先乃從處士顧道曠呂僧智等習聽經史莊易略通大義時以其遊涉世務謂有俗志爲訪家室執固不迴將及三十天廕既崩喪事云畢建武二年擢撥常習出都專聽涉歷五載又中風疾會齊氏云季遭亂入東遠至閩越討論舊業天監四年便還都下乃勅爲新安寺主帝以時會雲雷遠近清晏風雨調暢百穀年登豈非上資三寶中賴四天下藉神龍幽靈叶贊方乃福被黔黎歆茲厚德但文散群部難可備尋下勅令唱總撰集錄以擬時要或建福禳災或禮懺除障或饗接神鬼或祭祀龍王部類區分近將百卷八部神名以爲三卷包括幽奧詳略古今故諸所祈求帝必親

覽指事祠禱多感威靈所以五十許年江表無事兆民荷賴緣斯力也天監七年帝以法海浩瀚淺識難尋勅莊嚴僧旻於定林上寺續衆經要抄八十八卷又勅開善智藏續衆經理義號曰義林八十卷又勅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經七十二卷並唱奉別勅兼贊其功綸綜終始緝成部藁及簡文之在春坊尤耽內教撰法寶聯璧二百餘卷別令寶唱綴比區別其類遍略之流帝以佛法沖奧近識難通自非才學無由造極又勅唱自大教東流道門俗士有叙佛理著作弘義並通鳩聚號曰續法輪論合七十餘卷使夫迷悟之賓見便歸信深助道法無以加焉又撰法集一百三十卷並唱獨專慮續結成部上既親覽流通內外十四年勅安樂寺僧紹撰華林佛

殿經目雖復勒成未愜帝旨又勅唱重撰乃因紹前錄注述合離甚有科據一表四卷雅愜時望遂勅掌華林園寶雲經藏搜求遺逸皆令具足備造三卷以用供上緣是又勅撰經律異相五十五卷飯聖僧法五卷帝又注大品經五十卷于時佛教隆盛無得稱焉道俗才華互陳文理自武帝膺運時年三十有七在位四十九載深以庭陰早傾常懷哀感每歎曰雖有四海之尊無由得申罔極故留心釋典以八部般若爲心良田是諸佛由生又即除災滌累故收採衆經躬述注解親臨法座講讀敷弘用此善因崇津靈識頻代二皇捨身爲僧給使洗濯煩穢仰資冥福每一捨時地爲之震相繼齋講不斷法輪爲太祖文皇於鍾山竹澗建大愛敬寺糾紛協田臨

睨百丈翠微峻極流泉灌注鍾龍遍嶺飢鳳乘空創塔包巖壑之奇宴坐盡山林之邃結構伽藍同尊園寢經營彫麗奄若天宮中院之去大門延袤七里廊廡相架簷雷臨屬旁置三十六院皆設池臺周宇環遶千有餘僧四事供給中院正殿有梅檀像舉高丈八匠人約量晨作夕停每夜恒聞作聲旦視輒覺功大及終成後乃高二丈有二相好端嚴色相超挺殆由神造屢感徵迹帝又於寺中龍淵別殿造金銅像舉高丈八躬申供養每入頂禮歔歔哽噎不能自勝預從左右無不下泣又爲獻太后於青溪西岸建陽城門路東起大智度寺京師夾里爽塏通博朝市之中途川陸之顯要殿堂宏敞寶塔七層房廊周接華果間發正殿亦造丈八金像以申追福

五百諸尼四時講誦寺成之日帝顧謂群后曰建斯兩寺奉福二皇用表罔極之情以達追遠之思而不能遣蓼莪之哀復於中宮起至敬殿景陽臺立七廟室崇宇嚴肅鬱若卿雲粉壁朱柱交映相耀設二皇座具備諸禮冠蘊奩篋舉目興慕晨昏如在衣服輕暖隨時代易新奇芳旨應時日薦帝又曰雖竭工匠之巧殫世俗之奇水石周流華樹雜沓限以國務不獲朝夕侍食惟有朔望親奉饋奠而無所瞻仰內心崩潰如焚如灼又作聯珠五十首以明孝道又制孝思賦廣統孝本至於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度越終古無得而稱故元帝云伏尋我皇之爲孝也四運推移不以榮枯遷貿五德更用不以貴賤華心臨朝端默過隙之思彌軫垂拱巖廊風樹之悲逾

海一

九

切潔齋宗廟虔事郊裡言未發而涕零容不改而傷慟所謂終身之憂者是也蓋虞舜夏禹周文梁帝萬載論孝四人而已廣如譯所撰金樓子述之又以大通元年於臺城北開大通門立同泰寺樓閣臺殿則宸宮九級浮圖迴張雲表山樹園池沃蕩煩積其年三月六日帝親臨幸禮懺敬接以爲常准即捨身之地也雖億兆務殷而卷不輟手披閱內外經論典墳恒以達曙爲則自禮記古文周書左傳莊老諸子論語孝經往哲所未詳悉皆爲訓釋又以國學員限隔於貴賤乃更置五館招引寒雋故使孔釋二門榮茂峙列帝前後集百有餘卷著通史書苑數千卷唱當斯盛世頻奉璽書預參翻譯具如別傳初唱天監九年先疾復動便發二願遍尋經論使無

遺失搜括列代僧錄創區別之撰爲部表號曰名僧傳三十一卷至十三年始就條列其序略云夫深求寂滅者在於視聽之表考手心行者諒須丹青之工是知萬象森羅立言之不可以已者也大梁之有天下也威加赤縣功濟蒼生皇上化範九疇神遊八正頂戴法橋服膺甘露竊以外典鴻文布在方冊九品六藝尺寸罔遺而沙門淨行獨亡紀述玄宗敏德名絕終古擁歎長懷靡茲永歲律師釋僧祐道心貞固高行超邈著述諸記振發宏要寶唱不敏預班二落禮誦餘日捃拾遺漏文廣不載初以脚氣連發入東治療去後勅追因此抵罪謫配越州尋令依律以法處斷僧正慧超任情乖旨擯徙廣州先懺京師大僧寺遍方徙嶺表永棄荒裔遂令鳩集爲

卽一

役多闕晝則伏懺夜便續錄加又官私催逼惟日弗暇中甄條流文詞墜落將發之日遂以奏聞有勅停擯令住翻譯而此僧史方將刊定改前宿繁更加芟足故其傳後自序云豈敢謂僧之董狐庶無曲筆耳然唱之所撰文勝其質後人憑據揣而用之故數陳賞要爲時所列不測其終

元魏北臺恒安石窟通樂寺沙門釋曇曜傳第三

釋曇曜未詳何許人也少出家攝行堅貞風鑒閑約以元魏和平年任北臺昭玄統綬輯僧衆妙得其一住恒安石窟通樂寺即魏帝之所造也去恒安西北三十里武周山谷北面石崖就而鑄之建立佛寺名曰靈巖龕之大者舉高二十餘丈可受三千許人面別鑄

像窮諸巧麗龕別異狀駭動人神櫛比相連三十餘里東頭僧寺恒供千人碑碣見存未卒陳委先是太武皇帝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皓邪佞諛詞令帝崇重道士寇謙之拜爲天師珍敬老氏虔劉釋種焚毀寺塔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啓發帝既心悔誅夷崔氏事列諸傳至壬辰年太武云崩子文成立即起塔寺搜訪經典毀法七載三寶還興曜慨前陵廢欣今重復故於北臺石窟集諸德僧對天竺沙門譯付法藏傳并淨土經流通後賢意存無絕時又有沙門曇靖者以創開佛日舊譯諸經並從焚蕩人間誘導憑准無因乃出提謂波利經二卷意在通悟而言多妄習故其文云東方泰山漢言岱岳陰陽交代故謂代岳出

於魏世乃曰漢言不辯時代斯一妄也太山即此方言乃以代岳譯之兩語相翻不識梵魏斯二妄也其例甚衆具在經文尋之可領舊錄別有提謂經一卷與諸經語同但增加五方五行同石糝金疑成僞耳並不測其終隋初開皇關壤往往民間猶習提謂邑義各持衣鉢月再興齋儀範正律迺相監檢甚具翔集云

元魏南臺洛下永寧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傳第四

菩提流支魏言道希北天竺人也遍通三藏妙入總持志在弘法廣流視聽遂挾道宵征遠莅葱左以魏永平之初來遊東夏宣武皇帝下勅引勞供擬殷華處之永寧大寺四事將給七百梵僧勅以流支爲譯經之元匠也

其寺本孝明皇帝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
立在宮前闔闔門南御道之東中有九層浮
圖架木爲之舉高九十餘丈上有金刹復高
十丈出地千尺去臺百里已遙見之初營基
日掘至黃泉獲金像三十二軀太后以爲嘉
瑞奉信法之徵也是以飾制瓊奇窮世華美
刹表置金寶瓶容二十五斛承露金盤一十
一重鐵鎖角張盤及鎖上皆有金鐸如一石
甕九級諸角皆懸大鐸上下凡有一百三十
枚其塔四面九間六窻三戶皆朱漆扉扇垂
諸金鈴層有五千四百枚復施金鐸鋪首佛
事精妙殫土木之功繡柱金鋪驚駭心目高
風永夜鈴鐸和鳴鏗鏘之音聞十餘里北有
正殿形擬太極中諸像設金玉繡作工巧綺
麗冠絕當世僧房周接千有餘間臺觀星羅

參差間出彫飾朱紫續以丹青栝栢楨松異
草叢集院牆周帀皆施椽瓦正南三門樓開
三道三重去地二百餘尺狀若天門赫弈華
麗挾門列四力士四師子飾以金玉莊嚴煥
爛東西兩門例皆如此所可異者唯樓兩重
北門通道但露而置其四門外樹以青槐亘
以渌水京師行旅多庇其下路斷飛塵不田
渰雲之潤清風送涼豈藉合歡之發乃詔中
書舍人常景制寺碑景河內人敏學博通知
名海內太和十九年高祖擢爲修律博士有
詔令刊定律格永成通式景乃商確今古條
貫科猷即魏律二十篇是也歷官中書舍人
黃門侍郎祕書監幽州刺史居室貧儉事若
農家唯有經史盈車所著文集百餘篇給事
中封禪伯作序行世寺旣初成明帝及太后

共登浮圖視宮中如掌內下臨雲雨上天清朗以見宮內事故禁人不聽登之自西夏東華遊歷諸國者皆曰如此塔廟閭浮所無孝昌二年大風發屋拔樹剝上寶瓶隨風而墮入地丈餘復命工人更安新者至永熙三年二月爲天所震帝登凌雲臺望火遣南陽王寶炬錄尚書長孫稚將羽林一千來救于斯時也雷雨晦冥霰雪交注第八級中平旦火起有二道人不忍焚燼投火而死其燄相續經餘三月入地剝柱乃至周年猶有煙氣其年五月有人從東萊郡至云見浮圖在於海中光明儼然同覩非一俄而雲霧亂起失其所在至七月平陽王爲侍中斛斯椿所挾西奔長安至十月而洛京遷于漳鄴先時流支奉勅創翻十地宣武皇帝命章一日親對筆

受然後方付沙門僧辯等訖盡論文佛法隆盛英雋蔚然相從傳授孜孜如也帝又勅清信士李廓撰衆經錄廓學通玄素條貫經論雅有標擬故其錄云三藏流支自洛及鄴爰至天平二十餘年凡所出經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即佛名楞伽法集深密等經勝思惟大寶積法華涅槃等論是也並沙門僧朗道湛及侍中崔光等筆受具列唐貞觀內典錄廓又云三藏法師流支房內經論梵本可有萬夾所翻新文筆受藁本滿一間屋然其慧解與勒那相亞而神悟聰敏洞善方言兼工呪術則無抗衡矣嘗坐井口澡罐內空弟子未來無人汲水流支乃操柳枝聊搗井中密加誦呪纔始數遍泉水上涌平及井欄即以鉢酌用之盥洗旁僧具見莫測其神威共

嘉歎大聖人也流支曰勿妄褒賞斯乃術法外國共行此方不習謂爲聖耳懼惑世人遂祕不傳于時又有中天竺僧勒那摩提魏云寶意博瞻之富理事兼通誦一億偈偈有三十二字尤明禪法意存遊化以正始五年初屆洛邑譯十地寶積論等大部二十四卷又有北天竺僧佛陀扇多魏言覺定從正光年至元象二年於洛陽白馬寺及鄴都金華寺譯出金剛上味等經十部當翻經日於洛陽內殿流支傳本餘僧叅助其後三德乃徇流言各傳師習不相詢訪帝以弘法之盛略叙曲煩勅三處各翻訖乃叅校其間隱沒互有不同致有文旨時兼異綴後人合之共成通部見寶唱等錄初寶意沙門神理標異領牒魏詞偏盡隅奧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

十一

十五

精義每發一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天官云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咸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旣而法事將了又見前使云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衆辭訣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時又有沙門法場於洛陽譯辯意長者問經一卷雖闕傳對而是正文見法上錄又熙平元有南天竺波羅柰城婆羅門姓瞿曇氏名般若流支魏言智希從元象元年至興和末於鄴城譯正法念聖善住迴諍唯識等經論凡一十四部八十五卷沙門曇琳僧昉等筆當時有沙門菩提流支與般若流支

前後出經而衆錄傳寫率多輕略各去上字但云流支而不知是何流支迄今群錄譯目相涉難得詳定又斯城郡守楊銜之撰洛陽伽藍記五卷故其序略云三墳五典之說九流百氏之言並理在人區而義非天外至如一乘二諦之言六通三達之旨西域備詳東土靡記若夫頃日感夢滿月流光陽門飾毫眉之像夜臺圖紺髮之形爾來奔競其風遂廣至如晉室永嘉寺惟有四十二皇魏受圖嵩洛京寺出餘千數皆帝王士庶篤信經營名僧異瑞紛紛間起今採摘祥異者具以注之文多不載時西魏文帝大統中丞相宇文黑泰興隆釋教崇重大乘雖攝總萬機而恒揚三寶第內常供百法師尋討經論講摩訶衍又命沙門曇顯等依大乘經撰菩薩藏衆

十一

十六

經要及百二十法門始從佛性終盡融門每日開講即恒宣述以代先舊五時教迹迄今流行香火梵音禮拜唱導咸承其則雖山東江表乃稱學海儀表有歸未能逾矣至周文帝二年有波頭摩國律師攘那跋陀羅周言智賢共耶舍崛多等譯五明論謂聲醫工術及符印等並沙門智僊筆受建武帝天和年有摩勒國沙門達摩流支周言法希奉勅爲大冢宰晉陽公宇文護譯婆羅門天文二十卷又令摩伽陀國禪師闍那耶舍周言藏稱共弟子闍那崛多等於長安故城四天王寺譯定意天子問經六部沙門圓明道辯及城陽公蕭吉等筆受

陳南海郡天竺沙門拘那羅陀傳第五
拘那羅陀陳言親依或云波羅末陀譯云真

諦並梵文之名字也本西天竺優禪尼國人
焉景行澄明器宇清肅風神爽拔悠然自遠
群藏廣部罔不措懷藝術異能偏素諳練雖
遵融佛理而以通道知名遠涉艱關無憚夷
險歷遊諸國隨機利見梁武帝德加四域
盛昌三寶大同中勅直後張汜等送扶南獻
使返國仍請名德三藏大乘諸論雜華經等
真諦遠聞行化儀軌聖賢搜選名匠惠益氓
品彼國乃屈真諦并賡經論恭膺帝旨既素
蓄在心渙然聞命以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
日達于南海沿路所經乃停兩載以太清二
年閏八月始屆京邑武皇面申頂禮於寶雲
殿竭誠供養帝欲傳翻經教不羨秦時更出
新文有逾齊日屬道銷梁季寇羯憑陵法爲
時崩不果宣述乃步入東土又往富春令陸

元哲創奉問津將事傳譯招延英秀沙門寶
瓊等二十餘人翻十七地論適得五卷而國
難未靜側附通傳至太寶三年爲侯景請還
在臺供養于斯時也兵饑相接法幾頽焉會
元帝啓祚承聖清夷乃止于金陵正觀寺與
願禪師等二十餘人翻金光明經三年二月
還返豫章又往新吳始興後隨蕭太保度嶺
至于南康並隨方翻譯棲遑靡託逮陳武永
定二年七月還返豫章又上臨川晉安諸郡
真諦雖傳經論道缺情離本意不申更觀機
壤遂欲汎舶往楞伽修國道俗虔請結誓留
之不免物議遂停南越便與前梁舊齒重覈
所翻其有文旨乖競者皆鎔冶成範始末輪
通至文帝天嘉四年楊都建元寺沙門僧宗
法准僧忍律師等並建業標領欽聞新教故

使遠浮江表親承芳問諦欣其來意乃爲翻
攝大乘等論首尾兩載履跡宗旨而飄寓投
委無心寧寄又汎小舶至梁安郡更裝大舶
欲返西國學徒追逐相續留連太守王方奢
迷衆元情重申邀請諦又且循人事權止海
隅伺旅束裝未思安堵至三年九月發自梁
安汎舶西引業風賦命飄還廣州十二月中
上南海岸刺史歐陽穆公頴延住制旨寺請
翻新文諦顧此業緣西還無指乃對沙門慧
愷等翻廣義法門經及唯識論等後穆公薨
沒世子紇重爲檀越開傳經論時又許焉而
神思幽通量非情測嘗居別所四絕水洲紇
往造之嶺峻濤涌未敢陵犯諦乃鋪舒坐具
在水上跏坐其內如乘舟焉浮波達岸旣登
接對而坐具不濕依常敷置有時或以荷葉

蹋水乘之而渡如斯神異其例甚衆至光太
二年六月諦厭世浮雜情弊形骸未若佩理
資神早生勝壤遂入南海北山將捐身命時
智愷正講俱舍聞告馳往道俗奔赴相繼山
川刺史又遣使人伺衛防遏躬自稽顙致留
三日方紆本情因爾迎還止于王園寺時宗
愷諸僧欲延還建業會揚輦碩望恐奪時榮
乃奏曰嶺表所譯衆部多明無塵唯識言乖
治術有蔽國風不隸諸華可流荒服帝然之
故南海新文有藏陳世以太建元年遘疾少
時遺訣嚴正勗示因果書傳累紙其文付弟
子智休至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七十
有一明日於潮亭焚身起塔十三日僧宗法
准等各贊經論還返匡山自諦來東夏雖廣
出衆經偏宗攝論故討尋教旨通覽所譯則

彼此相發綺續鋪顯故隨處翻傳親流疏解
依止勝相後疏並是僧宗所陳躬對本師重
爲釋旨增減或異大義無虧宗公別著行狀
廣行於世且諦之梁時逢喪亂感竭運終道
津靜濟流離弘化隨方卷行至於部表或分
譯人時別今總歷二代共通數之故始梁武
之末至陳宣初位凡二十三載所出經論記
傳六十四部合二百七十八卷微附華飾盛
顯隋唐見曹毗別曆及唐貞觀內典錄餘有
未譯梵本書並多羅樹葉凡有二百四十夾
若依陳紙翻之則列二萬餘卷今見譯訖止
是數甲之文並在廣州制旨王園兩寺是知
法寶弘博定在中天識量玼瑣誠歸東夏何
以明之見譯藏經減三千卷生便棄擲習學
全希用此量情情可知矣初諦傳度攝論宗

愷歸心窮括教源銓題義旨遊心既久懷敞
相承諦又面對闡揚情理無伏一日氣屬嚴
厲衣服單踈忍噤通宵門人側席愷等終夜
靜立奉侍諮詢言久情誼有時眠寐愷密以
衣被覆足諦潛覺知便曳之于地其節儉知
足如此愷如先奉侍逾久逾親諦以他日便
喟然憤氣衝口者三愷問其故答曰君等歟
誠正法實副叅傳但恨弘法非時有阻來意
耳愷聞之如噎良久聲淚俱發跪而啓曰大
法絕塵遠通赤縣群生無感可遂理耶諦以
手指西北曰此方有大國非近非遠吾等
沒後當盛弘之但不覩其興以爲太息耳即
驗往隔今統敷揚有宗傳者以爲神用不同
妄生異執惟識不識其識不無慨然時有中
天竺優禪尼國王子月婆首那陳言高空遊

化東魏生知俊朗體悟幽微專學佛經尤精義理洞曉音韻兼善方言譯僧伽吒經等三部七卷以魏元象年中於鄴城司徒公孫騰第出沙門僧昉筆受屬齋受魏禪蕃客任情那請還鄉事流博觀承金陵弘法道聲遠肅以梁武大同年辭齊南度既達彼國仍被留住因譯大乘頂王經一部有勅令那總監外國往還使命至太清二年忽遇于闐僧求那跋陀陳言德賢賈勝天王般若梵本那因祈請乞願弘通嘉其雅操豁然授與那得保持用爲希遇屬侯景作亂未暇翻傳攜負東西諷持供養至陳天嘉乙酉之歲始於江州興業寺譯之沙門智昉筆受陳文凡六十日覆疏陶練勘閱俱了江州刺史黃法範爲檀越僧正釋惠恭等監掌具經後序那後不知所

卷二

三

終時又有扶南國僧須菩提陳言善吉於揚州城內至敬寺爲陳主譯大乘寶雲經八卷與梁世曼陀羅所出七卷者同少有差耳並見隋世三寶錄

陳揚都金陵沙門釋法泰傳第六

釋法泰不知何人學達釋宗跨轡淮海住揚都大寺與慧愷僧宗法忍等知名梁代並義聲高邈宗匠當時有天竺沙門真諦挾道孤遊遠化東鄙會虜寇勅殄僑寓流離一十餘年全無陳譯將旋舊國途出嶺南爲廣州刺史歐陽頎固留因欲傳授周訪義侶擬閱新文泰遂與宗愷等不憚艱辛遠尋三藏於廣州制旨寺筆受文義垂二十年前後所出五十餘部并述義記皆此土所無者泰雖博通教旨偏重行猷至於律儀所及性無違越諦

又與泰譯明了論釋律二十二大義并疏五卷勒于座右遵奉行之至陳太建三年泰還建鄴并贊新翻經論創開義旨驚異當時其諸部中有攝大乘俱舍論文詞該富理義凝玄思越恒情妙能其趣先是梁武宗崇大論兼翫成實學人聲望從風歸靡陳武好異前朝廣流大品尤敦三論故泰雖屢演道俗無受使夫法座絕嗣聞爾無聞會彭城沙門靜嵩避地金陵學聲早被獨拔千載希斯正理晝談恒講夜請新宗因循荏苒乃經涼燠泰振發玄門明衷弘詣覈其疑議每臻玄極皆隨機按旨披釋無遺事出嵩傳泰博諮真諦傳業嵩公知我者希浮謗斯及不測其終智愷俗姓曹氏住楊都寺初與法泰等前後異發同往嶺表奉祈真諦愷素積道風詞力殷

瞻乃對翻攝論躬受其文七月之中文疏並了都合二十五卷後更對翻俱舍論十月便了文疏合數八十三卷諦云吾早值子綴緝經論結是前翻不應少欠今譯兩論詞理圓備吾無恨矣愷後延諦還廣州顯明寺住本房中請諦重講俱舍纔得一遍至陳光大中僧宗法准惠忍等度嶺就諦求學以未聞攝論更爲講之起四月初至臘月八日方訖一遍明年宗等又請愷於智慧寺講俱舍論成名學士七十餘人同欽諮詢講至業品疏第九卷文猶未盡以八月二十日遘疾自省不救索紙題詩曰千秋本難滿三時理易傾石火無恒燄電光非久明遺文空滿笥徒然昧復生泉路方幽噎寒隴向淒清一隨朝露盡惟有夜松聲因放筆與諸名德握手語別端

坐儼思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一即光大二年也葬於廣州西蔭寺南崗自餘論文真諦續講至惑品第三卷因爾乖豫便廢法事明年肇春三藏及化諦有菩薩戒弟子曹毗者愷之叔子明敏深沉雅有遠度少攜至南中受學攝論諮承諸部皆著功勳太建二年毗請建興寺僧正明勇法師續講攝論成學名僧五十餘人晚住江都綜習前業常於白塔等寺開演諸論冠履群襦服同賢士登座談吐每發深致席端學士並是名賓禪定僧榮日嚴法侃等皆資其學時有循州平等寺沙門智敷者弱年聽延祚寺導緣二師成實并往北土沙門法明聽金剛般若論又往希堅二德聽婆沙中論皆洞涉精至研覈宗旨必得本師臨聽言無浮雜義得明暢者方始離

之餘例准此及翻攝論乃爲廣州刺史安南將軍陽山公頗請宅安居不獲專習後翻俱舍方預其席及愷講此論敷與道尼等二十人並掇拾文疏於堂聽受及愷之云亡諦撫膺哀慟遂來法准房中率尼嚮敷等十有二人共傳香火令弘攝舍兩論誓無斷絕皆共奉旨無敢墜失至三藏崩後法侶凋散未嗣將虧太建九年敷相續敷弘最多聯類同聽諦席未有高者太建十一年二月有跋摩利三藏弟子惠哥者本住中原值周武滅法避地歸陳晚隨使劉璋至南海獲涅槃論敷曾講斯經欣其本習伏膺請求便爲開說止得序分種性分前十三章玄義後返豫章鶴嶺山敷又與璣法師隨從因復爲說第三分具得十海十道及進餘文哥因邁疾不任傳授

續高僧傳卷第二

卿二

唐 釋 道 宣 撰

譯經篇二

本傳四人
附見八人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天竺沙門那連提黎

卿二

耶舍傳一萬天

隋西京大興善寺北賢豆沙門闍那崛多

傳二僧就
法智

隋東都雒濱上林園翻經館南賢豆沙門

達摩笈多傳三侯君素
劉源

徐同

費長
房

隋東都上林園翻經館沙門釋彥琮傳四

矩行

那連提黎耶舍此言尊稱北天竺烏場國人
正音應云鄔茶其王與佛同氏亦姓釋迦利

帝利種此云土田主也田劫初之時先爲分
地主因即號焉今所謂國王者是也舍年十
七發意出家尋值名師備聞正教二十有一
得受具篇聞諸宿老歎佛景迹或云某國有
鉢某國有衣頂骨牙齒神變非一遂即起心
願得瞻奉以戒初受須知律相既滿五夏發
足遊方所以天梯石臺之迹龍廟寶塔之方
廣周諸國並親頂禮僅無遺逸曾竹園寺一
住十年通履僧坊多值明德有一尊者深識
人機見語舍云若能靜修應獲聖果恐汝遊
涉終無所成爾日雖聞情無領悟晚來却想
悔將何及耶舍北背雪山南窮師子歷覽聖
迹仍旋舊壤乃覩烏場國主真大士焉自所
經見罕儔其類試略述之安民以理民愛若
親後夜五更先禮三寶香花妓樂竭誠供養

日出昇殿方覽萬機次到辰時香水浴像宮中常設日百僧齋王及夫人手自行食齋後消食習諸武藝日景將昃寫十行經與諸德僧共談法義復與羣臣量議治政瞑入佛堂自奉燈燭禮拜誦讀各有恒調了其常業乃還退靜三十餘年斯功不替王有百子誠孝居懷釋種餘風胤流此國但以寺接山阜野火所焚各相差遣四遠投告六人爲伴行化雪山之北至于峻頂見有人鬼二路人道荒險鬼道利通行客心迷多尋鬼道漸入其境便遭殺害昔有聖王於其路首作毗沙門天王石像手指人路同伴一僧錯入鬼道耶舍覺已口誦觀音神呪百步追及已被鬼害自以呪力得免斯厄因復前行又逢山賊專念前呪便蒙靈衛賊來相突對目不見循路東

指到芮芮國值突厥亂西路不通返鄉意絕乃隨流轉北至泥海之旁南距突厥七千餘里彼既不安遠投齊境天保七年屆於京鄴文宣皇帝極見殊禮偏異恒倫耶舍時年四十骨梗雄雅物議憚之緣是文宣禮遇隆重安置天平寺中請爲翻經三藏殿內梵本千有餘夾勅送於寺處以上房爲建道場供窮珍妙別立廚庫以表尊崇又勅昭玄大統沙門法上等二十餘人監掌翻譯沙門法智居士萬天懿傳語懿元鮮卑姓萬俟氏少出家師婆羅門而聰慧有志力善梵書語攻呪符術由是故名預叅傳焉初翻衆經五十餘卷大興正法弘暢衆心宣帝重法殊異躬禮梵本顧羣臣曰此乃三寶洪基故宜偏敬其奉信推誠爲如此也耶舍每於宣譯之暇時陳

神呪冥救顯助立功多矣未幾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所獲兵祿不專自資好起慈惠樂興福業設供飯僧施諸貧乏獄囚繫畜咸將濟之市鄺內所多造義井親自澆水津給衆生又於汲郡西山建立三寺依泉旁谷制極山美又收養癘疾男女別坊四事供承務令周給又往突厥客館勸持六齋羊料放生受行素食又曾遇病百日不起天子皇后躬問起居耶舍歎曰我本外客德行未隆乘輿今降重法故爾內撫其心慚懼交集建德之季周武克齊佛教與國一時平殄耶舍外假俗服內襲三衣避地東西不遑寧息五衆凋窘投厝無所儉餓溝壑者減食施之老病扶力者隨緣濟益雖事力匱薄拒諫行之而神志休強說導無倦屯負留難更歷四年有隋御寓

重隆三寶開皇之始梵經遙應爰降璽書請來弘譯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勅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主上禮問殷繁供奉隆渥年雖朽邁行轉精勤曾依舍利弗陀羅尼具依修業夢得境界自身作佛如此靈祥雜沓其例非一後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存撫羈客妙得物心忽一旦告弟子曰吾年老力微不久去世及今明了誠爾門徒佛法難逢宜勤修學人身難獲慎勿空過言訖就枕奄爾而化時滿百歲即開皇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也初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亦合登仙中壽果終其言驗矣登仙冥理猶難測之然其面首形偉特異常倫頂起肉髻聳若雲峯目正處中上下量等耳高

且長輪睡成具見人榮相未比於斯固是傳法之碩德也法主既喪哀驚道俗紹隆之事將漸墜焉凡前後所譯經論一十五部八十許卷即菩薩見實月藏日藏法勝毗曇等是也並沙門僧琛明芬給事李道寶等度語筆受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等二十餘僧監護始末至五年冬勘練俱了並沙門彥琮製序具見齊周隋三代經錄尋耶舍遊涉四十餘年國五十餘里十五萬瑞影靈迹勝寺高僧駛水深林山神海獸無非奉敬並預徵降事既廣周未遑陳叙沙門彥琮爲之本傳具流於世時又有同國沙門毗尼多流支此言滅喜不遠五百由旬來觀盛化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給事李道寶傳語沙門法纂筆受沙門

御二

五

彥琮製序

闍那崛多此言德志比賢豆賢豆本音因陀主處謂天帝所護故也賢豆之音彼國之訛略耳身毒天竺此方之訛稱也而彼國人總之以爲五方也犍陀囉國人也此云香行國焉居富留沙富邏城此云丈夫宮也刹帝利種姓金步此云項也謂如孔雀之項彼國以爲貴姓父名跋闍邏婆囉此云金剛堅也少懷遠量長垂清範位居宰輔燮理國政崛多昆季五人身居最小宿植德本早發道心適在髫鬣便願出家二親深識其度不違其請本國有寺名曰大林遂往歸投因蒙度脫其郁波第耶此云常近受持者今所謂和尚此乃于闐之訛畧也名曰嗜那耶舍此云勝名專修宴坐妙窮定業其阿遮利耶此云傳授或云正行即所謂阿闍梨也亦近國之訛略

耳名曰闍若那跋達囉此云智賢遍通三學
偏明律藏崛多自出家後孝敬專誠教誨積
年指歸通觀然以賢豆聖境靈迹尚存便隨
本師具得瞻奉時年二十有七受戒三夏師
徒結志遊方弘法初有十人同契出境路由
迦臂施國淹留歲序國王敦請其師奉爲法
主益利頗周將事巡歷便踰大雪山西足固
是天險之峻極也至猷怛國旣初至止野曠
民希所須食飲無人營造崛多遂捨具戒竭
力供侍數經時艱冥靈所祐幸免災橫又經
渴羅槃陀及于闐等國屬遭夏雨寒雪暫時
停住旣無弘演棲寓非久又達吐谷渾國便
至鄯州于時即西魏後元年也雖歷艱危心
逾猛厲發蹤跋涉三載于茲十人之中過
亡沒所餘四人僅存至此以周明帝武成年

脚二

六

初屆長安止草堂寺師徒遊化已果來心更
登淨壇再受具足精誠從道尤甚由來稍叅
京輦漸通華語尋從本師勝名被明帝詔延
入後園共論佛法殊禮別供充諸禁中思欲
通法無由自展具情上啓即蒙別勅爲造四
天王寺聽在居住自茲已後乃翻新經旣非
弘泰羈縻而已所以接先闕本傳度梵文即
十一面觀音金仙問經等是也會譙王宇文
儉鎮蜀復請同行於彼三年恒任益州僧主
住龍淵寺又翻觀音偈佛語經建德隳運像
教不弘五衆一期同斯俗服武帝下勅追入
京輦重加爵祿逼從儒禮秉操鏗然守死無
懼帝愍其貞亮哀而放歸路出甘州北由突
厥闍黎智賢還西滅度崛多及以和尚乃爲
突厥所留未久之間和尚遷化隻影孤寄莫

知所安賴以北狄君民頗弘福利因斯飄寓隨方利物有齊僧寶暹道邃僧曇等十人以武平六年相結同行採經西域往返七載將事東歸凡獲梵本二百六十部迴至突厥俄屬齊亡亦投彼國因與同處講道相娛所賈

脚二

七

新經請翻名題勘舊錄目轉覺巧便有異前人暹等內誠各私慶幸獲寶遇匠德無虛行同誓焚香共契宣布大隋受禪佛法即興暹等賈經先來應運開皇元年季冬屆止京邑勅付所司訪人令譯二年仲春便就傳述夏中詔曰殷之五遷恐民盡死是則域吉凶之土制短長之命謀新去故如農望秋龍首之山川原秀麗卉木滋阜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無窮之業在茲可域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園苑池沼

其號並同寺曰大興善也於此寺中傳度法本時崛多仍往北狄至開皇五年大興善寺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以躬當翻譯音義乖越承崛多在北乃奏請還帝乃別勅追延崛多西歸已絕流滯十年深思明世重遇三寶忽蒙遠訪欣願交并即與使乎同來入國于時文帝巡幸洛陽於彼奉謁天子大悅賜問頻仍未還京闕尋勅敷譯新至梵本衆部彌多或經或書且內且外諸有翻傳必以崛多爲主僉以崛多言識異方字曉殊俗故得宣辯自運不勞傳度理會義門句圓詞體文意粗定銓本便成筆受之徒不費其力試比先達抑亦繼之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勅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

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
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
穆彥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昔支
曇羅什等所出大集卷軸多以三十成部及
耶舍高齊之世出月藏經一十二卷隋初復
出日藏分一十五卷卿二既是大集廣本而前後
譯分遂使支離部表羈散開皇六年有招提
寺沙門僧就合之爲六十卷就少出家專實
坊學雖加宣導恨文相未融乃例括相從附
入大部至於詞旨愜當未善精窮比有大興
善寺沙門洪慶者識度明達爲國監寫藏經
更整改就所合者名題前後甚得理致且今
見翻諸經有多是大集餘品略而會之應滿
百卷若依梵本此經凡十萬偈據以隋文可
三百卷崛多曾傳于闐東南二千餘里有遮

拘迦國彼王純信敬重大乘宮中自有摩訶
般若大集華嚴三部王躬受持親執鎖鑰轉
讀則開香華供養或以諸餅果誘引小王令
其禮拜此國東南可二十餘里山甚巖險有
深淨窟置大集華嚴方等寶積楞伽方廣舍
利弗花聚二陀羅尼都薩羅藏摩訶般若八
部般若大雲經等凡十二部減十萬偈國法
相傳防衛守護又有入滅定羅漢三人窟中
禪寂每至月半諸僧就山爲其淨髮此則人
法住持有生之所憑賴崛多道性純厚神志
剛正愛德無狀求法不懈博聞三藏遠究真卿二
宗遍學五明兼開世論經行得道場之趣總
持通神呪之理三衣一食終固其誠仁濟弘
誘非關勸請勤誦佛經老而彌篤強識先古
久而逾詣士庶欽重道俗崇敬隋滕王遵仰

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損東越又在甌
閩道聲載路身心兩救爲益極多至開皇二
十年便從物故春秋七十有八自從西服來
至東華循歷翻譯合三十七部一百七十六
卷即佛本行集法炬威德護念賢護等經是
也並詳括陶冶理教圓通文明義結具流於
世見費長房三寶錄初隋高祖又勅崛多共
西域沙門若那竭多開府高恭恭息都督天
奴和仁及婆羅門毗舍達等於內史內省翻
梵古書及軋文至開皇十二年書度翻訖合
二百餘卷奏聞進內見唐貞觀內典錄時又
有優婆塞姓瞿曇氏名達摩般若此言法智
父名般若流支備詳餘傳智本中天國人流
滯東川遂鄉華俗而門世相傳祖習傳譯高
齊之季爲昭玄都齊國旣平佛法同毀智因

僧職轉任俗官冊授洋州洋川郡守隋氏受
禪梵牒即來有勅召還使掌翻譯法智妙善
方言執本自傳不勞度語譯業報差別經等
成都沙門釋智鉉筆受文詞銓序義體日嚴
寺沙門彥琮製序見隋代經錄

達摩笈多此言法密本南賢豆羅囉國人也
利帝利種姓弊耶伽羅此云虎氏有弟四人
身居長子父母留戀不聽出家然以篤愛法
門深願離俗年二十三往中賢豆界鞬拏究
撥闍城此云耳出於究牟地謂黃色花因花
園以得名也僧伽囉摩此云衆園舊云僧伽
藍者訛略也笈多於此寺中方得落髮改名
法密年二十五方受具戒其郁波第耶佛馱
笈多此云覺密阿遮利夜名奮拏達多此云
德施又一阿遮利夜名爲普照通大小乘經

論咸能誦說行賓茶夜法謂行乞食者舊名
爲分衛入第耶那此云念修舊爲禪那及持
訶那並訛僻也恒入此觀以爲常業笈多受
具足後仍住三年就師學問師之所得略窺
戶牖後以普照師爲吒迦國王所請從師至
彼經停一載師還本國笈多更留四年住於
提婆鼻何囉此云天遊也天謂國王遊謂僧
處其所王立故名天遊舊以寺代之寺乃此
土公院之名所謂司也廷也又云招提者亦
訛略也世依字解招謂招引提謂提携並浪
語也此乃西言耳正音云招闍提奢此云四
方謂處所爲四方衆僧之所依住也於是歷
諸大小乘國及以僧寺聞見倍多北路商人
頗至於彼遠傳東域有大支那國焉舊名真
丹震旦者並非正音無義可譯惟知是此神

御二

十一

州之總名也初雖傳述不甚明信未作來心
但以志在遊方情無所繫遂往迦臂施國六
人爲伴仍留此國停住王寺笈多遂將四伴
於國城中二年停止遍歷諸寺備觀所學遠
遊之心尚未寧處其國乃是北路之會雪山
北陰商旅咸湊其境於商客所又聞支那大
國三寶興盛同侶一心屬意來此非惟觀其
風化願在利物弘經便踰雪山西足薄伽羅
國波多又拏國達摩悉鬚多國此諸國中並
不久住足知風土諸寺儀式又至渴羅槃陀
國留停一年未多開導又至沙勒國同伴一
人復還本邑餘有三人停在王寺謂沙勒王
之所造也經住兩載仍爲彼僧講念破論有
二千偈旨明三印多破外道又爲講如實論
亦二千偈約其文理乃是世間論義之法又

至龜茲國亦停王寺又住二年仍爲彼僧講
釋前論其王篤好大乘多所開悟留引之心
旦夕相造笈多係心東夏無志潛停密將一
僧間行至烏耆國在阿嚩拏寺講通前論又
經二年漸至高昌客遊諸寺其國僧侶多學
漢言雖停二年無所宣述又至伊吾便停一
載值難避地西南路純砂磧水草俱乏同侶
相顧性命莫投乃以所賫經論權置道旁越
山求水冀以存濟求旣不遂勞弊轉增專誦
觀世音呪夜雨忽降身心充悅尋還本途四
顧茫然方道迷失踟躕進退乃任前行遂遠
于瓜州方知曲取北路之道也笈多遠慕大
國跋涉積年初契同徒或留或歿獨顧單行
屆斯勝地靜言思之悲喜交集尋蒙帝旨延
入京城處之名寺供給豐渥即開皇十年冬

卿二

十二

十月也至止未淹華言略悉又奉別勅令就
翻經移住興善執本對譯允正寔繁所誦大
小乘論並是深要至於宣解大弘微旨此乃
舊學頻遭積疑然而慈恕立身柔和成性心
非道外行在言前戒地夷而靜智水幽而潔
經洞字源論窮聲意加以威容詳正勤節高
猛誦響繼晨宵法言通內外又性好端居簡
絕情務寡薄嗜欲息杜希求無倦誨人有踰
利已曾不忤顏於賤品輕心於微類遂使未
覩者傾風暫謁者欽敬自居譯人之首惟存
傳授所有覆疎務存綱領煬帝定鼎東都敬
重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勅於洛水
南濱上林園內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求鎮傳
法登即下微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四事
供承復恒常度致使譯人不墜其緒成簡無

替於時及隋綱云頽郊壘煙構梵本新經一時斯斷笈多蘊其深解遂闕陳弘始於開皇中歲經至大業末年二十八載所翻經論七部合三十二卷即起世緣生藥師本願攝大乘菩提資糧等是也並文義澄潔華質顯暢卽二見唐貞觀內典錄至武德二年終于洛汭初笈多翻普樂經一十五卷未及練覆值僞鄭淪廢不暇重修今卷部在京多明八相等事有沙門彥琮內外通照華梵並聞預叅傳譯偏承提誘以笈多遊履具歷名邦見聞陳述事逾前傳因著大隋西國傳一部凡十篇本傳一方物二時候三居處四國政五學教六禮儀七飲食八服章九寶貨十盛列山河國邑人物斯即五天之良史亦乃三聖之宏圖故後漢西域傳云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

挺生者是也詞極綸綜廣如所述初開皇十三年廣州有僧行塔懺法以皮作帖子二枚書爲善惡兩字令人擲之得善者吉又行自撲法以爲滅罪而男女合雜妄承密行青州居士接響同行官司檢察謂是妖異其云此塔懺法依占察經自撲懺法依諸經中五體投地如太山崩特以奏聞乃勅內史侍郎李元操就大興善問諸大德有沙門法經彥琮等對云占察經見有兩卷首題菩提登在外國譯文似近代所出衆藏亦有寫而傳者檢勘羣錄並無正名及譯人時處塔懺與衆經復異不可依行勅因斷之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勅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白字君素本相鄴人識敏機對揖崇臺省帝以多聞前古爰引賓

王觀國程器終于此職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意在顯發儒宗助佛宣教導達羣品咸奔一趣卿二蓋卿博識有據故能洞此幽求又有翻經學士涇陽劉滂撰內外旁通比較數法一卷滂學通玄素偏工數術每以前代翻度至於數法比例頗涉不同故演斯致其序略云世之道藝有淺有深人之稟學有疎有密故尋籌之用也則兼該大術其不思也則致惑三隅然東夏數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陳何無異端之例然則先譯諸經並以大千稱為百億言一由旬為四十里依諸算計悉不相符竊疑翻傳之日彼此異音指搗之際於斯取

失故衆經算數之法與東夏相參十十變之旁通對衍庶擬翻譯之次執而辯惑既叅隸經誥故即而叙之至開皇十五年文皇下勅令翻經諸僧撰衆經法式時有沙門彥琮等准的前錄結而成之一部十卷奏呈入內並見隋代費氏諸錄時有翻經學士成都費長房本預繼衣周朝從廢因俗博通妙精玄理開皇之譯即預搜揚勅召入京從例修緝以列代經錄散落難收佛法肇興年載蕪沒乃撰三寶錄一十五卷始於周莊之初上編甲卿二子下錄年號并諸代所翻經部卷目軸別陳叙亟多條例然而瓦玉雜糅真偽難分得在通行關於甄異錄成陳奏下勅行之所在流傳最爲該富矣

釋彥琮俗緣李氏趙郡栢人人也世號衣冠

門稱甲族少而聰敏才藻清新識洞幽微情符水鏡遇物斯覽事罕再詳初投信都僧邊法師因試令誦須大拏經減七千言一日便了更誦大方等經數日亦度邊異之也至于十歲方許出家改名道江以慧聲洋溢如江河之望也聽十地論榮譽流振州邑所推十二在巖嵒山誦法華經不久尋究便遊鄴下因循講席乃返鄉寺講無量壽經時太原王劭任趙郡佐寓居寺宇聽而仰之友敬彌至齊武平之初年十有四西入普陽且講且聽雷爾道張汾朔名布通儒尚書敬長瑜及朝秀盧思道元行恭邢恕等並高齊榮望欽揖風猷同爲建齋講大智論親受披導歎所未聞及齊后西幸晉陽延入宣德殿講仁王經國統僧都用爲承奉聽徒二百並是英髦帝

親臨御筵文武咸侍皇太后及以六宮同昇法會勅侍中高元海扶琮昇座接待上下而神氣堅朗希世驚嗟析理開神咸遵景仰十六遭父憂厭辭名聞遊歷篇章爰逮子史頗存通闕右僕射楊休之與文林館諸賢文欸情狎性愛恬靜延而方造及初進具日次晡時戒本萬言誦試兼了自爾專習律檢進討行科及周武平齊尋蒙延入共談玄籍深會帝心勅預通道觀學士時年二十有一與宇文愷等周代朝賢以大易老莊陪侍講論江御二便外假俗衣內持法服更名彥琮武帝自纘道書號無上祕要于時預霑綸綍特蒙收採至宣帝在位每醮必累日通宵談論之際因潤以正法時漸融泰頗懷嘉賞授禮部等官並不就與朝士王劭辛德源陸開明唐怡等

情同琴瑟號爲文外玄友大象二年隋文作相佛法稍興便爲諸賢講釋般若大定九年正月沙門曇延等同舉奏度方蒙落髮時年二十有五至其年二月十三日高祖受禪改號開皇即位講筵四時相繼長安道俗咸萃其塵因即通會佛理邪正沾濡沐道者萬計又與陸彥師薛道衡劉善經孫萬壽等一代文宗著內典文會集又爲諸沙門撰唱導法皆改正舊體繁簡相半即現傳習祖而行之開皇三年隨高幸道壇見畫老子化胡像大生怪異勅集諸沙門道士共論其本又勅朝秀蘇威楊素何妥張賓等有叅玄理者詳計奏聞時琮預在此筵當掌言務試舉大綱未及指覈道士自述陳其矯詐因作辯教論明道教妖妄者有二十五條詞理援據宰輔褒

佛二

十七

賞其年西域經至即勅翻譯旣副生願欣至泰然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蕃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內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別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又教住大興國寺爾後王之新詠舊叙恒令和之又遣蕭憺諸葛穎等羣賢迭往叅問談對名理宗師有歸隋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內第叙問殷篤琮別夜寐夢見黃色大人身長三丈執玻瓈椀授云椀內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內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於是私慰素抱悲慶交并至十二年勅召入京後掌翻譯住大興善厚供頻仍時文帝御

寓盛弘三寶每設大齋皆陳懺悔帝親執香
鑪琮爲宣導暢引國情恢張皇覽御必動容
靖顧欣其曲盡深衷其言誠感達如此類也
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施營第林造曰
嚴寺降禮延請求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
增臨謁披會玄旨屢發信心然而東夏所貴
文頌爲先中天師表梵旨爲本琮乃專尋葉
典日誦萬言故大品法華維摩楞伽攝論十
地等皆親傳梵書受持讀誦每日聞閱要周
乃止仁壽初年勅令送舍利于并州時漢王
諒於所治城隅內造寺仍置寶塔今所謂開
義寺是也琮初至塔所累日雲霧晦合及至
下晨時正當午雲開日耀天地清朗便下舍
利瘞而藏之又感瑞雲夾日五色相間仁壽
末年又奉勅送舍利于復州方樂寺今名龍

寺二

十八

蓋寺也本基荒毀南齊初立周廢頽滅纔有
餘址而處所顯敞堪置靈塔令人治翦忍覺
頭上痒悶因檢髮中獲舍利一粒形如黍米
光色鮮發兩斧試之上下俱陷而舍利不損
頻更椎打光色逾盛掘深七尺又獲塋藏銅
銀諸合香泥宛然但見清水滿合其底蹤迹
似有舍利尋覓不見方知髮中所獲乃是銀
合所盛末又覓石造函遍求不獲乃於竟陵
縣界感得一石磨治既了忽變爲玉五色光
潤內徹照見旁人又於石中現衆色像引石
向塔又感一鵝飛至函所自然馴狎隨石去
住初無相離雖見同羣了無顧眄逐去還來
首尾十日恒在輿所有人將至餘處便即鳴
叫飛翔踰院而入及至埋訖便獨守塔繞旋
而已又感塔所前池有諸魚鼈並舉頭出水

北望舍利琮便爲說法竟日方隱又感塔所井水十五日間自然涌溢埋後乃止四月八日雲滿上空正午將下收雲並盡惟餘塔上團圓如蓋五色間錯映發日輪至藏舍利其雲乃散琮欣感嘉瑞以狀奏聞帝大悅錄爲

別記藏諸祕閣仁壽二年下勅更令撰衆經

卷二

十九

目錄乃分爲五例謂單譯重翻別生疑僞隨卷有位帝世盛行尋又下勅令撰西域傳素所諳練周鏡目前分異訛錯深有徵舉故京壤名達多尋正焉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事如後傳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錄勅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琮以洽聞博達素所關心文章騰翥京輦推尚凡所新譯諸經及見講解大智釋論等並爲之序引又著沙門名義論別集五卷

並詞理清簡後學師欽大業二年東都新治與諸沙門詣闕朝賀特被召入內禁叙故累宵談述治體呈示文頌其爲時主見知如此因即下勅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以處之供給事隆倍逾關輔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並崑崙書多梨樹葉有勅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錄以次漸翻乃撰爲五卷分爲七例所謂經律贊論方字雜書七也必用隋言以譯之則成二千二百餘卷勅又令裴矩共琮修續天竺記文義詳洽條貫有儀凡前後譯經合二十三部一百許卷制序述事備于經首素患虛冷發痢無時因卒于館春秋五十有四即大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也俗緣哀悼歸葬栢人初大漸之晨形羸神爽問弟子曰齋

時至未對曰未也還瞑目而卧如此再三乃迴身引頸向門視日齋時已至吾其終矣索水盥手焚香迎彌勒畫像合掌諦觀開目閉目乃經三四如入禪定奄爾而終持續屬之方知已絕且琮神慧夙成彰於孩稚奉信貞恪松梓其心本師五臺山沙門道最最亦風采標映故琮不墜其門凡所遊習澹然獨靜雖經物忤曾無言及抑道從俗勅附文館屢逢光價能無會情斯乃立操虛宗遊情靡測講誦相洽初未休舍會夢入地獄頗見苦緣由念經佛等名蒙得解脫送往山樓之上尋又歷觀諸獄備覩同講名僧五苦加之具言其狀爲說十善良久方覺至後數年更夢前事由稱佛菩薩名又蒙放免高祖具聞勅琮錄出賜諸道俗永爲警誡自爾專思罪累屏

絕人事息意言筌行方等懺供給貧病晚以所誦梵經四千餘偈十三萬言七日一遍用爲常業然琮久叅傳譯妙體梵文此上羣師皆宗鳥迹至於音字詰訓罕得相符乃著辯正論以垂翻譯之式其詞曰彌天釋道安每稱譯胡爲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衆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丁寧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卿二正似亂詞尋檢向語文無以異或一千或五百今並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將更旁及反騰前詞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

愚智天隔聖人巨階乃欲以千載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豈將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爲秦詎可不慎乎正當以不闕異言傳令知會通耳何復嫌於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觀道安法師獨稟神慧高振天才領袖先賢開通後學修經錄則法藏逾闡理衆儀則僧寶彌盛世稱印手菩薩豈虛也哉詳梵典之難易銓譯人之得失可謂洞入幽微能究深隱至於天竺字體悉曇聲例尋其雅論亦似開明舊喚彼方總名胡國安雖遠識未變常語胡本雜戎之胤梵唯真聖之苗根既

懸殊理無相濫不善諳悉多致雷同見有胡貌即云梵種實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偽良可哀哉語梵雖訛比胡猶別改爲梵學知非胡者竊以佛典之興本來西域譯經之起原自東京歷代轉昌迄茲無墜久之流變稍疑虧動競逐澆波尠能迴覺討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順情信是難棄三衣苦節定非易忍割遺體之愛入道要門捨天性之親出家恒務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學之理何因不學又且發蒙草創服膺章簡

卿二

三二

同鸚鵡之言放邯鄲之步經營一字爲力至

多歷覽數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網羅天地業似山丘志類淵海彼之梵法大聖規謨略得章本通知體式研若有功解便無滯匹於此域固不爲難難尚須求況其易也或

以內執人我外慚諮問枉令祕術曠隔神州
靜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蘭歸漢僧會適
吳士行佛念之儔智嚴寶雲之末纔去俗衣
尋教梵字亦霑僧數先披葉典則應五天正
語充布閭浮三轉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
省翻譯之勞代代咸明除疑網之失於是舌
根恒淨心鏡彌朗藉此聞思永爲種性安之
所述大啓玄門其間曲細猶或未盡更憑正
文助光遺迹粗開要例則有十條字聲一句
韻二問答三名義四經論五歌頌六呪功七
品題八專業九異本十各踈其相廣文如論
安公又云前人出經支識世高審得故本難
繼者也羅叉支越斲鑿之巧者也竊以得本
關質斲巧由文舊以爲鑿今固非審握管之
暇試復論之先覺諸賢高名叅聖慧解深發

第一

二十三

功業弘啓創發玄路早入空門辯不虛起義
應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尠會以斯譯彼仍
恐難明無廢後生已承前哲梵書漸播真宗
稍演其所宣出竊謂分明耶因此言輒銓古
譯漢縱守本猶敢遙議魏雖在昔終欲懸討
或繁或簡理容未適時野時華例頗不定晉
宋尚於談說爭壞其淳秦涼重於文才尤從
其質非無四五高德緝之以道八九大經錄
之以正自茲以後迭相祖述舊典成法且可
憲章展轉同見因循共寫莫問是非誰窮始
末僧髮惟對面之物乃作華髮安禪本合掌
之名例爲禪定如斯等類固亦衆矣留支洛
邑義少加新真諦陳時語多飾異若令梵師
獨斷則微言罕華筆人叅制則餘辭必混意
者寧貴樸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儻見淳質

請勿嫌煩昔日仰對尊顏瞻尚不等親承妙
吼聽猶有別諍論起迷豫兩涅槃之記部黨
與執懸著文殊之典雖二邊之義佛亦許可
而兩間之道比丘未允其致雙林早潛一味
初損千聖同志九旬共集雜碎之條尋訛本
誠水鵠之頌俄舛昔經一聖纓亡法門即滅
千年已遠人心轉偽旣乏瀉水之聞復寡懸
河之說欲求冥會詎可得乎且儒學古文變
猶紕繆世人今語傳尚參差況凡聖殊倫東
西隔域難之又難論莫能盡必慙勤於三復
靡造次於一言歲校則利有餘日計則功不
足開大明而布範燭長夜而成務宣譯之業
未可加也經不容易理藉名賢常思品藻終
慚水鏡兼而取之所備者八誠心愛法志願
益人不憚久時其備一也將踐覺場先牢戒

卯二

二十四

足不染譏惡其備二也筌曉三藏義貫兩乘
不苦闇滯其備三也旁涉墳史工綴典詞不
過魯拙其備四也襟抱平恕器量虛融不好
專執其備五也耽於道術澹於名利不欲高
銜其備六也要識梵言乃閑正譯不墜彼學
其備七也薄閱蒼雅粗諳篆隸不昧此文其
備八也八者備矣方是得人三業必長其風
靡絕若復精搜十步應見香草微收一用時
遇良林雖往者而難儔庶來者而能繼法橋
未斷夫復何言則延鎧之徒不迫隆於魏室
護顯之輩豈偏盛于晉朝或曰一音遙說四
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遠悟至若開源白馬
則語逐洛陽發序赤鳥則言隨建業未應強
移此韻始符極旨要工披讀乃究玄宗遇本
即依真偽篤信案常無改世稱仰述誠在一

心非闕四辯必令存梵詎是通方對曰談而不經旁慚博識學而無友退愧寡聞獨執管錘未該穹壤理絕名相彌難穿鑿在昔圓音之下神力冥加滿字之間利根迥契然今地殊王舍人異金口即令懸解定知難會經旨

御二

二十五

若圓雅懷應合直餐梵響何待譯言本尚虧圓譯豈純實等非圓實不無疎近本固守音譯疑變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緣情判義誠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終治家治國足宣至德堪弘要道泥復淨名之勸發心善生之歸妙覺奚假落髮剪鬚苦違俗訓持衣捧鉢頓改世儀坐受僧號詳謂是理遥學梵章寧容非法崇佛爲主羞討佛字之源紹釋爲宗恥尋釋語之趣空觀經業弗興敬仰忽見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運將窮斯法

見續用茲紹繼誠可悲夫文多不載琮師尚宗據深究教源故章抄疏記諸無所及述製書論不叙丘墳著福田論僧官論慈悲論默語論鬼神錄通極論辯聖論通學論善知識錄等並賦詞弘贍精理通顯初所著通極者破世術諸儒不信因果執於教迹好生異端此論所宗佛理爲極言辯聖者明釋教宣真孔教弘俗論老子教不異俗儒靈寶等經則非儒攝言通學者勸引儒流遍師孔釋今知內外備識俗真言善知識者是大因緣登聖越凡不因善友無人達也門人行矩者即琮兄子爲立行記流之于世矩少隨琮學諮訓業經東西兩館並參翻譯爲性頗屬文翰通覽墳索夙爲左僕射房玄齡所知深見禮厚貞觀初奏勅追入旣達京室將事翻傳遂疾

而終不果開演鄉族流慟接樞趙州所譯衆經具存餘錄

續高僧傳卷第二

御
二

二六

音釋

眈徒結切
 日昃也
 芮而銳切
 萬俟萬音木俟音其
 萬俟萬俟覆姓也
 窘

巨隕切
厝
安倉故切
厽
想里切
燮
悉協切

髻徒聊切
髻也
齒初觀切
齒也
善時戰切
墮許規切

邏切息廉
鎗弋切
鎗灼切
也切金玄
胡瞰切
羅力切
加
韋建居切言

龜	茲	石	蹠
龜音丘	茲音慈	七迹切	離趾直
龜國名也		沙漠也	
			蹠趾切

躅直朱切 貌壘魯水也切 汭儒稅切 水 隤 隤

罐古亂切
 繇五刀字
 分勿切
 湯餘亮
 愠若

切
瘞 於計切
翦 韋恕切
忤 五故切
刈 倪祭

鄆切

也切
斫

續高僧傳卷第三

卿三

唐 釋 道 宣 撰

譯經篇三

本傳
三人

唐京師勝光寺中天竺沙門波頗傳一

卿三

京師清禪寺沙門釋慧曠傳二

京師紀國寺沙門釋慧淨傳三

波羅頗迦羅蜜多羅此言作明知識或一云
波頗此云光智中天竺人也本刹利王種姓
刹利帝十歲出家隨師習學誦一洛叉大乘
經可十萬偈受具已後便學律藏薄通戒網
心樂禪思又隨勝德修習定業因循不捨經
十二年未復南遊摩伽陀國那蘭陀寺值戒
賢論師盛弘十七地論因復聽採以此論中
兼明小教又誦一洛叉偈小乘諸論波頗識

度通敏器宇冲邃博通內外研精大小傳燈
教授同侶所推承化門人般若因陀羅跋摩
等學功樹勳深達義網今見領徒本國匡化
爲彼王臣之所欽重但以出家釋子不滯一
方六月一移任緣靡定承北狄貪勇未識義
方法藉人弘敢欲傳化乃與道俗十人展轉
北行達西面可汗葉護衙所以法訓勗曾未
浹旬特爲戎主深所信伏日給二十人料旦
夕祇奉同侶道俗咸被珍遇生福增敬日倍
於前武德九年高平王出使入蕃因與相見
承此風化將事東歸而葉護君臣留戀不許
王即奏聞下勅徵入乃與高平同來謁帝以
其年十二月達京勅住興善寺釋門英達莫
不修造自古教傳詞旨有所未喻者皆委其
宗緒括其同異內計外執指掌釋然徵問相

離披解無滯乃上簡聞蒙引內見躬傳法理無爽對揚賜綵四十段并官禁新納一領所將五僧加料供給重煩慰問勞接殊倫至三年三月上以諸有非樂物我皆空眷言真要無過釋典流通之極豈尚翻傳下詔所司搜

御三

二

揚碩德備經三教者一十九人於大興善創開傳譯沙門慧乘等證義沙門玄暮等譯語沙門慧曠慧淨慧明法琳等綴文又勅上柱國尚書左僕射房玄齡散騎常侍太子詹事杜正倫叅助銓定光祿大夫太府卿蕭瑒總知監護百司供送四事豐華初譯寶星經後移勝光又譯般若燈大莊嚴論合三部三十五卷至六年冬勘閱既周繕寫云畢所司詳讀乃上聞奏下勅各寫十部散流海內仍賜頗物百段餘承譯僧有差束帛又勅太子庶

子李伯藥制序具如論首波頗意在傳法情望若絃而當世盛德自私諸已有人云頗僥倖時譽取馳於後故聚名達廢講經論斯未是弘通者時有沙門靈佳卓犖拔羣妙通機會對監護使具述事理云頗遠投東夏情乖名利欲使道流千載聲震上古昔符姚兩代翻經學士乃有三千今大唐譯人不過二十意在明德同證信非徒說後代昭奉無疑於今耳識者僉議攸同後遂不行時爲太子染患衆治無效下勅迎頗入內一百餘日親問承對不虧帝旨疾既漸降辭出本寺賜綾帛等六十段并及时服十具頗誓傳法化不憚艱危遠度葱河來歸震旦經途所亘四萬有餘躬費梵本望並翻盡不言英彥有墜綸言本志頽然雅懷莫訴因而構疾自知不救分

御三

三

散衣資造諸淨業端坐觀佛遺表施身下勅
特聽尋爾而卒於勝光寺春秋六十有九東
宮下令給二十人輦屍坐送至于山所閣維
既了沙門玄暮收拾餘骸爲之起塔於勝光
寺在乘師塔東即貞觀七年四月六日也有
識同嗟法輪輟軫四年之譯三袞獻功掩抑
慧燈望照惑累用茲弘道未敢有聞既而人
喪法崩歸憊斯及伊我東鄙匪咎西賢悲夫
釋慧贖俗姓李荊州江陵人早悟非常神思
鋒逸九歲投本邑隱法師出家隱體其精爽
異倫卽度爲沙彌講授之暇誨以幽奧贖領
牒玄理曾不再思執卷誦文紙盈四十荆楚
秀望欽而美之初從隱聽涅槃法華後別聽
三論皆剖析新奇抗擬標會開皇中年住江
陵寺大興法席羣師雲起道俗以贖嘉績夙

成咸欲觀其器略共請爲法主顧惟披導有
旨因而踐焉甫年十二創開涅槃比事吐詞
義高常伯論難相繼辯答泠然少長莫不緘
心頌聲載路荊州刺史宜龍公元壽聞其幼
譽驚挺親駕謁焉素倍前聞大相褒賞以事
奏聞云希世卓秀者也登卽有詔令本州備
禮所在供送既達京輦殊蒙慰引賜納僧伽
梨并衣一襲仍令住清禪寺從容法侶敦悅
玄儒才藻屢揚汲引無竭預有衣冠士族皆
來展造門庭莫不讚其洽聞博達機捷之謂
也三未厭斯煩梗思濟清神乃從應禪師稟資
心學掩關兩載情蹈諸門遂語默於賢聖之
間談授於經緯之理值隋氏云喪法事淪亡
道闕當年情欣棲靜以大業末歲移卜終南
之高冠嶺因巖構室踈素形心會唐運勃興

蒼生攸濟曠不滯物我來從帝城講誨暫揚
傾都請道武德年內釋侶云繁屢建法筵皆
程氣宇時延興寺百座講仁王經王公卿士
並從盛集沙門吉藏爰豎論宗聲辯天臨貴
賤傾目曠纔施銳責言清理詣思動幾神驚
越四部駭心百辟藏顧而歎曰非惟論辯難
繼抑亦銀鈎罕蹤今上在蕃親觀論府深相
結納擬爲師友六使來召令赴別第曠以生
名殺身之累由來有人退讓餘詞一不聞命
及貞觀開譯詔簡名僧衆以文筆知名兼又
統詳論旨乃任爲翻論之筆譯訖奏聞有勅
賜帛百疋衣服一具曠又著論序曰般若燈
論者一名中論本有五百偈借燈爲名者無
分別智有寂照之功也舉中標目者鑑亡緣
觀等離二邊也然則燈本無心智也亡照法

御三

五

性平等中義在斯故寄論以明之也若夫尋
詮滯旨執俗迷真顛倒斷常之間造次有無
之內守名喪實攀葉亡根者豈欲爾哉蓋有
由矣請試陳之若乃構分別之因招虛妄之
果惑累熏其內識惡友結其外緣致使慢聾
崇山見深滄海患火難觸詞鋒罕當聞說有
而快心聽談空而起謗六種偏執各謂非偏
五百論師諍陳異論或將邪亂正或以僞齊
真識似悟而翻迷教雖通而更壅可謂捐珠
翫石棄寶負薪觀畫怖龍尋迹怯象愛好如
此良可悲夫龍樹菩薩救世挺生呵嗜慾而
發心閱深經而自鄙蒙獨尊之懸記然法炬
於閭浮且其地越初依功超伏位旣窮一實
且究二能佩兩印而定百家混三空而齊萬
物點塵劫數歷試諸難悼彼羣迷故作斯論

文玄旨妙破巧申工被之鈍根多生怯退有
分別明菩薩者大乘法將體道居衷遐覽真
言爲其釋論開祕藏賜如意珠略廣相成
師資互顯至如自乘異執鬱起千端外道殊
計紛然萬緒驢乘競馳於駕駟螢火爭耀於
龍燭莫不標其品類顯厥師宗王石旣分玄
黃亦判西域添翰乃有數家考實析微此爲
精詣若舍通本末有六千偈梵文如此翻則
減之我皇帝神道邁於羲皇陶鑄侔於造化
崇本息末無爲太平守母存子不言而治以
爲聖教東流年淹數百而億象所負闕者猶
多希聞未聞勞於寤寐中天竺國三藏法師
波頗蜜多羅學兼半滿博綜羣詮喪我怡神
搜玄養性遊方在念利物爲懷故能附牋傳
身舉煙命伴冒冰霜而越葱嶺犯風熱而度

卿三

六

沙河時積五年途經四萬以大唐貞觀元年
頂戴梵文至止京輦昔秦徵童壽苦用戎兵
漢請摩騰遠勞蕃使詎若方茲感應道契冥
符家國休祥德人爰降有司奏見殊悅帝心
勅住興善勝光即傳新經之始仍召義學沙
門及王公宰輔對翻此論研覈幽旨去華存
實目擊則欣其會理函丈則究其是非文雖
定而覆詳義乃明而重審歲在諏訃檢勘云
畢其爲論也觀明中道而存中失觀空顯第
一而得一乖空然司南之車本示迷者照膽
之鏡爲鑑邪人無邪則鏡無所施不迷則車
不爲用斯論破申其猶此矣雖復斥內遮外
盡妄窮真而存乎妙存破如可破蕩蕩焉恢
恢焉迎之靡測其源順之罔知其末信是瑩
心神之砥礪越溟險之舟輿駭昏識之雷霆

照幽途之日月者矣此土先有中論四卷本
偈大同賓頭盧伽爲之注解晦其部執學者
昧焉此論既興可爲龜鏡庶明達君子詳而
味之序成未即聞上帝勅祕書監虞世南作
序見贖之所製嘆嗟無以加焉因奏聞上仍
以序列于卷首卷三所在傳寫緘于經藏七以貞觀
十年四月六日終於所住春秋五十有七葬
于京郊之東列隧立碑頌其芳德大常博士
褚亮爲文自贖之知道倫等崇其辯機時俗
以擬慧乘固爲篤論詞注難窮無施不遂講
華嚴大品涅槃大智度攝大乘及中百諸論
皆詮釋章部決滯有聞又誦涅槃法華竟文
淳美時爲衆述清轉動神又抽減什物用寫
藏經尋閱纔止便修虔奉又善導達衆首舒
暢物情爲諸文雄之所稱叙特明古迹偏曉

書畫京華士子屢陳真偽皆資其口實定其
人世文章詞體頗預能流草隸筆功名流臺
府每有官供勝集必召而處其中公卿執紙
請書填赴贖隨紙賦筆飛驟如風藻蔚雄態
綺華豐富故在所流詠耽玩極多懸諸屏障
或銘座右著集八卷行世
釋慧淨俗姓房氏常山真定人也家世儒宗
鄉邦稱美淨即隋朝國子博士徽遠之猶子
也生知天挺雅懷篇什風格標峻器宇冲邈
年在弱歲早習丘墳便曉文頌榮冠閭里十
四出家志業弘遠日頌八千餘言總持詞義
罕有其比遊聽講肆諮質碩疑徵究幽微每
臻玄極聽大智度及餘經部神彩孤拔見聞
驚異有志念論師馳名東夏時號窮小乘之
巖穴也乃從聽習雜心婆沙學周兩遍文義

精通根葉搜求務括清致由是嘉聲遠布學徒欽屬開皇之未來儀帝城屢折重關更馳名譽大業初歲因尋古迹至於槐里遇始平令楊宏集諸道俗於智藏寺欲令道士先開道經于時法侶雖殷無敢抗者淨聞而謂曰

御三

明府盛結四部銓衡兩教竊有未諭請諮所疑何者賓主之禮自有常倫其猶冠屨不可顛倒豈於佛寺而令道先爲主乎明府教義有序請不墜續令曰有旨哉幾誤諸後即令僧居先座得無辱矣有道士于永通頗挾時譽令懷所重次立義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令即命言申論仍曰法師必須詞理切對不得犯平頭上尾于時令冠平帽淨因戲曰貧道旣不冠帽寧犯平頭令曰若不犯平頭當犯上尾淨曰貧道脫

屣昇座自可上而無尾明府解巾冠帽可謂尾而無頭令有覲容淨因問通曰有物混成爲體一故混爲體異故混若體一故混正混之時已自成一則一非道生若體異故混未混之時已自成二則二非一起先生道冠餘列請爲稽疑於是通遂茫然忸怩無對淨曰先生旣能開關延敵正當鼓怒餘勇安得事如桃李更生荆棘仍顧令曰明府旣爲道助何以救之令遂赧然爾後頻有援救皆應機偃仆固非覆軌自爾大小雙玩研味逾深注述之餘尋繹無暇却掃閑室總略舊宗續述雜心玄文爲三十卷包括羣典籠罩古今四遠英猷皆叅沉隱末又以俱舍所譯詞旨宏富雖有陳迹未盡研求乃無師獨悟思擇名理爲之文疏三十餘卷遂使經部妙義接紐

御三

九

明時屬賓正宗傳芳季緒學士潁川庾初孫請註金剛般若乃爲釋文舉義鬱爲盛作窮真俗之教源盡大乘之祕要遐邇流通流布書寫誦持文學詞林傳諸心口聲績相美接肩恒聞太常博士褚亮英藻清拔名譽早聞欽此芳猷爲之序引其詞曰若夫大塊均形役智從物情因習改性與慮遷然則達鑒窮覽皎乎先覺炳慧炬以出重昏拔愛河而昇彼岸與夫輪轉萬劫蓋淙六塵流通以徇無涯蹊較而趨捷徑不同日而言也潁川庾初孫早弘篤信以爲般若所明歸於正道顯大乘之名相標不住之宗極出乎心慮之表絕於言像之外是以結髮受持多歷年所雖妙音演說成誦不虧而靈源邃湛或有未悟嗟迷方之弗遠瞻砥途而大息屬有慧淨法師博通

奧義辯同炙輶理究連環庾生入室研幾伏膺善誘乘此誓願仍求註述法師懸鏡忘疲衢躡自滿上憑神應之道傍盡心機之用敷暢微言宣揚至理曩日舊疑渙焉冰釋今茲妙義朗若霞開爲像法之梁棟變羣生之耳目辭峰秀上映驚岳而相高言泉激壯赴龍宮而競遠且夫釋教西興道源東注世閱賢智才兼優洽精該睿旨罕見其人今則妙門重闡藉甚當世相此玄宗鬱爲稱首歲維閏茂始創懷袖月躔仲呂爰茲絕筆縑俗攸仰軒蓋成陰扣鐘隨其大小鳴劒發其光彩一時學侶專門受業同涉波瀾遞相傳授方且顧蔑林遠俯視安生獨步高衢對揚正法遼東真本望懸金而不刊指南所寄藏羣玉而無朽豈不盛哉豈不盛哉武德初歲時爲三

府官僚上下咸集延興京城大德競陳言論
有清禪法師立破空義聲色奮發厲逸當時
相府記室王敬業啓上曰登座法師義鋒難
對非紀國慧淨無以挫其銳者即令對論淨
曰今在英雄之側廁龍象之間奉對上人難
爲高論雖然敢藉斂秋霜之威布春雨之澤
使慧淨諮質小疑令法師揄揚大慧豈非佛
法之盛哉因問曰未審破空空有何破答曰
以空破空非以有破難曰執空爲病還以空
破是則執有爲病還以有除覆却往還遂無
以解貞觀二年新經既至將事傳譯下勅所
司搜選名德淨當斯集筆受大莊嚴論詞旨
深妙曲盡梵言宗本既成并續文疏爲三十
卷義冠古今英聲藉甚三藏法師對僕射房
玄齡鴻臚唐儉庶子杜正倫于志寧撫淨背

卿三

十一

而歎曰此乃東方菩薩也自非精爽天拔何
以致斯言之極哉甚爲異域見欽如此至貞
觀十年本寺開講王公宰輔才辯有聲者莫
不畢集時以爲榮望也京輔停輪盛言陳抗
皆稱機判委綽有餘逸黃巾蔡子晃秦世英
道門之秀纔伸論擊因遂徵求自覆義端失
其宗緒淨乃安詞調引晃等飲氣而旋合坐
解頤貴識同美爾後專當法匠結衆敷弘標
放明穆聲懋臺府梁國公房玄齡求爲法友
義結俗兄晨夕叅謁躬盡虔敬四事供給備
展翹誠淨體斯榮問忘身爲法又撰法華經
續述十卷勝鬘仁王般若溫室孟蘭盆上下
生各出要續盛行於世並文義綺密高彥推
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揚佛日緇素雲踊慶所
洽聞于時大法廣弘充溢天壤頗亦淨之功

也然末代所學庸淺者多若不關外則言無所厝如能摧伏異道必以此學爲初每以一分之功遊心文史讀引成務兼濟其神而性慕風流情寄仁厚泛愛爲心忘已接物舒寫言晤終日無疲故使遠近聞風衆請填委皆應變接叙神悅而歸或筆賦緣情觸興斯舉留連旬日動成文會和琳法師初春法集之作曰驚嶺光前選祇園表昔恭哲人崇踵武弘道會羣龍高座登蓮葉塵尾振霜松塵飛揚雅梵風度引踈鍾靜言澄義海發論上詞鋒心虛道易合跡廣席難重和風動淑氣麗日啓時雍高才揆雅什顧已濫朋從因茲仰積善靈華庶可逢又與英才言聚賦得昇天行詩曰馭風過閬苑控鶴下瀛洲欲採三芝秀先從千仞遊駕鳳吟虛管乘槎泛淺流頽

謝三

十二

齡一已駐方驗大椿秋又和盧贊府遊紀國道場詩曰日光通漢室星彩晦周朝法城從此構香閣本岩崑珠盤仰承露剎鳳俯摩霄落照侵虛牖長虹拖跨橋高才暫騁目雲藻遂飄飄欲追千里驥終是謝連鑣又於冬日普光寺卧疾值雪簡諸舊遊詩曰卧痾苦留滯闔戶望遙天寒雲舒復卷落雪斷還連凝華照書閣飛素婉琴絃迴飄洛神賦皎映齊紈篇縈階如鶴舞拂樹似花鮮徒賞豐年瑞沉憂終自憐於是帝朝宰貴趙公燕公以下名臣和繫將百許首中書舍人李義府文苑之英秀者也美之不已爲詩序云由斯聲唱更高玄儒屬目翰林文士推承冠絕競述新製請摘瑕累淨以人之作者嗟非奇挺乃搜採近代藻銳者撰詩英華一表十卷識者懷

鈇採其冠冕吳王諮議劉孝孫文才翹跂爲之序曰釋教之爲義也大矣哉智識所不能名言視聽所不得聞見馬鳴龍樹弘聖旨於前慧遠道安闡微言於後至於紹高蹤而孤引踵逸軌以遐征誰之謂歟慧淨法師即其

卿三

十三

人矣法師淳和稟氣川岳降精神解內融心幾外朗髫年對日卅歲叅玄擢本森梢于雲階乎尺木長瀾淼漫浴日導乎蒙泉而慧炬夙明禪枝早茂臨閱川而軫慮瞻定水以怡神慨彼勞生悟茲常樂三乘奧義渙矣冰消二諦法門怡然理順俄而發軔東夏杖錫西秦至於講肆法筵聆嘉聲而響赴剖疑析滯服高義而景從明鏡屢照而不疲鴻鐘待扣而斯應窮涯盈量虛往實歸誠佛法之棟梁僧徒之領袖者也余昔遊京輦得伸景慕寥

寥淨域披雲而見光景落落閑居入室而生虛白法師導余以實際誘余以真如挹海不知其淺深學山徒仰其峻極嘗以法師敷演之暇商榷翰林若乃園柳天榆之篇阿閼綺窓之詠魏王北上陳思南國嗣宗之賦明月彭澤之摘微雨逮乎顏謝揆藻任沈適文足以理會八音言諧四始咸述祖述鬱爲龜鏡豈獨光於曩代而無繼軌者乎近世文人才華間出周武帝震彼雄圖削平漳滏隋高祖韞茲英略龕定江淮混一車書大開學校溫邢譽高於東夏徐庾價重於南荆王司空孤秀一時沈恭子標奇絕代凡此英彥安可闕如自參墟啓祚重光景曜大弘文德道冠前王邁軸之士風趣林壑之賓雲集故能抑揚漢徹孕育曹丕文雅鬱興於茲爲盛余雖

不敏竊有志焉旣而舟壑潛移悼陵谷而遷
貿居諸易晚惻人世之難常固請法師暫迴
清鑒採撫詞什耘翦繁蕪蓋君子不常矜莊
刪詩未爲斯玷自劉廷尉所撰詩苑之後纂
而續焉潁川庾初孫學該墳索行齊顏閔京

第三

十四

兆韋山甫耿介有奇節弋獵綜羣言與法師
周旋情踰膠漆覩斯盛事咸共贊成生也有
涯庾侯長逝求言怛化不覺流襟頃觀其遺
文久爲陳迹今亦次乎汗簡貽諸後昆法師
式遵舊章纂斯鴻烈余聊因暇日敬述芳猷
俾郢唱楚謠同管絃而播響春華秋實與天
地而長存遂使七貴揖其嘉猷五衆欣其慧
識凡預能流家藏一本自爾國家盛集必預
前驅每入王宮頻登上席簡在帝心羣官攸
敬皇儲久餐德素乃以貞觀十三年集諸宮

臣及三教學士於弘文殿延淨開闡法華道
士蔡晃講道論好獨秀高宗下今遣與抗論
晃即整容問曰經稱序品第一未審序第何
分淨曰如來入定徵瑞放光現奇動地雨花
假遠開近爲破二之洪基作明一之由漸故
爲序也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序最居先故稱
第一晃曰第者弟也爲弟則不得稱一言一
則不得稱第兩字矛盾何以會通淨曰向不
云乎第者爲居一者爲始先生旣不領前宗
而謬陳後難使是自難何成難人晃曰言不
第三
領者請爲重釋淨啓令曰昔有二人一名蛇
奴道帝忘掃一名身子一聞千解然則蛇奴
再聞不悟身子一唱便領此非授道不明但
是納法非俊晃曰法師言不出脣何所可領
淨曰菩薩說法聲震十方道士在坐如迷如

十五

醉豈直形體龔瞽其智抑亦有之晃曰野干說法何由可聞淨曰天宮嚴衛理絕獸蹤道士竟迷謂人爲畜時有國子祭酒孔穎達心存道黨潛扇蠅言曰佛家無諍法師何以構斯淨啓令曰如來存日已有斯事佛破外道外道不通反謂佛曰汝常自言平等今既以難破我即是不平何謂平等佛爲通曰以我不平破汝不平汝若得平即我平也而今亦爾以淨之諍破彼之諍彼得無諍即淨無諍也于時皇儲語祭酒曰君既諫說眞爲道黨淨啓令曰慧淨常聞君子不黨其知祭酒亦黨乎皇儲怡然大笑合座歡踊令曰不徒法樂以至於斯故淨之樞機三教發悟一斯類也頻入官闈與道抗論談柄暫撝四坐驚懾蔡晃等既是道門鋒領屢逢挫拉心聲俱靡

皇儲目矚淨之神銳難加也乃請爲普光寺任下令曰紀國寺上座慧淨法師名稱高遠行業著聞綱紀伽藍必有弘益請知寺任淨以弘宣爲務樂於寂止雖蒙榮告情所未安乃委固辭不蒙允許慨斯恩迫致啓謝曰伏奉恩令以慧淨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上座事奉旨驚惶罔知攸措但慧淨不揆庸短少專經論用心過分因構沉痾暨犬馬齒隆衰弊日甚賴全生納養僅時敷說磨鈍策蹇濫被吹噓至於提頓綱維由來未悟整齊僧衆素所不閑恩遣^{卿三}戔此庸衰總彼殷務竊悲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方圓改質乖任物之性既情不逮事實迫於心撫躬驚惕不遑啓處然恩旨隆渥罔敢辭讓謹以謝聞伏增戰悚令答曰忽辱來書甚以傾慰三復之後自覺

欣然竊聞如來雖迹起人間而道籠天外神功妙力不可思議寂爾無爲則言語道斷湛然常住則心行處滅但爲衆生煩惱漂沒愛河得不大拯橫流令登彼岸故出入三界昇降六天經營十方良爲於此若夫鹿園福地鷲嶺靈山灑甘露於禪林轉法輪於淨域付囑菩薩濟拔黔黎然後放光面門滅影雙樹寶船雖沒遺教猶存即是如來法身無有異也然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遠有彌勒文殊親承音旨近則圖澄羅什發明經教五百一賢信非徒說千里一遇蓋匪虛言法師昔在俗緣門稱通德飛纓東序鳴玉上庠故得垂裕後昆傳芳猶子嘗以詩稱三百不離於苦空典禮三千未免於生滅故發弘誓願迴向菩提落彼兩髦披茲三服至如大乘小乘之偈

卿三

十七

廣說略說之文十誦僧祇八部般若天親無著之論法門句義之談皆剖判曾懷激揚清濁至於光臨講座開置法筵精義入神隨類俱解寫懸河之辯動連環之辭碧雞譽於漢臣白馬稱於傲吏以今方古彼復何人所以仰請法師爲普光寺主兼知紀國寺上座事又聞若獨善之心有限則濟物之理不弘彼我之意未忘則他自之情不坦且普光紀國俱是道場舊住新居有何差別法師來狀云魚鹿易處失燥濕之宜斯乃意在謙虛假稱珍怪昔聞流水長者遂能救十千之魚曠野獵師豈得害三歸之鹿但使筌蹄不用則言象自忘淨又謝曰重蒙令旨恩渥載隆追深悚忤但慧淨學慚照雪解愧傳燈濫叨榮幸坐致非望復蒙垂茲神翰播斯弘誘文麗展

象調諧金石加以恩兼道俗澤總存亡獎進
高深譬超山海循環百遍悲喜交懷徒知銘
感豈陳瑩露頻煩曲降顧已多慚謹以狀聞
用增怵惕登又下令與普光寺衆曰蓋聞正
法沒於西域像教被於東華古往今來多歷
年所而難陀迦葉馬鳴龍樹既同瓶瀉有若
燈傳故得妙旨微言垂文見意是以三十二
相遍滿人天十二部經敷揚刹土由其路者
則高騁四衢之上迷其塗者則輪迴六趣之
中理窟法門玄宗秘藏非天下之至蹟孰能
與於此乎皇帝以神道設教利益羣生故普
建仁祠紹隆正覺卜茲勝地立此伽藍請赤
縣之名僧徵帝城之上首山林之士擁錫來
遊朝廷之賓摠衣趨座義筵濟濟法侶訖訖
寔聚落之福田黔黎之壽域加以叢楹疊櫺

寺三

十八

寶塔華臺洪鍾扣而弗誼清梵唱而逾靜若
夫盧舍那佛坐普光法堂靈相歲變神變勝
響以今方古闡與冥符名器之間豈容虛立
然僧徒結集須有綱紀詢諸大衆罕值其人
積日搜揚頗有僉議咸云紀國寺上座慧淨
自性清淨本來有之風神秀徹非適今也至
於龍宮寶藏象力尊經皆挺自生知無師獨
悟豈止四諦一乘之說七處八會之談要其
指歸得其真趣而已固亦滌除玄覽老氏之
至言潔靜精微宣尼之妙義莫不窮理盡性
尋根討源其德行也如彼其學業也如此今
請爲普光寺主仍知本寺事法師比者逡巡
靜退不肯降重殷勤苦請方始尅從但菩薩
之家體尚和合若得無諍三昧自然永離十
纏亦願合寺諸師共弘此意其迎請之禮任

依僧法又令所司建講設齋并請法師廣開義理淨以僚案大集光榮一旦非夫經力何以致斯乃創開法華未陳大論英達高勝擁萃門筵故能接誘玄素撫承學識傳詞馳論大響嘉猷縱達清言光前絕後太子中舍辛

佛三

十九

誦學該文史傲誕自矜題章著翰莫敢當擬預有殺青誦必裂之于地謂僧中之無人也淨憤斯輕侮乃裁論擬之文云紀國寺釋慧淨敬酬東宮辛中舍曰披覽高論博究精微旨瞻文華驚心眩目辯超炙輠理跨連環幽難勃以縱橫揆藻紛其駱驛映雲霞而比爛叶金石以相諧絢矣文章冲乎探賾非夫哲士誰其溢心瞻彼上人固難與對輕持不敏敢述朝聞豈曰稽疑寧酬客難也來論云一音演說各隨類解蠕動衆生皆有佛性然則

佛陀之與先覺語從俗異智慧之與般若義本玄同習智覺若非勝因念佛慧豈登妙果答曰大矣哉斯舉也深回幽遠杳冥難測吾子爲信乎爲疑乎其信也豈不然乎哉其疑也豈不深乎哉然則下士不笑不足以爲道淺智不謗不足以爲深仰度高明固無笑謗矣但其言濩落理涉嫌疑今當爲子略陳梗槩若乃問同答異文郁郁於孔書名一義乖理堂堂於釋教若名同不許義異則問一不得答殊此例旣昇彼並自沒如其未喻更爲提撕夫以住無所住萬善所以兼修爲無不爲一音所以齊應豈止絕聖棄智抱一守雌冷然獨善義無兼濟較言優劣其可倫乎二宗旣辯百難斯滯來論云必謂彼此名言遂可分別一音各解乃翫空談答曰誠如來旨

亦須分別竊以逍遙一也鵬鷃不可齊乎九萬榮枯同也椿菌不可齊乎八千而況燭火之倖日月浸灌之方時雨寧以分同明潤而遂均其曜澤哉至若山毫一其小大彭殤均其壽夭廷楹亂其橫豎施厲混其妍媸斯由

御三

二十

相待不定相奪可忘莊生所以絕其有封非謂未始無物斯則以余分別攻子分別子忘分別即余忘分別矣君子劇談幸無謔論一言易失駟馬難追斯文誠矣深可慎哉來論云諸行無常觸類緣起復心有待資氣涉求然則我淨受於熏修慧定成於繕刻答曰無常者故吾去也緣起者新吾來也故吾去矣吾豈常乎新吾來矣吾豈斷乎新故相傳假熏修以成淨美惡更代非繕刻而難功是則生滅破於斷常因果顯乎中觀鬱乎宗也談

乎妙也斯實莊釋玄同東西理會而吾子去彼取此得無謬乎來論云續鳧截鶴庸詎真如草化蜂飛何居弱喪答曰夫自然者報分也熏修者業理也報分已定二鳥無羨於短長業理資緣兩蟲有待而飛化然則事像易

疑沉冥難曉幽求之士淪惑罔息至若道圓四果尚昧衣珠位隆十地猶昏羅縠聖賢固其若此而況庸庸者乎自非鑒鏡三明雄飛七辯安能妙契玄極敷究幽微貧道藉以受業家門朋從是寄希能擇善敢進芻蕘如或鏗然願詳金牒矣於是廊廟貴達咸仰高風人藏一本緘諸懷袖同聚談宴以爲言先辛侯由茲頂戴頓祛邪網帝里榮勝望日披雲各撤金帛樹興來福沙門法琳包括經史摛昔聞承破邪疑乃致書曰近覽所報辛中

御三

二十一

舍析疑論詞義包舉比喻超絕璀璨眩離朱之目鏗鏘駭師曠之耳固以妙盡寰中事殫辯囿譬玉衡之齊七政猶溟海之統百川煥煥乎巍巍乎言過視聽之外理出思議之表足可杜諸見之門開得意之路者也至如住無所住兼修之義在焉爲無不爲齊應之功弘矣將令守雌顏厚獨善覲容乃理異之顯哉豈玄同之可得夫立像以表意得意則像忘若忘其所忘則彼此之情斯泯非忘其不忘小大之殊有異是知日月旣出無用燭火之光時雨旣降何煩浸灌之澤故云彼此可忘非無此也故吾去也因故去而辯無常新吾來也藉新來以談緣起非新非故熏修之義莫成無繕無尅美惡之功孰著蓋以生滅破彼斷常之迷寄因果示其中觀之路斷常

見息則弱喪同歸中觀理融則真如自顯或談業理以明熏習乍開報分以釋自然意出情端旨超文外報分有在鳬鶴自忘其短長業理相因草蜂各任其飛化可謂於無名相中假名相說體真會俗豈不然歟詳中舍天挺之才未等若人盡理之說子期可慚於喪偶顏生有愧其坐忘可以息去取之兩端泯顛沛之一致楚旣得之齊亦未爲失也法師博物不羣智思無限當今獨步即日梁棟旣爲衆所知識實亦名稱普聞加以累謁金門頻登上席扇玄風於鶴籥振法鼓於龍樓七貴挹其波瀾五師推其神雋旣聳垂天之翼又縱橫海之鱗支遁之疋王何寧堪並駕帛祖之方嵇阮未足連衡用古儔今君有之矣琳謝病南山棲心幽谷非出非處蕩慮於風

雲無見無聞寄情於泉石偶觀名作實遺繁

憂乍覽瓊章用祛痼疾徘徊吟諷循環卷舒

蘊畜懷袖之中不覺紙勞字故略申片意謹

此白書其所著述賦詞爲諸道賢稱美如此

及貞觀十九年更崇翻譯所司簡約又無聯

類下詔追赴謝病乃止今春秋六十有八聲

聞轉高心疾時動或停法兩暫有登臨雲屯

學館義侶則掇其冠冕文句則定其短長詞

彩則揭其菁華音韻則響其諧調神氣高爽

足引懦夫牆宇崇深彌開廉士斯並自叙而

即筆故不盡其纖隱云也

續高僧傳卷第三

卿三

二十三

音釋

賸士華切 犖力角切 卓絕切 暮莫胡切 闕苦穴切 杙切

與職切 覲他典切 忸忸女切 忸忸女切 忸忸女切 忸忸女切

被乃版切 西什芳切 過切 踏切 駁切 駁切 駁切 駁切

乖舛切 輶威合切 闢威合切 茂在皮切 閼茂懋切 懋切 懋切

威揆舒切 鑣悲驕切 馬切 叩古患切 焱焱切 焱切 焱切

水貌通切 滌名泰切 滌名泰切 滌名泰切 滌名泰切 滌名泰切

切譟楚切 代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休尺律切 懾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懾懾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絀絀切

續高僧傳卷第四上

卿四

唐 釋 道 宣

撰

譯經篇四

本傳
二人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一

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二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

釋玄奘本名禪姓陳氏漢太丘仲弓之後也子孫徙於河南故今爲洛州緱氏人焉祖康北齊國子博士父惠早通經術長八尺明眉目拜江陵令解纓而退即大業年識者以爲尅絡隱淪之候故也兄素出家即長捷法師也容貌堂堂儀局瓌秀講釋經義聯班羣伍住東都淨土寺以奘少罹窮酷憐以將之日授精理旁兼巧論年十一誦維摩法華東都

恒度便預其次自爾卓然梗正不偶時流口誦目緣略無閑缺觀諸沙彌劇談掉戲奘曰經不云乎夫出家者爲無爲法豈復恒爲兒戲可謂徒喪百年且思齊之懷尚鄙而不取拔萃出類故復形在言前耳時東都慧日盛弘法席涅槃攝論輪馳相係每恒聽受昏明思擇僧徒異其欣奉美其風素愛敬之至師友叅榮大衆重其學功弘開役務時年十五與兄住淨土寺由是專門受業聲望逾遠大業餘曆兵饑交貿法食兩緣投庇無所承沙門道基化開井絡法俗欽仰乃與兄從之行達長安住莊嚴寺又非本望西踰劔閣既達蜀都即而聽受阿毗曇論一聞不忘見稱昔人隨言鏡理又高倫等至於婆沙廣論雜心玄義莫不鑿窮巖穴條疏本幹然此論東被

弘唱極繁章鈔異同計逾數十皆蘊結曾府
聞持自然至於得喪筌旨而能引用無滯時
皆訝其憶念之力終古罕類也基每顧而歎
曰余少遊講肆多矣未見少年神悟若斯人
也席中聽侶僉號英雄四方多難總歸綿益
相與稱讚逸口傳聲又僧景攝論道振迦延
世號難加人推精覈皆師承宗據隅奧明銓
昔來攝論十二住義中表銷釋十有二家講
次誦持率多昏漠而契初聞記錄片無差舛
登座叙引曾不再緣須便爲述狀逾宿構如
斯甚衆不可殫言武德五年二十有一爲諸
學府雄伯沙門講揚心論不窺文相而涌注
無窮時曰神人不神何能此也晚與兄俱住
益南空慧寺私自惟曰學貴經遠義重踈通
鑽仰一方未成探賸有沙門道深體悟成實

學稱包富控權敷化振綱趙邦憤發內心將
捐巴蜀提深知其遠量也情顧勤勤每勸勉
之而正意已行誓無返面遂乃假緣告別間
行江硤經途所及荆揚等州訪逮道隣莫知
歸詣便北達深所委叅勇鎧素襲嘉問縱洽
無遺終始十月資承略盡時燕趙學侶相顧
逢秋後發前至抑斯人也沙門慧休道聲高
邈行解相當夸罩古今獨據鄴中昌言傳授
詞鋒所指海內高尚又往從焉不面生來相
逢若舊去師資禮事等法朋偏爲獨講雜心
攝論指摘纖隱曲示綱猷相續八月領酬無
數休又驚異絕歎撫掌而嗟曰希世若人爾
其是也沙門道岳宗師俱舍闡弘有部包籠
領袖吞納喉襟揚業帝城來儀羣學乃又從
焉創迹京都詮途義苑沙門法常一時之最

經綸教悟其徒如林焚乃一舉十問皆陳幽奧坐中杞梓拔思未聞由是馳譽道流擅聲日下沙門僧辯法輪論士機慧是長命來連坐吾之徒也但爲俱舍一論昔所未聞因爾服膺曉夕諮請岳審其殷至慧悟霞明樂說不窮任其索隱覃思研採晬周究竟沙門玄會匠剖涅槃刪補舊疏更張琴瑟承斯令問親位席端諮質遲疑渙然祛滯僕射宋公蕭瑀敬其脫穎奏住莊嚴然非本志情棲物表乃又惟曰余周流吳蜀爰逮趙魏末及周秦預有講筵率皆登踐已布之言今雖蘊留襟未吐之詞宗解籤無地若不輕生殉命誓往華胥何能具覲成言用通神解一觀明法了義真文要返東華傳揚聖化則先賢高勝豈決疑於彌勒後進鋒穎寧輟想於瑜伽耶時

年二十九也遂厲然獨舉詣闕陳表有司不爲通引頓迹京輦廣就諸蕃遍學書語行坐尋授數日傳通側席面西思聞機候會貞觀三年時遭霜儉下勅道俗隨豐四出幸因斯際徑往姑臧漸至燉煌路由天塞裹糧弔影前望悠然但見平沙絕無人徑迴遑委命任業而前展轉因循達高昌境初樊在涼州講揚經論華夷士庶盛集歸崇商客通傳預聞蕃域高昌王麴文泰得信佛經復承樊告將遊西鄙恒置郵駟境次相迎忽聞行達通夕立候王母妃屬執炬殿前見樊苦辛備言意故合宮下淚驚異希有延留夏坐長請開弘王命爲弟母命爲子殊禮厚供日時恒致乃爲講仁王等經及諸機教道俗係戀並願長留樊曰本欲通開大化遠被家國不辭賤命

忍死西奔若如來語一滯此方非唯自虧發足亦恐都爲法障乃不食三日僉見極意無敢措言王母曰今與法師一遇並是往業因緣脫待果心東返願重垂誥遂與奘手傳香信誓爲母子麴氏流淚執足而別仍勅殿中侍郎賈綾帛五百疋書二十四封并給從騎六十人送至突厥葉護牙所以大雪山北六十餘國皆其部統故重遺遣奘開前路也初至牙所信物倍多異於恒度謂是親弟具以情告終所不信可汗重其賄賂遣騎前告所部諸國但有名僧勝地必令奘到於是連騎數十盛若皇華中途經國道次叅候供給頗具倍勝於初自高昌至於鐵門凡經一十六國人物優劣奉信淳疎具諸圖傳其鐵門也即鐵門關漢之西屏入山五百旁無異路

卽四

五

一道南出險絕人物左右石壁竦立千仞色相如鐵故因號焉見漢門扉一豎一卧外鐵裏木加懸諸鈴必掩此關寔惟天固南出斯門土田溫沃花果榮茂地名都貨羅也縱千餘里廣三千餘東拒葱嶺西接波斯南大雪山北據鐵門縛芻大河中境西流即經所謂博叉河也其境自分爲二十七國各有君長信重佛教僧以十二月十六日安居坐其春分以斯時濕熱雨多故也又前經國凡度十三至縛喝國土地華博時俗號爲小王舍城國近葉護南牙也突厥常法夏居北野花草繁茂放牧爲勝冬處山中用遮寒厲故有兩牙王都城外西南寺中有佛澡罐可容斗許及佛掃帚并以佛牙守護莊嚴殆難瞻覩奘爲國使躬事頂戴西北不遠有提謂波利兩

城建塔表靈即爰初道成獻麴長者之本邑
髮爪塔也又東南行大雪山中七百餘里至
梵衍國僧有數千學出世部王城北山有立
石像高百五十尺城東卧佛長千餘尺並精
舍重接金寶莊校晃曜人目見者稱歎又有
佛齒舍利劫初緣覺齒長五寸許金輪王齒
長三寸許并商那和修鉢及九條衣絳色猶
存又東山行至迦畢試國奉信彌勝僧有六
千多大乘學其王歲造銀像高丈八延請遐
邇廣樹名壇國有如來爲菩薩時齒長可寸
餘又有其髮引長尺餘放還螺旋自斯地北
民雜胡戎制服威儀不叅大夏名爲邊國蜜
利車類唐言譯之垢濁種也又東七百至濫
波國即印度之北境矣言印度者即天竺之
正名猶身毒賢豆之訛號耳論其境也北背

佛四

六

雪山三垂大海地形南狹如月上弦川平廣
衍周九萬里七十餘國依止其中時或乖分
略地爲國今則盡三海際同一王命又東雲
山那伽羅曷國即布髮掩泥之故地詳諸經
相意有疑焉何則討尋本事乃在賢劫已前
蓮花定光名殊三佛既非同劫類被火災何
得故處今猶泥濕若以爲虛佛非妄語如彼
諸師各陳異解有論者言此實本地佛非妄
也雖經劫壞本空之處願力莊嚴如因事也
並是如來流化斯迹常存不足怪矣故其勝
地左則標樹諸窣堵波即靈塔之正名猶偷
婆斗藪婆之訛號耳阿育王者此號無憂恨
不覩佛興諸感戀繼是聖迹皆起銘記故於
此處爲建石塔高三十餘丈又有石壁佛影
蹈迹衆相皆豎標記並如前也

城南不遠醯羅城中有佛頂骨周尺二寸其相仰平形如天蓋佛髑髏蓋如荷葉槃佛眼圓精狀如柰許澄淨皎然有佛大衣其色黃赤佛之錫杖以鐵爲環紫檀爲筭此五聖迹同在一城固守之務如傳國寶北近突厥昔經侵奪雖至所在還潛本處斯則赴緣隱顯佛四未**在**兵威焚奉觀靈相悲淚橫流手撥末香親看體狀倍增欣悅即以和香抑其頂骨觀有嘉瑞又增悲慶近有北狄大月支王欲知來報以香取相乃示馬形甚非所望加諸布施積功懺悔又以香取現師子形雖位獸王終爲畜類情倍歸依又加施戒乃現人天方還本國故其俗法見五相者一金錢取其相者酬七金錢俗利其寶用充福物既非僧掌固守彌崇無論道俗必先酬價焚被王命觀

觀具周旁國諸僧承斯榮望同來禮謁又東山行至健馱邏國佛寺千餘民皆雜信城中素有鉢廟衆事莊嚴昔如來鉢經於此廟乃數百年今移波斯王宮供養城東有迦賦王大塔基周里半佛骨舍利一斛在中舉高五百餘尺相輪上下二十五重天火之災今正營構即世中所謂雀離浮圖是也元魏靈太后胡氏奉信情深遣沙門道坐等賫大幡長七百餘尺往彼掛之脚纔及地即斯塔也亦不測雀離名生所由左側諸迹其相極多近則世親如意造論之地遠則捨於千眼睺奉二親檀特名山達拏本迹仙爲女亂佛化鬼母並在其境皆無憂王爲建石塔高者數百餘尺立標記焉自北山行達烏長那國即世中所謂北天竺烏長國也其境周輪五千餘

里果實充備爲諸國重傳云即昔輪王之苑園也僧有萬餘兼大乘學王都四周多諸古迹忍仙佛躡半偈避讎析骨書經割肉代鴿蛇藥護命血飲夜又如斯等相備列其境各具瞻奉情倍欣欣城之東北減三百里大山

第四

龍泉名阿波邏即信度河之本源西南而流經中所謂辛頭河也王都東南越山逆河鐵橋棧道路極懸險千有餘里至極大川即古烏仗之王都也中有木慈氏像高百餘尺即末田地羅漢將諸工人三返上天方得成者身相端嚴特難陳說還返烏仗南至旦又始羅國具見伊羅鉢龍所住之池月光抉目之地育王標塔舉高十丈北有石門殊極高大崇竦重山道由中過斯又薩埵捨身處也自此東南山行險阻經一小國度數鐵橋減二

千里至迦濕彌羅國即此俗常傳罽賓是也莫委罽賓由何而生觀其圖域同罽賓耳本是龍海羅漢取之引衆而住通三藏也故其國境四面負山周七千餘里門徑狹窄僧徒五千多學小乘國有大德名僧勝梵就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及大毗婆沙王愍遠至給書手十人供給寫之有佛牙長可寸餘光白如雪自濫波至此統山諸國形禮鄙薄俗習胡蕃雖預五方非印度之正境也以住居山谷風雜諸邊自此南下通望無山將及千里至磔迦國土據平川周萬餘里兩河分注卉木繁榮于時徒伴二十餘人行大林中遇賊劫掠纔獲命全入村告乞乃達東境大林有婆羅門年七百歲貌如三十明中百論及外道書云是龍猛弟子乃停一月學之又東

第四

九

那僕底國就調伏光法師學對法顯宗理門等論又東詣那伽羅寺就月胄論師學眾事分婆沙又東至祿勒那國就闍那崛多大德學經部婆沙又就蜜多犀那論師學薩婆多部辯真論漸次東南路經六國多有遺迹育

王標塔高二十丈者其數不少中有末兔羅國最饒蹤緒城東六里有一山寺昔烏波毬多唐言近護即五師之一也是其本住所建比巖石室高二十餘丈廣三十步其側不遠復有獼猴墮阬處四佛經行處賢聖依住處靈相衆矣又東南行經于七國至劫比他國俗事大自在天其精舍者高百餘尺中有天根形極偉大謂諸有趣由之而生王民同敬不爲鄙恥諸國天祠率置此形大都異道乃有百數中所高者自在爲多有一大寺五百

僧徒淨人僕隸乃有數萬皆宅其寺側中有三道階南北而列即佛爲母忉利安居夏竟下天帝釋之所作也寶階本基淪沒並盡後王倣之在其故地猶高七十餘尺育王爲建石柱高七丈餘光淨明照隨人罪福影現其中旁有賢劫四佛經行石基長五十許步高于七尺足蹈所及皆有蓮華文生焉國西北不遠二百許里至羯若鞠闍國唐言曲女城也王都臨琬伽河即恒河之正名矣源從北來出大雪山其土邪正雜敬僧徒盈萬多諸聖迹四佛行坐處七日說法處佛牙髮爪等塔精舍千餘名寺異相多臨河北焚於此國學佛使日胄二毗婆沙於毗耶犀那三藏所經于三月王號戒日正法治世將五十載言戒日者謚法之名此方薨後量德以贈彼土

初登即先薦號以滅後美之徒虛名耳今猶御世統五印度初治邊陲爲小國也先有室商佉王威行海內酷虐無道劉殘釋種拔菩提樹絕其根苗選簡名德三百餘人阬之餘者並充奴隸戒日深知樹於禍始也與諸官屬至菩提阬立大誓曰若我有福統臨海內必能崇建佛法願菩提樹從地而生言已尋視見菩提萌阬中上踊遂迴兵馬往商佉所威福力故當即除滅所以抱信誠篤倍發由來還統五方象兵八萬軍威所及並藉其力素不血食化境有羊皆贖施僧用供乳酪五年一施傾其帑藏藏盡還蓄時至復行用此爲常有犯王法乃至叛逆罪應死者遠斥邊裔餘者懲罰蓋不足言故諸國中多行盜竊非假伴援不可妄進又東南行二千餘里經

御四

十一

于四國順旒伽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天同舟八十許人悉被執縛唯選樊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焚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同舟一時悲啼號哭忽惡風四起賊船而覆沒飛沙折木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爲法利益邊陲君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他衆賊聞之投刃禮愧受戒悔失放隨所往達憍償彌外道殷盛王都城中有佛精舍高六十尺中有檀像即昔優闍大王造之置在天之景也其側龍窟聖迹多矣又東北千餘里至室羅伐悉底國即舍衛舍婆提之正名也周睇荒毀才有故基斯匿治宮

須達故宅址墟存焉城南五里有逝多林即祇陀園也勝軍王臣善施所造今寺頽滅尚有石柱舉高七丈育王標樹邊有塼室一區中安如來爲母說法像自餘院宇湮沒蕩盡但有佛洗病比丘處目連舉身子衣處佛僧常汲故井處外道陰謗殺姪女處佛異論處身子摘處瑠璃沒處得眼林處迦葉波佛本生地諸如上處皆建石塔並無憂王之所造也寺東不遠三大深坑即調達瞿波戰遮女人所沒之處坑極深邃臨望無底自古及今大雨洪注終無溢滿又東將七百里至劫毗羅伐罕堵國即迦毗羅衛淨飯王所治之都也空城十餘無人棲住故宮甃城周十五里荒寺千餘惟宮中一所存焉王寢殿基上有銘塔即如來降神之處也彼有說云五月八

御口

十二

日神來降者上座部云十五日者與此方迷微復不同豈有異耶至如東夏所尚素王爲聖將定年算前達尚迷況復曆有三代述時紀號猶自差舛顧惟理越情求赴機應感皆乘權道適變爲先豈以常人之耳目用通於至極也城之南北有過去二佛生地諸塔育王石柱銘記甚多都城西北數百千塔並是瑠璃所誅諸釋旣是聖者後人爲造當斯時也有四釋子忿其見逼不思犯戒出外拒軍瑠璃遂退後還本國城中不受告曰吾爲法種誓不行師汝退彼軍非吾族也旣被放斥遠投諸國本是聖胤競宗樹之今烏仗梵衍等王並其後也城東百里即是如來生地之林今尚存焉或有說者三月八日上座部云十五日也此土諸經咸云四月八日斯亦感

見之機異計多耳又東七里方至拘尸中途諸異略不復紀創達此城不覺五情失守崩踊躋地頃之顧眄但見荒城隤圯純陀宅基有標誌耳西北四里河之西岸即婆羅大材周帀輪徑三十餘里中央高竦即涅槃地有

附四

十三

一甌室卧像北首旁施塔柱具書銘記而諸說混淆通列其上有云二月十五日入涅槃者或云九月八日入涅槃者或云自彼至今過千五百年者或云過九百年者城北渡河即焚身地方二里餘深三丈許土尚黃黑狀同焦炭諸國有病服其土者無不除愈故其焚處致有阬耳其側復有現足分身雉鹿諸塔並具瞻已又西南行大深林中七百餘里達婆羅痾廝國即常所謂波羅柰也城臨疏伽外道殷盛乃出萬計天寺百餘多導自在

僧徒三千並小乘正量部也王都東北波羅柰河之西塔柱雙建育王所立影現佛像觀者興敬度河十里即鹿野寺也周閭重閣望若仙宮僧減二千皆同前部佛事高勝諸國最矣中有轉法輪像狀如言說旁樹石柱高七十餘尺內影外現衆相備矣斯即如來初轉法處其側復有五百獨覺塔三佛行坐處寺中銘塔聖迹極多乃有數百又有佛所浴池浣衣浣器之水皆有龍護曝衣方石鹿王迎佛之地並建石塔動高三百餘尺相甚弘偉故略陳耳順河東下減於千里達吠舍釐即毗舍離也露形異術偏所豐足國城舊基周七十里人物寡鮮但爲名地其中說淨名處寶積淨名諸故宅處身子證果處姨母滅度處七日結集處阿難分身處此之五處後

代各建勝塔標示自斯東北二千餘里入大雪山至尼波羅國純信於佛僧有二千大小兼學城東有池中有天金光浮水上古老傳云彌勒下生用爲首飾或有利其寶者夜往盜之但見火聚騰燄都不可近今則流深巨窮其底水又極熱難得措足唐國使者試火投之燄便涌起因用煮米便得成飯其境北界即東女國與吐蕃接境比來國命往還率由此地約指爲語唐梵相去一萬餘里自古迴遘致途遠阻又從梵吠舍南濟旃河達摩揭陀國即摩竭提之正號也其國所居是爲中印度矣今王祖胤繼接無憂無憂即頻毗婆羅之曾孫也王即戒日之女婿矣今所治城非古所築旃伽南岸有波吒釐城周七十里即經所謂華氏城也王宮多花故因名焉

十四

十四

昔阿育王自新王舍遷都於此左側聖所其量彌繁城之西南四百餘里度尼連禪河至伽耶城人物希少可千餘家又行六里有伽耶山自古諸王所登封也故此一山世稱名地如來應俗就斯成道頂有石塔高百餘尺即寶雲等經所說之處周迴四十里內聖迹充滿山之西南即道成處有金剛座周百餘步其地則今所謂菩提寺是也寺南有菩提樹高五丈許遶樹周垣壘軌爲之輪迴五百許步東門對河北門通寺院中靈塔相狀多矣如來得道之日互說不同或云三月八日及十五日者垣北門外大菩提寺六院三層墻高四丈皆軌爲之師子國王買取此處興造斯寺僧徒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有骨舍利狀人指節肉舍利者大如真珠彼土

十四

十五

十二月三十日當此方正月十五日世稱大神變月若至其夕必放光瑞天雨奇花充滿樹院裝初到此不覺悶絕良久蘇醒歷觀靈相昔聞經說今宛目前恨居邊鄙生在末世不見真容倍復悶絕旁有梵僧就地接撫相與悲慰雖備禮謁恨無光瑞停止安居迄於解坐彼土常法至於此時道俗千萬七日七夜競申供養凡有兩意謂觀光及希樹葉每年樹葉恰至夏末一時飛下通夕新抽與故齊等時有大乘居士爲裝開釋瑜伽師地爾夜對講忽失燈明又觀所佩珠璫瓔珞不見光彩但有通明晃朗內外洞然而不測其由也怪斯所以共出草廬望菩提樹乃見有僧手擎舍利大如人指在樹基上遍示大眾所放光明照燭天地于時衆閑但得遙禮雖目

觀瑞心疑其火合掌虔跪乃至明晨心漸萎頓光亦歇滅居士問曰旣觀靈瑞心無疑耶裝具陳意居士曰余之昔疑還同此也其瑞旣現疑自通耳余見菩提樹葉如此白楊具以問之裝曰相狀略同而扶疎茂盛少有異也於此寺東望屈吒播陀山即經所謂鷄足山也直上三峯狀如鷄足因取號焉去菩提寺一百餘里頂樹大塔夜放神炬光明通照即大迦葉波寂定所也路極梗澀多諸林竹師子虎象縱橫騰倚每思登踐取進無由裝乃告王請諸防援蒙給兵三百餘人各備鋒刃斬竹通道日行十里爾時彼國聞裝往山士女大小數盈十萬奔隨繼至共往鷄足旣達山阿壁立無路乃縛竹爲梯相連而上達頂者三千餘人四睇欣然轉增喜踊具覩石

和四

十六

鐫散花供養自山東北百有餘里至佛陀伐
那山有大石室佛曾遊此天帝就石塗香以
供行至其處今猶郁烈不遠山室可受千人
如來三月於中坐夏壘石爲道廣二十步長
五里許即頻毗娑羅修觀上山之所由也又
東六十里便至矩奢揭羅補羅古城唐言茅
城多出香茅故因名也其城即摩揭陀之正
中經本所謂王舍城者是矣崇山四周爲其
外郭上如埤埭皆甃爲之西通小徑北闢山
門廣長從狹周輪百五十里其中宮城周三
十餘里內諸古迹其量復多宮之東北可十
五里有娑栗陀羅矩吒山即經所謂耆闍崛
山者是也唐言鷲峯之臺於諸山中最顯
映奪接山之陽佛多居住從下至頂編石爲
階廣十餘步長六里許佛常往來於斯道也

御四

十七

歷觀崖岫備諸古迹不可勝紀廣如圖傳山
城北門強一里許即迦蘭陀竹園精舍石基
東戶甃室今仍現在自園西南行六里許南
山之陰大竹林中有石室焉即大迦葉波與
千無學結集經教所託之地又西二十餘里
即大衆部結集處也山城之北可五里許至
曷羅闍娑利呬城唐言新王舍也餘傳所稱
者是矣又北三十餘里至那爛陀寺唐言施
無厭也瞻部洲中寺之最者勿高此矣五王
共造供給倍隆故因名焉其寺都有五院同
一大門周閭四重高八丈許並用甃壘其最
上壁猶厚六尺外郭三重牆亦甃壘高五丈
許中間水遶極深池塹備有花畜嚴麗可觀
自置已來防衛清肅女人非濫未曾容隱常
住僧衆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出

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復號寺爲施無厭也中有佛院備諸聖迹精舍高者二十餘丈佛昔於中四月說法又有精舍高三十餘丈中諸變態不可名悉置立銅像高八丈餘六層閣盛莊嚴綺飾即戒日之兄滿胄王造也又有鑰石精舍高可八丈戒日親造彫裝未備日役千工彼國常法欽敬德望有諸論師智識清遠王給封戶乃至十城漸降量賞不減三城其寺現在受封大德三百餘人通經已上不掌僧役重愛學問諮訪異法故烏耆已西被於海內諸出家者皆多義學任國追隨都無隔礙王雖守國不敢遮障故彼學徒博聞該瞻獎歷諸國風聲久遠將造其寺衆差大德四十人至莊迎宿莊即目連之本村也明日食後僧二百餘俗人千餘擎輿

密四

十八

幢蓋香花來迎引入都會與衆相慰問訖唱令住寺一切共同又差二十人引至正法藏所即戒賢論師也年百六歲衆所仰重故號正法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即昔室商佉王所阮之者爲賊擎出潛淪草莽後興法顯道俗所推戒日增邑十城科稅以入賢以稅物成立寺廟獎禮讚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泣召弟子覺賢說以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今損正法藏問在路幾時獎曰出三年矣旣與夢同悲喜

交集禮謝訖寺素立法通三藏者負置十人由來闕一以焚風問便處其位日給上饌二十盤大人米一升檳榔豆蔻龍腦香乳酥蜜等淨人四婆羅一行乘象輿三十人從大人米者秬米也大如烏豆飯香百步惟此國有

狎四

十九

王及知法者預焉故此寺通三藏者給二十盤即二十日漸減通一經者猶給五盤五日過此已後便依僧位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爲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然於瑜伽偏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將事博義未忍東旋賢誠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爲申明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叅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

還也便爲裝行調付給經論焚曰敢聞命矣意欲遍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達也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見佛坐迹入石寸許長五尺二寸廣二尺一寸旁有瓶迹沒石寸許八出花文都似新置有佛立迹長尺八寸闊強六寸又東南行路經五國將四千里至三摩呬吒國濱斥大海四佛曾遊見青玉像舉高八尺自斯東北山海之中凡有六國即達林邑道阻且長兼多瘴癘故不遊踐又從西行將二千里達揭羅拏國邪正兼事別有三寺不食乳酪調達部也又西南行七百餘里至烏荼國東境臨海有發行城多有商侶停於海次南大海中有僧伽羅國謂執師子也相去約指二萬餘里每夜南望見彼國中佛牙塔上寶珠光明騰燄暉

赫現於天際又西南行具經諸國並有異迹可五千里至憍薩羅國即南印度之正境也崇信佛法僧徒萬計其土寬廣林野相次王都西南三百餘里有黑蜂山昔古大王爲龍猛菩薩造立斯寺即龍樹也其寺上下五重

約四

二十

鑿石爲之引水旋注多諸變異泐波方達今淨人固守罕有登者龕中石像形極偉大寺成之日龍猛就山以藥塗之變成紫金世無等者又有經藏甲縛無數古老相傳盡初結集並現存在雖外佛法屢遭誅殄而此一山住持無改近有僧來於彼夏坐但得讀誦不許持出具陳此事但路幽阻難可尋問又復南行七千餘里路經五國並有靈迹至鉢羅矩吒國即瞻部最南濱海境也山出龍腦香焉旁有巖頂清流繞旋二十許市南注大海

中有天宮觀自在菩薩常所住處即觀世音之正名也臨海有城古師子國今入海中可三千餘里非結大伴則不可至故不行也自此西北四千餘里中途經國具諸神異達摩訶剌他國其王果勇威英自在未賓戒日寺有百餘僧徒五千大小兼學東境山寺羅漢所造有大精舍高百餘尺中安石像長八丈許上施石蓋凡有七重虛懸空中相去各三尺許禮謁見者無不歎訝斯神也自此因循廣尋聖迹至鉢伐多國有數名德學業可遵

約四

三十一

又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論攝正法論成實論等便東南還那爛陀叅戒賢已往杖林山勝軍論師居士所其人剌利種學通内外五明數術依林養徒講佛經義道俗歸者日數百人諸國王等亦來觀禮洗足供養封賞城

邑樊從學唯識決擇論意義論成無畏論等
首尾二年夜夢寺內及外林邑火燒成灰見
一金人告曰却後十年戒日王崩印度便亂
下當如火蕩覺已向勝軍說之樊意方決嚴
具東還及永徽之末戒日果崩今並饑荒如
所夢矣初那爛陀寺大德師子光等立中百
論宗破瑜伽等義樊曰聖人作論終不相違
但學者有向背耳因造會宗論三千頌以呈
戒賢諸師咸稱善先有南印度王灌頂師名
般若邇多明正量部造破大乘論七百頌時
戒日王討伐至烏荼國諸小乘師保重此論
以用上王請與大乘師決勝王作書與那爛
陀寺可差四僧善大小內外者詣行在所擬
有論義戒賢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樊爲
四應命將往未發間有順世外道來求論難

書四十條義懸於寺門若有屈者斬首相謝
彼計四大爲人物因旨理沉密最難徵覈如
此陰陽誰窮其數此道執計必求楠決彼土
常法論有負者先令乘驢屎瓶澆頂公於衆
中形心折伏然後依投求爲皂隸諸僧同疑
恐有敝負默不陳對樊停旣久究達論道告
衆請對何得同恥各立旁證往復數番通解
無路神理俱喪溘然潛伏預是釋門一時騰
踊彼旣屈已請依先約樊曰我法弘恕不在
刑科稟受我法如奴事王因將向房遵正法
要彼烏荼論又別訪得尋擇其中便有謬濫
謂所伏外道曰汝聞烏荼所立義不曰彼義
曾聞特解其趣即令說之備通其要便指纖
芥申大乘義破之名制惡見論千六百頌以
呈戒賢等師咸曰斯論窮天下之勅寇也何

敵當之

續高僧傳卷第四上

音釋

禕切於宜 緱氏古侯切 緱羅鄰切 舛尺充切
 彈都寒切 硤州胡夾切 數夷益切 覃徒合切
 慮靜思切 睟子對切 覲亭歷切 燉徒渾切
 名切苦勑 置郵馬通切 步郵切 烏質入
 通馬也 可汗可音克 汗國王名也 賄賄罪切
 賂魯故切 賄少尺沼切 筭古旱切 賒失冉切
 賂贈遠也 棧士諫切 礫陟華切 阮陷也 帑切
 他朗切 址諸也 墟基址也 石眄切 莫旬視
 也帛所藏也 墜也切 他小崩也 症疾也 廝息移切 迴切

也忽城堤 迴直美切 迂曲也 罇呼訝切 埤埤切 埤埤切 埤埤切
 上五計切 埤埤切 姑巨切 乙乙切 敝傾也 溘渴切 溘溘切

續高僧傳卷第四下

卿五

唐 釋 道 宣

撰

唐京師大慈恩寺釋玄奘傳之餘

奘意欲流通教本乃放任開正法遂往東印
度境迦摩縷多國以彼風俗並信異道其部

卿五

衆乃有數萬佛法雖弘未至其土王事天神
愛重教義但聞智人不問邪正皆一奉敬其
人創染佛法將事弘闡故往開化既達於王
歎奘勝度神思清遠童子王聞欣得面款遣
使來請再三乃往既至相見宛若舊遊言議
接對又經晦朔于時異術雲聚請王決論言
辯纔交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初開信門請問
諸佛何所功德奘讚如來三身利物因造三
身論三百頌以贈之王曰未曾有也頂戴歸
依此國東境接蜀西蠻聞其途路兩月應達

于時戒日王臣告曰東蕃童子王所有支那
大乘天者道德弘被彼王所重請往致之其
大乘天者即印度諸僧美奘之目也王曰我
已頻請辭而不來何因在彼即使語拘摩羅
王可送支那法師來共會祇羅國童子王命
象軍一萬方船三萬與奘泝疏伽河以赴戒
日戒日與諸官屬百餘萬衆順河東下同集
羯朱祇羅國初見頂禮鳴足盡敬散花設頌
無量供已曰弟子先請何爲不來答以聽法
未了故此延命王曰彼支那國有秦王破陣
樂歌舞曲秦王何人致此歌詠奘曰即今正
國之天子也是大聖人撥亂反正恩霑六合
故有斯詠王曰故天縱之爲物主也乃延入
行宮陳諸供養乃述制惡見論顧謂門師曰
日光旣出螢燭奪明師所寶者他皆破訖試

救取看小乘諸僧無敢言者王曰此論雖好然未廣聞欲於曲女城大會命五印度能言之士對衆顯之使邪從正捨小就大不亦可乎是日發勅普告天下總集沙門婆羅門一切異道會曲女城自冬初泝流臘月方到爾

御五

二

時四方翕集乃有萬數能論義者數千人各擅雄辯咸稱克敵先立行殿各容千人安像陳供香花音樂請獎昇座即標舉論宗命衆徵覈竟十八日無敢問者王大嗟賞施銀錢三萬金錢一萬上氎衣一百具仍令大臣執獎袈裟巡衆唱言支那法師論勝十八日來無敢問者並宜知之于時僧衆大悅曰佛法重興乃今邊人權智若此便辭東歸王重請住觀七十五日大施場相事訖辭還王勅所部迺送出境并施青象金銀錢各數萬戒日

拘摩羅等十八大國王流淚執別獎便辭而不受以象形大日常料草四十餘圍餅食所須又三斛許戒日又勅令諸屬國隨到供給諸僧勸受象施皆曰斯勝相也佛滅度來王雖崇敬種種布施未聞以象用及釋門象爲國寶今既見惠信之極矣因即納象而反錢寶然其象也其形圓大高可丈三長二丈許上容八人并諸什物經像等具並在其上狀如重堵相似空行雖逢奔逸而安穩不墜瓶水不側緣國北旋出印度境戒日威被咸蒙供待入卑利國山川相半沃壤豐熟僧徒數萬並學大乘東北山行過諸城邑上大雪山及至其頂諸山並下又上三日達最高嶺南北通望但見橫山各有九重過斯已往皆是平地雖有小山孤斷不續唯斯一嶺蔓延高

御五

三

遠約略爲言瞻部一洲山叢斯地何以知耶
至如西境波斯平川渺漫東尋崑崙莫有窮
蹤北則橫野蕭條南則印度臯衍即經所謂
香山者也達池幽邃未可尋源四河所從皆
由斯出爾雅所謂崑崙之墟豈非斯耶案諸
禹貢河出磧石蓋局談其潛出處耳張騫尋
之乃遊大夏固是超步所經猶不言其發源
之始斷可知矣樊引從前後自勒行衆崕嶺
而下三日至地達覩貨羅諸故都邑山行八
百路極艱險寒風切骨到於活國中途所經
皆屬北狄而此王者突厥之胤統管諸胡總
御鐵門以南諸小國也自此境東方入葱嶺
嶺據瞻部洲中南接雪山北至熱海東漸烏
鍛西極波斯縱廣結固各數千里冬夏積雪
氷嚴崖隙過半已下多出山葱故因名焉昔

人云葱嶺停雪即雪山也今親目驗則知其
非雪山乃居葱嶺已南東西亘海南望平野
北達叢山方名葱嶺又東山行經於十國二
千餘里至達摩悉鐵帝國境在山間東西千
六百里南北極廣不踰四五里許臨縛芻河
從南而來不測其本僧寺十餘有一石像上
施金銅圓蓋人有旋遶蓋亦隨轉豈由機巧
莫測其然又東山行近千里達商彌國東至
大川廣千餘里南北百餘里絕無人住川有
龍池東西三百南北五十其池正在大蔥嶺
內瞻部洲中最高地也何以明之池出二河
其西流者至達摩悉鐵國與縛芻河合自此
以西水皆西流其東流者至佉沙西界與徒
多河合自此已東水皆東流故分二河各注
兩海故知高也池出大鳥卵如十許案條支

國大卵如甕豈非斯耶又東五百至竭盤陀國北背徙多河即經所謂悉陀河也東入鹽澤潛於地中漏於積石爲東夏河矣其國崇信佛法城之東南三百餘里大崖兩室各一羅漢現入滅定七百餘年鬚髮漸長互近諸僧年別爲剃又東千餘方出葱嶺至烏鍛國城臨徙多西有大山崖自崩墜中有僧焉瞑目而坐形甚奇偉鬚髮下垂至於肩面問其委曲乃迦葉佛時人矣近重崩崖沒於山內茨至斯國與象別行先度雪河象晚方至水漸汎漲不悉山道尋嶺直下牙衝岸樹象性凶獷反拔却頓因即致死悵悵所經已越山險將達平壤不果祈願東過踈勒乃至沮渠可千餘里同伴五百皆共推獎爲大商主處位中營四面防守且自沮渠一國素來常鎮

鄉五

五

十部大經各十萬偈如前所傳國寶護之不少分散今屬突厥南有大山現三羅漢入滅盡定東行八百達于遁國地惟沙壤寺有百餘僧徒五千並大乘學城西山寺佛曾遊踐有大石室羅漢入定石門封掩初奘旣度葱嶺先遣侍人賈表陳露達國化也下勅流問令早相見行達于遁以象致死所賈經像交無運致又上表請尋下別勅令于遁王給其鞍乘旣奉嚴勅駝馬相運至于沙州又蒙別勅計其行程酬雇價直自爾乘傳二十許乘以貞觀十九年正月二十四日屆于京郊之西道俗相趨屯赴闐闔數十萬衆如值下生將欲入都人物誼擁取進不前遽停別館通夕禁衛候備遮斷停駐道旁從故城之西南至京師朱雀門街之都亭驛二十餘里列衆

禮謁動不得旋于時駕幸洛陽樊乃留諸經像送弘福寺京邑僧衆競列幢帳助運莊嚴四部誼譁又倍初至當斯時也復感瑞雲現于日北團圓如蓋紅白相映當于像上顯發輪光旣非遠日同共嗟仰從午至晡像入弘福方始歇滅致使京都五日四民廢業七衆歸承當此一期傾仰之高終古罕類也樊雖逢榮問獨守館宇坐鎮清閑恐陷物議故不臨對及至洛濱特蒙慰問并獻諸國異物以馬馱之別勅引入深宮之內殿面奉天顏談叙真俗無爽帝旨從外至酉不覺時延迄于閉鼓上即事戎旃問罪遼左明旦將發下勅同行固辭疾苦兼陳翻譯不違其請乃勅京師留守梁國公房玄齡專知監護資備所須一從天府初樊在印度聲暢五天稱述支那

御五

六

人物爲盛戒日大王并菩提寺僧思聞此國爲日久矣但阻無信使未可依憑彼土常傳贍部一洲四王所治東謂脂那主人王也西謂波斯主寶王也南謂印度主象王也北謂獫狁主馬王也皆謂四國藉斯以治即因爲言樊旣安達恰述符同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賈諸經寶遠獻東夏是則天竺信命自樊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旣西返又勅王玄策等二十餘人隨往大夏并贈綾帛千有餘段王及僧等數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蜜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東夏尋勅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先是菩提寺僧三人送經初至下勅普請京城設齋仍於弘福譯大嚴等經不久之間樊信又至乃勅且停待到方譯主上虛心企仰頻下明勅令樊

速至但爲事故留連不早程達既見洛宮深
沃虛想即陳翻譯搜擢賢明上曰法師唐梵
具瞻詞理通敏將恐徒揚仄陋終虧聖典裝
曰昔者二秦之譯門徒三千雖復翻傳猶恐
後代無聞懷疑乖信若不搜舉同奉玄規豈

卿五

七

以偏能妄叅朝委頻又固請乃蒙降許帝曰
自法師行後造弘福寺其處雖小禪院虛靜
可爲翻譯所須人物吏力並與玄齡商量務
令優給既承明命返迹京師遂召沙門慧明
靈潤等以爲證義沙門行友玄曠等以爲綴
緝沙門智證辯機等以爲錄文沙門玄模以
證梵語沙門玄應以定字僞其年五月創開
翻譯大菩薩藏經二十卷余爲執筆并刪綴
詞理其經廣解六度四攝十力四畏三十七
品諸菩薩行合十二品將四百紙又復旁翻

顯揚聖教論二十卷智證等更迭錄文沙門
行友詳理文句裝公於論重加陶練次又翻
大乘對法論一十五卷沙門玄曠筆受微有
餘隙又出西域傳一十二卷沙門辯機親受
時事連紕前後兼出佛地六門神呪等經都
合八十許卷自前代已來所譯經教初從梵
語倒寫本文次乃迴之順同此俗然後筆人
觀理文句中間增損多墜全言今所翻傳都
由裝旨意思獨斷出語成章詞人隨寫即可
披翫尚賢吳魏所譯諸文但爲西梵所重貴
於文句鉤鎖聯類重沓布在唐文頗居繁複
故使綴工專司此位所以貫通詞義加度節
之銓本勒成祕書繕寫于時駕返西京裝乃
表上并請序題尋降手勅曰法師夙標高行
早出塵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

門弘闡大猷蕩滌衆累是以慈雲欲卷舒之
廕四空慧日將昏朗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
惟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猶迷況佛教幽
微豈敢仰測請爲經題非已所聞其新撰西
域傳者當自披覽及西使再返勅二十餘人

御五

隨往印度前來國命通議中書勅以異域方
言務取符會若非伊人將淪聲教故諸信命
並資於樊乃爲轉唐言依彼西梵文詞輕重
令彼讀者尊崇東夏尋又下勅令翻老子五
千文爲梵言以遺西域樊乃召諸黃巾述其
玄奧領疊詞旨方爲翻述道士蔡晃成英等
競引釋論中百玄意用通道經樊曰佛道兩
教其致天殊安用佛言用通道義窮覈言跡
本出無從晃歸情曰自昔相傳祖憑佛教至
於三論晃所師遵准義幽通不無同會故引

解也如僧肇著論盛引老莊猶自申明不相
爲怪佛言似道何爽綸言樊曰佛教初開深
文尚擁老談玄理微附佛言肇論所傳引爲
聯類豈以喻詞而成通極今經論繁富各有
司南老但五千論無文解自餘千卷多是醫
方至如此土賢明何晏王弼周顒蕭繹顧歡
之徒動數十家注解老子何不引用乃復旁
通釋氏不乃推步逸蹤乎旣依翻了將欲封
勒道士成英曰老經幽邃非夫序引何以相
通請爲翻之樊曰觀老治身治國之文文詞
具矣叩齒咽液之序其言鄙陋將恐西閭異
國有愧鄉邦英等以事聞諸宰輔樊又陳露
其情中書馬周曰西域有道如老莊不樊曰
九十六道並欲超生師承有滯致淪諸有至
如順世四大之術冥初六諦之宗東夏所未

御五

九

言也若翻老序則恐彼以爲笑林遂不譯之
樊以弘讚之極勿尚帝王開化流布自古爲
重又重表曰伏奉墨勅猥垂獎喻祇奉綸言
精守振越玄樊業尚空踈謬叅法侶幸屬九
瀛有截四表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國威而
訪道窮遐冒險雖勵愚誠纂異懷荒寔資朝
化所獲經論奉勅翻譯見成卷軸未有詮序
伏惟陛下睿思雲敷天華景爛理包繫象調
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實竊以
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詮其理聖教玄遠非
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
宸睠冲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
樊聞日月麗天旣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
流潤於巖涯雲和廣樂不祕響於聾昧金璧
奇珍豈韜彩於愚瞽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

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配兩儀而同爻與二
曜而俱懸然則驚嶺微言假神筆而弘遠難
園奧義託英詞而宣暢豈止區區梵衆獨荷
恩榮亦使蠢蠢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表奏之
日勅遂許焉謂駙馬高履行曰汝前請朕爲
汝父作碑今氣力不如昔願作功德爲法師
作序不能作碑汝知之貞觀二十五年幸玉
華宮追樊至問翻何經論答正翻瑜伽上問
何聖所作明何等義具答已令取論自披閱
遂下勅新翻經論寫九本頒與雍洛相充荆
楊等九大州樊又請經題上乃出之名大唐
三藏聖教序於明月殿命弘文館學士上官
儀對羣僚讀之其詞曰

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生四時無形潛
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識其端

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包乎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象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象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民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塗遺

第五

十二

訓遐宣導羣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指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紜所以空有之論或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降替有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內境悲正法之陵遲棲慮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僞續真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雨以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就鶯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真教於上賢探
曠妙門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教馳驟於心
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
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譯布中
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於東垂
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乾
焰共拔迷塗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
惡因業墜善以緣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
夫桂生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
塵不能污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
由所附者高則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
類不能沾夫以卉木無知猶資善而成善況
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求慶方冀茲經流施
將日月而無窮斯福遐敷與乾坤而求大百
寮稱慶表謝曰 竊聞六爻探曠局於生

齊五

十二

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微
義冊觀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
美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
王之九州掩百千之日月斥列代之區域納
恒沙之法界遂使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
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振錫聊謁崛山經
途萬里怙天威如咫尺步匪乘千葉詣雙林如
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窮
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
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
榮才異馬鳴深愧寫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
尤多遂荷天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若
聚日之放千光理括衆妙之門同慧雲之濡
百草一音演說億劫罕逢忽以微生親承梵
響踊躍歡喜如聞授記表奏之日尋下勅曰

朕才謝珪璋言慙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聞
昨製序文深爲鄙拙惟恐穢翰墨於金簡標
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謬承褒讚循躬省慮
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致謝又重表謝勅
云朕往不讀經兼無才智忽製論序翻汚經

御五

十三

文具覽來言枉見褒飾愧逢虛美唯益真慙
自爾朝宰英達咸申擊讚釋宗弘盛氣接成
陰皇太子述上所作三藏聖教序曰夫顯揚
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
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
軌躅也綜括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
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
業無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翦開
法網之綱紀弘六度之正教拯羣有之塗炭

啓三藏之祕局是以名無翼而長飛道無根
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遠古而鎮常赴感應身
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
共飛莊野春林與天花而合彩伏惟皇帝陛
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敘祚
而朝萬國恩加朽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
昆蟲金匱流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
甸之八川耨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法
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
降法雨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萬區
分義總成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
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志夷
簡神清髮亂之年體拔浮華之世凝情定室

匿迹幽巖棲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之境
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
無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
釋典利物爲心以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

御五

十四

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引大海之法流洗塵
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
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所謂法相常住
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御
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合金石之聲文抱
風雲之潤治輒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
大綱以爲斯記自此常參內禁扣問沉隱翻
譯相續不爽法機勅賜雲衲一領妙絕古今
又勅天下寺度五人維持聖種皆其力也冬
十月隨駕入京於比闕造弘法院鎮恒在彼

初於曲池爲文德皇后造慈恩寺追樊令住
度三百人有令寺西北造翻經院給新度弟
子一十五人弘福舊處仍給十人今上嗣錄
素所珍敬追入優問禮殊恒秩永徽二年請
造梵本經臺蒙勅賜物尋得成就又追入內
於修文殿翻發智等論降手詔飛白書慰問
優洽顯慶元年正月爲皇太子於慈恩設大
齋朝衆總至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郎李義
府曰譯經佛法之大未知何德以光揚耶樊
曰公此之問常所懷矣譯經雖位在僧光價
御五
終憑朝貴至如姚秦鳩摩羅什則安成侯姚
嵩筆受元魏菩提流支則侍中崔光錄文貞
觀波頗初譯則僕射蕭瑀太府蕭瑯庶子杜
正倫等監閱詳定今並無之不足光遠又大
慈恩寺聖上切風樹之哀追造壯麗騰實之

十五

美勿過碑頌若蒙二公爲致言則不朽之跡
自形於今古矣便許之明旦遣給事宣勅云
所須官人助翻者已處分訖其碑朕自作尋
勅慈恩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左僕射于志寧
中書令來濟禮部許敬宗黃門侍郎薛元超
中書郎李義府等有不妥穩隨事潤色若須
學士任追三兩人及碑成請神翰自書蒙特
許尅日送寺京寺咸造幢蓋又勅王公已下
太常九卿及兩縣妓樂車從千餘乘駐弘福
寺上居安福門俯臨將送京邑士女列於道
側自北之南二十餘里充仞衢街光俗興法
無與儔焉又賜山水衲妙勝前者并以服玩
百有餘件顯慶二年駕幸洛陽預從安置東
都積翠宮召入大內麗日殿翻觀所緣等論
又於明德宮翻大毗婆沙等論樊少離桑梓

白首言歸訪問親故零落殆盡惟有一姊迎
與相見訪以墳壟旋殯未還便卜勝地施塋
改葬其少室山西北緱氏故縣東北遊仙鄉
控鶴里鳳凰谷即樊之生地也不遠有少林
寺即魏孝文所立是翻十地之所意願棲託
爲國翻譯蒙手勅云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
林遠而架往託慮禪寂軌澄什以標今仰挹
風徽寔所欽尚朕業空學寡靡究高深然以
淺識薄聞未見其可法師津梁三界汲引四
生智皎心燈定凝意水非情塵之所瞠豈識
浪而能驚然以道德可居何必太華疊嶺空
寂可舍豈獨少室重巒幸哉來言勿復陳請
卽市朝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
珍於卽代遂因寢言顯慶三年下勅爲皇太
子造西明寺成令給上房僧十人以充侍者

有大般若者二十萬偈此土八部咸在其中
不久下勅令住玉華翻經供給一准京寺遂
得託靜不爽譯功以顯慶五年正月元日創
翻大本至龍朔三年十月末了凡四處十六
會說總六百卷般若空宗此焉周盡於間又
翻成唯識論辯中邊論唯識二十論品類足
論等至十一月表上此經請製經序於蓬萊
宮通事舍人馮義宣勅許之奘生常以來願
生彌勒及遊西域又聞無著兄弟皆生彼天
又頻祈請咸有顯證懷此專至益增翹勵後
至玉華但有隙次無不發願生觀史多天見
彌勒佛自般若翻了惟自策勤行道禮懺麟
德元年告翻經僧及門人曰有爲之法必歸
磨滅泡幻形質何得久停行年六十五矣必
卒玉華於經論有疑者今可速問聞者驚曰

佛五

十七

年未耆耄何出此言報曰此事自知遂往辭
佛先造俱胝十億像所禮懺辭別有門人外
行者皆報好去今與汝別亦不須來來亦不
見至正月九日告寺僧曰奘必當死經云此
身可惡猶如死狗奘既死已近宮寺山靜處
藏之因既卧疾開目閉目見大蓮花鮮白而
至又見偉相知生佛前命僧讀所翻經論名
目已總有七十三部一千三百三十卷自懷
欣悅總召門人有緣並集云無常將及急來
相見於嘉壽殿以香木樹菩提像骨對寺僧
門人辭訣并遺表訖便默念彌勒令傍人稱
曰南謨彌勒如來應正等覺願與舍識速奉
慈顏南謨彌勒如來所居內衆願捨命已必
生其中至二月四日右脇累足右手支頭左
手胫上鏗然不動有問何相報曰勿問妨吾

正念至五日中午弟子問曰和尚定生彌勒
前不答曰決定得生言已氣絕神逝迄今兩
月色貌如常又有冥應略故不述又下勅葬
日聽京城僧尼幢蓋往送於是素蓋素幢浮
空雲合哀笳哀梵氣逼人神四俗以之悲涼
七衆惜其沉沒乃葬於白花原四十里中皂
素彌滿其塋與兄捷公相近茗然白塔近燭
帝城尋下別勅令改葬於樊川與州縣相知
供給吏力乃又出之衆咸歎異經久埋瘞色
相如初自非願力所持焉能致此余以闇昧
濫霑斯席與之對晤屢展炎涼聽言觀行名
實相守精厲晨昏計時分業虔虔不懈專思
法務言無名利行絕虛浮曲識機緣善通物
性不倨不諂行藏適時吐味幽奇辯開疑議
寔季代之英賢乃佛宗之法將矣且其發蒙

卿五

十八

入法特異常倫聽覽經論用爲恒任旣周行
東夏挹酌諸師披露肝膽盡其精義莫不傾
倒林藪更新學府遂能不遠數萬諮求勝法
誓捨形命必會爲期發趾張掖途次龍沙中
途艱險身心僅絕旣達高昌倍光來價傳國
祖送備閤靈儀路出鐵門石門躬乘沙嶺雪
嶺歷天險而志逾慷慨遭凶賊而神彌厲勇
兼以歸稟正教師承戒賢理逐言揚義非再
授廣開異論包藏胷臆致使梵侶傾心不遺
其法又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彼土諸僧思
承其本獎乃譯唐爲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
之緣東西互舉又西華餘論深尚聲明則獎
乃卑心請決隨授隨曉致有七變其勢動發
異蹤三循廣論恢張懷抱故得施無厭寺三
千學僧皆號智囊護持城壑及覩其脣吻聽

其詞義皆彈指讚歎斯何人也隨其遊歷塞外海東百三十國道俗邪正承其名者莫不仰德歸依更崇開信可以家國增榮光宅惟遠獻奉歲至咸獎之功若非天挺英靈生知聖授何能振斯鴻緒導達遺蹤前後僧傳往天竺者首自法顯佛五法勇十九終于道邃道生相繼中途一十七返取其通言華梵妙達文筌揚導國風開悟邪正莫高於獎矣恨其經部不翻猶涉過半年未遲暮足得出之無常奄及惜哉

那提三藏此言福生具依梵言則云布如鳥伐邪以言煩多故此但訛略而云那提也本中印度人少出家名師開悟志氣雄遠弘道爲懷歷遊諸國務在開物而善達聲明通諸詰訓大夏名爲文士擬此土蘭臺著作者性

汎愛好奇尚聞有涉悟不憚遠夷曾往執師子國又東南上楞伽山南海諸國隨緣達化善解書語至此敷演度人立寺所在揚扇承脂那東國盛轉大乘佛法崇盛瞻洲稱最乃搜集大小乘經律論五百餘夾合一千五百餘部以永徽六年創達京師有勅令於慈恩安置所司供給時玄奘法師當途翻譯聲華騰蔚無由克彰掩抑蕭條般若難既不蒙引返充給使顯慶元年勅往崑崙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爲別立寺度人授法弘化之廣又倍於前以昔被勅往理須返命慈恩梵本擬重尋研龍朔三年還返舊寺所賈諸經並爲獎將北出意欲翻度莫有依憑惟譯八曼荼羅禮佛法阿吒那智等三經要約精最可常行學其年南海真臘國爲那

提素所化者奉敬無已思見其人合國宗師
假途遠請乃云國有好藥唯提識之請自採
取下勅聽往返迹未由余自博訪大夏行人
云那提三藏乃龍樹之門人也所解無相與
契碩返西梵僧云大師隱後斯人第一深解
實相善達方便小乘五部毗尼外道四圍陀
論莫不洞達源底通明言義詞出珠聯理暢
霞舉所著大乘集義論可有四十餘卷將事
譯之被遣遂闕夫以抱麟之歎代有斯蹤知
人難哉千齡罕遇那提挾道遠至投俾北冥
既無所待乃三被毒載充南役崎嶇數萬頻
歷瘴氣委命遭命斯人斯在嗚呼惜哉
論曰觀夫翻譯之功誠遠大矣前錄所載無
得稱焉斯何故耶諒以言傳理詣惑遣道清
有由奇也所以列代賢聖祖述弘導之風奉

信賢明憲章翻譯之意宗師舊轍頗見詞人
埏埴既圓稍工其趣至如梵文天語元開大
夏之鄉鳥迹方韻出自神州之俗具如別傳
曲盡規猷遂有僥倖時譽叨臨傳述逐轉鋪
詞返音列喻繁略科斷比事擬倫語迹雖同
校理誠異自非明逾前聖德邁往賢方能隱
括殊方用通弘致道安著論五失易窺彥琮
屬文八例難涉斯並古今通叙豈妄登臨若
夫九代所傳見存簡錄漢魏守本本固去華
晉宋傳揚時開義舉文質恢恢諷味餘逸厥
斯以降輕扇一期騰實未聞講悟蓋寡皆由
詞逐情轉義寫情心共激波瀾永成通式充
車溢藏法寶住持得在福流失在訛競故勇
猛陳請詞同世華制本受行不惟文綺至聖
殷鑒深有其由詳籍所傳滅法故也即事可

委況弘識乎然而習俗生常知過難改雖欲
徒轍終陷前蹤粵自漢明終于唐運翻傳梵
本多信譯人事語易明義求罕見厝情獨斷
惟任筆功縱有覆疎還遵舊緒梵僧執葉相
等情乖音語莫通是非俱濫至如三學盛典
唯詮行旨八藏微言宗開詞義前翻後出靡
墜風猷古哲今賢德殊恒律豈非方言重阻
臆斷是投世轉澆波奄同浮俗昔聞淳風雅
暢旣在皇唐綺飾訛雜寔鍾季葉不思本實
妄接詞鋒競掇芻蕘鄭聲難偃原夫大覺希
言絕世特立八音四辯演暢無垠安得凡懷
虛叅聖慮用爲標擬誠非立言雖復樂說不
窮隨類各解理開情外詞逸寰中固當斧藻
標奇文高金玉方可聲通天樂韻過恒致近
者晉宋顏謝之文世尚企而無比況乖於此

安可言乎必踵斯蹤時俗變矣其中蕪亂安
足涉言往者西涼法識世號通人後秦童壽
時稱僧傑善披文意妙顯經心會達言方風
骨流便弘衍於世不虧傳述宋有開士慧嚴
寶雲世係賢明勃興前作傳度廣部聯輝絕
蹤將非面奉華胥親承詁訓得使聲流千載
故其然哉餘則事義相傳足開神府寧得如
瓶寫水不妄叨流薄乳之喻復存今日終虧
受誦足定澆淳世有樊公獨高聯類往還震
動備盡觀方百有餘國君臣謁敬言議接對
不待譯人披析幽旨華戎胥悅唐朝後譯不
屑古人執本陳勘頻開前失旣闕今乖未遑
釐正輒略陳此夫復何言

卸五

二十二

續高僧傳卷第四下

音釋

訴

而蘇故切
上曰逆
流

琥

伽梵語也此云天嵬
堂來疏其陵切嵬吾

竣切

貌高
𡵚
崖逆
也各
切

鍛

鐵所鑄
國名切烏

𧈧 魚也險切 𧈧

惡古

也猛切
闐
闐
闐

鳥徒

年切衆盛
結切塞滿

也也
獫狁
獫狁
切虛

枕枕

北夷庚準切
名也獫狁

切魚

容王忍甚
衣襟

也切
甸
畿堂
甸練
也切

景

俱永壹壹計

切

毛莫報切

坐部禮切

蘇王

后切
塹
七 塹
豔 陰
切 塹

遶也

武粉切

脣延直挺尸

埴切

常 津城水也。

1

邊日吻

圻圻連切

職

切

續高僧傳卷第五

唐

釋

道

宣

卿六撰

義解篇初

本傳十二人
附見一十九人

梁楊都安樂寺沙門釋法申傳一

道達惠命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僧韶傳二

法朗法亮

楊都建元寺沙門釋法護傳三

智達僧達

鍾山宋熙寺沙門釋智欣傳四

吳郡虎丘沙門釋僧若傳五

僧令法度

惠梵惠朗

楊都宣武寺沙門釋法寵傳六

智果僧淑

楊都靈根寺沙門釋僧遷傳七

楊都莊嚴寺沙門釋僧旻傳八

道超

楊都光宅寺沙門釋法雲傳九

南海隨喜寺沙門釋慧澄傳十

惠朗惠略

鍾山上定林寺沙門釋法令傳十一

法生惠武

慧泰慧纂

鍾山開善寺沙門釋智藏傳十二

釋法申本姓呂任城人也祖世寓居青州申幼出家夙懷儒素廣學經論妙思獨遠彌歷年祀規空畫有日夜惆悵隱士平原明曇聊嘲之曰三陽在節明辰淑景何不飲美酒賦新詩而終日竟歲瞪視四壁百年俄頃知得成儒素以不答曰蓋是平生鄙好何論得失

頃之而大明成論譽美州鄉值宋太始之初莊嚴寺法集勅請度江住安樂寺累當師匠道俗欽賞建元之中遭本親遠喪道途迫阻有礙北歸因爾屏絕人事杜塞講說逮齊竟陵王蕭子良求明之中請二十法師弘宣講

授苦相徵屈辭不獲免當斯之盛無與友者
兼又淳厚仁惠不出厲言安閑守素不狎人
世以天監二年卒春秋七十有四時復有道
達惠命並以勤學顯名達姓裴河東聞喜人
住廣陵永福精舍少以孝行知名拯濟危險

御六

道潤江漬永明中爲南兗州僧正在職廉潔
雅有治才罷任之日唯有紙故五束惠命廣
陵人住安樂寺開濟篤素專以成實見知

釋僧韶姓王齊國高安人幼願拔俗弱年從
志斂服道俗恭敬師宗美姿制善舉止情性

溫和韻調清雅好弘經教名顯州壤專以毗
曇擅業元徽之初始來皇邑住建元寺寬厚
閑澹不妄交遊宋季澆薄體裁無准物競目
前榮枯俄頃韶閑房自守狀若無人及齊氏
開泰禮教夙被白黑鑽仰講說頻仍後學知

宗前修改觀毗曇一部化流海內諮聽之徒
常有百數齊文惠及竟陵王蕭子良雅相欽
禮清河崔慧親從北面諮承餘誨以天監三
年卒于住寺春秋五十有八時建元又有法
朗兼以慧學知名本姓沈氏吳興武康人家

遭世禍因住建業大明七年與兄法亮被勅
紹繼慧益出家初住藥王寺亮履行高潔經
數修明朗稟性疎率不事威儀聲轉有聞義
解傳譽集注涅槃勒成部表而言謔調笑不
擇交遊高人勝已少見齒錄並卒于天監中

御六

釋法護姓張東平人初以廉直居性不耐貪
叨年始十三而善於草隸其師道邕亦有清
風撫其首曰觀汝意氣必能振發遺法及至
受戒仍遭父憂居喪房內經涉四載不預法
事禮畢羸瘠不堪隨衆宋孝建中來都遊觀

住建元寺雅好博古多講經論常以毗曇命家弗尚流俗言去浮華不求適會趣通文理從其學者百有餘人齊竟陵王總校玄釋定其虛實仍於法雲寺建豎義齋以護爲標領解釋膠結每無遺滯物益懷之遠有曠度不交榮俗凡所遊徃必皆名輩齊侍中陳留阮韜光祿阮晦中書侍郎汝南周顥並虛心禮待未嘗廢也自從天子至于侯伯不與一人遊狎皎然獨坐勗勵門徒無營苟利惟以經數仁義存懷以天監六年卒于住所春秋六十有九時新安寺智遠天保寺僧達並以勤學有功遠幼懷清淨守志不競講說大乘好修福務達平和開拓頗自矜尚

釋智欣姓潘丹陽建康人也稚而聰警稟懷變躁率爾形儀過無修整年十八歲世間近

事經耳不忘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然有離俗之志他日即就棲靜僧審禪師求出家焉篤好博學多習近事師訓之曰觀汝神明人非率爾所可習學皆非與遠何耶答曰欲廣其節目耳及具足後從東安寺道猛聽成實論四遍雖周末曾注記結袂而反亭然獨悟莫與爲羣不交當世無有因得叅其門者也及至講說文義精悉四衆推服聽者八百餘人陳心序事貴在可解不務才華有異流俗客問未申酬答已罷皆美其豐贍名重四海齊永明末太子數幸東田携諸內侍亟經進寺欣因謝病鍾山居宋熙寺確然自得與富貴遊徃行不苟合交不妄親職施之物構改住寺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一葬于山

墓

釋僧若莊嚴寺僧璩之兄子也璩以律行清嚴見之前傳若少而廉靜邑里推之十五出家住虎丘東山精舍事師恭孝與人友善性好勤學出都住冶城寺二十餘年經數通達道俗器賞太常卿吳郡陸惠曉左氏尚書陸澄深相待接年三十二志絕風塵末東返虎丘棲身幽室簡出人世披文翫古自足雲霞雖復茹荼不充單複不贍隨宜任運罕復經懷瑯琊王斌守吳每延法集還都謂知己曰在郡賴得若公言謔大忘衰老見其比歲放生爲業仁逮蟲魚愛及飛走講說雖疎津梁不絕何必滅迹巖岫方謂爲道但出處不失其機彌覺其德高也天監八年勅爲彼郡僧正親當元帥猶肆意山內故失匡救之美致

海六

五

有貪慢之詣未必加諸已要亦有貶暮齡以普通元年卒春秋七十復有僧令者若之兄也亦以碩學知名少而雋警長益廉退經律通明不永早世復有法度者住定林寺沉審其性言不卒暴先行而後從焉時莊嚴寺又有惠梵惠朗並以內外廣學一期標譽梵本吳氏剡人剛決強斷不事形名朗肌貌霜潔時人目爲白朗屢講衆經頗入能例

釋法寵姓馮氏南陽冠軍人後遭世難寓居海鹽少有絕俗之志二親愛而弗許執志固請乃曰須待爲汝婚竟隨意所欲十八納妻經始半年捨家服道住光興寺成辦法式習學威儀其後出都住興皇寺又從道猛曇濟學成實論二公雅相歎賞日夜辛勤不以寒暑動意吳郡張融與周顒書曰古人遺族故

留兒女法寵法師絕塵如棄唾若斯之志大矣遠矣又從長樂寺僧周學通雜心及法勝毗曇又從莊嚴曇斌歷聽衆經採玄析奧妙盡深極高難所指罕不倒戈音吐蘊藉風神秀舉齊竟陵王子良甚加禮遇嘗於西邸義集選請名學事委治城智秀而競者尤多秀謂寵曰當此應對卿何如我答曰先悅後拒我不及卿詮名定實卿不及我秀有慚色年三十八正勝寺法願道人善達樊許之術謂寵曰君年滿四十當死無可避處唯有祈誠諸佛懺悔先憊挑脫或可冀耳寵因引鏡驗之見面有黑氣於是貨賣衣鉢資餘併市香供飛舟東逝直至海鹽居在光興閑房禮懺杜絕人物晝忘食息夜不解衣迄年四十歲暮之夕忽覺兩耳腫痛彌生怖懼其夜懺達

海六

六

四更聞戶外有人言曰君死業已盡遽即開戶都無所見明晨借問僉言黑氣都除兩耳乃是生骨斯實懺蕩之基功不虛也未又從東夏慧基聽其講導言論往復旬日之間文疑理滯反啓其志又鼓棹西歸住道林寺開宇臨澗敞軒映水解袈尋經每自惆悵而不能已及東昏在位多請遊於北山因而移寓天保寺天監七年齊隆寺法鏡殂歿僧正惠超啓寵鎮之勅曰法寵法師造次舉動不逾律儀不挾性欲不事形勢慈仁愷悌雅有君子之風匡政寺廟信得其人矣上每義集以禮致之略其年臘勅常居坐首不呼其名號爲上座法師請爲家僧勅施車牛人力衣服飲食四時不絕寺本陋小帝爲宣武王修福下勅工人繕改張飾以待寵焉因改名爲宣

武寺也門徒敦厚常百許人普通四年忽感風疾不能執捉舒經格上晝夜不休赴諸法事坐與講說未疾禮佛常以百拜爲限後不能起居猶於牀上依時百過俯仰虔敬所懺所願與本不異後疾甚中使叅候相望於道

知六

以普通五年三月十六日卒春秋七十四皇

七

上傷悼道俗悲戀勅葬定林寺墓一切凶事天府供給舍人主書監視訖事復有沙門智果管氏吳人住海鹽光興寺清直平簡善諸經術又剡縣公車寺沙門僧淑摺採衆師弁爲已任隨問隨答思慮周廣雖有徵覈而未盡其要妙也

釋僧遷姓樂氏襄陽杜人少出家進忠退儉早協州鄉晚遊都邑住靈根寺却掃一房淨若仙觀潔整衣服塵水不染從靈味寺寶亮

諮學經論文理通達藉甚知名性方稜不撓高自崇遇若非意得罕所賓接武帝以家僧引之吳平侯蕭曷亦遇之以禮天監十六年夏帝嘗夜見沙門惠詡他日因赴法會遷問詡曰御前夜何所道詡曰卿何忽問此而言氣甚厲遷抗聲曰我與卿同出西州俱爲沙門卿一時邀逢天接便欲凌駕儕黨我惟事佛視卿輩蔑如也衆人滿坐詡有慚忒其之梗正皆類此也以普通四年卒春秋五十九矣

釋僧旻姓孫氏家于吳郡之富春有吳開國大皇帝其先也幼孤養能言而樂道七歲出家住虎丘西山寺爲僧迴弟子從迴受五經一聞能記精神洞出標羣獨秀每與同輩言諠及諸典禮未嘗不慨然欲爲已任宋吏部

卽吳郡張辯謂之曰沙彌何姓家在何處旻曰貧道姓釋家于此山辯甚異之特進張緒見而歎曰松柏雖小已有凌雲之氣由是顯譽年十三隨廻出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爲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年十六

齊六

而廻亡哀容俯仰率由自至喪禮畢移住莊嚴師仰曇景景久居寺住雅有風軌大小和從寺給僧足旻安貧好學與同寺法雲禪崗法闡稟學柔次遠亮四公經論夕則合被而卧晝則假衣而行往返諮詢不避炎雪其精力篤課如此大明數論究統經律原始要終望表知裏內鑒諸已旁啓同志前疑往結靡不冰泮雖命世碩學有是非之辯旻居中振發曾無擁滯光緒旣著風猷弘遠齊文惠帝竟陵王子良深相貴敬請遺連接尚書令王

儉延請僧宗講涅槃經旻扣問聯環言皆摧敵儉曰昔竺道生入長安姚興於逍遙園見之使難道融義往復百翻言無不切衆皆覩其風神服其英秀今此旻法師超悟天體性極照窮言必典詣能使前無橫陣便是過之

遠矣文宣嘗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於末席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夫受業於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爲難窟每恨不逢勍敵

齊六

必欲研盡自至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及晚上講裁復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座曰後生可畏斯言信矣年二十六永明十年始於興福寺講成實論先輩法師高視當世排競下筵其會如

市山棲邑寺莫不掩扉畢集衣冠士子四衢輻湊坐皆重膝不謂爲詐言雖竟日無起疲倦皆仰之如日月矣希風慕德者不遠萬里相造自晉宋相承凡論議者多高談大語競相誇罩及旻爲師範稜落秀上機變如神言氣典正座無洪聲之侶重以性多謙讓未嘗以理勝加人處衆澄眸如入禪定其爲道俗所推如此時人稱曰析剖磐隱通古無例條貫始終受者易悟庶方蕩諸異論大同正法矣於是名振日下聽衆千餘孜孜善誘曾無告倦晉安太守彭城劉業嘗謂旻曰法師經論通博何以立義多儒答曰宋世貴道生頓悟以通經齊時重僧柔影毗曇以講論貧道謹依經文文玄則玄文儒則儒耳時竟陵王世子蕭昭胄出守會稽有要旻共往征虜別

之旻曰吾止講席相識未嘗修詣聞其得郡便狼狽遠別意所不欲衆因是亦止永元元年勅僧局請三十僧入華林園夏講僧正擬旻爲法主旻止之或曰何故答曰此乃內潤法師不能外益學士非謂講者由是譽傳遐邇名動京師瑯琊王仲寶吳人張思光學冠當時清貞獨絕並投分請交申以縞帶年立之後頻事開解蔚爲宗匠九部五時若指諸掌玄理伏難坦然夷易故縑素結轍華鄙邀延復屯萃矣時有令聞風成負先來之風者

物六

+

皇梁膺運乃翻然自遠言從帝則以天監五年遊于都輦天子禮接下筵亟深睠悅勅僧正慧超銜詔到房欲屈與法寵法雲汝南周捨等入華林園道義自茲已後優位日隆六平制注般若經以通大訓朝貴皆思弘厥典又請京邑五大法師於五寺首講以旻道居其右廼眷帝情深見悅可因請爲家僧四事供給又勅於惠輪殿講勝鬘經帝自臨聽仍選才學道俗釋僧智僧晃臨川王記室東莞劉勰等三十人同集上定林寺抄一切經論以類相從凡八十卷皆令取衷於旻十一年春忽感風疾後雖小間心猶忘誤言語遲蹇旻曰自登座講說已二十年如見此病例無平復講事盡矣乃修飾房內隔立道場日夜禮懺後吳郡太守張充吳興太守謝覽各遣

附六

十一

僚佐至都表上延請有勅給船仗資糧發遣二郡迎候舟楫滿川京師學士雲隨霧合中途守宰莫不郊迎晉陵太守蔡搏出候門迎之歎曰昔仲尼素王於周今旻公又素王於梁矣天監末年下勅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最處後衆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欂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衆執事啓聞有勅聽停講五十日悉移窻戶四出簷雷又進給牀五十張猶爲迫迮枕棹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捨什物觀施擬立大堂慮未周用待庫生長傳付後僧又於簡靜寺講十地經堂宇先有五間慮有迫迮又於堂前權起五間合而爲一及至就講寺內悉滿斯感化之來殆非意矣少與齊人張融謝眺友善

天人才學通人莫不致禮雖居重名不嘉榮
勢閑處一室簡通豪右衆人多恨之唯吳郡
陸倕博學自居名位通顯早崇禮敬旻亦密
相器重時爲太子中庶僕從到房旻稱疾不
見倕欣然曰此誠弟子所望也人皆推倕之
愛名德也彌重旻之不趣於世暨普通之後
先疾連發彌懷退靜夜還虎丘人無知者時
蕭昂出守吳興欲過山展禮山主智遷先知
以告旻旻曰吾山數病人無事見貴二千石
昔戴顓隱居北嶺宋江夏王入山詣之高卧
牖下不與相見吾雖德薄請附戴公之事矣
及蕭至旻從後門而遁其年皇太子遣通事
舍人何思澄銜命致禮贈以几杖鑪奩褥席
麈尾拂扇等五年下勅延還移住開善使所
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天望於路增劇

第六

十二

未堪山寺權停莊嚴因遂彌留以至大漸良
醫上藥備于寺內中使叅候相望馳道以大
通八年二月一日清旦卒于寺房春秋六十
一天子悲惜儲君嗟惋勅以其月六日窆於
鍾山之開善墓所喪事大小隨由備辦隱士
陳留阮孝緒爲著墓誌弟子智學惠慶等建
立三碑其二碑皇太子湘東王並爲製文樹
于墓側徵士何胤著文立於本寺初旻嘗樂
於禪默乃依所立義試遍安心旬日之間遂
得入定問諸禪師皆云門戶雖殊造寂不異
又嘗於講日謂衆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
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爲舍靈轉經三契此事
久廢旣是前修勝業欲屈大衆各誦觀世音
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後道俗
捨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時有靈根寺道

超比丘勤學自勵願明解如旻夢有人言僧旻法師毗婆尸佛已能講說君始修習云何可等但自加功不患不隨分得解後大領悟旻嘗造彌勒佛并諸供具朝夕禮謁乃夢見彌勒佛遣化菩薩送菩提樹與之菩薩曰菩

柳六

十三

提樹者梁言道場樹也弟子頗宣其言旻聞而勗之曰禮有六夢正夢唯一乃是好惡之先徵故周立占夢之官後代廢之正以俗人澆偽亟多假託吾前所夢乃心想耳汝勿傳之以莊嚴寺門及諸墻宇古製不工又吳虎丘山西寺朽壞日久並加繕改事盡於麗旻所造經像全不封附須者便給放生布施未嘗倦廢弟子諮曰和尚所修功德誠多未始建大齋會恐福事未圓旻曰大齋乃有一時發起之益吾寡乏人力難得盡理又且米菜

醬醋樵水湯炭踐踏洗灸傷害微蟲豈有數量慮有此事故不敢爲也如復求寄王官官府有勢之家使役雖多彌難盡意近識觀之藉此開悟智者窺之有求名之誚要請法俗侵星早到若不專至有乖素心若現斯言猶涉譏笑故吾不爲也旻笑言美善舉止吐納膏腴自生顧眄風颺滿室凡所施爲不爲名利勤注教勗形於言晤先人後已常若不及嘗有餘師言弟子不恭者旻呼與相見爲設飲食方便誘喻遂成善士生無左道卜筮不妄罔惑凡人又不假託竒怪以誑近識貴人君子皆景慕焉營居負販者亦望風而畏敬聞其名者僞夫正鄙夫立所著論疏雜集四聲指歸詩譜決疑等百有餘卷流世釋法雲姓周氏義興陽羨人晉平西將軍處

之七世也母吳氏初產坐草見雲氣滿室因以名之七歲出家更名法雲從師住莊嚴寺爲僧成玄趣寶亮弟子而雋朗英秀卓絕時世年十三始就受業太昌僧宗莊嚴僧達甚相稱讚寶亮每曰我之神明殊不及也方將

御六

十四

必當棟梁大法矣齊永明中僧柔東歸於道林寺發講雲諮決累日詞旨激揚衆所歎異年小坐遠聲問難叙命置小牀處之於前共盡往復由是顯名與同寺僧旻等年臘齊名譽歷採衆師且經且論四時遊聽寒暑不輟或講前講末初夜後夜覆述文義間隙遊習於路思義輒不自覺行過所造其勤勵專至類皆如此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勿易爲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

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座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及年登三十建武四年夏初於妙音寺開法華淨名二經序正條源羣分名類學徒海湊四衆盈堂僉謂理由言盡紙卷空存及至爲賓構擊縱橫比類紛鯁機辯若疾風應變如行雨當其鋒者罕不心瞋賓主咨嗟朋僚胥悅時人呼爲作幻法師矣講經之妙獨步當時齊中書周顒瑯琊王融彭城劉繪東莞徐孝嗣等一代名貴並投莫逆之交孝嗣每日見雲公俊發自顧缺

御六

十五

然而性靈誠孝勞於色養及居母憂毀瘠過禮累日不食殆不勝喪僧旻謂曰聖人制禮賢者俯就不賢者企及且毀不滅性尚出儒宗況佛有至言欲報生恩近則時奉顏儀使物生悅遠則啓發菩提以導神識又云恩愛

重賊不可寬放寬放此者及所親愛墮於惡道唯有智者以方便力善能治制則惠兼存沒入諸善趣矣宜思遠理使有成津何可恣情同於細近耶雲乃割哀情微進飲粥永元元年曾受毗陵郡請道俗傾家異端必集弘振風猷道被京城鼓舞知歸巾褐誠反及梁氏高臨甚相欽禮天監二年勅使長召出入諸殿影響弘通之端贊揚利益之漸皇高亟延義集未曾不勅令雲先入後下詔令時諸名德各撰成實義疏雲乃經論合撰有四十科爲四十二卷俄尋究了又勅於寺三遍敷講廣請義學充諸堂宇勅給傳詔車牛吏力皆備足焉至七年制注大品朝貴請雲講之辭疾不赴帝云弟子既當今日之位法師是後來名德流通無寄不可不自力爲講也因

從之尋又下詔禮爲家僧資給優厚効爲光宅寺主創立僧制雅爲後則皇太子留情內外選請十僧入於玄圃經於兩夏不止講經而亦懸談文外雲居上首偏加供施自從王侯逮于榮貴莫不欽敬至於吉凶慶弔不避寒暑時人頗謂之遊俠而動必弘法不以此言間懷中書郎順陽范軫著神滅論羣僚未詳其理先以奏聞有勅令雲答之以宣示臣下雲乃遍與朝士書論之文采雖異而理義倫通又與少傅沈約書曰主上令審神滅論今遣相呈夫神妙寂寥可知而不可說義經丘而未曉理涉旦而猶昏至人凝照有本襲道赴機垂審臣下旨訓周密孝享之祀旣彰榮懷曾史之慕三世之言復闡紂殷彼論之情預非草木誰不歆欽同挹風猷共加弘贊

也約答曰神本不滅久所服膺神滅之談良用駭惕近約法師殿內亦蒙勅答一本懼受頂戴尋覽忘疲豈徒伏斯外道可以求離衆魔孔釋兼弘於是乎在實不刊之弘旨百代之舟航弟子亦即彼論微厝疑覈比展具以呈也雲以天監末年欲報施主之恩於秣陵縣同下里中造寺一所勅以法師建造可仍以法師爲名即禪崗之西山也郊郭內地實爲爽塏結宇孤巖北面城市懷潤隱嶺窮人野之致終日談論曾無休廢天監將末扶南國獻經三部勅雲譯之詳決梁梵皆理明意顯狀若親承帝抄諸方等經撰受菩薩戒法構等覺道場請草堂寺慧納法師以爲智者躬受大戒以自莊嚴自茲厥後王侯朝士法俗傾都或有年臘過於智者皆望風奄附啓

卅一

十七

受戒法雲曰戒終是一先已同稟今重受者誠非所異有若趣時於是固執帝累勸獎每加說喻答曰當先發願若得應相然後從受雲欲發起中表菩提之心捨已身外觀施之物通啓於華林園光華殿設千僧大會分此諸物爲五種功德上帝隨喜警梵從時鐙金候旭百和氲氲衆妓繁會觀者傾城莫不稱歎普通六年勅爲大僧正於同泰寺設千僧會廣集諸寺知事及學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儀衆皆見所未聞得未曾有爾後雖遘疾時序而講說無廢及於扶接登座獎劇乃止至御幸同泰開大涅槃勅許乘輿上殿凭几聽講及遭父憂由是疾篤至于大漸以大通三年三月二十七日初夜卒于住房春秋六十有三二宮悲惜爲之流慟勅給東園祔

器凡百喪事皆從王府下勅令葬定林寺側
太子中庶瑯琊王筠爲作銘誌弟子周長胤
等有猶子之慕創造二碑立于墓所湘東王
蕭繹各爲製文初雲年在息慈雅尚經術於
妙法華研精累思品酌理義始末照覽乃往
幽巖獨講斯典豎石爲人松葉爲拂自唱自
導兼通難解所以垂名梁代誠績有聞而文
疏稠疊前後繁映致依講誦有阻恒功嘗於
一寺講散此經忽感天華狀如飛雪滿空而
下延于堂內升空不墜訖講方去有保誌神
僧道超方外罕有得其情者與雲互相敬愛
呼爲大林法師每來雲所輒停住信宿嘗言
欲解師子吼請法師爲說卽爲剖析誌便彈
指讚曰善哉微妙微妙矣儀同陳郡索昂云
有常供養僧學雲法華日夜發願望得慧解

等之忽夢見一僧曰雲法師燈明佛時已講
此經那可卒敵也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
經者多獲徵應及得善夢如別記述夷陵縣
漁人於網中得經一卷是泥洹四相品末題
云宋元徽二年王寶勝敬造奉光宅寺法雲
法師以事勘校時雲年始十歲名未遠布寺
無光宅而此品正則初云弘法次斷魚肉驗
今意行頗用相符其有機神變化人莫敢競
其類者雲得此告彌深弘演云爾
釋慧澄姓蘭氏番禺高要人十四出家依和
上道達住隨喜寺而在性貞苦立素齋戒魚
肉葷辛畢世未視當齊氏之季百工輟業澄
閉戶禮誦不修聞達天監初建開闡學校白
黑樂求皆得其志澄深懷願望以日爲歲世
始廓清南路猶梗負笈踟躕欲前未進親舊

諫曰何不就饒聚糧貨待路好通爲爾栖栖
橫生憂苦澄曰榮華賄貨此何見關日月如
電時不待人耳於是間關寄託遂至京室憩
莊嚴寺仍從僧旻以申北面勤苦下惟專攻
一事且經且律或數或論十餘年中鈎深索

御六

十九

隱猶晦迹下筵而名聞日遠桂陽王蕭象聞
風欽悅延請入第頂禮歸依求屈講說親自
餐服遂使遠近投集聞者斐然後桂陽出鎮
南岳請與同行瀟湘道俗重增歸敬法席繼
興善誘忘倦澄以違親歲久逝暫定省而番
禺四衆向風欽德迎請重疊年年轉倍以普
通四年隨使南返中途危阻素情無憚食值
飢客合盤施之船人更辦不肯復受若見單
薄解衣賑之及至南海復停隨喜七衆屯結
其會如林讚請法施頻仍累迹理喻精微淺

深無隱新舊學望如草偃焉於斯五載法利
無限未及旋都遇疾而卒春秋五十有二即
大通元年也時復有慧朗慧略法生慧武等
皆從僧旻受學雖復廣綜諸部並以成實擅
名朗居貧好學博達多通久當師匠巧於傳
述略聰明雋警宣講有則品別支條分籍甚
有嘉譽生尋訪異聞博述經論銓次秘奧物
益奇之武振揚文義省約不繁宣流未廣蘭
摧中葉年三十餘卒

釋法令姓董氏未詳何人家遭世禍因寓建
康少出家住定林上寺立操貞堅廉和寡欲
博覽經論多所通達善涅槃大小品尤精法
華阿毗曇心登師子座發無畏辯先標綱要
却派條流言約旨遠馳名京學兼好禪寂以
息攀緣但多疾瘵亟爲廢替自責先身執相

分別起諸違害今受殃咎因誦大品一部用祛封滯清淨調和隨從梵行足不下山三十歲葷辛不食弊衣畢世以天監五年卒春秋六十有九時寺復有慧泰慧纂並以學聞泰克已修身篤勤禪智偏能談授纂心性清率不事形骸貞實抱素雅有國士之器

卷六

二十

釋智藏姓顧氏本名淨藏吳郡吳人少傳曜之八世也高祖彭年司農卿曾祖淳錢唐令祖瑤之負外郎父暎奉朝請早亡其母嘗夢繞吳城一市密雲四布而天中開朗眾星墜地取而吞之因而有娠焉及生藏也少而聰敏常懷退讓果食衣服爰及威儀皆新華先讓而處下末由此擊譽鄉閭敬而尚重年十六代宋明帝出家以泰初六年勅住興皇寺事師上定林寺僧遠僧祐天安寺弘宗此諸

名德傳如前述藏稟依訓範敬義弘隆嘗遇師疾甚不食多日藏亦從之待師進飲藏還進飲乃至平復方從師好自是戒德堅明學業通奧眾所知識超於夷等當時柔次二公玄宗蓋世初從受學挹酌經論統辯精理及其開闡延敵莫能涉其津者藏洞曉若神微言每吐預有比蹤罔不折伏於是二僧歎揖自以弗及之也齊太尉文憲王公深懷欽悅爰請安居常歎相知之晚太宰文宣王建立正典紹隆釋教將講淨名選窮上首乃招集精解二十餘僧探授符策乃得於藏年臘最小獨居末坐敷述義理罔或抗衡道俗翕然彌崇高譽先是會稽慎法師志欲宣通妙法乃請文宣方求講匠以藏名稱普聞允當僉屬遂流連會計多歷年祀服膺鼓篋寔繁有

卷六

三十一

徒但以律部未精重遊京輦信同瓶喻有似
燈傳俄而十誦明了諸部薄究未還吳郡道
流生地也學人裹糧隨之不少永元二年重
遊禹穴居法華山繼衆弘業及齊德將謝王
室大騷天地既閉經籍道廢遂翻然高舉欲
終焉禹穴逮有梁革命大弘正法皇華繼至
方遊京輦天子下禮承修榮貴莫不來敬聖
僧寶誌遷神窀穸于鍾阜於墓前建塔寺名
開善勅藏居之初藏未受具戒遇誌於定林
上寺遂推令居前垂示崇敬之迹識知德望
有歸告之先見矣時梁武崇信釋門宮闕恣
其遊踐主者以負宸南面域中一人議以御
座之法唯天子所昇沙門一不霑預藏聞之
勃然厲色即入金門上正殿踞法座抗聲曰
貧道昔爲吳中顧郎尚不慙御榻況復廼祖

定光金輪釋子也檀越若殺貧道即殺不慮
無受生之處若付在上方獄中不妨行道即
拂衣而起帝遂罷勅任從前法斯跨略天子
高岸釋門皆此類也有墅姥者工相人也爲
記吉凶百不失一謂藏曰法師聰辯蓋世天
下流名但恨年命不長可至三十一矣時年
二十有九聞斯促報講解頓息竭精修道發
大誓願不出寺門遂探經藏得金剛般若受
持讀誦畢命奉之至所厄暮年香湯洗浴淨
室誦經以待死至俄而聞空中聲曰善男子
汝往年三十一者是報盡期由般若經力得
倍壽矣藏後出山試過前相者乃大驚起曰
何因尚在世也前見短壽之相今了一無沙
門誠不可相矣藏問今得至幾答云色相骨
法年六十餘藏曰五十知命已不爲天況復

知六

三十二

過也乃以由緣告之相者欣服竟以畢年辭
世終如相言於是江左道俗競誦此經多有
徵應乃至今日有光大感通屢結逮梁大
同中敬重三寶利動昏心澆波之儔肆情下
達僧正憲綱無施於過門帝欲自御僧官維
任法侶勅主書遍令許者署名于時盛哲無
敢抗者皆匿然投筆後以疏聞藏藏以筆橫
轢之告曰佛法大海非俗人所知帝覽之不
以介意斯亦拒略萬乘季代一人而已帝意
彌盛事將施行於世雖藏後未同而勅已先
被晚於華光殿設會衆僧大集後藏方至帝
曰比見僧尼多未調習白衣僧正不解律科
以俗法治之傷於過重弟子暇日欲自爲白
衣僧正亦依律立法此雖是師之事然佛亦
復付囑國王向來與諸僧共論咸言不異法

師意旨如何藏曰陛下欲自臨僧事實光顯
正法但僧尼多不如律所願垂慈矜恕此事
爲後帝曰弟子此意豈欲苦衆僧耶正謂俗
愚過重自可依律定之法師乃令矜恕此意
何在答曰陛下誠欲降重從輕但未代衆僧
難皆如律故敢乞矜恕帝曰請問諸僧犯罪
佛法應治之不答曰竊以佛理深遠教有出
沒意謂亦治亦不治帝曰惟見付囑國王治
之何處有不治之說答曰調達親是其事如
來置之不治帝曰法師意謂調達何人答曰
調達乃誠不可測夫示迹正欲顯教若不可
不治聖人何容示此若一向治之則衆僧不
立一向不治亦復不立帝動容追停前勅諸
僧震懼相率啓請帝曰藏法師是大丈夫心
謂是則道是言非則道非致詞宏大不以形

命相累諸法師非大丈夫意實不同言則不異弟子向與藏法師碩諍而諸法師默然無見助者豈非意在不同耳事遂獲寢藏出告諸徒屬曰國王欲以佛法爲己任乃是大士用心然衣冠一家子弟十數未必稱意況復衆僧五方混雜未易辨明正須去其甚泰耳且如來戒律布在世間若能遵用足相綱理僧正非但無益爲損弘多常欲勸令罷之豈容讚成此事或曰理極如此當萬乘之怒何能夷然藏笑曰此實可畏但吾年老縱復阿旨附會終不長生然死本所不惜故安之耳後法雲謂衆曰常於義理之中未能相謝一日之事真可愧伏不久勅於彭城寺講成實聽侶百餘皆一時翹秀學觀榮之又勅於慧輪殿講般若經別勅大德三十人預座藏開

卿六

二十四

釋發暢各有清拔皆著私記擬後傳習天監末年春捨身大懺招集道俗并自講金剛般若以爲極悔唯留衣鉢餘者傾盡一無遺餘陳郡謝幾卿指挂衣竹戲曰猶留此物尚有意耶藏曰身猶未滅意何由盡而尚懷靖處託意山林還居開善因不履世時或勅會乃上啓辭曰夙昔顧省心或不調欲依佛一語於空閑自制而從緣流二十餘載在乎少壯故可推斥今旣老病身心俱滅若復退一毫便不堪自課故願言靜處少自榮衛非敢傲世求名非欲從閑自誕特是常人近情懼前途之已迫耳帝手勅喻曰求空自閑依空入慧高蹈養神實是勝樂不違三乘亦以隨喜惟別之際能無恨然岐路贈言古人所重猶勸法師行無礙心大悲爲首方便利益隨時

用舍不宜頓杜以隔礙心行菩薩道無有是處勅往反頻仍久之藏持操不改帝將受菩薩戒勅僧正牒老宿德望時超正略牒法深慧約智藏三人而帝意在於智藏仍取之矣皇太子尤相敬接將致北面之禮肅恭虔往

御六

二十五

未輪徐動鳴笳啓路降尊下禮就而謁之從遵戒範永爲師傳又請於寺講大涅槃親臨幄坐爰命諮質朝賢時彥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聞又於北閣更延談論皆歎曰陪預勝席未曾有也藏任吹噓真行平等毀譽不動榮利未干宴坐空閑巖然山立雖神寓凝隔風韻清高其應物也汲汲然如有不足可謂望儼即溫君子之變者矣自現處巖岫晦形人世又於寺外山曲別立頭陀之舍六所並是茅茨容膝而已皇太子聞而遊覽焉

各賦詩而返其後章云非曰樂逸遊意欲識箕穎藏結心世表常行懺悔每於六時翹仰靈相口云理味深玄淺思斟酌自抱疑礙恐乖聖意多僻因而懇惻詞淚俱發嘗宿靈曜寺夜漸用心見有金光照曜一室洞明人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是旦邁疾至于大漸帝及諸君中使相望四部白黑日夜叅候勅爲建齋手制願文并繼以醫藥而天乎不憖唯增不降臨終詞色詳正遺言唯在弘法以普通三年九月十五日卒於寺房春秋六十有五勅葬獨龍之山赴送盈道同爲建碑墳所寺內各一新安太守蕭機製文湘東王繹製銘太子中庶子陳郡殷鈞爲立墓誌初藏嘗夢見金粟如來入室共談執二塵尾其一寶裝其一者素留素者與藏又徵士

二十六

音釋

二十七

續高僧傳卷第六上

卿七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二

正傳二十一
附見一十八

梁大僧正南澗寺沙門釋慧超傳一

卿七

國師草堂寺智者釋慧約傳二

魏西河石壁谷玄中寺釋曇巒傳三

梁蜀郡龍淵寺釋慧韶傳四

會稽嘉祥寺釋慧皎傳五

魏洛陽釋道辯傳六

曇永
亡名

恒州報德寺釋道登傳七

梁楊都莊嚴寺釋僧密傳八

見下
卷

楊都湘宮寺釋曇准傳九

智深

楊都靈基寺釋道超傳十

慧安

楊都龍光寺釋僧喬傳十一

僧整
寶淵
慧紹

楊都彭城寺釋慧開傳十二

曇曇

楊都建初寺釋明徹傳十三

餘杭西寺釋法開傳十四

楊都瓦官寺釋道宗傳十五

法敬

魏洛下廣德寺釋法貞傳十六

僧建
慧聰
道寂

梁益州羅天宮寺釋寶淵傳十七

法文
法護

法虔
道興

楊都冶城寺釋僧詢傳十八

道遂
道標

楊都靈根寺釋慧超傳十九

齊鄴中天平寺釋真玉傳二十

後梁荊州大僧正釋僧遷傳二十一

釋慧超姓廉氏趙郡陽平人中原喪亂避難

於鍾離之朝哥縣焉初生之夕神光照室幼

而簡靜寡慾已有成人之符也八歲出家從

臨菑縣建安寺沙門惠通通素無業術立行

專樸超直心祇順奉敬無怠而外聽諸講內
精學業時遇風雨艱辛泥路擁塞不以爲辭
嘗寓坐有梵僧蓋不測之人也一見嗟異曰
斯人若不爲五衆之傑則爲八州刺史兼叙
神光之瑞如符契焉遂廣採經部兼明數論

卿七

並盡其深義朗若貫珠名僧勝集稠人廣座
紛綸飛伏雍容模楷故早爲皂白挹其高軌
後南遊江左住南澗寺僧宗見而善之受涅槃
等經開拓條緒略通幽致歷閱衆師多所
叅涉偏以無量壽命家吏部謝籥每稱之曰
君子哉若人也又善用俳諧尤能草隸兼習
朱許又工占相自齊曆告終梁祚伊始超現
病新林情存拯溺信次之間聲馳日下尋有
別勅乃授僧正戒德內修威儀外潔凡在縉
侶咸稟成訓天子給傳詔羊車局足健步衣

服等供自聲教所被五部憲章咸稟風則帝
以般若之義真諦所宗偏令化導故諮質鋒
起懸辯若流又經聚徒都治講菩提心義論
談之暇夜分未寢忽見大力善神形甚都麗
旣而言曰當率集同緣共來滄受不言姓字

於此告辭及就講之辰倏然滿座容貌環異
莫有識者竟席便散其感迹徵異爲若此也
加以性好山水亟異幽尋而翼從之聲聞于
數里山人怪視唯見超身麝獵之徒莫不自
息天監年中帝請爲家僧禮問殊積初戒典

卿七

東流人各傳受所見偏執妙法猶漏皇明御
寓撥採羣經圓壇更造文義斯構事類因果
於此載明有詔令超受菩薩戒恭惟頂禮如
法勤修上復齋居空室夢其勤行戒品面申
讚悅時共延美而超鳴謙蹈禮好靜篤學從

之遊處未覲愠喜之儀加以形過八尺腰帶十圍雍容高步當時譽顯帝又請於慧輪殿講淨名經上臨聽覽未啓莊嚴寺園接連南澗因構起重房若鱗相及飛閣穹隆高籠雲霧通碧池以養魚蓮構青山以棲羽族列植竹果四面成陰木禽石獸交橫入出又羅列童侍雅勝王侯剖決衆情一時高望在位二十餘年晚以陵谷互遷世相難恃因自解免閉房養素以普通七年五月十六日遷神於寺房行路殞涕學徒奔赴凡厥喪事出皆天府門人追思德澤乃爲立碑湘東王繹陳郡謝幾卿各爲製文俱鐫墓所

釋慧約字德素姓婁東陽烏場人也祖世蟬聯東南冠族有占其塋墓者云後世當有苦行得道者爲帝王師焉母留氏夢長人擎金

像令吞之又見紫光繞身因而有孕便覺精神爽發思理明悟及誕載之日光香充滿身白如雪時俗因名爲靈粲故風鑒貞簡神志凝靜撫塵之歲有異凡童惟聚沙爲佛塔壘石爲高座七歲便求入學即誦孝經論語乃至史傳披文見意宅南有果園隣童競採常以爲患乃捨已所得空拳而返鄉土以蠶桑爲業常懷悲惻由是不服縑纈季父喜畋獵化終不改常歎曰飛走之類去人甚遠好生惡死此情何別乃絕羶腥叔父遂避於他里

御七

四

恣行勦戮夢赤衣使者手持矛戟謂曰汝終日殺生菩薩教化又不能止捉來就死驚覺汗流旦便毀諸獵具深改前咎約復至常所獵處見麋鹿數十頭騰倚隨船若有愧謝者所居僻左不嘗見寺世崇黃老未聞佛法而

宿習冥感心存離俗忽值一僧訪以至教彼乃舉手東指云剡中佛事甚盛因仍不見方悟神人至年十二始遊于剡徧禮塔廟肆意山川遠會素心多究經典故東境謠曰少達妙理婁居士宋泰始四年於上虞東山寺辭親翦落時年十七事南林寺沙門慧靜靜於宋代僧望之首律行總持爲特進顏延年司空何尚之所重又隨靜住剡之梵居寺服勤就養年踰一紀及靜之云亡盡心喪之禮服闋之後却粒巖棲餌以松朮蠲疾延華深有成益齊竟陵王作鎮禹穴聞約風德雅相歎屬時有釋智秀曇纖慧次等並名重當鋒同集王坐約既後至年夏末隆王便斂躬盡敬衆咸懷不悅之色王曰此上人方爲釋門領袖豈今日而相待耶故其少爲貴勝所崇也

卿七

五

如此齊中書郎汝南周顒爲剡令欽服道素側席加禮於鍾山雷次宗舊館造草堂寺亦號山茨屈知寺任此寺結宇山椒疏壤幽岫雖邑居非遠而蕭條物外旣冥賞素誠便有終焉之託顒歎曰山茨約至清虛滿世齊太宰文簡公褚淵太尉文憲公王儉佐命一期功高百代欽風味道共弘法教淵嘗請講淨名勝鬘儉亦請開法華大品淵遇疾晝寢見梵僧云菩薩當至尋有道人來者是也俄而約造焉遂豁然病愈即請受五戒齊給事中婁幼瑜少有學術約之族祖也每見輒起爲禮或問此乃君族下班何乃恭耶瑜曰菩薩出世方師於天下豈老夫致敬而已時人未喻此旨惟王文憲深以爲然且約孝通冥感思歸遄返而二親喪亡並及臨訣孺慕嬰號

不交人世積時停鄉以開慈道後還都又住
草堂少傳沈約隆昌中外任嚮與同行在郡
惟以靜漠自娛禪誦爲樂異香入室猛獸馴
階常入金華山採拈或停赤松澗遊止時逢
宿火乍屬神光程異不思故略其事有道士
丁德靜於館暴亡傳云山精所斃乃要大治
祭酒居之妖猶充斥長山令徐伯超立議請
約移居曾未浹旬而神魅弭息後晝卧見二
青衣女子從澗水出禮悔云夙障深重墮此
水精晝夜煩惱即授以歸戒自爾災怪永絕
及沈侯罷郡相携出都還住本寺恭事勤肅
禮敬彌隆文章往復相繼畧漏以沈詞藻之
盛秀出當時臨官莅職必同居府舍率意往
來嘗以朱門蓬戶爲隔齊建武中謂沈曰貧
道昔爲王褚二公供養遂居令僕之省檀越

御七

六

爲之當復入地矣天監元年沈爲尚書僕射
啓勅請入省住十一年臨丹陽尹無何而歎
有憂生之嗟報曰檀越福報已盡貧道未得
減度詞旨悽然俄而沈殞故其預契未然皆
此類也旣而留心方等研精九部皆蘊匱習
襟陶鑒懷抱顯說弘通當仁不讓劬勞汲引
陰益羣品皇帝斷彫反樸信無爲道發菩提
心構重雲殿以戒業精微功德淵廣旣爲萬
善之本實亦衆行所先譬巨海百川之長若
須彌羣山之最三果四向緣此以成十力三
明因茲而立帝乃博採經教撰立戒品條章
畢舉儀式具陳制造圓壇用明果極以爲道
資人弘理無虛授事藉躬親民信乃立且帝
皇師臣大聖師友遂古以來斯道無墜農軒
周孔憲章仁義沉理越天人之外義超名器

之表以約德高人世道被幽冥允膺闍黎之尊屬當智者之號逡巡退讓情在固執慙慙勸請辭不獲命天監十一年始勅引見事協心期道存目擊自爾去來禁省禮供優洽至十八年己亥四月八日天子發弘誓心受苦薩戒乃幸等覺殿降彫玉輦屈萬乘之尊申在三之敬暫屏袞服恭受田衣宣度淨儀曲盡誠肅于時日月貞華天地融朗大赦天下率土同慶自是入見別施漆榻上先作禮然後就坐皇儲已下爰至王姬道俗士庶咸希度脫弟子著錄者凡四萬八千人嘗授戒時有一乾鵠歷階而昇狀若餐受至說戒畢然後飛騰又嘗述戒有二孔雀驅斥不去勅乃聽上徐行至壇俛頸聽法上曰此鳥必欲滅度別受餘果矜其至誠更爲說法後數日二

鳥無何同化又初授戒夜夢從草堂寺以綿罽席路直至臺門自坐禪牀去地數丈天人圍遶爲衆說法以事而詳等黃帝之夢往華胥同目連之神登兜率至人行止孰能議之而愛悅閑靜祥萃虛室寺側依棲咸生慈道故使麝麝羣於兕虎鳬鴛狎於鷹鷂飛走騰伏自相馴擾非夫仁澤潛化孰能如此者乎後靜居閑室忽有野媪賣書數卷置經案上無言而出并持異樹自植於庭云青庭樹也約曰此書美也不俟看之如其惡也亦不勞視經七日又見一叟請書而退此樹葉綠華紅扶疎尚在又感異鳥身赤尾長形如翡翠相隨棲息出入樹間中大通四年夢見舊宅白壁朱門赫然壯麗仍發願造寺詔乃號爲本生焉大同二年又勅改所居竹山里爲智

者里縉雲舊壤傳芳圖謀山川靈異擅奇幽
夏福地仙鄉此焉攸立而約飯餌松朮三十
餘年布艾爲衣過七十載鳴謙立操標望當
時乃以大同元年八月使人伐門外樹枝曰
輦駕當來勿令妨路人未之測至九月六日

卿七

現疾北首右脅而卧神識恬愉了無痛惱謂
弟子曰我夢四部大衆旛花羅列空中迎我
凌雲而去福報當訖至十六日勅遣舍人徐
儼叅疾答云今夜當去至五更二唱異香滿
室左右肅然乃曰夫生有死自然恒數勤修
念慧勿起亂想言畢合掌便入涅槃春秋八
十有四六十三夏天子臨訣悲慟僚宰輟聽
覽者二旬有一其月二十九日於獨龍山寶
誌墓左殯之初約卧疾見一老公執錫來入
及遷化日諸僧咸卜寺之東巖帝乃改葬獨

龍抑其前見之叟則誌公相迎者乎又臨終
夜所乘青牛忽然鳴吼淚下交流至葬日勅
使牽從部伍發寺至山吼淚不息又建塔之
始白鶴一雙繞墳鳴唼聲甚哀婉葬後三日
欬然未逝下勅豎碑墓左詔王筠爲文

釋曇鸞或爲戀未詳其氏鴈門人也家近五
臺山神迹靈怪逸于民聽時未志學便往尋
焉備覲遺蹤心神歡悅便即出家內外經籍
具陶文理而於四論佛性彌所窮研讀大集
經恨其詞義深密難以開悟因而注解文言

卿七

九

過半便感氣疾疾權停筆功周行醫療行至汾
州秦陵故墟入城東門上望青霄忽見天門
洞開六欲階位上下重複歷然齊觀由斯疾
愈欲繼前作顧而言曰命惟危脆不定其常
本草諸經具明正治長年神仙往往間出心

願所指修習斯法果尅既已方崇佛教不亦善乎承江南陶隱居者方術所歸廣博弘贍海內宗重遂往從之既達梁朝時大通中也乃通名云北國虜僧曇鸞故來奉謁時所司疑爲細作推勘無有異詞以事奏聞帝曰斯非覲國者可引入重雲殿仍從千迷道帝先於殿隅却坐繩牀衣以袈裟覆以納帽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几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往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叙有疑賜問帝却納帽便以數關往復因曰今日向晚明須相見鸞從座下仍前直出詰曲重沓二十餘門一無錯誤帝極歎訝曰此千迷道從來舊侍往還疑阻如何一度遂乃無迷明旦引入太極殿帝降階禮接問所由來鸞曰

欲學佛法恨年命促減故來遠造陶隱居求諸仙術帝曰此傲世遁隱者比屢徵不就任往造之鸞尋致書通問陶乃答曰去月耳聞音聲茲辰眼受文字將由頂禮歲積故使眞應來儀正爾整拂藤蒲具陳花水端襟斂思竚聆警錫也及屆山所接對欣然便以仙方十卷用酬遠意還至浙江有鮑郎子神者一鼓涌浪七日便止正值波初無由得度鸞便往廟所以情祈告必如所請當爲起廟須臾神即見形狀如二十來告鸞曰若欲度者明旦當得願不食言及至明晨濤猶鼓怒纔入船裏怙然安靜依期達帝具述由緣有勅爲江神更起靈廟因即辭還魏境欲往名山依方修治行至洛下逢中國三藏菩提留支鸞往啓曰佛法中頗有長生不死法勝此土仙

經者乎留支唾地曰是何言歟非相比也此方何處有長生不死法縱得長年少時不死終更輪迴三有耳即以觀經授之曰此大仙方依之修行當得解脫生死也鸞尋頂受所賈仙方並火燒之自行化他郡流靡弘廣魏主重之號爲神鸞焉下勅令住并州大寺晚復移住汾州北山石壁玄中寺時往介山之陰聚徒蒸業今號鸞公巖是也以魏興和四年因疾卒于平遙山寺春秋六十有七臨至終日檐花幢蓋高映院宇香氣蓬勃音聲繁闌預登寺者並同矚之以事上聞勅乃葬于汾西泰陵文谷營建碑塔并爲立碑今並存焉然鸞神宇高遠機變無方言晤不思動與事會調心練氣對病識緣名滿魏都用爲方軌因出調氣論又著作王邵隨文注之又撰

卷七

十一

禮淨土十二偈續龍樹偈後又撰安樂集兩卷等廣流於世仍自號爲有魏玄簡大士云釋慧韶姓陳氏本潁川太丘之後避亂居于丹陽之田里焉性恬虛寡嗜慾沉毅少言童幼早孤依兄而長悌友之至聞於閭閻十二猷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莊嚴曼公講釋成論纔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峯曰吾沐道日少便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爲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採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踵傳業便迴聽焉旣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被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兼善

獨見之明卓高衆表辯滅諦爲本有用麤細而折心時以爲穿鑿有神思也梁武陵王出鎮庸蜀聞彼多叅義學必須碩解弘望方可開宣衆議薦舉皆不合意王曰憶往年法集有僧韶法師者乃堪此選耳若得同行想能振起邊服便邀之至蜀於諸寺講論開導如川流嘗於龍淵寺披講將訖靜坐房中感見一神青衣恰服致敬曰願法師常在此弘法當相擁衛言訖而隱遂接席數遍清悟繁結昔在楊都苦氣疾綴慮恒動及至蜀講衆病皆除識者以爲寺神之所護矣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敞玄門而韶聽徒濟濟莫斯爲盛又率諸聽侶諷誦涅槃大品人各一卷合而成部年恒數集倫次誦之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衆

十七

十二

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故身令獎物其勤至若此武陵布政於蜀每述大乘及三藏等論沙門寶彖保該智空等並後進峯岫叅預撰集勒卷旣成王賜錢十萬即於龍淵寺分贍學徒頻教令掌僧都苦辭不受性不乘騎雖貴勝請講逢值泥雨輒自策杖戴笠履芒屨而赴會焉少而齋潔不涉珍羞後遇時患藥雜豬脂拒而不服非時漿飲故絕生常候病者仰觀顏色怡悅禮誦不替當似微差乃告曰吾今無處不痛如壞車行路常欲摧折但自強耳恨所營尊像未就吾將去矣遺屬道俗憑爲莊嚴便洗浴剃髮剪爪禮拜漱口坐于龍淵寺摩訶堂中奄然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天監七年七月二日也時成都民應始豐者因病氣絕而心上煬五日方醒云被攝

至閻王所聞處分云迎韶法師須臾便至王下殿合掌頂禮更無言說惟畫文書作大政之字韶便出外坐於曠路樹下見一少童以漆柳箕擎生袈裟令韶著之有數十僧來迎豐惟識和慈二禪師旛花列道騰飛而去又當終之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醒云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牀席華整亦有塵尾几案蓮華滿池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送別者令歸其生滅冥祥感見類此

釋慧皎未詳氏族會稽上虞人學通內外博訓經律住嘉祥寺春夏弘法秋冬著述撰涅槃義疏十卷及梵網經疏行世又以唱公所撰名僧頗多浮沉因遂開例成廣著高僧傳一十四卷其序略云前之作者或嫌以繁廣

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尋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又云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若寡德適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傳成通國傳之實爲龜鏡文義明約即世崇重後不知所終江表多有裴子野高僧傳一表十卷文極省約未極通鑒故其差少

釋道辯姓田氏范陽人有別記云著納擎錫入於母胎因而生焉天性踈朗才術高世雖曰耳聾及對孝文不爽帝旨由是榮觀顯美遠近欽茲剖定邪正開釋封滯是所長也初住比臺後隨南遷道光河洛魏國有經號大

法尊王八十餘卷盛行於世辯執讀知僞集而焚之將欲廣注衆經用通釋典筆置聽衆鳥遂銜飛見此異徵便寢斯作但注維摩勝鬘金剛般若小乘義章六卷大乘義五十章及申玄照等行世有弟子曇求亡名二人求十潛遁自守隱黃龍山撰搜神論隱士儀式名七文筆雄健負才傲俗辯杖之而徙於黃龍初無恨想而晨夕遙禮云

釋道登姓芮東莞人聰警異倫殊有信力聞徐州有僧藥者雅明經論挾策從之研綜涅槃法花勝鬘後從僧淵學究成論年造知命譽動魏都北土宗之累信徵請登問同學法度曰此請可乎度曰此國道學如林師匠百數何世無行藏何時無通塞十方含靈皆應度脫何容盡期南國相勸行矣如慧遠拂衣

廬阜曇諦絕迹昆山彭城劉遺民辭事就閑斯並自是一方何必盡命虛想巖穴遠追巢許縱復如此終不離小乘之機豈欲使人在我先道不益世者哉隨方適化爲物津梁不亦快乎登即受請度亦隨行及到洛陽君臣僧尼莫不賓禮魏主邀登昆季策授榮爵以其本姓不華改芮爲耐講說之盛四時不輟末趣恒岳以息浮競學侶追隨相仍山舍不免談授遂終于報德寺焉春秋八十有五即魏景明年也

卿七

十五

續高僧傳卷第六上

音釋

菑莊持切 麀吳悲切 羶尸運切 勦子小切 端綠市切
也疾切 拮吉眉切 手斃昆祭切 瑩烏定切 麕居筠切 麀古瑕切 兕序犛切 瑩磨也切 麕鹿也切 兕似牛犛切 鶻徒兼切 愉容朱切
也鸚張連切 媼老烏稱切 女恬徒兼切 愉容朱切
楚切 吳人曰儉 儵訖約切 撮倉活切 噉徒監切 儵與

續高僧傳卷第六下

卿八

唐 釋 道 宣 撰

釋僧密未詳氏族樂安人曾未勝衣便從翦落幼而易悟情解過人年至十六學友如林更相開導有聞鄉黨將欲廣聞視聽師弗之許也因爾潛遁出寺從道明沙門受業一二年中聲華負海泰始之初濟江住莊嚴寺器望凝練風儀峻雅五衆宗推七貴敬異深沉詳正不以利害嬰心雖復同居衆內未有測其量者時人以方法汰頗謂確言累居南面徒衆甚盛無經不講專以成實繕竒負氣高論少所推下下才在事未能賞重潛相讒構於竟陵王密不叙濁清任其盡罪乃啓擯淮南學士隨者三十餘人相仍講化天監四年卒于江北春秋七十三矣

釋曇准姓弘魏郡蕩陰人住昌樂王寺出家從智誕法師受業鑽研之勤衆有弗及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善涅槃法華聞諸伊洛閑居遊思不交世務承齊竟陵王廣延勝道盛興講說遂南度止湘宮寺處處採聽隨席談論雖逢塗阻未曾告勞次公歎曰此北道人非直美容止善言笑烈亮恢廓雅有器度至於言論深有情致齊臨川王蕭映長沙王蕭晃厚相欽禮廬江何默彭城劉繪並到房接足甲其戒誥講揚相繼成其業者二百餘人以天監十四年卒春秋七十有七時寺復有智深比丘聰慧博識經論有功天子王侯多所賓接性好直言無所推屑每商略檢狃物有不平由是坎壈弘宣阻少

釋道超姓陸吳郡吳人吳丞相敬風之六世

也祖昭尚書金部父遵散騎侍郎超少以勤篤知名與同縣慧安早投莫逆俱遊上京共契請業時旻法師住靈基寺值旻東講因共聽沙門法珍成論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曰斯之言悞非吾師也見旻解冠一方

卷八

海內諮仰輟寢忘味以夜係晝但性褊躁銳不顧功少願望已多每打髀歎曰爲爾漠漠生肇笑人又聞龍光寺僧整始就講說彌復勇銳歎曰乃可無七尺何事在於人後惆悵疚心累日廢業因自懺悔求諸佛菩薩乞加威神令其慧悟如僧旻也事在旻傳遂勤劬苦至有頃洞徹終日熙怡獨語獨笑每言無價寶珠我今已得雍容高步負氣陵俗白黑改觀名駕當時及至講說解析疑伏每無遺隱若復爲賓雅伏意氣求相擊抗若遇機臨

敵無不應躡同寺僧道賁年齒小大亦微向學方而性多怠惰不能克已橫相陵罵超亦盱衡嘯傲未之數也他日賁曰我之與卿誰相優劣超曰若論年臘請以相寄曾臆之量未論先後時爲直言自超處獨房屏絕賓伴

卷八

三

內外墳典常擁膝前而手不釋卷加以塵埃滿屋蟋蟀鳴壁中書郎吳郡張率謂曰蟲鳴聒耳塵土埋膝安能對此而無忤耶答曰時聞此聲是代簫管塵隨風來我未暇掃致忤名實爲愧多矣時人高其放達年三十六以天監初卒有慧安道人住湘宮寺探玄析奧甚有精理年三十二卒于住寺時以盛年俱卒楊輦同哀

釋僧旻姓華氏吳興東遷人出家住龍光寺聞僧旻說前修立義有諸同異則忘寢息志

欲稟受又聽其語論轉捷則撫掌累歎思與偕也隆昌之世法筵轉少仍與同寺僧整寶淵慧濟慧紹等請旻移住於是終晨竟夜一心諮求布被禦冬單蔣藉體饘粥糊口茹菜充饑而未嘗以貧寒變節但自勤勵維日不足研精奧粹理悟深明三四年間經論通達後旻還莊嚴龍光慧生問曰諸少相攜並得成器其間勝負可得聞耶旻曰喬公儒雅清虛履今用古卷舒文義優遊教理鉤深致遠善能讎校謙而未講莫與爭先此乃遺法之所寄也整公精勤經論博綜有序同其業者重其情懷淵公不無神明而心性偏激亟遽禮度久從異集無以測其多少濟公神識清審經素有功論文未熟由其體羸不堪辛苦故耳且於義理足以明道志行足以厲俗紹

公情性知理篤有志行貧而有累學不得恒向無妨礙不患不成美器自喬學之成也不修世務不附名聞閉門靜處坐無雜客澄懷潛悟獨得而已年三十六天監初卒生本住湘州學明經數頻御法座少秉高操慕安汰之風規而弊衣蔬食終身不改美風姿善草隸整住襄陽末遊夏首道化大行濟番禺人末還嶺表德被南越文義風宣有廣被焉並天監中卒

釋慧開姓袁氏吳郡海鹽人初出家爲宣武

寺人

寺寵公弟子仍從學阿毗曇及成實論建武

四

之中遊學上京住道林寺歷聽藏旻二公經論後移住彭城學無時習經耳不忘多從酒謔博弈自娛而值造次之機關無對辯人間席上訥其詞也後忽剖略前習專攻名教處

衆演教咸慶新聞及至解名析理應變無窮
雖逢勅敵巧談罕有折其角者講席基連學
人影赴遂使名稱普聞衆所知識陳郡謝讓
雅相欽賞出守豫章迎請講說厚加嚫遺還
未達都分散已盡彭城劉業出守晉安知居
處屢空餉錢一萬即贍寒餒不終一日開立
性虛蕩不畜資財皆此之類也而情在踈率
不事形儀衣裳塵滓未曾舉意浣濯同旅有
不耐者皆伐其解澣寒則披絮待成夏則隱
席至燥以天監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九同寺
有曇僞者以遊學顯名通貫衆經兼勤禮誦
風素一槩寒暑彌盛侍中王慈比季司徒長
吏江革友于並與之朋遊焉
釋明徹姓夏吳郡錢唐六歲喪父仍願出
家住上虞王園寺學無師友從心自斷每見

中八

五

勝事未曾不留心諦視遇客讀釋道安傳云
聞安少孤爲外兄所養便歔歔嗚咽良久乃
止他日借傳究尋見安弘法之美因撫膝歎
曰人生居世復那可不爾乎自是專務道學
功不棄日嘗與同學數輩住師後房房本朽
故忽遭飄風吹屋欹斜欲倒師行不在無物
支持衆人皆走徹習業如故會稽孔廣聞之
歎曰孺子風素殊佳當成名器時倫因事推
伏馳名東越齊永明十年竟陵王請沙門僧
祐三吳講律中塗相遇維則年齒懸殊情同
莫逆徹因從祐受學十誦隨出楊都住建初
寺自謂律爲繩墨憲章儀體仍遍研四部校
其興廢當時律辯莫有能折建武之中移業
經論歷採衆師備嘗深義以旻法師標正經
論妙會機神覃思通微易鉤深奧乃從其成

業齊太傅蕭穎胃深相欽屬及領荊州携遊
七澤請於內第開講淨名每日諸經文句既
是應機所說或有委曲深微或復但拘名字
先來英舊人各厝情謬當今日望此玄宗遠
無髣髴深懷愧惻時咸重其謙退及蕭氏將
薨贈別塵尾軟几徹以遺命所留憑撫以盡
其壽天監之初始返都邑又從旻受業少長
祈請常爲覆述究博深文洞明奧旨盤根交
結了無遺滯遠樹名聞微屈重疊乍經乍論
四時不輟聽受之衆不遠雲集武帝欽待不
次長名進于內殿家僧資給歲序無爽帝以
律明萬緒條章富博欲撮聚簡要以類相從
天監末年勅入華林園於寶雲僧省專功抄
撰辭不獲免每侍御筵對揚奧密皇儲賞接
特加恒禮故使二宮周供寒暑優洽當時名

卿八

六

輩並蒙殊致未有恩渥如此之隆以其鳩聚
將成忽遘疾沉積於壽光殿移還本寺天子
親自怡色溫言躬臨慰喻知當不救退而流
涕中使叅候晨宵不絕徹自惟將卒奉啓告
辭皇心載軫於萬壽殿時內外樞揆一時慟
絕以呈徹表故也其文曰因果深明倚伏寄
道明徹雖復愚短忝窺至籍將謝之間豈復
遺悋但知恩知慶輒欲言之明徹本出東荒
賤民而已微有善識得廁釋門契闊少年綢
繆玄覺雖未能體道微得善性運來不輟遇
會昌時遂親奉御筵提携法席且仁且訓備
沐恩獎恒願舒展丹誠奉揚慈化豈意報窮
便歸塵土仰戀聖世何可而言特願陛下永
劫永住益蔭無涯具足莊嚴道場訓物天垂
海外同爲淨土勝果遐流雍容遠集明徹以

奉值之慶論道之善脫億代還生猶冀奉觀
惟生惟死俱希濟拔臨盡之間忽忽如夢雖
欲申心心何肯盡不勝悲哀之誠謹遣表以
聞勅答省疏增其憂耿人誰不病何以遽終
過甚法師至性堅明道行純備往來淨土去

卿八

留安養方除四魔理無五畏唯應正念諸佛
不捨大願與般若相應直至種智發菩提心
彼我相攝方結來緣敬如所及菩薩行業非
千百年善思至理勿起亂想覽筆懷懣不復
多云帝因於寺爲設三百僧會令徹懺悔自

運神筆製懺願文事竟遂卒寺房時普通三
年十二月七日也窆于定林寺之舊墓勅給
東園祕器凶事所資隨由備辦主者監護有
崇敬焉

釋法開姓俞吳興餘杭人稚年出家住北倉

寺爲曇貞弟子貞清素澄嚴殊有解行開少
聰敏家業貧窶身服不充食噉麤澀同學僧
流曇誕家有盈財服翫奢麗並從貞受業屢
有年勞及鉤深造微未有逮開者也而流誕
恃自優饒甚相輕忽開懷快然遂負裘西游
住禪岡寺仍從柔次二公學成實論衣不蔽
形食趣支命而不避寒風暑雨以晝係夜歷
業旣優精解無礙終日遊談未嘗暫息心性
躁銳無悶勅敵揖而不攻有時竊發潛登以
掩不備當其鋒者罕不結舌由是顯名吏部
尚書瑯琊王峻永嘉太守吳興丘墟皆揖敬
推賞願求勗誠後還餘杭止于西寺先相陵
駕之者望風飲氣永相隱避以至于死開因
爾講筵相接道俗歎服沙門智藏後遊禹穴
講化成論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食悅藏

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開
曰釋迦說法多寶涌現法師指南命衆而遣
客何耶藏有慚色以普通四年卒春秋六十
五矣

釋道宗未知氏族荊州江陵人早年離俗住

御八

八

瓦官寺情性真直不務馳競耳不妄屬口不
誑言修身潔已動靜有度歷學經論了無常
師終日寢處卷軸而已清談高論聽者忘疲
衣裳麤弊飲食踈儉遭值年饑入里不給南
遊嶺表其道大行以死自誓誘化不息年五
十餘卒於彼土復有法敝住延賢寺少研經
數長多講說齊末歲儉固窮守操清貧馳務
不競貪積天監初西遊陸海東歸令楚弘宣
有功焉

釋法貞不測氏族渤海東莞人九歲出家雋

秀之聲不齊凡類住魏洛下之居廣德寺爲
沙門道記弟子年十一通誦法華意所不解
隨迷造問記謂曰後來總持者其在爾乎及
至年長善成實論深得其趣修講之業卓舉
標奇在於伊洛無所推下與僧建齊名時人

目建爲文句無前目貞爲入微獨步貞乃與
建爲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衆千人隨得嘖
施造像千驅分布供養魏清河王元懌汝南
王元悅並折腰頂禮諮奉戒訓會魏德衰陵
女人居上毀論日興猜忌逾積嫉德過常難

御八

九

免今世貞謂建曰大梁正朝禮義之國又有
菩薩應行風教宣流道法相與去乎今年過
六十朝聞夕死吾無恨矣建曰時不可失亦
先有此懷以梁普通二年相率南邁貞爲追
騎所及禍滅其身春秋六十一矣僧建清河

人沙彌之時慧俊出類及長成人好談名理與慧聰道寂法貞等同師道記少長相構窮研數論遂明五聚解冠一方常日講衆恒溢千人碩學通方悅其新致造筵談賞以繼晝夜雖乃志誨成人而入里施化魏高陽王元邕丞相延請累宵言散用祛鄙悖或清晨嘉會一無逮者輒云深恨不同其叙故聞風傾渴者遥服法味矣後南遊帝室達于江陰住何園寺武帝好論義旨勅集學僧於樂受殿以次立義每於寺講成濟後業有逾於前慧聰立心閑豫解行遠聞道寂博習多聞雅傳師業並終于魏土

釋寶淵姓陳巴西閬中人也年二十三於成都出家居羅天宮寺欲學成實論爲弘通之王州鄉術淺不愜憑懷齊建武元年下都住

龍光寺從僧旻法師稟受五聚經涉數載義頗深神旻曰此君任性雋警智慮過人但恨迴忽不倫動靜險躁若值通人優接當成一世名士若不遇時不得其死必當損辱大法矣淵酷好蒲撲使酒挾氣終日狼忙無所推下旻累諫曉喻返以爲讎因爾改塗復從智藏採孺先業自建講筵貨財周贍篤勵辛勤有倍恒日每言大丈夫當使人事我何能久侍人乃廣寫義疏貴市王征南書緘封一麓有意西歸同寺慧濟諱之曰昔謝氏青箱不至不得作文章今卿白麓未來判無講理淵曰殊不然此乃打狗杖耳因帶帙西反還住舊寺標定義府道俗懷欽於是論筵頻建聽衆數百自重名行少賓知己沙門智訓遊學京華數論通敏同還本壤投分與交淵弗許

也後寺庫犯官淵自恃名高一州爲物所讓
以身代當強悍不弭至於事成知當必敗因
爾出郭於路以刃自刎時年六十一矣即普
通七年也彭門爾前復有法文法度法護道
興等並以廣學達名文貞廉好尚雅有風彩
度通解大乘方嚴有則護剛直敦信不交世
務興秉素懷正好仁奉義並下都住寺不墜
學宗爲諸雄辨所見推仰

釋僧詢姓明太子中庶山賓之兄子也年始
入禮嘗聽山賓共客談論追領往復了無漏
失賓撫其首曰今使吾門不墜者其在爾乎
父奉伯篤信大法知其聰雋可期神幽冥長
堪濟愛海年十二勅令出家爲奉誠寺僧辯
律師弟子辯性廉直戒品冰嚴好仁履信精
進勇勵常講十誦詢後住冶城寺持操高尚

四八

十一

勤辛好學從光宅寺法雲諮稟經論散帶伽
藍不營雜事當時名德皆稱善焉歷耳不忘
經目必憶常能覆述有如瓶瀉時人嘉其清
辯白黑重其無倦凡所聽聞悉爲筆記雖無
大才而彌綸深極同學門友莫不傳寫以天
監十六年卒春秋三十有五時復有道遂道
標同海陵人並從法雲受業經論洽聞博綜
有序

釋慧超姓王太原人永嘉之亂寓居襄陽七
歲出家住檀溪寺爲慧景弟子景清坦平簡
雅有器局普通之初總州僧正以節儉聞之
超幼而清悟容止詳美進趣合度事景一年
以衆大誼雜乞移禪房依止僧崇禪師習學
定業年十二又從同寺僧授學通三玄齊永
明中竟陵王請智秀法師與諸學士隨方講

授西至樊鄧超因憑受學同時合席皆共服其領會隨秀還都住靈根寺仍從法常乞受具足誦戒不盈二日聽律未周兩遍皆識文知義鏡其纖密稟承師訓無相忝也及師亡後又從智藏採習經論藏曰此子秀發當成美器藏之出處多與同遊備通諸部名動京邑後從慧集餐聽毗尼纔得數遍集乃歎曰不謂始學已冰寒於水矣後還鄉定省合境懷之武帝勅還爲壽光學士又勅與正觀寺僧伽婆羅傳譯阿育王經使超筆受以爲十卷而晦德進人不專矜伐故有要請多推舊德藏後使其代講讓不肯當或逢羣賢博論未曾不預辯通塞及至抗擊前敵知理將窮而必下或遇機隙便亦應躡而默然斯亦稟識同所不安而超能謙降若此衣食趣濟榮

佛八

十二

貴未邀襍無資蓄安成康王蕭雅秀欽敬戒德出蕃要請相攜於鎮講發風被遠近服歎康王薨後具平侯蕭曷遊夏口復屈俱行法筵又鋪學者稱詠還都續講聽侶相趣二百餘僧四時習業於普通七年卒時年五十有二

釋真玉姓董氏青州益都人生而無目其母哀其不及年至七歲教彈琵琶以爲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後鄉邑大集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間風雨艱關必期相續至包略詞旨氣懾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後遭母憂捨法還家廬於墓側哀毀過禮茹荼奉齋伏凶持操

五年野宿鄉黨重之後服闋附道修整前業
覽卷便講無所疑滯預聞徒侶相次歸焉齊
天保年中文宣皇帝盛弘講席海內髦彥咸
聚天平於時義學星羅跨轡相架玉獨標稱
首登座談叙罔不歸宗盡諦窮神煥然開發

沙人

十三

耆年前達稽首崇仰遂使道俗奔隨酌衢樽
而不竭矣一曾往復者別經十年聞聲即憶
其名義斯總持之功莫與尚也常徒學士幾
百千人耳對行往了知心性誠勗之勤彌隆
餘哲生來結誓願終安養常令侍者讀經王

必跪坐合掌而聽忽聞東方有淨蓮華佛國
莊嚴世界與彼不殊乃深惟曰諸佛淨土豈
限方隅人並西奔一無東慕用此執心難成
迴向便願生蓮華佛國曉夕勤到誓不久留
身無疹癢便行後事授諸弟子衣服几杖塵

尾如意分部遺誥各有差降衆初不悟之也
並共驚之玉曰願與運周世非可樂汝等助
念蓮華佛令我得至彼岸也布薩之後便卧
疾於鄴城北王家神氣無昧聲相如常動京
大德並就問疾午後忽見煙雲相糺從東而
來異香纏遶充塞庭宇空中出聲有如讚唄
之響清亮宛然當爾之時足漸向冷口猶誦
念少時而卒卒後十日香氣乃絕大衆哀仰
如臨雙樹王氏昆季俱制衰絰與諸門人收
其屍而葬焉

釋僧遷姓嚴吳郡吳人孝敬夙彰侍中王錫
見而異焉一面定交師事鍾山靈曜道則法
師則亦權行外彰深相推重後遊談講肆縱
辯天垂曾難招提慧琰禪品義精思間出中
座嗟揚招提因改舊致更新章句梁高有勅

興善殿義集登即銳辯如流帝有嘉之仍降
家僧之禮帝制勝鬘義疏班壽光殿諸僧咸
懷自慙遷深窮理窟特詔敷述皇儲尚書令
何敬容以並請論擊道俗欣洽時論韙之中
與荆鄴正位僧端職任朞月道風颺舉恂恂

四八

十四

七衆不肅而成昔晉氏始置僧司迄茲四代
求之備業罕有斯焉自後探索幽求經誥盤
結皆鍼育起廢怡然從正以天保十二年四
月十七日移神大寶精舍春秋七十有九二
十日葬於江陵之中華北山初年少孝稟自
然家貧親老珍養或闕後名德既立供嚬腴
旨進益陳及處艱憂毀幾致減年方弱冠便
誦法華數溢六千坐而若寐親見普賢香光
照燭仍降摩頂書而不傳大漸惟幾方陳同
志凡講涅槃大品十八部經各數十遍皆製

義疏流于後學等觀即梁明帝之法名也自
云北面歸依時移三紀擁經問道十有三年
終識苦空功由善道況乎福田五世師資兩
葉仁既厚矣義寔深焉遂刊碑墳壟述德如
左

續高僧傳卷第六下

音釋

四八

十五

坎壈壈盧威切坎壈 𦵏𦵏部禮切 𦵏𦵏諸延切
茹如茹切 𦵏胡桂切 𦵏壯士切 𦵏胡管切
薨呼肱切 𦵏胡管切 𦵏胡管切 𦵏胡管切
禮切貧無 懌羊益切 猜倉才切 勿武粉切 襍玉房切

切也 帔 懾 質涉切 疹 丑刃切 衰 經 衰舍回切
 徒結 腰切 喪服 麻在 懾 女六切 衰 經 衰舍回切
 首在 腰切 喪服 麻在 懾 女六切 衰 經 衰舍回切
 諸深 也 育 禹呼先切 心 上 是也 鐵
 剝病 也 育 禹呼先切 心 上 是也 鐵

續高僧傳卷第七

卿九

唐釋道宣撰

義解篇

正紀十
附見四

陳揚都宣武寺釋洪偃傳一

揚都興皇寺釋法朗傳二

揚都大禪衆寺釋法勇傳三

揚都大彭城寺釋寶瓊傳四明解

揚都白馬寺釋警韶傳五

鍾山耆闍寺釋安廩傳六

攝山栖霞寺釋慧布傳七僧詮
玄辯

周渭濱沙門釋亡名傳八僧

魏鄴下沙門釋道寵傳九

齊彭城沙門釋慧嵩傳十

釋洪偃俗姓謝氏會稽山陰人祖茂恭和凝

慎不交世俗父藏博綜經史善屬文藻梁衡陽王聞而器之引爲僚友偃風神穎秀弱齡悟道晝讀經論夜諷詩書良辰華景未嘗廢學自爾幼而聰敏州里稱焉及長遊聽京邑遍聞數論後值龍光寺綽法師便委心受業特加賞接以爲絕倫由是學侶改觀轉相推伏二三年中便盡幽奧乃開筵聚衆闡揚成實舉厝閑雅詞吐抑揚後學舊齒稽疑了義橫經荷笈虛往實歸由此仰膺法輪總持諸部勇氣無前任其披解有望弘量因循舊章偃厲思雲霄曾無接對見忤前達不能降情自是來學有隔聽者踈焉遂閉志閑房高尚其道間以尋緝閱史廣求多見秋水春臺清文迥出壯思雲飛英詞錦爛又善草隸見稱時俗纖過芝葉媚極銀鈎故貌義詩書號爲

四絕當時英傑皆推賞之梁太宗之在東朝
愛其雋秀欲令還俗引爲學士偃執志不迴
故弗能致會武帝發講重雲延德肆問而年
非宿老座第甚遠抗言高論精理入神帝賞
歎久之莫不矚目偃形止自若神守如初僉
服其高亮也及引進後堂加優其禮屬戎羯
陵踐兵饑相繼因避地于縉雲眷眄泉石又
寇斥山侶遂越嶺逃難落泊馳滯曾無安堵
梁長沙王韶鎮郢聞風叙造俄而渚宮陷覆
上流阻亂便事東歸因懷自靜有顧林泉乃
杖策若耶雲門精舍歷覽山水美其棲遲登
吳昇平亭賦詩曰蕭蕭物候晚肅肅天望清
旅人聊杖策登高蕩客情川源多舊迹墟里
或新名宿煙浮始旦朝日照初晴獨遊乏徒
侶徐步寡逢迎信矣非吾託賞心何易并遂

汎浪巖峯有終焉之志葺修寺宇結衆礪業
逮陳武廓定革命惟新京輔舊僧累相延請
乃顧山衆曰吾勤苦積學五十餘年事故流
離未遑敷說今時來不遂何謂爲法亡身乎
以天嘉之初出都講于宣武寺學徒又聚莫
不肅焉雖樂說不疲而幽心恒結每因講隙
遊鍾山之開善定林息心宴坐時又引筆賦
詩曰杖策步前嶺寒裳出外扉輕蘿轉蒙密
幽逕復紆威樹高枝影細山畫鳥聲希石苔
時滑屣蟲網乍粘衣澗旁紫芝曄巖上白雲
霏松子排煙去堂生寂不歸窮谷無還往攀
桂獨依依會齊使通和舟車相接崔子武等
擅出境之才議其瞻對衆莫能舉世祖文皇
以偃內外優敏可與抗言勅令統接賓禮樞
機溫雅容止方稜敷述皇猷光宣帝德才詞

宏逸辯論旁馳潤以真文引之慈寄子武等
頃受誥命銜佩北蕃帝嗟賞厚惠更倍恒度
皆推以還公一無所納是歲舊疾連發聽者
復踈止於小室許有諮問懷不能已情有斐
然乃著成論疏數十卷剖發精理構思深劇
疾轉沉篤功不克就以天嘉五年九月二十
一日至于大漸神氣不昧命弟子曰衆生爲
貪心之所暗也貪我則惜落一毛貪他則求
無厭足至於身死之後使高其墳重其槨必
謂九泉之下還結四鄰一何可歎而皇甫謐
楊王孫微得我意雖知會歸丘壤而未知初
度之心今冥目之後以此脯腊鄙形布施上
飛下走一切衆生若前身相負仍以相償如
無相對則生我擅善此之微心亦趣菩提物
莫不共矣言畢合掌終於宣武寺焉春秋六

十有一知與不知咸懷惻愴即以其月二十
二日尸陀於鍾山開善寺之東岡焉然偃始
自離俗迄于遷化唯學是務儉節掃衣弗事
華纈每緣情觸興輒叙其致而文彩灑落罕
有嗣者綴述篇章隨手散失後人掇聚集之
成二十餘卷值亂零失猶存八軸陳太建年
學士何雋尚之封于祕閣

釋法朗俗姓周氏徐州沛郡沛人也祖奉叔
齊給事黃門侍郎青州刺史父神歸梁貞外
散騎常侍沛郡太守朗託生之始母曰劉氏

卯九

四

夢見神人乘樓殿入懷夢中如言身與空等
既而覺寤四體輕虛有異恒日五辛雜味因
此悉斷爰在髻鬘卓出兒童孝敬純備志操
貞立家雄六郡氣蓋三邊少習軍旅早經行
陣儉約泊身寵辱無能移也俄而假節寧遠

將軍徐子彥北伐門設長戟坐休大樹惟曰
兵者凶器身曰苦因慾海邪林安能覺者年
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
道遊學楊都就大明寺寶誌禪師受諸禪法
兼聽此寺彖律師講律本文又受業南澗寺
仙師成論竹澗寺靖公毗曇當時譽動京畿
神高學衆所以天口之侶藏耳之賓心計目
覽莫不奔競但以鷲山妙法羣唱罕弘龍樹
遺風宗師不輟前傳所紀攝山朗公解玄測
微世所嘉尚人代長往嗣續猶存乃於此山
止觀寺僧詮法師受智度中百十二門論
并華嚴大品等經於即彌綸藏部探賾幽微
義吐精新詞含華冠專門強學課篤形心可
謂師逸功倍於斯爲證永定二年十一月奉
勅入京住興皇寺鎮講相續所以華嚴大品

中九

五

四論文言往哲所未談後進所損略朗皆指
擿義理微發詞致故能言氣挺暢清穆易曉
常衆千餘福慧彌廣所以聽侶雲會揮汗屈
膝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坐輒易一衣
闡前經論各二十餘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
其間興樹四部兩宮法輪之華當時莫偶以
太建十三年歲在辛丑九月二十五日中夜
遷神寺房春秋七十有五即以其月二十八
日寔于江乘縣羅落里攝山之西嶺初攝山
僧詮受業朗公玄旨所明惟存中觀自非心
會析理何能契此清言而頓迹幽林禪味相
得及後四公往赴三業資承爰初誓不涉言
及久乃爲敷演故詮公命曰此法精妙識者
能行無使出房輒有開示故經云計我見者
莫說此經深樂法者不爲多說良由藥病有

以不可徒行朗等奉旨無敢言厝及詮化往
四公放言各擅威容俱稟神略勇居禪衆辯
住長干朗在興皇布仍攝領禪門宏敞慧聲
遐討皆莫高於朗焉然辯公勝業清明定慧
兩舉故其講唱兼存禪衆抑亦詮公之篤厲
也然其義體時與朗違故使興皇座中排斥
中假之誚布勇兩公見于別紀昔梁天監十
六年六月七日神僧寶誌記興皇寺云此寺
當有青衣開士廣弘大乘及朗遊學之時初
服青納及登元席乃與符同又南陌居士杜
法粲年踰八十頗識歸心昔夢寺內有幡花
天妓塲塞殿堂緇素法衆充牣筵席泊朗來
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又十二年五月
七日帳下淨人解齊失曉朗夜扣閤催之而
洪鍾自響良久不絕故其禎祥早著其側此

卅九

六

也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嗣君親搖玉柄述朗
所暨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宗匠
抑亦天人儀表故其所獲檀覲充造經像修
治寺塔濟給窮厄所以房內畜養鵝鴨雞犬
其類繁多所行見者無不收養至朗寢息之
始皆寂無聲遊觀之時鳴吠喧亂斯亦懷感
之致矣侍中領軍廬陵王聲懋權衡資承戒
約遂仰奏承華爲之銘頌其墓誌文太子詹
事濟陽江總故陳主叔寶時在春宮爲之銘
曰洪源遠承傳芳馥蕙君子哲人英芬是繼
朱旄旣杖青組仍曳紉虎戎卸貳貌狄制功
可冠軍業非出世揖彼聲色超此津濟津濟
伊何裂斷網羅忍衣早記乘樓夜過航斯苦
海涸此愛河若非智士孰寄宣揚法雲廣被
慧日舒光旣樵衡櫓自關金湯夢齊鼓說應

異鍾霜識機知命同彼現病夙心棲遁度脫
難竟化緣已矣乃宅丘宰智炬寂滅顏巖遼
窺遼窺空岑搖落寒侵弦餘月暗霧下松深
香滅窮壘橫宿林切切管清遙遙鼓聲野
煙四合孤禽一鳴風悽咽斷流急寒生神之
淨土形沉終古勒此方墳用旌蘭社

釋慧勇厥姓桓氏其先譙國龍亢人也祖法
式尚書外兵錢唐令因此遁迹于虎丘山後
客寓居吳郡吳縣東鄉桓里父獻弱齡早亡
母張氏嘗夢身登佛塔獲二金菩薩俄育二
男並幼而入道長則慧聰勇其次也初出楊
都依止靈曜寺則師爲和尚銳志禪誦治身
蔬菲隨方受業不事專門豈非版金成寶方
資刻鏤宣王有美必待刮摩誠有由矣年登
具戒從靜衆寺峯律師遊學十誦有龍光寺

僧綽建元寺法寵並道秀域中聲高梵表乃
服膺座右稟宗成實刻情砥礪寢食忘疲苦
思沉淪坑岸斯墜彌歷寒暑博習大成至年
三十法輪便轉自此遠致學徒盛開講肆高
視上京鬱爲翹彩專講論文將十許遍俄而
梁季傾覆人百沸騰每思遁世莫知其所于
時攝山詮尚直轡一乘橫行出世隨機引悟
有願導焉嘗行報恩寺前忽見人云從攝山
來授竹如意謂勇曰尋當如意俄失蹤迹信
宿之間又有漆函盛三論一部置房前窻上
尋究莫知來也欣茲嘉瑞銳勇難任因此拂
衣里閑駕言泉石期神杳冥非企禽臺之侶
修空習慧寔追林遠之風便停止觀寺朝夕
侃侃如也詮師忘以年期義兼師友抑亦宮
羽相諧冰藍待益之志也自此言刈章句採

損希微凡厥釋經莫不包舉大法獲傳於焉
是賴天嘉五年世祖文皇請講於太極殿百
辟具陳七衆咸萃景仰之輩觀風繼踵遊息
之伍附影成羣自此聲名籍甚矣住大禪衆
寺十有八載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

佛九

日接雷飛軒製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以
至德元年五月二十八日遘疾少時平旦神
逝春秋六十有九然其大漸之時神容不變
經宿頂暖衆皆異之至六月六日寔于攝山
西嶺自始至終講華嚴涅槃方等大集大品
各二十遍智論中百十二門論各三十五遍
餘有法華思益等數部不記又早捨親愛弱
而貞苦文章聲辯時世高之爰至啓手啓足
不緇不涅寔像教之棟梁精義之林藪弟子
等追深北面之禮鐫石碑之其文侍中尚書

令濟陽江總製

釋寶瓊姓徐氏本惟東莞避難辭莒後居毗
陵曲阿縣焉祖邕齊右軍父僧達梁臨川王
諮議並高器局崇遵儒素瓊繫清山水峯瀾
早被身長七尺五寸背胛龍文口三十九齒
異相奇挺故能踈秀風彩蘊藉威容少鄙觸
裳便欣義服幼年出俗師事沙門法通通初
見而嗟重深爲道器也不使服勤年過志學
欲稟光宅寺雲法師義但以經藏颺拔聲實
沸騰無礙奔涌談吐橫逸竊疑詞富兼駭唱
佛九
高乃移聽南澗仙師研精數論名解映徹洞
殫義窟仙嘗覽瓊私記三復嗟賞後於高座
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初受具年已
能覆述未登五歲便爲法主仍與仙公抗衡
敷化梁高祖三教妙旨罔不踈通選揚名德

分寄弘道瓊之高義簡在帝心爰降綸綍入
壽光殿言重茂林更輕雲閣便辭還鄉之建
安寺上黃侯曄分竹此邦每深尊敬情兼師
友彼郡一旦老少相喧競云建安伽藍白龍
出現奔排到寺惟見瓊講有識之士異而目
之爲白瓊焉素與簡子周弘正早申莫逆彼
驟噫曰夫有希世之才而不在京華開導乘
桴之歎令人太息乃有學侶復請還都發成
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塵尾從
容而對令乃引遠公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
何爲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閑舉止雅
音韻賓主相悅殊加稱賞梁祖年暮惟事熏
修臣下偃風清言扇俗縉紳學者必兼文義
所以屢開理教維摩涅槃道被下筵憶飛上
席解頤利齒木舌鋒牙罌塞駢羅煙隨霧涌

亦有明王豐貂紆青拖紫車馬溢於寺衢衣
簪滿於法座斯感物之盛罕有加也到茂灌
民譽之重任孝恭詞筆之富皆執卷稽疑服
膺請業恭息世謨疏菲好學後進英華隨父
共聽偏深玄義遂講涅槃傳瓶不失于茲乃
驗未仍入道奄至無常頂暖信宿手屈三指
復與諸天飛下住宅對父談話宛若平生褻
讚出家稱揚法利俄將翼從凌虛而沒留香
在室經日不消故知彼此異人躬爲學衆誠
難測其本量也逮梁室版蕩有陳建業武帝
尊法嗅味特深御九數引金言頻開玉牒降狎言
笑詢訪名理永定三年夏於重雲殿閣正弘
大品夢朱衣神禮而諫曰般若多難仰祈疾
講頻爾轉數詞逾懇到至七月十日乃白僧
曰昨夜神人見催經餘一卷午前取訖講竟

出宮殺雷已響還繞至寺驟雨便零重雲殿
一時都盡豈非勝人宣法幽冥敬重陳祖昇
遐方知前告文帝纂曆禮異彌深鬱下絲綸
爲京邑大僧正辭讓雖切敦喻更隆乃顧當
仁俾膺範物遂之斯任然以金陵都會朝宗
所依刹寺如林義筵如市五部六羣果舍苗
雜惟調水乳罕和鹽梅多沒象泥終枯鳥樹
乃鎮之以清淨馭之以無爲篇禁不煩遮罰
每省故僧尼仰之自肅道俗稱之益敬七衆
日用而不知四遠欽風而不足故得法位久
司疵謗無玷屢陳表退去而復昇始終惟令
於是乎在自梁僧之於此任熏灼威儀翼衛
亞於王公服玩陳於鄭楚故使流水照於衢
路吏卒喧於堂廡瓊臨已來頓祛前政自營
靈壽惟從息慈壞色蔽身尼壇容膝蕭然率

聖九

十一

爾有位若無朝野嘉其真素同侶美其如法
海東諸國圖像還蕃頂禮遙敬古人有言匪
馳令譽孰動殊方其見賢如此以至德二年
甲辰之歲二月二十三日纔覺不念建初寺
寶瓊法師當時之偶對也少而共學聲德齊
揚爾夕神人忽來報曰彭城僧正今先無常
日夢上天有疏請講暨三月二十日正念告
終遺誠掩坎不煩銘誌春秋八十一有詔慰
焉喪事所須隨由資給仍以天子鹵簿仗借
爲榮飾終古所希幸也以四月五日寔于鍾
山之陽名僧舊墓爾時填達咽陌哀慟相奔
皂素驚嗟郊垌失色初瓊入京將臨法席旣
無人識不許房居乃求僧正慧超寄南澗住
超聞未許見而駭曰此少俊當紹吾今位法
門所託何慮無房即命寺綱忻然處置及孝

宣請講太子常迎屢見神人形甚長偉密來翼從未爲大將軍章照達講通感亦然又非測也然其厚德容衆鳴謙儉約出處無忤言行無擇尅壯不休孜孜講導吐音遙奔發義昭彰或遇勅手時逢的匠薄麾象扇濯已冰消故寔繁有徒服而無數及晚僧望益重居處逾輕惟屏罔設飾用不置臘歲叅謁黑白摩肩方便他行避斯榮供斯可謂狎人世而空閑綰司存而無事也又聖人至理開士微言月落參橫清誦無逸及燭然香馥懺禮方宵迹怠心勤外和內秘宣揚之暇綽有餘閑兼採玄儒每窺子史彫蟲篆隸體物摘玄並入性靈悉能該洽又可謂不撓大猷無遺小道也凡講成實九十一遍撰玄義二十卷講文二十遍文疏十六卷講涅槃三十遍製疏

卿九

十二

十七卷講大品五遍製疏十三卷餘有大乘義十卷法華維摩等經並著文疏故不備載布在州邑兄孫普光承藉風訓立履貞確思慕平昔追攀日永與同學道莊明解等樹碑于金陵之舊墟其文慧日道場釋法論莊入室馳聲見于別紀解昇堂流譽王領江都隋末尚存安危未測

釋警韶姓顏氏會稽上虞人學年入道事叔僧廣以爲師範廣律行貞嚴當時領袖初韶遊都聽講便能清論年登冠肇還鄉受戒護持奉信如擎油鉢有沙門道林請留鄉土乃夢韶舌相廣長而欲將斷既寤深惟留戀斯成墜失愧悔前請便勸出都於即大弘法化傳燈不絕即莊嚴旻公之遺緒也次稟龍光僧綽乃是開善瓊支末又探習三藏廣綜衆

家年二十三講大品經味法當時摩肩溢道
後還建元晉陵等寺敷演經論解冠羣宗韶
乃願年四十長就講說而學侶相顧不勝欽
尚時年三十有九爲建元寺講主臨終遺令
傳法韶遵崇餘烈即坐演之受業之賓有逾

九

十三

師保梁簡文邵陵及岳陽等大相欽重師承
訓誨從危難後世改情浮乃往豫章將通道
務時余豫州黃司空等素情所仰請爲戒師
會外國三藏真諦法師解該大小行攝自他
一遇欣然與共談論諦歎曰吾遊國多矣罕
值斯人仍停豫都爲翻新金光明并唯識論
及涅槃中百句長解脫十四音等朝授晚傳
夜聞晨說世諺寫瓶重出知什再生者也梁
岳陽王於荆立位遣信遠迎楚都弘法韶念
報地之重來勅遂乖陳武定天文皇嗣業並

弘尚正道勅請還都戒範承仰優禮彌隆天
嘉四年有會稽慧藻同泰道倫等二百餘人
連署請韶長講於白馬寺廣弘傳化十有餘
年旣登耳順便令慧藻續講躬往瓦官宴坐
少時法門深妙時沙門智顗定慧難踰人神
頗測靜歎精利事等夙成共諸前學頻請重
講留意綿久以疾辭之又爲新安殿下黃司
空等共僧三請不免勤注又於王府略說維
摩龍光寺中廣敷成實亦得數年成諸學肆
未辭朽老歸志山林乃入幽巖自靖十有餘
載至德元年十月十一日日中時右脅而卧
神慮澄然崩於開善寺春秋七十有六其月
十六日寔於鍾嶺獨龍之山所講成實論五
十餘遍涅槃三十遍新金光明三十餘遍維
摩天王仁王等經遍數繁亂不紀廣叙

釋安廩姓秦氏晉中書令靖之第七世也寓居江陰之利成縣焉考正妙思滔玄怡心屈寂乃製入神書一首洞曆三卷青鳥之道莫不傳芳廩幼而聰穎獨悟不羣十三偏艱孝知遠近斷水骨立聞者涕零古人有言知子

御九

十四

父也乃攝以典教業遂多通而性好老莊早達經史又善太一之能并解孫吳之術是以才藝有功文武清播仍欲披榛問隱華門圭竇而虛懷機發體悟真權年二十五啓勅出家乃遊方尋道北詣魏國於司州光融寺容公所採習經論容律訓嚴凝肅成濟器并聽嵩高少林寺光公十地一聞領解頓盡言前深味名象並畢中意又受禪法悉究玄門請業之徒屢申弘益在魏十有二年講四分律近二十遍大乘經論並得相仍梁泰清元年

始發彭沛門人擁從還屆楊都武帝敬供相接勅住天安講華嚴經標致宏綱妙指機會值梁運旣終法輪停轉洎大陳御寓永定元年春乃請入內殿手傳香火接足盡虔長承戒範有勅住耆闍寺給講連續旣會夙心遂

欣久處世祖文皇又請入昭德殿開講大集樂說不窮重筵莫擬孝宣御曆又於華林園內北面受道闡化涉勞因以遘疾至德元年建寅之月遷化于房皇心惻悼賻贈有加即以其月寔於開善之西山春秋七十有七門人痛其安放士庶失其歸依矣

御九

十五

釋慧布姓郝氏廣陵人也少懷遠操性度虛梗年十五處于江陽家門軍將時有戎役因願領五千人爲將清平寇塞豈不果耶衆聽其言十六遭兄亡悟世非常思解俗網親眷

知有武略咸不許之二十有一方從本願既蒙剝落便入楊都從建初寺瓊法師學成實論通假實之旨物議所歸而布恨斯至理未盡懷抱承攝山止觀寺僧詮法師大乘海嶽聲譽遠聞乃往從之聽開三論學徒數百翹楚一期至於洞達清玄妙知論旨者皆無與尚時號之爲得意布或云思玄布也故詮之解難聽者似解而領悟猶迷及依言願通而構難疎略致使談論之際每有客問必待布而爲答時人爲之語曰詮公四友所謂四句朗領語辯文章勇得意布布稱得意最爲高也後於大品善達章中悟解大乘煩惱調順攝心奉律威儀無玷常樂坐禪遠離囂擾誓不講說護持爲務未遊北鄴更涉未聞於可禪師所暫通名見便以言悟其意可曰法師

所述可謂破我除見莫過此也乃縱心講席備見宗領周覽文義並具曾標又寫章疏六駄負還江表並遺朗公令其講說因有遺漏重往齊國廣寫所闕費還付朗自無一畜衣鉢而已專修念慧獨止松林蕭然世表學者欣慕嘗造思禪師與論大義連徹日夜不覺食息理致彌密言勢不止思以鐵如意打案曰萬里空矣無此智者坐中千餘人同聲歎悅又與邈禪師論義即命公之師也聯綿往還三日不絕邈止之歎其慧悟遐舉而卑身節行不顯其美梁太清末侯景作亂荒餓累年三日失食至四日有人遺布飯而微似猪肉之氣雖腹如火然結心不食故得遭斯困厄不履非濫又曾患脚氣醫令服薤自此至終常陳此罪或見諸人樂生西方者告云方

土乃淨非吾願也如今所願化度衆生如何在蓮華中十劫受樂未若三途處苦救濟也陳至德中邀引恭禪師建立攝山棲霞寺結淨練衆江表所推名德遠投稟承論旨時爲開滯理思幽微不爲僧師不役下位常自縫洗六時無關纔扣鍵椎已居衆首端坐如木見者慄然名聞光遠請謁如市陳主諸王並受其戒奉之如佛末以年暮不參衆食勅給其乳牛而布迴充入衆瑩瑩謹攝實高僧焉年至七十與衆別云布命更至三五年在但老困不能行道佳世何益常願生邊地無三寶處爲作佛事去也幸各好住願努其力於是絕穀不食命將欲斷下勅令醫診之縮臂不許沈皇后欲傳香信又亦不許臨終遺訣曰長生不喜夕死無憂以生無所生滅無所

九

十七

滅故也諸有學士徒衆並委恭禪師吾無慮矣以陳貞明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卒于棲霞終後手屈三指捋之雖申還屈乃至林中一月猶爾未終前大地連動七日便卒移屍就林山地又動太史奏云得道人星滅矣時以當之初將逝告衆前云昨夜二菩薩見迎一是生身一是法身吾已許之尋有諸天又來迎接以不願生故不許耳流光照於侃禪師戶侃怪光盛出戶見二人向布房中不知是聖也旦往述之恰然符合言已端坐而化有見鬼者望見旛花滿寺光明騰焰不測其故入山視之乃布公去世釋亡名俗姓宋氏南郡人本名闕殆世襲衣冠稱爲望族弱齡適世永絕妻孥吟嘯丘壑任懷遊處凡所憑准必映美阮嗣宗之爲人

也長富才華鄉人馳譽事梁元帝深見禮待有製新文帝多稱述而恭慎慈敬謙靜爲心每從容御筵賜問優異及梁曆不緒潛志玄門遠寄岷蜀脫落塵累初投允禪師允亦定慧澄明聲流關鄴名乃三業依憑四儀恭仰彫純假於禪誦興慮著於篇什預有學徒問道無倦會周氏跨有井絡少保蜀國公宇文雋鎮之性愛賢才重德素禮供殊倫聲聞臺省後齊王續部伏敬日增任滿還雍遂勒歸謁帝勞遣旣深處爲夏州三藏朝省以名文翰可觀元非玄侶而冥德沒世將徵拔之測其器宇有經國之量朝省總議或以威恩加之或以情異轉之然名雅亮卓然曾無易節天和二年五月大冢宰宇文護遺書曰言念欽屬未叙企積道體休愈無虧慮耶蓋能仁

卿九

十八

處世志存匡救非先輪迴獨尚茲善旣道亞生知才高七步豈虛縑染沉流當途但靈廓妙理三業同臻冀思莫二皂白非感耳悌解偏執讚我時朝匪惟真俗俱抽亦是彼我一貫故令往白念報雅懷名答云辱告深具懷抱寒暑異域苦樂殊心輒略常談且陳事實貧道稟質醜陋恒嬰疾惱因偃成恭惟道是務不曾妻息五十二年自捨俗緣十有五載萬人歸國皆停都邑羸病一僧獨流荒裔無罪可罰無能可使百慮九思是所未喻文多不載又列六不可十歎息援據事叙綸貫始終書略結云沙門持戒心口相應所列六條若有一誑生則蒼天厭之死則鐵鉗拔之烱銅灌之仰戴三光行年六十不欺閤室況乃明世且鄉國殄喪宗戚衰亡貧道何人獨堪

長久誠得收迹巖中攝心塵外支養殘命敦修慧業此本志也寄骸精舍乞食王城任力行道隨緣化物斯次願也如其不爾獨處丘壑安能憤憤久住閭浮地乎護得書體其難拔乃與書迎還云法師秉心彌固棲遊世表

卿九

十九

玄圭啓運不屈伯夷之節蒼精御曆豈損嘉遁之志今遣往迎名達咸陽貴遊奉謁隆禮厚味彌增常限以稱謂廣流藏景難伏誓當棲玄後德便開放無累乃著寶人銘曰余十五而尚文三十而重勢位值京都喪亂冠冕淪沒海內知識零落殆盡乃喟然歎曰夫以迴天倒日之力一旦彫岱山磐石之固忽焉燼滅定知世相無常浮生虛偽譬如朝露其停幾何大丈夫生當降魔死當飼虎如其不爾修禪足以養志讀經足以自娛富貴名

譽徒勞人耳乃棄其簪弁剃其鬚髮衣納杖錫聽講談玄戰國未寧安身無地自戡形骸甚於桎梏思絕苦本莫知其津大乘經曰如說行者乃名是聖不但口之所言小乘偈曰能行說爲正不行何所說若說不能行不名爲智者至於顏回好學勤改前非季路未修懼聞後語功勞智擾役神傷命爲道日損何用多知誓欲枯木其形死灰其慮降此患累以求虛寂乃作絕學箴文名息心讚擬夫周廟其銘曰法界有如意寶人焉九緘其身銘其膺曰古之攝心人也誠之哉誠之哉無多慮無多知多知多事不如息意多慮多失不如守一慮多志散知多心亂心亂生惱志散妨道勿謂何傷其苦悠長勿言何畏其禍鼎沸滴水不停四海將盈纖塵不拂五岳將成

防未在本雖小不輕關爾七竅閉爾六情莫
視於色莫聽於聲聞聲者聾見色者盲一文
一藝空中小蚋一伎一能日下孤燈英賢才
藝是爲愚弊捨棄浮樸耽溺淫麗識馬易奔
心後難制神既勞役形必損斲邪徑終迷脩

漸九

二十

塗末泥莫貴才能是曰憊憊誇拙羨巧其德
不弘名厚行薄其高速崩徒舒翰卷其用不
恒內懷僑伐外致怨憎或談於口或書於手
邀人令譽亦孔之醜凡謂之吉聖以之咎賞
悅暫時悲憂長久畏影畏迹逾走逾劇端坐
樹陰迹滅影沈戡生患老隨思隨造心想若
滅長死長絕不死不生無相無名一道虛寂
萬物齊平何勝何重何劣何輕何賤何辱何
貴何榮澄天愧淨皎日慙明安夫岱嶺固彼
金城敬貽賢哲斯道利貞又著至道論淳德

論遣執論去是非論影喻論修空論不殺論
等文多清素語恒勸善存質去華不存粉墨
有集十卷盛重於世不知所終有弟子僧理
性沉審善音調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搜
括羣籍採摭賢聖所撰諸論集爲一部稱曰
論場有三十卷披卷一閱俱覽百家亦新學
之宗匠者矣後於曲池造靜覺寺每臨水映
竹體物賦詩頗有篇什云

御九

三十一

釋道寵姓張俗名爲賓高齊元魏之際國學
大儒雄安生者連邦所重時有李範張賓齊
鑣安席才藝所指莫不歸宗後俱任安下爲
嗣年將壯室領徒千餘至趙州元氏縣堰角
寺側即今所謂應覺是也從寺索水沙彌持
與問具幾塵方可飲之素不內涉罔然無對
乃以水澆面賓大恧謂徒屬曰非爲以水辱

我直顯佛法難思吾今投心此道宜各散矣
即日於寺出家寺法入道三年歷試以賓聰
明大博不可拘於常制即日便與具戒遂入
西山廣尋藏部神用深拔慨歎晚知魏宣武
帝崇尚佛法天竺梵僧菩提留支初翻十地
在紫極殿勒那摩提在太極殿各有禁衛不
許通言校其所譯恐有浮濫始於永平元年
至四年方訖及勘讎之惟云有不二不盡那
云定不二不盡一字爲異通共驚美若奉聖
心寵承斯問便詣流支訪所深極乃授十地
曲教三冬隨聞出疏即而開學聲唱高廣鄴
下榮推時朝宰文雄魏收邢子才楊休之等
昔經寵席官學由成自遺世網形名靡寄相
從來聽皆莫曉焉寵默識之乃曰公等諸賢
旣稱榮國頗曾受業有所來耶皆曰本資張

氏獸俗出家寵曰師資有由今見若此乃曰
罪極深矣初聆聲相寔等昔師容儀頓改致
此無悟於是同敦三大磬此一心悲慶相循
遂以聞奏以德溢時命義在旌隆日賜黃金
三兩盡於身世匠成學士堪可傳道千有餘
人其中高者僧休法繼誕禮罕宜儒果等是
也一說云初勒那三藏教示三人房定二士
授其心法慧光一人偏教法律菩提三藏惟
教於寵寵在道北教罕宜四人光在道南教
馮範十人故使洛下有南北二途當現兩說
自斯始也四宗五宗亦仍此起今則闕矣輒
不繁云

樂九

三十二

釋慧嵩未詳氏族高昌國人其國本沮渠涼
王避地之所故其宗族皆通華夏之文軌焉
嵩少出家聰悟敏捷開卷輒尋便了中義潛

蘊玄肆尤翫雜心時爲彼國所重嵩兄爲博士王族推崇雅重儒林未欽佛理覩嵩英鑒勸令反俗教以義方嵩曰腐儒小智未足歸賞固當同諸糟粕餘何可論兄頻遮礙乃以易林祕隱問之嵩初不讀俗典執卷開剖挺出前聞兄雖異之殊不信佛法之博要也嵩以毗曇一偈化令解之停滯兩月妄釋紛紜乃有其言全乖理義嵩總非所述聊爲一開冷然神悟便大崇信佛法博通玄奧乃恣其遊涉于時元魏未齡大演經教高昌王欲使釋門更闢乃獻嵩并弟隨使入朝高氏作相深相器重時智遊論師世稱英傑嵩乃從之聽毗曇成實領牒文旨信重當時而位處沙彌更搖聲略及進具後便登元坐開判經誥雅會機緣乃使鋒銳勅敵歸依接足旣學成

卽九

三十三

望遠本國請還嵩曰以吾之博達義非邊鄙之所資也旋環鄴洛弘導爲宗後又重徵嵩固執如舊高昌乃夷其三族嵩聞之告其屬曰經不云乎三界無常諸有非樂況復三途八苦由來所經何足怪乎及高齊天保革命惟新上統榮望見重宣帝嵩以慧學騰譽頻以法義陵之乃徙於徐州爲長年僧統仍居彭沛大闡宏猷江表河南率遵聲教即隋初志念論師之祖承也以天保年卒於徐州續高僧傳卷第七

音釋

曄域輒切 謚彌畢切 腊乾恩切 適他歷切 綯綯切
尼鄰卸切 司夜穿疾切 政政切 魯魯切 開開切 頤頤切
胛古洽切 觸觸切 規規切 童子童子切 毳毛布切 頤頤切
也切 領領切 畏塞遮過切 充充切 滿滿切 也切 畏畏切 駢駢切 駢駢切 鹵鹵切

[illegible]

續高僧傳卷第八

唐 釋 道 宣 卿十 撰

義解篇四

正紀十四人
附見二人

齊鄴東大覺寺釋僧範傳一

鄴中釋曇遵傳二

鄴下總持寺釋惠順傳三

鄴西寶山寺釋道憑傳四

并州傳統釋靈詢傳五

大統合水寺釋法上傳六

鄴下定國寺釋道慎傳七

周蒲州仁壽寺釋僧妙傳八

長安崇華寺釋慧善傳九

潼州光興寺釋寶象傳十

齊洛州沙門釋曇衍傳十一

陳楊都莊嚴寺釋惠榮傳十二

隋京師延興寺釋曇延傳十三

京師淨影寺釋惠遠傳十四

僧猛

釋僧範姓李氏平鄉人也幼遊學羣書年二

十三備通疏略至於七曜九章天文筮術諮

無再悟徒侶萬千抵掌解頤誇矜折角時人

語曰相州李洪範解徹深義鄴下張賓生領

悟無遺斯言誠有旨矣兼以年華色美都無

伉儷之心思附法門燒指而修供養年二十

九棲遲下邑聞講涅槃輒試一聽開悟神府

理思兼通乃知佛經之祕極也遂投鄴城僧

始而出家焉初學涅槃經頗盡其致又棲心

林慮靜其浮情復向洛下從獻公聽法華華

嚴宗匠前修是非衢術後徒轍光師而受道

焉耽味虛宗歲紀遷貿既窮筌相學志無新

乃出遊開化利安齊魏每法筵一舉聽衆千餘速旋趾鄴都可謂當時明匠遂使崔覲注易詔之取長宗景造歷求而捨短大儒徐遵明李寶頂等一見信於言前授以菩薩戒法五衆歸之如市講華嚴十地地持維摩勝鬘各有疏記復變疏引經製成爲論故涅槃大品等並稱論焉地持十部獨名述也然屬詞繁壯不偶世情亦是一家之作故可觀採而言行相輔祥徵屢降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鴈飛下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逝又於此寺夏講雀來在坐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鳥飛來入聽訖講便去斯諸祥感衆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與此嘗講華嚴

輒有一僧加毀云是乃伽斗竟何所解當夜有神加打死而復蘇其見聞者皆深敬異嘗宿他寺意欲聞戒有僧昇座將欲豎義乃曰豎論法相深會聖言何勞布薩僧常聞耳忽見一神形高丈餘貌甚雄峻來到座前問豎

義者今是何日答曰是布薩日神即以手搭之曳于座下委頓垂死次問上座搭曳同前由是自勵至終僧事私緣竟無說欲乃至疾重輿而就僧將終之日延像入房下牀跪地惟悔宿觸而已時當正午遺誠而卒於鄴東

第十

三

大覺寺時春秋八十即天保六年三月二日也初範背儒入釋崇信日增寂想空門不緣世務口無流略之語身絕非法之遊隨得財賄即施門人衣食有無未曾宣述安忍善惡喜怒不形洗穢奉禁終始如一而留意華嚴

爲來報之業夜禮千佛爲一世常資末歲年
事旣隆身力不濟猶依六時叩頭枕上自有
英悟之量罕能繼者而感通靈異則事全難
准云

釋曇遵姓程氏河北人少厭世網投法光出
家而容色盛美堂堂然也恐染戒淨還返俗
焉資學旣明允當時寄有魏擢爲貢外郎二
十有三情背朝官復請光公以爲師保光以
舊事捨而不度遵跪啓曰今沒命皈依遠崇
至道如不允副必從邪見壞及三寶光審其
情至即度而授戒因從稟學功踰一紀大乘
頓教法界心源並披析義理挺超時匠手無
異筆而變他成已故談述有續而章疏闕焉
初出化行洛下流衍齊楚晉魏乃至燕趙通
傳道務攝治相襲丞相淮陰王肱深器之德

動貴重傾心奉禮年餘七十舉爲國者尋轉
爲統後少覺有疾便坐誦維摩勝鬘卷了命
終卒於鄴下時年八十有五承化門人罕繼
其後初遵賦志清高無爲立性褰帷開戶標
樹方遠形無妄涉口不俗談動靜自嚴不假
方便而敬愛宗師罕階儔緒光師終日遵在
齊州初聞哀問不覺從牀而墜口中流血其
誠孝動人如此之類也多遊念慧有得機緣
溫講而終業矣

釋惠順姓崔齊人侍中崔光之弟也少愛儒

卿十

四

宗統知雅趣長猷塵網爲居士焉初聽涅槃
略無遺義因講而睡聞有言曰此解乃明猶
未爲極心遂遲疑伺決其病承都下有光律
師者廣涉大乘文無不曉因往洛陽時年二
十有五即投光而出家焉寓於門下纂修地

旨倦無終食歲紀相尋證教兩途銳鏡於心
內三持三聚影現於神外博見融冶陶然有
餘講十地地持華嚴離摩並立疏記年將知
命欲以大法弘利本鄉即傳歸戒情無不愜
隨有講會衆必千餘精誠之響廣流東夏故
齊趙瀛冀有奉信者咸稟其風焉僕射祖孝
徵欽尚厥德奏爲國都年七十有二終於鄴
下之總持寺當終之日身心清卓專念平等
而爲心印然順族胄菁華言誠世範惠解騰
譽事義沉深而志存順法不局一方衣略鮮
華食無兼味受施尋散情關愛憎形寄任緣
未依夏臘進止在益不顧已損言行適時不
與物諍故傳者具舒不敢遺其事行矣
釋道憑姓韓平恩人十二出家投貴鄉邵寺
初誦維摩經自惟歷覽日計四千四百言一

卿十

五

聞無忘乃通數部後學涅槃略觀遠節復尋
成實初得半文便豎大義聰明之譽無羨昔
人致使遐邇聞風咸思頂謁七夏欲講涅槃
惟曰文一釋異情理難資恐兼虛課謗法誠
重八夏旣登遂行禪境漳滏伊洛徧討嘉猷
後於少林寺攝心夏坐問道之僧披榛而至
聞光師弘揚戒本因往聽之涉悟大乘深副
情願經停十載聲聞漸高乃辭光通法弘化
趙魏傳燈之美罕有斯焉講地論涅槃華嚴
四分皆覽卷便講目不尋文章疏本無手不
舉筆而開塞任情吐納清爽洞會詮旨有若
證焉故京師語曰憑師法相上公文句一代
希寶斯言信矣時人以其口辨方於身子也
以齊天保十年三月七日卒於鄴城西南寶
山寺春秋七十有二將終之前大鍾兩口小

觸而破康存之日願生安養故使臨終光尋滿室憑獨見之異香充庭大衆皆美初憑之處道弘護居心經律遞講福智雙習骨族血親往來頓絕勢貴豪家全無遊止而乞食自資少所恒習袒肩洗淨老而彌固脛臂無服生死齊焉兼以心緣口授杜於文相者古今絕矣

釋靈詢姓傅氏漁陽人也少年入道學成實論并涅槃經窮其幽府又於論中刪要兩卷注而釋之盛行於世後弃小道崇仰光公曉夕研尋十有餘載纖旨秘教備知通塞雖博知羣籍而擅出維摩兼有疏記至還京漳鄴遊歷燕趙化霑四衆邪正分焉而書畫有功頗愛篇什文筆之華時所推舉美容貌善風儀詞辯雅淨聽者無撓初爲國都魏末爲并

海十

六

州僧統齊初卒於晉陽時年六十九矣釋法上姓劉氏朝歌人也五歲入學七日通章六歲隨叔寺中觀戲情無鼓舞但禮佛讀經而聲氣爽拔衆人奔遶傾渴觀聽年登八歲略覽經誥博盡其理九歲得涅槃經披而誦之即生厭世至于十二投禪師道藥而出家焉因遊相土尋還汲鄉又往東都棲皇務道神氣高爽照曉詞論所在推之咸謂聖沙彌也後潛林慮上胡山寺誦維摩法華纔淡二旬兩部俱度因誦求解還入洛陽博洞清玄名聞伊洛年暨學歲創講法華酬抗疑難無不歎伏善機問好徵覈決通非據昌言勝負而形色非美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也後值時儉衣食俱乏專意涅槃無心饑凍故一粒之米加之以菜一衣爲服兼

之以草練形將盡而精神日進乃投光師而受具焉性戒夙成不勞師導勤勤諦理無失寸陰忽聞父病尋往覲之既至即殂一宿同止明旦起洛度母及姊將入鄴都時屬大荒投寄無措聽法心猛委而南旋夏聽少林秋還漳岸母子相見不覺潸然既慧業有聞衆皆陳請乃講十地地持楞伽涅槃等部輪次相續並著文疏又偏洞筭數明了機調綱紀法化難繼其塵故時人語曰京師極望道場法上斯言允矣年階四十遊化懷衛爲魏大將軍高澄奏入在鄴微言一鼓衆侶雲屯但上戒山峻峙慧海澄深德可軌人威能肅物故魏齊二代歷爲統師昭玄一曹純掌僧錄令史貲置五十許人所部僧尼二百餘萬而上綱領將四十年道俗歡愉朝廷胥悅所以

四萬餘寺咸稟其風崇護之基罕有繼彩既道光遐燭乃下詔爲戒師文宣帝布髮於地令上踐焉天保二年又下詔曰仰惟慈明緝寧四海欲報之德正覺是馮諸鷲鳥傷生之類宜放于山林即以此地爲太皇太后經始寶塔廢鷹師曹爲報德寺斯即碎蕩邪霧載清佛海當時昌盛自古推焉上總擔荷並得緝諧內外闡揚皂白咸允非斯柱石孰此棟梁哉且而景行旣宣逸響遐被致有高句麗國大丞相王高德乃深懷正法崇重大乘欲播此釋風被于海曲然莫測法教始末緣由西徂東壤年三十帝代故具錄事條遣僧向鄴啓所未聞事叙略云釋迦文佛入涅槃來至今幾年又於天竺幾年方到漢地初到何帝年號是何又齊陳佛法誰先傳告從爾至

今歷幾年帝遠請具注并問十地智論等人
法所傳上答略云佛以姬周昭王二十四年
甲寅歲生十九出家三十成道當穆王二十
四年癸未之歲穆王聞西方有化人出便即
西入而竟不還以此爲驗四十九年在世滅

佛十

度已來至今齊代武平七年丙申凡經一千
四百六十五年後漢明帝永平十年經法初
來魏晉相傳至今流布上廣答緣緒文極指
訂今略舉梗概以示所傳末勅住相州定國
寺而容德顯著感供繁多所得施利造一山

寺本名合水即鄴之西山今所謂修定寺是
也山之極頂造彌勒堂衆事莊嚴備殫華麗
四事供養百五十僧及齊破法湮不及山寺
上私隱俗服習業如常願若終後覲覩慈尊
如有殘年願見隆法更一頂禮慈氏如來而

業行精專幽明感遂屬隋運將動佛日潛離
深果宿心喜遍心府形羸微篤設輦坐之袈
裟覆頭弟子扛舉往昇山寺合掌三禮右遶
三周便還山舍誦維摩勝鬘卷訖而卒於合
水故房春秋八十有六即周大象二年七月

佛十

九

十八日也上形量過人峯然衆表百千衆中
孤超頸現衣服率素納補爲宗五條祇支由
來以布法衣瓶鉢以外更無餘財生不履乘
步以畢命門人成匠任情所學不私已業遍
用訓人言常含笑罪不加杖自上未任已前
儀服通混一知綱統制樣別行使夫道俗兩
異上有功焉制寺立淨亦始於此故釋門東
敬能扇清風莫與先矣初天保之中國置十
統有司聞奏事須甄異文宣乃手注狀云上
法師可爲大統餘爲通統故帝之特遇事之

如佛凡所吐言無不承用又遵重戒禁願常宣說盡報行之每至布薩晨旦致厚供設禮請僧及年高聲變恐煩於衆歲暮之夕猶遵此法其奉信也如此撰增一數法四十卷並略諸經論所有名教始從一法十百千萬有若數林實傳持之要術也又著佛性論二卷大乘義章六卷文理冲洽詳略有聞又撰衆經錄一卷包舉品類耳並行於世有弟子法存者本是李老監齊天保屏除歸于釋種明解時事分略有據上乃擢爲合水寺都維那當有齊之盛每年三駕皆往山寺有所觀禮六軍旣至供出僧厨存隨事指撫前後給濟三官並足後終於隋初靈裕法師資學有承具之本傳

釋道慎姓史高陽人十四出家誦聽依業受

具已後入洛從光師學於地論後稟上統而志涅槃性度虛簡風量陶然綱網門徒維攝大法而爲已任每叅說戒跪聽訖文講悟昏情詞無繁長智者恐其言少愚者慮其不多五衆愛重故宣帝請爲國都綏撫遺法得無虧緒禪匠僧達論士法靈皆伏其辯對至於滔滔風流大觀時俗則慎過之遠矣末乘車送帝迴返本寺兩轅併折不日而終於鄴城定國寺春秋六十有五

釋僧妙一名道妙本住冀州後居河東蒲坂

卿十

禁行精苦聰慧夙成遍覽群籍尤通講論而

十

稟性謙退喜愠不干其抱故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云佛意難知豈凡夫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衆於斯法義若是若非布施歡喜時以解冠前彥行隆端達觀

其虛已皆服其德義衆益從之後住本鄉常念寺即仁壽寺也聚徒集業以弘法樹功擊響周齊甚高名望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統年時西域獻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贊著續遂送令供養因奉以頂戴曉夜旋仰經于一年忽於中宵放光滿室螺旋出窓漸延于外須臾光照四遠騰扇其焰照屬天地當有見者謂寺家失火競來救之及覩神光乃從金瓶而出皆歎未曾有也妙仰瞻靈相涕泗交橫乃燒香跪而啓曰法界衆生已覩聖迹伏願韜祕靈景反寂歸空於是光還螺旋卷入瓶內爾夜州治士女燒香讚歎之聲聞于數十餘里寺有一僧睡居房內衆共喚之惛惛不覺竟不見光相未幾便遇癘疾咸言宿業所致遂有感見之差自妙之云亡光不復現其本

佛十

佛骨今仍在焉昔齊武平末鄴古城中白馬寺此是石趙時浮圖澄所造本爲木塔年增朽壞勅遣修之掘得舍利三粒一赤一白一青寶瓶盛之京邑貴賤共看心至者颺然涌上不信戲慢者倒傾亦不出時俗迴邪者衆齊王舅廣武王胡長邕曾染佛宗勅令還俗雖居貴望不捨具戒置舍利於水鉢請乞行道即見三枚相逐上水旋器右行七遍既滿一時沉下邕與子弟更加深信而妙講解涅槃以爲恒業叙略綱致久學者深會其源分部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所以學侶罕成而爲英傑者所美化行河表重敬莫高延及之鄉酒肉皆絕現生慈莊以土掩覆並非由教令而下民自從其惡矣有學士曇延承著宗本更廣其致具見別傳

釋慧善幼出家善法勝毗曇住楊都棲玄寺
微擊論道四座驚神會有梁末序逃難江陵
承聖季年因伴秦壤住長安崇華寺義學之
美爲周家宰見知別修供養敷導終老以天
和年卒于長安時年六十善以智度論每引
小乘相證成義故依文次第散釋精理譬諸
星月助朗太陽猶如衆花繽紛而散故著斯
文名爲散花論也其序略云著述之體貴言
約而理豐余頗悉諸作而今觀縷者正由斯
轍罕人諳練是以觸義殷勤逢文指掌有詳
覽者想鑒茲焉文多不盡

釋寶彖姓趙氏本安漢人後居綿州昌隆之
蘇溪焉天性仁讓慧心俊朗嬰孩有異二親
欲試其度以諸絲帛花果弓矢書疏羅置其
前彖便撥除餅果上取書疏衆共歎異咸知

仰十

十二

必有成濟也及年七歲有緣至巴西郡太守
楊眺問云承兒大讀書因何名爲老子彖曰
始生頭白故也眺密異之十六事梁平西王
初爲道士童子未學佛法平西識其機鑒使
知營功德事因見佛經欣其文名重其義旨
就檢讀誦迷悟轉分恒求佛法用祛昏漠年
二十有四方得出家即受具戒先聽律典首
尾數年略通持犯迴聽成實傳授忘倦不恡
私記須便輒給研心所指科科別致未又聽
韶法師講偏窮旨趣武陵王門師大集摩訶
堂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
思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席私記其言
因成疏本廣行於世後還涪川開化道俗外
典佛經相續訓導引邪歸正十室而九又鈔
集醫方療諸疾苦或報以金帛者一無所受

便有銜義懷德者捨俗出家或緣障未諧者盡形八戒豕雖道張井絡風播岷我而志意頽然唯在通於正法誠心標樹不競人物見大集一經未弘蜀境欲爲之疏記使後學有歸乃付著經律就山修績而衆復尋之致有

十一

十三

煩擾再稔方就一無留難初至虛空藏品於義不達閉目思之不覺身上空中離床三四尺許欻然大悟竟文慧發寫不供宣據此爲言志力難擬矣時益州武擔寺僧寶願最初請講大衆雲集聞所未聞莫不歎悅又屬僧崖菩薩出世爲造經本因爾傳持至今不絕故寶坊一學曲被劍南後制涅槃法華等疏皆省繁易解聽無遺悶州境皂素生難遭想每言吾命不長唯當自勵身心節約衣食望引殘運耳故麤弊接報弘誘爲心護生安衆

以爲恒務忽感風疾不言久之命將欲絕私心發誓願諸佛護念得分付諸物作是念已欻然能語顧命子弟誨示禍福吾即當去催作遺疏分處衣資陪奉三寶下筆署訖還不能言侍人通以漿飲閉口拒之疾甚爲喚佛名便合掌在額奄然而卒於潼州光興寺今所謂綿州大振響寺也春秋五十即周之保定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矣初未終之前本所住山於五月內無故自崩塵霧闇天舉衆驚駭莫測其怪至于八月中山北村人並見尊像從山寺來乘空北逝幡花列前僧衆從後往問寺中都無知者當爾之時豕正赴光興寺講因以白之豕曰此我之徵相不預他也及終於此寺果如所圖云

釋曇衍姓夏侯氏南兖州人初生之時牙齒

具焉世俗異之七歲從學聰敏絕倫十五擢
爲州都公事有隙便聽釋講十八舉秀才貢
上鄴都過聽光公法席即稟歸戒棄捨俗務
專功佛理學流三載績鄰前達年二十三投
光出家即爲受戒聽涉無暇乃捐食息然於
藏旨有疑通諮碩學並辭罔逮遂開拓寰宇
置立規猷顧諸徒曰吾從師積年心悟未決
賴因遊意累思豁然有據其猶低目面墻則
冥無所解延頸出戶則遠近斯見由是講事
無廢毗贊玄理聲辯雄亮言會時機自齊鄭
燕趙皆履神化雖遭緣阻安苦無倦常隨義
學千僧有餘出家居士近於五百並恢廓道
志戒禁居心趙郡王高歡上洛王高元海膠
州刺史杜弼並齊朝懿戚重臣留情敬奉僕
射祖孝徵奏爲國都緝諧道政不墜玄綱而

披散詞理言尚寡要故經文繁富者則指摘
一句用攝廣文時人貴其通贍鎔裁而簡衷
矣嘗於暇日私恨曰昔在俗流尊不見遂今
世人無知汙我淨戒若不爾者應有所得以
開皇元年三月十八日忽告侍人無常至矣
便誦念彌勒佛聲氣俱盡於時正中傍僧同
觀顏色怡悅時年七十有九卒於洺州盧氏
宅自衍之生也殊相感人而立操貞直心用
儼約情及濟世故積散所拯貧病爲初法利
所被如行先授但見經像必奉禮迎送道遇
貧陋必悲憐垂泣其謹質深信爲若此也又
恒樂聽戒生來兩鬢維摩勝鬘日緣一遍辛
腥臭物曾不臨矚下氣逼流身出戶外以清
淨僧房不爲熏勃故也未終之前有夢見衍
朱衣螺髮頌垂於背二童侍之昇空而西北

高逝尋爾便終時共以爲天道者矣

釋慧榮姓顧氏會稽山陰人也梁高大通年
辭親出聽時建初彭城盛弘成實素未陳略
即盡清辯一衆同嗟便開令望而稟性虛廓
不指世務唯以法事餘全無叙鄉邑二親哀
其弱喪數因行李寄以書信榮得而焚之顧
諸友曰余豈不懷乎廢余業也書中但二字
耳復何開乎人問是何答吉凶也如此積功
三十餘載不號義龍誓無返迹自是專業勇
鎧聲稱彌遠即而講悟學者歸之年至五十
門人亦爾乃大弘法席廣延緇素時梁儲在
座素不識之令問講者何名乃抗聲曰禹允
慧榮江東獨步太子不識何謂儲君一座掩
耳以爲慚悼之太甚也榮從容如舊傍若無
人後與諸徒還歸故邑其母尚在餘並物故

乃喟然歎曰十五辭隣故五十還故隣少年
不識我長老無一人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
忌其言令也大集諸衆令其豎義榮曰余學
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衆舉其義門然後標
據衆以其博達矜尚乃令豎八十種好謂必
不能誦持榮曰舉衆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
知耳即部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
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晚又出都相仍講
授至德末年卒于揚都

釋曇延俗緣王氏蒲州桑泉人也世家豪族

海十

十六

官歷齊周而性協書籍鄉邦稱叙年十六因
遊寺聽妙法師講涅槃深悟其旨遂捨俗服
膺幽討深致出言清越厲然不羣時在弱冠
便就講說詞辯優贍弘裕方雅每云佛性妙
理爲涅槃宗極足爲心神之遊翫也延形長

九尺五寸手垂過膝目光外發長可尺餘容止肅邕慈誘汎博可謂堂堂然也視前直進顧必轉身風骨陶融時共傳德及進具後器度日新機鑒俊拔遐邇矚目雖大觀興典而恐理在膚寸乃更聽華嚴大論十地地持佛性寶性等諸部皆超略前導統津准的自顧影而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南部太行山百梯寺即所謂中朝山是也時山中有薛居士者學總玄儒多所該覽聞延少年知道風悟超倫遂從而謁焉言謔相高未之揖謝薛乃戲題四字謂方圓動靜命延體之延應聲曰方如方等城圓如智慧日動則識波浪靜類涅槃室薛驚異絕歎曰由來所未見希世挺生即斯人也爾後恒來尋造質疑請義延幽

甲十

十七

居靜志欲著涅槃大疏恐有滯凡情每祈誠寤寐夜夢有人被於白服乘於白馬駿尾拂地而談授經旨延手執馬駿與之清論覺後惟曰此必馬鳴大士授我義端執駿知其宗旨語事則可知矣便述疏說偈曰歸命如來藏不可思議法等續撰既訖猶恐不合正理遂持經及疏陳於州治仁壽寺舍利塔前燒香誓曰延以凡度仰測聖心銓釋已了具如別卷若幽致微達願示明靈如無所感誓不傳授言訖涅槃卷軸並放光明通夜呈祥道俗稱慶塔中舍利又放神光三日三夜輝耀不絕上屬天漢下照山河合境望光皆來謁拜其光明所照與妙法師大同則師資通感也乃表以聞帝大悅勅延就講旣感徵瑞便長弘演所著文疏詳之于世時諸英達僉議

用此遠公所製遠乃文句愜當世實罕加而標舉宏綱通鏡長驚則延過之久矣周太祖素揖道聲尤相欽敬躬事講主親聽清言遠近馳華觀採如市而所獲供事曾不預懷性好恬虛罔忤時政太祖以百梯太遠諮省路

艱遂於中朝西嶺形勝之所爲之立寺名曰雲居國俸給之通於聽衆有陳躬使周弘正者博考經籍辯逸懸河遊說三國抗叙無礙以周建德中年銜命入秦帝訝其機捷舉朝慙彩勅境內能言之士不限道俗乃搜採巖

穴遁逸高世者可與弘正對論不得墜于國風時蒲州刺史中山公宇文氏夙承令範乃表上曰曇延法師器識弘偉風神爽拔年雖未立而英辯難繼者也帝乃總集賢能期日釋奠帝躬御法筵朝宰畢至時周國僧望二

卿十

十八

人輪次登座發言將訖尋被正難徵據重疊救解莫通帝及羣僚一朝失色延座居末第未忍斯慙便不次而起帝曰位未至何事輒起延曰若是他方大士可藉大德相臨今乃遠國微臣小僧足堪支敵延徑昇高座帝又曰何爲不禮三寶答曰自力兼擬未假聖賢加助帝大悅正遂構責陳難延乃引義開闢而正頗挾機調用前殿後延乘勢挫拉事等摧枯因即頂拜伏膺慨知歸之晚自陳云弟子三國履歷訪可師之師不言今日乃遇於此矣即請奉而受戒晝夜諮問永用宗之及返陳之時延所著義門并其儀貌並錄以歸國每夕北禮以爲曇延菩薩焉初正辭延曰預構風雲山海詩四十首並抽拔奇思用上於延以留後別及一經目竟不重尋命筆和

之題如宿誦酬同本韻意是弘通正大服焉
更無陳對乃跪而啓曰願示一言絨諸胃臆
延曰爲賓設席賓不坐離人極遠熱如火規
矩之用皮中裏正曰斯則常存意矣帝以延
悟發天真五衆法則便授爲國統使夫周壤

卿十

十九

導達延又有功至武帝將廢二教極諫不從
便隱於太行山屏迹人世後帝召延出輔中
使屢達而確乎履操更深巖處累徵不獲逮
天元邁疾追悔昔慙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
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

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
事剃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
勅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
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
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

本懷共論開法之模乎化之本延以寺宇未
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
丘五百童子之數勅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
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爾後遂多凡前
後別請度者應有四千餘僧周廢伽藍並請

興復三寶再弘功兼初運者又延之力矣移
都龍首有勅於廣恩坊給地立延法師衆開
皇四年下勅改延衆可爲延興寺面對通衢
京城之東西二門亦可取延名以爲延興延
平也然其名爲世重道爲帝師而欽承若此
終古罕類昔中天佛履之門遂曰瞿曇之號
今國城奉延所諱亞是其倫又改本住雲居
以爲棲巖寺勅太樂令齊樹提造中朝山佛
曲見傳供養延安其寺宇結衆成業勅賚蠟
燭未及將藝而自然發焰延奇之以事聞帝

因改住寺可爲光明也延曰弘化須廣未可自專以額重奏別立一所帝然之今光明寺是也其幽顯呈祥例率如此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勅請二百僧於正殿祈雨累日無應帝曰天不降雨有何所由延白事由一二帝

燭十

二十

退與僚宰議之不達意故勅京兆太守蘇威問延一二所由答曰陛下萬機之主羣臣毗贊之官並違治術俱愆玄化故而雨而不雨事由一二耳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授纔訖日正中時天有片雲須臾遍布便降甘雨遠近咸足帝悅之賜絹三百段而延虛懷物我不滯客主爲心凡有貨財散給悲敬故四遠飄寓投造徧多一時糧粒將盡寺主道睦告云僧料可支兩食意

欲散衆延曰當使都盡方散耳明旦文帝果送米二十車大衆由是安堵或者謂延有先見之明故停衆待供未幾帝又遺米五百石于時年屬饑荐賴此僧侶無改帝旣稟爲師父之重又勅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

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加敬情不能已其爲時君禮重又此類也勅又拜爲平等沙門有犯刑網者皆對之泣淚令彼折伏從此或投迹山林不敢容世者以開皇八年八月十三日終於所住春秋七十

知十

三十一

有三矣臨終遺啓文帝曰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緣業淺早相乖背仰願至尊護持三寶始終莫二但末世凡僧雖不如法簡善度之自招勝福帝聞之哀慟勅王公已下並往臨弔并罷朝三日贈物五百段設千僧齋

初延康日告門人曰吾亡後以我此身且施禽獸餘骸依法焚揚無留殘骨以累看守弟子沙門童真洪義通幽覺朗道遜玄琬法常等一代名流并文武職僚如滕王等例咸被髮徒跣而從喪至于林所登又下勅於終南焚地設三千僧齋齋訖焚之天色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若闇毗如來之狀也大衆驚駭嗟歎得未曾有隋文學呂叔挺美其哀榮碑其景行文如別集然延恒以西方爲正任語默之際注想不移侍人觀之若在深定屬大漸之始寺側有任金寶者父子信向云見空中幡蓋列於樞前兩行而引從延興寺南達于山西斯亦幽冥叶贊諒非徒擬自延之莅道勢總權衡而卑牧自居克念成治解冠羣術行動物情故爲七衆心師豈止束形加敬及

聞薨皆無不涕零各修銘誄讚揚盛業時內史薛道衡白弔云延法師弱齡捨俗高蹈塵表志度恢弘理識精悟靈臺神寓可仰而不可窺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測同夫明鏡屢照不疲譬彼洪鐘有來斯應往逢道喪玄維落紐棲志幽巖確乎不拔高位厚禮不能迴其慮嚴威峻法未足懼其心經行冥坐夷險莫二戒德律儀始終如一聖皇啓運像法再興卓爾緇衣鬱爲稱首屈宸極之重伸師資之義三寶由其弘護二諦藉以宣揚信足追蹤澄什超邁安遠不意法柱忽傾仁舟遽沒匪直悲纏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師等杖錫挈瓶夙承訓導昇堂入室具體幽微在三之情理百恒動往矣柰何其爲時賢珍敬如此所著涅槃義疏十五卷寶性勝鬘仁王等疏各

卿十

三十二

有差其門人弟子紹緒厥風具如別傳

釋慧遠姓李氏燉煌人後居上黨之高都焉
天縱殊朗儀止冲和局度通簡崇履高邈幼
喪其父與叔同居偏蒙提誘示以仁孝年止
三歲心樂出家每見沙門愛重崇敬七歲在
學功逾常百神志峻爽見稱明智十三辭叔
往澤州東山古賢谷寺時有華陰沙門僧思
禪師見而度之思練行高世衆所宗仰語遠
云汝有出家之相善自愛之初令誦經隨事
訓誨六時之勤未勞呼策登爲虐暴不安攜
以南詣懷州北山丹谷每以經中大義問師
皆是玄隱深知長有成器也年十六師乃令
隨闍黎湛律師往鄴大小經論普皆博涉隨
聽妙深隱特蒙賞異而偏重大乘以爲道本
年滿進具又依上統爲和上順都爲闍黎光

初十

三十三

師十大弟子並爲證戒時以爲聲榮之極者
也便就大隱律師聽四分律流離請誨五夏
席端淘簡精麤差分軌轍滅諍健度前後起
紛自古相傳莫曉來意遠乃剖析約斷位以
單重原鏡始終判之即離皆理會文合今行
誦之末專師上統綿貿七年迥洞至理爽拔
微奧負笈之徒相誼亘道講悟繼接不略三
餘沐道成器量非可竿乃携諸學侶返就高
都之清化寺焉衆緣歡慶歎所未聞各出金
帛爲之興會講堂寺宇一時崇敞韓魏士庶
通共榮之及承光二年春周氏剋齊便行廢
教勅前修大德並赴殿集武帝自昇高座叙
廢立義命章云朕受天命養育兆民然世弘
三教其風彌遠考定至理多皆愆化並令廢
之然其六經儒教文弘治術禮義忠孝於世

有宜故須存立且自真佛無像則在太虛遙敬表心佛經廣歎而有圖塔崇麗造之致福此實無情何能恩惠愚民響信傾竭珍財廣興寺塔既虛引費不足以留凡是經像盡皆廢滅父母恩重沙門不敬勅逆之甚國法豈容並退還家用崇孝始朕意如此諸大德謂理何如于時沙門大統法上等五百餘人咸以帝爲王力決諫不從僉各默然下勅頻催答詔而相看失色都無答者遠顧以佛法之寄四衆是依豈以杜言情謂理伏乃出衆答曰陛下統臨大域得一居尊隨俗致詞憲章三教詔云真佛無像信如誠旨但耳目生靈賴經聞佛籍像表真若使廢之無以興敬帝曰虛空真佛咸自知之未假經像遠曰漢明已前經像未至此土衆生何故不知虛空真

佛十

二十四

佛帝時無答遠曰若不藉經教自知有法三皇已前未有文字人應自知五常等法爾時諸人何爲但識其母不識其父同於禽獸帝亦無答遠又曰若以形像無情事之無福故須廢者國家七廟之像豈是有情而妄相尊事武帝不答前難詭通後言乃云佛經外國之法此國不用七廟上代所立朕亦不以爲是將同廢之遠曰若以外國之經廢而不用者仲尼所說出自魯國秦晉之地亦應廢而不學又若以七廟爲非將欲廢者則是不尊祖考祖考不尊昭穆失序昭穆失序則五經無用前存儒教其義安在爾則三教同廢將何治國帝曰魯邦之與秦晉雖封域乃殊莫非王者一化故不類佛經七廟之難帝無以通遠曰若以秦魯同遵一化經教通行者震

旦之與天竺國界雖殊莫不同在閭浮四海之內輪王一化何不同遵佛經而今獨廢帝又不答遠曰陛下向云退僧還家崇孝養者孔經亦云立身行道以顯父母即是孝行何必還家方名爲孝帝曰父母恩重交資色養

聖十

二十五

棄親向疎未成至孝遠曰若如來言陛下左右皆有二親何不放之乃使長役五年不見父母武帝云朕亦依番上下得歸侍奉遠曰佛亦聽僧冬夏隨緣修道春秋歸家侍養故目連乞食餉母如來檐棺臨葬此理大通未可獨廢帝又無答遠抗聲曰陛下今恃王力自在破滅三寶是邪見人阿鼻地獄不揀貴賤陛下何得不怖帝勃然大怒面有瞋相直視於遠曰但令百姓得樂朕何辭地獄諸苦遠曰陛下以邪法化人現種苦業當共陛下

同趣阿鼻何處有樂可得帝理屈言前所規意盛更無所答乃下勅云僧等且還後當更集有司錄取論僧姓字當斯時也齊國初殄周兵雷震見遠抗詔莫不流汗咸謂粉其身骨煑以鼎鑊而遠神氣巍然辭色無撓上統衍法師等執遠手泣而謝曰天子之威如龍火也難以犯觸汝能窮之大經所云護法菩薩應當如是彼不悛革非汝咎也遠曰正理須申豈顧形命即辭諸德曰時運如此聖不能違恨不奉侍目下以爲大恨法實不滅大解之願不以憂惱遂潛于汲郡西山勤道無倦三年之間誦法華維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遺法旣而山棲谷飲禪誦無歇理窟更深浮囊不捨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

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于雒邑法門初闢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所以名馳帝闕皇上聞焉下勅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遠辭不獲免即而位之而立性質直榮辱

卿十

二十六

任緣不可威畏不可利動正氣雄逸道風齊肅愛敬調柔不容非濫至於治犯斷約不避強禦講導之所皆科道具或致資助有虧或不澆水護淨或分衛非法或威儀失常並不預聽徒自餘惰眠失時或後及法席並依眾式有罰無赦欲徒侶肅穆容止可觀開皇五年爲澤州刺史千金公請赴本鄉此則像法再弘桑梓重集親踈合慶何以加之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慙慙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于時勅

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乎家國上大悅勅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又以興善盛集法會寔繁雖有揚化終爲事約乃選天門之南大街之右東西衝要遊聽

不疲因置寺焉名爲淨影常居講說弘叙玄奧辯暢奔流吐納自深宣談曲盡於是四方投學七百餘人皆海內英華法輪前轍望京趣寺爲法道場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遽條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習成器相尋雖復

卿十

三十七

與諸德英名一期至於歸學師尋千里繼接者莫高於遠矣形長八尺五寸眼長三寸腰有九圍十三幅裙可爲常服登座振吼雷動蟄驚九愜羣望斯爲盛矣開皇十二年春下勅令知翻譯刊之辭義其年卒于淨影寺春

秋七十矣冕旒哀感爲之罷朝帝吁嗟曰國失二寶也時遠與李德林同月喪而故動帝心自遠括髮尋師本圖傳授周歷兩代化滿八方著疏屬詞彌綸終始承習開悟擢比塵連同範時朝得稱方駕初見病數日講堂上棟脊無故自折相顧颯然知必不損及大漸之日端坐正神相如入定侍人不覺其卒忽聞室有異香咸生疑怪屬之以續方悟氣盡昔在清化先養一鵝聽講爲務頻經寒暑遠入關後鵝在本寺棲宿廊廡晝夜嗚呼衆僧患之附使達京至淨影大門放之徑即嗚叫騰躍入遠房內爾後如前馴聽但聞法集鍾聲不問旦夕覆講豎義皆入堂伏聽僧徒梵散出戶翔鳴若值白黑布薩雖聞鍾召終不入聽時共異之若遠常途講解依法潛聽中

間汎及餘語便鳴翔而出如斯又經六載樂聽一時不虧後忽哀叫庭院不肯入堂自爾二旬遠便棄世又當終之日澤州本寺講堂衆柱及高座四脚一時同陷僉議以感通幽顯兩寺勒碑薛道衡製文虞世基書丁氏鏤之時號爲三絕初遠周聽大乘可六七載洞達深義神解更新每於鄴京法集豎難罕敵由此名冠遠近異論所推旣而勤業曉夕用心太苦遂成勞疾十五日內覺觀相續不得眠睡氣上心痛狀如刀切食弱形羸殆將欲絕憶昔林慮巡歷名山見諸禪府備蒙傳法遂學數息止心於境尅意尋繹經于半月便覺漸差少得眠息方知對治之良驗也因一夏學定甚得靜樂身心怡悅即以已證用問僧稠稠云此心住利根之境界也若善調攝

卿十

二十八

堪爲觀行遠每於講際至於定宗未嘗不讚
美禪那槃桓累旬信慮求之可得也自恨徇
於衆務無暇調心以爲失耳七夏在鄴創講
十地一舉榮問衆傾餘席自是長在講肆伏
聽千餘意存弘獎隨講出疏地持疏五卷十
地疏十卷華嚴疏七卷涅槃疏十卷維摩勝
鬘壽觀溫室等並勒爲卷部四字成句綱目
備舉文旨允當罕用擬倫又撰大乘義章十
四卷合二百四十九科分爲五聚謂教法義
法染淨雜也並陳綜義差始近終遠則佛法
綱要盡於此焉學者定宗不可不知也自遠
之通法也情趣慈心至於深文隱義每丁寧
頻復提撕其耳惟恨學者受之不速覽者聽
之不盡一無所惜也是以自於齊朝至于關
輔及畿外要荒所流章疏五十餘卷二千三

神十

三十九

百餘紙紙別九百四十五言四十年間曾無
痾疥傳持教道所在弘宣並皆成誦在心于
今未絕本住清化祖習涅槃寺衆百餘領徒
者三十並大唐之稱首也而遠勇於法義慈
於救生戒乘不緩偏行拯溺所得利養並供
學徒衣鉢之外片無留惜嘗製地持疏訖夢
登須彌山頂四顧周望但唯海水又見佛像
身色紫金在寶樹下北首而卧體有塵埃遠
初則禮敬後以衣拂周遍光淨覺罷謂所撰
文疏頗有順化之益故爲此徵耳又自說云
初作涅槃疏訖未敢依講發願乞相夢見自
手造塑七佛八菩薩像形並端峙還自續飾
所畫旣竟像皆次第起行末後一像彩畫將
了旁有一人來從索筆代遠成之覺後思曰
此相有流末世之境也乃廣開敷之信如夢

續高僧傳卷第九

戶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五 正紀十四人
附見六人

周益州謝西寺釋寶海傳一

隋益州龍淵寺釋智方傳二

荊州龍泉寺釋羅雲傳三

荊州等界寺釋法安傳四

襄州龍泉寺釋慧哲傳五 道襲洪哲
慧誓惠嵩

江表徐方中寺釋慧暄傳六

常州安國寺釋慧弼傳七

相州演空寺釋靈裕傳八

西京空觀道場釋慧藏傳九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智脫傳十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澄傳十一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道莊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法論傳十三

京師大興善道場釋僧粲傳十四 僧鷲
僧鳳

釋寶海姓龔巴西閬中人少出家有遠志承揚都佛法崇盛便決誓下峽既至金陵依雲法師聽習成實旁經諸席亟發清譽乃引衆別講徒屬兼多于時梁高重法自講涅槃命海論佛性義便昇論榻雖往返言晤而執鋤鉅香爐帝曰法師雖斷慳貪香爐非鋤不執海應聲曰陛下位居宸極帽簪非熏不戴帝大悅衆咸驚歎及後還蜀住謝寺大弘講肆武陵王紀作鎮井絡敬愛無已每就海宿請談玄理乃忘晝夜至旦王將盥手日影初出王曰日暉粉壁狀似城中風動利鈴方知寺裏其晨車蓋迎王馬復嘶鳴海曰遙看蓋動喜遇陳思忽聽馬鳴慶逢龍樹相與欣笑而

出王昇車謂御從曰聽海法師言詞令我盤桓而不能去其辯給無方爲此例也周氏跨躡梁益庸公鎮方彌加深敬越於恒伍時年八十謂門人法明日吾死至矣一無前慮但悲去後圖塔湮滅耳當露屍以遺鳥獸及建德之年果被除屏戶一今院宇荒毀唯餘一堂容像存焉

釋智方蜀川資中人其先東吳遠祖宦於西蜀遂乃家焉童稚出家止州郭龍淵寺輪法師所早與寶海周旋同往揚都雲法師講下而機辯爽利播名揚越每講商略詞義清雅泉飛故使士俗執紙抄撮者常數百人初講法華至塔品高妙遂序王釋義了乃曰何必昔佛國土有此高妙即揚都福地亦甚莊嚴至如彌天七級共日月爭光同泰九層與煙

霞競色方井則倒垂荷葉圓桶則側布蓮花似安住之居南類尼法之鎮北耳聞目見庶可聯衡錄得者秘以資歸益部嗚呼嗟歎爲驚絕故其語出成章狀如宿構寶海頻來擊難發其聲采故海問曰三變此方改穢成淨亦能變凡成聖不答曰化佛甚多狹故須廣凡聖自爾何勞改變又難若爾則六十小劫謂如食頃但是聖觀凡不能觀凡聖俱觀凡聖俱聖方笑曰高座何曾道此乃是自道自難耳海覺言失乃調曰三隅木斗何謂智方尋聲報曰瓦礫沔池戶一那稱寶海衆大笑而散及疾甚海恒來看慰乃謝曰智方不能攝養致此沉痾仰勞仁者數來垂問願生善處常與同遊俄而異香滿室中夜卒於益部年九十餘

釋羅雲姓邢氏南郡松滋人初從上明東寺出家志操所懷附叅成德承金陵道王索隱者若林遂輕千里遠追勝侶會揚都道朗盛業興皇乃傾首法筵鑽仰微列一乘四論大剖津途于時嘗命學徒括究幽隱雲年十六甫在幼冲銳志前驅問常無常義而容色無撓賓主綽然衆咸嘉賞朗乃以所服帔處衆贈之自此名稱踰遠所在傳之而樂法不窮如愚莫滯自朗遷後廣辭所聞又從福緣寺巨法師將酌遺逸巨縱解無遺任其鑽仰雲以三論奧義未被荆南二漳多阻誓當弘演有栖禪寺陟禪師定慧兼修注心開剖于時六合混壹三楚全盛衆若稻麻人多杞梓雲創還鄉寺乘此應機居端座爲請益之師吐清言爲住法之首總管宜陽公王世積詔使

舍人蕭子寶躬臨法席成誦德音有龍泉寺地隔囂塵心在閒曠乃居之五十餘年修葺棟宇常坐不卧領徒五百時呈翹楚煬帝承名有勅追入避迹鑿坏以病而退昔釋道安於上明東寺造堂七間曇翼後造五間連薨接棟橫列十二雲此堂中講四經三論各數十遍不於文外別有撰述皆心思口演冰釋理順故得空有兩忘教義雙舉時松滋有道士姓俞切枯者學冠李宗業該儒史常講莊老私用內經雲命門人慧成道勝曰彼道士蜂飛蟻聚掠牛盜法情實難容可傳吾旨摧彼邪蹤成等詣彼而坐道士曰人天交接兩得相見成曰脫珍御服著弊垢衣習近窮迷將開漸化時以爲名答成前呼俞爲先生俞瞋曰我非俗士那詔我爲先生成曰汝旣諱

喚先生請除先字還依舊姓名曰俞生所以
句句之中常銜俞生于時大衆欣笑無已道
士負慙折角雲奉執高尚雅鎮時俗迎送慶
弔一無預焉或負榮傲道者聞而往造及見
叅禮汗流心戰生緣在神山之下一夏居上
靜處思玄母日自賁登上供設有問其故答
曰即此爲報母之劬勞也昔朱粲寇擾荆南
寺多焚毀惟雲所造龍泉獨存以賊中總管
雲曾授戒所以尊師重法寺獲存焉雲兄弟
五人皆爲法師而雲最小神彩特達入室弟
子十人椿誥澄憩等傳道開化岷蜀江淮故
未序曆以隋大業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端
坐遷於寺房春秋七十五中書令岑文本製
碑沙門道願即雲之兄也學通大小名聞道
俗於上明東寺起重閣在安公驢廟臺北傳

戶一

五

云安公乘赤驢從上明往襄州檀溪一夕返
覆檢校兩寺并四層三所人今重之名爲驢
廟此廟即繫驢處也
釋法安姓田枝江人神彩俊越見稱童幼年
十八遊學金陵初聽成實後學中觀於興皇
座下十有餘年庶乎屢空智乎特秀三千學
侶獨標三絕之名形長八尺風儀挺特一也
解義窮深二也精進潔已三也時聽涅槃每
立異義令眾難之人雖巨眾無能屈者由是
聲聞楚越一時朗公知其穎拔令論義應命
構擊問領如響往復既久便止朗曰爾義窮
乎對曰義若恒沙何可盡也時學聞名安者
多目之爲沙安三論四經皆講製廣初章及
鹿角章等理致宏遠流傳江漢年過不惑迴
情在定更不談說時往成禪師所共論之道

逐磨心性動經晨夕而不暇僧食不飲濁漿
春秋六十五終於等界寺寺在斯州之上西
望沙州即劉虬注法華之地今經臺餘基尚
在焉

釋慧哲姓趙氏襄陽人識度弘朗業操清遠
出家已後南趣揚都會陳國文昌載隆三寶
僧正瓊公精理入神淨行純備微銜紫相世
號烏瓊帝尚重焉奉爲大僧正也監護法城
爲物依止陳氏王族歸戒所投自餘槐棘無
敢造者住建初寺禎明元年忽然坐逝葬樓
湖之山天子哀之以黃麾諸仗衛送墓所初
未終頃所住寺塔三日光現因而告終道俗
異焉時彭城寺寶瓊者善講說有風采形相
奇白世號白瓊事見別傳哲初參聽其講大
開今業聚徒講說屢發新聲以慧悟自矜頗

戶一

六

懷傲誕承興皇道朗神辯若劒罕有當鋒因
而從其言晤往復移時答對逾遠哲大異之
即從伏聽沉隱微密自然通解而威容自矜
動止懷法曾於行路忽遇雷雨霖注哲從容
如常不失規矩時雨瀉靴水安行達寺行步
庠序視瞻不眴轉身徐顧無妄乖越時人呼
爲象王哲也又善護根門節量口腹便利滌
沐罕有延濫所以召請俗舍信宿經時皆不
覩其流穢歎美增盛及講三論俊朗之響重
光先價引衆沂流屆于本邑住城西望楚山
光福禪房下龍泉寺常以弘法爲務涅槃三
論遞互相續學士三百餘人成器傳燈可有
五十即慧品法榮智嵩法同慧璿慧楞等是
也各領徒屬所在通化開皇十七年四月卒
于龍泉時年五十有九葬于西望山寺弟子

慧嵩等樹碑于本住沙門慧響製文響有奇才思力道壯爲總管薛道衡所重嵩有學聲多所遊貫令住京都頻揚講說時同邑有洪哲者統閒大小每開法肆以達解之望微近慧日故西楚傳號爲前後兩哲云

釋慧暉姓周氏其先家本汝南漢末分崩避

戶一

七

地江左小震是宅多歷年世今爲義興陽羨人也祖韶齊殿中將軍父覆梁長水校尉並偃仰衡門不求聞達優游卒歲易農而仕暉穎悟冥來挺操童幼鑽求六經略通大義蓋家教之常習非其好也年十八乃喟然歎曰服膺周孔以仁義爲先歸心黃老以虛無爲貴而往來生死出入塵勞乃域中之累業非出世之要道也旣發希有之志仍感非常之應夢見一塔累級五層畫彩莊嚴峩然峻峙

因而禮拜願昇此塔少選之頃俄上相輪當時身心快樂未曾有也於是將遊京邑途次朱方遇竹林寺詔法師雅相嗟賞乃依止出家爲十戒和上尋出都住甘露鼓寺進具已後從靜衆峰師受十誦律又聽龍光綽師成實自綽化往更採衆師屬意毗曇并八健度將欲並遊秘奧盡授普華還從龍光學士大僧都舒法師研精成論及舒沒故親受遺囑值梁室版蕩京寺荒殘乃裂裳杖錫來止南徐寔報地恩兼修法事陳武在田朱方歷試夙承高譽雅相欽重司空侯公次牧此州虛心頂戴永定三年侯公入輒乃請出都於白馬寺講涅槃經及成實論學徒雲結不遠千里揮汗鼓袂風雨生焉法筵之盛莫或斯擬天嘉二年學士寶持等二百七十人請講於

湘宮寺太建四年宣帝勅請徙講東安後主
昔在春坊丞經義集僧屬才辯雄遠特所濫
心及嗣寶位深惟敬仰至德元年下詔爲京
邑大僧都四年轉大僧正及天下混一來止
徐方緣會敷弘無替時序以開皇九年七月
十日遷神於中寺春秋七十有五其月二十
八日寔於鍾山之巖惟暝行業清高靈祇響
應神通感召不可思也昔在陳朝每年夏中
常請於樂遊苑爲陳氏七祖及揚都六廟諸
神發涅槃大品經並延神座俱在講筵所以
翠旌孔蓋羽服霓裳交亂人物驚神眩目而
往來迎送必降雲雨冥期無爽十有餘載常
於食後講前假寐偃息及講時將至輒見朱
衣人曰法師好起也陳領軍將軍任忠少爲
將帥雅好畋遊然宿植勝因善機將發庖厨

饗餼悉放奇光覩而恠之竊懷憂懼夜夢異
人來謂已曰如請東安講則所見必當無憂
旣而覺悟歡喜踊躍置罽繒繳一時焚燼仍
屈兩夏於府講說因此懺悔承持二經受不
殺戒故靈迹寔繁未陳萬一凡講成實玄義

六十三遍論文十五遍涅槃大品各二十餘
遍五十許年法事相接自餘衆部略而不載
菩薩戒弟子司空具明徹等公侯將相貴遊
朝士數千餘人難以勝記弟子智瑜等以音
儀永謝餘論將空非彼豐碑無陳聲實乃勒
銘于寺中菩薩戒弟子著作郎瑯琊王曹製
文云

釋慧弼姓蔣氏常州義興人也祖玄略以忠
孝登朝父元覲以才華待詔咸佩印綬並奏
絃歌季父元舉陳世功臣庭列鼓鐘路橫驂

駟車馬之客填階翠幄之賓盈席見弼青襟之年神爽咸異嗟曰此子若逢鳳德終爲王佐之才旣挺龍顧必有封侯之應弼情存出俗因而答曰無爲之貴可以娛情有待之煩徒勞人耳於即蔬素栖遲便思脫屣陳武龍飛大興元福永定二年躬紆袞冕爲剪周羅三衣什物一時通給乃伏業於惠殿寺領法師爲弟子領東南竹箭震澤風聲王族望僧塗香是屬弼親承雅訓聽受成實年登弱冠握錫淮海值寶梁明上盛弘新實天官晃公又敷心論遂窮神追討務盡教源所以六足八捷四真五聚明若指掌罔或有遺天嘉元年遊諸講肆旁求俊烈備見栢梁悟茅茨之陋頻上三休恨土階之鄙乃去小從大徙轍舊章聽紹隆哲公弘持四論纔經一悟功倍

常徒研味數旬精通玄極是知大智本行與日月而齊明名稱普聞將風雲而共遠然其神思沉鬱詞吐抑揚剪萬古之槃根朗百年之暗室浙左欽德更甚江東太建十年下勅於長城報德寺講涅槃法華瓶錫盈堂簪裾滿席質疑請道接踵成林稟戒承歸排肩如市莫不謂百步之香草或千年之聖人爰至哲公將乎大慚仍遣使者召還京室彎几麈尾經書義疏預是講儀一皆付囑欲令法輪不斷佛種相仍弼頂受遺令時滿六年敷演論經各盈十遍傳授之美後見伊人隋師伐罪陳運受終思報地恩言旋故里安國寺者陳武所營基址乃存房廡凋壞弼蒙犯霜露振錫揚煙廣率良朋願言修理故得寺宇光華門房儼麗故真觀法師製寺碑曰花塲錦

石更累平階夏藻秋蓮環莊疎塔月臨月殿
粉壁照於金波雲映雲臺畫梁承於玉葉是
也至於經像繕修鍾磬銘範其爲法利吁可
勝言以開皇十九年正月忽抱氣疾便覺彌
留至三月半午時從化春秋六十有二窆于
華陽之山學士慧方陪隨歲久義解鉤深堪
任傳燈咸以付囑乃立碑於寺云

釋靈裕俗姓趙定州鉅鹿曲陽人也年居童
幼異行感人每見儀像沙門必形心隨敬聞
屠殺聲相亦切愴曾懷致使鄉黨傳芳親緣
爲之止殺年登六歲便知受戒父母強之誓
心無毀尋授章本及以千文不盈晦朔書誦
俱了至於孝經論語纔讀文詞兼明注解由
是二親偏愛望嗣門風年七歲啓父出家父
以慧解夙成意宗繼世決誓不許唯令俗學

戶一

十一

專尋世務礙之道法裕私歎曰不得七歲出
家一生壞矣遂通覽群籍資於父兄並包括
異同深契幽蹟唯老莊及易未預承傳年十
五潛欲逃世會丁父艱便從世次苦由縈縛
杖而能起服畢厭俗心猛不敢辭母嘿往趙
郡應覺寺投明寶二禪師而出家焉其人亦
東川之標領也旣初染大法勅令誦經裕執
卷而誓曰我今將學必先要心三藏微言定
當窮旨終無處中下之流暨於儒釋兩教遍
須通曉也年始登冠聞惠光律師英猷鄴下
即往歸稟會已沒世纔經七日獨嗟無遇戒
約何依乃迴投憑師聽於地論荏苒法席終
于三年二十有二方進具戒還從明寶二德
求爲本師乃皆辟曰吾爲汝緣吾非汝師可
往勝上所也遂赴定州而受大戒即誦四分

僧祇二戒自寫其文八日之中書誦俱了有定州刺史侯景訪裕道行奏請度之隸入公名甚相器重後南遊漳滏於隱公所偏學四分隨聞尋記五夏行之又以地論初與慧光開悟之元匠流衍弘道道憑即光師之所親承憑光並有別傳裕依憑法席晨夜幽通發奇剖新者皆共推揖有齊宣帝盛弘釋典大統法上勢覆群英學者望風響附用津僥偉唯裕仗節專貞卓然不偶倫類但慮未聞所聞用爲翹結耳後上統深委高亮欽而敬之自此專業華嚴涅槃地論律部皆博尋舊解穿鑿新異唯大集般若觀經遺教等疏拔思曾襟非師講授又從安遊榮等三師聽雜心義蒿林二師學成實論功將一紀解貫二乘綱領有存皆備科舉而精爽弘瞻理相兼通

戶一

十二

曾與諸僧共談儒教旁有講席叅涉間聞兩聽同散竟以相聞覆述句義並無一遺由此鄴下擅名遐邇馳譽且而剛梗嚴毅守節自專至於都講覆述勵懷非任世供道望銷聲避隱有事不獲已者讓而受之夏居十二鄴京創講名節既著言令若新預聽歸依遂號爲裕菩薩也皆從受戒之三聚大法自此廣焉因以導物爲恒務矣意存綱領不在章句致有前後重解言義不同忘筌者會其宗歸循文者失其宏趣會齊后染患願講華嚴昭玄諸統舉裕以當法主四方一會雅爲稱先時有雄雞一頭常隨衆聽逮于講散乃大鳴高飛西南樹上經夜而終俄爾疾遂有瘳斯亦通感之明應也內官由是施袈裟三百領裕受而散之文宣之世立寺非一勅召德望

並處其中國俸所資隆重相架裕時鬱爲稱
首令住官寺乃固讓曰國意深重德非其人
幸以此利授堪受者其高謝榮時爲類若此
有善生法供則受而無憚其攝引陶化又若
此也故其所行藏不爲世情之所同測矣年

四十有七將隣知命便即澄一心想禪慮巖

十三

阿未盈炎溽范陽盧氏聞風遠請裕乘時弘

濟不滯行李便往赴焉至止講供常溢千人
聽徒嘉慶前後重疊後還鄴下與諸法師連
座談說齊安東王樓獻致敬諸僧次至裕前
不覺怖而流汗退問知其異度即奉爲戒師
寶山一寺裕之經始叡爲施主傾撤金具其
潛德感人又此類也周氏滅齊二教淪沒乃
潛形世壤衣以斬縗三升之布頭經麻帶如
喪考妣誓得佛法更始方襲舊儀引同侶二

十餘人居于聚落夜談正理晝讀俗書學既
探幽隨覽綴述各有部類名如後列時屬儉
歲糧粒無路造卜書一卷令占之取價日米
二升以爲恒調旣而言若知來疑者叢開得
米遂多裕曰先民有言舐蜜刃傷驗於今矣
索取卜書對衆焚之日別自往須臾獲價卷
席而歸所得食調及時將返用供同厄遂達
有年大隋運興載昌釋教裕德光先彥即預
搜揚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略創弘講會
延請諸僧並立節前標遺法明寄一期影響
千計盈門裕當元帝允副玄望有勅令立僧
官略乃舉爲都統因語略曰統都之德裕德
非其德統都之用裕用非其用旣其德用非
器事理難從僉謂捨於此人則薦失綱要後
更申請乃潛遊燕趙五年行化道振兩河開

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
言迷命報厄在咸陽初莫測其然也至于明
年文帝崇仰釋門遠訊髦彥皆云裕德覆時
望矣因下詔曰敬問相州大慈寺靈裕法師
朕遵崇三寶歸向情深恒願闡揚大乘護持
正法法師梵行精淳理義淵遠弘通聖教開
導輦輦道俗欽仰思作福田京師天下具瞻
四方輻湊故遠召法師共營功業宜知朕意
早入京也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
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
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時年七十有四
勅遣勞待令住興善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
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裕笑曰當相通
委何用云云遂表辭請還置言詳覈帝覽表
究情依即聽返僕射高穎等意存統重又表

請留帝即下勅令且住此裕曰一國之主義
無二言今復重留情所未可告門人曰王臣
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遙
敬故吾斟酌向背耳尋復三勅固邀裕確執
如上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
誠不可屈節乃勅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蘇威
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
代帝受戒懺罪并送綾錦衣服絹三百段助
營山寺御自注額可號靈泉資送優洽有逾
常准力步而歸達于本邑顧而言曰往返之
弊厄不亡乎由是勅問屢馳覲錫重沓稽疑
請決者不遠而至餐風沐道者復結于前矣
裕末又住演空寺相州治西秉操彌堅履行
逾肅帝聞之又下詔曰敬問演空寺大德靈
裕法師朕遵仰聖教重興三寶欲使生靈咸

蒙福力法師捨離塵俗投旨法門精誠若此
深副朕懷其爲國主思問如此類也及仁壽
中年分布舍利諸州起塔多有變瑞時人咸
嘉爲吉徵也裕聞而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
由雜白花白樹白塔白雲相現吉緣所爲凶
兆衆初不信之也俄而獻后文帝相次昇遐
一國素衣斯言有據相州刺史內陽公薛胄
所住堂礎忽變爲玉胄謂爲善徵也設齋慶
之裕曰斯瑠璃耳宜慎之誠之可懷之以福
胄不從其言後楊諒起逆事有相緣乃流之
邊裔追悔昔言不慎之晚矣又於寒陵山所
造九級浮圖仁壽末歲止營四層裕一旦急
催曰一切無常事有障絕通夜壘構將結八
重命令斷作僅得施座安櫬值晉陽事故生
民無措其手足裕命復懸於後載其先見之

明皆若此也於時鄴下昌言裕師將過世矣
道俗雲合同稟歸戒訪傳音之無從裕亦信
福命之云盡乃示誨善惡勵諸門人從覺不
念至第七日旦援筆制詩二首
初篇哀速終曰

今日坐高堂 明朝卧長棘 一生聊已竟

來報將何息

其二悲永殯曰

命斷辭人路 骸送鬼門前 從今一別後

更會幾何年

戶

至夜告侍者曰痛今在背吾將去矣至于三

十六

更忽覺異香滿室內外驚之裕靜慮口緣念
佛相繼達于明相奄終於演空寺焉春秋八
十有八即大業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也哀動
山寺即殯於寶山靈泉寺側起塔崇焉初裕

清貞潔已正氣雲霄器識堅明抗迹塵表師
資傳授斯寄得人身佩白光映照幽晦眇昧
高視瞻見遠近而奉禁自守杜絕世煩虔虔
附道克念齊聖母病綿篤追赴已終中路聞
之竟不親對嗟曰我來看母今何所看宜歸
鄴寺爲來生福耳其割略親愛如此之類至
於弘法軌模萬代宗轄志存遠大不偏偏授
故有單講雙時雅爲恒度略文對講生常不
經必有傳講要須延請供承顚仰方登法座
嘗有一處敷演將半因行遊觀乃近莊園顧
向其本緣云是講主所有裕曰弘法之始爲
遣過原惡業未傾清通焉在此講不可再也
宜即散之便執錫持衣徑辭而出講主曰法
師但講此業易除耳復未足憂之便借倩村
民犁具一時耕殺四十畝莊擬種穀田斯道

戶一

十七

俗相依言行無越一人而已其講悟也始微
終著聲氣雄遠辯對無滯言罕重宣或一字
盤桓動移數日或一止之中便銷數卷及至
後講更改前科增減出沒乘機顯晦致學者
疑焉裕曰此大士之宏規也豈可以恒情而
斷之故十夏初登而爲領袖傾敬或大德同
集間以謔情及裕之臨席無不肅然自持誼
開攸靜所以下座尼衆莫敢而叅而性剛威
爽服章麤弊貴達之與厮下承對一焉去來
自彼曾無迎送故通儒開士積疑情決藝術
異能抱策呈解皆頂受絕歎言不寫情可謂
坐鎮雅俗於斯人矣故鄴下諺曰行法師伏
道不伏俗裕法師道俗俱伏誠其應對無思
發言成論故也又營諸福業寺宇靈儀後於
寶山造石龕一所名爲金剛性力住持那羅

延窟面別鑄法滅之相山幽林竦言切事彰
每春遊山之僧皆往尋其文理讀者莫不歎
歎而持操矣其遺迹感人如此自前後行施
悲敬兼之袈裟爲惠出過千領疾苦所及醫
療繁多但得厚味先必奉僧身預倫伍片無
貯納講授之隙正面西方凡所涕唾返而咽
之一報無棄形不妄涉口不浮詞又畜訓誨
絕於呵捶乃至責問童稚誠約門人自述已
名彼號仁者苦言切斷聞者淚流自有師資
希附斯軌年登耳順養衆兩堂簡以未具異
室將撫言行有濫即令出衆非律所許寺法
不停女人尼衆誓不授戒及所住房由來禁
約不令登踐斯勵格後代之弘略也沙彌受
具和上德難故盡報不行自餘師證至時臨
衆若授以三聚則七衆備傳故使弘法之時

戶一

十八

方聽女衆入寺並後入先出直往無留致有
法席清嚴響傳寓內侍者供給不預沙彌僧
制澄正無論主客內惟護法外肅愍過身服
清修不御綾綺垂裙踝上四指衫袖僅與肘
齊祇支極長至脛而已設見衣制過度則處
衆割之故方裙正背大氊被褥皮革上色錢
寶等物並不入房何況身履而爲資具斯又
處儉之從教矣常服五條由來以布縱有繒
帛成施終以惠人祇支亦爾餘則弊納而已
世有激刺頗用以爲邀名者時或達之裕曰
吾聞君子爭名小人爭利復何辟乎或曰名
本利緣耳裕曰吾得利便失名矣又曰此乃
詐爲善相答曰猶勝真心爲罪也時人以爲
佳言其志行之儀可垂世範故傳者不漏其
節焉自年三十即存著述初造十地疏四卷

地持維摩般若疏各兩卷華嚴疏及旨歸合
九卷涅槃疏六卷大集疏八卷四分律疏五
卷大乘義章四卷勝鬘央掘壽觀仁王毗尼
母往生論上下生遺教等諸經各爲疏記成
實毗曇智論各抄五卷聖迹記兩卷佛法東

戶一

十九

行記衆經宗要譯經體式受菩薩戒法并戒
本首尾注華嚴等經論序大小乘同異論舍
利目連傳御衆法等各有聚類宗要可傳又
製安民論陶神論各十卷勸信釋宗論繫卵
成殺論字本七卷莊紀老綱式經兆緯相錄
醫決符禁法文斷水蟲序齊世三寶記滅法
記光師弟子十德記僧制寺誥十怨十志頌
齊亡消日頌觸事申情頌寺破報應記孝經
義記三行四去頌詩評并雜集等五十餘卷
久行於世言無華侈微涉古製略情取理者

久而味之又凡所授法意專行用有返斯趣
者告曰原聖人垂教教被行人人既不行還
同不學有違者驅出斯又重法成人者也觀
裕安民陶神二論意在傳燈惠流氓品篤識
高行此焉攸屬有黃龍沙門鄴中周聽經論
禪律罔不吞委行解相貫學者傳之將返燕
郡故來別裕乃致請曰願垂示一言要法所
謂即解即行而能長益沙門道行者裕曰必
如來言臨別相告後將首路裕曰經誥禪律
恐雜聖心高僧一傳即凡景行輒以相酬可
爲神用耳其人欣戴賁傳還鄉斯寔殷鑒物
表機悟有宗也又生常處衆必先端首說戒
羯磨無傳欲法諷諫之術聞者如流嘗於京
輦入淨影寺正值布薩徑坐堂中見遠公說
欲裕抗聲曰惠遠讀疏而云法事因緣衆僧

聽戒可是魔說合座驚起恠斥其言識者告
遠趨而詣堂裕曰聞仁弘法身令易傳凡
習尚欣聖禁寧准遠頂禮自誠銜泣受之由
是至終遠常赴集其生物信順皆若此焉自
東夏法流化儀異等至於立教施行取信千
載者裕其一矣

戶一

二十

釋慧藏姓郝氏趙國平棘人十一歲出家即
流聽視未登冠具屢講涅槃剖析深奇符契
文旨及律儀圓備更業毗尼行等明珠解逾
前建末聽智論十地華嚴般若等經論博見
之舉人誰肯推但深窮性體義難抑伏皆仰
謝高斷罕不師焉年登不惑乃潛于鵲山木
食山漿澄心玄奧研詳雖廣而以華嚴爲本
宗洞盡幽微未測邪正仰託聖助希示是非
登即夜降靈感空中聲言是是既聞斯告因

撰義疏躬自傳揚經預學流普皆餐揖齊主
武成降書邀請於太極殿開闡華嚴法侶雲
繁士族咸集時共榮之爲大觀之盛也自爾
專弘此部傳習彌布屬周毀經道剝迹人間
栖息煙霞保護承綱隋初開法即預出家講

散幽旨歸途開悟化自東川風行草偃行成
達義德以誘仁冰玉方心松筠等質故法雨
常流仁風普扇致使道俗慶其來蘇蒙心重
其開辨開皇七年文帝承敬德音遠遣徵請
蒲輪既降無爽綸言藏乘機立教利見大人
杖錫京輦仍即謁帝承明亟陳奧旨凡所陶
誘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有勅加之殊
禮故二紀之內四時不墜後以般若釋論群
唱者多至於契賞皆無與尚時有沙門智穩
僧朗法彥等並京室德望神慧峯起祖承舊

習希奉新文乃請開講金剛般若論藏氣截雲霞智隆時列將欲救拯焚溺卽而演之于時年屬秋方思力虛廓但控舉綱致標異新理統結詞義言無浮汎故稟益之徒恐其聲止皆崇而敬焉以大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于空觀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誠心曠濟累囑露骸弟子奉謹遺訣陳屍林麓掩骼修塔樹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前峯焉立銘表德鐫于塔後沙門明則爲製碑文見之別集

釋智脫俗姓蔡氏其先濟陽考城人也後因流宦故復爲江都郡人焉祖平齊新昌太守父遠珍梁北兗州司馬脫初誕之夕神光照室旬日之間枯泉自涌斯蓋智炬欲明法流將導之徵也然其幼而風儀穎秀氣調清遠

七歲出家爲鄴下穎法師弟子穎法侶鴛鴻釋門龍象華嚴十地冠絕漳流乃專經請道寸陰無棄宮牆重仞咸得其門久之又聽江都強師成實及毗曇論分流異孤濫觴必盡盤根錯節遊刃有餘卽於大眾便事覆講瀉瓶珠貫驗在于茲縑素嗟伏咸高神略時丹陽莊嚴寺燭法師成論之美名實騰涌遠近朝宗獨步江表脫乃服義下風思餐法味旣適金陵研機幽旨精統詞理馳譽兩都每宴居避喧清談玄論燭師深加賞讚稱爲重器及高座云亡三千咸在爰命門徒以相付囑及續敷義席常轉法輪興嚴之部於斯榮盛旣揖論主之知人又歎傳燈之弘教故雕琢門侶無輟於時衆侶百餘一期俊乂成其器者九十許人據此敷揚之功今古罕類也陳

至德中常請入內講說開悟亟動神機自鄱陽王伯山兄弟僕射王克中書王固等敬仰惟深並申北面隋祖留心法寶闡揚至教於岐陽宮建齋發講有詔於脫先昇寶座乃遣舍人崔君德宣旨曰昔獨步一方未足爲貴今爲四海論主始見英才於即發言抗論剖斷如流莫不緘口卷舌迴車復路見旒清耳屢動眸容群辟解頤日夜忘倦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脫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旣處齊衡功倍勵業日夕相係通盼諸部而標勇無前出言成論鼓激支派深有會宗故道場英賢學門崇仰而脫雅爲論士衆所推焉後隋帝入京住日嚴寺遣學士諸葛穎賞教書請講於即奉命成化宣譽天朝自江南成實並述義章至於論文曾

戶

三

無顧涉脫憤激先達創開其論命筆制疏消散有聞更使德溢由來重新其美自帝居望苑大緝玄猷以脫譽動物情下令使修論疏素已條貫卷帙將成乃結爲四十卷尋用奏聞及獻后旣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十許人承明內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淨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沙門吉藏命章元座詞鋒奮發掩蓋玄儒道俗翕然莫不傾首脫以同法相讓未得盡言藏乃顯德自矜微相指斥文至三解脫門脫問曰三解脫門以何箭射藏曰未解彎弧何論放箭脫即引據徵勘超拔新奇遂使投解莫從處坐緘默殿下乃分品量德依位演之旣預席端便盡宵臆仍令與道莊法師遽昇高座共談玄理實主無竭貴達咸欣副后嗟味載形音旨頻遣

庶子張衡殷勤稱叙曰法師碩學鉤深古今罕例仰觀談說稱實不虛覽所撰論疏光溢心目可更造淨名疏及大小名教便給書吏尋錄勒成釋二乘名教四卷淨名疏十卷常自披翫又遣畫工圖其形於寶臺供養每雕輦來儀未嘗不鞠躬致敬瞻仰遺塵有若真對初梁代琰法師撰成論玄義十七卷文詞繁富難於尋閱學者相傳莫敢刪正脫乃研詳領要演暢惟新理在忘筌義深功倍卷軸因舊宗旨不殊當世盛行無不欣慶斯可謂懸鏡拂而逾明寶珠瑩而加彩是也仁壽末年龍飛之始以脫夙昔敦厚情在深衷賜帛四百段用隆厥德也大業元年隨駕洛邑二年暮冬見身有疾自強不息猶事法筵三年正月九日弟子智翔智傳侍疾忽有異香滿

室赤光照牖即夜香水盥嗽遺疏周悉端坐正念以至無常時年六十有七乘輿震悼賻贈優厚勅施物三百段喪事所須隨用供給又勅黃門侍郎張衡監護自脫之傳道也聲辯清徹衆莫之誼標宗控引咸有聯類章疏雖古陳解若新每至隱枯必重疊研覆預在講肆永祛昏漠求文檢義功不虛延自見弘誘而成濟者罕繼斯塵矣初脫每開講題必夢與優填瑞像齊立豈非住持三寶功用均也又諸有疑義皆所未了輒見梵僧隨方解釋未亡之前夢一童子手執蓮花云天帝釋遣來請講臨終之日又見此相觀其容思通微名高宇內妙感靈應夫豈徒然凡講大品涅槃淨名思益各三十許遍成論玄文各五十遍傳業學士惠詮道灌詮聲德雙揚灌立

履貞梗各踵敷弘知名當世又以其年二月二十五日式建方墳於洛陽縣金谷里之北邙山樹碑于側其文隨秘書郎會稽虞世南撰大業中年脫之亡後昔與藏公素情不狎乃託形於病僧惠旻具述前緣藏聞而見之與共論議傾心盡禮領託舊情故幽明不墜其緒云

二十五

釋法澄吳郡人少機警善談論文章書史頗皆綜涉初從興皇朗公講釋三論至於教旨乖競者皆條理而通暢焉末聚徒立講於江都開善寺常聽二百餘僧化洽吳楚傳譽淮海負表相趨日增位席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安時悟物弘道無絕仁壽三年奉命開壤居于日嚴廣流視聽憲章新致披講智論聲望彌重京師碩學咸謁問之煬帝徙駕東

都定鼎伊洛從出淆右因疾而終時年七十餘矣

釋道莊揚州建業人遊踐經史聽習玄論皆會其標詣而儀止弘雅立性滔然故少爲同倫所尚初聽彭城寺瓊法師稟受成實宗匠師表門學所推瓊後年疾相侵將欲傳緒通召學徒宗猷顧命衆咸揖讓於莊允當遺寄瓊曰莊公學業優奧誠如弘選理副諸望用光於後然其首大足小終無後成恐其徒轍餘宗耳遂不行衆議莊後果鄙小乘歸崇大法從興皇朗法師聽酌四論一聞神悟挺慧孤超後入內道場時聲法鼓一寺榮望無不預筵諮謁前疑披解無滯年德旣富皆敬而推焉帝昔處蕃致書禮問詩論嘉篇每令和繼詞彩豐逸屢動人心末又追入京師住日

嚴寺頻蒙謁見訓抗新叙引處宮闈令其講授言悟清華玄儒總萃皆歎其博要也晚出曲池日嚴本室又講法華直叙綱致不存文句著疏三卷皆風骨雅趣師者衆焉煬帝初臨以莊留連夙顧道味所流賜帛五百段氈三十領隨駕東指因疾而卒於洛陽時年八十一矣即大業之初也有集數十卷多在淮南少流北壤

釋法論姓孟氏南郡人初住荊州天皇寺博通內外詞理鋒挺隱淪青溪之覆舟山味重成實研洞文彩談叙之暇命筆題篇梁明帝重其雅素厚禮徵召而性在虛閑不流世供葛屨蒲服用卒生年隋煬在蕃遠聞令德召入道場晨夕賞對王有新文頌集皆共詢謀處俗傳揚亟移歲序後入京輦住日嚴寺文

帝時幸仁壽論往謁見特蒙接對躬事展禮帝美其清悟爲設淨饌於大寶殿論即在座上詩叙談帝德宮觀宏麗今古高祖重加歎賞及晉王之處春坊優禮彌厚中使慰沃啓疏相尋大業元年將移東闕下勅賜千秋樹皮袈裟一領帛五百段氈四十領皇后賜狐腋皮坐褥及法服等物故其道望帝后感供之隆爲類此也因隨駕至洛不久而終時年七十八矣皇上哀悼賻贈有嘉仍勅所在傳送葬于荊楚自論爰初莅法崇尚文府雖外涉玄儒而內弘佛教所以綴采篇什皆叙釋風當即續叙名僧將成卷袞未就而卒本遂不行顧惟高德有墜者衆有別集八卷行世釋僧粲姓孫氏汴州陳留人也幼年尚道遊學爲務河北江南東西關隴觸地皆履靡不

通經故涉歷三國備齊陳周諸有法律無有
虛踐工難問善博尋調逸古今風微遐邇自
號爲三國論師機譎動人是所長也開皇十
年迎入帝里勅住興善頻經寺任緝諧法衆
治績著聲至十七年下勅補爲二十五衆第

一摩訶衍匠故著十種大乘論一通二平三
逆四順五接六挫七迷八夢九相即十中道
並據量經論大開軌轍亦初學之巧便也仍
於總化寺敷通此論以攝學衆又著十地論
兩卷窮討幽致散決積疑仁壽二年文帝下
勅置塔諸州所司量遣大德多非慕齒蔡欲
開闡佛種廣布皇風躬率同倫洪遵律師等
叅預使任及將發京輦面別帝庭天子親授
靈骨慰問優渥蔡曰陛下屬當佛寄弘演聖
蹤蔡等仰會慈明不勝欣幸豈以朽老用辭

朝望帝大悅曰法師等豈不以欲還鄉壤親
事弘化宜令所司備禮各送本州蔡因奉勅
送舍利于汴州福廣寺初達公館異香滿院
充塞如煙及將下塔還動香氣如前蓬勃又
放青光映覆寶帳寺有舍利亦放青光與今

送者光色相糺又現赤光當佛殿上可高五
尺復現青赤雜光在寺門上三色交映良久
乃沒蔡具表聞詳于別傳仁壽年末又勅置
塔於滑州修德寺初停館宇夜放黃光遍滿
一室千人同見後放五色食頃方滅自爾求
者輒現不可殫言及至塔寺夜別放光乃照
一寺與晝無別有趙威德者患目積年蒙照
平復當下塔日又放光明塔上空雲五色間
錯或如賢聖仙人龍鳳林樹等像峙于雲內
數萬士女嗟詠成音前後徃使皆感靈瑞文

帝歎重更加敬仰時李宗有道士褚揉者鄉本江表陳破入京既處玄都道左之望探微辨析妙擬三玄學勘宗師情無推尚每講莊老粲必聽臨或以義求或以機責隨揉聲相即勢沉浮注辯若懸泉起轉如風卷故王公大人莫不解頤撫髀訝斯權變嘗下勅令揉講老經公卿畢至唯沙門不許預坐粲聞之不忍其術乃率其門人十餘攜以行床徑至館所防衛嚴設都無畏憚直入講會人不敢遮揉序王將了都無命及粲因其不命抗言激刺詞若俳諧義寔張詮既無以通講席因散群僚以事聞上帝曰朕之福也得與之同時隋齊王暕見禮下筵欽茲歎咽常欲見其談說故致於法會有沙門吉藏者神辯飛玄望重當世王每懷摧削將傾折之以大業五

戶

十九

年於西京本第盛引論士三十餘人令藏登座咸承群難時衆以爲榮會也皆參預焉粲爲論士英華命章標問義筵聽者謂藏無以酬及牒難接解謂粲無以嗣往還抗叙四十餘翻藏猶開析不滯王止之更令次座接難義聲纔卷粲又續前難勢更延累問還得三十翻終于下座莫不齊爾時人異藏通瞻坐制勅敵重粲繼接他詞慧發鋒挺從午至夕無何而退王起執粲手而謝曰名不虛稱見之今日矣躬奉塵尾什物用顯其辯功焉而行攝專貞不貪華望及禪定鬱起名德待之道行既隆最初勅命粲以高位厚味沉累者多苦絳不就以大業九年卒於興善春秋八十有五弟子僧鸞僧鳳並以繼軌馳名鸞本姓王名爲大業八歲通禮十歲講傳於江

都風有驚俗之譽及投簪佛種經論有聞隋
末返俗唐初出仕位至給事中鳳有別傳自
光徽績

續高僧傳卷第九

音釋

燾徒到湊汪湖切 杞梓杞祛已切梓將九
 適健也 飪秋切 肱況切 調況切 掇採也括切 窆驗
 棺也 饕餮饕餮於恭切饕餮曰饕餮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兔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切翻車網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罍罍也
 苦怪切 湊扶肅切 經徒結切 睥思季切 邢干
 土也 湊扶肅切 經徒結切 睥思季切 邢干
 傳子損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

戶二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六 正傳十七人
附見五人

隋彭城崇聖道場釋靖嵩傳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靖玄傳二 弟子明則

襄陽沙門釋智潤傳三

吳郡虎丘山釋智聚傳四

丹陽攝山釋慧曠傳五

丹陽仁孝道場釋智琳傳六

西京寶刹道場釋淨願傳七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凝傳八 靈覺道卓

西京真寂道場釋法彥傳九

西京海覺道場釋法總傳十

西京大興善道場釋僧曇傳十一 慧重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璨傳十二

西京勝光道場釋法瓚傳十三

西京淨影道場釋寶儒傳十四

西京光明道場釋慧最傳十五

西京禪定道場釋僧朗傳十六

西京淨影道場釋慧暢傳十七 溫僧

釋靖嵩俗姓張涿郡固安人幼抱貞幹在物不群迫以俗塵期之道務十五出家有同學靖融早達經論通該小大尤究雜心每以佛宗深要曲流委示嵩神氣俊越聰悟天機隨覽義門履疎陶練重以心計不測返以問融融無以對也乃告曰卿稚齒未學徹悟若斯可往京鄴必成濟器及登冠受具南遊漳輦屬高齊之盛佛教中興都下大寺略計四千見住僧尼僅將八萬講席相拒二百有餘在衆常聽出過一萬故寓內英傑咸歸歆那有

太學寺融智法師大齊國統法上之神足也
解貫衆師道光二藏學徒五百負袈摩肩常
講涅槃及十地論嵩聞之乃投誠焉北面從
範攻研數載隨聞覆述每擊奇致於即學徒
舉目相與推師又以行要肇基必先戒約乃
詣雲暉二律師所博求明誨涉門二載薄鏡
宗條唯有小乘未遑詳閱遂從道猷法誕二
大論主面受成雜兩宗諮諏幽奧纂習餘烈
數百僧徒各啓龍門人分鳳翼及嵩之位席
上經五遍旁探婆沙迦延舍利弗等妙通文
理屢動恒神便又博觀衆經師模論道勢傾
八位詞號四飛獨步河山舟航三藏憑附叅
請智光時傑齊瑯琊王深相器重弘扇風猷
每於肇春廣延學侶大集鄴都特開法座奉
嵩爲法主進勵學徒因爾導悟成津彌逢涼

燠傳芳接武響譽東河俄屬周武屏除釋門
離潰遂與同學法貴靈侶等三百餘僧自北
徂南達于江左陳宣帝遠揖德音承風迎引
令侍中袁憲至京口城禮接登岸帝又使駙
馬蔡凝宣勅云至人爲法以身許道法師等
善明治亂歸寄有叙可謂懷道正士深可嘉
之宜於都郭大寺安置所司供給務令周洽
仍令推薦義學長者即弘像教時建業僧正
令嵩貴二人對弘小論神理流暢瞻勇當時
學侶相延數過五百畧漏分業茂績新奇有
天竺三藏厥號親依賁攝舍二論遠化邊服
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
云譯布講授無聞唯嵩獨拔玄心翫味茲典
纔有講隙便詣沙門法泰諮決疑義數年之
中精融二部自佛性中邊無相唯識異執等

論四十餘部皆總其綱要部會區分隋高麗清百越文軌大同開皇十年勅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爰初沐化未日知津嵩與靈侶等二百許僧聞機乘濟俱還江北行達餘方盛開講肆上柱國徐州總管乙符令和率其所部同延住前京兆王寺具狀聞奏有勅給額爲崇聖寺焉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嵩學資真諦義寔天親思逸言前韻高傳後大乘極旨於是乎通自此領匠九州垂章四海撰攝論疏六卷雜心疏五卷又撰九識三藏三聚戒二生死等玄義並流于世爲時所宗隋文封禪岱宗鑾駕齊魯關中義學因從過于徐邦詣嵩法肆伏膺受業由此門徒擁盛章疏大行隋

煬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勅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內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脫如何返以事業累乎吾曾遊兩都屢逢播蕩弊此勞役耳恒每清素自潔私立道場日加禮誦修諸淨業講導相續策衆六時精苦已來垂三十載然其扣頭手膝按地之所悉成軌跡狀若人模其景行微明爲若此也自有論師多迷行旨而嵩奉遵法度初不墜淪常遇天雨澡罐在庭恐傷他性令淨人知舉方自從用同諸學士咸敬憚其知量焉加以性愛文藻時攜詩頌重複嘉尚林泉每登踐陟子史篆隸模楷于今世論劇談頗有承緒忽以大業十年遘疾卒于本寺春秋七十有八光祿大夫彭城道留守順

政公董純與部內道俗殞于神臯之原益州道基昔預末筵餐風飲德悼流魂之安放悲墳隧之荒侵爲之行狀廣於世矣

釋靜玄姓趙氏天水人也識度淹弘清鑒懸遠七歲任郡學生勤閱三冬藝該六典皇隋肇運便業李張名預黃巾身同觀宇呼及沈瀝吐納陰沉每思五千道德良非造真七誠超昇本爲浮詭乃捨其中褐服此伽藍澄練一心專宗經部時年在息慈頻登法匠華夷欽仰緇素屬目受具已後聲勢轉高遂使化靡隴西扇榮河洛以秦涼荒要佛法澆移將欲結其頽綱布此遺僧具列正法要務奏上文皇蒙勅允述綸言獎拔登下河右頒條依用元德太子籍甚芳猷翹想欽揖爰降令旨遠召京華玄遂恭承嘉惠來翔帝宇有令於

戶二

五

大興善道場盛弘法會飛軒鳴玉杖錫挈瓶總萃觀風德音通被縱遠論體舒散疑蹤能使難者由門解宣盡力時祭法師居坐謂曰自河涼義侶則道朗擅其名公歷至今爾其接軫代不可削斯人在斯由此顯譽京師綽然高步會高祖昇遐鬱興禪定遂應詔住焉常轉梵輪弘匠非少大業七年正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春秋四十有三初玄生平言論慈悲爲主每許遺骸棄之林野有天水同侶沙門慧嚴追想昔言送屍山麓肌肉已盡便鵠聚遺身構茲塋塔於終南龍池寺之西岑樹銘塔所用旌厥德沙門明則爲文則本冀人通玄儒有才慧訥言敏行尤所承統文藻雖馳時未之賞乃制覺觀寺碑物亦不悟僕射楊素見而奇之由斯一顧方高聲問奏住

仁壽宮三善寺東都譯經又召入館專知綴
緝隋末卒於所住有集行世薛道衡每曰則
公之文屢發新彩英英獨照其爲時賢所尚
也如此矣

釋智潤不詳姓氏襄陽人也無師獨悟自然
猷世周章邑野借訪出道承鄴下盛宗佛法
十統鬱興令響滂流洋溢天壤潤不勝其喜
踊躍不安年始二十便趨遠詣會遵統開弘
十地即從服業經未越序頻參覆論河北夙
少望塵許焉晚學華嚴涅槃咸增榮顯又聽
光統四分領受文言兼習小論具辯通塞時
號博瞻數有加之又聞江表大弘三論既是
本願不遠而歸正值長干辯公當塗首唱預
從聽受一悟欣然文義重深遂多時載後還
漢陰鎮常講導化行江漢善生道俗大業初

戶二

六

建延住慧日該富之量更溢由來會征遼左
求功岳瀆勑潤岷蜀祭禱江神還至西京因
疾而化卒于禪定寺時年七十有五即大業
十年矣

釋智聚姓朱氏住蘇州虎丘東山寺神氣清
遠彰於襁褓深猷籠樊樂希寥廓初投武丘
胤法師胤道藝之重羽儀當世聚分陰無怠
請益深旨有同郡顧希憑會稽謝峻岳義府
經肆東南之美並欽高德同揖清風由是儒
釋通弘真俗具舉官牆重仍允得其門纔踰
弱冠便弘講說莊嚴矚師新實一宗鷹揚萬
代遂伏膺諮質百舍非遠斐發既精疑滯咸
析汝南周弘正博通內外鑒賞人倫常歎嘉
之以爲釋門之瑚璉也陳鄱陽王伯山新安
王伯周新蔡王叔齊並降貴慕道延請敷說

至德二年奉勅於太極殿講金光明天子親臨法席具僚咸在故能瀉此懸河振斯木鐸疊疊奇韻超超入神或有捷徑小道互持邪論莫不迴車杜口改心易業人主歎賞稱善久之至德三年丁外憂泣血銜哀殆將毀滅

七

子之貴作牧淮海乃降教書至山延曰弟子下車舊楚亟改炎涼逃聽清規其來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歷年所道風勝氣獨擅當今故以德冠林遠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迷獨步江東何甚之美未獲稽疑下筵餐承高義杼軸之勞載盈懷抱據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鷺之濤風煙相接必願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乃固辭以疾事不獲從引藉平臺深加敬禮頻遣使人請弘大教惟聚志達人世心逸江湖詞翰懇惻固求東返王亦弘以塵外得遂宿心資給所須將送甚重於是接浙晨征還居山寺現疾浹旬而神用無爽以大業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終於本住容貌若存頂暖身柔皆如平日聞諸前記乃感果之徵也春秋七十有二即以其年十二月窆

八

于山之南嶺惟聚性託夷遠杳情間澹等懷
遇物弘量居心楚越拘情得喪兼遺方寸之
地悠然罕測美風姿善談笑流連賞悟見者
忘返加以樂說忘疲總持無失講大品涅槃
法華等各二十遍單經適務者罕得記焉又

居身清儉不在飾玩衣鉢已外隨用檀捨方
丈之內虛空蕭然机榻之間文疏而已故能
道盛一時名重當世其所造丈八盧舍那無
量壽荊州瑞像於寺供養并起澗西佛殿二
所迴廊周遍具二莊嚴弟子道恭猶子道順

德惟上首業盛傳燈咸樹高碑用旌景行秘

書虞世南爲文

釋慧曠俗姓曹氏譙國人也其後別派今爲
襄陽人焉祖亮宗梁給事黃門侍郎衛尉卿
父藹直閣將軍曠秀氣標於弱歲天然孝敬

率性高廉十二出家事江陵寶光寺澄法師
祇勤儀訓肅奉惟達發明幽旨頗超群輩後
辭明帝渚宮問道王圻居律行寺聽彭城講
玄關斯闢大義已通將事隨方轉相弘教乃
與宗愷准韻諸師俱值真諦受攝大乘唯識

等論金鼓光明等經俄而真諦涅槃法朋彫
徙乃共同學僧宗俱栖匡岫分時敷說法化
彌隆州宰鄱陽長沙二王俱敦師資之敬後
於湘郢二州累載弘道雖親覺久忘而地恩
待報以陳至德元年言旋舊邑即隋開皇之

三年也於遍覺道場傳經引化曠既律行嚴

精義門綜博道俗具瞻綱維是寄統掌八載
攝是焉迴後又奉勅移居興國寺任攸委絲
綸再降香蘇屢錫秦孝王帝子之尊建庵襄
汙聞風行德親奉歸戒場帝纂曆當符尊賢

味道爰降王人延居輦轂道次江陽辟疾不見
蒙勅丹陽栖霞山寺以事治養又素協性
松筠輔神泉石賞狎旣并纏痾用弭於栖霞
法堂更敷大論新聞舊學各譚勝解且歸善
禪房本栖玄精舍竟陵文宣之餘迹禪師慧
曉之遺風鏡潭月樹之奇雲閣山堂之妙曾
事遊處遂有終焉之志後攜子弟徙而憩之
崖谷泯人世之心煙霞賞高蹈之域其有懷
真慕義者復萃於斯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十
六日終于寺房春秋八十頂煖淹時手屈二
指斯又上生得道之符也以其月二十日窆
于寺之西山弟子等樹碑紀德常州沙門法
宣爲文

黨處士卞詮擅名當世年在幼學服膺請業
禮易莊老悉窮幽致詮嘉其早慧命曰希世
神童也逮于德壯超然離俗即事仁孝寺沙
門法敦遵就養之儀稟息慈之戒蔬餐苦節
篤志熏修法華維摩受持成誦屬以敦公告
逝戒品未圓乃高步上京更崇師轍依止東
安寺大僧正暉法師旣其力生有奉尸羅乃
具爰稟成論兼習毗尼旣洽聞持將弘傳授
瞻言鄉縣思報地恩以陳太建十年旋于舊
里南徐州刺史蕭摩訶深加禮異爰請敷說
於是鬱居宗匠盛轉法輪受業求聞寔繁有
衆至十一年下勅爲曲阿僧正至德二年勅
補徐州僧都稱道攸歸諒由德舉開皇十六
年潤州刺史李海游屈爲斷事綱維是寄允
當僉屬所居仁孝寺者梁故征西諮議郟僧

紹捨宅所造殿堂肇構亂離遘及琳乃嗣興梓匠爰加藻飾輪奐弘敞實有力焉前後造中人像五區夾紵像一區神儀顯曜相好嚴挺又於育王山頂造五層塼塔擬夫八萬同時一期高妙講大品法華淨名金鼓各有其遍所度弟子千有餘人常想趣道津要莫尚禪那以招隱伽藍俗外塵表山房間寂茂林幽邃終焉之所有志栖焉迫以緣礙弗之果也然其溫嚴自持誨引無倦財玩靡積隨行給濟威容感物信爲道門之傑矣以大業九年五月六日跣趺合掌終於仁孝之東房春秋七十先是五月初有清信士劉正勤請講彌勒琳喻以無常初未之許至是果終信哉知命及將大漸誠諸弟子尸陀林者常所願言吾謝世後無違此志沙門智鏗等謹遵遺

戶二

十一

言以其月十一日遷于育王之山時屬流金林多驚獸始乎仲夏暨是杪秋膏體儼然曾無損異道俗嗟賞歎未曾有又以其年閏九月八日於招隱東山式構方墳言遵卜兆全身舍利即窆山龕方俗並臻同門畢至涕泣撫心盈山響谷乃樹碑於寺之門右其文江陽介士蔡瓌所製
釋淨願未詳其氏代州人也三十出家博聞強記推覈經論夙有成規遠爲諸學之所先仰創進大戒專師律部既越立年彌隆盛業以旦達曙翹精固習觀採五遍便就講說初以其壯室入道人多輕侮試聽其談說矚其文理清洞開散片無擁滯各投心位席莫不致敬願連講四分接承十遍又聽十地華嚴及諸小論末師准攝論綱紐章句並通了談

對課以篤形有續注聖言依解製節廣流章
疏晚入京輔採略未聞雖經懷抱無一新術
時未測其通照也住于寶刹寺中潛其容藝
後因法集願欲矜其名采次當堅義意存五
陰便登座而立衆以其非倫皆寂無言論良
久緘默願俯視衆曰堅義已久如何不有問
乎衆曰堅何等義乃邀問耶願曰名相久矣
衆自不知諸德坐席口傳余則色心俱立便
安然處座氣勇如雲自述曰計未勞止此且
修人事耳時以爲矯異露潔也及難擊往還
對答雲雨皆先定其番數後隨數盡言開塞
任於當時邪正由其通滯或重疑積難由來
不決者而能詮達其理釋然新暢於即預是
聰慧歸蹤者多遂移就寶昌四序恒接草堂
土埕以此敷弘正時攝論晚夜雜心或統解

十二

十二

涅槃或判銷四分無擇餘暇軌範後賢凡所
開言並乖舊解制疏出後更不重看臨講呼
喚皆衷規矩其洽聞不忘世罕加焉至如舍
利毗曇文旨重隱讀者猶難況通其義願執
卷披文泠然洞盡乃造疏十卷文極該贍會
文帝造塔勅遣送舍利于潭州之麓山寺初
至州治度湘西岸將及山所忽有奇鳥數萬
爲群五色相翻飛浮水上行次向船似如迎
引及至舍利還飛向前往還迅速衆莫不恠
及登岸上鳥便行望相從飛空同至塔所識
者以爲山神眷屬之變像故也願以瑞聞帝
大嗟賞而教授爲務六時禮悔初儀不怠敬
慎法律如聞奉用自見法匠多略戒宗並由
虧信而重所學故也今願兼而美之獨覺澆
世可謂明人護戒於是乎得矣京邑擅名初

皆欽羨及見其談講經術並憲章先達改正
文議封言者衆不勝品藻皆滯其恒習聽者
不滿十人又以言令卓絕非造心者所覲故
不爲晚進所入及大業初歲辯相法師追入
慧日見徒一百並識知津皆委於願自此如

十二

十三

常開悟衆倍前聞更相擊贊令響彌遠四方
因造日就義筵皆聞所未聞欣至難義至於
分暢深伏標舉綱門坐者不覺離席膝前皆
美其義彩之英拔也相仍一歲奄就無常春
秋六十有餘即大業五年五月也然願有博
見之長而寡於福業驗乎從學屯盛便喪豈
不然耶旣而舍利毗曇竟未披講疏又失落
後代絕通又可悲之深矣

釋智凝不詳姓族豫州人年小出家積傳師
習經目不忘並貫懷抱所誦衆經數十萬言

須臾便引誦未嘗溫故及進具後日聲清望
群宗遙指恐無後成凝聞之歎曰俗尚朝聞
不懷夕死出世道要何累厚生遂往彭城嵩
公仰諮攝論幽神外動正義斯臨心若舊聞
再無重請初筵纔訖第二勝相顧諸徒曰攝
論綱旨都可見矣餘文無暇更聽便欲制疏
往辭於嵩嵩曰後生標領爾並驅耶恨功未
後通恐乖僻耳凝曰蒙法師開明大照舉例
可知失在支許故無所慮便拜首別焉時以
爲誇誕未之欣尚也及著疏旣了剖決詞宗
依而講解聲望轉盛後赴京輦居于辯才引
衆常講亟傳微緒隋文法盛屢興殿會名達
之僧多叅勝集唯凝一人領徒弘法至於世
利曾不顧眄所以學侶成德實異同倫後住
禪定猶宗舊習大業年中卒於住寺春秋四

十有八初凝傳法關東無心京講有明及法師者攝論嘉名宗績相師凝當其緒年事衰頓仍令學士延凝既達相見一無餘迷但問云梨耶識滅不凝曰滅矣及乃勇身起坐撫掌大慶不久而卒凝因承及緒故學者不移其宗兼行潔清嚴風霜不變六時自課福智十二無歇故辯才一寺躬事修營汲灌樹植平坦僧院初無有關長打將了便就元席說法既竟還依福事章疏之務手不執文隨時扣寂對至鍾鼓或一宿施會齋及百千或一時外食賤兼金帛皆曾無別念志存授法故所在傳嗣矣有道士靈覺道卓並蜀土名僧依承慧解擅迹京室晚還益部弘贊厥宗故岷絡攝論由之而長矣釋法彥姓張寓居洛州早歲出家志隆大法

而聰明振響冠達齊倫雖三藏並通偏以大論馳美遊涉法會莫敢抗言故齊周及隋京國通懼皆畏其神爽英拔也故得彥所造言賓主兼善使夫妙義精致出言傳旨齊公高穎訪道遐方知彥聲績乃迎至京邑雖復智亮冒於當時而謙素形于聲色所以新故挾情有增陵勃者彥奉而敬之不以年齒相顧由是識者彌愛而珍重焉有法侃法師本住江表被召入關彼方大德淵法師者正法高傑義學所推語侃曰天地雖廣識達者稀十五晚學之秀法彥一人可與論理餘則云云從他取悟耳及侃至京相見方知淵之遠鑒也開皇十六年下勅以彥爲大論衆主住真寂寺鎮長引化仁壽造塔復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勅送于沂州善應寺掘基深丈乃得金

沙濤汰成純凡二升許光耀奪目又感黃牛自至塔前屈膝前足兩拜而止迴身又禮文帝比景象一拜及入石函三萬許人並見天雲五色長十餘丈闊三四丈四繞白雲狀如羅綺正當基上空自午及未方乃歇滅滅後復降五色雲從四方來狀同前瑞又感玄鶴五頭從西北來迴旋塔上乃經四度去復還來復感白鶴於上徘徊久之乃逝又感五色蛇屈盤函外長可三尺頭向舍利驚終不怖如此數度刺史鄭善果表曰臣聞敬天育物則乾象著其能順地養民則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祗躬弗懈休氣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錫方知天時人事影響若神伏惟陛下秉圖揖讓受命君臨區宇無塵聲教盡一含弘光大慈愍無邊天佛垂鑒降茲榮瑞

掘基六處並得異砂炫耀相輝俱同金寶牛爲禮拜太古未經雲騰五色於今方見又感蛇形雜彩盤旋塔基鶴颺玄素徘徊空際雖軒皇景瑞空傳舊章漢帝慶徵徒書簡冊自非德隆三寶道冠百王豈能感斯美慶致招靈異帝悅之著于別記彥傳業真寂道俗承音左僕射高穎奉以戒法合門取信於今不傾並彥之開濟以大業三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餘矣

釋法總姓段氏并州太原人也少以誦涅槃

戶二

十六

爲業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聽涉十餘年中初不替廢後聽玄義便即傳講前後二紀領悟非一而寬厚遜仰爲物歸投開皇年中勅召爲涅槃衆主居于海覺聚結四方常敷至理無捨炎燠仁壽歲初勅送舍利于隋州

之智門寺掘基三尺獲神龜一枚色黃且綠狀如彩繡頭有八字云上大王八萬七千年腹下有王興二字馳步往來都無所食及舍利所由令人治道於隋侯橋側柳樹又兩甘露狀如雨下香甜濃潤衆共飲之總乃表聞帝敬謁靈祥恒以此龜置於御座與臣下觀之有經年月帝遊北苑放之清池雖沉泳少時還出遶池循逐帝躬前後非一陪衛咸覩共欣徵感及四年春又勅送舍利于遼州下生寺放光分粒其相極多石函變爲錦文及童子之象函之北面現於雙樹下有卧佛又於函南現金剛捉杵擬山之相又於函東現二佛俱立并一麒麟又於函西現一菩薩并一神尼曲身合掌向於菩薩更有諸相略不述之又放大光撩亂而起動眩人目從暝達

十七

曉諸燈雖滅而光續照不異日月之明爾夕陰雨佛堂鵲吻放於黃光飛移東南三百餘步外人謂火走赴知非尋光所發乃從堂中舍利處出衆皆通見大發道心八日將下五色雲蓋覆于塔上又感奇鳥素身鳥尾赤嘴口銜片雲狀如華蓋亦現塔上斯瑞之感五萬餘人一時同見及填下訖雲鳥皆滅四月九日基上放光分爲五道直西而去色如彩畫數百里引之見者非一總躬臨此瑞喜發內心具圖上聞勅封秘閣後因故業講誦不疲大業年中卒於海覺春秋七十矣門人行等玄會嗣續擅名見于別傳

釋僧曇姓張氏住洛州少小出家通諸經論慨佛法未具發憤求之以高齊之季結友西行前達葱山會諸梗澁路旣不通乃旋京輦

梵言音字並通詁訓開皇十年勅召翻譯事
如別傳住大興善後勅送舍利於蒲州之栖
巖寺即古雲居寺也山曰中朝西臨河湫世
稱形勝莫尚於斯初送達州治而栖巖佛殿
內有鍾鼓之音響震一寺迫而就檢一無所
見靈輿至寺是夜於浮圖上放大光明流照
堂內通朗無翳如是前後頻放神光或似香
爐乘空而上或飛紫焰如花如葉乍散乍聚
或如佛像光趺宛具或如虹氣環遶塔帳累
日連宵昱耀難准又州治仁壽寺僧夜望栖
巖光如樓閣照於山谷又去山寺八十里住
者見光如火皆謂野火燒寺及來尋覓乃知
靈相其祥瑞之感如此也至仁壽末年又勅
於殷州智度寺置塔初至州治見佛像垂手
正坐在于瓶內迄至入函常不變異又地生

戶二

十八

羅紋屋上見青蓮華及菩薩像大眾同覩又
見龍盤蛇屈之象并大人足跡及牛馬鳥獸
等跡又置塔處有小蛇二枚停住不去因即
構基入地四尺飛泉上涌癘疫已下六根壞
人服者通損既值斯緣乃移北置以避於泉
故二蛇之住深有由矣曇以傳譯之美繼業
終寺即大業初年矣時有慧重沙門姓郭雍
州人練道少年綜尋內外志力方梗不憚威
侮攝論十地戶牖由開勅請造塔於泰州岱
岳寺初停公館舍利金瓶自然開現放光流
外道俗咸覩送至寺塔將入石函又放光明
晃耀人目岳表白氣三道下流直向塔基良
久乃歇又岳神廟戶由來封閉舍利至止三
度自開識者以神來敬禮故耳後不委其終
釋靈璨懷州人遠公之門人也稟性淳直寬

柔著稱遊學相鄴研蘊正理深明十地涅槃
備經講授隨遠入關十數之一也住大興善
後爲遠公去世衆侶無依開皇十七年下勅
補爲衆主於淨影寺傳揚故業積經年稔仁
壽興塔降勅令送舍利于懷州之長壽寺初
建塔將下感一雄雉集於函上載飛載止曾
無驚懼與受三歸便近人馴遠似如聽受迴
頭鼓舞欣躍自娛覆勘其形實非雉也身具
五彩羽毛希世以狀奏聞勅勘瑞圖云彩鸞
也璨令寺僧執之放于北山飛鳥群迎鳴喚
而去又感異跡三十餘步直來塔所不見還
蹤及四月八日將入石函又放光明旋環隱
沒道俗崩踊無不發心仁壽末年又勅送於
澤州古賢谷景淨寺起塔即遠公之生地也
初至州治半月之間十八種相前後迭起或

如星光遶旋或如丹氣碧雲紫霞白霧羅布
上空照燭城郭及映闌闌數萬道俗同時一
見送至基所光如列宿大小交錯數亦無量
更有諸相具如別傳璨後住大禪定如舊所
傳武德之初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

釋法瓚齊州人也安心寂定樂居巖穴頭陀
苦行是所經懷隱於泰岳之阜開蒙訓接善
知方便兼以達解諦義時揚清論致有覆喪
坐無輟講待移之誚與世瓚初聞之深自赦
作曰問非切並不欲困人謂言彼解何言致
斃因遂杜口不事言論閑謁尋間披翫而已
開皇十四年文帝省方招訪名德人有述其
清曠者乃下勅延之與帝同歸達于京邑住
勝光寺肅肅禪侶擁簪門庭以身範世復見
斯日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于齊州泰山神

通寺即南燕主慕容德爲僧朗禪師之所立也事見前傳燕主以三縣民調用給於朗並散營寺上下諸院十有餘所長廊延袤千有餘間三度廢教人無敢撤欲有犯者朗輒現形以錫杖撝之病困垂死求悔先過還差如

二

二十

初井深五尺由來不減女人臨之即爲枯竭燒香懺求還復如故寺立已來四百餘載佛像鮮榮色如新造衆禽不踐于今儼然古號爲朗公寺以其感靈即目故天下崇焉開皇三年文帝以通徵屢感故改曰神通也初至寺內即放圓光乍赤乍白時沉時舉或如流星人衆同見井水涌溢酌而用之下後還復又感群鹿自然至塔雖鼓吹衆鬧馴附無恐又感鴛鴦一雙從四月三日終于八日恒來舉前立聽梵讚恰至埋訖迹絕不來斯之感致

罕聞於古瓚具以聞後導以禪定時揚法化言無嚴切而密附懷抱遂終於所住

釋寶儒幽州人也童子出家遊博諸講居無常准惟道是務後至鄴下依止遠公十地微言頗知綱領值周喪法寶南歸有陳達命清通亟振名譽自隋氏戡定文軌大同便歸洛汭還師於遠聽大涅槃首尾三載通鏡其旨即蒙覆述遠自處坐印可其言慕義相從還居淨影慧心更舉遐計前英立破之間深鑒彌密仁壽建塔鄧州乃勅令住寺名大興國也帝昔龍潛所基既至求石訪無美者乃取寺內璞石鐫斷爲函石本麤惡磨飾將了乃變成碼碯細膩異倫復有隸字三枚云正國得也形設正直巧類神工名筆之人未可加點又見種種林木麟鳳等像儒與官人圖以

表奏返寺之後閉門修業時因食次方見其面不久卒於本寺

釋慧最瀛州人也初聽涅槃遊學鄴下因聞即講曾未經遍而言議綸綜綽爾舒閒故爲同席諸賢之所歎仰周滅齊日南奔江表復習慧門頗通餘論且自北僧在陳多乖時俗惟最機權內動不墜風流多爲南方周旋膠漆隋室定天中原安泰便觀化輦掖叅聽異聞後住光明時傳雅導而好居靜退非賢不友神志宏標氣調高遠不妄受辱必清瑕累其立志也如此仁壽年中勅遣送舍利于荊州大興國寺龍潛道場昔者隋高作相因過此寺遇一沙門深相結納當時器重不測其言及龍飛之後追憶舊旨下詔徵之其身已逝勅乃營其住寺雕其舊房故有興國龍潛

之美號也並出自綸言帝之別意又道場前面步廊自崩僧欲治護控引未就及舍利既至將安塔基巡行顯敞唯斯壞處商度廣狹恰衷塔形有識者云豫毀其廊用待安塔及四月八日舍利院內忽然霧起齊後便歇日

光朗照有雲如蓋正處塔空仍下細雨不濕餘處又感鳬鶴衆鳥塔上飛旋又見雲間紫色狀如花炬又雨天花如雪紛紛而下竟不至地後又送舍利於吉州發蒙寺掘深八尺獲豫章板一條古磚六枚銀瓶二口得舍利

一枚浮水順轉又得一寶體舍九彩人不識

之具以聞奏寺有瑞像宋大明五年寺僧法均夢見金容希世梵音清遠因行達于三曲江見像深潭光浮水上與太守周湛等接出計有千斤而輕同數兩身長六尺四寸金銅

所成後長沙郡送光趺達都文帝勅遣還安像所宛然符合總高九尺餘佛衣緣下有梵書十餘字人初不識後有西方僧讀云此迦維羅衛國育王第四女之所造也忽爾失去乃在此耶梁天監末屢放光明照于一室武帝將請入京因事遂止大同七年佛身流汗其年劉敬宣爲賊燒郡及寺並盡唯佛堂不及至于十年像又通汗湘東王乃迎至江陵祈福放光十二年還返發像至寺放光三日乃止陳天嘉六年更加莊飾故世傳其靈異處處摸寫最躬事頂禮圖于光明而骨氣雄幹誠爲調御之相今時所輕略故也後卒于住寺

釋僧朗恒州人少而出俗希崇正化附從聽衆尋繹大論及以雜心談唱相接歸學同市

入關住空觀寺復揚講席隨方利安而仁恕在懷言笑溫雅有在其席無悶神心宏博見知衆所推尚時有異問素非所覽者便合掌答云僧朗學所未通解惟至此故英聲大德咸美其識分不敢蔑其高行也仁壽置塔下勅令送舍利於番州今所謂廣州靈鷲山果實寺寶塔是也初至州始巡行處所至果實寺便可安之寺西對水枕山荒榛之下掘深六尺獲石函三枚二函之內各有銅函盛二銀像并二銀仙其一函內有金銀瓶大小相盛中無舍利銘云宋元徽元年建塔又寺中舊碑云宋永初元年天竺沙門僧律嘗行此處聞鐘磬聲天花滿山因建伽藍其後有梵僧求那跋摩來居此寺曰此山將來必逢菩薩聖主大弘寶塔遂同銘之今朗規度山勢

惟此堪置暗合昔言諒非徒作事了還京住
禪定寺講習爲務大業末年終於所住春秋
七十有餘矣

釋慧暢姓許氏萊州人也偏學雜心志存名
實拘滯疆界局約文義初不信大乘以言無
宗當事同虛誕也後聞遠公播迹洛陽學聲
遐討門人山峙時號通明暢乃疑焉試往尋
造觀其神略乃見談述高邃冒罔天地返顧
小道狀等遊塵便折挫形神伏聽三載達解
涅槃慨其晚悟又至京邑仍住淨影陶思前
經師任成業仁壽置塔勅送舍利於牟州拒
神山寺帝爲山出黃銀別勅以塔鎮之用酬
恩惠山在州東五里昔始皇取石爲橋此山
拒而不去因遂名焉山南四里有黃銀穴塔
基之處名溫公塋傳云昔高齊初有沙門僧

戶二

二十四

溫行年七十道行難測遊化爲任曾受梁高
供養一十二年後辭北還行住此塋創立寺
宇因山爲號而虎狼鳥獸遶寺鳴吼似若怖
溫溫出戶語曰汝是畜生十惡所感吾是人
道十善所招罪福天懸何勞于我汝宜速去
旣聞斯及於是鳥獸永絕此山而溫身長七
尺威儀凜人眉長尺餘垂蔽其面欲有所覩
以手褰之故至于今雖有寺號而俗猶呼爲
溫公塋焉暢安處事了還返京寺綜習前業
終世不出言問慶弔亦所不行預知其亡清
浴其體端坐待卒至期奄逝春秋七十有餘
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

音釋

誅子須切侶口早切攜丑知切沆古限切瀼朗沆切
瀼乎代切露氣也沆沆切鷄子肖切邳符布切陳古限切圻朗沆切
鷄支義切也切鷄赤脂切邳都回切陳聚切圻且渠切

力一

二十五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戶三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七 正紀十二人
附見五人

隋渤海沙門釋志念傳一

西京日嚴道場釋智炬傳二 惠感
慧贖

西京靜法道場釋慧海傳三

西京日嚴道場釋辯義傳四

西京日嚴道場釋明舜傳五 慧相

西京禪定道場釋智梵傳六

終南山至相道場釋彭淵傳七

唐京師勝光寺釋道宗傳八

京師慈門寺釋普曠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釋保恭傳十

京師大興善寺釋法保傳十一 道撫

京師延興寺釋吉藏傳十二 慧達

釋志念俗緣陳氏冀州信都人其先潁川寔
蕃之後胤也因官而居河朔焉念冰清表志
岳峙登神俊朗絕倫觀方在慮爰至受具問
道鄴都有道長法師精通智論爲學者之宗
乃荷箱從聽經于數載便與當席擅名所謂
誕札休繼等一期俊列連衡齊德意謂解非
滿抱終于蓋棺乃遊諸講肆備探冲奧務盡
幽蹟又詣道寵法師學十地論聽始知終聞
同先覽於即道王河北流聞西秦有高昌國
慧嵩法師統解小乘世號毗曇孔子學匡天
下衆侶塵隨沙門道猷智洪晃覺散魏等並
稱席中杞梓慧苑琳琅念顧眄從之成名猷
上皆博通玄極堪爲物依乃旋踵本鄉將弘
法澤時刺史任城王彥帝之介弟情附虛宗
既屬念還爲張法會與僧瓊法師對揚道化

盛啓本情雙演二論前開智度後發維心
對勅鋒無非喪律時州都沙門法繼者兩河
俊士燕魏高僧居坐謂念曰觀弟功行慧悟
超邁若斯必大教由興名垂不朽也於即頻
弘二論一十餘年學觀霞開談林霧結齊運

移曆周毀釋經遂乃逃迸海隅同塵素服重

尋小論亟動天機疑慮廓銷矻矻明運值隋
國創興佛日還復勅訪之始即預出家而包
蘊迦延未遑敷述至開皇四年謂弟沙門志
湛曰吾躬冠小乘自揣與羅漢齊鑣也但時

未至故且歛翻耳湛夙餐法味欣其告及以
事達明彥法師彥成實元緒素襲念名與門
人洪該等三百餘人躬事邀延闡開心論遂
騁垂天之翼引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
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復古之下立廢

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
延本經傳謬來久業捷度中脫落四紙諸師
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
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
勘遺蹤校念所住片無增減時爲不測之人

馬撰迦延維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盛行於
世受學者數百人如汲郡洪該趙郡法懿漳
濱懷正襄國道深魏郡慧休河間圓粲浚儀
善住汝南慧凝高城道照洛壽明儒海岱圓
常上谷慧藏並蘭菊齊芳踵武傳業關河濟

洽二十餘年隋漢王諒作鎮晉陽班條衛冀
搜選名德預有弘宣念與門學四百餘人奉
禮西并將承王供諒乃於宮城之內更築子
城安置露塔別造精舍名爲內城寺引念居
之今之開義寺是也勞問殷至特加尤禮又

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宣教云寡人備是
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
道不虛運必藉人弘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
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
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即大衆還推念焉
既預經綸即弘敷訓先舉大論末演小乘辯
注若飛流聲暢如天鼓三乘並驚四部填煙
其知名者則慧達法景法楞十力圓經法達
智起僧鸞僧藏靜觀寶超神素道傑等五百
餘人並九七揚名五乘馳德精窮內外御化
一方銷鄙悵於筵中斷封疑於理際仁壽二
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
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朝擬
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
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

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
登座震吼四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
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
同軌百有餘日盛啓未聞王又與念同還并
部晉陽學衆竚想來儀王又出教令於寶基
寺開授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
階位會隋高晏駕中外相疑漢王列境舉兵
鯨鯢海陸念乘輿還里與沙門明空等講宣
二論紹業滄溟望風總集大業之始載蕩妖
氛招引義學光諸慧日屢詔徃徵頻辭不赴
力三
以大業四年卒於滄土時年七十有四渤海
太守金紫光祿大夫歷陽公宋元亮及諸緇
素若喪厥親爲之建塔益州福成寺道基法
師慧解通微祖習有所乃爲之行狀援引今
古文質存焉

釋智炬姓吳氏吳郡人性矜莊善機會美容貌雅爲衆表又善草隸偏愛文章每值名賓輒屬興綴彩鋪詞橫錦勇思霏霜而儀軌憲司未汙流俗初聽興皇朗公講討窮深致學冠時雄而神氣高標在物峯出威儀庠序容止端隆雖寢處虛閒立操無改有人私覘兩月徒行空野攝衣無見抄反欣其謹慎故重叙之講四論大品洞開幽府鏡識宗歸披釋金陵望風頓帙吐納機辯適對當時弘匠浙東砥礪前學致使禹穴西驚成器極繁末於故都建初寺又講三論常聽百人蔣州刺史武山公郭演隋之良宰創莅南蕃奉敬諮謁降情歸禁隋煬往鎮揚越採拔英靈炬旣譽洽東歐名流西楚徵居慧日處以異倫而執志出群言成世則欲使道張帝里學潤秦川

戶三

五

開皇十九年更移關壤勅住京都之日嚴寺供由晉國教問隆繁置以華房朋以明德一期俊傑並是四海搜揚規矩特立清秀不偶群侶覃思幽尋無微不討外辭以疾內寔旁通業競六時研精九部纔有昏昧覽興賦詩時暫闕餘便觀統略製中論疏止解偈文責自所銷鄙而輕削每講談叙清權宗致雅涉曇影之風義窟文鋒頗懷洪偃之量時有同師沙門吉藏者學本興皇威名相架文藻橫逸炬實過之所以每講序王皆製新序詞各不同京華德望餐附味道者殷矣而性罕外狎課力逞詞自非衆集未曾瞻覲以大業二年正月卒于寺房春秋七十有二葬京郊之南門人慧感慧贖親承嘉誨詢處有歸後於江之左右所在通化各領門侶衆出百人傳

嗣宗勲不奕遺緒

釋慧海張氏河東虞鄉人久積聞熏早成慧力年在童齒德類老成所以涉獵儒門歷覽玄肆雖未窮其章句略以得其指歸乃曰可以栖心養志者其惟佛法乎年至十四遂落髮染衣爲沙門大昭玄統曇延法師弟子也流心宗匠觀化群師十八便講涅槃至於五行十德二淨三點文旨洞曉詞彩豐贍既受具戒轉猷器煩屏迹山林專崇禪業居于弘農之伏讀山會周武肆勃仁祠廢毀乃竄身避難奔齊入陳戒品無虧法衣不捨又採聽攝論研窮至趣大隋御宇方踐京邑帝姊城安長公主有知人之鑒欽其德望爲立伽藍遂受以居之今之靜法寺是也課業四部三學兼弘門徒濟濟于今傳美未愛重定行不

戶三

六

好講說緘默自修唯道是務而無恃聲望不言加飾直心道場於斯人矣仁壽已前文帝頻顧璽書分布舍利每感異祥恒有延譽之美故感應傳云初海造塔于定州恒岳寺塔基之左有滢名曰龍淵其水不流深湛懸岸及將安置即揚潚沸湧激注通于川陸父老傳云此水流竭不定但有善事相投必即泄流奔注其徵感如此類也後又送舍利于熊州十善寺有人變臂及痼疾者積數十年聞舍利初到輿來禮懺心既殷至忽便差損輕健而歸久值亢旱飛塵天塞又感甘澤地如油塗日朗空清來蘇數萬大業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卒于本寺春秋五十有七初病極命諸徒曰吾聞上棟下宇生民之齷齪外擲內棺世界之縈羈既累形骸於桎梏亦礙生世

於大患豈揖禮義於罽塵卜宅葬於煩飾者也宜宗焚葬用嗣先塵貽諸有類矣弟子欽崇德範收骨而建塔于終南之峯即至相之前嶺也刻石立銘樹于塔所自海之立寺情務護持勤攝僧倫延迎賓客凶年亟及振名

京邑云爾

戶三

七

釋辯義姓馬氏貝州清河人也少出家沉靜寡世事志懷恢厚善與人交久而篤敬言無勃怒滔然遠量初歸猷論師學雜心貫通文義年始登冠便就講說據法傳導疑難縱橫隨問分析曾無遺緒有沙門曇散者解超遂古名重當時聞義開論即來讎擬往返十番更無後嗣義曰理勢未窮何不盡論散曰余之難人問不過十卿今答勢不盡知復何陳當即驚譽兩河甫爲稱首屬齊歷云季周喪

道津乃南達建業傳弘小論屢移聲價更隆中土隋煬搜選名德令住日嚴以義學功顯著遂之關輔諮義決疑日不虛席京師俊德曇恭道撫及贖淨等皆執文諮議窮其深隱並未盡其懷也後以世會明時寺多高達一處五講常係法輪義皆周歷觀詳折中弘理而晦景銷聲不咎前失必應機墜緒者並從容辭讓無何而退不欲顯黜於前故英雄敬其卑牧傳芳又甚於昔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術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廁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念處坐命曰向所問者乃同疑焉請在下座返詢其志義潛隱容德世罕共宗及見慧發不

期合京竦神傳聽其爲顯晦皆此類也煬帝昔位春宮獻后崩背召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及義對揚玄理允塞天心沙門道岳命宗俱舍旣無師受投解莫從凡有疑議皆賈而取決岳每歎曰余之廣

揚對法非義孰振其綱哉故洽聞之美見稱

戶三

英達時有沙門智炬吉藏慧乘等三十餘人並煬帝所欽日嚴同止請義開演雜心顧惟不競即就元席旣對前達不事附文提舉綱紐標會幽體談述玄極不覺時延其爲時賢所重如此以大業二年遘疾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六葬京郊之南東宮舍人鄭頊爲之碑頌初義仁壽二年奉勅送舍利於本州寶融寺旣達州治忽放光明寺僧智耀先有舍利九分將入道場數之加得十二分又放光

明隨人緣念色相不同青紅紫白同時異見或佛像僧形重沓而出前後放光日流數度將入塔夕復於基上氣發黃紫去地四尺填平後夜又放大光上屬星漢下遍城邑合境頂戴欣其嘉瑞四年春末又奉勅於廬州獨

山梁靜寺起塔初與官人案行置地行至此

山忽有大鹿從山走下來迎於義騰踊往還都無所畏處旣高敞而恨水少僧衆汲難本有一泉乃是僧祭禪師燒香求水因即奔注至祭亡後泉涸積年及將擬置一夜之間枯

戶三

九

泉還涌道俗欣慶乃至打刹起基數放大光如火如雷旋達道場遍照城郭官民同見共嗟希有

釋明舜姓張青州人少在佛宗學周經籍偏以智論著名次第誦文六十餘卷明統大旨

馳譽海濱解慧連環世稱雄傑值法滅南投
屈于建業栖止無定周流講席後過江北住
安樂寺時弘論府肆意經王大小諸乘並因
准的盛爲時俊所採時沙門慧乘辯抗淮陽
義歸有叙從舜指摘大論定其宗領遂爾弘
導累稔栖意未終夕經入夢具見冥官徵責
福業舜答講智度論并誦本文六十餘卷冥
官云講解浮虛誦文是實餘齡未盡且放令
還既寤便止談論專私自業末爲晉王召入
京輦住日嚴寺傳燈事絕終窶其心時叙玄
義頓傾品藻仁壽四年下勅造塔令送舍利
于蘄州福田寺寺在州北三里鼓吹山上每
天兩晦冥便增鼓角之響因以名焉竹林蒙
密層巘重疊唯有一路纔可通車寺處深林
極爲間坦是南齊高帝所立也三院相接最

頂別院名曰禪居趙州沙門法進之所立也
下瞻雲霧至於平旦日晚望見橫雲之上乃
有仙寺每日如此實爲希有之勝地也舜案
行山勢唯此爲佳乃於次院之內安置靈塔
掘基三尺得一小蛇可長尺餘五色備飾乃
祝曰若爲善相可止香奩依言即入遣去復
來經停三日便失所在又深一丈獲方石一
段縱廣徑丈五采如錦楞側戛然如人所造
即以石函置上而架塔焉以大業二年卒于
京寺春秋六十矣門人慧相者慧聲有據崇
嗣厥業扇美江都

戶三

十

釋智梵姓封氏渤海脩人後因祖父剖符遂
居涿郡之良鄉焉岐嶷彰美早悟歸信年十
二屆河間郡值靈簡禪師求而剝落遂遊學
鄴都師承大論十地等文並嘗味弘旨溫習

真性俊響遐逸同侶歸宗二十有三躬當師
導後策錫嶠函通化京壤綿歷二紀利益弘
多結衆法筵星羅帝里開皇十六年天水扶
風二方勝壤聞梵道務競申奏請有勅許焉
梵住吹虛舟憩翼天水大行道化信靡如風
仁壽末年重還魏闕法輪重轉學侶雲隨開
袞剖文皆傳義旨其年季春奉勅置塔於郢
州寶香寺仍於塔東流水獲毛龜八枚寺內
基東池內又獲八枚皆大小相似與世無異
但毛色青綠可長三十背上橫行五節而起
光相超異出水便靡但見綠甲入水毛起歷
然上竦具以奏聞由是騰實楚都知名帝闕
大業五年又應詔旨令住禪定靜緣攝想無
替暄寒九年二月四日卒于寺房春秋七十
有五遺囑施身門徒遵旨乃送終南山鳩集

尸三

十一

餘骸絨于塔內外施銘文于今傳尚矣

釋彭淵姓趙氏京兆武功人也家世榮茂冠
蓋相承狀此浮假希聞貞素十三出家道務
宏舉定慧攸遠屬周武陵法而戒足無毀慨
佛日潛淪擬決目餘烈乃剋眼奉養用表慧
燈之光華也然幽情感通遂果心願暨隋文
重開正法即預緇衣而慧業遐舉聞持莫類
自華嚴地持涅槃十地皆一聞無墜歷耳便
講既釋衆疑時皆歎伏行必直視動靜咸安
住則安禪緣諸止觀一盞之與百納始習至
終常坐之與山居報傾便止譏疑有涉欽足
不行尼寺市鄺由來不往斯誠節動後昆厲
清末法兼以是非長短罕附胷懷供給僧儔
身先軌物承靈裕法師擅步東夏乃從而問
焉居履法堂亟經晦朔身服麤素摧景末筵

目不尋文口無談義門人以爲蒙類也初木齒之裕居座數觀異其器宇而未悉其慧解乃召入私室與論名理而神氣霆擊思緒鋒遊對答如影響身心如鐵石裕因大嗟賞以爲吾之徒也遂不許住堂同居宴寢論道說義終日竟夜兩情相得頻寫幽深淵謂理出不期更流神府博觀盛集全無可師還返裕所具陳性欲後整操關壤屏迹終南置寺結徒分時程業三輔令達歸者充焉今之至相寺是也裕後勅召入朝纔有間隙徑投淵寺欣暢意得傾陰屢改又以帝之信施爲移山路本居迤隘兼近川谷將延法衆未日經遠裕卜西南坡阜是稱福地非唯山衆相續亦使供擬無虧淵即從焉今之寺墟是也自爾迄今五十餘載凶年或及而寺供無絕如裕

所示斯亦預見之明也因疾卒于至相之本房春秋六十有八即大業七年四月八日也初淵奉持瓦鉢一受至終行往隨身未曾他洗終前十日破爲五段因執而歎曰鉢吾命也命緣已謝五陰散矣因而遵疾此則先現滅相後遂符焉及正捨壽之時鐘聲無故覓破三年之後更復如本此皆德感幽顯呈斯徵應率如此類也弟子法琳夙奉遺蹤敬崇微緒於散骸之地爲建佛舍利塔一所用津靈德立銘表志云

釋道宗俗姓孫氏萊州即墨人少從青州道藏寺道瑒法師學通經論瑒明達識慧標舉河海名播南北立四種梨耶聞熏解性佛果等義廣如別傳宗受業智論十地地持成實毗曇大小該博晚住州中遊德寺寺即宗之

所造房堂園圃悉是經綸聲名雄遠玄素攸
仰及講大論天雨衆花旋繞講堂飛流戶內
既不委地久之還去合衆驚嗟希有瑞也宗
雖目對初不怪之行講如初後不重述時共
伏其遠度晚住慧日英彥同聚該富是推常

十三

十三

講成實弘匠後學爲鄭欽敬禮問優繁上清
東夏又欽德素召入西京住勝光寺復延入
弘義宮通宵法集群后百辟咸從伏聽披闡
新異振發時心自爾周輪隨講無替雖無成
濟而學者推焉以武德六年卒于所住春秋

六十一秦府下教贈物二百段收葬于終南
山至相寺之南巖

釋普曠俗姓樊氏扶風郡人也七歲出家依
止圓禪師而爲沙彌居山餌栢一十五載誦
讀經教日夕相繼及進大戒便行頭陀乞食

人間栖投林塚二十餘載剛梗嚴毅卓犖不
群言議酬捷孤然天挺後遊聚落採拾遺文
因過講席聽其餘論素未開解聞即憲章便
搆心曲陳論高座發言新奇卒難解釋皆歎
其俊銳莫肯前驅每與周武對揚三寶析理
開神有聲朝典佛法正隆未勞聽解遂往樊
川頭陀自靜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
刀將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刎而惠之建
德之年將壞二教關中五衆騷擾不安曠聞
之躬往帝庭廣陳至理不納其言退而私業
于斯時也寺塔湮廢投命莫從遠造則力竭
難通近從則心輕易徙遂因其俗住消息其
中武帝雖滅二教意存李術便更置通道觀
學士三百人並選佛道兩宗奇才俊邁者充
之曠理義精通時共僉舉任居學正剖斷時

秀爲諸生先不久廢觀聽士隨才賦任曠力
怯躬耕糲粒無委寄祿登庸復任岐山從事
奉遵舊約不黷情染衣故氎裝倨傲臨官剃
髮留鬚頭戴紗帽纓其咽領用爲常軌有事
判約筆斷如流務涉繁擁者便云我本道人

戶三

十四

不間俗網周國上下咸委其儀度也顧曠通
博任其處世隋氏將興菩薩僧立相如朝服
不同剃翦負置百二十人並括前法牙角不
涅槃俗者曠識悟聞達當其一焉尋復廢之
大法昌顯並預出家同居興善果敢雄愍衆
所先之隋文以通道觀鍾賜玄都觀黃巾一
族同共移來將達前所曠率其法屬徑往爭
之立理既平便又刵耳道士望風索然自散
乃懸于國寺聲震百里隋高晏駕禪定鬱興
乃召居之大業末年又登綱任大唐啓運別

奉詔書曩積芳猷日別相見武德三年三月
卒於慈門寺春秋七十三遺告捨身山路不
須塋壟弟子摺萃餘骨起塔於終南龍池之
峯樹銘旌德于今存焉

釋保恭姓崔青州人也晉永嘉南遷止于建

業父超道本州刺史十一投足法師將欲試
其神彩乃以觀音誦之初夜一時須臾便度
自謂聞之如經月頃即度出家會吳亡歿夢
見兩蛇從師脚出入恭脚中忽爾驚覺自覺
心志弘雅身相安怡便往開善徹法師所聽

戶三

十五

採成論義疏極細狀如蠅頭一領八紙不遺
一字衆齊五百莫不推先受具已後隨慧曉
禪師綜習定業深明觀行頻蒙印可又聽成
實謂有餘悟反求所明翻成疑阻即以問諸
講匠皆無通者逢高昌嵩公開揚地持十地

因從受學不逾年稔大義皆明於前疑中又
削其半乃行依地持偏講法花控引宗歸得
其奧旨陳至德初攝山慧布北鄴初還欲問
禪府苦相邀請建立清徒恭揖慧布聲便之
此任樹立綱位引接禪宗故得栖霞一寺道
風不墜至今稱之詠歌不絕恭又從布聽採
三論善會玄言於前諸疑都並消釋及布之
亡委以徒衆既承付囑率誘如初而德素尊
嚴見者皆憚整理僧務功在護持仁壽末年
獻后崩背帝造佛寺綜御須人僉委聲實以
狀聞奏下勅徵入爲禪定道場主綱正僧綱
清肅有聞迄于隋代常莅斯任隋齊王暕奉
其道德禮以爲師既受戒已施衣五百領一
無所受乃從餘散唐運初興歸心泉石遂避
官於藍田悟真寺栖息林岫將事終焉而御

衆攝持聲光帝里武德二年下勅召還依舊
檢校仍改禪定爲大莊嚴及舉十德統攝僧
尼京輦諸僧懾憚威嚴遂不登及高祖聞之
曰恭禪師志行清澄可爲綱紀朕獨舉之既
位斯任諸無與對遂居大德之右專當剖斷
平恕衷詣衆無怨焉以武德四年十二月十
九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初恭弱年入
道志力兼常不以利傾不以威動敦肅嚴毅
深有大猷曾經山行虎伏前道從邊直過情
無顧及大業中年梟感起逆僧有競者言與
同謀于時正在堂中登座堅義兵衛奄至圍
繞階庭合衆驚惶將散其席恭曰自省無事
待論義訖當自辯之從容談叙都無異色斯
例甚衆略陳一二由茲風聞陳隋唐代三國
天子之所隆焉葬于京郊之西南其碑唐秘

書監蕭德言製文

釋法侃鄭氏滎陽人也弱年從道志力堅明
體理方廣常流心府聞泰山靈巖行徒清肅
瑞迹屢陳遠揚滎澤年未登冠遂往從焉會
彼衆心自欣嘉運及進具後勵節弘規預在
清訓務機登踐後周流講席博覽群宗隨聞
戰戴有倫前達有淵法師道播當時雄傑推
指妙通十地尤明地持侃又從焉聽其開釋
皆周涉正理導修章彩屬齊曆不緒周湮法
教南度江陰栖遲建業聽採新異瑩飾心神
攝慮緣求擬諸漆木陳平之後北止江都安
樂寺有曹毗者清信士也明解攝論真諦親
承侃乃三業歸從文義請決即開融勝相覆
叙所聞毗自聽之恐有遺逸侃每於隱義發
明鋪示既允愜當毗皆合掌稱善隋煬帝嘗

十三

十七

昔鎮揚越搜舉名器入住日嚴以侃道洽江
潯將欲英華京部乃召而隆遣既達本寺厚
供禮之盛業弘被栖心止觀時復開導惟識
味德禮懺匠益情學亟動物心仁壽二年文
帝感瑞廣召名僧用增像化勅侃往宣州安
置舍利既奉勅往至統叙國風陶引道俗革
化歸法者數亦殷矣初孟春下詔之日宣州
城內官倉之地夜放光明紅赤洞發舉焰五
丈廣一丈許官人軍防千有餘人一時奔赴
謂是火起及至倉所乃是光相古老傳云此
倉本是永安舊寺也至于明日永安今寺擬
置塔處又放光明如前無異衆並不委其然
也季春三月侃到宣州權止公館案行置所
通皆下濕一州之上不過永安既預光待因
構塔焉又令掘倉光之處果得石函恰同官

樣不須繕造因藏舍利又降甘露凝於樹枝
香甘過世又感紫芝一枚生於舍利堂壁九
枝盤曲光色殊異遂令以表聞奏又造塔黎
州還令侃往初至館停聞空中天樂繁會聒
耳道俗慶之又感異香互來充鼻掘地四尺
獲一古瓦銘云千秋萬歲樂未央侃奉福弘
業亟發徵祥抑是冥通豈唯人事旋還京邑
講授相尋大唐受禪情存護法置十大德用
清朝寄時大集僧衆標名序位侃儀止肅然
挺超莫擬旣德充僧望遂之斯任恂恂善誘
弘悟繁焉晚移興善講道無替武德六年十
一月卒於所住春秋七十三矣殯於東郊馬
頭空內侃學專攝論躡足親依披析幽旨煥
然標詣解義釋名見稱清徹諸赴聽者欣其
指況有道撫法師者俊穎標首京城所貴本

戶三

十八

住總持宗師異解用通攝論及臨侃席數扣
重關束心展禮餐承音訓遂捨其本習從歸
真諦且侃形相英偉庠序端隆折旋俯仰皆
符古聖所以隋朝盛德行業乃殊至於容服
可觀引命徵召必以侃爲言首其威儀之選
爲如此也及其少服紫石老遂苦之醫診云
須以豬肉用壓藥勢侃曰終須一謝豈得敗
他因縱疾取終其翹誠重物又若於此侃初立名
立人安品後值內慧日道場沙門智壽曰侃
之爲字人口爲信又從川者言信的也因
從之

釋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
南海因遂家于交廣之間後遷金陵而生藏
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見於真諦仍乞詔之諦
問其所懷可爲吉藏因遂名也歷世奉佛門
無兩事父後出家名爲道諒精勤自拔苦節

少倫乞食聽法以爲常業每日持鉢將還跣足入塔遍獻佛像然後分施方始進之乃至涕唾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應食衆生然後遠棄其篤謹之行初無中失諒恒將藏聽興皇寺道朗法師講隨聞領解悟若天真年至

戶三

十九

七歲投朗出家採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諮稟妙達指歸論難所標獨高倫次詞吐瞻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處衆覆述精辯鋒遊酬接時彥綽有餘美進譽揚邑有光學衆具戒之後聲聞轉高陳桂陽王欽其風采吐納義旨欽味奉之隋定百越遂東遊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問道千餘志在傳燈法輪繼轉開皇末歲煬帝晉蕃置四道場國司供給釋李兩部各盡搜揚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禮事豐華優賞倫異王又於京師

置日嚴寺別教廷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壞旣初登京輦道俗雲奔觀其狀則傲岸出群聽其言則鍾鼓雷動藏乃遊諸名肆薄示言蹤皆掩口杜辭妙能具對然京師欣尚妙重法華乃因其利即而開剖時有曇獻禪師福門鉦鼓樹業光明道俗陳迹創首屈請敷演會宗七衆聞風造者萬計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縵廣庭猶自繁擁豪族貴遊皆傾其金具清信道侶俱慕其芳風藏法化不窮財施填積隨散建諸福田用既有餘乃充十無盡藏委付曇獻資於悲敬逮仁壽年中曲池大像舉高百尺繕修乃久身猶未成仍就而居之誓當構立抽捨六物并託四緣旬日之間施物連續即用莊嚴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動物心凡有所營無非成

就隋齊王暕夙奉音猷一見欣至而未知其
神府也乃屈臨第并延論士京輦英彥相從
前後六十餘人並已陷折前鋒令名自著者
皆來總集藏爲論主命章陳曰以有怯之心
登無畏之座用木訥之口釋解頤之談如此
數百句王顧學士傳德充曰曾未近鋒禦寇
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蹤充曰動言成論驗之
今日王及僚友同歎稱美時沙門僧粲自號
三國論師雄辯河傾吐言折角最先徵問往
還四十餘番藏對引飛激注瞻泊然兼之間
施體貌詞彩鋪發合席變情被然而退於是
芳譽更舉頃爽由來王謂未得盡言更延兩
日探取義科重令堅對皆莫之抗也王稽首
禮謝永歸師傳并觀吉祥麈尾及諸衣物晚
以大業初歲寫二千部法華隋曆告終造二

十五尊像捨房安置自處卑室昏曉相仍竭
誠禮懺又別置普賢菩薩像帳設如前躬對
坐禪觀實相理鎮累年紀不替於終及大唐
義舉初屆京師武皇親召釋宗謁于虔化門
下衆以藏機悟有聞乃推而叙對曰惟四民

塗炭乘時拯溺道俗慶賴仰澤穹旻武皇欣
然勞問勤勤不覺影移語久別勅優矜更殊
恒禮武德之初僧過繁結置十大德綱維法
務宛從物議居其一焉實際定水欽仰道宗
兩寺連請延而住止遂通受雙願兩以居之
齊王元吉久揖風猷親承師範又屈住延興
異供交獻藏任物而赴不滯行藏年氣漸衰
屢增疾苦勅賜良藥中使相尋自揣勢極難
瘳懸露非久乃遺表於帝曰藏年高病積德
薄人微曲蒙神散尋得除愈但風氣暴增命

在旦夕悲戀之至遺表奉辭伏願久住世間
緝寧家國慈濟四生興隆三寶儲后諸王並
具遺啓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湯沐浴著新
淨衣侍者燒香令稱佛號藏跏坐儼思如有
喜色齋時將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
武德六年五月也遺命露骸而色逾鮮白有
勅慰贈令於南山覓石龕安置東宮已下諸
王公等並致書慰問并贈錢帛今上初爲泰
王偏所崇禮乃通慰曰諸行無常藏法師道
濟三乘名高十地惟懷弘於般若辯圓包於
解脫方當樹德淨上闡教禪林豈意湛露晞
晨業風飄世長辭奈苑遽掩松門兼以情切
緒言見存遺旨迹留人往彌用悽傷乃送於
南山至相寺時屬炎熱坐于繩牀屍不摧臭
跏趺不散弟子慧遠樹績風聲收其餘骨鑿

石瘞于北巖就而碑德初藏年位息慈英名
馳譽冠成之後榮扇逾遠貌像西梵言寔東
華含嚼珠王變態天挺剖斷飛流殆非積學
對晤帝王神理增其恒習決滯疑議聽衆忘
其久疲然而愛狎風流不拘檢約貞素之識
或所譏焉加又縱達論宗頗懷簡略御衆之
德非其所長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
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
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內及平定後方
洮簡之故自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
由此焉講三論一百餘遍法華三十餘遍大
品智論華嚴維摩等各數十遍並著玄疏盛
流於世及將終日製死不怖論落筆而卒
詞云略舉十門以爲自慰夫含齒戴髮無不
愛生而畏死者不體之故也夫死由生來宜

畏於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見其初生即知
終死宜應泣生不應怖死文多不載慧遠依
承侍奉俊悟當時敷傳法化光嗣餘景末投
迹于藍田之悟真寺時講京邑亟動衆心人
世即目故不廣叙

續高僧傳卷第十一

音釋

岨其呂切 翮下革切 魃虛政切 璽胥里切
 印遠也 齧齧於角切 頰他領切 竦息拱切 塘
 之亦呂角切 犖起絕貌切 勿武粉切 耳而志切 猴
 基址也切 罽起絕貌切 勿武粉切 耳而志切 猴
 尸鉤也切 罽起絕貌切 勿武粉切 耳而志切 猴
 乾根也 罽起絕貌切 勿武粉切 耳而志切 猴
 戶三 罽起絕貌切 勿武粉切 耳而志切 猴
 蓋光飾也 瘞於計切 彭靜音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戶四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八本傳十五人附見七人

隋丹陽彭城寺釋慧隆傳一

江都安樂寺釋慧海傳二

江都慧日道場釋慧覺傳三

終南山龍池道場釋道判傳四

終南山悟真寺釋淨業傳五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童真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靈幹傳七靈辨

東都內慧日道場釋敬脫傳八

唐京師淨影寺釋善胃傳九慧威

京師勝光寺釋辯相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釋寶襲傳十一曇恭明洪

京師大總持寺釋慧遷傳十二

并州武德寺釋慧覺傳十三慧連連明幹

常州建安寺釋智琚傳十四

常州弘業寺釋道慶傳十五

釋慧隆俗姓何氏丹陽句容人也祖剪梁武

陵王長史父巖梁散騎常侍隆十一出家師

於宣武寺僧都沙門慧舒舒道業遐暢風標

清舉學堪物軌德允人師為迴當職秉持攸

寄隆恭摶恪慎備盡師資年屆十三志存聽

學纔欲聞道即感靈瑞有人自稱姓蔣名規

授法華一部便曰將來佛法寔用相寄發言

適竟莫知所之以義推之若非四依齊位九

師均德豈能當斯負荷剋感聖言遂聽法雲

寺確法師成論一遍未周已究深隱習業數

載獨稱標拔及登具戒更采毗尼故得五薨

一河殊製異飲備皆斷覈洞盡銓衡及梁運

蕩覆避世順時雖屬彫荒學功靡棄彭城寺
內引化如流陳氏御曆重闡玄蹤僧正暉公
道門德望於茲寺內結肆開筵義侶玄徒四
方雲萃隆當入室獨冠群英既解慧超挺命
令敷述及暉將化遺旨^{戶四}在斯法筵是繼誠當
嘉旨然其識用淹華言辯清富每至商榷玄
理頓從遲疑雖復談柄屢撝言鋒時礪而碩
難自撤簡綽澄遠隋氏馭宇九有同朝上德
高人咸紆延請隆志存栖晦以老疾致辭居
舊敷弘仍以卒歲仁壽元年十一月十六日
卧疾二十日遷化爾時冬至告節氣序祁寒
雲布彌天雪飛遍野及中宵之泥洹也天色
開霽星漢澄明豈非神靈哀罔天龍感悼之
明瑞矣然隆慈濟成性不尚華飾柔順知足
無貪爲寶凡講成論三十遍涅槃大品各十

餘遍餘則有差故不具叙未終前領弟子於
高座寺南山頂聚土築壇語曰我若捨形不
煩棺槨可於此處以施禽蟲壇竟便遷誠哉
知命後依遺命仍樹高碑寺沙門法宣爲文
釋慧海姓張氏清河武城人少年入道師事
鄴都廣國寺罔法師聽涅槃楞伽始通再遍
便能覆述上首加賞又經五稔學徒推服更
從青州大業寺道猷法師受摩訶衍毗曇等
然猷慧辯無礙開智難思海以穎脫之才當
斯榮寄以周大象二年來儀濤浦創居安樂
修葺伽藍莊嚴佛事建造重閣躬自經始咸^{戶四}
資率化竭筋力而忘倦蒙寒暑而載馳常以^三
淨土爲期專精致感忽有齊州僧道詮賣畫
無量壽像來云是天竺雞頭摩寺五通菩薩
乘空往彼安樂世界圖寫尊儀既冥會素情

深懷禮懺乃覩神光炤燦慶所希幸於是模
寫懇苦願生彼土沒齒爲念以大業五年五
月旦疹患增甚語弟子曰我當滅矣申手五
指用表終期氣息綿微屬續斯待至五日夜
欬然而起依常面西禮竟跏坐至曉方逝春
秋六十有九顏色恬和儼如神在道俗悲涼
競申接足花香如雨下金寶若山顏充委階
墀福慧之力矣然其自少精苦老而逾篤般
舟密行之法蘭若思惟之儀亟展修行瑞相
常擾兼以慈仁救護有劇諸已誘勸博約必
竭其才宰官居士之流老病貧窮之侶並情
遺重輕德施平等斯固器宇該含末代之通
人也講涅槃三十遍誦法華經一部講五十
遍即以其月九日琢石於寺鐫爲巨室而移
坐焉江都縣令辛孝凱崇信是投內外通捨

解衣撤膳躬自指撝弟子慧暉以全身處乃
架塔築基增其華麗仍建碑旌德於寺之門
秘書學士瑯琊王春爲文
釋慧覺姓孫氏其先太原晉陽人也江右喪
亂遷居丹陽之秣陵焉覺之在孕梁代誌公
不測人也遊宅徘徊顧而言曰此處當出神
童俄而載誕有若符契幼而風神特達氣調
不群雖則青衿便有奇心遠識於五陰六塵
深知泡電誓求離俗二親弗能違也年八歲
出家研精法相其初伏業即興皇朗法師也
學門擁盛咸暢玄風入室之徒莫非人傑覺
稟承宏論備觀幽旨領略津會鑄求幽蹟騁
馳衆妙得自習襟宗匠加賞相繫稱爲法器
加以遊心九部備觀數論詭說異門並尋枝
葉旣而歎曰枌榆豈冲天之舉小道乖適遠

之津聊以忘憂非吾徒也夫澄神入慧莫尚
五門攝山泉石致美息心勝地乃摠衣獨往
止于栖霞寺焉有慧布法師空解第一深明
方等或有未悟韞積于懷佇知音者及見欣
然便即開授又以大智度論江左少弘布備
宗緒將陳請說乃垂覃思申暢幽微布公披
襟歎美即命開講於是舊文新意兩以通之
遠近餐服聞所未聞釋論廣興於斯盛矣陳
晉安王伯恭爲湘州刺史深加禮異并請講
衆南行弘演吏部尚書毛喜護軍將軍孫瑒
並鞠躬頂禮虔仰殊常左衛將軍傅縡學通
內外氣調甚高繼素之間無所推敬每見覺
來必心形俱肅劇談高論留連無已天爵服
人皆如此類隋朝剋定江表憲令惟新一州
之內止置佛寺二所數外加監皆從屏廢覺

戶四

五

懼金剛之地淪毀者多乃百舍兼行上聞天
聽有勅霈然從其所請啓沃神衿弘護像法
信有力焉煬帝昔居藩屏化牧淮甸欽佇勝
人義踰仄席乃賜書曰法師安善涼暑惟宜
承栖遲龜山之域闡揚龍樹之旨其義端雄
辯獨演暢於稽陰談柄微言偏引汲於鏡水
弟子欽風籍甚味道尤深今於城內建慧日
道場延屈龍象大弘佛事盛轉法輪上人名
稱普聞衆所知識今遣迎候遲能光拂也於
即責然來儀膺此嘉命法濟上人者靈智難
思於永福道場請開大論主上親臨法席稱
善久之後止白塔恒事敷說大品涅槃華嚴
四論等二十餘部遍數甚多學徒滿席法輪
之盛莫是過也先是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
五時妙典大備於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

掌知藏事僉曰得人大業二年從駕入京於路見疾而神色怡然法言無廢及至將漸明語如常咸見金剛大神前後圍繞外國梵僧燒香供養初有智覺禪師爰感靈應乃見覺名題於金錄固其所得位地義量難測至三月二十二日遷化於泗州之宿預縣春秋五十有三惟覺美詞令善容止身長八尺風表絕倫攝齊昇堂俯仰可則觀其威儀莫不改容易觀寓目忘倦至於吐納玄言宣揚妙義雄辯清論雲飛泉涌真可謂日月入懷風颿滿室雖復褊志滯情亦頓忘鄙悵然其芝蘭所化陶誘之功日就月將固亦弘矣兼通外典妙善尺牘屬詞染翰造次可觀折簡所至皆爲模楷加以風度淹遠雅量弘深談絕是非心夷彼我峻矣重何人莫之窺信施相積

隨用檀捨二翼之外纖芥罔遺止有論文談疏盈於几篋而已豈非拔俗之奇才通方之正士也有詔喪事所須隨由備辦恩禮周給務從優厚并具舟楫王人將送其年五月十三日還窆於江陽縣之茱萸里傳業學士數甚滋多門人智果稟承遺訓情深追遠乃與同學紀諸景行碑于寺門秘書詔誥舍人虞世南爲文金紫光祿大夫內史侍郎虞世基爲銘見於別集

釋道判姓郭氏曹州承氏人也三歲喪親十五遊學般涉史籍略綜儒道十九發心出家投于外兄而剃落焉具戒已後歷求善友深厭俗累絕心再往每閱像教東傳慨而不睹靈迹委根歸葉未之或聞遂勇心佛境普當瞻敬以齊乾明元年結伴二十一人發趾鄴

都將經關塞關邏嚴設又照月光踟躕迴首
義無踰越忽值雲奔月隱乘闇度棧遇逢遊
兵特蒙釋放以周保定二年達于京邑武帝
賞接崇重仍令於大乘寺厚供享之經逾兩
載上表乞循先志又蒙開許勅給國書并資

九四

七

行調西度石磧千五百里四顧茫然絕無水

草乘飢急行止經七夕便至高昌國是小蕃

附庸突厥又請國書至西面可寒所

此云天
子治也

彼土不識衆僧將欲加害增人防衛不給糧

食又不許出拾掇薪菜但令餓死有周國使

人諫可寒云此佛弟子也本國天子大臣敬

重供養所行之處能令羊馬滋多可寒歡喜

日給羊四口以充恒食判等放之而自煮菜

進噉既見不殺衆生不食酒肉所行既殊不

令西過乃給其馬乘遣人送還達于長安住

乾宗寺判以先在窮險無人造食遂捨具戒
今返京室後乃更受之停止五年逢靜謐法
師諮詢道務慧業冲邃淹歷五周朝夕聞問
方登階漸會武帝減法與藹西奔于太白山
同侶二十六人逃難巖居不忘講授中百四

論日夜研尋恂恂奉誨雖有國誅靡顧其死
東引尋山岨于華岳凡所遊遁者望日叅焉
遂離考山室二十餘所依承藹德爲入室之
元宗始末一十五年隨逐不捨後藹捨身窮
谷用陳護法判舍酸茹毒奉接遺骸建塔樹

銘勒于巖壁天元嗣曆尋改邪風創立百二
十人爲菩薩僧判當其數初住陟岵寺大隋
受命廣開佛法改爲大興善焉判道穆僧徒
歷總綱任敦攝鼻倫有光先範開皇之肇於
終南山交谷東嶺池號野睹迥出雲端俯臨

原陸躬自案行可爲栖心之場也結草爲庵集衆講說開皇七年勅遣度支侍郎李世師將天竺醫工就造精舍常擬供奉知判道業修曠給額爲龍池寺焉大將軍雲定興以爲擅越四事供給無爽二時侍郎獨孤機食奉

戶四

音猷於宅後園別立齋宇請來栖息終日將事稟其法戒薛國公及夫人鄭氏夙奉清訓年別至山諮承戒誥決通疑議以大業十一年五月四日平旦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四初判釋蒙啓法性狎林泉少欲無競樂居儉攝行慈濟乏偏所留心履苦登危彌其本意故每至粟麥二熟行乞貯之至厚雪彌山則遺諸飛走所以山侶遊僧蒙其獎濟者殷矣又食不擇味生無患苦僧事執掌身先令之而弘道終朝虔虔無怠雖暫遊世恒歸山室

斯亦巖岫之學觀矣

釋淨業俗姓史氏漢東隨人也年登小學即霑緇服閭里嘉之號稱賢者專經之歲割愛出家淨養威儀霜厲冰潔受戒已後遊刁河內精研律部博綜異聞時有論師慧遠樹德

漳河傳芳伊洛一遇清耳便申北面學涅槃等經皆品酌其致弘宣大旨而恨文廣功略章句未離及遠膺詔入闕業亦負裘陪從首尾餐承盡其幽理晚就曇遷禪師學於攝論遷器宇崇廓墻仞重深遂舉知人同揚樂說

戶四

九

嘉業鑽仰誠至乃傾襟導引隨聞頂受緘勒寸心開皇中年高步於藍田之覆車山班荆採薇有終焉之志諸清信士敬揖戒舟爲築山房竭誠奉養架險乘懸製通山美今之悟真寺是也業確乎內湛令譽外馳仁壽二年

被舉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初通行諸基
欲於十力寺置之行至景藏忽感異香滿院
衆共嗟怪因而樹立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
于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聲及往掩捕扇
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範爲諸
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群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舟入水爲魚授法魚皆迴頭
繞船如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所遇乃以
舍利置於佛堂先有塑菩薩一軀不可移轉
至明乃見迴身面於舍利狀類天然一無損
處屢興別瑞傳言不盡大業四年召入鴻臚
館教授蕃僧九年復召住禪定寺聯翩荏苒
微壅清曠後欲返於幽谷告同學曰此段一
行便爲不返而別未淹旬已聞怛化春秋五
十有三達生知命斯亦至哉即大業十二年

二月十八日也露骸松下初業神岸溫審儀
止雍容敦仁尚德有古賢才調篤愛方術却
粒練形冰玉雲珠資神養氣而卒非其所治
徒載聲芳潔已清貞差爲傳德矣

釋童真姓李氏遠祖隴西寓居河東之蒲坂
焉少賦生死希心常住投曇延法師爲其師
範綜掇玄儒英猷秀舉受具已後歸宗律句
晚涉經論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議其詞理恒
處延興敷化不絕聽徒千數各標令望詳真
高譽繼迹於師開皇十二年勅召於大興善
寺^{十四}
對翻梵本十六年別詔以爲涅槃衆主披解
文義允愜衆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衆不友
非類唯德是欽仁壽元年下勅率土之內普
建靈塔前後諸州一百一十一所皆送舍利
打剎勸課繕構精妙真以德王當時下勅令

往雍州創置靈塔遂送舍利於終南山仙遊寺即古傳云秦穆公女名弄玉習仙升雲之所也初真以十月內從京至寺路逢雨雪飛奔滂注淹漬人物唯舍利與上獨不濡潤同共異之寺居衝谷日夕風震自靈骨初臨迄于藏瘞怡然恬靜燈耀山谷兼以陰雲四塞雨雪俱零冀得清霽見日有符程限真乃手執熏爐興發大願恰至下期冬日垂照時正在午道俗同慶及安覆訖還復雲合大衆共歎真心冥感之所至也大業元年營大禪定下勅召真爲道場主辭讓累載不免登之存撫上下有聲僧綱又以涅槃本務常事弘獎言今之設多附斯文大業九年因疾卒于住寺春秋七十有一真抱操懷亮朋附高流廝下之徒性非傾徒寺既初立宰輔交叅隆重

戶部

十一

居懷未始迎送情繫天表卒難變節當正臨食衆將四百大堂正梁忽然爆裂聲駭震霆一衆驚散咸言摧破徒跣而出者非一唯真端坐依常執匙而食容氣不改若無所聞兼以偏悲貧病撤衣拯濟躬事扶視時所共嘉剛柔兼美焉

釋靈幹姓李氏金城狄道人祖相封於上黨遂隨封而遷焉年始十歲樂聞法要遊寺觀看情欣背俗親弗違之年十四投鄴京大莊嚴寺衍法師爲弟子晝夜遵奉無怠寸陰每入講堂想處天宮無異也十八覆講華嚴十地初開宗本披會精求僉共怪焉又酬抗群鋒無所躡礙衆益欣美冠年受具專志毗尼而立性翹仰恭攝成節三業護持均持遮性周武滅法通廢仁祠居家奉戒儀體無失隋

開佛日有勅簡入菩薩數中官給衣鉢少林安置雖蒙厚供而形同俗侶開皇三年於洛州淨土寺方得落髮出家標相自此繁興有海玉法師構華嚴衆四方追結用興此典幹即於此衆講釋華嚴東夏衆首咸共褒美開

皇七年因修起居道業夙聞遂蒙別勅令住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至十七年遇疾悶絕唯心不冷未敢藏殯後醒述云初見兩人手把文書戶前而立曰官須見師俛仰之間乃與俱往狀如乘空足無所涉到一大園七寶樹林端嚴如畫二人送達便辭而退幹獨入園東西極目但見林地山池無非珍寶焜煌亂目不得正視樹下花座或有人坐或無坐者忽聞人喚云靈幹汝來此耶尋聲就之乃慧遠法師也禮訊問曰此爲何所答是堯率

戶四

十二

陀天吾與僧休同生於此次吾南座上者是休法師也遠與休形並非本身項戴天冠衣以朱紫光偉絕世但語聲似舊依然可識又謂幹曰汝與我諸弟子後皆生此矣因爾覺悟重增故業端然觀行絕交人物仁壽三年

舉掌寺任素非情望因復俯從其年奉勅送舍利於洛州便置塔於漢王寺初建塔所屢放神光風起燈滅而通夕明亮不須燈照又感異香從風而至道俗通見四月八日卜舍利時寺院之內樹葉皆萎烏鳥悲叫及填平滿還如常日時漢王諒作鎮晉陽承幹起塔王之本寺遠遣中使賜什物然其善於世數機捷樞要辯注難加嘗爲獻后述懺帝心增感歔歔連濡乃賜帛二百段用旌隆敬大業三年置大禪定有勅擢爲道場上座僧徒

一盛匡救有序至八年正月二十九日卒於寺房春秋七十有八幢蓋道俗相與奔隨乃火葬於終南之陰初幹志奉華嚴常依經本作蓮華藏世界海觀及彌勒天宮觀至于疾甚目睛上視不與人對久之乃垂顧如常日

戶四

十三

沙門童真問疾因見是相幹謂真曰向見青衣童子二人來召相遂而去至兜率天城外未得入宮若翹足舉望則見城中寶樹花蓋若平立則無所見也旁侍疾者曰向舉目者是其相矣真曰若即住彼大遂本願矣幹曰天樂非久終墜輪迴蓮華藏世界是所圖也不久氣絕須臾復通真問何所見耶幹曰見大水遍滿華如車輪幹坐其上所願足矣尋爾便卒沙門靈辯即幹之猶子也少小鞠育誨以義方攜在道位還通大典令住勝光寺

衆議業行擢知綱任揚導華嚴擅名帝里云釋敬脫不詳姓氏汲郡人也年少出家以孝行清直知名雖該覈小大偏明成實講解周鏡不虧聲聞開張衡術章疏惟新爲後學宗仰又善聲韻兼通字體蒼雅林統識其科蹤文章篇什頗預倫伍同住房院罕見餘談手不輟卷專師廣瞻威儀修整未曾反顧身極長大充滿圓成時共目之以爲僧傑人有達於帝者乃追住慧日四海齊架又無與競志節堅正最爲稱首帝欲試諸大德誰爲剛亮通命引入允武殿勅監門郎將段文操拔刀逐之令走諸大德並趨步速往唯脫緩步如常語操曰卿何事以此相逼及上殿坐語論佛理帝徐顧操曰衆僧素不知俗法監門何得催耶私異脫之大志也勅賜大竹扇面闊

三尺即令執用并賜松抱高標令著於宮中
而出帝自送之曰誠僧傑矣爾後常弘成實
無替時序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
春秋六十三自脫之聽學也常施荷擔母置
一頭經書及筆又置一頭若至食時留母樹

十四

十四

下入村乞食用以充繼其筆絕大麤管如臂
可長三尺方丈一字莫不高推人有乞書者
紙但一字耳風力道逸觀之不厭皆施諸壁
上來往觀省東都門額皆脫所題隨一賦筆
更不修飾時慧日有沙門法楞者偏弘地論
著述疏記聲名相副見重道場及于終世以
事聞奏帝哀之殯殮所資皆從天府

釋善胄俗姓淮氏瀛州人少出家通敏易悟
機悟爲心預涉講會樂詳玄極大論涅槃是
所續注齊破投陳奔造非數年屬荐餒告乞

是難日濟一餅纔充延命形極羸悴衆不齒
錄行至一寺聞講涅槃因入論義止得三番
高座無解低頭飲氣徒衆千餘停偃講唱於
是扶輦而下既至房中奄然而卒胄時論訖
即出竟不知之後日更造乃見造諸喪具因

問其故乃云法師昨爲北僧所難乃因即致
死衆不識胄不之擒捉聞告自審退而潛焉
經于數日後得陳僧將挾復往他講所論義
者無不致屈斃者三人由此發名振續大光
吳越隋初度北依遠法師止于京邑住淨影

十四

十五

寺聽徒千數並鋒銳一期而胄覆述豎義神
彩秀發偏師論難妙通解語遠制涅槃文疏
而胄意所未弘乃命筆改張剖成卷軸鑿深
義窟利寶罔遺遠聞告曰知子思力無前如
何對吾改作想更別圖可邪胄曰若待法師

即世方有修定則胄之虛名終無實錄遠乃從之疏既究成分宗匠世亟有陳異遠亡之後勅令於淨影寺爲涅槃衆主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攜與同行岷嶓望德日歸道成務逮仁壽末歲還返關中處蜀道財悉營尊像光座嚴飾絕世名士雖途經危險而步運並達在京供養以爲模範會文帝置塔勅送舍利于梓州牛頭山華林寺嚴興將達感猪八頭突到輿下從行至館驅逐乃走還來如故漸至城治黑蜂四枚形甚壯偉隨輿旋遶數匝便去既至州館夜放大光明徹屋上如火焰發食頃方滅又掘塔基入深丈餘正當函處得古瓷瓶無蓋有水清澄香美乃用盛於函內寺有九層浮圖從西南角第二級放光上照相輪如五石瓮許黃赤如火良久

方隱又堂內彌勒像亦放眉間紫光并二菩薩亦放赤光通照寺院前後七度衆人同見除不來者及大業造寺廣召德僧胃應高選又住禪定屢開法席傳響相尋因感風疾脣口喎偏時人謂改張遠疏之所及也初遠以涅槃爲五分末爲闍維分胃尋之揣義改爲七分無有闍維第七云結化歸宗分自風疾多載而問難尋常爲諸學者所共驚憚後忽患損口如恒日胃曰吾患旣差命必終矣此不可怪理數然也大業十三年欲返本寺衆不許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衆見其志決方復開許以武德三年八月內終於淨影寺春秋七十有一初患篤謂門人曰吾一生正信在心於佛理教無心輕略不慮淨土不生即令拂拭房宇燒香嚴待病來多日委卧

不起忽爾自坐合掌語侍人曰安置世尊令坐口云世尊來也宵今懺悔慙愧如是良久曰世尊去矣低身似送因卧曰向者阿彌陀佛來汝等還見不不久吾當去耳語頃便卒葬于城南韋曲之北崖遵遺令也弟子慧威住大總持講尋宗迹著名京室

釋辯相姓史瀛州人也性愛虛靜遊聽有聲業綜經術齊趙之方備聞芳績後旋洛下涉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遠公學於十地大小三藏遍窺其奧隅而於涅槃一部詳覈有聞末南投徐部更採攝論及以毗曇皆披盡精詣傳名東壤光聞師資衆所歸向開皇七年隨遠入輔創住淨影對講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師轍仁壽置塔勅令送舍利於越州大禹寺民庶歡躍欣見遺身未及出間光自涌現

戶四

十七

青黃赤白四色昭彰流溢于外七衆嗟慶勝心屢動又於山側獲紫芝一枚長二尺三寸四枝三蓋光色鮮奇還返京都大弘法席常聽學士一百餘人並得領袖當時親承音誥大業之始召入東都於內道場敷散如故僞鄭擁逼同固洛濱武德初年蒙勅延勞還歸京室重弘經論更啓蒙心今上昔在弘義欽崇明德延入宮中通宵法論亟動天顏矚賜豐美乃令住勝光此寺即秦國之供養也故以居焉晚以素業所資慧門初開追崇淨影仍就講說又捨所遺圖遠形相常存敬禮用光師範以貞觀初年因疾纏身無由取逝乃隱避侍人自縊而卒在于住寺春秋七十有餘矣相爲人敦素形色鮮白眉目濃朗儀止閑恭商推名理接頓詞義有神彩矣

釋寶襲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師之弟子
休聰達明解神理超逸齊末馳聲廣於東土
周平齊日隱淪本州天元嗣立創開佛法休
初應詔爲菩薩僧與遵遠等同居陟謁開皇
七年召入京輦住興善寺襲十八歸依誦經
爲業後聽經偏以智度爲宗布響關東高聞
時傑從休入京訓勗爲任開皇十六年勅補
爲大論衆生於通法寺四時講化方遠總集
逮仁壽造塔又勅送舍利於嵩州嵩岳寺初
雲霧暗合七日蒙昧襲乃擎爐發誓願將限
滿下舍利時得見日彩俄而所期既至天開
光耀日當正午旣副情望遂即藏翳末又送
于邢州汎愛寺忽於函上見諸佛菩薩等像
及以光明周滿四面不可殫言通於二日光
始潛沒而諸相猶存及當下時又見卧像一

戶四

十八

軀赤光踊起襲欣其所感圖而奉敬至文帝
升遐起大禪定以名稱普聞召而供養武德
末年卒於住寺春秋八十矣有弟子曇恭明
洪皆善大論恭少而機辯見解有名屢講經
論京室稱善護法臣弼頗存聖言貞觀初年
勅徵爲濟法上座綱維僧務傳芳季緒後召
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德爲時須故輪轉
無定卒於任所洪亦以榮望當時紹宗師業
召入普光時復弘法而專營浴供月再洗僧
繼踵安公歸心慈氏云

釋慧遷瀛州人也好學專問愛翫地論以爲
心賞之極負錫馳騁求慕郢匠雖研精一部
而橫洞百家每至難理則群師具叙有齊之
時早扇名實又從遠公重流前業義不再緣
周經一紀併通涅槃地持並得講授齊亡法

毀南奔陳國大隋革運又歸鄉壤行經洛下
還附遠焉故業新聞備填冑臆及遠入關從
而來至住大興善弘數爲任開皇十七年勅
立五衆請遷爲十地衆主處寶光寺相續講
說聲績攸陳仁壽二年勅令送舍利於本鄉
弘博寺既至掘基入地六尺感發紫光散衝
塔土其相如焰似今像所佩者又土上成字
黑文分明云轉輪王佛塔也見此靈相咸慶
希逢仁壽四年又於海州安和寺起塔掘深
五尺便獲白土色逾於粉遍滿坑中復深八
尺於白土內得白玉一枚方餘徑尺光潤難
比及將下旦放大光明通照城郭色如紅火
舍利出瓶分爲六粒現希有事衆皆歎訝遷
後頻開十地京邑乃多無與比肩者及大禪
定興召入處之武德末年卒於所住春秋七

十有九矣自遷之歿後十地一部絕聞開壤
道由人弘於斯驗矣有心之寄誠可勵諸
釋慧覺俗姓范氏齊人也達量通鑒罕附其
倫而儀形秀峙眉目峯映衣服鮮潔身長七
尺容止溫弘顧步淹融鏘鏘然也執持行路
莫不駐步迎睇而目送者其威儀感人如此
明華嚴十地講席相繼流軌齊岱榮名遠著
門學成風大隋受禪闡隆像法以文皇在周
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
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
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地惟泥濕遍以石鋪
然始增基通於寺院周閭千計廊廡九重靈
塔雲張景臺星布以覺識解騰譽召而處之
弘闡法門多以華嚴爲首受悟請益宏略遵
於四宗後被請高陽允當講匠聽衆千餘堂

宇充溢而來者不絕遂停法肆待有堂宇方可弘導爰有施主即爲造千人講堂締構斯須不月便就既登法座衆引充滿覺威容宏雅其狀若神談吐抑揚汲引玄隱披釋沖洽聽徒竦戴誠博義之弘量也著華嚴十地維

戶四

二十

摩等疏并續義章一十三卷文質恢恢條貫倫約齊魏明德咸誦行之至武德三年會獫狁南侵覺少有恙通告門人曰吾其去矣侍者曰今寇賊臨城人路阻絕知何處去答曰生死道長去留無日明當別矣乃勅出身資爲僧設食與衆取訣通夜正念精爽泠然明相纔出奄然從化春秋九十矣初覺慧解之性素蓄質襟福業攝生隨喜者衆凡有營理身助修治故寺之基址咸由勸勉又聞往生淨土園施爲功不遠千里青州取棗於并城

開義寺種之行列千株供通五衆日呈茂美斯業弘矣時寺有二僧俱名慧達遠公門人善解當世武德之初京邑呈美又有明幹者亦亞其倫相與傳燈流芳不絕

釋智琚新安壽昌人俗姓李氏原其世系出

自高陽末曹任爲理官仍以爲姓時代音變遂以理爲李因而氏焉其本冀州趙郡典午東遷徙居江左父禕仕梁負外散騎侍郎琚年十九便自出塵聽坦師釋論未淹灰管頻聞精義坦即隋齊王暕之門師也次聽雅公

戶四

三十一

般若論又聽譽公三論此三法匠名價九重琚欲潔操秉心偏窮法性諸高座主多無兼術古人有言學無常師斯言有旨廣尋遠討曲盡幽求年二十七即就敷講無礙辯才衆所知識說經待問亟動恒倫及坦將逝以五

部大經一時付囑既蒙遺累即而演之聲駕
載隆玄素攸仰然其口不言人眼無受色牢
醍弗嘗葷辛無犯入室弟子明衍受業由來
便事之爲和上云前謂曰吾以華嚴大品涅槃
釋論此之文言吾常吐納今以四部義疏
付囑於汝乃三握手忽然而終卒於常州之
建安寺即武德二年六月十日也寔於毗壇
之南寺之舊堦衍姓丘氏晉陵名族容止可
觀精彩卓異敬崇芳績樹此高碑于寺之門
前陳西陽王記室譙國曹憲爲文

釋道慶姓戴其先廣陵後遁度江家于無錫
年十一出家事吳郡建善寺藏闍黎服勤盡
禮同侶所推十七出都聽彭城寺講成實論
大義餘論皆莫之遺所以時匠目曰懸日月
於懷中注江河於口內者誠歸於慶矣既荷

嘉問倍志兼常利齒聞於既往高座屬於茲
日及陳祚云亡法朋彫散東歸無錫居鳳光
寺學徒載萃誨誘如初後止毗壇弘業寺專
事闡弘無棄涼暑然其容止善言笑淡名利
厚交遊毫翰奔涌琴詩婉妙風神閑縱韻宇
虛凝應物有方履機無忤以武德九年八月
終於寺房春秋六十一即以其月二十三日
寔於扶塘之山律也穿墻之日鋤鍾繞施感
白鶴一群自天而下遙曳翻翔摧藏哀喚自
非道光遠被何由致此異祥同寺沙門法宣
戶四
曰余與伊人言忘道狎京輦少年已欣共被
二十二
他鄉衰暮更喜同袍月席風筵接腕晤語吾
子經堂論室促膝非異人豈意玄穹殲我良
友千行徒洒百身寧贖未能抑筆聊書短銘
其詞曰

十力潛景四依匡世踵德連暉伊人是繼
宮牆戒忍燈炬禪慧並驅生林分庭安寂
論堂撫王義室芬蘭坐威師子衆遶栴檀
道潔塵外理析談端四儀式序三業惟安
穢土機窮勝人現滅帳留餘影車迴去轍
隴月孤照墳泉幽冽竹露暫團松風長切
氣運有終德音無絕

續高僧傳卷第十二

音釋

春時忍切 樞苦侯切 瑒與章切 綽子代切 颯甫遙切
棧士諫切 恆苦協切 縻蘇協切 嶺侯古切
續子卯切 緯於宜切 挑雉矯切 鋤山切 鍾七遙切
田器也 鐵子康切 域也 鍾楚切

上

下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戶五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九

本傳十七人
附見八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慧因傳一

法仁

安州方等寺釋慧嵩傳二

戶五

同州大興國寺釋法祥傳三

終南山玉泉寺釋靜藏傳四

道刪

新羅國皇隆寺釋圓光傳五

圓安

蒲州仁壽寺釋海順傳六

行發
慧本

京師普光寺釋曇藏傳七

京師大莊嚴寺釋神迴傳八

玄究

京師定水寺釋僧鳳傳九

法位

京師普光寺釋道岳傳十

明略

汴州慧福寺釋功迴傳十一

汴州安業寺釋神照傳十二

蒲州栖巖寺釋道傑傳十三

蒲州栖巖寺釋神素傳十四

東都天宮寺釋法護傳十五

蜀都寶園寺釋玄續傳十六

蘇州法流水寺釋慧璧傳十七

釋慧因俗姓于氏吳郡海鹽人也晉太常寶
之後胤祖朴梁散騎常侍父元顯梁中書舍
人並碩學英才世濟其美因稟靈溫裕清鑒
倫通徽音深靡縑素欽屬十二出家事開善
寺慧熙法師志學之年聽建初瓊法師成實
曾未具戒便齊入室慧聲廣被道衆相推而
欣味靜心未指章句乃詣鍾山慧曉智瑤二
禪師請授調心觀法定水既清道思逾肅師
襲宏略曲盡幽微而悟言神解獨酌標致又
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弘

滿宇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逾藍辯後歸靜
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踵
武傳燈將三十載陳太建八年安居之始忽
感幽使示王請法師部從相誼絲竹交響當
即氣同捨壽體如平日時經七夕若起深定

戶五

二

學徒請問乃云試看箱內見有何物尋檢有
綯兩束因曰此爲親遺耳重問其故曰妄想
顛倒知何不爲吾被閻羅王召夏坐講大品
般若於冥道中謂經三月又見地獄衆相五
苦次第非夫慈該幽顯行極感通豈能赴彼
冥析神遊異域陳僕射徐陵高才通學尚書
毛喜探幽洞微時號知仁咸歸導首隋仁壽
三年起禪定寺搜揚寓內遠招名德因是法
門龍象乃應斯會旣德隆物議大衆宗歸遂
奉爲知事上座訓肅禪學柔順誘附清穆僧

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又寺初勝集四海一
期名德相亞通濟斯美因又寔兼之矣頻講
三論并製文疏要約標控學者高奉大唐弘
運重興佛日舉十大德當其一焉以身御法
不令而行讓以得之屈已成務故京寺宿望
心敬傳承咸崇菩薩戒師後進具戒者無不
依而羯磨左僕射蕭瑀器局貞亮玄風凝遠
刑部尚書沈叔安溫柔弘雅達信通神並崇
仰欽承于茲二紀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
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
遊其道者莫測其位以貞觀元年二月十二
日卒于大莊嚴寺春秋八十有九未終初夜
告弟子法仁曰各如法住善修三業無令一
生空過當順佛語勿變服揚哀隨吾喪後事
不可矣乃整容如常潛思入定於後夜分正

坐而終咸聞異香滿室遂遷坐于南山至相
寺于時攀轅扶輶道俗千餘人送至城南又
聞天樂鳴空弟子等爲建支提塔勒銘封
樹蘭陵蕭鈞製文仁是鄉人少所恭奉清淨
身心修行念定卑弱著性有名聞學

釋慧曷安陸人幼入道門即懷遠量收覽經
義弘導居心初跨染玄綱希崇大品博聞略
究而情阻未申承苞山明法師興皇遺囑世
稱郢匠通國瞻仰因往從之諮奉無倦備清
遐邇遂得廣流部袞恢裕興焉年方登立即
昇法座談爲一指衆侶誼譁受業傳燈分風
從化然以法流楚服成濟已聞岷洛三巴尚
昏時罔便以法弘導遠化未聞隋大業年沂
流江硤雖遭風浪厲志無前旣達成都大弘
法務或就綿梓隨方開訓自玉疊僧侶因此

開明銜煙總華傾味正法而成惠卹焉無憚
遊涉故使來晚去思詠歌滿路又以衆斯殷
雜枯折由生曷據法徵治情無猜隱時或不
可其懷者計奏及之云結徒日盛道俗屯擁
非是異術何能動世武德初年下勅窮討事

本不實誣者罪之曷惟道在人弘義須知返
乃旋途南指道出荆門隨學之賓又倍前集
旣達故鄉存仍前業重張領牒更叙關鍵神
望彌高衆聚彌結弊其誼競避地西山之陰
屏退尋閑陶練中觀經逾五載四衆思之又
造山迎接處邑傳化曷隨宜利益意引行藏
還返安州方等寺講說相續以貞觀七年卒
於所住春秋八十有七自曷一位僧伍精勵
在先日止一餐七十餘載隨得便嗽無待營
求不限朝中趣得便止所以蜀部豐都芳羞

兼列每旦填供常充寺門蒿並命入僧自無一受旦講若下食惟一椀自餘餅菜還送入僧有學士道勤見其羸弱恐法事稽留爲告外衆令辦厚供蒿怪異常推問食所由即令勤出衆水不相襲告曰邪命之食不可御也汝聞吾言而不解教意其守節稟法也如此釋法祥同州人童稚出家清貧寡欲周勤訪道栖止無定冠具已後遵奉憲章刻意鞭後潛心玄牘二教周廢便從俗吏而抱德懷經禮誦無輟僚佐班列同共嘉尚將欲進位貢入臺府而正性慕道不思榮問乃恣其習業需負而已隋興法現即預出家住大興國寺志操俊爽言必簡衷立身凝肅不居幽屏常處大房開通前後三十餘年當風而住虛廓其慮門未曾掩坐卧一床讀經爲業道俗問

戶五

五

訊者自非讀盡復卷中無涉言故知其容節卷末收者咸私覲已後而奉對詳潛思玄籍博綜多持開蒙引喻言不加飾因染傷寒有勸藥療者皆無所受但苦邀心隨務量擬或患痢病有加藥者乃曰痢者水也不進自除便噉乾飯數日便差其執節堅固率皆類此兼又持信標儀不交華薄身令衆範出言歸敬故衆有諸罰詳必先致其詞聞過伏引更不怨及其德耀人神爲若此矣以武德七年沉痾累月素氣綿弱侍者叅立乃微言佛像佛像聲既沉隱初聞未了後思乃悟迴顧看之瞥見尊儀峙然西壁光明宛具須臾漸隱又聞香樂競至愔鬱盈房道俗驚嗟又見一群白鶴從西方來遶房三匝翔轉還從來處而去於後少時而卒乃葬于城之東隅傾邑

充衢幢蓋綿亘哀慟之聲流聞遠近

釋靜藏俗姓張澤州高都人九歲出家投清化寺詮禪師而爲師主訓誨之至極附大猷進戒已後樂思定業通微盡相宗徒有歸年二十三發弘誓曰丈夫出俗紹釋爲氏豈不欲義流天下名貫玄班者乎承鄉壤大德遠法師勅召在京弘化爲務便往從之未至值遷果非本遂乃遍諸法席聽採經論攝論十地是所偏求還住淨影弘揚所習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武德初歲太僕卿宇文明達夙昔承奉禁戒是投合門請業用比昭穆勅使達爲河之南北執節招撫綸言旣出將事首途藏送曰世界無常佛有誠誥別易會難先民遺語願常在此奉信

戶五

六

在心達以藏夙有預聞曾經事驗拜辭曰弟子銜命於不返願師冥道昭助及至相州果爲賊王德仁所害具子世壽奏曰臣父奉勅安撫竭誠奉國爲賊所害思報皇恩藍田散谷見有故寺望得爲父修立并度僧二七人帝問欲作何寺壽以事諮藏藏曰此山上有潤玉下有流泉可名玉泉耶壽具奏聞帝依所請仍延藏往住堂宇廊廟並指搗焉遠近道俗造山修觀皆遺之法藥安時處順遂復其性以武德九年十二月因事入京遇染時患恨終京室春秋五十有六弟子道刪祖習風範地持一部敷化在心今住終南至相有名於世

釋圓光俗姓朴本住三韓秦韓辰韓馬韓光即辰韓新羅人也家世海東祖習綿遠而神

器恢廓愛染篇章校獵玄儒討讎子史文華
騰翥於韓服博瞻猶愧於中原遂割略親朋
發憤溟渤年二十五乘舶造于金陵有陳之
世號稱文國故得諮考先疑詢猷了義初聽
莊嚴旻公弟子講素露世典謂理窮神及聞

力五

七

釋宗乃同腐芥虛尋名教實懼生涯乃上啓
陳主請歸道法有勅許焉旻爰初落髮即稟
具戒遊歷講肆具盡嘉謀領牒微言不謝光
景故得成實涅槃蘊括心府三藏數論偏所
披尋末又投吳之虎丘山念定相公無忘覺
觀息心之衆雲結林泉並綜涉四含功流八
定朋善易擬筒直難虧深副夙心遂有終焉
之慮於即頓絕人事槃遊聖蹤攝想青霄緬
謝終古時有信士宅居山下請光出講固辭
不許苦事邀延遂從其志創通成論未講般

若皆思解俊徹嘉聞飛移兼糅以絢彩織綜
詞義聽者欣欣會其心府從此因循舊章開
化成任每法輪一動輒傾注江湖雖是異域
通傳而沐道頓除嫌郤故名望橫流播于嶺
表披榛負橐而至者相接如鱗會隋后御宸
威加南國曆窮其數軍入揚都遂被亂兵將
加刑戮有大主將望見寺塔火燒走赴救之
了無火狀但見光在塔前被縛將殺旻怪其
異即解而放之斯臨危達感如此也光學通
吳越便欲觀化周秦開皇九年來遊帝宇值
佛法初會攝論肇興奉佩文言振續徽緒又
馳慧解宣譽京臯勲業旣成道東須繼本國
遠聞上啓頻請有勅厚加勞問放歸桑梓光
往還累紀老幼相欣新羅王金氏面申虔敬
仰若聖人光性在虛閑情多汎愛言常含笑

愠結不形而牋表啓書往還國命並出自宵襟一隅傾奉昔委以治方詢之道化事異錦衣情同散國乘機敷訓垂範于今年齒既高乘輿入內衣服藥食並王后自營不許佐助用希專福其感敬爲此類也將終之前王親執慰囑累遺法兼濟民斯爲說徵祥被于海曲以彼建福五十八年少覺不念經于七日遺誠清切端坐終于所住皇隆寺中春秋九十有九即唐貞觀四年也當終之時寺東北虛中音樂滿空異香充院道俗悲慶知其靈感遂葬于郊外國給羽儀葬具同於王禮後有俗人兒胎死者彼土諺云當於有福人墓埋之種胤不絕乃私瘞於墳側當日震此胎屍擲于塋外由此不壞敬者率崇仰焉有弟子圓安神志機穎性希歷覽慕仰幽求遂北

戶五

八

趣九都東觀不耐又西燕魏後展帝京備通方俗預尋經論跨轡大綱洞清纖旨晚歸心學高軌光塵初住京寺以道素有聞特進蕭瑀奏請住於藍田所造津梁寺四事供給無替六時矣安嘗叙光云本國王染患醫治不損請光入官別省安置夜別二時爲說深法受戒懺悔王大信奉一時初夜王見光首金色晃然有像日輪隨身而至王后宮女同共觀之由是重發勝心剋留疾所不久遂差光於秦韓馬韓之間盛通正法每歲再講匠成後學矚施之資並充營寺餘唯衣鉢而已

戶五

九

貧無資受業故年在志學尚未有聞乃慷慨
辭親脫落求道出家依于沙門道慈慈道光
玄胄名扇儒宗具見後傳順躬事學禮晝夜
誦經初無暫替文不再覽日殆三千歲登具
受履操逾遠志業尤勇念定所持誓無點累
仍以威儀嚴著身過可防語笑易爲口非難
護乃因他患緘默不言却掃蓬扉事心而已
方以學行之始慧解爲先遂閱討衆經服膺
玄宰方等諸部咸稟厥師皆探賸研機遺言
領意有栖巖寺沙門神素者性好幽栖尤專
大論順遠承奇調思扣冲關乃荷帙登峯諮
叅講肆徒屬旣衆鑽仰殊多有所詢求但舉
綱要順頻時屢請微以爲繁雖愠色不形而
勞心可驗順遂巡退席曰昔陳亢問一得三
今者請一蒙二亦何遂乎曰何謂耶答曰一

則見忤一則聞義素旣悟其所述因斯自草
於是無疑不斷有滯必申至於雜心隱括備
在婆沙研精專一始終該統或下山分衛而
執卷披文或企足接明假照尋讀莫不洞開
樞要妙鑒幽原順嘗以餘席言於素曰海順
曠劫深尤不逢賢聖周旋五趣莫能自免致
生茲穢土對此凡緣未能出有欲河登無爲
岸將不由心駒失轡而晦沉坑塹者乎因涕
泣濡襟歔歔哽塞又曰每念二輪交轍息駕
何由六道長驅思歸無路言及斯事載懷惶
悚且生得爲人啓期亡憂於貧賤出家弘道
僧度不易於公候順今兼之一何可慶又以
大冥之室仰屬傳燈雖不面奉如來而幸遇
法師耳不量短綆輒揆深源願得賜以明珠
投之渾浪如此則一生有獲千載無恨也遂

即言笑如常容儀自若素曰敢聞君子志矣
恐不副雅懷素後累居僧任果停講席順以
法輪罕遇遂欣禪味有沙門道傑者穎秀定
慧希慕風景乃致書曰敢稽首大師門下每
欲理靜攝心山泉畢志但以無明大夜非慧
炬不輝故栖寄法筵聽覽玄旨至於人物聚
集頗勞低仰況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儻從
風燭前路奚憑所以策駕駘之疲想千里之
遠定門玄妙輒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盤桓
伏願開含養之懷退人以禮傑得書美其銳
情玄暢也乃報曰促路非騏驥之逸轡灌木
豈是鸞鳳之栖息故當引水而沐枯魚戢翼
而朋寡鶴耳脫其不爾幸無略光陰順得書
會疾遂不果行而爲人高簡雅素自歸清衆
絕交氓俗嘗有說種姓高尚祖禰榮貴者以

戶五

十一

誇於順順睨爾而笑曰我釋種餘暉法王之
子尚須謙讓自下不敢傲誕欺人豈期庸庸
之徒翻欲恃鬼陵物遂振手而去故趨時之
士皆不及其門反俗之賓頗入其室而道行
純潔性好追蹤曾刺血洒塵供養舍利兼以
血和墨書七佛戒經剋已研心類皆如此嘗
尋付法藏傳說如來涅槃法付承繼迄於師
子罽賓囑累斯盡詞事既顯若親面焉因斯
悽感涕零如雨曰恨不及彼聖人拔茲沉俗
也又常於宵分歸命三尊同住鄰居無得聞
者或解納覆彼寒夫或減食而充餒者志好
恬愉無求知足有贈衣帛者終不以介意曾
從容曰自任則樂而未曾制物從我隨物則
苦而未曾以我違物且鳥不栖淵魚不巢樹
未必解修和讓之道而各得其所宜者亦猶

我不奪物榮物不好我辱矣又作三不爲篇
其一曰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石通道
祈井流泉君肝在內我身處邊荆軻拔劍毛
遂捧盤不爲則已爲則不然將恐兩虎共鬪
勢不俱全永存今好長絕來怨是以返跡荒
逕息影柴門其二曰我欲刺股錐刃懸頭屋
梁書臨雪彩牒映螢光一朝鵬舉萬里鸞翔
縱任才辯遊說君王高車反邑衣錦還鄉將
恐鳥殘以羽蘭折由芳籠餐詎貴鉤餌難嘗
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其三曰我欲銜才
鬻德入市趨朝四衆瞻仰三槐附交標形引
勢身達名超箱盈綺服厨富甘肴諷揚絃管
詠美歌謠將恐塵栖弱草露宿危條無過日
旦靡越風朝是以還傷樂淺非惟苦遙順神
晤駭群出言可錄著集數卷于時真法陵遲

戶五

十二

俗尚諛諂訥言敏行者爲愚巧詞令色者爲
智廉潔正性衆或致譏故順理貞直之心居
危不亂涅而不緇可謂懷素風焉有沙門行
友者志行嚴正才慧英悟與順素交因疾叅
候順曰先民有言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
爲人三覆斯言一何可信世人強求知解而
不欲修行每思此言良用悽咽吾謂夷煩殄
惑豈宜專在說經以法度人何必要登高座
授非其器則虛失其功學不當機則坐生自
惱友遂製息心論以對之文甚宏冠順曰觀
弟此作理如未盡友曰息心之論應有數篇
謂顯觀述宗釋疑成義但以理玄詞密非當
世之所聞故容與於靈津戢鱗而未進慨時
哉之不遇始絕絃於此耳順乃重說遺教悲
歎無已先有沙門慧本者逸亮高世僧也思

與順結山林之操會順方學問未暇允之本
獨謝時世罔測所往後每思之言輒凄泣曰
本公若乘龍之遊濯足雲表吾雖攀戀自恨
縈身囂俗昇沉相異徒爲悲矣且忘懷去來
者朝市亦江湖眷情生死者幽栖猶桎梏苟
其性之不失不無居而不安其得志慕情爲
如此也于時卧疾連稔自知不全遺文累紙
呈諸師友而形同骨立情爽逾健旁問後事
順曰患身爲穢器暫捨欣然魚鳥無偏水陸
何簡然顧惟老母宿緣業重今想不得親別
矣若棄骸餘處儻來無所見有致煎惱但死
不傷生古言可錄順雖不孝豈敢以身害母
耶旣報不自由可側樞相待遂令遜法師說
法領悟欣然須臾卒於住寺春秋三十即唐
武德元年八月十五日也沙門行友者知己

沙門傳致廣其事友今被召弘福充翻譯之
選建名時俗云

釋曇藏姓楊氏弘農華陰人家世望門清心
自遠年十五占者謂爲壽短二親哀之即爲
姻媾旣本非情慮有推逼遂逃亡山澤惟念
誰度行至外野少非遊踐莫知投造但念觀
音久值一人貌黑而驅二牛因問所從可得
宿不便告藏曰西行有寺不遠當至尋聞鐘
聲忽見僧寺因求剃落便遂本心即遣出門
可行百步迴望不見久乃天明西奔隴上求
法爲務晚還京邑於旌善寺行道受戒聽諸
經律意有所昧又往山東彼岸諸師競留對
講地持十地名稱普聞故東漸海濱南窮淮
服聽涉之最無與爲儔及返京師住光明寺
論發新異擅聲日下獻后旣崩召入禪定性

度弘裕風範肅成故使道俗推崇綱維領袖
恒爲接對之役也賓客席上之美談叙曠世
之能見之今矣大唐御世造寺會昌又召以
爲上座撫接長幼殊有奇功貞觀譯經又召
爲證義時以藏威烈氣遠容止清肅可爲興

十五

十四

善寺主藏深懷禮讓用開賢路乃薦藍田化
感寺潤法師焉即依其言舉稱斯目及皇儲
失御便召入宮受菩薩戒翌日便瘳勅賜絹
數百段衣對亦爾度人三千并造普光寺焉
尋又下勅得遙受戒不藏曰地持論云若無
戒師發弘誓願得菩薩戒因進論文勅乃以
懺詞令藏披讀至皇后示疾又請入宮素患
胛脚勅令輿至寢殿受戒施物極多並充功
德至貞觀九年三月十八日終於會昌寺春
秋六十有九哀慟兩宮弔贈相次諡葬郊西

嚴村起塔圖形東宮詹事黎陽公于志寧爲
碑文見于塔所

釋神迴姓田氏馮翊臨晉人弱齡挺悟辭恩
出俗遠懷匠石備歷艱虞問道海西包括幽
奧博採三藏研尋百氏年未及冠鬱爲鴻彩

雖廣融經論而以大衍著名至於所撰序引
注解群經篇章銘論合四十餘卷每於春初
三月放浪巖阿迄於夏首方還京邑漁獵子
史諷味名篇逸調橫馳頗以此而懷簡傲也
兼以嘲謔豪傑辯調內外陵轢倫右誇尚矜

十五

十五

莊京邑所推侯王揖仰又以旬暇餘隙遊歷
省臺預是文雄通名謁對或談叙儒史或開
悟玄宗優遊自任亦季世縱達之高僧也故
華壤英俊爲之諺曰大論主釋迦迴法界多
羅一時領以其豎論之時必令五三人別難

後乃總領通之故懷斯目矣大業十年召入
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
韓諸方士也貞觀三年以正道所歸通務爲
則遂擁錫庸蜀流化岷峨道俗虔虔靡若風
草法流疊疊所至汪濊以四年七月一日遷
於法聚寺春秋六十五矣四衆哀慟悲其爲
法來儀未幾而終素懷莫展益州官庶士俗
以同舟列道諍趨奔于葬所素幢竟野香煙
蔽空萬計哀號聲動天地於昇遷橋南焚之
遵遺令也弟子玄啓收其餘柩以約秦中與
同學玄究等於終南山仙遊寺北而繕塔焉
究爲其文銘于塔所究清貞抱素志樂林泉
頗工篇什時會精越學文驚其藻銳也未立
而終哀傷才府
釋僧鳳姓蕭氏梁高其族祖也曾祖懿梁時

中宣武王大父軌梁明威將軍番禺侯顯考
長陳招遠將軍新昌守鳳以族胄菁華風望
高遠置情恢廓立履標峻昔在志學聰慧夙
成文翰曾映聲辯超挺所製新文百有餘首
冠出儒林識者咸誦固得早發延譽令逸京
臯開皇之始僧粲法師名重五都學周八藏
乃委心請道歸宗師傳粲鑒其精爽美其器
略授以真乘開十等之差導以玄辯踈八勢
之位鳳雅有幽度領覽無遺勝氣邁於比肩
賦命懷於前達時倫相顧曰師逸功倍聞之
十五
昔人冰涼青厚驗之今日會隋煬負圖歷試
十六
黃道大業中歲駐蹕南郊文物一盛千年罕
及欲以軍威帝業激動鬼神乃高飾黃麾盛
陳白羽霜戈曜日武帳彌川皂素列於朝堂
下勅曰軍國有容華夷不革尊主崇上遠存

名體資生運通理數有儀三大懸於老宗兩
敬立於釋府條格久頒如何抗禮黃老子女
承聲下拜唯佛一宗相顧峙立沙門明瞻率
先答詔具如別傳然勅頻催何爲不禮鳳時
爲崇敬寺主依例被追乃擺撥直進援引經
論明不可敬之理僉詳贍鳳抗詔之儀可謂
蘭菊各擅其英華竹栢互陳其貞節不可削
也獻后云崩禪定斯構下詔辟召來萃道場
相從講解迄於暮齒善綜引安機要難問失
緒顯論攸歸貞觀中年釋門重闡青田有穢
白首斯興非夫領括無由弘護中書舍人杜
正倫下勅監掌統詳管轄奏召以爲普集寺
住尋更右遷定水上座綏緝二寺無越六和
妙達衆心欣其仰止年及縱心更新誠致繫
維塵境放曠山林言晤相誼終事畢矣有岐

十七

州西山龍宮寺遠來請講深幸素心承彼北
背層巖南臨清渭石鏡耀日松蘿冒空暢悅
幽情即而依赴大開法觀導引慧蹤遂使道
俗來鯨聞所未有旣而厚夜悽感常志言前
悲各增慨彌隆遐想以其年暮月二十三日
因疾終於彼寺春秋七十有七初以疾殞委
卧猶存弘法精爽不移乃力疾而起曰妙法
華經最後言別終須一釋用通累念遂對衆
開之下坐怙然奄爾神逝於岐州陳倉縣龍
宮寺士俗官庶痛心疾首喪我所天非夫陳
迹昭穆安親乃遷靈於縣郭之北原鑿窟處
之仍施白塔蒼然望表遠近瞻矚無不涕零
有弟子法位學聲早被言悟清遠以終天難
補英聲易塵匪假陳揚於何取則乃於定水
寺爲建一碑程器萬古其文左僕射燕國公

爲製惟鳳立性矜莊氣厲群伯吐言爽朗晤
涉奔隨以般若爲心田以涅槃爲意得講法
華經百有餘遍製疏命的亦是一家餘諸經
論待時而舉初鳳之往西山便留遺疏述其
遠度累以餘緣恰達彼寺因而不返樂天知
命何以加之故其遺文後偈云

苦哉黑闇女 樂矣功德天 智者俱不受
愚夫納二邊 我奉能仁教 歸依彌勒前
願聞摩訶衍 成就那羅延

釋道岳姓孟氏河南洛陽人也家世儒學專
門守業九歲讀詩易孝經聰敏強識卓異倫
伍父嵩仕隋爲臨淄令治聲遠肅有隱士西
門義者博物踈通伏遁巖谷前後令召莫能
致之至是步自山阿來儀府舍謂銓下吏曰
西門義故遽爲吾白即以事聞令素仰高風

戶五

十八

駭其萃止延席曰先生道扇三古德重四民
何能輕舉義曰吾自弱歲隱淪于茲暮齒誠
不欲干遊人世抱誠棄智頃者吠聲旣靜則
良政字民五袴興謠兩岐成詠有欣美化故
不以韜隱自私敢叙斯事令述其不逮問其
治術對答若神情兼明舉乃命諸子紹續續
曠岳略等列於義前令其顧指義曰府君六
子誠偉器也自長而三州縣之職保家自若
也已下之三其志遠其德高業心神道求解
言外固非世局之所常談也曠年十七遂得
出家操行貞固志懷明約善大論及僧祇深
鏡空有學徒百數禪觀著績物務所高即洛
陽淨土寺明曠法師是也岳十五出家依僧
榮法師爲弟子少樂學問經綸是欣及具篇
禁更宗律部指途持犯性不議非而體貌魁

美風操高厲容止儼然不妄交於道俗後習
成論雜心於志念智通二師備窮根葉辯義
斯盡有九江道尼者創弘攝論海內知名以
開皇十年至自揚都來化京輦親承真諦業
寄傳芳岳因從受法日登深解以衆聚事擁

十五

十九

惟其發習將欲栖形太白服業倫貫時太白
寺慧安者個儻多知世數闊達方丈一字方
寸千文醫術有工經道偏練日行四百相同
夸父世俗所謂長足安是也岳友而親之便
徃投造告所懷曰毗曇成實學知非好攝大
乘論誠乃精微而傳自尼公聽受又歎今從
物化請益無從中路徘徊伊何取適昔天親
菩薩作俱舍論真諦譯之初傳此土情寄於
此耳安曰願聞其志岳曰余前學群部悉是
古德所傳流味廣周末盡於後唯以俱舍無

解遂豈結於當來耶安曰志之不奪斯業成
矣後住京師明覺寺閉門靜故尋檢論文日
讀其詞仍洞其義一習五載不出住房唯除
食息初無閑暇遂得釋然開發了通弘旨至
於外義伏文非疏莫了承三藏本義並錄在
南思見其言載勞夢寐乃重賂遺南道商旅
既憑顧是重所在追求果於廣州顯明寺得
俱舍疏本并十八部論記並是凱師筆迹親
承真諦口傳顯明即凱公所住寺也得此疏
本欣載御懷諷讀沉思忘於寢食乃重就太
白卒其先志於即慶弔絕緒尋繹追功口腹
之累惟安供給時穀食不豐菜色相顧安庶
事經勞始無匱乏綿歷歲序厥志彌隆內慙
諸已乃謝安曰岳今至愚爲累獨學成譏輒
不量力欲希非分一不可也食爲民本名作

實賓苟求虛譽遂勞同志二不可也斯過弘
矣誠可退迹沉浮更勞重累則不可也安曰
功業將成幸無異志嘉會難再無思別慮復
延兩載方始出山乃以已所尋知將開慧業
遊諸講肆清論莫窮大業八年被石住大禪

六五

二十

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時年四十有
四少齒登器莫匪先之此時僧衆三百餘人
令德風規互相推讓岳以後至名重學不從
師雖欲播揚未之有許時有同德沙門法常
智首僧辯慧明等並名稱普聞衆所知識相
爲引重創爲請主岳撫謙藏器退辭師授徒
累清言終慙踈略慧明等越席揚言曰法師
何辭耶吾等情均水乳義結相成掩德移機
恐爽靈鑒又人世飄寄時不再來幸不相累
岳顧諸意正乃首登焉遂以三藏本疏判通

俱舍先學後進潛心異論皆曰斯文詞旨宏
密學爽師資縱達一朝誠自誣耳當伺其談
叙得喪斯及矣岳自顧情王虛宗初無怯憚
舉綱頓網大義斯通雖諍論鋒臨而響應隨
遣衆咸不識其戶牖故無理頓聯辭由是名

振學宗法筵繼席歲舉賢良推師有寄武德
初年從業藍谷化感寺側巖垂乳水岳往承
之可得二升懸滴便絕乃曰吾無感也故使
輟流遂以殘水寫滴下湍中一心念誦日取
一升經六十日患損方復又至二年以三藏

戶五

三十一

本疏文句繁多學人研究難用詳覽遂以真
諦爲本餘則錯綜成篇十有餘年方勒成部
合二十二卷減於本疏三分之一並使周統
文旨字去意留兼著十八部論疏通行於世
以爲口實又初平鄭國有宗法師者神辯英

出時所異之皇上延入內宮立三宗義岳問以八正通局聖賢後責纔施無言以對坐見其屈乃告曰京室學市談衍寔希三宗之大於何自指及高祖之世欲使李道東移被于鳥服度人授法盛演老宗會貞觀中廣延兩教時黃巾劉進喜創開老子通諸論道岳乃問以道生一二徵據前後遂杜嘿馬岳曰先生高視前彥豈謂目擊耳通乎坐衆大笑而退故岳之深解法相傳譽京國矣至六年秋八月岳兄曠公從化悲痛纏懷徒屬慰曰人皆有死唯自裁抑岳捫淚曰同居火宅共溺愛流生死未斷何得不悲聞者義之以爲善居道俗之間也貞觀初年有梵僧波頗在京傳譯岳爲衆舉預其同列頗聞善於俱舍未始重之謂人曰此論本國學者之英華浮情

不敢措意今言善者不有謬耶因問以大義并諸異論岳隨其慧解應答如流頗曰智慧人智慧人不言此慧吾與爾矣自爾情敦道術厚密加恒八年秋皇太子召諸碩德集弘文館殿講義岳廣開衡術延對諸賓酬接覆却神旨標被太子顧曰何處法師若此之辯也左庶子杜正倫曰大總持寺道岳法師也法門軌躅學觀所宗太子曰皇帝爲寡人造寺廣召名德而此上人猶非受請何耶倫曰虞舜存許由之節夏禹順伯成之志彼乃俗流猶從矯逸况方外之士棄名之人臣輒從其所好耳乃下令曰今可屈知寺任允副虛襟岳動容辭曰皇帝深惟固本歸誠種覺所以考茲福地建此仁祠廣召無諍之僧用樹無疆之業貧道識量未弘德行無紀今蒙知

寺任誠所不安願垂舍恕敢違恩旨屢辭不免遂住普光以貞觀十年春二月遘疾彌留諸治無効春坊中使相望於路遂卒于住寺春秋六十有九皇太子令曰普光寺上座喪事所資取給家令庶使豐厚無致遺約仍贈帛及時服法衣等俄而有勅復官給葬儀送於郊南杜城之西隅岳弟明略身長七尺三寸十九出家志懷遠悟容儀清肅特善涅槃學人從集有聲京洛住東洛天宮寺貞觀九年入朝奉慰時四海令達總集帝京唯岳及略連枝比曜時共美之及事緣將了言歸東夏岳惘然曰吾同氣四人並先即世唯余與爾相顧猶影自曠師沒後心常怏怏恐藤鼠交侵欻然長逝異生難會可不思耶吾將薨矣其能久乎集會又難爾其且止因斯便住

戶五

二十三

恰至明春岳便辭世略之銜疼痛鍾纏結帶疾還寺以十二年卒于所住春秋六十七矣釋功迴姓邊汴州浚儀人年六歲便思出家慈親口授觀音經累日而度自此專訓經法九歲而送在寺年十六捨俗服志願山居因入泰岳苦心忘倦年二十五便事弘法師私自惟曰拱默山林乃是一途獨善至於導達蒙瞽維持餘寄非化誘不弘住汴州慧福寺昔在山中十地勝鬘已曾講解及遊城邑人有知者勸而說之遂因闡揚諸經論等亦備敷說晚以法華特爲時要便撰疏五卷鎮常弘演前後五十餘遍每至藥草品天必降雨故其幽誠徵感爲若此也其佛地般若制疏并講津濟後學聲滿東川又撰無性攝論疏厥功始成奄然長往於本寺年六十六余聞

之行人曰其人少欲自節衣布坐茅所獲利祿隨時散盡房無遺篋四壁廓然未終之前異香靈光至所住室二夜四至自覩嘉相門人同美迴曰願乘此瑞往生樂土因不食二十日而終所飲井水終旦泉竭殯經數日水方復舊道俗悲涼通感若此

釋神照姓淳于汴州中牟人年九歲隋亂眷屬周亡唯母及身萍流無託未幾母崩投造無指朝求木實夕宿屍所行徃見之莫不下泣年十二投尉氏明智律師而出家焉于時載揚律藏學徒雲集宇內初定糲粒未充照巡村邑負粮周給年經六祀勞而無倦供衆之暇夜誦法華勝鬘經雖久人無知者受具聽律每發奇思前學之流驚其迴悟又徃鄴下休法師所聽攝大乘論一遍無遺講散辭

還休送出寺學門怪異休顧曰斯是河南一遍照也後生領袖爾其知之又徃許州空法師所聽維心論纔始八卷爲師疾而返後因遂講之初後通冠時人語曰河南一遍照英聲不徒召爾後涅槃華嚴成實維心隨機便講曾不辭退又造像數百鋪寫經數千卷任緣便給不爲藏蓄新譯能斷金剛般若初至披讀尋括詞義似少一行遂以情側注及後具本果與符同時咸訝其思力也貞觀中遘疾逾久而戒行無玷卒於安業本寺春秋五十有九初平素日一狗將養所徃恒隨及鄰大漸長號哀厲通宵向本出家寺徃返二百餘里繞寺號呼以告彼衆素不知也凶問後至方委狗微及曙還返安業掩坎之後長眠流淚不食而殂

釋道傑姓楊其先弘農漢太尉震之後也苗裔復居河東安邑之鳴條焉天懷穎發廓然物表年纔小學便就外傳教以書計典籍粗知大略然以宿植德本情狀俗塵父母留戀抑奪不許開皇十一年歲將冠肇垂翼東飛

戶五

二十五

投聞喜橫水窟真瑩法師瑩鑒其高拔即而剝落尋與受具令學涅槃等經性淨修明聞持鏡曉後往峴頭山誦法華經月便度深自惟曰經不云乎寧願少聞多解義味欲得通要必俟博遊開皇十四年往青州何記論師所聽採成實纔涉二年功高四載記顧曰吾子形貌傀偉清對有方學淺而思遠吾論其興矣儻子存於始卒吾當誨而不倦無幾而記遷化遂爾周流齊土時有裝寂安藝並號哲人從之受道多識前令又往滄冀魏念二

論師所聽毗曇論又於清河道尚汲郡洪該所俱聽成實始末四載傾窮五聚乃上下搜求以問法主每令該公延頸長息嘗定該義曰論云唯一苦受而有三差此文非謂以一行苦名爲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正以於一苦受而隨情說三受此是經部師計而跋摩述以爲宗可不爾耶該曰然傑曰若使果起酬因說苦受爲樂受亦可因成感果說惡業爲善業若言善業感樂果善業非惡業亦可樂受酬善因樂受非苦受若言樂受酬善因而體即苦受亦可善業感樂果而體即惡業若言唯是一苦受隨情說妄樂亦可唯是一惡業隨情說妄善此中多句終是一妨遠取伏意覆却例決該于時茫然曰此中頃解聽後私室便曰此子有拔群之亮難與言也吾老

矣弘興論道其在子乎由是門人胥伏開皇十九年自衛適鄴聽林法師攝論又於洪律師所聽四分略知戶牖意在小論將事東行屬隋漢王召滄州志念河間法楞長弘并部忽遇斯際即往從之聽仰迦延讀婆沙論首

戶五

二十六

尾三載頗極窮通曾難念論師曰若觸空非觸入處者亦應識空非識住處若以識非分是識住處者亦應觸非分是觸入處于時念公但含笑直視竟不通之其論道迅猛皆此類也然以先攻小學意爲弘顯大乘仁壽二年又依楞法師聽十地等論爾時法門大啟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萃并晉中興乃歷遊講肆觀略同異凡經六載咸陳難擊故并州語曰大頭傑難人殺然其例並雖少而一徵一責能

令流汗文帝崩晉陽逆節便還故里講阿毗曇心又講地持各五六遍自惟曰徒事言說心路蒼茫至於起慧非定不發遂停講往麻谷依真慧禪師學坐思擇念慧深入緣起慧歎曰常謂法師等一從名教難偃亂流如何始習便能住想豈非宿習所致耶後依成實安般念處兩夕專想觀解大明便謂神素法師曰昨試依論文安般念觀境界極明而氣逼上心坐不安席欲除此患終須教遣請撰諸經安般同異編爲次第將依遣滯素乃取婆沙成實龍樹蘭若諸部明十六特勝六種安般之相以示之即依修習更逾明淨又往麻谷以呈所證慧曰善哉大利根者淋落泉中諸學坐者未至此處武德元年請弘十地傑笑曰息駕修禪但名自利已法講揚法化

戶五

二十七

誠爲利他至於俱利事須商度今當晝語夜默庶得小大通洽不亦可乎遂即長弘三十餘遍常隨門學百有餘人堪外化者數盈二十斯人也剛決忠恕少慾希言擇交選士踈財薄食苦樂不言喜愠無撓栖巖一衆舉爲

僧主辭不獲免若浮雲焉以貞觀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因疾卒山春秋五十五三十六夏初有桑泉樊綽者前周廢教僧也雖爲白衣常叅法宇傑以國士遇之綽已前亡二女同夢其父乘虛而至曰吾生西方極樂土矣知傑師將逝故來迎接因徃栖巖其日傑患停講乃至壽終常見樊綽在傍合衆又聞空中伎樂異香故其去處雖遠不負弘道之功焉門人依西域闍維起塔供養釋神素姓王字紹則其先太原遠祖勇從宦

虞州遂徙居安邑鳴條之野焉氏族英望無煩述作少與道傑結張范之好相攜問道儒學之富禮易是長至於篇什繼美英彩故其遊學講肆周流國境必與相隨若此人矣所習詞義博覽俊悟則難兄難弟也至於誦經

學定當席索隱則後於傑文理會通素則先之爲傑出安般念觀令其徙滯如彼傳述大業四年傑公停講學門請素接軫相尋遂從命專講毗曇四十餘遍續講成實將二十遍自餘小部不足述之其爲講也片言契理少

戶五

二十八

語釋多學者玄悟聽覽不倦則傑高於素若多陳同異廣定是非鄭重校角開生覺意則素賢於傑所匠成者則蓋裕隆深英泰之徒是也故晉川稱爲素傑二公秋菊春蘭各擅其美然素溫恭退讓慈愛矜恕待士慕賢不

伐諸已貞觀二年栖巖大衆請知寺任辭以
法事相繼有阻僧網衆又固請依傑師故事
乃許之性寬厚善物性故得上下和睦風塵
攸靜以貞觀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卒於栖
巖春秋七十二自一生行業屬想西方於臨
終日召門人大衆爰逮家臣與之別已自跏
趺坐正威容已令讀觀音經兩遍一心靜聽
自稱南無阿彌陀佛如是五六又令一人唱
餘人和迄於中夜端坐儼然不覺久逝依即
坐殯肌肉雖盡骨坐如初又感祥瑞略故不
述初終之夕如仁壽寺志寬法師夜坐如悶
夢素來過同牀止息勤勤告別曰如來大悲
爲諸衆生曠劫苦行勤求大法流布人天欲
使不絕我等雖居下流然佛遺寄未能發輝
道業遂有季位在前素雖不肖深懷辜負每

欲推命竭愚上千天聽今大運忽臨長辭永
別好住努力寬送目極忽然而覺及明莫知
凶問須臾信至方知昨逝寬致書述懷與諸
門人如彼
釋法護姓趙本趙郡人祖康爲濟陰守子孫
遂家焉隋初有趙恒者與清河崔汪以秀才
擢第時號四聰即其父也家門清儉禮素自
居護時冲幼戲則圖坐登講採花列供其父
知爲法器十二遭父憂未幾又丁母難哀慟
氣絕者數四服闋造河北衛部欲學儒術忽
逢勝緣提誘誨以三界牢獄示以四大毒蛇
如不早悟輪迴未已便依而落髮時年十五
也留誦淨名七日便度自是廣訊經誥訪無
遠近遂往志念所聽毗曇法彥所聽成實縱
橫累稔參預前蹤又聽律部薄閑持犯又往

彭城嵩論師所以是攝論命家海內標仰伏
膺請益無所辭焉指授幽明曲盡玄致大業
三年度僧化遠護應此詔名霑安陸俄而有
勅遠召藝能住內道場時年三十有二既居
慧日高彥成群常講中觀涅槃攝論僞鄭既
降太宗初入別請名德五人護居其例自此
校角攝論去取兩端或者多以新本確削未
足依任而護獨得於心及唐論新出奄然符
會以爲默識之有人焉貞觀十二年勅召入
龍潛宅天官寺仍知寺任勉人以德衆穆如
也十七年七月二十一日曠時不豫因卒于
房春秋六十有八護善外書好道術約已薄
食解衣贍寒結帶終歲不飾容貌而貴勝所
重通方咸萃先服石散大發數日悶亂門人
惴惶夜投餅滓詭言他藥後聞正色曰吾之

戶五

三十

見欺當自責耳然陷師於非道是何理耶遂
不與言其確固例如此也然好施忘倦房無
圭勺之儲但一牀一櫬而已撰攝論指歸等
二十餘篇初亡嵩山沙門智大者年九十餘
傲然恬素不出三十餘年聞著杖策而至盡
哀曰經論之士精苦之倫代有人矣至於純
直自然識量通雅者斯人歿後固絕蹤矣中
書杜正倫來弔而銘略之曰伊昔承恩誨深
提耳及茲展覲慟興牀几頽泣可掇沉嗟靡
已庶在遐齡永陪高軌

釋玄續姓桑蜀郡成都人出家既久經綸道
業涅槃成實所學之宗常講法華導引蒙曉
然風彩高峻容止方複言談之際機候變通
達外書工草隸時吐篇什繼美前修又能折
節下人僮少道俗有才調者命來與語愛而

狎之至於侯王雄伯名儒大德便傲然特立不以介意而神爽更高辯洽電疾有梓州東曹掾蕭平仲者梁高之孫也博學機關當時絕偶往叅談叙文集相示平仲尚之從容曰仰承高懷蔑略諸貴等今蒙禮顧深愧非人

戶五

三十一

續曰諸貴驕蹇須以驕蹇對之明公汎愛故以汎愛相答仲曰法師從來不爾今日忽然疑是虛談恐非實錄答曰貧道待公之虛實亦如公遇續之實虛耳相與驩笑嘗爲寶園寺製碑銘中有彈老莊曰老稱聖者莊號哲人持螢比日用岳方塵屬有祭江道士馮善英過寺禮拜見而惡之謂續曰文章各談其美苦相誹毀未識所懷若不除改我是勅使當即奏聞續曰文章體勢非爾所知若稱勅使欲相威懾者我寺內年別差人當莊

此是勅許亦是勅使卿欲奏我我當莊人亦能奏卿英雖大恨無如之何寺僧五十雖並遲暮皆順伏之嘗見人述莊子鵬鷖之喻便歎曰莊蒙以大小極於此矣豈知須彌不容金翅世界入於鄰虛井蛙之智穢人耳目後疾甚召僧集已罄捨都盡曰生死常耳願各早爲津濟其夜命終貞觀中矣

釋慧璧姓弘蘇州嘉興人爰初胎孕母絕辛鯉及誕育後生嫌臭味故始自孩嬰至于七歲菜蔬飽腹諸絕希求出家依法流水寺嚴師明教隨順修奉冠肇已後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諮詢賞要學旣明達還返舊居四遠承風咸來請謁門人來去常數百人曉夕誨誘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撫轡几貞觀之末年七十餘伊人

不遠辭狀罕傳四遠稱揚但云不可思議大德也至於登機對晤述作憲章高軌莫聞恐埋諸古惜哉

續高僧傳卷第十三

戶五

三

音釋

胤羊晉切輟陟劣切戢阻立切囂許嬌切
嘲朝也謔虛約切戲也臺無匪切捫莫奔切關
終苦穴切确訖岳切驩火九切與歡同

續高僧傳卷第十四

戶六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十

本傳十四人
附見四人

唐益州福感寺釋道基傳一

慧景
實暹

蘇州武丘山釋智琰傳二

戶六

蒲州仁壽寺釋道慈傳三

道謙

京師崇義寺釋慧願傳四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宗傳五

京師靈化寺釋三慧傳六

蘇州通玄寺釋慧願傳七

蘇州武丘山釋法恭傳八

終南山至相寺釋智正傳九

智一

襄州紫金寺釋慧稜傳十

襄州常濟寺釋智拔傳十一

法長

越州弘道寺釋慧持傳十二

荊州玉泉寺釋慧瑜傳十三

越州嘉祥寺釋智凱傳十四

釋道基俗姓呂氏河南東平人上素挺生知
譽標岐嶷年甫十四負帙遊于彭城博聽衆
師隨聞成德討論奧旨則解悟言前披析新
奇則思超文外故徐許騰其明略河海重其
義方致使儕等高推前修仰止隋太尉尚書
令楊素負材經國任總權衡嘗奉清猷躬申
禮敬叙言命理噎歎而旋顧諸宰伯曰基法
師佛法之後寄也自見名僧罕儔其匹即請
於東都講揚心論既夙承風駕體預當衢遊
刃衆部玄機秀舉遂能談瀉河傾響對雷動
于時大業初歲隋運會昌義學高於風雲搢
紳峙於山岳皆擁經講肆問道知歸踵武相
趨遐邇鱗萃乃續雜心玄章并抄八卷大小

兩帙由來共傳成得諸門自昔相導皆經緯
剖裂詞飛戾天控叙抑揚範超前古自爾四
海標領盛結慧日道場皆望氣相師指途知
返以基榮冠望表韻逸寰中大業五年勅召
來止遂即對揚玄論允塞天心隋后解統玄

儒將觀釋府總集義學躬臨論場鑒駕徐移

鳴笳滿於馳道御筵暫止駐驛清于教門自

大法東流斯席爲壯觀也時披辯之徒俱開

令譽及將登法座各擅英雄而解有所歸並

揖基而爲玄宰既居衆望經綸乃心便創舉

宏綱次光帝德百辟卿士咸異響而共嗟焉

有隋墜歷寇蕩中原求禮四夷宣尼有旨乃

鼓錫南鄭張教西岷於是巴蜀奔飛望煙來

萃莫不廓清遊霧邪正分焉教閱大乘弘揚

攝論釐改先徹緝續亡遺道邁往初名高宇

內以聽徒難襲承業易迷乃又綴大乘章抄
八卷並詞致清遠風教倫通故覽卷履載者
若登龍門焉信鴻漸之有日矣故貞觀帝里
寓內知名之僧傳寫流輝實爲符契但以世
接無常生涯有寄將修論疏溘爾而終以貞

觀十一年二月卒於益部福感寺春秋六十

有餘矣時彭門蜀壘復有慧景寶暹者並明

攝論譽騰京國景清慧獨舉詮暢玄津文疏

抽引亟發英彩暹神志包總高岸倫儔談論

倚伏態出新異數術方藝無學不長自預比

肩莫有淪溺末年耽滯偏駁遂掩微猷故不

爲時匠之所班列

釋智琰字明璨俗姓朱氏吳郡吳人祖獻梁

貞外散騎侍郎父珉陳奉朝請琰託質華宗

應生觀德母氏張夫人初懷孕日夢昇通玄

寺塔登相輪而坐遠視臨虛曾無懼色斯乃得道超生之勝兆人師無上之奇徵是知二曜入懷雙龍枕膝弗能及也誕育之後輒異儕童秀氣貞心昂形瞻視八歲出家事通玄璩法師爲弟子提疑持衣恭侍弗怠瀉瓶執杓受道彌勤年十二妙法華經通誦一部明悟聽察咸謂神童乃自惟曰翼翼京邑四方是則何得久拘坎井乎時年十六即日出都聽報恩持法師講成實論聰慧夙成深智開發故得條振穎拔後來莫二屬持公南上法筵用輟因還故里觀省二親仍於本寺開弘經法峯堞峻峙辯對如流時年十九莫不嗟其少秀逾年返京從秦皇寺延法師進具德瓶儀鉢深護戒根大莊嚴寺燭法師德重中原名高日下乃依而請道重研新實意得情

欸功倍由來誠驥足之逢善馭也陳至德三年建仁王齋集百師百座競流天口之辯千燈七夜爭折動神之徵時年二十有二以英少之質叅請耆德通情則高衝折機縱難亦大車杼軸皇上欣賞百辟嗟稱莫不愛其閑典服其敏捷每以人世囂雜幽栖清曠屬陳氏喪鼎便事東歸削迹武丘將三十載憑巖面壑任三業而閑安酌澗披松隨四儀而宴處雖形隱而名揚亦道潛而化洽於是八方歸仰四部虔心尚書令楚國公楊素經文緯武王佐國均乘貴負才未嘗許物行軍淮海聞琰道勝栖山鳴鑣赴隴傾蓋承顏五體投誠恨接足之晚左僕射邳國公蘇威重道愛仁彌賞閑放奉使吳越躬造山楹觀貌餐音虔拜欣躍煬帝居蕃維揚作鎮大招英彥遠

集賢明琰既道盛名高教書爰及慮使乎之
負罪嗟以已之累人乃披衣出谷蒙敬厚禮
因以辭疾得返舊山隋文遠欽爰降書問屬
炎曆有終鋒鏑騰沸四海同弊三吳益甚檀
越子弟迎出毗壇首尾十載化行常部大唐
統宇咸返舊居武德七年蘇州總管武陽公
李世嘉與内外公私同共奉迎還歸山寺於
是禪賓慧侶更復曩時龍沼鳳林信爲懷喜
然琰自他兩化得離俱修講念之餘常行法
華金光明普賢等懺悔又誦法花三千餘遍
感應冥祥神瑞非一宵爐未熱自起煙芬夕
鐘繞空潛加溢水又願生淨土造彌陀像行
三種淨業修十六妙觀與州内檀越五百餘
人每月一集建齋講觀勝輪相踵將逾十載
與夫般若臺内匡俗山陰共誓同期何以異

九六

五

也後見疾浹旬大漸斯及誠訓慈切衆侶哀
泣以貞觀八年十月十一日旦遷神武丘之
東寺春秋七十一其月二十二日寔于寺之
南嶺遠近奔馳皂素通集花香亂空野哀慟
若雲雷自古送終奚復過也惟琰幼小矜莊
立性端儼精誠在操苦節彌勤口辭雜味日
無再飯非義理而不履非法言而不談美貌
竒姿乃超衆表牆岸整肅冰雪凜懷陳臨海
王弟道安法師狀世出家内外通博沙門遍
知學優業淨交遊二子時號三英及屏志林
泉水絕人世芳風令德蹊逕成規莫不迴旃
造山親傳香法信法海之朝宗釋門之棟幹
矣講涅槃法華維摩各三十遍講觀經一百
一十遍常州弘業寺沙門法宣曰余與法師
昔同京縣狎道華年今接善鄰敦交暮齒雖

攀桂之歡或舛而折麻之贈不遺想清顏之如在悲德音之已寂愧披文於色絲終寄言於貞石乃與寺主智峯等共樹高碑在于寺宇

釋道慈姓張氏河東虞鄉人也神氣高邈器度虛簡善通機會鑒達治方子史流略嘗頗遊處護法御衆誠其本據雖大通群籍偏以涅槃攝論爲栖神之宅也與弟道謙發蒙相化俱趣雲延法師延正法城塹道俗宗歸觀屬天倫可爲法嗣乃度爲弟子荷擔陪隨遊栖宮闕講悟談述皆造下筵欣叙玄奧每思擊節故聽涉乃多而持覽其綱要登預講釋屢結炎涼三晉英髦望風騰集晚住蒲州仁壽寺聚徒御化衆樹業當衢然以地居方會賓旅湊從季俗情蕪多縱凡度既行向背憎

六

六

愛由生慈道會晉川行光河表日延主客資給法財皆委僧儲通濟成軌或有所遺者便課力經始周告有緣德洽氓庶爲無不遂所以方遠傳譽更振由來自當王府宰臺省群僚並紆駕造展諮謁餘訓或忽遽不遇者心愧悚戰如謂有所失矣斯固德動物情爲若此也慈陰道自資坐鎮時俗雖復貴賤叅請曾無迎送加以言笑溫雅談謔賦詩接晤緣機並稱詞令而奉禁守節不妄虧盈頻致祥感時所重敬大業末歲妖氣雲奔因事返京夜停關首所投主人家有五男又勾外盜見慈馬壯欲共私之夜往其所乃見十人圍遶其馬形狀雄怒環甲執兵衆盜同怖因之退縮細尋不見又往趣之還見如初無敢近者進退至五遂達天明既不見人知是神感乃

合面歸懺焉其冥通顯益如此例也又以仁讓之性出自天心預見危苦哀憐拯濟無擇怨憎通情盡一唐初廓定未拔蒲州慈與寺僧被擁城內時有一僧恒欲危害非類加謗乃形言色慈雖聞此曾不綴慮既規不遂乃欲翻城事發將戮並無救者慈涕泣辭謝於執事曰此僧爲過事屬慈身教導未通故爲罪疊此則過由慈身起宜當見戮苦復設諫執事如其敵而不忍見慈云云遂即釋放自此已後更發仁風據事引之達量之弘者矣逮貞觀中年冬有請講涅槃者預知將終苦不受請前人不測意故鄭重延之乃告曰所以固辭者不終此席耳不免來意且復相煩遂往王城谷中道俗齊集慈登座正題已告四衆曰世界法爾不久當終敢辭大衆云

何偈後請寄來生遂依文叙釋恰至偈初即覺失念經纔三宿卒於山所春秋七十有五即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也闔境同號若喪考妣當夜雪降周三里乃掃路通行陳屍山嶺經夕忽有異花遶屍周帀披地涌出莖長一二尺許上發鮮榮似疑冬色而形相全異七衆驚奉悲慶誼山有折將入城示諸耆宿乃內水瓶中至明年五月猶不萎悴後拔之於地方始枯矣其冥祥所感希世如此晉州有人性愛遊獵初不奉信有傳慈之祥兆達其耳者乃造山覓之花滅屍亡唯覩空處仍大哭曰生不蒙開信死不蒙花瑞一何無感必神道有徵願重垂靈相言訖地涌奇花還長尺許欣慰嘉應遂折取而歸通告鄉川由斯起信並近年目信可妄傳乎慈弟道謙

學行之美少劣於兄而講解十地有聞關表以仁壽住寺既濱關路每因此罵塵地接京都亟勞人事乃顧言幽遁歷觀山水谷號王城因而栖處時復登高臨遠摘體風雲具引名篇高調清逸道俗賓會又聚山門談謔引

戶六

八

心未曾虛左以貞觀元年卒于山舍春秋六十七慈撫之洒淚與弟子道基等閣毗遺陰收其餘塵散之風府追惟恩悌爲造釋迦塢塔一區勒碑樹德沙門行友爲文

釋慧願俗姓張氏清河人也有晉永嘉避地居于建業焉天性通簡風神詳正洽聞博達砥礪後賢昔在志學早經庠塾業貫儒宗藝能多具父正見有陳文國英彥所高自有別集嘉其欣奉釋門悟其神宇將欲繼世其業故有所志請並抑奪之和尚識真日積陳情

切至若不出家誓當去世乃恐其畢命且隸李宗既處靜觀權持巾褐遂授三五秘要符錄真文并竿數式易禁劾等法神慧開明指掌通曉又旁詢莊老三洞三清楊子太玄葛生內訣莫不鏡識根源究尋支派未乃思其

真際崇尚自然駐彩練形終期羽化討尋至理若響難追即密誦法華意歸佛種未經時序文言並竟曾陳帝度僧便預比校太建年中便蒙勅度令住同泰剎落之後親親乃知既是官許便印稱慶由附緇侶稟聽衆經後

戶六

九

至前達日增榮唱隋降陳國北度江都又止華林栖遑問法有解法師成論名匠因從累載聽談玄義稽洽先聞更弘神略以道行成著緇素攸歸開皇末年被召京寺于時晉王開信盛延大德同至日嚴並海內杞梓邇互

相師每日講乘五輪方駕遂得通觀異部遍覽衆傳雖討舊聞考定新軌陶津玄奧慧悟彌新深鑒訶黎漏文小道乃歸宗龍樹弘揚大乘故得中百般若唯識等論皆欽沐神化披閱文言講導相仍用爲己任時閑屏退成慮研思所誦法華通持猶昔并講文義以爲來習負慙守正不安叅迎沙門智首道岳等並學窮稽古架業重霄飲德欽風留連信宿詳議法律刪定憲章歡笑而旋尋復造展武德之始皇姊桂陽長公主造崇義寺久崇戒範義而居之世屬休明物情望重律師玄琬道張朝市行感紫宸氣結風雲遊從龍象每事邀延叙言友敬而謙虛成治時復栖焉琬深戢機神彌隆致接故有出罪受戒常居無席矣貞觀十一年夏末風疾屢增召門人曰

形勢不久將畢大舜宜各敦自愛不宜後悔恨福業未就以爲慮耳乃割其冬服並用成之又曰若識神自課可有常規恐脫昏昧非時索食一無與法後將大漸時過索粥答曰齋時過矣便默然不言其臨終奉正爲如此也至其年七月二十六日卒於所住春秋七十有四葬于高陽原之西鑿穴處之後又於南山豐德寺東巖斷石爲龕就銘表德余學年奉侍歲盈二紀慈誥溫洽喜怒不形誨以行綱曲示纖密蒸嘗御涉炎涼不倦初受具後性愛定門啓陳所請乃曰戒淨定明道之次矣宜先學律持犯昭融然後可也一聽律筵十有餘載因修章句遂欣祖習貞觀初年拔思關表廣流聞見乃跪陳行意便累余曰出家爲道任從觀化必事世善不可離吾因

而流涕余勇意聞道暫往便歸不謂風樹易
喧逝川難靜往還十載遂隱終天悲哉

釋道宗姓衛氏馮翊人也行性虛融寬仁篤
愛優洽成濟有名當世弱年遺俗敦務釋門
專志大論講散文旨周武廢道隱形俗壤內
蘊明禁外附世塵隋朝開教便預剎落住同
州大興國寺寺即父祖之生地也房室堂塔
前後增榮背城臨水重輪疊映寺立四碑峙
列方面宗於其中敷弘連席悟物既廣開洗
塵心而形解雄邃聽徒崇重四方賓客日別
經過周給供擬著名道俗大業季曆荐餒相
尋丘壑填骸人民相食唯宗偏廣四恩開化
氓隸施物所及並充其供故蒲州道慈同州
道宗住隔關河途經即日情同拯濟騰實廣
焉衆以德望攸歸舉知寺任統收僧侶慈旨

戶六

十一

弘被以法寄人弘成濟在律僧衆餘學彞倫
斯亂乃到京室延請沙門智首中夏講說宗
率其部屬三百餘人橫經承旨初不覺倦立
寺極久淨地全無雖未執觸終染宿糞釋文
至此宗乃知非銜慨晚學未成護法乃停講
翻穢方進後文又常徒布薩物貴新聞衆多
說欲不赴斯集及聞欲之爲教誠爲希求本
是猷怠不成聖法自爾盡報躬臨說戒諸有
不來量事方許無至累約言涉勤繁者皆爲
之流淚霑巾歔歔不已其欽敬正法爲若此
也貞觀十二年遘疾卒于所住春秋八十有
五門徒弟子五百餘人奉佩法訓無因景仰
乃竭情厚葬故輜駕連陰幢蓋相接數里之
間皂白斯滿墳於城東立碑表德
釋三慧樓煩人崇履涅槃以爲正業行流河

朔名振伊瀍大業初年以學功成采下勅徵入慧日道場東都晚進玄津通涉慧有功矣而神氣清嚴顧盼成則鼓言動論衆所憚焉帝以通道明機務須揚選乃勅往巴蜀搜舉藝能屬隋運告終寓居邛焚流離從物因事

引生而性絕煩囂屏居弘業鄴國公竇軌作鎮庸蜀偏所諮崇服其處靜自虛致斯隆敬異等慧觀時制用故無虛影武德九年遠朝京闕勅見勞問任處黃圖工部尚書段綸宿樹善因造靈化寺欽慧道素上奏住之時復闡弘重移榮彩頗傳筆記後學稱尋貞觀年中召入叅譯綴文證義倫次可崇製翻經館序控清置列瞻勇豐矣以其年卒於本寺春秋七十矣慧昔在絳州獨處別院感見神童形質希世致敬於慧云屈法師誠勗知事勿

十六

十二

耕墓所言已便隱初來之爲述後復重來還述前事若不爲語當打彼僧必至死也登爲問之乃正耕田中故冢遂令止之由是僧侶清晏卒無後患自非立王處懷焉使非人投告故慧之垂訓不許觸犯幽顯如所引云

釋慧顧姓李氏江夏人本寔隴西世載蟬冕遙派合於天潢遠條連於若木十一世祖西晉都亭侯重避難徂南亭于夏汭因遂家焉十歲出家師事舅氏光嚴寺明智法師智即建初之入室蒙命說以開建乃竭志依承義門斯啓于斯時也南國令主雅重仁王每歲肆筵高選名德年纔弱冠預擬斯倫高第既臨聲唱逾遠天子目覩天人仰贊光寵國恩恭先是立及天獸陳德隋運剋昌金陵講席掃土俱盡乃杖策遊吳大乘頓轡爰整其旅

廣開學市遠招八埏之士以扇一極之風蘇
州刺史劉權果達三德才著九能又於簡易
時務依影法筵悅飲河之滿腹欣負山而無
倦自有陳淪沒物我分崩或漏網以東歸或
入籠而北上谷風以恩相棄伐木以德相高

積佇朋從咸來謁敬大業之始曲降皇華竟

十六

十三

以疾辭逸情山水吳之高人為之胥附咸請
處於通玄依瑞像而弘演有隋昏逸作梗妖
氛乃避地毗陵沉默宴處而顯靈瑞相二寺
僧徒翹請弘法寺有沙門智碧智猛風猷警

邁不乏精神既遇通人傾心北面勤則不匱
敏而有功並繼敷揚俱馳東箭于時也刑新
輕典世涉屯蒙長淮已南猶稱吳國杜威專
制端委君臨崇尚佛理飲茲歸戒大唐高祖
掃舊布新起師臨洛徵威謁帝俛首應詔不

悅于躬顧為說宿因釋威憂憤達頂生之非
固曉吳淠之失圖威乃接足嗚咽由斯而別
有餘杭沙門道願法濟等先稟成論義同門
戶不遠千里請道金陵乃鬱相然諾既而敷
暢至理藥木滋繁爰速施奉並無輕費於遠
行龍泉二寺造金銅彌勒像各一軀坐高一
丈五尺用結來生之緣也貞觀元年通玄上
德慧儀法師道心精粹量包山海修己安人
非幾不踐東晉之日吳有白尼至誠感神無
遠弗届天竺石像雙濟滄波照燭神光融曜
滄瀆白尼迎接因止通玄自晉距陳多顯靈
瑞隋末揮灑玉石俱盡二像尊儀蒙犯霜露
儀師獨苦心行切情昏曉以佛無殿僧何得
安乃跋涉山谷昇景掄材不逾一年浮汎千
丈履深冒險還到大吳廣開月殿指畫斯立

顧以風雨相感席卷而還無替雨時功兼二
事有吳縣令陳士綽者排繁徙義傾仰法音
請講法華涅槃文軸纔竟疲役增勞即以塵
尾付囑學士智奘曰強學待問無憚慧風師
逸功倍不慙屢照誓言既止怡然冥目以貞

十六

十四

觀四年十月終于通玄春秋六十有七其年
十一月墳于白虎之南嶺學士弟子等千餘
人哀泗傷心恐芳儀之有絕乃樹高碑江王
學士諸麟爲文貞觀五年弟子法韶等孝情
殷至攀號靡及謹於墳前建塼塔五層禪師
慧儀鄉邦勝德香火情軫兼事經綸故使暇
迫憑高當衢向術生平子弟仰瓊級而霑襟
宿昔得朋望玉輪而肩涕常州沙門法宣曰
余與上人情均道騶君終我疾枕淚眠號素
車不馳立壤長隔欲申悲緒聊書短銘方墳

在列靈塔斯布爰屬勝人允茲崇樹於惟法
主人勝德全愛河早越心燈幼傳巖嶽一簣
哮吼三年青蒲應舉紫極聞天名邦佇化利
物攸徃衢鎮日斟懸鏡常朗義海傍溢談峯
直止誰謂明珠忽潛幽壤神丘掩穴素塔標

墳瓊龕宿霧玉掌排雲澗松送響巖桂呈芬
山飛海運遷貿相踵火入秦陵書開汲冢惟
茲道力巍巍長竦

釋法恭姓顧氏吳郡人也正信天發成德自
然妙識悟道高情拔俗故知爲道者貴其精

十六

十五

力通方者歸其至當立朝者宗其篤誠招隱
者味其閑放詳之於恭諒法侶之羽儀人倫
之准的矣初生之夕室有異光爰泊撫塵便
能捨俗事武丘聚法師爲弟子也受具戒後
聽餘杭龐公成實峴公毗曇逮寵將亡乃以

塵尾付囑凡斯先達皆人傑也恭既受法寄相續弘持三吳九派之流爭趨問道而勞謙終日應對不疲行高而挾如愚學廣而陳面壁後言遊建業歷詢宗匠深疑碩難每祛懷抱固有無得之道大弘遺名之情斯著乃旋軫舊壤幽居於武丘山焉燒指供心痛惱之情頓遣檐禽庭獸長往之志彌存開皇中年州將劉權政城吳土心遊釋教乃嚴駕山庭屈還城邑住迴向寺既迫茲固請翻然迴慮以爲體道由心道存則喪於彼我立教在迹教行則混其顯晦乃遊洛轉法通流甘露挹河仰岳均美前奇大唐闡化彌崇弘演貞觀十一年下勅赴洛常州法宣同時被召亦既來儀深降恩禮對揚帷宸辯說紛綸明像教之興滅證遺法之囑付入待讌筵旣摛雅什

田衣作詠仍即賜縑有感聖衷深見顏色特詔留住傳送京師四事資給務令優厚雍州牧魏王遙加欽請以爲戒師親降疏曰昔道安晦迹襄陽聲馳秦闕慧遠栖心廬岳名振晉京故知善言之應非徒千里明月所照不隔九重法師笠澤上仁震維高德律行淨於青眼威儀整於赤髭傳燈之智不窮法施之財無盡弟子攝此心馬每渴仰於調御墾此身田常戴懷於法雨若得師資有託冀以祛此六塵善導啓行庶無迷於八正謹遣諮析

戶六

十六

佇承慈誘旣膺斯請供施特隆自爾朝野明達縉素清高聞風延佇望室奔湊者厥罕書矣然其廣植德本遐舉勝幢寶殿臨雲金容照日講筵初闢負笈相趨談疏繞成名都紙貴加以博通內外學海截其波濤鴻筆彫章

文園開其林藪以貞觀十四年十月六日遷神于西京大莊嚴寺春秋七十有三晁旒興悼有識含悲降勅加以賻贈并造靈輿逝給傳乘付弟子慧驚送柩還鄉以十五年二月十五日窆於武丘之南嶺道俗奔赴望途悼泣門人等師資增感歲序易馳非夫琬琰孰陳不朽乃共豎豐碑式陳碣頌中書令江陵公岑文本製序朝散大夫著作郎劉子翼製銘兩叙風聲各其志矣

釋智正姓白氏定州安喜人也家傳信奉風著弘通纔預有知便辭世網識見弘舉不群蒙稚年十一將欲落髮父母諸戚對之泣淚而顏色無改師知其遠度也日授未聞隨得緣記錄爲譜牒有所遺忘尋問相續身無戲掉口不妄傳奉戒精勤昏曉自策和上同師

五

十七

私共歎異年雖弱冠曾無驅役供贍所須恣其學問不盈數載慧聲遂遠開皇十年文皇廣訪英賢遂與曇遷禪師同入魏闕奉勅慰問令住勝光仁壽元年左僕射虞慶則欽正高行爲奏寺額造仁覺寺延而住之厚禮設御正乃深惟苦本將捐此務歸靜幽林承終南至相有淵法師者解行相高京城推仰遂往從焉道味江湖不期而會因留同住十八年靜恭無事不涉人世有請便講詳論正理無請便止安心止觀世情言晤不附其日貞梗自課六時無憩以貞觀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卒於本住春秋八十有一弟子智現等追惟永徃感恩難顧鳩捨餘身於寺之西北鑿巖龕之銘記如在現少出家諮承法教正之歲誠略無乖錯致所著諸疏並現筆受

故正之製作也端坐思惟現執紙筆承顏立侍隨出隨書終于畢部乃經累載初不賜坐也或足疼心悶不覺倒仆正訶責曰昔人翹足七日尚有傳揚爾今纔立顛墜心輕致也其翹仰之極復何得而加焉正凡講華嚴攝論楞伽勝鬘唯識等不紀其遍製華嚴疏十卷餘並爲抄記具行於世

釋慧稜姓申屠氏西隆人胎中父亡唯母鞠育三歲懷慧思願聞法母氏憐其孤苦相從來聽襄陽潤法師三論文義之間深有領覽年至八歲其母又終無師自發獨詣邑西檀溪寺誕律師而出家十六乃往荊州茅山明法師下依位伏聽問經大意深有奇理召入房中三年曲教唯陳不有有也稜於此義深會其旨隋末還襄陽又逐安州髡師入蜀凡

六六

十八

有法輪皆令覆述吐言質樸談理入微時人同號得意稜也及髡下獄稜亦同繩身被桎梏於成都縣一獄囚徒請講三論周於五遍勅還釋放便逐髡還既達安州糧粒勇貴旦往隨州巡里告索暮達髡所如常採聽往還三百深有足功然其報力雄猛生無一患門學所推及髡力微四大退貶令代講涅槃咸怪其言謂違髡義時席端俊異者三十餘人將往副水百有餘日惟講三論後髡患愈還返安州常於髡房叙經大意外有側聽皆爲漫語白髡曰稜於初章全若不解明日上講請爲定之及時告曰欲定初章者出來時門侶蓋衆者二十五人一一誦呈皆云不是稜最後述句句雖異皆云得意由是靡伏莫敢輕者髡之將終告曰稜公來吾今付囑最後

續種自吾講來唯汝一人得經旨趣乃握稜
手曰夫講說者應如履劍不貪利養不憚劬
勞欲得燈傳多於山寺讀經法事並爲物軌
如爲一人衆多亦然如此可名報佛恩也又
曰共公同涉苦辛年載不少唯以無相爲本

十九

十九

然後言矣語已而終初未屬前稜夢神人失
兩眼又見一人著青衣執寶鏡放光來印稜
心既受訣已百日懷戀後還襄州紫金寺講
論五年衆有三百貞觀八年又還須彌講涅槃
大品惟度等經至十二年三月夢鷹入寺
群鳥飛去因即散衆及司功搜訪一無所獲
蔣王臨襄佛法昌顯請於梵雲相續齋講道
俗翕習又復騰涌至十四年正月半有感通
寺昶法師曰夢見閻王請稜公講三論昶公
講法華如何稜曰善哉慧稜發願常處地獄

教化衆生講大乘經既有此徵斯願畢矣至
九月末蔣王見稜氣弱送韶州乳二兩逼令
服之其夕夢見一衣冠者曰勿服此乳閻羅
王莊嚴道場已竟大有乳藥至十月半黃昏
時遂覺不愈告弟子曰吾五藏已崩無有痛
所四更起坐告寺主寶度曰憶年八歲往龍
泉寺借觀音未至耆闍已講三遍皎如目前
言未訖外有大聲告曰法師早起燒香使人
即到度曰何人答曰閻羅王使迎稜即起燒
香洗浴懺悔禮佛訖還房中與度別食粥未
了便取一生私記焚之曰此私記於他讀之
不得其致矣至小食時異香忽來稜斂容便
卒即十四年十月十六日也春秋六十有五
合境僧衆七日七夜法集功德蔣王贈絹五
十疋送於鳳林山玄素同集五千餘人開講

設齋終日方退云

釋智拔姓張襄陽人幼年清悟雅好道法六歲出家初爲潤師弟子潤顧有濟器乃攜付哲法師哲亦襄川僧望具之別傳初誦法華日通五紙經中理路略有規度惟曰斯經諸

矣

二十

佛出世之大意也一人一道非弘不通誓畢依持開悟蒙俗周聽乃洽承帝京上德吉藏法師四海標領三乘明匠尋詣奉旨欣擊素心首尾兩遍命令覆述英俊鼓言無非亂轍藏親臨坐拔問衆曰一乘爲實遂分爲三亦

可一乘爲兩分爲三不衆無敢答藏曰拔公此問深得旨矣乃囑累大法必在機緣於是還襄會賊徒擾攘無由講晤晝藏夜伏私蘊文義後值清平住耆闍寺恒在常濟講法華經年別五遍門人法長後生穎萃見住梵雲

領徒承業貞觀十四年九月十七日於清信士張英家宿集暨義開法華題或問今昔開覆三一之旨者答對如風響解悟啓時心便告稜法師曰智拔答畢須臾來難盡皆神詣今與鄉里大德檀越等相別時不測其言也

遂即潛然迫而察之已遷化矣合境玄素嗟惋驚異顏狀如生跏坐堅正蔣王躬臨燒香供養贈物百餘段墓所設五千人齋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持姓周汝南人也開皇初年父任豫章

戶六

二十一

太守因而生焉少機警美姿制栖遊之方欣其言晤履歷名邦將挹道化初達丹陽開善寺投滿法師而爲息慈令誦大品日通五紙斯經易誦難持而能文句無爽時共美之本年登冠其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容不

妄迴盼故俗又目曰象王持也乃聽東安莊法師又聽高麗實法師三論鈞探幽極門學所高兼善老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越公楊素治兵淮海聞風造展歎其清悟曰斯寔絕倫之僧也隋末避難往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莊老累年不絕立志堅白書翰有聞不出寺門將三十載跏坐不卧勤苦至終以貞觀十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旦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繩床斂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三日任之會稽丞杜伏護者蔬素長齋依常參拜聞有異香方知久化加結鏗然申而不得乃坐送大禹山都督已下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于殮所春秋六十八矣

釋慧瑜姓岑氏少孤窘三歲二親俱喪養於舅氏五歲隨外相往長沙寺聽講見佛啼泣戀慕不肯還家遂任之爲寺救苦法師弟子令誦大品五十日中一部通利晚聽三論大品鏡其宗領隨有行文觀用明的逢難入玉泉山寺側有泉旁作草庵於中宴坐二十三年初無暫離觀心純淨未可言親泉神供奉時或見聞黑蛇一頭長二丈許隱顯現身如守護相群賊雖來無敢近者有老賊張赫伽者勇悍無前攜引十賊身挾兩刀欲殺此蛇

戶六

三十二

去二百步蛇乃張目出光賊徒皆倒經兩日間瑜覺往救七人已死蛇隨瑜行爲誦大品大明呪訖三人方活於是四遠聞風往造供施委積貞觀十年荊州道俗請出昇覺寺講三論大品開化未聞佛法由盛十四年七月

二十三日合寺同見群星入井不測其故至八月十七日講大品至往生文未訖手執如意於座而卒春秋七十有九

釋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年聽吉藏法師法華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

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

知無我終夜達朝詣藏出家身相黑色故號

烏凱年十三覆藏經論縱達論並不拘檢約

隨藏會稽嘉祥等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及

藏入京即還靜林聚徒常講武德七年剡縣

立講聽徒五百貞觀元年往餘姚縣小龍泉

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誓不出寺脇不親席

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

曰只飲此池可以卒耳爲性慈仁言極憤厲

時越常俗多棄狗子凱聞憐之乃令拾聚三

戶六

三

十五十常事養育甄被卧寢不辭汙染至十九年齊都督請出嘉祥令講三論四方義學八百餘人上下僚庶依時翔集用爲興顯百有餘日日論十人答對泠然消散無滯初發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返矣至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不言就殮已終乃加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常有異香州宰自殮深發堅信乃起塔七層以旌厥德云爾

音釋

駐驛 駐中句切止也驛卑 濟士皆切鋒鏑
鋒鏑 鋒切劍鏑也旗以諸 顏於倫 熒普逼
鎬丁狄切失鏑也 旗切 顏切 熒切
名鄧 則諫切 挺夷然切地 誓呂灼 鼻足諸
滬瀆 滬古切瀆徒 駟胡帖 岷去几 賻音
谷切滬瀆地名 駟胡帖 岷去几 賻音

贈終龍馬子朗
也切
稜盧登切
儼許緣切
也切
曷古老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上

戶七

唐 釋 道 宣 撰

義解篇十一 正紀十五人
附見四人

唐越州靜林寺釋法敏傳一

襄州光福寺釋慧璿傳二

襄州神足寺釋慧眺傳三 戶七

綿州隆寂寺釋靈睿傳四

京師弘福寺釋僧辯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法常傳六

澤州清化寺釋智徽傳七

澤州清化寺釋玄鑒傳八

京師弘福寺釋玄會傳九

京師慈悲寺釋行等傳十

釋法敏姓孫氏丹陽人也八歲出家事英禪

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明即興皇

之遺屬也初朗公將化遍召門人言在後事
令自舉處皆不中意以所舉者並門學有聲
言令目屬朗曰如吾所舉乃明公乎徒侶將
千召明非一皆曰義旨所擬未知何者明耶
朗曰吾座之東柱下明也明居此席不移八
載口無談述身無妄涉衆目癡明既有此告
莫不迴惑私議法師他力扶矣朗曰吾舉明
公必駭衆意法教無私不容瑕隱命就法座
對衆叙之明性謙退泣涕固讓朗曰明公來
吾意決矣爲靜衆口聊舉其致命少年捧就
傳坐告曰大衆聽今問論中十科深義初未
嘗言而明已解可一一叙之既叙之後大衆
愜伏皆慙謝於輕機矣即日辭朗領門人入
茅山終身不出常弘此論故興皇之宗或舉
山門之致者是也敏採摘精理出聽東安言

同意異更張部別年二十三又聽高麗實公講大乘經論躬爲南座結軫三周及實亡後高麗印師上蜀講論法席凋散陳氏亡國敏乃歸俗三年潛隱還襲染衣避難入越住餘姚梁安寺領十沙彌講法華三論相續不絕

月七

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于時衆集義學沙門七十餘州八百餘人當境僧千二百人尼衆三百士俗之集不可復紀時爲法慶之嘉會也至十九年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至六月末正講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至夏訖還一音寺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日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師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至

八月十七日爾前三日三夜無故闇冥恰至二十三日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日因爾遷化春秋六十有七身長七尺六寸停喪七日塔表放光地爲震動異香不滅莫不怪歎道俗莊嚴送於隆安之山焉

釋慧璿姓董氏少出家在襄川周滅法後南往陳朝入茅山聽明師三論又入栖霞聽懸布法師四論大品涅槃等晚往安州大林寺聽圓法師釋論凡所遊刃並契幽極又返鄉梓住光福寺會亂入城盧總管等請在官舍

戶七

三

講華嚴經僧徒擁聚千五百人旣屬賊圍各懷翹敬不久退散深惟法力唐運斯泰又住龍泉三論大經鎮常弘闡兼達莊老子史談笑動人公私榮達叅問繁結蔣紀諸王互臨襄部躬申敬奉坐鎮如初王出門顧曰迎送

不行佛法之望也由此聲譽又逸漢南貞觀二十三年講涅槃經四月八日夜山神告曰法師疾作房宇不久當生西方至七月十四日講孟蘭盆經竟斂手曰生常信施今須通散一毫已上捨入十方衆僧及窮獨乞人并諸異道言已而終於法座矣春秋七十有九惟璿立性虛靜不言人非賓客相投欣若朋友面常含笑慈育在懷涉獵玄儒通冠文彩襄荆士素咸傾仰之聞其長往無不墮淚初住光福寺居山頂引汲爲勞將移他寺夜見神人身長一丈衣以紫袍頂禮璿曰奉請住此常講大乘勿以小乘爲慮其小乘者亦如高山無水不能利人大乘經者猶如大海自止此山多佛出世一人讀誦講說大乘能令所住珍寶光明眷屬榮勝飲食豐饒若有小

乘前事並失惟願弘持勿孤所望法師須水此易得耳來月八日定當得之自往劔南慈母山大泉請一龍王去也言已不見恰至來月七月初夜大風卒起從西南來雷震雨注在寺北漢高廟下佛堂後百步許通夜相續至明方住惟見清泉香而且美合衆同幸及亡龍泉漸便乾竭據斯以言亦通感之奇致矣

釋慧眺姓莊氏少出家以小乘爲業遊學齊徐青海諸州數論之精馳譽江漢開皇末年還住鄉壤之報善寺承象王哲公在下龍泉講開三論心生不忍曰三論明空講者著空當發言訖舌出三尺鼻眼兩耳並皆流血七日不語有伏律師聞其撥略大乘舌即挺出告曰汝大癡也一言毀經罪過五逆可信大

乘方可免耳乃令燒香發願懺悔前言舌還收入便舉徃哲所誓心歛迹惟聽大乘哲之云亡爲設大齋於墓又建七處八會廣請道俗百日既滿即徃香山神足寺足不踰閭常習大乘每勸諸村年別四時講華嚴等經用陳懺謝常於衆中顯陳前失獨處一房常坐常念貞觀十一年四月三日在寺後松林坐禪見有三人形貌都雅赤服禮拜請受菩薩戒訖白曰禪師大利根若不改心信大乘者千佛出世猶在地獄聞此重囑涕淚交流大哭還寺在講者房前宛轉嗚咽不能得言以水洒醒乃更大哭遶佛懺悔用此爲常又勸化士俗造華嚴大品法華維摩思益佛藏三論等各一百部至十三年三月九日中時佛前禮懺因此而終春秋八十餘矣自終七日

尸七

五

林樹變白大泉渾濁過此方復斯亦知過能改無過者同誠可嘉矣寺去城邑將五十里從受歸戒者七千餘人填赴山阿爲建大齋於墓所三十法師各開一經用津靈造

釋靈睿姓陳本惟潁川流寓蜀部益昌之陳鄉人也祖宗信於李氏其母以二月八日道觀設齋因乞有子還家夢見在松林下坐有七寶鉢於樹顛飛來入口便覺有娠即不喜五辛諸味及其誕已設或食者母子頭痛於是遂斷八歲二親將至道士所令誦步虛詞便面孔血出遂不得誦還家入田遇見智勝法師便曰家門奉道自欲奉佛隨師出家即將徃益州勝業寺爲沙彌一夏之中大品暗通開皇之始高麗印公入蜀講三論又爲印之弟子常業大乘後隨入京流聽諸法大業

之末又返蜀部住法聚寺武德二年安州鬻公上蜀在大建昌寺講開大乘睿止法筵三年後還本住常弘此部經二年許寺有異學成實朋流嫌此空論常破吾心將興害意睿在房中北壁而止初夜還床栖遑不定身毛自豎移往南床坐至三更忽聞北壁外有物撞度達於卧處就而看之乃漆竹筍槩長二丈許向若在床身即穿度既害不果又以銀鋌雇賊入房睿坐案邊覓終不獲但有一領甲在常坐處睿知相害之爲惡也即移貫還綿州益昌之隆寂寺身相黑短止長五尺言令所及通悟爲先常講大乘以爲正業貞觀元年通州騫禪師作檀越盡形供給三百聽衆至七年八月二十五日夜睿夢見衣冠者來迎騫往西方去徒衆鉢中皆空無物至三

六

十日寺鐘大小七口銅磬十餘一時皆鳴至三更據繩床跏坐而終睿自此後周流講唱傳化不絕至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三更大風忽起高聲言曰靈睿法師來年十月往南海大國光明山西阿觀世音菩薩所受生也至期十月三日合寺長幼道俗見幡華菩薩滿寺而下晚講入房看疏讀經外有僧告懽花異香充寺及房睿聞捉經出看歛容立終堅住不倒扶卧房中三更忽起跏坐如生刺史已下躬手付香供養其屍道俗相送歸東度山設大會八千人時年八十三矣然其潔清童稚過中不飲葷辛莫履具盡報云釋僧辯俗姓張南陽人也渚宮陷沒入關住於馮翊焉年甫七歲日誦千言時以奇之聲于鄉壤十歲欣仰道法思欲出家局以公憲

未蒙剝落乃聽維摩仁王二經文義俱收昇
座覆述宣吐教理有稱於時先學大德相顧
曰吾等沒後不足憂也此人出家紹隆遺法
矣開皇初年勅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
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輕其行業召令口誦
言詞清轉章句契斷神明堅正見者矚目由
是大蒙嗟賞餘並不試同得出家受具已後
專尋經論時有智疑法師學望京華德隆岳
表辯從問知津乃經累載承席覆述允益同
倫遂復旁疏異解曲有正量識者僉悟擊其
大節大業初歲召入大禪定道場衆復屯之
欣其開解武德之始步出關東蒲虞陝號大
弘法化四遠馳造倍勝初聞嘗處芮城將開
攝論露縵而聽李釋同奔序玄將了黃巾致
問酬答乃竟終誦前關辯曰正法自明邪風

致翳雖重廣誦不異前通黃巾高問轉增愚
叟謂其義壯忽旋風勃起徑趣李宗縵倒掩
抑身首煩擾冠幘交橫衣髮紊亂風至僧倫
怙然自滅大衆笑異其相一時便散明旦入
文赦然莫集辯雖乘此勝而言色不改時共
伏其异度也貞觀翻經被徵證義弘福寺立
又召居之雖屢處以英華而情不存得喪約
時講說不替寒溫異學名賓皆欣預席故使
大海之内外僧雜華夷不遠萬里承風叅謁
俱舍一論振古未聞道岳法師命章構釋辯
正講論廢而聽之隨聞出鈔三百餘紙或聞
初開法肆或中途少閑但有法座無論勝負
咸預位席橫經而聽斯渴法之深良未儔矣
而謙讓知足不重榮勢名滿天下公卿咸委
而不識其形也皆來覓之辯如常威儀不變

其節任其來去曾無迎送時儕倫諸德以此懷尚而不能行也以貞觀十六年六月十三日卒於弘福寺春秋七十有五于時炎曦赫盛停屍二旬而相等生存形色不變迄于葬日亦不腐朽于時亢旱積久埃塵漲天明當

尸七

將送夜降微雨故得幢蓋引列俱得昇濟七衆導從不疲形苦殯於郊西龍首之原鑿土爲龕處之于內門通行路道俗同觀至今四年鮮肌如在自辯置懷慈濟愛法爲功路見貧苦不簡人畜皆盡其身命濟其危厄講聽之務惟其恒習其攝論中邊唯識思塵佛性無性論並具出章疏在世流布

釋法常俗姓張氏南陽白水人也高祖隆仕魏因移于河北郡焉少踐儒林頗知梗槩而厭其誼雜情欣出家奉戒自守不群非類霜

懷標舉爲衆所推年十九投曇延法師登蒙剝落既預聽限大闡宏猷學不逾歲即講涅槃道俗聽者咸奇理趣自爾專親侍奉曉夕諮謀每擊幽致延仰其情理深當乃摩頂曰觀子所涉必住持正法矣於即研精覃思無

釋寸陰時年二十二攝論初興隨聞新法仰其弘義于時論門初闢師學多途封守舊章鮮能迴覺常乃博聽衆鋒校其銛銳秦齊趙魏靡不周行時積五年鑽覈名理至於成實毗曇華嚴地論博考同異皆爲軌轍末旋踵

尸七

九

上京慨茲異叙隨講出疏示顯群迷隋齊王陳召結時望盛演釋經登預法座敷陳至理詞義弘遠罕得其門僉共美之嘉歎成俗遂有胥徒歸湊相續依承四時講解以爲恒任大業之始榮唱轉高爰下勅旨入大禪定相

尋講肆成濟極多唐運初興遐邇清晏四遠
投造增倍於前每席傳燈播揚非一貞觀之
譯證義所資下勅徵召恒知翻任後造普光
宏壯華敞又召居之衣服供給四時隨改又
下勅令爲皇儲受菩薩戒禮敬之極衆所傾
心貞觀九年又奉勅召入爲皇后戒師因即
勅補兼知空觀寺上座撫接客舊妙識物心
弘導法化長鎮不絕前後預聽者數千東蕃
西鄙難可勝述及學成返國皆爲法匠傳通
正教于今轉盛新羅王子金慈藏輕忽貴位
棄俗出家遠聞虔仰思覲言令遂架山航海
遠造京師乃於船中夢想顏色及覲形狀宛
若夢中悲涕交流欣其會遇因從受菩薩戒
盡禮事焉十四年有僧犯過下勅普責京寺
大德綱維因集於玄武門召常上殿論及僧

過常曰僧等蒙荷恩惠得預法門不能躬奉
教網致有上聞天聽特由常等寡於訓誨恥
愧難陳遂引涅槃付囑之旨上然之因宥大
理獄囚百有餘人又延設供食訖而退及李
道居先不勝此位率僧邀駕隨類表上既不
蒙遂因染餘疾的無痛所右脇而終于住寺
春秋七十有九即貞觀十九年六月二十六
日也至七月二日葬於南郊高陽之原時炎
旱既久埃塵翳日逮至發引之前夜降微雨
及於明旦天地清朗雲霧四除纖塵不作道
路無擁京寺僧侶門人子弟等各建修幢三
十餘車前後威儀四十餘里信心士女執素
幡花列侍左右乃盈數萬卿相儐從僉以榮
之初常涉詣義門妙崇行解故衆所推美歸
於攝論而志之所尚宗慕涅槃恒欲披講未

之欣悟遂依衆請專弘此論陶冶理味精貫
曾懷依時赴講全無讀誦纔有餘暇課業行
道六時自勵片無違缺有大神王冠服皆素
率其部從隨其旋遶道俗時見密以高之又
曾宵夜至佛堂中壁畫樂天一時起舞後於
中夜又在佛堂觀音菩薩從外入戶上住空
中身相瓊琦佩服瓔珞晃發希有良久便滅
後經五年天將欲曙又感普賢菩薩從東而
來去地五六丈許常之專精徵應爲如此也
故立志清峻逾久逾劇所獲法利多造經像
但務奇妙不言其價歲建檀會終盡京師悲
敬兩田無遍供養自所服用麤弊而已講揚
別供一不受之還布衆中持操無改著攝論
義疏八卷玄章五卷涅槃維摩勝鬘等各垂
疏記廣行於世弟子德遜等爲立碑于普光

八七

十一

之門宗正卿李伯藥爲文

釋智微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年十三志樂
出家不希世累住本州清化寺依隨遠法師
聽涉經論於大涅槃偏洞幽極故齒年學稔
爲諸沙彌之卓秀者也立性勤恪樂理僧務
每有執役不憚形苦晝供衆僧夜讀章疏衣
不解帶研精無怠受具已後神思高正戒行
明潔平恕儉約見者欽屬歆慕弘道歲常講
涅槃十地地持維摩勝鬘用爲恒業聲務廣
被遠近追風提襪裹粮尋造非一隋煬御曆
珍敬彌隆大業七年下詔延請入於東都內
道場禮異恒倫日增榮供微立操自昔一不
受之盈尺之貯不附箱囊率性超然不妄傾
涅但專講誦宣導爲先僞鄭之初洛城恒閉
微以兵戈方始開悟未因乃杖錫出城思濟

鄉壤于時守衛嚴防梗澁難通而微安行限
闕守當不覺斯固善神之所送也既達高平
道俗欣赴世接此難飢餒相委乃遺以糧粒
拯濟寔多皂素賴之皆餐法味便即四時長
講屢有升堂外施衣帛悉供講衆頻值儉歲
米食不豐異客暴來兩倍過舊微以聽侶不
安爲營別院四方學士同萃其中財法兩施
無時寧舍懷州都督鄖國公張亮欽挹德教
遠近講說道俗屯赴又結河陽乃請爲菩薩
戒師珍敬道風誓爲善友夏講涅槃解恣便
訖覺少不念衆咸怪之還房靜念俄頃便逝
春秋七十九即貞觀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也
懷州道俗哀若至親送葬歸于本邑自微之
至遠門也敬法尊人誠孝第一每登法席講
析幽通皆云大法師意如此因即聲淚俱下

戶七

十二

常謂諸徒曰父母生吾肉身法師生吾法身
思報此恩何由可逮唯有弘教利物薄展余
懷耳所以每歲常講不敢告勞以惟斯故也
兼以課已行業無虧六時手執香爐約數承
禮夜不解衣一生恒爾清素寡欲不樂交遊
敷化之餘便營僧事故澤部長幼詠仰于今
釋玄鑒俗姓焦澤州高平人也天性仁慈志
樂清潔酒肉葷辛自然厭離十九發心投誠
釋種愛重松林終日庇其下忘遺食息後住
清化寺依止遠公聽採經論於大涅槃深得
其趣隋運末齡賊徒交亂佛寺僧坊並隨灰
燼衆侶分散顛仆溝壑鑒守心戒禁曾無慙
犯食唯蔬菜衣則緇麻屢經歲序情無輟感
及至年穀豐熟還返故鄉招集緇素崇建法
席勸諸信識但故伽藍皆得營復有故塔廟

並令塗掃遂使合境莊嚴赫然榮麗奉信歸向十室其九兼以正性敦直言行相高行直飲噉非法無不面陳訶毀極言過狀不避強禦或與語不受者便碎之酒器不酬其費故諸俗士聚集醺飲聞鑒來至並即奔散由是

戶七

十三

七衆尊虔敬其嚴厲重其清貞數有繕造工匠繁多豪族之人或遺酒食鑒云吾今所營必令如法乍可不造無容飲酒遂即止之時清化寺修營佛殿合境民庶同共崇建澤州名長孫義素頗奉信聞役工匠其數甚衆乃送酒兩輦以致之鑒時檢校營造見有此事又破酒器狼籍地上告云吾之功德乍可不成終不用此非法物也義聞大怒明欲加惱夜夢有人以刀臨之既忽警寤即事歸懺又遇疫氣死亡非一皆投心乞命鑒為懺悔令

斷酒肉病者痊復時大重之有鄉人李遷者性偏嗜酒既遇時氣無由自濟遂悔酒過用為死調俄爾鑒至無何便去遷遂除差因爾厭離飲酒永不涉言縱忽聞氣如逢毒勢告其友曰自見鑒師已來尚不喜聞况當見也故戒節冥感皆此之類于今神志貞亮每講涅槃十地維摩四時不輟春秋八十有三初鑒以傳法之務職司其憂衆侶乖儀則糾彈驅擯時俗僉訝其梗直也及武德六年當部漢澤縣李錄事者死經七日隱身謂妻曰吾是李錄事也計吾猶得六年在世但為司命枉來取我生埋塚中已訴閻王蒙放在人中浮遊六年今在鬼道未然之事皆預知也卿家貧窘但為他卜無不必中因可獲財以利小大便爾賣卜鬼為通疑方遠皆詣謂為大

聖後謂妻曰人命無常何不修福可往鑒師所聽法遂相將入講堂中安置壁角以物自障共人言議應變迅速乃經旬朔或有問者何不現形耶答曰今在鬼趣受身極陋自不忍見況復他也又往景業寺聽維摩經有餘

戶七

十四

法師謂曰今講此經感何人聽答曰自人頭已上便是鬼神上及諸天重級充滿然都講唱文諸天神等皆斂容傾耳恐其聲絕法師解釋皆散亂縱恣無心聽受願如法講說勿妄飲噉也何以知之然見諸天神等聞法師酒氣皆迴面而聽因即悔過令廢飲之鬼曰此定須斷天神不許寧不講也非惟此會獨感諸天但有法事無不來降不可輕矣鑒聞異寺有此聲告倍復信奉兢兢異常釋玄會字懷默俗姓席氏其先幽土安定人

也遠祖因官故又居京兆樊川之秘坂焉年十二精苦絕倫欣志捐俗而儀相秀挺有異神童隋漢王諒見而奇之奏度出家仍住海覺寺爲總法師弟子自落髮之後即預講席專志涅槃勤至之功倫等推尚總深會之解

也舉爲覆述所以槃節拘致由來擁慮者皆剖決通釋泠然可見時大賞之以爲涅槃之後胤也因爾改前舊章更新戶牖穿鑿之功難與讎抗造涅槃義章四卷義源文本時文釋抄部各四卷自延遠輟斤之後作者祖述

戶七

十五

前言唯會一人獨稱孤拔武德之始學觀大張沙門曇獻道開國望造慈悲寺奏會以爲寺主經始惟新法務連續引接後昆講揚此部將四十遍于時同侶同業相推先席而讓以成治雅爲學宗性慕人法不濫尊嚴但有

法座皆通諮聽縱有舊聞傾如新渴斯敬重之極末像罕遇也故總法師曰吾非聖人何得此子入吾室乎相法師曰經云後五百歲有福智者此子謂乎法之大將豈不然乎岳法師曰此公就我學俱舍者同事攝也願比妙莊嚴世值善知識矣振法師曰此公就我學加延者乃贊成吾學耳以我小術不恥下問乃迴龍象於兔徑也吾何言哉貞觀八年又勅住弘福寺講事都廢專修定業夢登佛手號無量壽遂造彌陀像一座常擬繫心作身同觀欲入山林寺衆勸住請講涅槃至藤蛇喻忽有異蛇從楸而下顧視四方尋即不見講至評論常有魔事因茲遘疾還返慈悲見佛來迎因而氣盡春秋五十有九即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也合邑聞知悲涼相及葬

於高陽原晚又收其遺骸於故城西南隅起塼塔供養自會之弘道也溫柔在性弘瞻爲心遠近流寓投造非一而能推心接誘唯法是務晚又常坐乃終身世

釋行等姓吉氏馮翊人一二出家與會公同事總師爲弟子服章麤素立性鏗卓登聽淨影遠公涅槃伏讀文義時以榮之相從講說百一十遍中逢阻難必預先知或聞異香或感怪夢幢折蓋翻以爲標據即令大眾同念般若所有魔事無何而退故每講後常禮佛

十七

十六

名及讀華嚴以爲銷障之本也又與玄會同住慈悲弘法之時等必先登會隨後赴時以爲相成之道也故常講時感雞伏聽從受戒者死而還活冥曹所放云傳等教斯亦駭動幽顯非言厝也以貞觀十六年三月六日因

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三初臨終累日護戒之
語吾何重及但少欲知足可爲永誠吾今死
後勿作威儀惟以一椽輿送山所願食吾身
早成正覺有乖此願非吾門人弟子等營辦
幢輿盛設威儀將欲塋送其夜列宿大明地
方欲了大雨洪注道俗同擁一不得往還依
遺訣單輿至山雨即通霽收葬于京南神和
原起塔樹松立銘塔所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

音釋

璿似宣切 睿以芮切 昇與余吏切 歆許金切 幽必鄰切
地切 枅房六切 翊逸職切 鏗口莖切

五七

十七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下

戶八

唐 釋 道 宣 撰

唐蒲州仁壽寺釋志寬傳十一

相州慈潤寺釋慧休傳十二

景元靈範

京師弘福寺釋靈潤傳十三

淨元智衍

京師慈恩寺釋道洪傳十四

京師慈恩寺釋義褒傳十五

釋志寬姓姚氏蒲州河東人也祖宗仕族不交群小父任隋青州刺史寬自幼及長以清約知名歷聽諸經以涅槃地論爲心要也東西訪道無釋寸陰業成登器遊講爲務生常履信言行不乖望似專正而懷抱虛蕩嘗以遊學長安詣市買絹有人曰可見付直明當送絹於此便付直還寺爲諸僧所笑寬曰自憶不負於人豈有人而乖信至期果獲以事

陳之彼人云兵食可亡信不可廢弟子俗人奉之豈意釋門綴斯慮也寬常誦維摩及戒本所居住房每夜必有振動介冑之響竊而觀者咸見非常神人遠房而行又一時夜中房重閣上有打物聲同學實通聞之驚迷不安其席寬就而慰之猶打物如故至旦看之乃舍梁將折即令柱之得免其命其爲幽靈所衛如此而性好瞻病無憚遠近及以道俗知無人治者皆輦迎房中躬運經理或患腹癰不可膿出者乃口就吮之遂至於瘥往往非一其慈惠之懷信難繼也後於中夜室內大明及觀房外與晝無異乃自縫綻衣帛不謂神光所照後召諸徒方知半夜此相數現後遂不怪加以開務誘引弘濟爲業道俗胥悅慶其幸遇屬煬帝弘道海內搜揚以寬行

解同推應斯榮命既處慧日講悟相仍會臬
感作逆齊事拘纏寬便下獄待罪有來餉遺
一不自資通給囚僧歡笑如昔後並配徒隸
役於天路常令負土使裝滿籠盡力輦送初
不懈息同役僧曰此無監檢當可小停寬曰
業報如此何能自欺違心行事誠未安耳末
又配流西蜀行達陝州有送財帛祖餞之者
並即散而不遺唯留一驢負經而已路次潼
關流僧寶暹者高解碩德足破不進寬見卧
于道側泣而哀焉即捨驢與乘自擔經論徒
行至蜀雖有事勞而口不告倦其仁恕之性
登苦知其人矣既達蜀境大發物情所在利
安咸興敬悅時川邑虎暴行人斷路或數百
爲群經歷村郭傷損人畜中有王獸其頭最
大五色純備威伏諸獸遂州都督張遜遠聞

慈德遣人往迎寬乃令州縣立齋行道各受
八戒當夕虎災銷散莫知所往時人感之奉
爲神聖然寬因名立行弘裕有儀凡所宣化
風之靡草每至散席禮瞻相仍或至十萬二
十萬者皆即坐散盡了無資已告施者曰財
猶種子聚則難繁故爲散之令從用有在耳
其虛懷應物爲若此也兼又輕生疎素弊服
尋常一經履御形動經累稔愛護之甚有過
身肉時逢儉歲躬煮糜粥親惠飢餒銜泣說
化令誦佛名又以所服衣之與氈或割或減
用充貧乏每年冬首預積坐氈履替觀諸沙
門少者便給以此爲常貞觀之初還返蒲晉
緇素慶幸歡詠如雲屢建法筵重揚利涉時
州部遇旱諸祈不遂官民素承嘉績乃同請
焉寬爲置壇場以身自誓不降雨者不處堂

房曝形兩日密雲垂布三日已後合境滂流
民賴來蘇有年斯在昔在蜀土亦以此致譽
故使徧洽時諺號爲一代佛日有沙門神素
者架業相鄰尤所欽友以先卒於栖巖寬住
州寺先絕凶問忽降形歡叙欣若生平明晚
來告乃知其死寬致書慰曰等同幻境俱稟
泡形不意之情非復言像素法師俗風清美
道器沖深包總義門研機至實但正業久成
必之淨土此方薄運頓失所歸老病之僧早
應先去罪重福微猶守餘報耳法師不遺故
舊昨二十五日夜降神共聚同卧一床通夕
言議至曉方別情猶令昔事即存亡冥感之
誠未可陳述素見別傳以貞觀十七年春二
月二十四日卒寬以其年夏五月十六日卒
於仁壽寺春秋七十有八初未終之前右脅

而卧枕於右臂告門徒曰生死長遠有待者
皆爾汝等但自觀身如幻便無愛結自纏吾
命亦斷當取椽兩根簾條一領裹縛輿送無
得隨俗紛紜爲不益事也言訖而卒時蒲廩
等州道俗奔赴號慟川野屯於壙側七里人
滿自寬從釋種靜攝居形不卧全氈不畜足
綃簞篋之事由來絕心騎乘勞具終身不涉
口不及利手不執錢或有忤之便掩口私默
不行讚毀於人物也曾用錢一千五百買驢
負經既至東京值卒科運大貴或頭數至萬
者同侶欲爲賣之寬不許曰已勞^八荷荷豈復
過本乎便詣市自出之但取元價此雖小事
廉恥本矣

釋慧休姓樂氏瀛州人也世居海濱以蠶漁
爲業而生知離惡深惟罪報常思出濟無緣

拔足或累歎通宵晨或忘餐延逾信宿雖憤
氣填膺無免斯厄十六遇相州沙門巡里行
化談三世之循擾述八苦之交侵雅會風懷
背世情訣乃違親背俗投勗律師而出家焉
勗導以義方禮逾天屬又聞靈裕法師震名
西壤行解所歸現居鄴下命休從學休天機
秀舉惟道居心乃背負華嚴遠遊京鄴一聞
裕講鑒動身心不略昏明幽求體性而章句
蕪昧至理未融展轉陶埏五十餘遍研詞文
理轉加昏漠試以所解遍問諸師皆慮涉重
關返啓其致乃悟曰斯固上聖之至理也豈
下凡而抑度哉且博聽衆師沐心法海耳乃
往渤海從明彥法師聽成實論先出章抄品
藻異同慧滿冲情解津法友以彥公化世更
染餘流從志念法師受學小論迦雜婆沙各

聞數遍窮其本支曉其固執解既清迥行寔
貞嚴念曰余講小乘歲序多矣今乃值子諒
不虛延休即著維心玄章抄疏各區別部類
條貫攸歸文教纔出初尋重敬頻當元宰講
授相續幽致既舉慧燭天懸故使馳名冀都
擊響河渭抱帙橫經肩排日謁結疑懷籤踵
接登堂皆總爲書紳永開冥府故於立破諸
教探隱洞明雖府學冠空宗而梗情塵境欲
通惟識之旨取悟無方會裕師入關因便預
從遇曇遷禪師及尼論師等講揚攝論每舉
一會餘駕停輪辭吐既新領拔彌悉周涉三
遍即造疏章神會幽陳廣流聽視自大小諸
藏並統關鍵唯有律部未遑精閱昔以戒禁
隨事可用緣求案讀即了未勞師授曾披一
卷持犯茫然方悔先議更弘神府乃負律提

瓶從洪律師聽採四分一經講肆三十餘遍日漸其致終未極言顧諸學徒曰余聽涉多矣至於經論一遍入神今遊律部逾增逾暗豈非理可虛求事難通會乎而敬慎三業慄課六時纖塵或阻即申懺洗目見大小講匠知名者多奉法自修實罕聯類嘗聽礪公講律礪曰法師大德暮年如何猶勤律部休曰余憶出家之始從虎口中來即奉投戒法豈以老朽而可斯須離耶恨吾不得常聞耳其清慎之高率此例也又屢經寇蕩荒荐相仍寺衆僧厨亟經宿觸故從隋末終至唐初四度翻穢獲資淨供致使四方嘉會休有功焉暨武德年內劉闡賊興魏相諸州並遭殘戮忽一旦驚急官民小大棄城逃隱休在雲門聞有斯事乃率學士二十餘人東赴相州了

無人物便牢城自固四遠道俗承休城內方來歸附當斯時也人各藏身而休挺節存國守城引衆可謂亂世知人者矣其年不久天策陳兵遠臨賊境軍實無委並出當機休既處僧端預明利害集衆告曰官軍靜亂須有逢迎僧食衆物義當先送再和大衆並無從者休懼被後罰必可乘權獨詣軍門具陳來意于時曹公徐世勣引勞賞悅仍令部從隨休至寺任付糧粒及平殄後曹公爲奏具述休功登即下勅入賊諸州見有僧尼止留三十相州一境特宜依定以事驗人休量難准又荒亂之後法律不行並用銅孟身御俗服同諸流俗休恐法滅於事躬自經營立樣造坏依法施熏遂成好鉢遍送受持於今大行並是休功緝遺緒也又僧庫火起時當中夜

忽有人告走往觀之賴始發焰救而獲免退
問告由了無知者良以道通幽顯屢動禎祥
貞觀九年頻勅徵召令入京師並固辭以疾
無預榮問至今十九年中春秋九十有八見
住慈潤爽健如前四衆懷仰蒲柳之暮猶執
卷諮謀乃力倦而告曰吾學功多矣每有經
律雖聽二三十遍文旨乃鏡猶恨少功欲兼
異部未遑多涉耳今之後學則不同之薄知
文句宗致眇然即預師範更無通觀所以終
夜長慨有耿于懷致有窮括教源莫知由序
此法滅在人矣今暮年開導意存成器斯猶
砥礪合其刃耳安能鑪錘其樸耶所以引化
席端直陳綱要而奉禁守道抑在天然挫拉
形心逾衰逾篤衣服率然趣便蓋體樸懸壁
上尺綃不居所得外利即迴講衆補綻衣服

不勞人助見著麻履經今三十餘年雖有斷
壞綴而蹈涉暫有泥雨徒跣而行有問其故
答云泥軟易履不損信施耳又寒不加火熱
不依涼瓶水若凍裏之草束受具已來鉢無
他洗入夏已去不敢菜蔬於道往還執帚先
掃存護物命寧有過之凡斯衆行前後一揆
余以親展徽音奉茲景行猶恨標其大抵事
略文繁以爲約耳弟子曇元高潔僧也經論
及律並曾披導偏重清行不妄衣食寺雖潔
淨猶懷塵點常乞食自資今託靜林慮寶山
志道辭世門人靈範學通休涉慧悟少之勅
召弘福時揚攝論今居宗樹業振名京邑又
休以年學高遠今上重之因事遼左親幸其
室叙故陳道彌會常心故又續其績
釋靈潤俗姓梁河東虞鄉人也家世衣冠邦

閭望族而風格弘毅統擬大方少踐清猷長承餘烈故能正行倫據不肅而成昆季十人秀美時譽中間三者齊慕出家父告子曰但誦觀音先度即當許也潤執卷便誦一坐不起從旦至中文言遂徹便預公度依止靈祭法師住興善寺祭有正行備于別傳年十三初聽涅槃妙通文旨將及志學銷會前聞括悟新理便登講座宣釋教意部分科宗英秀諸僧咸欣其德加又欽重行禁動靜惟安不妄遊從常資規矩所以興善大德海內名僧咸相顧而言曰此沙彌發蹤能爾堪住持矣於後深心至道通瞻群師預在見聞包蘊神府當即黼藻人法珪璋解行皆統其本支該其成敗仁壽感瑞懷州造塔有勅令往官供驛乘隨師東赴乞食徒行獨無受給既達河

內道俗伏其精通敬其行範所有歸戒並從於潤當即名厲河北譽滿京師聞泰岳靈巖寺僧德肅清四方是則乃杖策尋焉既覩副師遂從諮訓乃習般舟行定無替晨昏初經三七情事略疲自斯已後頓忘眠倦身心精勵遂經夏末于時同侶五百餘人各奉行定互相敦勵至於解坐同行無幾惟潤獨節秀出情事莫移皆不謀同詞敬稱微績時父任青州益都令外祖吳超任懷州懷令堂祖吳同任齊州山荏令姨夫侯援任曹州金鄉令並潤之宗族內外親姻雖往還講肆遊其所部事逾行路一無過造及生緣背喪或有悲慕邀延者潤情若風傳不往登踐斯割愛從道皆此類也有道獎法師擅名海岱講攝大乘又往尋焉時未具戒早飛聲彩周流法席

文義圓通問難深微稱傳元宰預是同席心
共揖之既承師有本即奉獎以爲和上大戒
已後方詣律司十地諸經略觀文體年二十
三還返京室值志念法師正弘小論將欲博
觀智海預在聽徒有辯相法師學兼大小聲
聞于天攝論初興盛其麟角在淨影寺創演
宗門造疏五卷即登敷述京華聽衆五百餘
僧豎義之者數登二百潤初從開表創預講
筵祖習異聞遂奮奇論一座驚異側目嘉之
登有辯行法師機論難擬處衆高謝而敬憚
焉雖則負譽帝京而神氣自得或譏毀達其
耳者曾若不聞以道鎮心情無喜怒末法攸
寄誠可嘉焉大業初歲風疾暴增後復本心
更精新業又恐報傾旦夕不守本懷講導世
流往還煩雜遂脫略人事厭俗歸閑遂往南

山之北西極灋鄠東漸玉山依止寒林頭陀
爲業時與沙門空藏慧璉智信智光等京邑
貞幹同修出離既處叢冢鬼神斯惱或被推
盪偃仆或揚聲震叫者潤獨體其空寂宴坐
如空諸被燒者皆來依附或於深林曠野狼
虎行處試心安止都無有畏當遵此行盡報
傳持屬大業末年不許僧出遂虧此行乃還
興善託於西院獨靜資業一食入淨常講涅槃
衆經有慧定禪師等歸依受業相率修課
不出院宇經于三年結侶漸多行清動衆時
僧粲法師一寺頂蓋銳辯無前抗衡京國乃
率諸翹望五十餘僧來至法會詳其神略人
並投問玄隱之義潤領宗酬答剖判泠然咸
共欣賞妙符經旨爾後譽傳先價衆聚相從
既懿業內傳將流法味大業十年被召入鴻

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並宗轄有承無虧風彩會隋氏亂倫道光難緝乃隱潛于藍田之化感寺首尾一十五載足不垂世離經專業衆請便講以示未聞春秋入定還遵靜操沙門志超抗節禪府聞風造展遂等宿交相師念定欣從語嘿時天步飢餒道俗同霑化感一寺獨延賓侶磨穀爲飯菽麥等均晝夜策勤弘道爲任故四方慕義歸者雲屯周瞻精羸無乖僧法共餐業果遂達有年斯誠至德冥符兼濟有日矣潤以化洽外流道聲載路興善本寺敬奉芳塵上陳勅使請充寺任便不守專志就而維之貞觀八年勅造弘福復被徵召即現翻譯證義須明衆所詳准又當斯任至於詞理有礙格言正之同倫糾位斯人最上京邑釋門寔惟僧傑初潤

隋末在興善院感魔相燒定志不移冥致善神捉去經宿告曰昨日魔子依法嚴繩深知累重自感而死若此徵應其量難紀武德七年時任化感寺主智信爲人所告勅使圍寺大顯威權潤曰山居行道心不負物賢聖所知計非所害使人逾怒忽有大風雷震山崩樹折吹其中帽坐席飄落異處人衆喪膽遂求悔過潤曰檀越有福能感幽靈斯之祥徵昔來未有使者深愧釋然事解貞觀年中與諸法侶登山遊觀野燒四合衆並奔散惟潤安行如常顧陟語諸屬曰心外無火火實自心謂火可逃無由免火及火至潤燬餘自斂據事以量知人難矣後住弘福有僧因事奉勅還俗復經恩蕩情願出家大德連名同舉得度上聞天聽下勅深責投諸南裔驩州行

道于時諸僧創別帝里無非慟絕潤獨安然
容儀自若顧曰三界往還去來恒理勅令修
道何有悲涼拂衣東舉忻然而趣道俗聞見
莫不歎伏尋爾勅追洛東安置化行鄭魏負
帙排筵弘闡涅槃十有餘徧與義泉飛慧流
河洛乃報京邑門人疏曰吾今東行略有三
益一酬往譴二順厭生三成大行吾有宿累
蒙天慈責今得見酬則業累轉滅唯加心悅
何所憂也愚夫癡愛隨處興著正智不爾厭
不重生夫淨穢兩境同號大空凡聖有情咸
惟覺性覺空平等何所著也自度度人俱利
之道舉人出家依道利物願在三有普濟四
生常無退轉三益如是汝等宜知各調淨根
業興善而住吾無慮矣僕射房玄齡遇之稱
歎累息曰大德樹言詞理俱至名實之副誠

所望也不久勅追還住弘福居宗揚化涅槃
正義唯此一人也然其爰初入道奉節不虧
持操攝儀魁質雄雅形器八尺動靜溫和不
超聯類十三離俗更不重臨二親既崩兄弟
哀訴情守自若曾無動容但爲修冥福設會
千僧再度盡京施悲田食而已至於世情得
喪浮艷雕華既不附心口亦無述時俗往還
直知叙對皆絕供給隨言將遣前後所講涅
槃七十餘遍攝大乘論三十餘遍并各造義
疏一十三卷玄章三卷自餘維摩勝鬘起信
論等隨緣便講各有疏部而立義倫通頗異
恒執至如攝論黎耶義該真俗真即無念性
淨諸位不改俗即不守一性通具諸義轉依
已後真諦義邊即成法身俗諦義邊成應化
體如來轉依作果報體據於真性無滅義矣

俗諦自相有滅不滅以體從能染分義滅分能異體慮知不滅及資糧章中衆師並謂有三重觀無相無生及無性性也潤揣文尋旨無第三重也故論文上下唯有兩重捨得如文第一前七處捨外塵邪執得意言分別第八處內捨惟識想得真法界前觀無相捨外塵想後觀無生捨惟識想第二刹那即入初地故無第三筌約三性說三無性觀據遣執唯有兩重至如本識三相自相受熏依他性中說有總別三滅又四涅槃離合義異兩處三種熏習體無有別諸如此等有異諸師存廢之旨陳具章疏弟子淨元神睿卓越博要之舉振績京畿講釋經論亟經載紀銓辯名理響逸學門加以性愛林泉捐諸名利弊衣糲食談玄爲本元以潤之立義建志尋求轉

解傳風被于當世有僧法御道定人也夢見淨元兩手極大執印憑案若有所通寤以告之正披此義即因而遂廣乃成王路矣沙門智衍即潤之猶子也幼攜入道勗以教宗承明詞義深有會繫講攝論涅槃近住藍田之法池寺統津成匠亟動時譽然有法以來師資傳道其宗罕接唯潤之緒繼美前修亞迹安遠斯塵難濟見於今日矣

釋道洪姓尹氏河東人也父曜仕隋歷任江陵令有子五人洪其第三矣聰敏易悟深猷形有年在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事京邑大德曇延法師博通內外馳譽門序雖廣流衆部偏以涅槃爲累教之極也故敷演之所以師資傳道聲績遠近亦於法衆親喻覆述後於願法師所學窮地論旁通經數德器崇振

及隋祖昇遐禪定構立乃召處之自爾專事弘經周輪無輟貞觀伊始弘護道張凡寺綱維無非令達乃勅爲律藏寺上座緝諧理事允副朝委立情清慙無競榮辱故使厚供殊禮鱗接邀延致令二宮樹福妙資搜舉物議

十八

十四

所及莫不推先尋又下勅任大總持本居寺主春官異供隨時薦及以追受戒之禮也貞觀十四年寶昌寺衆請講涅槃時感白雉隨人聽法集散馴狎終于講會相從傳授迄于暮齒凡講涅槃八十七遍依承宗旨罕墜昇倫及弘福譯經選充證義慈恩創起又勅徵臨以貞觀末年微覺輕貶纔及一句奄爾長逝春秋七十有九初染疾之始全無別痛少食不語用乖常候而數以手搗撥於空侍問其故答曰有三衣冠者數來禮拜故以止之

又曰紅花綠池鮮榮可翫尋爾合掌目送於空曰大德羅睺羅來辭去也因爾潛逝殊香滿院然洪形器端偉七尺有餘沉簡仁愛慈濟存沒喜愠莫顯操節不形傳者目其梗概要妙固多略耳

釋義褒姓薛常州晉陵人蓋齊相孟嘗君之後吳名臣綜瑩之胤也天體高遠履性明朗出家已後遊談在務周流會稽統御法筵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其即有陳興皇朗公之後嗣也專經強對亦當時之僧傑矣褒優柔教義屢啓清涼之談將事通覽辭往縉雲山婺州永安寺曠法師所曠在陳朝興皇盛集時當法選亟動神機法主旣崩遍流視聽長于禪衆栖霞布公並具式瞻親霑餘令所以四經三論江表高推褒

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銳將事別輪曠
亦勸褒行傳燈禮乃從之傳經述論三十餘
年光聞五湖馳名三輔每以大乘至教元出
渭陰中原播蕩乃興揚越嗟乎淳味不無流
靡後住東陽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
食慈恩申請搜揚髦彥京邑承風以事聞奏
下勅徵延便符昔願即而入朝時翻經三藏
玄奘法師盛處權衡當陽弘演承思遠問用
寫繁蕪亦既至止共詳幽致乃詰大乘經論
無所不通唐朝後學多尚名體耽迷成性膠
柱守株如何解網以開玄照請所學宗頓講
十遍勒諸門位並往歸依時在慈恩創開宏
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傲然
亂舉褒爲提紐解決踈刷神襟責以三關徵
研五句詳括文義統略悟迷經難論易悼時

俗之反昏論釋深經誨今聞之異昔所以每
日在座前唱聖經半講已後方明賢論于時
英彥皆預席端歎其疎拔之神奇伏其辯洽
之鈇利宰輔冠蓋傾仰德音留連言晤寫送
無絕顯慶三年冬雩祈雪候內設福場勅召
入官令與東明觀道士論義有道士李榮立
本際義褒問曰旣義標本際爲道本於際爲
際本於道耶答曰互得又問道本於際際爲
道本亦可際本於道道爲際原答亦通又並
曰若使道將本際互得相反亦可自然與道
互得相法答曰道法自然自然不法道又並
若道法於自然自然不法道亦可道本於本
際本際不本道榮旣被難不能報浪嘲云旣
喚我爲先生汝便成我弟子褒曰對聖言論
申明邪正用簡帝心芻蕘嘲謔塵蹟天聽雖

然無言不酬聊以相答我爲佛之弟子由以
事佛爲師汝旣稱爲先生則應先道而生汝
則斯爲道祖于時忸怩無對便下座又令褒
豎義便立大智度義李徒雖難隨言即遣于
時天子欣然內宮嗟賞李榮不勝其憤曰如
此解義何須遠從吳來褒答曰三吳之地本
出英賢橫目狗身舊無人物爾後諸寺連請
多以法華淨名中百經論等以開時俗龍朔
元年駕往東都別召追往頻入宮禁義論橫
馳乃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群公畢至
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於淨土春秋五十有
一道俗悲涼恨法門之早拚皇上悼傷久之
遂勅送柩返於金華山舊寺賻贈之榮光聞
遠近

論曰自佛教東傳年代雖遠條暢銓府開喻

精靈可略言矣昔者漢明入夢騰蘭赴維通
悟道俗抑引邪正故使時俗一期翕然改觀
非夫辯慧何以明哉然則教本通揚宗歸義
舉談吐誠易識敏攸難不輕被錯授之儔淨
名垂失機之責並爲沉淪典誥以解齊緣藥
病相翻斯迷斯覺況復教流千載情纏五濁
控詞談理能無糾紛得在傳揚失於熏習晉
有道安獨興論旨准的前聖商摧義方廣疎
注述首開衢路遠持追蹤於遂古願睿振藻
而傳芳故著序云安和上鑿荒塗以開轍標
玄旨於性空削格義於既往啓神理於來世
至如道生孤拔擅奇思於當年道林遠識標
新理而改旦自斯厥後祖習餘風雖云較異
蓋可知矣梁高祖拱御曆膺奉護持天監初
年捨邪歸正遊心佛理陶思幽微於重雲殿

千僧講衆月建義筵法化通洽制五時論轉四方等注解涅槃情用未愜重申小品發明奧義當斯時也天下無事家國會昌風化所覃被于荒服鍾山帝里寶刹相臨都邑名寺七百餘所諮質文理徃徃而繁時有三大法師雲旻藏者方駕當塗復稱僧傑挹酌成論齊驚先驅考定昔人非無臧否何以然耶至如講解傳授經教本宗摘文揣義情猶有失何得背本追末意言引用每日敷化但豎玄章不覩論文終于皓首如斯處位未曰紹隆若夫立文本宗誠遊義苑指月之況不爽先模隨文五失又開弘誠然則教爲理依理隨教顯附教通理弘之在人准此承遵居然多惑寧乖此喻安得相符是使梁氏三師互指爲謬審文紕亂可有致言義在情求情安倚

伏其中縱達論宗肅成風素榮冠道俗行業相兼者則開善智藏抑其人乎餘則慧解是長儀範多雜非無十數翹楚遵修細行然定學攝心未聞於俗故略言也太宗簡文在昔東府委心妙法遍覽玄章志歸般若刺心血而書十部又撰法集聯璧各二百餘卷然以晚從窘紲故使釋侶無聞中宗孝元體悟幽鍵更崇深信法華成論常自敷揚沙門道侃德隆時彥業貫通賢綴述新奇帝偏猷重奉爲僧正盛開學府廣召義僧還遵舊轍戶牖爲異宣明已下福事雖弘至於教理頗翳微緒陳氏五政世屬虔劉京邑僧寺誅焚略盡及初臨統普備修治接棟連甍復基梁日弘福慧門世稱難紀名德勝行故是可傳雖獲五三蓋失多矣恨闕餘傳與時俱喪對此可

悲至如燄燄騰光於五湖螢朗飛蓋於三楚
二瓊以匡救而傳世兩等以護法而相嗣盛
德弘矣逮于北鄴最稱光大移都茲始基構
極繁而兼創道場殄絕魔網故使英俊林蒸
業正雲會每法筵一建聽侶千餘慧光道憑
躡跡通軌法融慧遠顧視爭衡然而開剖章
途解散詞義並推光統以爲言先豈非唱高
和寡獨振今古即當鋒之領袖乃萬葉之師
模然光初學律宗晚通理教郁郁兼美能振
其芳觀其成樹骨梗分布毛目意存行猷護
法爲本所以華嚴地論咸位綱模被及當今
成誦無墜蓋有由矣且夫佛教東傳世稱弘
播論其榮茂勿盛梁齊故武帝撫期師承護
法戒定慧品莫匪陶甄受持十善無缺六時
永絕辛羶長齋卒歲言行相檢誠可尊嚴自

有帝王罕能相擬于時釋侶顧視思齊篤學
翹誠多陳濟器齊宣受禪權用不思或出或
處非小節之所量乍智乍愚信大人之壯觀
至於宗敬佛理師承戒護每布髮於地令上
統踐之又率土之內禁斷酒肉放捨鷹犬
畋漁屠殺普國不行年三月六勸民齋戒公
私葷菜悉滅除之又置昭玄十統肅清正法
使夫二百萬衆綏緝無塵法上一人誠有功
矣周武定業秦川大開釋府沙門道安復稱
弘量降禮宸極展敬華夷遵龍樹之江河響
彌天之興蓋地惟武服道寄文弘開蒙博施
之功是其經略但以運屬道消中年毀廢雖
陳顯論莫表深衷蚌病成珠竟于身世末有
亡名復接斯咎坎壈貧病陷遭戎俗孝宣即
位政異前朝經像漸開齋福稍起而厭化草

創義學猶微隋高荷負在躬專弘佛教開皇
伊始廣樹仁祠有僧行處皆爲立寺召諸學
徒普會京輦其中高第自爲等級故二十五
衆峙列帝城隨慕學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
座列七僧轉讀衆經及開理義帝目覽萬機

戶八

二十

而耳餐正法于時釋門重稱高敞雖減梁齊
亦後之寄沙門慧遠齊餘開士隨運高僧首
達帝城即陳講議伏勤請益七百餘人道化
天下三分其二自餘明勝聯鑣等驅僧衆以
論士馳名慧藏以知微取號僧休洞精於大
論法經妙體於教源餘則玼瑣群英詆訶龍
象者復巨知矣其中尤最沙門曇延復是高
傑至如坐鎮御牀口敷聲教致令萬乘頂足
其德弘矣煬帝嗣錄重飛聲實道莊顧言於
内外法論禮御於始終相願光揚於兩都笑

脫振藻於周魯厚德懷仁又難加也自爰初
晉邸即位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侶玉清金
洞備引李宗一藝有稱三微別館法輪長轉
慧炬恒明風靡之化覃延復遠當時諸部雖
復具揚而涅槃攝論最爲繁富世近易昭無
勞顯述及皇唐御曆道務是崇義學之明方
爲弘遠伊人之風豈易披述輒託攸聞故略
其致然嵩壁抗聲於金陵基景標宗於玉壘
常辯弘揚於三輔深懿馳譽於兩河并晉則
二達開模齊魯則密才程略潤會剖符日下
敬其名教微空位席嵩澤仰其義門本紀時
或漏之其德不無光叙統明衆師注述通以
章鈔爲工課文引義仰順前軌徒盛改張差
無弘誘或接綴前篇或糅雜時見或虛控冒
臆詞理相非或旁竊他文意義蹇蹇皆勒成

命氏騰譽一時言行之間河漢遼阻本寔邪
求妄承傳教審夫意本焉可強乎且自經誥
所被元在受持大集顯法行之文涅槃明知
時之說今則婆娑章句流演澆浮翻種諸有
未爲靜業超生之教豈意然邪貴如說行斯
誠旨也故今當座講客寫送文義其隙復廣
何以明耶且如聖行諸漏由來杜言唯識離
念競陳橫想受學毗曇行惡戒者奉爲聰慧
聽習楞伽樂飲嗽者用爲通極誇罩蒙俗陵
轢往賢眄視天漢率輕禁網謂邪慧爲真解
以亂識爲圓智不深悛悟枉喪餘齡故使說
法天禽被于念處盤特庸叟具列賢愚辯俊
異之前生顯頑囂之後報冷然釋相可不誠
歟原夫論義之設其本四焉或擊揚以明其
道幽旨由斯得開或影響以扇其風慧業由

斯弘樹或抱疑以諮明決斯要正是當機或
矜伐以冒時賢安詞以拔愚箭託緣乃四通
在無嫌必事相陵還符畜獸故世中論士數
會清柔初事舍容終成陷黷名聞誰賞境界
非凡徒盛拒輪必歸磨臆故有王斌論並明
琛蛇勢會空屋子宗統語工聽其論道唯聞
殺死之言觀其容色但見紛披之相及後業
之作也或生充蛇報或舌爛喉中或僧獄接
其來生或猛火焚其往咎彥琮山樓之驗又
可誠哉是知道寄人弘非人未可言道豈言
義府並若斯耶故智藏遺塵慧光後嗣宗仰
徽烈豈有玷耶沙門靈裕行解相高內外通
瞻亦當時之難偶也然而立性剛毅峭急不
倫侍人流汗可師範世或譏論以此爲先斯
亦不比德而觀也語俗而談滔滔風流愛心

綿密未覲其短多容瑕累見心機動禍福相
鄰若不先知何成懲艾致使裕公虛沾此及
若能返求諸已斯言自亡故宣尼流無備之
詞居士設未輕之論誠有由矣世有慧休即
承裕緒學雜心而懼陵小犯受師禮而親執
瓶衣遭難而更立淨厨臨危而深誨禁約人
法斯具慧解通微章疏所行誦為珠璧猶恨
不係於先業餘則故略言也

續高僧傳卷第十五下

音釋

癰於容切 嗽色角切 蘆蘆強魚切 籊籊竹席
也籊籊求位切 籊籊苦協 揆求切 籊籊竹席
切籊籊求位切 籊籊苦協 揆求切 籊籊竹席
績則歷切 鄠胡古切 燔子廉切 蟬步項切 蒲矩方

高僧傳卷第十六上

戶九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初正傳二十三人
附見十五人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慧初

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法歸
慧景

魏嵩岳少林寺天竺僧佛陀傳四

齊鄴下南天竺僧菩提達磨傳五道育

鄴中釋僧可傳六向居士化公廖公和
公法林僧那慧滿

林慮山洪谷寺釋僧達傳七

鄴西龍山雲門寺釋僧稠傳八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
徹絕群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
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裹糧尋師訪
所不逮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

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
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
論並知學唯爲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
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
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
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
道顏然不忤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既行爲物
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
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
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
厦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
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
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
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

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自此大行久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

戶九

二

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內因外構更相起予不久卒於開善寺春秋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門外天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修福者副力疾而起厲聲曰貨財延命去道遠矣房中什物並施招提僧身死之後但棄山谷飽於鳥獸不亦善乎勿營棺壙以乖我意門徒涕淚不忍從之將爲勒碑旌德而永興公主素有歸信進啓東宮請著其文有令遣湘東王繹爲之樹碑寺所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放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績出守南海聞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秘彩常示如愚久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絕無食調唯資分衛大遵清儉永明五年移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監年中卒春秋七十時淨名寺有慧初禪師者魏天水人在孕七月而生纔有所識好習禪念嘗閑居空宇不覺霆擊大震斯固住心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人外晚遊梁國住興皇寺閑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厭郭

戶九

三

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
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顗樹碑墓
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彌陀
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
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
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
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
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
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覲禮旦就
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
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
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
出家味靜爲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
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

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
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
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
兩指人有捋者雖伸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
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
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
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
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覺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
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
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咎莫
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
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震旦特是別緣度二
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

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驚告院主合家總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定都伊洛復設靜院勅以處之而性愛幽栖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勅就少室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息心之儔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篤課出要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彌山而僧廩豐溢沿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

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街井欄上反踢蹠鏑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而觀之佛陀因見怪曰此小兒世戲有工道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徹既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別處零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今尚存

菩提達磨南天竺婆羅門種神慧疎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悲此邊隅以法相導初達宋境南越末又

北度至魏隨其所止誨以禪教于時合國盛弘講授乍聞定法多生譏謗有道有慧可此二沙門年雖在後而銳志高遠初逢法將知道有歸尋親事之經四五載給供諮接感其精誠誨以真法如是安心謂壁觀也如是發行謂四法也如是順物教護譏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則入道多途要唯二種謂理行也藉教悟宗深信舍生同一真性客塵障故令捨僞歸真凝住壁觀無自無他凡聖等一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理入也行入四行萬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

縱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錄其言語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遊化爲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覽墳索內通藏典末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大照解悟絕群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時令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

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
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
就境陶研淨穢埏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
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湫而昔懷嘉
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
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
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比就
觀鄴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
恒禪師先有定學匡宗鄴下徒侶千計承可
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
來殄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
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
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爾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
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俗府非理屠害

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
絕學浮華謗黷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
欣怖交懷海迹蹄蹤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
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恒抱
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
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
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
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
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
槃者喻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
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
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
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
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

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斫處血斷帛

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曰我無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辭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一衣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陀故其所往不叅邑落有慧滿者滎陽人姓張舊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

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栢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從來滿曰法友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白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爾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爾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令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賣四卷楞伽以爲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叙

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軌毗尼進止沉審非

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久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梁時充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詔曰丈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苓

斷粒自此終報實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山王勅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煩還達曰在山利少在京利多貧道觀機而動幸無遮止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暇今故叅拜并奉米饌一筐進而重曰僧無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荅饌可將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幽

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三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齒處斯又接統神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繩床口誦般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宣帝聞之崩騰驚赴舉聲大哭六軍同號山林

爲動葬於谷中巖下立碑於後余以貞觀九年親往禮謁骸骨猶存寺宇遺迹宛然如自在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姓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瘦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欬猷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爾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

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旣受禪法北遊定州嘉魚山欽念久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岳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含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趙州漳洪山道明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石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者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摧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鵲山靜處感神來繞抱肩築腰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不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

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
已所證跋咤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汝其
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
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
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愠色
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
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
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
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
法聞兩虎交鬪咆哮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
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床上稠曰
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
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
受諸癘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
久疲頓舒脚床前有神輒扶之還令跏坐因

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
孝明帝鳳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契大通帝遂許
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召不
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
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叡彭城王高攸等請至
文墨之大冥山創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
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
充時或名利所纏者稠爲說偈止之聞者慙
色而止便爲陳修善偈預在息心之傳更新
其器旣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
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令勅定州令
師赴鄴教化群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
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壤至此之日脫
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

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
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關兩岫忽然驚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杖策漳澄帝躬舉大駕

戶九

十四

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
敬揖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
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爾榮華世相不可常
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
道學周不久便證深定爾後彌承清誨篤敬
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
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
三勅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
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
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

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
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
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
布思序山林便辭還本住帝以陵阜迴互諮
謁或難天保三年又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
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
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
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
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
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
接囑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
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群有識邪正達
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
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
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

戶九

十五

實自爾徹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
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絹被褥接軫登山
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
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
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
便依給未經王府爾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
寸尺小緣必親言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
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
幸叅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
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
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
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敦
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
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
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

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勅遣
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感果必
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繼素
運往神遷寔深嗟惘資崇有嘉用伸悽敬可
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
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
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
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闡毗起塔建千
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勅右僕
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
類也旣而剋日准勅四部彌山人兼數萬香
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慟斷絕
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
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比建以塼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
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還朝
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群賊勢懾
山螭解虓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
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
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
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幘
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垂衣頽山將陟召
出在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儔具如雲門象圖
所紀又初勅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
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
請半減之勅乃以方五里爲定使將作大匠
紀伯邕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
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號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

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錫初
至將欲安處問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
伽藍言終而隱旣而掘地爲井果得鴟吻二
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
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
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
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
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
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
索水喫之奄成雲霧時或譏稠於宣帝以倨
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
不至僧厨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
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
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
恐身血不淨穢汚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

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憊云云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咒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

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夜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親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袂裝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彌取之初無重焉因爾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滅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

初興復庵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宇大業之末賊所停營房宇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噎忝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上

音釋

繹羊益切 鏹大罪大 檄戶狄切 鞭魚孟切 咆切
蒲交切 潰胡對切 墟許交切 鵠堅切 吻切 武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下

戶十

唐 釋 追 宣 撰

後梁南雍州襄陽景空寺釋法聰傳九

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

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一

戶十

荊州玉泉山釋法懷傳十二

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三

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四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京師天寶寺釋僧瑋傳十七

京師大福田寺釋曇相傳十八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九

懷州栢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一

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裴玄
證

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岑
關黎智

曉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
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
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
迴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
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
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傘蓋山白馬泉
築室方丈以爲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
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
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
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
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
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爲水經停

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
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
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被虎災請求救援聰
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
戒勸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
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
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
王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
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
云此雌龍王與群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
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
吼遮遏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遑日
午方返王怪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

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往度人安之又勅徐
擒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
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號初聰住禪堂每有
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
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
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仡然
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
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
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雨
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
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驃騎威王因從受戒
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沂西上遁隱荆部
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裏之禮頻
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
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

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天宮寺邀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叅無虧晷漏所獲檀捨通造藏經凡所至處靈瑞難述初太常劉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晉鴻上湘東王栢木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未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

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即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漳鄴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囂雜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久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

戶十

四

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方知其趣隱駐心自久繫念日新深悟寂定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刻某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卧明日

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爲棟梁所以凡所投造風從水漸財利山積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破之後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太殿爾日即愈是知育王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慄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侶清淨慄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闕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纊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勤勵莫儔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羅恒岱無遠不屆氣調清逸故山僧見者莫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榛林猛獸之宅幽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慄常賣法華一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覓不見令怒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栖默山以禪靜爲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

乃歎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歎起惡念忽見大蛇繩床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瑾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瑾便雨淚啓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瑾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竒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瑾云曾問答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終

釋慧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

荆南佛法希叟承都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遂因商船往造建業正值成實靈講學者肩聯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顓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試往看之既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暖虛喪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茫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犀如意及手巾綫履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總燒却章鈔捐擲筆硯專志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入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

生語言三昧精思通爽靜亂齊焉彼閉目者
觀道雖明開眼便失與成比校天地懸殊思
云智顗先發三昧後證總持慧成及之二子
寂照行解齊矣大師化往至上至枝江造禪慧
寺所營土木咸依俗有德行所招不久便就
其地西望沙渚德鸞栖遁之地東眺上明彌
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
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
有水中梁往江接取尋語往看果如所示有
清信士段弘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
成至宅弘乃穌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
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
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總
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兩淚強引
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

下總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
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
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蠱於地而密知
之及明告别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
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
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宣
相符合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
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
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
受持法華維摩日常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
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
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
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
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

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止龕室繞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戶十

八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房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輦遂負凌波

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肯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湛禪師定品惟深晚學宗領遂具受秘法諮質玄觀定水既澄

慧門宜敞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于此寺禪房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窆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暲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戶十

九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或聚砂成塔鄉閭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

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諮問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彫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亡返加又口繞黑子欹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皆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壤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背隆偃僂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

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旣而慧心潛運南北踈通即爲披決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爾之時揚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妓樂合堂驚出同共聞聽堂欬摧壞大眾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爾名振二國事叅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

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勅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寔於東郊門外滕公酈食其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輦人也器量沉深風神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煙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瑗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齊鏡持犯仍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情空究檢因緣秉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

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檝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毋東歸勅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勅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旣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壤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

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實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于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癘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

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間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牀下帳獨靜道俗叅訊略示綱猷令其住心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多而外無囂撓正任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公貫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

萬衛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
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
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夾詞費開皇七年賁來
謁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

十

十三

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
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穎素承道訓
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
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
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
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
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輦方禪師處即
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
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
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
遠訪巖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准
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
修宗稟心學而專志決烈同侶先之圓備戒
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
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叙
詢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旣異林精融理
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
野獸栖幽旣久性不狎塵來徃質疑未由樵
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砂礫披跨不難
巖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
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
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
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

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

戶十

十四

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群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因病死蘇故蒙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曇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藪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諍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榛梗唯詢一蹤入鳥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

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爾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勅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

疹忽增卒於栢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十五夏矣初遘疾彌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喚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爾往化

戶十

十五

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院悲吼兩宵雲昏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闡毗餘質建塔立碑沙

門明則爲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其遍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未住廬山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塲佛化下墜俗諺然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久而無子就佛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異常日因即有娘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唯至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轉乃離或值犢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既臨標據清敏儼慧竒拔嘗有書生問曰爾今何姓外家何姓答曰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履道弘護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先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履涉言教附行爲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習由見起慢怠即懷狀離便爲邊地下賤之

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皆周行禮拜遶旋翹仰因爲來世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穎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叙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寺是也自爾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

六時禮旋乞食爲業虔慕潔誠如不及也未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通焉樹塔立碑在于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鐫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

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
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
三寶錄

釋慧意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
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
討心要後住景空於聰師舊室綜業常住不
事燈燭夜常大明有鄉人德廣郡守柳靜殊
不信法乃請意於宅別立禪室百日行道靜
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
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
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
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
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
預知運絕苦辭還裏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
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傘蓋山上露坐有同

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
至期全亡送屍永側永屍颯然摧變時岑闍
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傘蓋山南泉立誦
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
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飼
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
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坩酒食或
群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
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
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
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禮辭遍寺
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
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
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徃遍學寺寺
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

遠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
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
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
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
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
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下

音釋

仡 魚乞切 鄺 郎狄切 驪 呂支切 甄 居延切 捋 郎括切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封一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一

戴逵
慧遠

慧朗
封一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顗傳三

南岳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七

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

僧藥
集

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

玄覺

趙郡漳洪山釋智舜傳十

智贊

南岳衡州衡岳寺釋慧照傳十一

文闕

九江廬山大林寺釋智錯傳十二

荊州景元山善集寺釋法詠傳十三

文闕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越傳十四

法彥
波若

釋慧命姓郭太原晉陽人晉徵士郭琦之後

也以梁大通二年辛亥歲生于湘州長沙郡

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

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

部名僧相謂曰珍閣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

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

詩書體貌凝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

習妙入深義故使理超文外照出機前智不

驚愚貞無絕俗道親物疎州閭讚重年十五

誦法華經兩旬有半一部都了尋事剃落學

無常師專行方等普賢等懺謝據華嚴以致

明道行自襄沔聞恩光先路二大禪師千里

來儀投心者衆乃徃從之後遊仙城山即古松仙之本地也先有道士孟壽者幽栖積歲祈心返正必果所願捨所居館充建寺塔及命未至山夕壽忽恍焉如夢大見神祇嚴衛館側至覺驚喜登巖帳望遂覩梵侶盈林乃命至也趨而禮謁即捨所住爲善光寺焉供事駢羅衆侶咸會晚於州治講維摩經大乘駕御之津入道乘玄之迹禪智所指罔弗倒戈旣滿九旬便辭四部衣鉢隨從還反故林有法音禪師者同郡祁人本姓王氏不言知已兩遂德朋同就長沙果願寺能禪師修學心定未經數旬法門開發諮質遲疑乃惟反啓懼失正理通訪德人故首自江南終于河北遇思邈兩師方祛所滯後俱還仙城僅得五稔預知亡日乃攜音手於松林相顧笑曰

即斯兩處便可終焉侍者初聞未之悟也不盈旬望同時遇疾命以周天和三年十一月五日精爽不謬正坐跏趺面西念佛咸覩佛來合掌而卒同衆有夢天人下地幢幡照日又聞房宇唱善哉者奇香異樂聞熏非一音以其月十七日亦坐本處所現瑞相頗亦同倫然命音兩賢俱年三十有八矣即於樹下構甃成墳有弟子清信士鄭子文立碑于寺門人慧朗祖傳命業不墜禪風化行安沔道明隋世初命與慧思定業是同讚激衡楚詞采高挾命寔過之深味禪心慧聲遐被著大品義章融心論還源鏡行路難詳玄賦通述佛理識者成誦文或隱逸未喻於時有注解者世宗爲貴自居山舍學徒騰聚名溢南北有菩薩戒弟子濟北戴逵學聲早被名高諸

國乃貽書於命曰竊以渭清涇濁共混朝宗之源松長箭短同秉堅貞之質幸預含靈五常理宜範圍三教是以闕里儒童闡禮經於洙濟苦縣迦葉遷妙道於流沙雖牢籠二儀蓋限茲一世豈如興法輪於鹿苑蕩妄想於鷲山半滿既陳權實斯顯誠教有淺深人無內外禪師德聲遠震行高物表攝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誦負笈千里歷龍宮而包括故能內貫九部總雪山之秘藏外該七畧備壁水之典墳支遁天台之銘竺真羅浮之記曇賦七嶺汰詠三河寶師妙析莊生璩公著論袁集若吞雲夢如指諸掌加以妙持淨戒如護明珠善執律儀譬臨懸鏡稟羅云之密行種賓頭之福田撫挹定水便登覺觀高陰禪枝將逾喜捨是以不遠瀟湘來儀沔陸植杖龍

泉仍爲精舍迴車駕首即創伽藍鑿嶺安龕詎假聚沙成塔因山構苑無勞布金買地開士雲會袂似華陰法侶朋衝衆齊稷下禪室晨興時芳杜若支提暮啓暫入桃源香山梵響將阮嘯而相發日殿妙音與孫琴而齊韻紫蓋負松仍撓二辯洪崖神井即鑿高心故以才堪買山德邁同輦崇峯景行牆仞懸絕弟子業風鼓慮欲海沉形洎渚宮淪覆將歷二紀晝倦坐馳夜悲愕夢未能忘懷彼我歸軫一乘遺蕩曾襟朗開三達旣念鼠滕彌傷鳥繫昔在志學家傳賜書五禮優柔三玄餐飫頗絕韋編構述餘緒爰登弱冠捃摭百家及乎從仕留連文翰雖未能探龍門而梯會稽賦鷦鷯而詠鸚鵡若求其一介亦髣髴古人但深悟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蟬蛻俗解貪

味真如一日鄖城訊修隗館出膝情欣係韞
遇同進履未盡開襟遽嗟飄忽尋望拂衣世
網脫屣牽絲滄浪濯纓漢陰抱甕行食九轉
用遣幽憂漸悟三空將登苦忍仙梁觀玉不
廢從師深澗折桃無妨請益所希彌天勝氣
乍酬鑿齒鴈門高論時荅嘉賓冬暖如春願
珍清軌室邇人遐彌軫襟帶餘詞殘簡望回
金玉幽林沙門釋慧命酬書濟北戴先生夫
一真常湛微妙於是同玄萬聖乘機違順以
之殊迹是以西關明道東野談仁彫朴改工
有無異軫今若括此二門原茲兩教豈不歸
宗三轉會入五乘藉淺之深資權顯實斯若
地分四水始則殊名海控八河終無別味檀
越幼挺奇才夙懷茂緒華辭卓世雅致叅玄
智涉五明學兼三教益矣能忘蹈願生之逸

軌損之爲道慕李氏之玄蹤雖復六經該廣
百家繁富聖賢異准儒墨分流或事曠而文
殷或言高而旨遠莫不納如瓶受說似河傾
明鏡匪疲洪鍾任扣子建挹以奇文長卿慙
其高趣故雖秦楚分墟周梁改俗白眉青蓋
龜玉之價弗渝栖鳳虬龍魚水之交莫異加
以識鑒苦空志排塵俗形雖廊廟器乃江湖
是以屬歎牽絲興言世網辭同應陸調合張
嚴嗟朱火之遽傳慙清波之速逝方應濯足
從道洗耳辭榮九轉充虛四扇排疾然後尋
八正以味一真解十纏而遣三患斯之德也
寧不至哉貧道識鏡難清心塵易擁定慙花
水戒非草繫才侔撒燭學謝傳燈內有愧於
德充外無狎於人世是以淹滯一丘寓形蓬
柳端居千仞託志筠松測四序於風霜候三

旬於朏魄至乃夜聞山鳥仍伐九成晝視遊
魚聊追二子草戶弊衿旣在原非病朱門結
駟亦於我如雲所歎藤鼠易侵樹援難靜勞
想驚頭倦思雞足至於林凋秋葉曾無獨覺
之明谷響春鶯終切寡聞之歎忽承來問曲
昇光譽幽氣若蘭清音如玉誠復溢目致懽
而實撫膺多愧雖識謝天池未辯北溟之說
而事同泥井慙聞東海之談所冀伊人於焉
好我黃石匪遙結期明旦白駒可繫用永今
朝善敬清猷時因素札言不洗意報此何伸
時或以達即晉代譙國戴逵今考據行事非
也晉書云太元十二年徵隱士戴逵不久尋
卒至梁大通三年經一百四十三載命公方
生計不相見又非濟北明矣時又有沙門慧
曉厥姓傳氏所以禪績獻功文才亞於慧命

北遊齊壤居止靈巖數十年間幽閑積業衆
初不異之也及鄉民有任山荏令者曉去鄉
歲久思問親親行至縣門使人通令令正對
客未許進之踟躕之間又催通引客猶未散
令且更延曉悟曰非令之爲進退乃吾之愛
憎耳豈鄉壤之可懷耶命省事取紙援筆而
裁釋子賦紙盡辭窮告曰若令問覓可以此
文示之吾其去矣於是潛遁故賦云咄哉失
念歟爾還覺是也及後追至靈巖窮討不見
出賦示僧方知曉之才也於是人藏一本用
祛鄙吝曉後尋諸名岳養素栖心時復流目
人世而還晦形幽阜卒不測其所
釋慧思俗姓李氏武津人也少以弘恕慈育
知名閭里稱言頌逸恒問嘗夢梵僧勸令出
俗駭悟斯瑞辭親入道所投之寺非是練若

數感神僧訓令齋戒奉持守素梵行清慎及
稟具足道志彌隆迥栖幽靜常坐綜業日唯
一食不受別供周旋迎送都皆杜絕誦法華
等經三十餘卷數年之間千遍便滿所止菴
舍野人所焚遂顯癘疾求誠乞懺仍即許焉
既受草室持經如故其人不久所患平復又
夢梵僧數百形服環異上座命曰汝先受戒
律儀非勝安能開發於正道也既遇清衆宜
更翻壇祈請師僧四十二人加羯磨法具足
成就後忽驚悟方知夢受自斯已後勤務更
深尅念翹專無棄昏曉坐誦相尋用爲恒業
由此苦行得見三生所行道事又夢彌勒彌
陀說法開悟故造二像並同供養又夢隨從
彌勒與諸眷屬同會龍華心自惟曰我於釋
迦末法受持法華今值慈尊感傷悲泣豁然

覺悟轉復精進靈瑞重沓瓶水常滿供養嚴
備若有天童侍衛之者因讀妙勝定經歎禪
功德便爾發心修尋定支時禪師慧文聚徒
數百衆法清肅道俗高尚乃往歸依從受正
法性樂苦節營僧爲業冬夏供養不憚勞苦
晝夜攝心理事籌度訖此兩時未有所證又
於來夏束身長坐繫念在前始三七日發少
靜觀見一生來善惡業相因此驚嗟倍復勇
猛遂動八觸發本初禪自此禪障忽起四肢
緩弱不勝行步身不隨心即自觀察我今病
者皆從業生業由心起本無外境反見心源
業非可得身如雲影相有體空如是觀已顛
倒想滅心性清淨所苦消除又發空定心境
廓然夏竟受歲慨無所獲自傷昏沉生爲空
過深懷慙愧放身倚壁背未至間霍爾開悟

法華三昧大乘法門一念明達十六特勝背捨陰入便自通徹不由他悟後往鑒最等師述已所證皆蒙隨喜研練逾久前觀轉增名行遠聞四方欽德學徒日盛機悟寔繁乃以大小乘中定慧等法敷揚引喻用攝自他衆

封一

雜精麤是非由起怨嫉鳩毒毒所不傷異道興謀謀不爲害乃顧徒屬曰大聖在世不免流言況吾無德豈逃此責責是宿作時來須受此私事也然我佛法不久應滅當往何方以避此難時真空有聲曰若欲修定可往武

當南岳是入道山也以齊武平之初背此嵩陽領徒南逝高鶩前賢以希栖隱初至光州值梁孝元傾覆國亂前路梗塞權止大蘇山數年之間歸從如市其地陳齊邊境兵刃所衝佛法云崩五衆離潰其中英挺者皆輕其

生重其法忽夕死慶朝聞相從跨險而到者填聚山林思供以事資誨以理味又以道俗福施造金字般若二十七卷金字法華瑠璃寶函莊嚴炫曜功德傑異大發衆心又請講二經即而叙構隨文造盡莫非幽蹟後命學士江陵智顓代講金經至一心具萬行處顓有疑焉思爲釋曰汝向所疑此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夏中苦節思此後夜一念頓發諸法吾旣身證不勞致疑顓即諮受法華行法三七境界難卒載叙又

封一

九

諮師位即是十地思曰非也吾是十信鐵輪位耳時以事驗解行高明根識清淨相同初依能知密藏又如仁王十善發心長別苦海然其謙退言難見實故本迹叵詳後在大蘇弊於烽警山侶栖遑不安其地又將四十餘

僧徑趣南岳即陳光大二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即至告曰吾寄此山正當十載過此已後必事遠遊又曰吾前世時曾履此處巡至衡陽值一佳所林泉竦淨見者悅心思曰此古寺也吾昔曾住依言掘之果獲房殿基塢僧用器皿又往巖下吾此坐禪賊斬吾首由此命終有全身也僉共尋覓乃得枯體一聚又下細尋便獲體骨思得而頂之爲起勝塔報昔恩也故其徃徃傳事驗如合契其類非一自陳世心學莫不歸宗大乘經論鎮長講悟故使山門告集日積高名致有異道懷嫉密告陳主誣思北僧受齊國募掘破南岳勅使至山見兩虎咆憤驚駭而退數日更進乃有小蜂來螫思額尋有大蜂嚙殺小者銜首思前飛揚而去陳主具問不以介意不久謀罔

一人暴死二爲獬狗噬死蜂相所徵於是驗矣勅承靈應乃迎下都止栖玄寺嘗徃瓦官遇雨不濕履泥不污僧正慧曷與諸學徒相逢於路曰此神異人如何至此舉朝屬目道俗傾仰大都督吳明徹敬重之至奉以犀枕別將夏侯孝威徃寺禮觀在道念言吳儀同所奉枕者如何可見比至思所將行致敬便語威曰欲見犀枕可徃視之又於一日忽有聲告洒掃庭宇聖人尋至即如其語須臾思到威懷仰之言於道俗故貴賤皂素不敢延留人船供給送別江渚思云寄於南岳止十年耳年滿當移不識其旨及還山舍每年陳主三信叅勞供填衆積榮盛莫如說法倍常神異難測或現形小大或寂爾藏身或異香奇色祥瑞亂舉臨將終時從山頂下半山道

場大集門學連日說法苦切訶責聞者寒心告衆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若念佛三昧方等懺悔常坐苦行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必相利益如無此人吾當遠去苦行事難竟無答者因屏衆斂念泯然命盡小僧靈辯見氣乃絕號吼大叫思便開目曰汝是惡魔我將欲去衆聖晏然相迎極多論受生處何意驚動妨亂吾耶癡人出去因更攝心諦坐至盡咸聞異香滿於室內頂煥身煥顏色如常即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取驗十年宛同符矣春秋六十有四自江東佛法弘重義門至於禪法蓋蔑如也而思慨斯南服定慧雙開晝談理義夜便思擇故所發言無非致遠便驗因定發慧此旨不虛南北禪宗罕不承緒然而身相挺特能自勝

持不倚不斜牛象行視頂有肉髻異相莊嚴見者迴心不覺傾伏又善識人心鑒照冥伏訥於言過方便誨引行大慈悲奉菩薩戒至如繒續皮革多由損生故其徒屬服章率加以布寒則艾納用犯風霜自佛法東流幾六百載唯斯南岳慈行可歸余嘗參傳譯屢親梵經討問所被法衣至今都無蠶服縱加受法不云得成故知若乞若得蠶綿作衣准律結科斬捨定矣約情貪附何由縱之思所獨斷高遵聖檢凡所著作口授成章無所刪改造四十二字門兩卷無諍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釋智顗字德安姓陳氏潁川人也有晉遷都寓居荊州之華容焉即梁散騎益陽公起祖

之第二子也母徐氏夢香煙五彩縈迴在懷欲拂去之聞人語曰宿世因緣寄託王道福德自至何以去之又夢吞白鼠如是再三怪而卜之師曰白龍之兆也及誕育之夜室內洞明信宿之間其光乃止內外胥悅盛陳鼎俎相慶火滅湯冷爲事不成忽有二僧扣門曰善哉兒德所重必出家矣言訖而隱賓客異焉隣室憶先靈瑞呼爲王道兼用後相復名光道故小立二字叅互稱之眼有重瞳二親藏掩而人已知兼以卧便合掌坐必面西

年大已來口不妄啜見像便禮逢僧必敬七歲喜往伽藍諸僧訝其情志口授普門品初契一遍即得二親過絕不許更誦而情懷惆悵奄忽自然通餘文句豈非夙植德本業延于今志學之年士梁承聖屬元帝淪沒北度

硤州依乎舅氏而俊朗通悟儀止溫恭尋討名師冀依出有年十有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而出家焉緒授以十戒道品律儀仍攝以北渡詣慧曠律師北面橫經具蒙指誨因潛大賢山誦法華經及無量義普賢觀等

二旬未淹三部究竟又詣光州大蘇山慧思禪師受業心觀思又從道於就師就又受法於最師此三人者皆不測其位也思每歎曰昔在靈山同聽法華宿緣所追今復來矣即示普賢道場爲說西安樂行顓乃於此山行法華三昧始經三夕誦至藥王品心緣苦行至是真精進句解悟便發見共思師處靈鷲山七寶淨土聽佛說法故思云非爾弗感非我莫識此法華三昧前方便也又入熙州白沙山如前入觀於經有疑輒見思來冥爲披

釋爾後常令代講聞者伏之唯於三三昧三觀智用以諮審自餘並任裁解曾不留意思躬執如意在座觀聽語學徒曰此吾之義兒恨其定力少耳於是師資改觀名聞遐邇及學成往辭思曰汝於陳國有緣往必利益思

封一

十三

既遊南岳顓便詣金陵與法喜等三十餘人在瓦官寺創弘禪法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明時貴望學統釋儒並稟禪慧俱傳香法欣重頂戴時所榮仰長干寺大德智辯延入宗熙天宮寺僧晃請居佛窟斯由道弘行感故爲時彥齊迎顓任機便動即而開悟白馬警韶奉誠智文禪衆慧令及梁代宿德大忍法師等一代高流江表聲望皆捨其先講欲啓禪門率其學徒問津取濟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跨吳會世稱義虎辯號懸流聞顓講法

故來設問數關微覈莫非深隱輕誕自矜揚眉舞扇扇便墮地顓應對事理渙然清顯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時沙門法歲撫榮背曰從來義龍今成伏鹿扇旣墮地何以遮羞榮曰輕敵失勢未可欺也綿歷八周講智度論肅諸來學次說禪門用清心海語默之際每思林澤乃夢巖崖萬重雲日半垂其側滄海無畔泓澄在于其下又見一僧搖手伸臂至于岐麓挽顓上山云顓以夢中所見通告門人咸曰此乃會稽之天台山也聖賢之所託矣昔僧光道猷法蘭曇密晉宋英達無不栖焉因與慧辯等二十餘人挾道南征隱淪斯岳先有青州僧定光久居此山積四十載定慧兼習蓋神人也顓未至二年預告山民曰有大善知識當來相就宜種豆造醬編

蒲爲席更起屋舍用以待之會陳始興王出鎮洞庭公卿餞送迴車瓦官與顓談論幽極既唱貴位傾心捨散山積虔拜殷重因歎曰吾昨夢逢強盜今乃表諸輓賊毛繩截骨則憶曳尾泥中仍遣謝門人曰吾聞闇射則應於絃何以知之無明是闇也脣舌是弓也心慮如絃音聲如箭長夜虛發無所覺知又法門如鏡方圓任像初瓦官寺四十人坐半入法門今者二百坐禪十人得法爾後歸宗轉倍而據法無幾斯何故耶亦可知矣吾自化行道可各隨所安吾欲從吾志也即徃天台既達彼山與光相見即陳賞要光曰大善知識憶吾早年山上攜手相喚不乎顓驚異焉知通夢之有在也時以陳太建七年秋九月矣又聞鍾聲滿谷衆咸怪異光曰鍾是召集

有緣爾得住也顓乃卜居勝地是光所住之北佛壟山南螺溪之源處既閑敞易得尋真地平泉清徘徊止宿俄見三人皂幘絳衣執疏請云可於此行道於是聿創草菴樹以松果數年之間造展相從復成衢會光曰且隨宜安堵至國清時三方總一當有貴人爲禪師立寺堂宇滿山矣時莫測其言也顓後於寺北華頂峯獨靜頭陀大風拔木雷電震吼魑魅千羣一形百狀吐火聲叫駭畏難陳乃抑心安忍湛然自失又患身心煩痛如被火燒又見亡沒二親枕頭膝上陳苦求哀顓又依止法忍不動如山故使強軟兩緣所感便滅忽致西域神僧告曰制敵勝怨乃可爲勇文多不載陳宣帝下詔曰禪師佛法雄傑時匠所宗訓兼道俗國之望也宜割始豐縣調

以充衆費蠲兩戶民用供薪水天台山縣名
爲樂安令陳郡袁子雄崇信正法每夏常講
淨名忽見三道寶階從空而降有數十梵僧
乘階而下入堂禮拜手擎香爐遶顓三匝久
之乃滅雄及大衆同見驚歎山喧其行達靈
感皆如此也永陽王伯智出撫吳興與其眷
屬就山請戒又建七夜方等懺法王晝則理
治夜便習觀顓謂門人智越吾欲勸王更修
福穰禍可乎越對云府僚無舊必應寒熱顓
曰息世譏嫌亦復爲善俄而王因出獵墮馬
將絕時乃悟意躬自率衆作觀音懺法不久
王覺小醒憑几而坐見梵僧一人擎爐直進
問王所苦王流汗無答乃遶王一匝翕然痛
止仍躬著願文曰仰惟天台闍梨德侔安遠
道邁光猷遐邇傾心振錫雲聚紹像法之墜

緒以救昏蒙顯慧日之重光用拯澆俗加以
遊浪法門貫通禪苑有爲之結已離無生之
忍見前弟子飄蕩業風沉淪愛水雖餐法喜
弗祛蒙蔽之心徒仰禪悅終懷散動之慮日
輪馳騖義和之轡不停月鏡迴幹姮娥之景
難駐有離有會歎息何言受法教法潺湲無
已願生生世世值天台闍梨恒修供養如智
積奉智勝如來若藥王觀雷音正覺安養兜
率俱蕩一乘云其爲天王信敬爲此類也於
卽化移海岸法政甌閩陳疑請道日升山席
陳帝意欲面禮將伸謁敬顧問羣臣釋門誰
爲名勝陳暄奏曰瓦官禪師德邁風霜禪鏡
淵海昔在京邑羣賢所宗今高步天台法雲
東謁願陛下詔之還都使道俗咸荷因降璽
書重沓徵入顓以重法之務不賤其身乃辭

之後爲永陽苦諫因又降勅前後七使並帝手疏顓以道通惟人王爲法寄遂出都焉迎入太極殿之東堂請講智論有詔羊車童子引導於前主書舍人翊從登階禮法一如國師璫闌梨故事陳主旣降法筵百僚盡敬希聞未聞奉法承道因即下勅立禪衆於靈耀寺學徒又結望衆森然頻降勅於太極殿講仁王經天子親臨僧正慧暉僧都慧曠京師大德皆設巨難顓接問承對盛啓法門暉執爐賀曰國十餘齋身當四講分文析義謂得其歸今日出星收見巧知陋矣其爲榮望未可加之然則江表法會由來爭競不足及顓之御法即座肅穆有餘遂使千枝花綻七夜恬耀舉事驗心顓之力也晚出住光耀禪慧雙弘動郭奔隨傾音清耳陳主於廣德殿下

勅謝云今以佛法仰委亦願示諸不逮于時檢括僧尼無貫者萬計朝議云策經落第者並合休道顓表諫曰調達誦六萬象經不免地獄盤特誦一行偈獲羅漢果篤論道也豈關多誦陳主大悅即停搜簡是則萬人出家由顓一諫矣末爲靈耀禪隘更求閑靜忽夢一人翼從嚴正自稱名云余冠達也請住三橋顓曰冠達梁武法名三橋豈非光宅耶乃移居之其年四月陳主幸寺修行大施又講仁王帝於衆中起拜殷勤儲后已下並崇戒範故其受法文云仰惟化導無方隨機濟物衛護國土汲引天人照燭光輝託迹師友比丘入夢符契之像久彰和尚來儀高座之德斯炳是以翹心十地渴仰四依大小二乘內外兩教專師重道由來尚矣伏希俯提所謂

世世結緣遂其本願日日增長今奉請為菩薩戒師傳香在手而臉下垂淚斯亦德動人主屈幸從之及金陵敗覆策杖荆湘路次盆城夢老僧曰陶侃瑞像敬屈護持於即往憇匡山見遠圖續驗其靈也死如其夢不久尋陽反叛寺宇焚燒獨有茲山全無侵擾信護像之力矣末刻迹雲峯終焉其致會大業在蕃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為師乃致書累請顓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乃求四願其詞曰

一雖好學禪行不稱法年既西夕遠守繩牀十一撫臆循心假名而已吹噓在彼惡聞過實願勿以禪法見期二生在邊表頻經離亂身聞庠序口拙暄涼方外虛玄久非其分域間擗節無一可取雖欲自慎樸直忤人願不責其

規矩三微欲傳燈以報法恩若身當戒範應重去就去就若重傳燈則闕去就若輕則來嫌諂避嫌安身未若通法而命願許其為法勿嫌輕動四十餘年水石之間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興謬課庸虛沐此恩化內竭朽力仰酬外護若丘壑念起願隨心飲啄以卒殘年許此四心乃赴優旨晉王方希淨戒妙願唯諾故躬製請戒文云弟子基承積善生在皇家庭訓早趨貽教夙漸福履攸臻妙機須悟恥崎嶇於小徑希優游於大乘笑息止於化城誓舟航於彼岸開士萬行戒善為先菩薩十受專持最上喻為官室必先基址徒架虛空終不能成孔老釋門咸資鑄鑄不有軌儀孰將安仰誠復能仁奉為和尚文殊冥作閻梨而必藉人師顯傳聖授自近之

遠感而遂通波輪罄髓於無竭善財亡身於法界經有明文非徒臆說深信佛語幸願遵持禪師佛法龍象戒珠圓淨定水淵澄因靜發慧安無礙辯先物後已謙挹成風名稱遠聞衆所知識弟子所以虔誠遙注命楫遠迎每慮緣差值諸留難師亦既至心路豁然及披雲霧即銷煩惱今開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揚州總管金城設千僧會敬屈授菩薩戒戒名爲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歸宗奉極作大莊嚴同如來慈普諸佛愛等視四生猶如一子云云即於內第躬傳戒香授律儀法告曰大王爲度遠濟爲宗名實相符義非輕約今可法名爲總持也用攝相兼之道也王頂受其旨教曰大師禪慧內融道之法澤輒奉名爲智者自是專師率誘日進幽玄所

獲施物六十餘事一時迴施悲敬兩田願使福德增繁用昌家國便欲返故林王乃固請顓曰先有明約事無兩違即拂衣而起王不敢重邀合掌尋送至于城門顓曰國鎮不輕道務致停幸觀佛化弘護在懷王禮望目極銜泣而返便泝流上江重尋匡領結徒行道頻感休徵百越邊僧聞風至者累跡相造又上渚宮鄉壤以答生地恩也道俗延頸老幼相攜戒場講坐衆將及萬遂於當陽縣玉泉山立精舍勅給寺額名爲一音其地昔唯荒嶮神獸蛇暴創寺之後快無憂患是春亢旱百姓咸謂神怒顓到泉源帥衆轉經便感雲興雨注虛謠自滅總管宜陽公王積到山禮拜戰汗不安出曰積屢經軍陣臨危更勇未嘗怖懼顓如今日其年晉王又遣手疏請還

詞云弟子多幸謬稟師資無量劫來悉憑開悟色心無作昔年虔奉身雖踈漏心護明珠定水禪支屏散歸靜荷國鎮蕃爲臣爲子豈寂四緣能入三昧電光斷結其類甚多慧解脫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類率先名教

封一

封二

永汎法流兼用治國未知底滯可開化不師嚴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淺可發萌不菩薩應機可逗時不書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況覃釋典而不從師今之慊言備瀝素欵成就事重請棄飾詞顓答書云謬承人之擬迹師資顧此庸微以非時許況降令命彌匪克當徒欲沉吟必乖深寄王重請云學貴承師事推物論歷求法界厝心有在仰推久植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學俄逢聖境南岳記別說法第一無以仰過照禪師來具述此事于時

心喜以域寸誠智者昔入陳朝彼國明試瓦官大集衆論鋒起榮公強口先被折角兩瓊繼軌纔獲交綏忍師讚歎嗟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屈登無畏釋難如流親所聞見衆咸瞻仰承前荆楚莫不歸伏非禪不智驗乎金

口此釋侶所談智者融會甚有階位譬若羣流歸乎大海此之包舉始得佛意唯願未得令得未度令度樂說不窮法施無盡乃從之重現今著淨名疏河東柳顧言東海徐儀並才華胄績應奉文義緘封寶藏王躬受持後

封一

封二

蕭妃疾苦醫治無術王遣開府柳顧言等致書請命願救所疾顓又率侶建齋七日行金光明懺至第六夕忽降異鳥飛入齋壇宛轉而死須臾飛去又聞豕吟之聲衆並同矚顓曰此相現者妃當愈矣鳥死復穌表蓋棺還

起豕幽鳴顯示齋福相乘至于翌日患果遂
瘳王大嘉慶時遇入朝旋歸台岳躬率禪門
更行前懺仍立誓云若於三寶有益者當限
此餘年若其徒生願速從化不久告衆曰吾
當卒此地矣所以每欲歸山今奉冥告勢當
將盡死後安措西南峯上累石周屍植松覆
坎仍立白塔使見者發心又云商客寄金醫
去留藥吾雖不敏狂子可悲仍口授觀心論
隨略疏成不加點潤命學士智越往石城寺
掃洒吾於彼佛前命終施牀東壁面向西方
稱阿彌陀佛勢至觀音又遺多然香火索三
衣鉢杖以近身自餘道具分爲二分一奉彌
勒一擬羯磨有欲進藥者答曰藥能遣病留
殘年乎病不與身合藥何所遣年不與心合
藥何所留智晞往曰復何所聞觀心論內復

何所道紛紜醫藥累擾於他又請進齋飲答
曰非但步影而爲齋也能無觀無緣即真齋
矣吾生勞毒器死悅休歸世相如是不足多
歎又出所製淨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
與晉王別遺書七紙文極該綜詞彩風標囑
以大法未乃手注疏曰如意香爐是大王者
還用仰別使永布德香長保如意也便令唱
法華經題顯讚引曰法門父母慧解由生本
迹弘大微妙難測輟斤絕絃於今日矣又聽
無量壽竟仍讚曰四十八願莊嚴淨土華池
寶樹易往無人封一云又索香湯漱口說十如四
不生十法界三觀四教四無量六度等有問
其位者答曰汝等嬾種善根問他功德如盲
問乳蹶者訪路云吾不領衆必淨六根爲他
損已只是五品內位耳吾諸師友從觀音勢

至皆來迎我波羅提木又是汝宗仰四種三昧是汝明導又勅維那人命將終聞鐘磬聲增其正念唯長唯久氣盡爲期云何身冷方復響磬世間哭泣著服皆不應作且各默然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於天台山大石像前春秋六十有七即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也滅後依於遺教而殮焉至仁壽末年已前忽振錫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壘語弟子曰案行故業各安隱耶舉衆皆見悲敬言問良久而隱自顓降靈龍像育神江漢憑積善而託生資德本而化世身過七尺目佩異光學統釋門行開僧位往還山世不染俗塵屢感幽祥殆非可測初帝在蕃日遣信入山迎之因散什物標域寺院殿堂厨宇以爲圖樣告弟子曰此

非小緣所能締構當有皇太子爲吾造寺可依此作汝等見之後果如言事見別傳往居臨海民以滄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滄溪梁六十餘所顓惻隱貫心彼此相害勸捨罪業教化福緣所得金帛乃成山聚即以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遣沙門惠拔表聞于上陳宣下勅嚴禁此池不得採捕因爲立碑詔國子祭酒徐孝克爲文樹于海濱詞甚悲楚覽者不覺墮淚時還佛壘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顓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至今貞觀猶無敢犯下勅禁之猶同陳世此慈濟博大仁惠難加又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顓若他涉蕈即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所著法華疏止觀門修禪法等各數十卷又

著淨名疏至佛道品有三十七卷皆出口成章侍人抄略而自不畜一字自餘隨事疏卷不可殫言皆幽指爽徹摛思開天煬帝奉以周旋重猶符命及臨大寶便藏諸麟閣所以聲光溢于宇宙威相被于當今矣而枯骸持

立端坐如生瘞以石門閉以金鑰所有事由一關別勅每年諱日帝必廢朝預遣中使就山設供尚書令楊素性度虛簡事必臨信乃陳其意云何枯骨特坐如生勅授以戶鑰令自尋視既如前告得信而歸顓東西垂範化通萬里所造大寺三十五所手度僧衆四千餘人寫一切經一十五藏金檀畫像十萬許區五十餘州道俗受菩薩戒者不可稱紀傳業學士三十二人習禪學士散流江漢莫限其數沙門灌頂侍奉多年歷其景行可二十

餘紙又終南山龍田寺沙門法琳夙預宗門親傳戒法以德音遽遠拱木俄森爲之行傳廣流於世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未及鐫勒值亂便失

釋曇崇姓孟氏咸陽人生知正見幼解信奉七歲入道博誦法言勤注無絕後循聽講肆雄辯無前乃以慧燈欲全本資攝念聖果將剋必固定想遂從開禪師而從依止逮于受戒志逾清厲遂學僧祇十有餘遍依而講解聽徒三百京輔律要此而爲宗後弊於言說更崇前觀額上鼻端是所存想山間樹下爲其居處旣而光明內發色想外除形木若枯心灰猶死偏精六行冠達五門開公處衆稱爲第一遂得同學齊敬又號爲無上士也及

師亡遺囑令攝後徒于時五衆二百餘人依崇習靜聲馳隴塞化滿關河尋路追風千里相屬填門盈室坐誨門人或初修不淨或終學人空念彼慈悲弘斯正則周武皇帝特所欽承乃下勅云崇禪師德行無玷精悟獨絕

封一

三十五

所預學徒未聞有犯當是導以德義故則衆絕形清可爲周國三藏并任陟岵寺主即從而教導僧尼有序響名稱焉每爲僧職滯蹤未許遊涉乃假以他緣遂蒙放免未遺法淪蕩便從流俗外順王威內持道素又授金紫光祿等官並不依就雖沉厄運無廢利人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炤即預百二十僧勅住興善尋復別勅令宰寺任重勤辭遜又不受之而道冠僧羣王公戒範昔以佛法頽毀私願早隆謹造一寺用光末法因以奏上

帝乃立九寺以副崇願皆國家供給終于文世高祖唐公素稟行門偏所歸信遂割宅爲寺引衆居之勅以虛靜所歸禪徒有譽賜額可爲清禪今之清明門內寺是也隋氏晉王欽敬定林降威爲寺檀超前後送戶七十有餘水磴及碾上下六具永充基業傳利于今天子昔所承名今親正業開皇之初勅送絹一萬四千疋布五千端綿一千屯綾二百疋錦二十張五色上米前後千石皇后又下令送錢五千貫氈五十領剃刀五十具崇福感於今願流於後望建浮圖一區用酬國祚帝聞大悅內送舍利六粒用同弘業于時釋教初開圖像全闕崇興此塔深會帝心勅爲追匠杜崇令其繕績料錢三千餘貫計埴八十萬口帝以功業別費恐有匱竭又送身所著

衣及皇后所服者總一千三百對以助隨喜
開皇十一年晉王鎮總楊越爲造露盤并諸
莊飾十四年內方始成就舉高一十一級竦
耀太虛京邑稱最爾後觀遺相接衆具繁委
土又造佛堂僧院并送五行調度種植樹木
等事並委僧衆監檢助成崇旣令重當朝往
還無擁宮閣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
便進時處大內爲述淨業文帝禮接自稱師
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及在于本寺則勅令
載馳問以起居無晨不至自所獲外利盡施
伽藍緣身資蓄衣鉢而已開皇十四年十月
三十日遷化寺房春秋八十矣皇情哀慘下
勅葬焉所須喪事有司供給皂白弟子五千
餘人送于終南山至相寺之右爲建白塔勒
銘存今初崇末終七日寺內檐竿無故自折

封一

三六

門外汲井忽爾便枯衆怪其由也及至晦夜
崇遺告曰吾有去處今須付囑即以衣資施
於三寶及至後夜覺有異相就而觀之方知
氣絕無疾而逝形色如生因以奏聞莫不懷
慟

釋慧越嶺南人住羅浮山中聚衆業禪有聞
南越性多汎愛慈救蒼生栖頓幽阻虎豹無
擾曾有羣獸來前因爲說法虎遂以頭枕膝
越便將其鬚面情無所畏衆咸覩之以爲異
倫也化行五嶺聲流三楚隋煬在蕃搜選英
異開皇末年遣舍人王延壽往召追入晉府
慧日道場并隋王至京在所通化末還揚州
路中感疾而卒停屍船上有若生焉夜見焰
光從足而出入于頂上還從頂出而從足入
竟夕不斷道俗殊歎未曾有也王教歸葬本

封一

三七

山以旌誠敬

釋慧實俗姓許氏潁川人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即蕩門衣鉢隨身唯留牀席實輕清之丈夫也陳祚伊始負錫龍蟠絕迹人世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默自少及終脇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精節之志老而彌厲以仁壽四年八月二十三日遷于蔣州履道寺之房春秋九十有六遺旨令屍陀北嶺後收窆於山南奉造三層塼塔就而紀德

釋僧善姓席氏絳郡正平人童少出家便從定業與汲郡林落泉方公齊名各聚其類依巖服道往還絡驛白鹿太行抱犢林慮等山振名四遠歸宗殷滿有弟子僧襲者愍斯汾曲徃延通化善以山衆常業恐有乖離雖經

頻請曾未之許襲曰前後邀迎三十餘度元元之情情無已已磨踵有盡誓心難捨善乃從焉居住馬頭山中大行禪道蒲盧晉絳荷樸相誼衆聚繁多遂分爲四部即東西二林杯盤大黃等處是也皆零房別室星散林巖宴坐所指十一切入而爲標據徒屬五百肅然靜謐仁壽之歲其道彌隆及疾篤將亟告弟子曰吾患腸中冷結者昔在少年山居服業粮粒旣斷嬾徃追求敢小石子用充日夕因覺爲病耳死後可破腹看之果如所言又累曰各勤修業不勞化俗廢爾正務若吾終後不須焚燎外損物命可坐于瓮中埋之以大業初年三月十一日跏坐如生卒于大黃巖中道俗依言而殯僧襲本住絳州結心定業承習善公不虧其化晚住晉州寶嚴寺充

僧直歲監當稻田見殺水陸諸蟲不勝其酷
因擲棄公名追崇故業以善師終日他行不
在借訪時人又並終沒遂賣諸供度就山設
會悲慟先迹顧奉無由尋其遺骸莫知所在
忽聞爆聲震裂響發林谷見地分涌瓮出于
外骸骨如雪唯舌存焉紅赤鮮映逾於生日
因取骨舌兩以爲塔襲以貞觀十五年正月
九日卒於山舍春秋六十有四臨終神思安
隱稱念而逝時晉州西小榆山有沙門僧集
者苦節山林聚徒禪業養蛇畜鼠馴附可以
手持常現左右驅逐不去有俗人來輒便自
隱

釋玄景姓石氏滄州人十八被舉秀才至鄴
都爲和王省事讀書一遍便究文義頃便輒
引曾無所遺五載之中無書可讀晚從和禪

師所聽大品維摩景既後來門側立聽深鑒
超拔將歸受學和以定業之望叅問繁廣令
依止慧法師授以大乘祕奧之極既沃乃心
便志在捨俗二十有七與諸妻子執別告云
自臨漳已南屬吾所遊名涅槃境臨漳已北
是生死分爾之行往也吾誓非聖更不重陟
還從和公剃落授以正法景晨宵思擇統解
玄微遭周滅法逃潛林薄又以禪道內外相
融開皇初年就緣講導儀設華約事事翹心
故二時法會必香湯洒地熏爐引導前經後
景初無一絕洗穢護淨欽若戒科常讀開經
行不過五尋訖更展其例如前故每震法鼓
動即千人屯赴供施爲儔罕足所以景之房
內黃紫緇衣上下之服各百餘副一時一換
爲生物善經身一著便以施僧其感利之殷

爲如此也後因卧疾三日告侍人玄覺曰吾欲見彌勒佛云何乃作夜摩天主又云賓客極多事須看視有問其故答云凡夫識想何可檢校向有天衆欲來邀迎耳爾後異香充斥衆共聞之又曰吾欲去矣當願生生世爲善知識遂終於所住即大業二年六月也自生常立願沉骸水中及其沒後遵用前旨葬于紫陌河深澹之中三日往觀所沉之處返成沙墳極高峻而水分兩派道俗異其雅瑞傳迹于今玄覺孝慈居性祖學先謨後住京師隸莊嚴寺純講大乘於文殊般若偏爲意得榮觀帝壤譽顯當鋒

釋智舜俗姓孟趙州大陸人少爲書生博通墳索工書善說庠序附焉年二十餘厭世出家事雲門稠公居于白鹿始末十載常樂幽

隱不事囂雜纔有昏情便有靈祇相誠或動身衣或有聲相又現白服形影丈餘遶院相警往往非一嘗與沙門曇詢同修念定經于四年後北遊贊皇許亭山依倚結業聲績及遠有資其道供者便權避之遂經紀載不須資給又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加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不忍此因割耳遺之感舜苦諫便投弓解鷹從舜請道漸學經義於是諫薦數村捨其獵業斯則仁濟之誠也後專習道觀不務有緣妄心卒起不可禁者即刺股流血或抱石巡塔須臾不逸其慮也故髀上刺處斑駁如鋪錦焉其翹勵之操同伍誠不共矣處山積歲剪剃無人便以火淨髮弊服忘食屢經寒炎度景分功無忘造次性少貪惱手不執財每見貧餒淚垂盈面或解衣

以給或割口以施由此內徹外化所親之中見其弘敬十人出家並依舜行練心節量踵武揚風後年疾既侵身力斯盡常令人稱念繫想淨方遂終于老末感氣疾忽增十有五日勵念如初卒于元氏縣屈嶺禪坊時年七十有二即仁壽四年正月二十日也初葬于終所山側後房子縣界嶂洪山民素重舜道夜偷屍柩瘞于巖中及往追覓皆藏其所三年之後開示焚之起白塔于崖上自舜之入道精厲其誠昔處儒宗頗自矜伐忽因旬假得不淨觀腹府流外驚厭巨陳所見餘人例皆不淨內溢乃就稠師具蒙印旨爲雲門官供當擬是難因就靜山曉夕通業不隸公名不行公寺而內德潛運遠聞帝闕開皇十年下詔曰皇帝敬問趙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

舊禪房寺智舜禪師冬日極寒禪師道體清勝教導蒼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統在兆民之上弘護正法夙夜無怠今遣開府盧元壽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別時趙州刺史楊達以舜無公貫素絕名聞依勅散下方始知之乃爲繫名同果寺用承詔旨舜亦不臨赴山民爲之起寺三處交絡四方聞造欣斯念定而莫堪其精到不久還返斯勇猛之誠不可例每於冬初化諸緣集多辦復貯之衣就施獄囚春秋二時方等行道餘則跏坐幽林塊然不寐及登耳順心用力疲轉讀藏經凡得四遍左手執卷右手執燭十宿五宿目不曾斂佛名讚德誦閱如流昏晝六時禮懺終化有弟子智讚幼奉清誨長悟玄理攝論涅槃是所綜博今住藍田化感寺承習禪慧榮

其光緒比多徵引終遁林泉

釋智錯姓夏侯氏豫章人少出家在揚州興皇寺聽朗公講三論善受玄文有名當日開皇十五年遇天台顓公修習禪法特有念力顓歎重之晚講涅槃法華及十誦律弘敷之

封一

三十二

盛見重於時又善外學文筆史籍彌是所長晚住廬山造大林精舍締構伊始並是營綜末又治西林寺兩處監護皆終其事然守志大林二十餘載足不下山常修定業隋文重之下勅追召稱疾不赴後豫章請講苦違不往云吾意終山舍豈死城邑道俗虔請不獲志而臨之未幾遂卒于州治之寺時以爲知命也春秋七十有八即大業六年六月也氣屬炎熱而跏坐如生接還廬阜形不摧變都無臭腐返有異香道俗歎訝遂緘于石室至

今如初焉

釋智越姓鄭氏南陽人少懷離塵之志父爲求婚方便祈止長則勇幹清美于時岳陽殿下統御荊州徵任甚高非其所欲唯以情願出家王感彼誠素因遂夙心剪落已後隨方

問道仍到金陵便值智者北面請業授以禪法便深達五門窮通六妙戒行清白律儀純粹又誦法華萬有餘遍瓶水自盈經之力也學徒雖衆其最居稱首有臨海露山精舍梵僧所造巨有靈異智者每臨命越令影響之

封一

二十三

晦迹已後台嶺山衆一焉是囑二十年間恂恂善誘無違遺寄便爲二衆依止四部歸崇姿容瓌偉德感物情頗存汲引每於師忌勅設千僧官齋越以衣鉢之餘以充大施隋文皇帝獻后崩日設齋呪願每獲百段曾不固

流括州刺史鄭係伯臨海鎮將楊神貴師友義重待遇不輕大業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寢疾經旬右脇而卧卒于國清舊房春秋七十四臨終之時山崩地動境內道俗咸所見聞台山又有沙門波若者俗姓高句麗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開皇併陳遊方學業十六年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其人利根上智即有所證謂曰汝於此有緣宜須閑居靜處成備妙行今天台山最高峯名爲華頂去寺將六七十里是吾昔頭陀之所彼山祇是大乘根性汝可往彼學道進行必有深益不須愁慮衣食其即遵旨以開皇十八年往彼山所曉夜行道不敢睡卧影不出山十有六載大業九年二月忽然自下初到佛壟上寺淨人見三白衣擔衣鉢從

須臾不見至於國清下寺仍密向善友同意云波若自知壽命將盡非久今故出與大眾別耳不盈數日無疾端坐正念而卒于國清春秋五十有二送龕山所出寺大門迴輦示別眼即便開至山仍閉是時也莫問宮私道俗咸皆歎仰俱發道心外觀靈瑞若此餘則山中神異人所不見固難詳矣時天台又有釋法彥者俗姓張氏清河人也周朝廢教之時避難投陳於金陵奉遇智者以太建七年陪從入天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旣蒙訓誨對一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三十四十年中常坐不卧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有人聽聞曰如汝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相亦有山祇數相燒試冥坐怡然不于其慮大業七年二月三十日卒于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封二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三 本傳十三人
附見四人

隋西京禪定道場釋曇遷傳一

西蜀郡福緣道場釋僧淵傳二

蒲州栖巖道場釋真慧傳三

西京禪定道場釋慧瓚傳四

西京淨住道場釋法純傳五 慧昂

益州響應山道場釋法進傳六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靜端傳七

澤州羊頭山釋道舜傳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慧歡傳九

河東栖巖道場釋智通傳十

西京慈門道場釋本濟傳十一 善智道
訓道樹

終南山神田道場釋僧照傳十二

并州大興國道場釋洪林傳十三

釋曇遷俗姓王氏博陵饒陽人近祖太原歷官而後居焉少而俊朗爽異常倫年十三父母嘉其遠悟令舅氏傳授即齊中散大夫國子祭酒博士權會也會備練六經偏究易道剖卦析爻妙窮象繫竒遷精彩乃先授以周易初受八卦相生隨言即曉始學文半餘半自通了非師受悟超詞理會深異也曾有一嫗失物就會決之得於兌卦會告遷曰汝試辨之應聲答曰若如卦判定失金釵嫗驚喜曰實如所辯遷白兌是金位字脚兩垂似於釵象耳舅曰更依卦審悉盜者爲誰對曰失者西家白色女子奉口懸角可年十四五者將去尋可得之後如言果獲有問其故遷曰兌是西方少女之位五色分方西爲白也兌

字上點表鬚角之象內有尖形表奉口之相推而測知非有異術舅乃釋策而歎曰吾於卜筮頗工至於取斷依條而已豈如汝之明耶老舅實顧多慙方驗宣尼之言後生可畏也乃更授以禮傳詩尚莊老等書但經一覽義無重問于時據宗儒學獨擅英聲每言大小兩雅當時之諷刺左右二史君王之事言禮序人倫樂移風俗無非耳目之翫其勢亦可知之未若李莊論大道周易辨陰陽可以悟幽微可以怡情性究而味之乃玄儒之本也當時先達頗懷其幼年致或抗言褒貶者遷辨對縱橫詞旨明爛無不挹謝其聲實自爾留心莊易歸意佛經願預染衣得通幽極二親愛之弗許懇誠歲久乃蒙放遣初投饒陽曲李寺沙門慧榮頗解占相知有濟器

告遷曰有心慕道理應相度觀子骨法當類彌天自揣非澄公有慙德義可訪高世者以副雅懷遷雖屢伸勤請而固遮弗許又從定州賈和寺曇靜律師而出家焉時年二十一本圖既遂襟期坦然猛勵精勤晷曉無倦初誦勝鬘不日便了怪而檢覆未差一字當夜問經中深疑莫非妙義既知神思大成乃與受具恣其問道從師五臺山此山靈跡極多備見神異後歸鄴下歷諸講肆棄小專大不以經句涉懷偏就曇遵法師稟求佛法綱要當有齊之盛釋教大興至於宮觀法祀皆鋒芒馳騖遷性不預涉高謝世利衆咸推焉密謂人曰學爲知法法爲修行豈以榮利即名爲道秦世道恒削跡巖藪誠有由矣遂竄形林慮山黃花谷中淨國寺蔬素覃思委身以

道有來請問乍爲弘宣研精華嚴十地維摩
楞伽地持起信等咸究其深蹟當尋唯識論
遂感心熱病專憑三寶不以鑒術纏情夜夢
月落入懷乃擘而食之脆如冰片甚訝香美
覺罷所苦痊復一旬有餘流味在口固其聖
助食月成德遂私改名以爲月德也爾後每
授人戒常云於我月德前三說受菩薩戒逮
周武平齊佛法頽毀將欲保道存戒逃跡金
陵結侶宵征間行假道多被劫掠進達壽陽
曲水寺顧法屬曰吾等薄運所鍾屢逢群盜
若怨結不解來報莫窮衆可哀彼愚迷自責
往業各捨什物爲賊營懺冀於來世爲法知
識旣而南濟大江安然利涉由斯以推誠齋
福之助也初達揚都栖道場寺掃衣分衛攝
念無爲時與同侶談唯識義彼有沙門慧曉

智璿等並陳朝領袖江表僧望曉學兼孔釋
妙善定門璿禪慧兩深帝王師表又有高麗
沙門智晃菩薩婆多部名扇當塗爲法城塹
並一見而結友于再叙而高冲與有欲以聞
天子者遷預知情事謂之曰余以本朝淪覆
正法陵夷所以冒死浮江得叅梵侶生平果
志遂得有餘結構時榮幸願緘默唯有國子
博士張機每伸盡禮請法餘景時論莊易竊
傳其義用訓庠序因至桂州刺史蔣君之宅
獲攝大乘論以爲全如意珠雖先講唯識薄
究通宗至於思構幽微有所流滯今大部斯
洞文旨宛然將欲弘演未聞被之家國承周
道失御隋曆告興遂與同侶俱辭建業緇素
知友祖道新林去留哀感各題篇什曉禪師
命章賦詩曰生平本胡越關吳各異津聯翩

一傾蓋便作法城親清談解煩累愁眉始得伸今朝忽分手恨失眼中人子向徑何道慧業日當新我住邗江側終爲松下塵沉浮從此隔無復更來因此別終天別迸淚忽霑巾餘之名德並有綴詞久失其文各執手辭訣登石頭岸入舟動櫂忽風浪騰涌衆人無計遷獨正想不移捧持攝論告江神曰今欲以大法開彼未悟若北土無運命也如何必應聞大教請停風浪冀傳法之功冥寄有屬言訖須臾恬靜安流達岸時人以爲此論譯於南國護國之神不許他境事同迦延之出屬賓爲羅刹之稽留也進達彭城新舊交集遠近欣赴鬱爲大衆有一檀越捨宅栖之遂目所住爲慕聖寺始弘攝論又講楞伽起信如實等論相繼不絕攝論北土創開自此爲始

徐州總管穀城公萬緒率諸僚佐擁篲諮承盡弟子之禮遷弘化此土屢動暄涼黑白變俗大有成業自周毀正法遺形充野乃勸獎有緣於慕聖寺多構堂閣隨有收聚莊嚴供養上柱國宋公賀若弼長吏張坦出鎮揚州承風思展結爲良導及諸道俗竚願德音坦乃手疏邀延遷亦虛舟待吹還到廣陵舉郭迎望歌梵遏雲霞香花翳日月桑門一盛榮莫加斯宋公名重位高頗以學能傲誕遷應權授法不覺心醉形摧乃攜其家屬從受歸戒初停開善建弘攝論請益千計不久徐方官庶思渴法言江都纔了復迎還北盛轉法輪聲名遐布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

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食德限以朝務
實懷虛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內開
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
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
弘獎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宜
揚法事爲慧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
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
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
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
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
又勅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
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
勅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于斯時
也宇內大通京室學僧多傳荒遠衆以攝論
初闢投誠請祈即爲敷弘受業千數沙門慧

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橫經稟義自是傳燈
不絕于今多矣雖則寰宇穿鑿時有異端原
其解趣莫非祖習故真諦傳云不久有大國
不近不遠大根性人能弘斯論求今望古豈
非斯人乎十年春帝幸晉陽勅遷隨駕旣達
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內與
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
僧欲求公貫意願度之如何還曰昔周武御
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
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
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脫而來有先後
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
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沉慮少時方乃允
焉因下勅曰自十年四月已前諸有僧尼私
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

力矣尋下勅爲第四皇子蜀王秀於京城置勝光寺即以王爲檀越勅請遷之徒衆六十餘人住此寺中受王供養左僕射高穎右衛將軍虞慶則右僕射蘇威光祿王端等朝務之暇執卷承旨四門博士國子助教劉子平

封二

七

孔門儒又屈膝奉魏郡道士仇岳洞曉莊老文皇欽重入京造展共談玄理遷旣爲帝王挹敬侯伯邀延抗行之徒是非紛起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已是非論以示諸已其詞曰夫自是非彼美已惡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舉世紆紆無自正者也斯由未達是非之患乃致於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無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爲因五迭不相及六隱顯有無七性自相違八執者偏著九是非差別十無是非初明無適主

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競取乃令是非無定從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競興遂使非無適趣或者必欲以是自歸以非屬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耶理不然故強爲之者莫不致敗耳物豈知其然哉文多不委十三年帝幸岐州遷時隨從乃勅蜀王布圍南山行春蒐之事也王遂一獸入故窖中旣失蹤跡但見滿窖破落佛像王遂罷獵具以事聞遷因奏曰比經周代毀道靈塔聖儀填委溝壑者多蒙陛下興建已得修營至於碎身遺影尚遍原野貧道觸目增慟有心無事帝聞悵然曰弟子庸朽垂拱巖廊乃使尊儀冒犯霜露如師所說朕之咎也又下詔曰云云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內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

莊飾故一化嚴麗遷實有功十四年柴燎岱
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
帝又許焉因勅率土之內但有山寺一僧已
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又勅河
南王爲泰岳神通道場檀越即舊朗公寺也
齊王爲神寶檀越舊靜默寺也華陽王爲寶
山檀越舊靈巖寺也又委遷簡齊魯名僧來
住京輦其爲世重誠無以加文帝昔在龍潛
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
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
所之後龍飛之後迫以萬機未遑興盛仁壽
元年追惟昔言將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與
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
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
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

封二

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
制度一准育王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
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
劔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
改奏之乃令詣岐州鳳泉寺起塔晨夕請瑞
以沃帝心將造石函時寺東北二十里許忽
見文石四段光潤如玉大小平正取爲重函
其內自變作雙樹之形高三尺餘異色相宣
或有鳥獸龍象之狀花葉旋轉之形以事上
聞帝大悅二年春下勅於五十餘州分布起
廟具感祥瑞如別傳叙之四年又下勅於三
十州造廟遂使宇內大州一百餘所皆起靈
塔勸物崇善遷實有功及獻后云崩於京邑
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
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宮闕林圃如天苑舉國

封二

九

崇盛莫有高者仍下勅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弘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旣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內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即以遷爲寺主旣恩勅爰降不免臨之綏撫法衆接悟賢明皆會素心振聲帝世時大興善寺有像放光道俗同見以事聞上勅問遷曰宮中尊像並是靈儀比來修敬光何不見遷曰但有佛像皆放光明感機旣別有見不見帝曰朕有何罪生不遇耶遷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帝曰何者是耶答曰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恒政不可並治所以佛道弘教開示來葉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式禁止罪源即大光也帝大悅遷美容儀風韻故

臨機答對如此又器宇恢雅舍垢藏疾妙於定門練精戒品天性仁慈寡於貪競雖帝王贈捨遠近獻餉一無自給並資僧衆或濟接貧薄追崇圖塔又不重厚味不飾華綺內有關鑰外屏名利顯助弘道冥心幽隱立志清簡不雜交遊時俗頗以踈傲爲論深鑒國士而體其虛心應物也凡有言述理無不當皆能遣滯顯旨深矣故遠公每云遷禪師破執入理此長勝我斯言合也詞旨典正有文章焉雖才人沉鬱含毫未能加也夙感風瘳之疾運盡重增卒於禪定春秋六十有六即大業三年十二月六日也葬於終南北麓勝光寺之山園鑿石刻銘樹于墳所當停柩之日有一白犬不知何來徑至喪所雖遭遮約終不肯去見人哀哭犬亦號叫見人止哭犬亦

不聲與食不噉常於喪所右縈而卧既鑿柩隨行犬便前後奔走似如監護之使及下葬訖便失所在識者以犬爲防畜將非冥衛所加乎初未終之前有夢禪定佛殿東傾數人扶之還正惟東北一柱陷地拔之不出遷房屬於陷角故有先驗之徵既卒之後有沙門專誠祈請欲知生處乃夢見淨土嚴麗故倍常傳寶樹宮闕鬱然相峙道俗徒侶有數千人遷獨處金臺爲衆說法雖夢通虛實而靈感猶希況隨請而知故當降靈非謬矣所撰攝論疏十卷年別再敷每舉法輪諸講停務皆傾渴奔往有若不足也又撰楞伽起信唯識如實等疏九識四明等章華嚴明難品玄解總二十餘卷並行於世有沙門明則爲之行狀覲縷終始見重京師矣

釋僧淵姓李廣漢鄭人家本巨富爲巴蜀所稱及淵初誕天雨銅錢於庭家內合運處處皆滿父運疲久口噓唱乏錢不復下倉內貯米但及於半忽滿溢出親姻外內莫不歎其福報也自少至長志幹殊人行則安而徐動坐則儼而跏趺眼光外射燄燄發越容色玉潤狀若赤銅聲若洪鐘響發林動兩足輪相十角分明二手九井紋理如畫年十八身長七尺其父異之命令出家即時剃落住城西康興寺今所謂福緣是也博尋人法訪無遠近經耳不忘蘊括懷抱奉戒守素大布爲衣瓶鉢之外無所蓄積與同寺毅法師交遊二人即蜀郡僧中英傑者也相隨入京博採新異有陟岵寺沙門僧寶者禪道幽深帝王所重便依學定豁爾知津經涉炎涼詳覈詞義

淵研精定道毅博通經術丘索草隸靡不留心周氏廢教便還故寺割東行房以爲私宅餘者供官隋氏運開更新締構領匠伐木連兩兩月淵執爐祈請隨語便晴造塔須金盤又請地府隨言即掘應命藏開用足餘金還歸本窟詳斯福力今古未聞常給孤獨不逆人意遠近隨助泉布若流又以錦水江波沒溺者衆便於南路欲架飛橋纔扣此機衆事咸集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橋造三鐵鐔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槍擬打橋柱用訖投江須便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豎柱其鐔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也又自投水道俗歌謠于今逸耳淵毅二師並爲物軌晨夕問法無虧遺寄毅以仁壽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寅時告弟子曰三界無常

吾其死矣言終神謝福緣本住春秋六十有九淵聞之憫然曰毅師已往我豈獨留俄而遘疾遺語同瘞即以其月十四日又化春秋八十有四至十七日並窆於九里堂焉刊石紀之于寺堂陳子良爲文

釋真慧陝州河北人姓陳氏河北諸陳代稱冠族遠稱漢右相陳平中云魏向侯陳涉乃至江表陳代並出此鄉慧早厭身城父母留礙逼納妻室不免外情玉潔之志涅而逾淨開皇十二年年纔及冠二親俱往旣將出俗猶縈妻累先勸喻已便爲解髮資給道具送往尼寺慧往陝州大通寺清禪師所出家受具清示以學方次第有本曰尸羅不淨三昧無由令往鄴下靜洪律師所因循兩載備探幽致又詣衛州林落泉詢禪師所朝投夕悟

經歷歲餘於詢所得畧貫終始禪侶三百嗟
試聲馳詢摩其頂堪傳法燈令往山西啓請
未悟慧以學日既少恐有差分更住陶研乃
經兩載一一呈示去取無疑開皇十八年承
命西歸路經白鹿百家巖時號幽絕山勢窮
美因登遊觀又爲留連夏坐栖之又陳禪道
至秋擇地無越晉川遂之蒲坂首山麻谷創
築禪宇四衆爭趨端居引學蔚成定市十有
八載成就極多栖巖傑昂最稱深入仁壽四
年召與僧名住栖巖寺其爲人也諒直剛決
清儉退讓安苦忍樂容止可觀獨處樂靜不
希華靡大業元年餌黃菁絕粒百日檢校教
授坐禪禮懺不減生平後覺肥充恐有學者
便休服餌於閑田原北杯盤谷夏坐虎窟虎
爲之移及秋虎還返窟常有山神節度時分

如有遲延必來警覺以大業十一年十月七
日因疾卒麻谷禪坊春秋四十有七初將終
夕神彩若常曰吾將生淨土見蓮花相候又
聞異鍾聲聲幽淨異香花充蔚斯相既至潛
然而絕門人道俗依而闍維收骨起塔於麻
谷

釋慧瓚俗姓王氏滄州人壯室出家清貞自
遠承稟玄奧學慕綱紐受具已後偏業毗尼
隨方聽畧不存文句時在定州居于律席講
至寶戒法師曰此事即目卒難制斷如何瓚
聞之私賤其說時襍中有錢三百乃擲棄之
由是卒世言不及利周武誅剪避地南陳流
聽羣師咸加芟改開皇弘法返跡東川於趙
州西封龍山引攝學徒安居結業大小經律
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爲主心用所指法

依爲基道聞遠流歸向如市故其所開悟以離著爲先身則依附頭陀行蘭若法心則思尋念慧識妄知詮徒侶相依數盈二百繩牀

道具齊肅有儀展轉西遊路經馬邑朔代并

晉名行師尋譽滿二河道俗傾望秦王俊作

鎮并部弘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

斯道行延請居之僧衆邕熙聲榮逸口至於

黑白布薩要簡行淨之人知有小憊便止法

事重過則依方等輕罪約律治之必須以教

驗緣片缺則經律俱捨沙彌信行重斯正業

從受十戒瓚不許之乃歸瓚之弟子明胤禪

師遵崇行法晚還鄴相方立部衆及獻后云

崩禪定初構下勅追召入京傳化自并至雍

千里欽風道次逢迎禮謁修敬帝里上德又

邀住于終南山之龍池寺日夜請誨聞所未

聞因而卒於山舍春秋七十有二即大業三年九月也弟子志超追崇先範立衆晉川見于別傳

釋法純俗姓祝氏扶風始平人也初出家日

在于周世備聞正教親奉明師意在定林情

兼拯溺住帝京陟岵天宮二寺往來居止通

慮爲先逢廢教道僧潛匿城市內持道服外

假俗衣皇隋之興厥初度首即百二十人之

一也住大興善鞭勒形心有途前稔文帝聞

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

注不已遂處林中爲傳戒法四事厚禮不勝

其供辭還本寺歎曰危身脆命無常不久終

日保養何見牢固上供難銷遂行方等懺法

四十五年常處淨場宗經檢失除食便利餘

無闕廢嘗於道場然燈遂感燈明續燄經于

七夜不添油炷而光耀倍常秘密異之爲減累之嘉相也又油瓮所止在佛堂內忽然不見乃經再宿還來本處而油滿如故每於夜靜聞有說法教授之聲異香尋隙氣衝於外就而視之一無所見識者以爲幽祇所集故也而謙弱成治趣務造功不累形骸用清心海至於三秋霖滯民苦者多純乃屏除法服微行市里或代人傭作事訖私去有與作價還乞貧人或見道俗衣服破壞塵垢皆密爲洗補跪而復處及巾履屨藉穢污晷處皆縫洗鮮全其例甚衆或於靜時捷廁擔糞有密見者告云若情事欣泰願共同作或爲僧苦役破薪運水或王路艱阻躬事填治因以勵俗相助平坦有來贖錫皆慘然不樂口云愛賊既來獄王潛至打縛不久矣故所獲財物

並施大衆不造經像人問其意云行道者所乏耳因以趣入也故王公等施日盈門首皆迴與僧而自著糞掃袈裟內以布裙又無腰襷以繩收束如中國法寺僧服其行也或有不_{封二}敢受者以爲勝人所奉稍異常徒自叙云余初出家依于山侶晝則給供清衆暮則聚薪自照因而誦經得二十五卷謂十地經論金剛般若論金光明諸法無行等并講習通利故其所宣導皆引用斯文焉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內爲皇后受戒施物出宮隨散並盡故貧窶之士聞純之入內也要必有賜並聚集街道待施而還仁壽三年遂覺不愈閉室靜坐而無痛所有白衣童子手捧光明立侍於右弟子慧進入問此是何人答曰第六欲天頻來命我但以諸天著樂竟不許之

由妨修道故也常願生無佛法處教化衆生
慎勿彰言死後任說至五月內弟子爲建大
齋望崇玄福道俗湊集並在純前有雙鴿飛
來純房內在衣笊上注目看純雖人觸捉都
無有懼純云任之勿捉至暮方逝及其疾甚
人有問者必誠以法行不得自縱自欺又云
我不覺忽乘白象也此乃妄業耳何由可任
因設齋食與諸舊別所有衣資雜物施同行
者任取一事用結良緣而神志明悟不覺餘
想卒于淨住寺春秋八十有五即仁壽三年
五月十二日也葬于白鹿原南鑿龕處之外
開門穴以施飛走後更往觀身肉皆盡而骸
骨不亂弟子慧昂等率諸檀越追慕先範乃
圖其儀質飾以丹青見在淨住沙門彥琮褒
美厥德爲叙讚云昂少所慈育親供上行爲

之碑文廣陳盛事兼以立性閑穆識悟清爽
文藻橫被聞于京室著述十卷頗共傳之
釋法進不知氏族住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王
女寺爲輝禪師弟子後於定法師所受十戒
恭謹精誠謙恪爲務唯業坐禪寺後竹林常
於彼坐有四老虎繞於左右師語勿泄其相
也後教水觀家人取柴見繩牀上有好清水
拾兩白石安著水中進暮還寺彌覺背痛問
其家人云安石子語令明往可除此石及旦
進禪家人還見如初清水即除石子所苦便
愈因爾習定不出此山開皇中蜀王秀臨益
州妃患心腹諸治不損有綿州昌隆白崖山
道士文晉善者能昇刀禁火鵠鳴山有二道
士能呼策鬼神符印章醮入水不溺並來同
治都無有効乃使長史張英等往山請出爲

妃治病報曰吾在山住向八十年與木同性
徐更苦邀進答曰盡命於此可自早還信返
具報王使六司官人犢車四乘將從百人重
往迎請進曰王雖貴勝命有所屬執志如初
信還王大怒自入山捋手加罪既至山寺禮
佛見進不覺身戰汗流王曰奉請禪師爲妃
治病禪師慈悲願救此苦答曰殺羊食心豈
不苦痛一切衆生皆是佛子何因於妃偏生
此愛王慚愧懺悔仍請出山乃曰王命既重
不可不行王自先行貧道生不乘騎當可後
去王曰弟子步從與師同行報曰出家人與
俗異但前行應同到王行兩日方至進一旦
便達徑入妃堂見進流汗因爾除差施絹五
百段納衣袈裟什物等進令王妃以水盥手
執物呪願總用迴入法聚寺基業即辭還山

王與妃見進足離地可四五寸以大業十三
年正月八日終此山中龍吟猿叫誼寺三日
矣

釋靜端一名慧端本武威人後住雍州年十
四投僧實禪師受治心法深所印可經魏周
隋崇挹佛化闡弘不絕以靜操知名後歸于
曇相禪師習行定業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
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
爲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端之
力也重預出家還宗本習擁徒結道綽有餘
勲而謙損儉退無與時爭服御三衣應法杖
鉢一牀一食用卒生報獲利即散餘無資蓄
名行既著貴賤是崇隋漢王諒重其戒德數
受弘訓文帝獻后延進入宮從受正法稟其
歸戒遂留宮宿端曰出家之人情標離俗宮

中非宿寢之所數引宮禁常弘戒約勅以牙
席檀龕及諸金貨前後奉賜令興福力故令
寺宇高廣皆端之餘緒焉所以財事增榮日
懸寺宇一無所受並歸僧庫而常掩室下帷
靜退人物仁壽年中有勅送舍利於豫州屢

封二

十九

放白光變爲五彩旋轉瓶側見者發心鑿石
爲銘文至皇帝鐫治將訖乃變爲金字分明
外徹時以爲嘉瑞也屬高祖昇遐隋儲嗣曆
造大禪定上福文皇召海內靜業者居之以
端道悟群心勅總綱任辭不獲免創臨僧首
于時四方義聚人百其心法令未揚或憊靈
化而端躬事軌勉咸敬而揖之使夫餐脩之
士峻勵而從訓勗者殷矣以大業二年冬十
二月二十七日終于禪林本寺春秋六十有
四瘞于京之東故禪林寺廟猶陳五色牙席

千秋樹皮袈裟在焉由物希故觀者衆矣
釋道舜未詳何人靜處林泉庇道自隱言常
含笑談述清遠嘗止澤州羊頭山神農定藥
之所結宇茅茨餘無蓄積日唯一食常坐卒
歲斯亦清素之沙門也德豐內溢聲流氓俗
態感蛇鼠同居在繩牀下各孚產育不相危
惱又致虎來蹲踞其側便爲說法有人還往
告虎令去或語之云明日人來汝不須至便
如舜言虎便不現其通感深識爲若此也給
侍之人與虎同住親如家犬曾莫之畏身著
弊納畧無可採跣行林野不擇晨夕開皇之
初忽遊聚落說法化諸村民皆盛集受法獨
不爲一女受戒告云汝當生牛中其相已現
戒不救汝也業不定者爾乃相濟耳時有不
信其言以爲惑衆咸有疑者舜欲決於衆議

告衆曰必不信者試躡汝牛尾業影必當不起即以足躡女裙後空地云是尾影其女依言趣起不得時衆驚信請舜曰如何除此業報其女家積粟數萬石既懼惡業一時頓捨舜並爲營福令其懺悔如此累作惡業便傾

封二

三

方爲受戒由斯以談能見業影之存亡將隣聖之極矣或依諸藕村受於藕供見有膿漬外流者皆口就而啖之情無惡念或洗其衣服或淨其心業用爲已任情向欣然初無輦感後遊於林慮洪谷北詣晉盤亭等諸山隱寺綜禪定業不測終所

釋慧歡俗姓管氏京兆雲陽人也弱齡厭俗深慕出家迫以恒綱取拔無路歷任僚署頻經涼暑年逾壯齒方蒙本遂三十有七披緇在道依清禪寺崇公諮受定法攝心儀體存

息短長觀覺安立泠然祛寫兼以志得林泉銷形人世捐畧塵欲山學推先嘗經行山頂悞墮高巖乃在石上端居不忘禪念其感靈如此逮隋文晏駕建大伽藍以歡志德潛被召而供養大業六年二月卒大禪定道場春秋六十有九遺令施形寒林之下弟子等敢從德義送於終南梗梓谷中率諸道俗立銘樹塔矣

釋智通姓程氏河東猗氏人也生知信慙樂崇道慧將習書計遂欲出家父母異而許之

封三

五

十歲已後剃落敦肅恭孝執履謙沖師長友朋接事無怠修持戒行歌詠法言晝夜不輟誦諸經中讚佛要偈三千餘首五十許年初無告倦自木德不競立喪攸在釋門淪廢法侶無歸方從俊律師延法師服膺受業不以

艱危阻志隋祖再興奄還蒲坂慈濟所及乃立孤老寺於城治等心賑贍以時周給授戒說法乘機間起食堪懷音日有千計仁壽創塔締構栖巖翻然脫屣就閑修業親事香花躬運掃洒口恒稱讚目常瞻睹善由已積通爲舍生財雖有餘並充功德以大業七年十月二十四日以疾而卒於山寺春秋六十有四初未終前數日不念維那鳴鐘而杵自折識者以爲不越振矣通聞之命侍者稱彌陀佛名迴心攝念願生彼土有入室門人頂蓋者風夜祇奉忽問蓋曰厨中作何食耶蓋曰爲何所須曰有達官諸貴來耳蓋曰昔聞生人道者見諸貴勝師本修德所詣豈在人耶至晚乃開目正視良久不眴狀有所覩旁侍加香寂然立敬炊頃方止乃彈指云不可思

議也有問其故云見寶幢華蓋塔廟莊嚴初夜又迴首眄云始見明珠今何所在又云有何緣務大然燈燭遂掩燈令暗須臾復云大明何爲轉盛蓋曰室今暗昧是師淨相不可怪也乃合掌達旦曰吾生淨土矣因而氣靜山地動搖門窗震裂群雉驚雉非恒所聞寺僧道慧未曉假寐至是驚覺出倚廊下曰禪師若終必生淨土矣何以知然向於眠中見西嶺上並是樓閣殿堂乘空而去言畢方知通已終逝又蓋母王氏久懷篤信讀衆經禮懺發心以往生爲務貞觀十一年二月臨將捨命彌加勤至自見牀前有赤蓮華大如五斛甕許又見青蓮華滿宅阿彌陀佛觀音勢至一時俱到蓋與姪薛大興供侍親聞所述而興見有佛色形甚大并二菩薩久而自隱

斯並近事故傳實錄沙門行友蒲晉名僧爲之本傳因著論曰夫法本不生今則無滅如身實相觀佛亦然因斯以談則三界與一識冥歸生死共涅槃同體又何容淨穢彼此於其間哉則凡夫學人妄情未盡不能齊彼我均苦樂遺欣厭亡是非故須迴向願求標心所詣然後往生耳其實則不然譬猶明鏡現形空谷應聲影響之來豈足遠乎而惑者以暗識生疑謂淨土越度三有超過九定絕域寥廓經途復遠自非三乘極位及十地聖人積行累功安能生彼何其謬歟觀斯上人雖稟性溫柔爲人清潔其所修習則福德偏長定慧之功蓋不足紀直以一生之散善臨命之虛心遂能自觀光明親見幢相動搖神像夢感旁人是知九品之業有徵十念之功無

爽凡我同志可不勗哉若夫尋近大乘修行止觀察微塵之本際訊一念之初源便可荆棘播無常之音梟獍說甚深之法十方淨國未必過此如其眷戀妻孥盤桓弊執營生未厭逐物已疲摧百齡於倉卒之間畢一世於遑忙之際內無所措外無所恃則長劫冥沒亦奚能自返良可悲矣

釋本濟宋氏西河介休人也父祖不事王侯遁世無悶逼以僚省挂冠而返濟年爰童壯智若成人齟齬之初橫經就業故於六經三史皆所留心雖云小道畧通大義故庠塾倫侶重席請言後披析旣淹豁然大悟乃曰斯實宇宙之糟粕也何累人之清識乎乃歸仰釋氏辭親出家開皇元年時登十八戒定逾淨正業彌隆不服新華除其愛染躬行卑辱

愍增上慢博覽經論成誦在心講解推則循環相屬時共觀風榮斯神舉會信行禪師創開異部包括先達啓則後賢濟聞歌詠欣然北面承部瀉瓶非喻合契無差以信行初達集錄山東既無本文口爲濟述皆究達玄奧及行之亡後集錄方到濟覽文即講曾無滯託雖末見後詞而前傳冥會時五衆別部敬之重之著十種不敢斟量論六卷旨文清靡頗或傳之自是專弘異集響高別衆以大業十一年九月十二日卒於所住之慈門寺春秋五十有四弟子道訓道樹式奉尸陀追建白塔於終南山下立銘表德有弟善智天縱玄機高步世表祖師信行服膺請業酌深辯味妙簡錙銖入室隣幾精窮理窟嘗以四分之一用資形累通夏翹足攝慮觀佛誠策勸

之上達也信行敬揖風猷雅相標致時衆咸悅可謂以德服人者焉撰頓教一乘二十卷因時判儀共遵流世以大業三年卒弟子等附葬于信行墓之右焉訓有分畧之能樹豐導引之說當今數化宗首莫與儔之時暫舉筵道俗雲合聲榮感敬後恐難尋迹矣釋僧照京兆人不詳氏族幼年入道師于靜謁遊履盛化每居幽隱頻感徵異乃高恒度恐致驚俗故罕聞之遭周滅法不偶塵躋獨處秦嶺高步松苑顧影與心相娛自得乃曰吾今居此安泰寧有樂過斯者乎彼城邑遺僧波波順俗用斯優洽一何傾附及隋初弘教遂於鄠縣南山田谷立神田寺養徒縱業名振渭川道俗崇仰立信彌積逮文帝末紀栖隱岐山以照道德遠聞意延相見令左僕

射楊素就宣勅旨躬延謁見照預知之告侍人曰當有貴客來至可辦諸食具明日果達山寺素威英自若勇悍無前及到照之住籬不覺愜然喪膽下乘將欲進步不前乃通信達照照端拱如初命素前進而通身沐浴情智失守纔得傳詔餘無措言久時少解乃以情告照曰山林幽靜計無非異檀越善意相尋理無虛垢食訖辭退照曰蒙天子優及遠近仁壽俱道在幽通未假面奉又以老疾相繼接對莫因素具事聞述其情懼帝曰戒師之威也以卿雄武故致斯憚耳乃重勅素齎香油再伸景仰下詔曰禪師德居物議道映遂初窮處巖阿養素崇業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翹敬素以前虛仰景行重接山門卑處身心方陳對晤爲說正教深副本懷乃欲

封二

十五

捨其金帛開廣寺塔照曰巖泉林野即可勵心塔寺禪坊莊嚴城邑凡所送者一不受之又請受戒法照以戒行輕毀沉渾難清乃爲說慈悲仁育陳理喻達竟不授戒斯亦體達機候之明匠矣以大業七年終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三初照一受具後儀奉憲章六十餘夏三衣不改雖重補緝而受持無離唯自將奉而侍者莫持或有妄持舉者而重若泰山初無離席及照之捧接輕若鴻毛因事以詳斯亦大德之清風矣

釋洪林未詳氏族太原人也少履釋門稟受清化率志都雅言晤清穆住并州大興國寺履操栖靜退屏人物而住房連帟與衆比居整畧貞嚴希言寡涉高衆盛德皆敬而奉之遊至林房莫不捨履潛步歆然趣越也其爲

世重如此獨居一室積五十年賓客送迎足
不踰閭至於僧法制度道俗二食身先座首
勵力行奉不以道德用虧時衆餘則端坐房
中儼然卓立瓶衣什物周正方所故登其門
者不覺毛豎有問其故則從容談論詞義審
當而不測其心造也故興國大寺百有餘僧
敬異崇仰有如天岸以武德年中終于所住
春秋八十餘矣

續高僧傳卷第十八

音釋

嫗威遇切老母也髮祖動切鬚角邗河干切篴徐
 切竹傳祖峻切蒐疏鳩切窰餘招切覲覲
 擗也與俊同蒐春獵也窰窰覲覲
 覲盧戈切縷隴主錙徒對切牙履屐履履俱
 切覲縷猶委曲也錙戰攢也牙牙履履
 履屬最正作履他攢音患切念平茹切與
 計切發中薦也攢系結也念豫同安也

[illegible]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封三

習禪四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二人

唐京師大莊嚴寺釋僧定傳一

同州大興國寺釋道林傳二

封三

京師清禪寺釋法應傳三

南武州沙門釋智周傳四

終南山紫蓋沙門釋法藏傳五

并州大興國寺釋慧超傳六

台州國清寺釋智晞傳七

并州義興寺釋智滿傳八

京師化度寺釋僧邕傳九

天台山國清寺釋灌頂傳十 智聯
光英

天台山國清寺釋智瑛傳十一

天台山國清寺釋普明傳十二

終南山豐德寺釋智藏傳十三

雍州津梁寺釋法喜傳十四

釋僧定丹陽人本學成實博綜有功討擊既繁便感風癘乃惟曰形異同倫學當徒轍遂屏絕還顧歸宗禪府初栖鍾山林阜獨靜空齋侍者道遊供給左右唯以粳米白粥日進一杯餘則繫念相續不愧空景經于數年不涉村邑遊刃定心更增幽蹟故使門牖重隱吐納自新墻宇崇峻違順斯薄微誠獲應故所苦忽銷致令身首面目一時圓淨鬚眉並生有逾恒日雖福感所及儀貌倍常而雙眉最濃可長數寸蒼赤通顏乃成奇異定既屬斯靈瑞翹厲晨夕山中多虎蹤跡成蹊本性仁慈咸來入室牀前庭下惟繁虎跡或禪想乍浮不能安靜便通夜山行無間榛梗猛獸

鷲鳥見等同群而定安之若遊城市含育之感不可類也隋文於西京造寺遠召處之業定之心無庸世務至於受戒師禮畢志拒違預在尊嚴聞便避隱嘗遇傷寒通身蒸熱如常跏坐斷食三日沙門保恭道場上首定之徒也親喻令食答曰疾勢將陵命非可保應以法援何用食爲便閉口靜室坐七日既滿所苦頓痊其立操要心爲此類也大業末歲栖心南山太和寺群盜來劫定初不怖盜曰豈不聞世有奴賊耶定曰縱有郎賊吾尚不怖況奴賊耶因剥其衣服曾無愠色至於坐氈將欲挽掣定捉之曰吾仰此度冬卿今將去命必不濟乍斷吾命於此而氈不可離吾命也群盜相看便止之以武德七年六月因有少疾跏坐如常不覺已逝春秋八十餘矣

釋道林姓李同州郃陽人也年三十五發心出家入太白山結宇深巖路絕登陟木食濟形唯法檢心更無營拯隋開皇之始創啓玄宗勅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啓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絕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虛仰者帝曰名實相副其來久矣禪師但隸公府身任山栖林不從乃逃還太白仍宗前業後以事聞奏乃更搜揚仄陋窮巖倒穴方始捉獲而履節無虧勅勞殷重崇敬彌異乃賜香爐等物仍令住馮翊大興國寺經止少時又逃于梁山之陽阿崖迴曲地稱天固鑿山爲窟擬道其中武德七年七月微覺有疾遺誠門侍無越律儀又

聞笳吹響空道俗歡會又降異香大如桃棗
衆皆拾而供養莫知名目燒發美暢聞者驚
心經於三日精氣爽朗加坐而終停屍七日
色相無改即於山西鑿龕處之衆聚如煙數
盈萬計鼓舞而送生死榮焉自林之在道括
隱爲先從生至終儉約爲務女人生染之本
偏所誠期故林一生常不親面不爲說法不
從取食不上房基致使臨終之前有來問疾
者林隔障潛知遙止之不令面對斯行潔通
幽故也而慈濟生靈深護物性蚤虱之屬任
其遊行每徐徐舉衣恐其驚走斯仁育之量
殆難嗣矣

釋法應姓王氏東越會稽人生自孩孺性度
沉默隨住緣想幽思難移弱冠出家事沙門
曇崇學宗禪業見于別傳時值周之初定門

初闢奉法履行亘道相趣應於門學殊爲稱
首後逢周禍避迹終南飯衣松蘿潛形六載
專修念慧用祛夙罪精厲所及法門彌隆心
用攸厝妄境斯澄屢感虎狼蹲踞廬側或入
門內似有相因應素體生緣又閑禪病對猶
家犬爲受三歸自爾馴狎更繁其類隨開入
度還事崇公定業旣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
並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
有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
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
勅城內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
徒三百於寶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並出
有司聲聞惟遠下勅賜帛三百段仍用造經
一藏親躬受持以武德初年素無所患云吾
今將逝已有香華見迎言已卒於清禪寺春

秋八十矣

釋智周字圓朗姓趙氏其先徐州下邳人有
晉過江居于婁縣之曲阜也然其神用超邈
彰於青綺小學年中違親許道師事法流水
寺滔法師爲力生也滔乃吳越冠冕釋門梁
棟周服勤左右寸陰請業受具之後志在博
聞時大莊嚴燭法師者義府經笥道映雄伯
負表淹留專功一紀究盡端涯更同寒水自
金陵失御安步東歸大住伽藍開弘三寶學
侶同萃言晤成群但久厭城傍早狎丘壑遂
超然高舉晦迹於馬鞍山慧聚寺仁智斯合
終焉不渝而止水致鑒問道弘結舊齒晚秀
咸請出山濟益道俗不拘小節乃又從之橫
經者溢坐杖氣者泥首炎德旣銷僧徒莫聚
乃翫飛舊谷又遭土崩爪剖順時違難泛然

無繫寂動斯亡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終
於大策城南武州刺史薛士通舍春秋六十
有七其年十一月二十日賊退途靜弟子法
度等奉迎神柩歸于本山當時人物凋踈塋
隧未埋以貞觀四年二月十五日弟子惠滿
等於寺之西嶺改設圓墳惟周風情閑澹識
悟淹遠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量包山海調逸
煙霞得喪一心慈惻萬類窮通不易其慮喜
愠不形于色崇尚先達提獎後進道俗聞望
咸取則焉加以篤愛蟲篆尤工草隸傍觀圖
史大善篇什與兄寶愛俱沐法流陳氏二方
俱馳聲績講成論小招提玄章涅槃大品等
各十餘遍兼造殿閣門廊周帑壯麗當陽彌
勒丈六夾紵并諸侍衛又晉司空何充所造
七龕泥像年代綿遠聖儀毀落乃迎還流水

漆布丹青彫績綺華允開信表法迴向寺釋
道恭曰余以擁腫拳曲不中規繩而匠石輟
斤忽垂顧眄賞激流連殆逾三紀披雲對月
賦曹陸之詩跂石班荆辨肇融之論故人安
在仰孤帳而荒涼景行不追望長松而咽絕
懼陵谷易遷竹素難久託微猷於貞紺揚清
塵於不朽其銘曰五陰城郭六賊丘陵膠固
受網縈迴業繩雄猛調御慈悲勃興危途倏
靜穢海俄澄八樹潛暉五師繼軌纂此遺訓
克應開士皎潔戒珠波瀾定水有道有德知
足知止學總群經思深言外樂說河瀉飡風
雲會七衆關鍵四部襟帶振紐類網繫其是
賴世途淪喪適化江湄去來任物隱顯從時
坏瓶何愛淨土爲期有生有滅何喜何悲寃
開昔隧封興舊隴春郊草平故山松拱林昏

鳥思徑深寒擁妙識歸真玄均虛奉

釋法藏姓荀氏潁川潁陰人三歲喪父共母
偏居十歲又亡隻身而立因斯禍酷深悟無
常投庇三寶用希福祐年二十二即周天和
二年四月八日明帝度僧便從出俗天和四
年誕育皇子詔選明德至醴泉宮時當此數
武帝躬趨殿下口號鮮卑問訊衆僧兀然無
人對者藏在末行出衆獨立作鮮卑語答殿
庭僚衆咸喜斯酬勅語百官道人身小心大
獨超群友報朕此言可非健道人耶有勅施
錢二百一十貫由是面洽每蒙慰問雖身居
寺內心念幽林古聖今賢皆依山靜建德二
年二月刷心蕩志挾鉢擎函投於紫蓋山山
即終南之一峯也乃獨立禪房高巖之下衣
以百衲食以朮松面青天而沃心吸白雲而

填臆三年正月八日遊步山頂忽遇甘杏十枚即而噉之流味濃美周行更索全無來處既荷冥資但勤勵業其年四月二十三日毀像焚經僧令還俗給優二年惟藏山居依道自隱綿歷八載常思開法至宣帝大象元年

封三

七

九月下山謁帝意崇三寶到城南門以不許入進退論理武侯府上大夫拓王猛次大夫乙婁謙問從何而來朋侶何在施主是誰藏報曰建德二年棄寺入山三年四月方禁僧侶唯藏在山餘並還俗乃以俗法抑出徒侶藏曰一身在山林谷爲家居鳥獸爲徒侶草木爲糧粒然自惟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旣居紫蓋噉食山糧准此供給則至尊所施猛等執奏下勅曰朕欲爲菩薩治化此僧旣從紫蓋山來正合朕意宜令長髮著菩薩衣冠

爲陟岵寺主遣內史沛國公宇文繹檢校施行內史次大夫唐怡元行恭覆奏曰天下衆僧普令還俗獨度一人違先帝詔至十月於城東面別見宣帝問三教名朕欲菩薩治化或現天身或從地出或作鹿馬用斯化道以攝衆生如何藏引妙莊嚴王二子諫父之事又曰陛下昔爲臣子不能匡諫遂令先帝焚燒聖典靈像鑄錢據斯逆害與秦始何異帝怒曰違朕先皇明詔可令遽盡藏曰仰觸聖顏乞刑都市幽顯同見誠其本心爾時命若懸藤而詞氣無駭頻經九奏安詞彌厲十奏旣達帝曰道人怖不沛公曰人生所重無過於命處身極刑之地何能不怖帝聞愀然改色乃曰真人護法祐我群生此則護我比丘朕不殺無事人也宜捨其刑一不須問賜菩

薩衣冠依前爲陟岵寺主頻降寵命得繼釋門既獲再生便辭帝往林泉山澤請欲幽潛御史鮑宏奉勅萬年長安藍田蓋屋鄠杜五縣任藏遊行朕須見日不可沉隱雖蒙恩勅終未開弘快結心靈思懷聖道周德云謝隋

封三

祚將興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隋祖作相於虎門學六月藏又下山與大承相對論三寶經宿即蒙剃髮賜法服一具雜綵十五段青州棗一石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並賜法服各還所止藏獨宿相第夜論教始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承相龍飛即改爲開皇之元焉十五日奉勅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內豈非藏戒行貞明禪心鬱茂何能數入

朱門頻登御榻爾後每有恩勅別加慰勞并勅王公咸知朕意開皇二年內史舍人趙偉宣勅月給伏苓棗杏酥油柴炭以爲恒料而性在虛靜不圖榮利十四年自奏停料隨施供給武侯將軍素和業者清信在懷延至宅

中冀禮奉養積善所熏遂捨所住以爲佛寺藏率俗課勵設萬僧齋右僕射蘇威每來參謁并建大殿尊儀舍人裴矩宣勅藏禪師落髮僧首又設大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處可爲濟法今之隆政坊北門僧寺是也

封三

當以慈仁攝慮有施禽畜依而養之鵝則知時旋遶狗亦過中不食斯類法津不可具紀煬帝晉蕃時臨太尉第三子綿疾天殂瘞于斯寺乃勒銘曰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殤子何短彭祖何脩嗚呼余子有逝無留永爲法種

長依法儔教因施藏靈壽杖曰每策此杖時賜相憶答曰王殤幼子長就法門藏策靈壽何敢輒忘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預王公已下奉造觀音並勅安濟法供養仁壽元年文帝造等身釋迦六軀勅令置於藏師住寺大業二年元德太子薨凡營福業經像佛殿皆委於藏大業末歲下勅九宮並爲寺宇度僧綱管相續維持以藏名稱洽聞乃補充太平宮寺上座綏緝少達無替所臨及大唐建義人百一心淮安王創結兵旗于斯寺宇因受王請終身奉養貞觀之始情奉彌隆恩報罔極畢由造寺伺隙未展王便物故本祈不果藏亦終焉以貞觀二年終於鄆縣觀臺因殮武于阜南雲際寺沙門孝才夙素知德爲銘貞石在於龕側矣

釋慧超俗姓申屠上黨潞城人也體道懷貞冰霜其志初拂衣捨俗北趣晉陽居大興國寺禪念爲業雖畧觀名教備委邪正而偏據行途不訟言說乃別建道場盛羅儀像旛花交列衆具清鮮又鳩集異香多陳品族每以燒香供養煙氣相尋超恒躬處其中淨衣端坐詳其覺觀擬其妄業故有異香滿室靈骨充瓶隨用福流還填欠數而莫知其所以然也至仁壽中年獻后崩立禪定寺以超名望徵入京師嚴淨形衣有逾恒日感瑞陳供無替由來至武德元年以并部舊壤懷信者多化道赴緣義難限約乃返還興國道俗欣慶奉禮交并及七年冬微疴不愈即告無常合寺齊趨佇聆遺訣超端坐如常精神更爽告衆曰同住多年凡情易隔脫有相惱希願開

封三

十

懷然人道難逢善心易失及今自任勿悞後身言訖斂手在心不覺其絕見無接對謂其未終取續屬之乃知無氣時年七十餘坐若神景色貌通潔異香縈繞滿室充庭音樂聞空莫知來處門人大衆驚心駭目遂使士女奔赴悲咽寒雲闐塞寺院香花獻積至十二月中剋期將殯四遠白黑列道爭前從寺至山十有餘里人馬輻湊事等市鄣輿以繩牀坐如入定路旣交擁卒制難加乃迴首西城破荒就墓衆又填逼類等天崩便殮於龍阜之山開化寺側作窟處焉經傳一年儼然不散日別常有供養禮拜香花無絕後遂塞其窟戶置塔於上勒銘其右用旌後德矣

釋智晞俗姓陳氏潁川人先世因官流寓家於閩越晞童稚不群幼懷物外見老病死達

世浮危自省昏沉愍諸淪溺深加厭離如爲怨逐誓出塵勞訪尋勝境伏聞智者抗志台山安禪佛隴警訓迷途爲世津導丹誠馳仰遠泛滄波年登二十始獲從願一得奉值即定師資律儀具足稟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敦頭然心馬稍調散動辭慮受命遺旨常居佛隴修禪道場樂三昧者咸共歸仰宴坐之暇時復指搗創造伽藍殿堂房舍悉皆嚴整唯經臺未構始欲就工有香鑪峯山巖峻嶮林木秀異然彼神祇巨有靈驗自古已來無敢視其峯崖況有登踐而採伐者時衆議曰今旣營經臺供養法寶唯尚精華豈可率爾而已其香鑪峯檉栢木中精勝可共取之以充供養論詳旣訖徃諮於晞具陳上事良久答云山神護惜不可造次無敢重言各還所在

爾夜夢人送疏云香鑪峯檉栢樹盡皆捨給
經臺旣感冥示即便撝畧營辦食具分部人
工入山採伐侍者諮曰昨日不許今那取之
答曰昨由他今由我但取無苦必不相悞從
肯往取檉栢之樹唯嶮而生並皆取得一無
留難先師智者陳曰勸化百姓從天台渚次
訖於海際所有江溪並捨爲放生之池永斷
採捕隋世亦爾事並經勅隋國旣亡後生百
姓爲惡者多競立梁簷滿於江溪天傷水族
告訴無所乃共頂禪師往先師龕房燒香咒
願當有漁人見僧在簷上立意謂墮水將船
往救僅到便無因爾梁簷皆不得魚互相報
示改惡從善仍停採捕時有僧法雲欲往香
鑪峯頭陀晞諫曰彼山神剛強卿道力微弱
向彼必不得安慎勿往也雲不納旨遂往到

山不盈二宿神即現形驅雲令還自陳其事
方憶前旨深生敬仰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
自往喚云今晚當有僧來言竟仍向門下即
見一僧純著衲衣執錫持鉢形神奕俊有異
常人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
而不現俄頃之間即聞東山有銅鐘聲大音
震谷便云噫喚吾也未終數日語弟子云吾
命無幾可作香湯洗浴適竟山中鳥獸異色
殊形常所不見者並皆來集房側履地騰空
悲鳴喚呼經日方散十二月十七日夜跏趺
端坐仍執如意說法辭理深邃旣竟告弟子
曰吾將汝等造次相值今當永別會遇靡期
言已寂然無聲良久諸弟子哭泣便開眼誠
曰人生有死物始必終世相如是寧足可悲
今去勿爾闌亂於吾也又云吾習禪已來至

於今日四十力年背不著牀吾不負信施不負香火汝等欲得將吾相見可自勤策行道力不負人弟子因即諮啓未審和尚當生何所答云如吾見夢報在兜率宮殿青色居天西北見智者大師左右有諸天人皆坐寶座

封三

十三

唯一座獨空吾問所以答云灌頂却後六年當來昇此說法十八日朝語諸弟子汝等並早須齋吾命須臾爾日村人登山叅疾食竟辭還又曰既辛苦遠來更停少時待貧道前去其人不解苦辭不住當爾之時皎日麗天全無雲翳謂叅人曰既已不住可疾去雨尋落去者少時驟雨如瀉春秋七十有二以貞觀元年十二月十八日午時結跏安坐端直儼然氣息綿微如入禪定因而不返時虛空中有絃管聲合衆皆聞良久乃息經停數日

方入石龕顏色敷悅手足柔輭不異生平所寔龕墳在先師智者龕前二百餘步

釋智滿姓賈氏太原人立意矜持不群凡小七歲出家隨師請業凡所受道如說修行年登冠冕肇進受具戒律儀範資訓彌弘又聽涅槃等經盡其大旨名教畧圓味靜終業遂往上黨石墨山聚徒行道門徒肅穆縑素歸依禮供駢羅積而能散時屬隋初創弘大法智滿蒸仍國化引而廣之故使聞風造者負笈奔注衆雜精麤時兼久近初則設儀禮懺用攝疎情後便隨其樂欲靜思宴坐滿躬事衆法身預僧倫形止方雅威嚴猛肅眉目濃朗白黑交臨預有叅拜莫不神駭而毛動咸加景仰爲菩薩戒師而滿不重身名不輕正法雖有緣苦請未即傳授乃親爲竭誠方等

行道要取明證夢佛摩頂并爲說法宛如經相方爲授法故道俗思戒者相趨不絕而專意靜觀厭此誼浮乃徙居黎城之東山雨流泉精舍息心之士又結如林禪懺兼修止觀齊捨志弘經遠隨務或乖又往鴈門川依瓚

封三

十四

禪師涉緣念慧瓚僧中藻鏡定室羽儀言行清澄具如別傳滿嗟遇後展欣附有餘從瓚歷遊所在宗習又依住開化結慮修心俄爲文帝追瓚入京定門斯壞衆侶乖張滿乃錄其同志五十餘人西入嵐州土安山內如前綜業大感學徒隋季道消賊徒鋒起生民墜於溝壑而滿衆宛然不散斯亦道感之會也大唐建義四衆歸奔乃率侶入城就人弘道初住晉陽真智寺以化聲廣被歸宗如市武皇別勅引勞令止許公宅中供事所須並出

義府躬往禮問覲而懼之顧語裴寂曰孤見此禪師衣毛驚起何耶答曰計無餘相應是戒神所護耳重以他日修覲曰弟子濟拔蒼生今義興大造願往還無障當爲立寺旣登京輦天下畧平武德元年乃詔滿所住宅爲義興寺四事供養一出國家至三年已滿德爲物歸道聲更遠帝欲處之京室下勅徵之又以北蕃南侵百姓情駭都督弘農公劉護啓留滿住用鎮衆心有勅特聽用安朝寄武德五年儉狁孔熾戎車載飾以馬邑沙門雄

封三

十五

情果敢烽燿屢舉罔弗因以太原地接武鄉兵戎是習乃勅選二千餘僧充兵兩府登又下勅滿師一寺行業清隆可非簡例由是重流景行光問遐邇晉川髦彥沙汰之餘觀滿坐受嘉慶皆來稱美或拜伏戒範者或依承

習住者常數二百餘人而滿恒業無怠精厲其誠時或墮學親召別誠委引聖量誘化凡心預在聞命莫不淚流而身伏噎歎良久並由承法行已感發前人故得機教不妄弘矣貞觀二年四月初因動散微覺不愈遂淹灰管本性無擾門人同集日遺誠勸有沙門道綽者夙有弘誓友而敬奉因喻滿曰法有生滅道悟機緣觀相易入其門涉空頗限其位願隨所說進道有期滿仍盱衡而告曰積年誠業冀此弘持緣虛無相可緣引有有何所引豈以一期要法累劫埋乎幸早相辭勿塵妄識綽乃退焉其堅自持微爲若此也旣而氣將漸弱而志力猶強侍人圍繞觀者充室滿端坐舉面徐視學徒時次昆吾溘然而卒春秋七十有八即貞觀二年六月九日也當

終前夕大地震動寺樹摧枝合衆悲敬哀相現矣泰山其頽乎法人斯逝聯類如此舉邑酸切若喪其心即以其月十二日旋殯於龍山童子谷中立塔碑德自滿捨俗從道六十餘年潔已清貞冰霜取喻弊衣節食纔止饑寒頻經斷穀用約貪染目不邪視言不浮華淨色子女來未嘗瞻對弱年登歲者不宿房中受具多夏者方令近侍約時臨衆誠以行科餘則靜處小房晬朝方出室中唯一繩牀鉢袋挂于壁上隨道資具坐外更無致使見者慄然改容不覺發敬矣又偏重供僧勤加基業慈接貧苦備諸藥療惇惇遑遑意存利物矣

封三

十六

釋僧邕郭氏太原介休人祖憲荊州刺史父韶博陵太守邕神識沉靜冥符上德世傳儒

業齒胃上庠年十有三違親入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遊逸心計屬周武平齊象法隳壞又入白鹿山深林之下避時削迹餌飯松朮三逕斯絕百卉爲群麋鹿伏其前山禽集其手初未之異也後乃梵音展禮焚香讀誦輒有奇鳥異獸攢聚庭宇貌如恭敬心凝聽受自非行感所及何以致斯自爾屢降幽靈勝言叵載開皇之始弘闡禪門重叙玄宗更聯榮聞有魏州信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知邕遜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爲先獨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

與行相遇同修正節開皇九年行被召入京乃與邕同來止帝城道俗莫匪遵奉及行亡歿世綱總領徒衆甚有住持之功以貞觀五年十一月十六日終於化度寺院春秋八十有九主上崇敬情深贈絲帛爲其追福以其月二十二日奉靈魄於終南山遵邕之遺令也門徒收其舍利起塔於行之塔左邕風範凝正行業精嚴卑辭屈己體道藏用及委質寒林悲纏朝野僉以身死名滅世有斯人敢樹玄石用陳令範左庶子李伯藥製文率更令歐陽詢書文筆新華多增傳本故累誼野外矣

釋灌頂字法雲俗姓吳常州義興人也祖世避地東甌因而不返今爲臨海之章安焉父天早亡母親鞠養生甫三月孩而欲名思審

物類未知所目毋夜稱佛法僧名頂仍口敷
音句清辯同共驚異因告攝靜寺慧拯法師
聞而歎曰此子非凡即以非凡爲字及年七
歲還爲拯公弟子日進文詞玄儒並驚清藻
才綺即譽當時年登二十進具奉儀德瓶油
鉢彌所留思泊拯師厭世沐道天台承習定
綱罔有虧緒陳至德元年從智顗禪主出居
光宅研繹觀門頻蒙印可逮陳氏失馭隨師
上江勝地名山盡皆遊憩三宮廬阜九向衡
峯無不躡迹依迎訪問遺逸後屆荆部停玉
泉寺傳法轉化教敷西楚開皇十一年晉王
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
法上將日討幽求俄隨智者東旋止于台岳
晚出稱心精舍開講法華跨朗籠基超於雲
印方集奔隨負篋屯涌有吉藏法師興皇入

室嘉祥結肆獨擅淩東聞心道勝意之未許
求借義記尋閱淺深乃知體解心醉有所從
矣因廢講散衆投足天台餐稟法華發誓弘
演至十七年智者現疾瞻侍曉夕艱劬盡心
爰及滅度親承遺旨乃奉留書并諸信物哀
泣跪授晉王乃五體投地悲淚頂受事遵賓
禮情敦法親尋遣揚州總管府司馬王弘送
頂還山爲智者設千僧齋置國清寺即昔有
晉曇光道猷之故迹也前峯佛隴寺號修禪
在陳之日智者初達隴南十里地曰丹丘經
行平正瞻望顯博智者標基刊木欲建道場
未果心期故遺囑斯在王人入谷即事修營
置臬引繩一依舊旨仁壽元年晉王入嗣來
巡本國萬里川途人野畢慶頂以檀越升位
寺宇初成出山參賀遂蒙引見慰問重疊酬

對如響言無失厝臣主榮歎又遣員外散騎侍郎張乾威送還山寺施物三千段氈三百領又設千僧齋寺廟臺殿更加修緝故丹青之飾亂發朝霞松竹之嶺奄同晝錦斯實海西之壯觀也遠符智者之言具如彼傳仁壽

封三

十九

二年下令延請云夏序炎赫道體休宜禪悅資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場莊論二師講淨名經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禪師既是大師高足法門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霈然并法華經疏隨使入京也佇遲來儀書不盡意頂持衣負錫高步入京至夏闡弘副君欣載每至深契無不申請並隨問接對周統云籍後遣信送還驪遺隆倍國清百錄云大業元年勅江陽名僧云昔為智者創寺因山為稱號曰天台今須立名經論之內有何勝目可各述所懷朕自詳擇僧智操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國則清勅云此是我師之靈瑞合扁云國清勅取大

牙殿勝境以離黃書以大篆遺內史通事舍人盧政方送安寺門又為寺造四週土牆及給廢寺水田又勸王弘大業七年治兵涿野施肥田良地以充基業親總元戎將欲蕩一東夷用清文軌因問左右備叙軒皇先壯阪泉之戮暴後歎峒山之問道追思智者感慕動容下勅迎頂遠至行所引見天宸叙以同學之歡又遣侍郎吳昱送還台寺爾後王人繼至房無虛月頂縱懷丘壑絕迹世累定慧兩修語默變化乃有名僧大德近域遠方希覩三觀十如及以心塵使性並拜首投身請祈天鼓皆疏淪情性澡雪習襟三業屢增二嚴無盡忽以貞觀六年八月七日終於國清寺房春秋七十有二初薄示輕疾無論藥療而室有異香臨終命弟子曰彌勒經說佛入滅日香煙若雲汝多燒香吾將去矣因伸遺誠詞理妙切門人眾侶

瞻仰涕零忽自起合掌如有所敬發口三稱
阿彌陀佛低身就卧累手當心色貌歡愉奄
然而逝舉體柔輒頂暖經日常有同學智晞
顓之親度清亮有名先以貞觀元年卒臨終
云吾生兜率天矣見先師智者寶座行列皆

封三

十

悉有人唯一座獨空云却後六年灌頂法師
昇此說法焚香驗旨即慈尊降迎計歲論期
審晞不繆矣以其月九日寔于寺之南山遠
近奔號誼震林谷初頂化流躋俗神用弘方
村人於法龍去山三十餘里染患將絕衆治
不愈其子奔馳入山祈救頂爲轉法華經焚
梅檀香疾者雖遠乃聞檀香入鼻應時痊復
又樂安南嶺地曰安洲碧樹青溪泉流伏溺
人逕不通頂留連愛翫顧而誓曰若使斯地
夷坦當來此講經曾未浹旬白沙遍涌平如

王鏡頂以感相顯不違前願仍講法華金光
明二部用酬靈意嘗於章安攝靜寺講涅槃
經值海賊上抄道俗奔委頂方撾鐘就講顏
無懾懼賊徒麾旛詣寺忽見兵旗耀日持弓
執戟人皆丈餘雄悍奮發群觀驚遽一時退

散常於佛隴講暇携引學徒累石爲塔別須
二片用構塔門弟子光英先以車運一石咸
疑厚大更欲旁求復勞人力頂舉杖聊搗前
所運石颯然驚裂遂折爲兩段厚薄等均用
施塔戶宛如舊契若斯靈應其相實多自頂

封三

三

受業天台台又稟道衡岳思顓三世宗歸莫
二若觀若講常依法華又講涅槃金光明淨
名等經及說圓頓止觀四念等法門其遍不
少且智者辯才雲行雨施或同天網乍擬瓔
珞能持能領唯頂一人其私記智者詞旨及

自製義記并雜文等題目並勒于碑陰弟子
光英後生標俊優柔教義與國清寺衆僉共
紀其行樹其碑于寺之門常州弘善寺沙門
法宣爲文其詞甚麗見于別集

釋智瑪俗姓張氏清河人晉室播遷寓居臨
海祖元秀梁倉部侍郎任臨海內史父文懷
陳中兵將軍瑪受經之歲言無虛發行不慚
人親里鄉鄰深加敬愛年登十七二親俱逝
慘服纔釋便染病疾頻經歲月醫藥無効仍
於靜夜策杖曳疾出到中庭向月而卧至心
專念月光菩薩唯願大悲濟我沉痾如是繫
念遂經旬朔於中夜間夢見一人形色非常
從東方來謂瑪曰我今故來爲汝治病即以
口就瑪身次第吸數三夜如此因爾稍痊深
知三寶是我依救遂求離俗便投安靜寺慧

憑法師以爲弟子遂聞知者軌行超群爲世
良導即泛舸豐流直指台岫伏膺受道乃遣
行法華懺悔第二十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牀
如欲安坐仍見九頭龍從地涌出上昇虛空
明旦諮白者云此是表九道衆生聞法華經
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耳又陳至德
四年末陽王伯智作牧仙都延屈智者來于
鎮所瑪隨師受請同赴會稽山九旬坐訖仍
即辭王住寶林山寺行法華三昧初日初夜
如有人來搖動戶扇瑪即問之汝是何人夜
來搖戶即長聲答云我來看燈耳頻經數過
問答如前其寺內先有大德慧成禪師夜具
聞之謂弟子曰彼堂內從來有大惡鬼今聞
此聲必是鬼來取人也天將欲曉成師扣戶
而喚瑪未暇得應便繞堂唱云苦哉苦哉其

人了矣。璪即開戶問意，答云：汝猶在耶？吾謂昨夜鬼已害汝，故此嗟耳。成師以事諮王王，遣數十人執杖防護。璪謂防人曰：命由業也，豈是防護之所加乎？願諸仁者將領還城。啓王云：爾防人去後，第二日夜鬼入堂內，搥壁打柱，周遍東西堂內，六燈璪即滅，五留一行道坐禪，誦經坦然無懼。於三七日中，事恒如此。行法將訖，見一青衣童子稱讚善哉，言已不現。雖值此二緣，心無憂喜。璪又因事出往會稽，路由剡縣孝行村，乞食主人誤煮毒葷，設璪食，竟進趣前途。主人於後噉此餘殘，並皆吐痢，若死等苦。鄰人見之，即持藥追璪十里方及。見璪快行無恙，問曰：何故見尋？具陳上事，便笑而答曰：貧道無他，可棄藥反蹤，不須見逐。驗之道力所熏，故毒不能傷也。又隋

大業元年，駕幸江都。璪銜僧命出，參引見內殿御遙見璪，即便避席，命令前坐。種種顧問，便遣通事舍人盧正方送璪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四十九人出家。施寺物二千段，米三千石，并香酥等，又爲寺造四周土墻。大業六年，往揚州，參見仍遣給事侍郎許善心送還山。爲智者設一千僧齋，度一百人出家。施寺物一千段，齋僧人絹一疋。七年，又往涿郡，參勞謝遠來，施寺物五百段，遣五十人仗防，援還山。凡經八迴，參見天子，並蒙喜悅，供給豐厚。以貞觀十二年卒於寺，春秋八十三矣。

釋普明，本名法京，俗姓朱氏。會稽人，少小志操，有異恒。童日常稱佛聚砂，以爲福事。蒿艾以爲殿塔，不俗談戲。唯志崇法，有僧乞食，因

即勸云郎子既有善性可向天台山出家其中
有初依菩薩在彼說法遂以陳太建十四
年踰山越澗來入天台正值智者處坐說法
下講竟頂禮歸依願盡此生以爲弟子智者
笑云宿誓願力今得相遇曉夕左右服膺無
懈專求禪法兼行方等般舟觀音懺悔誦法
華經一部至禎明元年陳主勅迎智者出都
從往金陵居光宅寺專以禪思爲業同堂坐
者奉命檢校俄而陳國云亡智者即上江州
廬山東林寺明於陶侃瑞像閣內行觀音懺
法冬十一月身不衣絮苦節行道見一僧云
所名法京未爲善稱可改爲普明此名曉朗
照了三世懺訖啓智者述之便云此冥中所
示宜即改舊從新又隨智者往荊州玉泉寺
每於泉側練若專思智者反路台峯令造大

鐘天台供養江陵道俗競爲營造當欲鑄時
盲人來看明懸鑿機知相不吉果爾開模鐘
便破缺仍即倍工修造約語衆中支不具者
勿來看鑄遂得了亮崢嶸聲聞七十里鐘今
見在佛隴上寺後還國清所住之房去水懸
遠房頭空地純是礧石仍懷念曰若今此石
出水豈不快乎言竟數日石中泉溜周給東
西國清精舍隋高置立明以講堂狹小欲毀
廣之共頂禪師商量頂勸勿改有括州都督
周孝節遙聞此事即施杉柱泛海送來頂向
赤城感見明身長一十餘丈高出松林之上
翼從數十許人語頂曰兄勿苦諫事願尅成
頂知神異合掌對曰不敢更諫一依仁者豎
堂之日感動山王晨朝隱軫狀若雷震摧樹
傾枝闊百步許自佛隴下直到於寺至于日

沒還返舊蹤。砰砰磕勢若初至。又願共道俗造堂殿。金銅盧舍那像。坐身丈六時。有一人稱從漕溪村來。施金十一兩。用入像身。問其姓名。終不肯說。禮拜辭退。周訪彼村。無人識者。又比房侍者恒聞房內共人語話。陰伺

封三

三五

察視。不見別形。所聽言音。唯勸修善。既而化緣就畢。大漸時至。清晨呼諸弟子曰。夫人壽命不可常保。汝等宜知。便自脫新淨之衣。著故破者。換衣纔竟。奄然就滅。春秋八十有六。經二宿。左手仍內屈。三指當於其時。有房內弟子榮泰。難提二人。剃頭沐浴。見如此事。即報寺主慧綱。合衆驚集。倍慟于懷。然其爲性不畜私財。浙南諸州男女。黑白歸向者。數不可紀。所得布施。隨緣喜捨。每叅隋帝。悉蒙命坐。賜絹一百二十段。用充六物。不留寸尺。悉

造經像。有勅施僧基業。見於寺錄。造金銅尊像。小大十軀。悉中人已。上十迴作僧施。讀藏經二遍。其外書寫經論。彫畫殿堂。修諸寺宇。傍爲利益。及諸靈驗。功德費用。運心應念。即自送來。充其支度。不可具載。

釋智藏。姓魏氏。華州鄭縣人也。十三出家。事謁法師。當西魏之世。住長安陟岵寺。值周滅法。權處俗中。爲諸信心之所藏隱。雖王禁尅。切不懼刑。憲剃髮法服。曾無變俗。迄至隋初。乃經六載。晦迹人間。不虧道禁。自有同塵莫敢聯類矣。移都龍首。住大興善寺。開皇三年。乃卜終南豐谷之東。阜以爲終世之所也。即昔隱淪之故地矣。山水交映。邑野相望。接叙皂素。日隆化範。後文帝勅左衛大將軍晉王廣。就山引見。藏曰。山世乃異。適道不殊。貧道

居山日積意未移想陛下國主之體不奪物情爲宗王具聞帝帝歎訝久之乃遣內史舍人虞世基宣勅慰問并施香油熏爐及三衣什物等仍詔所住爲豐德寺焉每至三長之月藏盛開導化以智論爲言先凡所登踐者

封三

王天

皆理事齊稟京邑士女傳響相趨雲結山阿就聞法要逮武德初歲爰置僧官衆以積善所歸乃處員內道開物悟深有望焉雖預曹僚而身非世檢時復臨叙終安豐德以武德八年四月十五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八十五然藏青衿入道自檢形神不資奢靡不欣榮泰時居興善官供頻繁願存乞食盡形全德縱任居僧務夏兩冬冰而此志罔移終不妄噉僧食晚居西郊栢林墓所頭陀自靜文帝出遊遇而結歡與諸宮人等各捨所

著之衣百有餘聚藏今村人車運用充寺宇故使福殿輪奐迥拔林端靈塔架峯蒼然雲表致有京郊立望得傳遙敬矣又初受具以布大衣重補厚重可齊四斤六十五夏初無一離受日說欲由來未傳常坐一食終乎大

漸而形狀超挺唐量八尺二分質貌魁梧峙

然峯嶸之相常居寺之南岫四十餘年面臨

深谷目極天際經途四里幽梗盤阻不易登

升而藏手執澡瓶足躡木履每至食時乘崖

而至于午後還上初無顛墮因斯以談亦雄隱

封三

王七

之高朗者故圖寫像供于茲存焉京師慈門

寺沙門小曇欽藏素業爲建碑于寺門之右

潁川沙門法琳製文

釋法喜俗姓李襄陽人也七歲出家顥禪師

爲其保傳顥道素溫瞻有聞同侶後住禪定

將終前夕所居房壁自然外崩顚曰依報已乖吾將即世於是端坐閉目如有所緣奄然而卒初不覺也自喜恭恪奉侍積經載紀而顯專修定業畧於言誨便以觀量知人審喜機度事逾先習不肅而成鑽仰景行惟德是輔荊州青溪山寺四十餘僧喜爲沙彌親所供奉晝則炊煮薪蒸夜便誦習經典山居無炬然柴取明每夕自課誦通一紙如是累時所緣通利雖學諸經部類而偏以法華爲宗常假食息中間兼誦一遍餘則專以禪業繫念在前纔有昏心便又溫故仁壽年內文帝勅召追隸京師住禪定寺供禮隆異儉行爲先接撫同倫謙虛成德爰有佛牙舍利帝里所珍擎以寶臺處之上室瓊寶溢目非德不弘大衆以喜行解潛通幽微屢降便以道場

相委任其監護喜遂綱維供養日夕承仰又以顚師去世意欲冥被靈爽願誦千遍法華因即不處舊房但用巡遶寺塔行坐二儀誓窮本願數滿八百情厲晨宵繫心不散覺轉休健同寺僧者見有白牛駕以寶車入喜房內追而觀之了無蹤緒方知幽通之感有遂教門而卑弱自守營衛在初諸有疾苦無論客舊皆周給贍問親爲將療至於屎尿膿吐皆就而唼之然則患疾之苦世所同輕而喜都無污賤情倍欣懌以爲常業也致有遠近道俗帶疾相投皆悅懌其心終其報類或有外來問疾並爲痛者陳苦有問其故答云病人纏惱來問致增故耳武德四年右僕射蕭瑀於藍田造寺名曰津梁夙奉徽風嘉其弘度召而居之時屬運開猶承饑荐四方慕義

相次山門便減撤衣資用充繼乏稟歸行務衆所宗焉凡有遲疑每爲銷釋並會通旨理暢顯神心而爲行沉密卒難備紀傳者嘗同遊處故畧而述之後乃屏退自資超居衆伍驪山南阜鄉號廬陵即九紀之故墟也北負露臺之嶺南對赫胥之陵交澗深林仙賢是集卽卜而宅之乃有終焉之志篤勸子弟誘導山人福始罪終十盈八九貞觀初年夜涉其半見有燄火數炬從南而來正趣山舍僧俗驚散慮是賊徒以事告喜喜曰此應無苦但自修業至明尋顧不知所由居處降靈皆此類也六年春創染微疾自知非久強加鑿療終無進服至十月十二日乃告門人無常已及勿事踴擾當默然靜慮津吾去識勿使異人輒入房也時時唱告三界虛妄但是一

心大衆忽聞林北有音樂車震之聲因以告之喜曰世間果報久已捨之如何更生樂處終是纏累乃又入定須臾聲止香至充滿達五更初端坐而卒春秋六十有一形色鮮潔如常在定初平素之日歷巡山險行見一處幽隱可爲栖骸之所命弟子示之及其終後寺僧屬其儀貌端峙不忍行之鑿山爲窟將欲藏瘞爾一夕暴雪忽零有餘一尺周迴二里蔽於山路遂行開道中道降神於弟子曰吾欲露屍山野給施衆生如何埋藏違吾本志雪平荒逕可且停行衆不從之乃安窟內經久儼然都無摧腐宋國公親往觀之神色如在歎善而歸爾後怪無損壞遂舉其衲衣方見爲物所噉頭項已下枯骨鮮明詳斯以論實本願之致耳且喜學年據道事仰名師

續高僧傳卷第十九

音釋

[illegible][illegible]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

封四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篇第五

本傳十四人
附見五人

唐相州寒陵山寺釋道昂傳一

靈智

京師大莊嚴寺釋道哲傳二

道誠
靜安

潞州法住寺釋曇榮傳三

京師弘法寺釋靜琳傳四

京師弘福寺釋慧斌傳五

汾州光嚴寺釋志超傳六

蔚州五臺寺釋曇韻傳七

箕州箕山寺沙門釋慧思傳八

并州玄中寺釋道綽傳九

道撫

密州茂勝寺釋明淨傳十

慧融

益州空慧寺釋慧熙傳十一

綿州大施寺釋世瑜傳十二

潤州攝山栖霞寺釋智聰傳十三

蒲州孤介山陷泉寺釋僧徹傳十四

釋道昂未詳其氏魏郡人履信標宗風神清
徹獨懷異操高尚世表慧解夙成殆非開悟
初投于靈裕法師而出家焉裕神識剛簡氣
岸雲霄審量觀能授其明訓昂飲沐清化愛
敬親承歲積炎涼齊蹤上伍常於寒陵山寺
陶融初教綱領玄宗日照高山此焉攸屬講
華嚴地論稽洽博詣才辯天垂扣問連環思
徹恒理而混斯聲迹撫謙藏用幽贊之功諒
擬前傑化物餘景志結西方常願生安養履
接成務故道扇漳河咸蒙惠澤後自知命極
預告有緣至八月初當來取別時未測其言
也期月既臨一無所患問齋時至未景次昆
吾即昇高座身含奇相爐發異香援引四衆

受菩薩戒詞理切要聽者寒心于時七衆圍
遶飡承遺味昂舉目高視乃見天衆繽紛管
絃繁會中有清音遠亮告於衆曰兜率陀天
樂音下迎昂曰天道乃生死根本由來非願
常祈心淨土如何此誠不從遂耶言訖便觀
天樂上騰須臾還滅便見西方香華妓樂充
塞如團雲飛涌而來旋環頂上舉衆皆見昂
曰大衆好住今西方靈相來迎事須願往言
訖但見香爐墜手便於高座端坐而終卒于
報應寺中春秋六十有九即貞觀七年八月
也道俗崩慟觀者如山接捧將殯殮足下有
普光堂等文字生焉自非道會靈彰行符鄰
聖者何能現斯嘉應哉于斯時也遐邇嗟歎
氣結成陰坐既跏趺掌文仰現預覩相迹悲
慶相臨還送寒陵之山鑿窟處之經春不朽

儼然如初自昂道素之聲被于東夏慈潤溫
柔德光攸屬嘗養犬一頭兩耳患聾每將自
逐減食而施及昂終後便失所在又登講之
夜時屬陰暗素無燈燭昂舉掌高示便發異
光明照堂宇大衆覩瑞怪所從來昂曰此光
手中恒有耳何可怪耶其栖業隆深幽明感
應誠不可度也故是道勝高世之人矣時相
州有靈智沙門亦裕公弟子也機務亮敏著
名當世常爲裕之都講辨唱明衷允愜望情
加以明解經論每即元席文義弘遠妙思霜
霏難問銳指擅步漳鄴故使四海望塵俱敦
聲教後便忽覺智涯難極法行須依徒設舟
航終須殲棹即屏絕章疏便修定業步畧守
心懷虛成務乞食頭陀用清靈爽垂行物範
光德生焉貞觀八年終於鄴下春秋七十有

五後諸學行倫巧附其塵者衆焉

釋道哲姓唐齊郡臨邑人初投潁川明及法師學十地地持爲同聽者所揖具戒已後止奉行門又從魏郡希律師稟承四分希亦指南一時盱衡五衆受教博曉將經六載輕重筌宗究其文體但爲戒慧雖通未懷定業有河內詢禪師衆推不測匠首當今嘉哲至誠傾襟爲說一悟真諦霍然大通禪侶相謝解齋登室聞京邑道盛乃步從焉初至住仁覺寺沙門曇遷有知人之舉敬備師禮從受攝論研味至理曉悟其文標擬有方豈惟聲教遂厭辭人世潛于終南之駱谷也山粒難接授受須淨旣闕使人遂虛腹累宵欣茲味定有清信士張暉陪從多年請益供奉因暫下山忽逢重雪懸路旣擁七日方到哲以雖對

食具爲無人授守死正念暉披雪至庵彈指覺悟方從定起斯實謹慎資持爲此例矣京師大莊嚴寺以哲素有道聲延住華館初從衆意退居小室一食分衛不受僧利衆益重之盤座縣民昔以隱居駱谷得信者多相率迎請乃往赴焉營構禪宇立徒策業山俗道侶相從屯赴教以正法訓以律儀野逸是憑聞諸京輔忽一旦謂門人曰無常及矣大衆難見冥目既至長恨何言遂東歸莊嚴訊問名德奄然卒於故房春秋七十二矣即貞觀九年正月也葬于京之西郊長城故^{封四}人仰慕聲範遂發塚迎柩還歸盤座行道設齋以從火葬收其餘燼爲起塋塔於城西二里端正樹側龍岸鄉中列植楊栢行往揖拜然哲迥發天才學不師古撰百識觀門十卷智照自

體論六卷大乘聞思論等行世弟子靜安道誠並承習厥宗匡輔有叙安掩迹林泉念趣在業誠行感玄解謙穆自修包括律部講導時接初住莊嚴寺以傳業高令徵入瑤臺匡化於彼餘波潛被盛績京師

釋曇榮俗緣張氏定州九門人源南鄧而分派因封而居高陽焉年十九時爲書生刻意玄理寄心無地因靈裕法師講華嚴經試往聽之便徹悟玄範畧其詮致乃投裕爲師裕神厲氣清觀榮勤攝遂即度之及受具後專

業律宗經餘六載崇履禁科條暢開結乃更循講肆備聞異部徧行大業故以地持爲學先屬周廢二教韜形俗壤雖外同其塵而內服道味及隋初再教不務公名隨緣通化曾無執著年登四十務道西遊行至上黨潞城

黎城諸山依巖結宇即求潛遁旣懿德是充緇素歸仰便開拓柴障廣樹禪坊四遠聞風一期翕至榮形解雄邃稱病設方諸有飡飲咸歆至澤禮供日隆投造填委以隋末陵亂人百從運預踐兵饑希全戒德榮欲澄汰先染要假明猷事在護持躬當法主每年春夏立方等般舟秋冬各興坐禪念誦僧尼別院故處有四焉致使五衆煙隨百供鱗集日增慶泰歡躍成誼自晉魏韓趙周鄭等邦釋種更新其戒者榮實其功矣嘗往韓州鄉邑縣延聖寺立懺悔法刺史風同仁素奉釋門家傳供養送舍利三粒遺行道衆榮年垂八十親率道俗三千人步野迎路由二十餘里儼從之盛譽滿當時旣達寺中乃告衆曰舍利之德挺變無方若累業有銷請所可遂乃人

人前別置水鉢加以香爐通夜苦求至明鉢內總獲舍利四百餘粒聲名達于鄉邑縣令懼其聚衆有墜條章悖停其事當夕怪獸鳴其廳宇官民竟夜不安明旦陳悔方從榮法斯德被聖凡皆此之例武德九年夏於潞城交障村立法行道所住堂舍忽自崩壞龕像舍利宛然挺出布在庭中一無所損又貞觀七年清信士常疑保等請榮於州治法住寺行方等悔法至七月十四日有本寺沙門僧定者戒行精固於道場內見大光明五色間起從上而下中有七佛相好非常語僧定云我是毗婆尸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以汝罪銷故來爲證然非本師不與授記如是六佛皆同此詞最後一佛云我是汝本師釋迦牟尼也爲汝罪銷故來授記曇榮是汝滅罪

良緣於賢劫中名普寧佛汝身器清淨後當作佛名爲普明若斯之應現感靈祥信難圖矣後卧疾於牀眼中流淚弟子圓宗曰和尚生來念慧必無不意何事悲泣答曰吾死日將逼恨更不得爲諸七衆洗濯罪累耳宗曰何必致此答曰吾縱不死亦是無用自佛法再興已來未省一度不聽說戒今旣病因說欲斯必死矣以貞觀十三年十二月終於法住寺春秋八十有五旋殯于野外後門徒出其遺骨葬于寺南建塔表之自榮履歷重難而崇尚釋風形器環偉過於八尺詞吐溫瞻風格道遠年登不惑斷粒練形常餌守中用省煩累而奉教結淨希見斯人日到僧廚問其監膳必有事染親看翻穢並使食具清淨方始還房自覲名德罕聞斯類又於寺內諸

房多結淨地用擬四藥溫煮之所故預沾門
序散在諸方咸承風素免諸宿觸又每歲懺
法必具兩儀二篇已下依律清之先使持衣
說淨終形立誓然後羯磨隨治成人初聚正
罪雅依大乘仍令心用理事無著有空身口

對

七

威儀歸承律檢故自從訓勗奉法無虧皆終
諸命報余因訪道藝行達潞城奉謁清儀具
知明畧故不敢墜其芳緒

釋靜琳俗姓張氏本族南陽後居京兆之華
原焉幼齡背世情附緇門初誕之日有外國
道人曰此兒當貴若出家者大弘佛法七歲
投僧出家以役田疇無垂道訓不果本望深
惟非法也自顧而言曰此而未捨與俗何殊
更從一師服膺正化遭周滅法且附俗緣年
在弱冠希期無怠會隋氏啓運即投曇猛法

師猛二事相攝經于五年猶事沙彌未敢受
具慶蒙開法欲廣見聞辭其本師南遊樊鄧
便於彼部奉進大戒既爰初受法未曉清規
遠赴青齊聽於律禁後發前至爲諸聽先又
於覺法師所聽受十地迴趾鄴都炬法師所
採聽華嚴楞伽思益皆通貫精理妙思英拔
舊傳新解徃徃程器時即推令敷化講散幽
旨並驚所未聞而曾臆所懷猶謂不足展轉
周聽溥遍東川蓄解尋師又至蒲晉有沙門
道遜道順者聲名大德也留講十地經于涼
燠雖復聽徒欣泰而志逾煩梗下座處房撫
膺審曰法本治病而今慢法更增且道貴虛
通而今耽著彌固此不可也即捨講業專習
禪門初學不淨念處等法又嫌其瑣小煩稽
人慮乃學大乘諸無得觀離念唯識彌所開

宗每習一解陶練十年精其昔知更新後習而弊食麤衣情欲斯絕後入白鹿山山粮罕繼便誠以却粒之法孤放窮巖又經累載山中業定昏睡惑心乃臨峭絕懸崖下望千仞旁生一樹纔得勝人以草藉之加坐其上於

封四

中繫念動逾宵日怖死既重專深弘觀後聞泰岳特多靈異便往尋之既達彼山夜見火炬周環高曜峯巖即事追求累日方至乃見五六尼衆匡坐論道琳初通訊問共議唯識等理未盡言間忽然不見惆悵久悟法誠爾也後入關中遇曇遷禪師講開攝論一聞如舊慧不新聞仁壽四年下勅送舍利於華原石門山之神德寺琳即於此住居靜課業行解之盛名布京師大業三年有沙門還源等延請帝城在明輪妙象諸寺講揚攝論識者

歸焉尋即降勅召入道場既達東都禪門更擁齊王暕情深理定每就諮疑請至本第從奉歸戒鴻臚蘇夔學高前古舉朝冠蓋稟宗師訓爲舟爲梁高陽道雄道體趙郡道獻明則等並釋門威鳳智海明珠咸承理味酌以華實襄陽洪哲德高楚望風力俊駭聞琳聲穆時彦故來相架乃致問云懷道者多專意何業琳見其詞骨難競聊以事徵告云山谷高深意定何在哲云山高谷深由來自爾琳曰若如來言餘處取土填谷齊山爲定高下哲悟此一言致詞歎伏由是秀穎附津稽疑重省故令譽風宣彌繁賞會琳以像教東漸法網雖嚴至於僧儀正度猶未光闡欲遍遊閭浮備殫靈迹以十三年內具表聞帝當蒙恩詔令使巡方并給使人傳國書信行達襄

封四

九

土方趣海南屬寇賊交侵中國背叛途路梗
澀還返南陽義寧二年被召入京住大總持
如常弘演光陰既積學者咸宗武德三年正
平公李安遠奏造弘法素奉崇信別令召之
琳立意離緣攝慮資道會隋末壅閉唐運開
弘皂白歸依光隆是慶乃削繁就簡惟敷中
論爲宗餘則維摩起信權機屢展夜則勗以
念慧每事徵研並使解出自心不從他授玄
琬律師道王關河躬承令則自餘法侶咸獻
奇倫住城王及太妃楚國太妃安平公主等
皇家帝葉請戒第宅隆禮頻繁國子祭酒蕭
璟工部尚書張亮詹事杜正倫司農李道裕
等並誓爲弟子備諸法物恒令服御又以徒
侶義學爰缺律宗乃躬請智首律師敷弘四
分一舉十遍身令衆先故使教法住持京輦

稱最乃至沙彌淨人盛明律相誠其功矣忽
以貞觀十四年秋初染疾至十月二十六日
平旦疾甚有沙門法常者盛名帝宇素與周
旋故來執別琳曰不戀此生未會來報緣集
則有緣散則無而神氣澄湛由來不亂曾有
問疾者答云以已之疾慙於彼疾因而流淚
想諸苦趣故也便總集僧衆并諸門人告曰
生死道長有心日促各宜自敬無累爾神即
右脅而卧尋卒於本寺春秋七十有六餘處
通冷唯頂極熱迄於焚日方始神散而形色
針四鮮輒特異常比送於終南至相寺燒之唯舌
獨在再取燒之逾更明淨斯亦弘法之力矣
弟子等四十餘人奉跪慈顏無由欽仰百日
之內通告有緣共轉大乘總四萬餘卷并造
千粒舍利木塔舉高五丈彫飾之美晃發中

天廣布檀那用酬靈澤初琳居世化以實錄著名每述至理玄凝無不垂泣歎奉言無非涉事不徒行有通事舍人李好德者曾於維邑受業於琳後歷官天門弊於俗務逃流山藪使弟子度之若准正勅罪當大辟後有嫉於德者罔以極刑及下獄徵琳初無拒諱監獄者深知情量取拔無由事從慮過釋然放免識者以實語天梯至死知量是莫加焉自爰初問法無憚夷險衣服壞則以紙補之牀席暖則坐於簣上節之又節量力強羸名利不緣語默沉靜修攝威儀有異名稱涕唾莫顯於口鼻飲食未言於善惡敬慎之極夫又何加兼以行位難測蚤虱不歷於身縱輒捉者尋便走散斯債負既抵故所報類希焉嘗居山谷須粒有待患繁乃合守中九一劑可

有升許得支一周琳服延之乃經三載便利之際收洗重服故能業定堅明專注難拔時值儉歲緣村投告隨得隨施安樂貧苦嘗在講會俗士三人謀害一怨兩人往殺其中一悔從琳受戒歲祀經久並從物故而受戒者忽死心煖及從醒寤備見昔怨及同謀者論告殺事其受戒人稱枉不伏引琳爲證王即召追證便有告琳生他方金粟世界王旣感證因放此人又琳一生所至伽藍曾不涕唾逮至名高福重勳錫日增並委侍人口無再問及後爲福方恨無財出以示之琳曰都不憶有此物也斯實據道爲務情無世涉可書季代足爲師鏡自住弘法敷化四方學侶客僧來如闐闐招慰安撫隨事優承而度維公私憲章有叙故使外雖禁固內實通留山林

望而有歸軌導立而垂則逮于沒後此法彌崇所以京室都寺五十有餘至于叙接賓禮僧儀邕穆者莫高於弘法矣又寺居古廢唯一佛堂僧衆創停仄陋而已琳薰勵法侶共經始之今則堂房環合廚庫殷積客主混同去留隨意裕法師云以道通物物由道感慧由道來還供道衆故僧實由客深有冥功裕語有由琳近之矣

釋慧斌姓和氏兗州人也博覽經藝文義洞開偏曉字源尤明章曜年十九鄉黨所崇爲州助教而情厭煩梗懷慕出世年二十三方預剪落尋即歷聽經律相沿兩載觀講席喧撓唯論聲勢便入臺山修諸靜慮一入八載備行觀法乃往泰山靈巖諸寺以行道爲務先年三十四方隸官名任秦州梁父觀山存

道寺更尋律部博聽經論而性狎禪林譽彰遐邇及獻后云皆禪定厥興下勅徵延乃旋京邑于時名望盛德八表一期各擅英髦人程鱗翼而斌夏第最小聲稱彌隆衣鉢之外更無箱襍容質清素挺異恒倫緇素目屬莫不迴向斯亦像季清嚴之僧也兼以布行純粹言無品藻每聞評論輒即默然防護戒儀慈救爲慮每夏行履執帚先埽恐傷蟲蟻故也隨得利養密行檀濟或造漉囊或施道俗唯急要者方乃行之仍復累囑勿泄人世及帝造寺前訪網維京室同美勿高斌也乃下詔徵爲弘福寺主緝諧上下無敢乖猷貞觀十九年十月六日遘疾終寺時年七十有二自斌之入道生常恒務多以行道呪業爲心或誦釋迦觀音或行文殊悔法歲中八十一

日六時行業前後通數八十道場身心悅懌
所得法利未可知也至於教誡門學唯論煩
惱須斷每有出罪露過無不爲之流涕喜怒
不形誦持無忘故羯磨之匠通僧仰屬道俗
歸戒其徒弘矣故使魏王已下內外懿親及

封四

十三

梁宋諸公皆承戒素初斌父朗有子七人家
世儒宗斌第二也仁壽徵入愛敬無因朗齒
迫期頤鐘鳴漏盡今古斯絕生死路分乃於
汶水之陰九遠之會建義井一區仍樹豐碑
用裨其德其銘畧云哀哀父母載生載育亦
既弄璋我顧我復一朝棄予山川滿目雲掩
重關風驚大谷愛敬之道天倫在茲殷憂暮
齒見子無期鑿井通給託事興詞百年幾日
對此長悲王檢之南嶧陽之北獲麟之野秉
禮之國居有美政俗多儒墨玉井洞開高碑

斯勒

釋志超俗姓田同州馮翊人也遠祖流寓遂
居并部之榆次焉少在童齒智量過人精厲
不群雅度標遠厭世從道貫徹藏俞而二親
恃超更無兄弟雖述其志常用抑之望嗣宗
族遂從儒流遍覽流畧年垂壯室私爲甥婭
超聞之避斯塵染乃逃竄林野親姻周覓藏
影無方旣被執身抑從伉儷初則合卺爲蹤
終亦同掩私室冀行婚禮也唯置一牀超乃
抽氈席地令妻坐上躬自處牀儼思加坐勤
爲說法詞極明據妻便流淚禮謝辭以相累
頻經宵夕事等金形屢被誅勸誠逾玉質旣
確乎難拔親乃捐而任之年二十有七投并
州開化寺慧瓚禪師瓚志德澄明行成衆範
未展度限歷試諸難志超潔正身心勤履衆

務僧徒百數供雜五行兩食恒備六時無缺
每有苦役必事身先瓚親閱驗之便度令受
具自進戒品專修行儀即往定州尋採律藏
括其精要刪其繁雜五夏不滿三教畧圓乃
返故鄉依巖綜習初入太原之西比干山栖
引英秀創立禪林封四曉夕勤修定慧雙啓十五四儀
託於戒節二行憑於法依學觀誦誦無威而
肅致使聞風不遠而至大業初歲政網嚴明
擁結寺門不許僧出超聞之慨而上諫披衣
舉錫出詣郡城望有執送將陳所諫而官私
弗顧乃達江都即以事聞內史以事非要害
不爲通引還遣并部至隋季多難寇賊交橫
民流溝壑死者太半而超結徒歡聚餘糧不
窮但恐盜竊相陵便欲奔散乃以法誠勸無
變爾情鏡業旣臨逃響何地衆感其言心期

遂爽准式禪禮課時無輟嘗夜坐禪忽有群
賊排門直進炬火亂舉白刃交臨合坐端然
相同儀像賊乃投伏於地拜伏歸依超因隨
宜誘引量權授法咸發心敬合掌而退其剛
畧攝御皆此類也高祖建義太原四遠咸萃
超惟道在生靈義居乘福即率侶晉陽住凝
定寺禪學數百清肅成規道俗欽承貴賤恭
仰及皇旗南指三輔無塵義寧二年超率子
弟二十餘人奉慶京邑武皇夙承嘉望待之
若仙引登太極叙之殊禮左僕射魏國公裴
寂挺生不世器璉宏深第中別院置僧住所封四
邀延一衆用以居焉亟歷寒暑業新彌厲但
爲貴遊誼雜外進無因必附林薄方程慕遠
時藍田山化感寺沙門靈潤智信智光等義
解鉤玄妙崇心學同氣相求宛然若舊遂延

住彼山栖志得矣攝緣聚結其赴如雲賢聖
語默互相敦重而寺非幽阻隸以公途晦迹
之賓卒難承業乃徇物關表意在度人還返
晉川選求名地武德五年入于介山創聚禪
侶巖名抱腹四方有聞下望百尋上臨千仞
泉石結韻於仙室風雨飄瀆於林端遂使觀
者至止陶鑄塵心自強誨人無倦請益又於
汾州介休縣治立光嚴寺殿宇房廊躬親締
構赫然宏壯有類神宮故行深者巖居道淺
者城隱師資肅穆兢業其誠驗音察色惟若
不足忽因遘疾便知不住誠累殷勤示以禍
福以貞觀十五年三月十一日卒於城寺春
秋七十有一山世同嗟賓主齊慟德仁既往
學肆斯分葬於城南山阜自服膺釋種意在
住持晝夜克勤攝諸後學所以日別分功佛

禮五百禪結四時身誠眾侶有虧殿罰而自
執香爐隨唱屈禮未嘗置地及以虧拜及坐
禪眾也互相懲誠纔有昏睡親行勵率有來
投造無不即度授以戒範進止威儀攝養將
迎禮逾天屬時遭嚴勅度者極刑而曾無介
懷如常剃落致陸海慕義避世逸僧憑若大
山依而修道時講攝論維摩起信等並詳而
後說深致適機嘗以武德七年止於抱腹僧
徒僅百偏資大齋麥唯六石同置一倉日磨
五斗用供常調從春至夏計費極多怪而檢
覆止磨兩斛據量此事幽致可思又數感異
僧乘虛來往雖無音問儀形可驗纔若墮者
便蒙神警至於召眾鐘聲隨時自響石泉上
涌隨人少多靈瑞屢興如此者非一而奉敬
戒法罕見其儔護慎威儀終始無替自隋唐

兩代親度出家者近一千人範師遺訓在所
聞見傳者皆預末筵蒙諸慧誥既親承其績
故即而叙焉

釋曇韻不知氏族高陽人初厭世出家誦法
華經有餘兩卷時年十九仍投恒岳側蒲吾
山就彼虛靜訖此經部值栖隱禪師曰誦經
非不道緣常誦未即至道要在觀心離念方
契正道耳韻初承此告謹即受而行之專精
念慧深具舉捨又聞五臺山者即華嚴經清
涼山也世傳文殊師利常所住處古來諸僧
多入祈請有感見者具蒙示教昔元魏孝文
嘗於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置大布
寺帝曾遊止具奉聖儀前種華園地方二頃
夏中發艷狀同鋪錦光彩昱耀亂人心目如
是嘉聞數澄神悅耳遂舉足栖焉遍遊臺岳

備見靈相初停北臺木瓜寺二十餘歲單身
弔影處以瓦窰形覆弊衣地布草蓐食唯一
受味不兼餘然此山寒厲林生澗谷自外峯
嶺坦然遐淨韻夜行晝坐思畧昏情屢其晚
逢也前所誦經心口不緣三十餘載會隙歷
試一字無遺乃更誦殘文成其部表至仁壽
年內有瓚禪師者結集定學背負繩牀在鴈
門川中蘭若爲業韻居山日久思展徃懷聞
風附道便從瓚衆一沐清化載仰光猷隨依
善友所謂全梵行也屬隋高造寺偏重禪門
延瓚入京衆失其主人各其誠散歸林谷韻
遂投于比干山又遊南部離石龍泉文成等
郡七衆希向夷夏大同十善聿修緇素匡辛
原此河濱無受戒法縱有志奉皆徃太原夷
夏情乖人皆怯徃致有沙彌三十其歲者及

韻化行即傳斯教山城兩衆皆蒙具足唐運伊始兵接定陽屢逢屯喪本業無毀以夜係晝攝心無逸幽栖積久衣服故弊蚤虱聚結曾不棄捐任其味敢寄以調伏曾以夏坐山饒土蚤既不屏除氈如凝血但自咎責願以相酬情無悵結如此行施四十餘年歲居耳順忽無蚤虱韻猶自責曰計業不應即盡當履苦趣受其報耳又告門人曰吾見超禪師寄他房住素有壁虱不敢超公乃兩道流出向餘房內又見在蠱家食飯匙接蠱精置于疊下而快食如故又不爲患蠱主懼焉吾德不及超何爲致此每年於春秋二時依佛名法冬夏正業則減食坐禪常願寫法華誓願潔淨數年已來不能可辦忽感書生無爲而至告云善解抄經韻邀以法據並謂堪能遂

乃安于石室立淨書之旦入暮出深怪其行未盈一旬七軸俱了將以禮觀目前不見及遭賊抄藏經巖窟世靜徃收乃委于林下箱襍久爛而卷色如初斯感驗奇異率此類也又常居別室自勤修業餘有衆侶難嗣其蹤每云吾年事如此何可放捨若坐昏悶即起禮佛常策四儀以道量據自見勝達尠倫其德以貞觀十六年端坐終於西河之平遙山春秋八十餘矣自韻十九入山六十餘載不希名利不畜侍人不隸公籍不行已任凡有所述識皆推寄於他焉

釋慧思姓郭氏汾州介休人也少學儒史宗尚虛玄文章書隸有聲鄉曲年二十五在并傳授初不知佛乘之深奧也會沙門道曄德盛當鋒處宗講揚攝大乘論試徃潛聽冥冥

難追累日詳受薄知希向因求度脫傳聞出

家要業勿高禪定即而習焉三十許載師承靡絕又聞念慧相須譬諸輪翅遂周尋聖教備嘗弘旨冬夏業定春秋傳採單衣節食見者發心道志之倫徃徃屯赴因而結衆於箕

封四

十九

山之陰晝則斂容默念中夜昏塞爲衆說法六時篤課不墜清猷時說死觀各言其志有云省約有云泰甚思曰出家之人生已從緣死當自任豈勞人事送此枯骸余必一期當自運耳時以爲未經疾苦故得虛置其言後覺不愈纔經兩日尋告衆曰余其死矣便起躡履案行空窟除屏殘屍入中跏坐發遣徒侶累以正命處旣森聳世號寒林衆不忍離經夜旁守至明往觀端拱如故就觸其身方知已卒春秋五十有五即貞觀十六年五月

矣因而殮焉

釋道綽姓衛并州汶水人弱齡處俗閭里以恭讓知名十四出家宗師經誥大涅槃部偏所弘傳講二十四遍晚事瓚禪師修涉空理亟沾徽績瓚清約雅素慧悟開天道振朔方升名晉土綽稟服神味彌積歲時承昔鸞法師淨土諸業便甄簡權實搜酌經論會之通衢布以成化剋念緣數想觀幽明故得靈相潛儀有情欣敬恒在汶水石壁谷玄中寺寺即齊時曇鸞法師之所立也中有鸞碑具陳嘉瑞事如別傳綽般舟方等歲序常弘九品十觀分時紹務嘗於行道際有僧念定之中見綽緣佛珠數相量如七寶大山又覩西方靈相繁縟難陳由此盛德日增榮譽遠及道俗子女赴者彌山恒講無量壽觀將二百遍

道悟自他用爲資神之宅也詞旣明詣說甚適緣比事引喻聽無遺拘人各指珠口同佛號每時散席響彌林谷或邪見不信欲相抗毀者及覩綽之相善飲氣而歸其道感物情爲若此也曾以貞觀二年四月八日綽知命

封四

三

將盡通告事相聞而赴者滿于山寺咸見鸞法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曰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耳並見化佛住空天華下散男女等以裙襟承得薄滑可愛又以乾地插蓮華不萎者七日及餘善相不可殫紀自非行感倫通詎能會此者乎年登七十忽然齟齬新生如本全無歷異加以報力休健容色盛發談述淨業理味奔流詞吐包蘊氣霑醇醴并勸人念彌陀佛名或用麻豆等物而爲數量每一稱名便度一粒如是率之乃積數百萬斛

者並以事邀結令攝慮靜緣道俗嚮其綏導望風而成習矣又年常自業穿諸木藥子以爲數法遺諸四衆教其稱念屢呈禎瑞具叙行圖著淨土論二卷統談龍樹天親邇及僧鸞慧遠並遵崇淨土明示昌言文旨該要詳諸化範傳燈寓縣歲積彌新傳者重其陶鑒風神研精學觀故又述其行相自綽宗淨業坐常面西晨宵一服鮮潔爲體儀貌充偉并部推焉顧眄風生舒顏引接六時篤敬初不缺行接唱承拜生來弗絕纔有餘暇口誦佛名日以七萬爲限聲聲相注弘於淨業故得鎔鑄有識師訓觀門西行廣流斯其人矣沙門道撫名勝之僧京寺弘福逃名徃赴旣遠玄中同其行業宜通淨土所在彌增今有情夫口傳攝論唯心不念緣境又乖用此招生

封四

三

恐難繼想綽今年八十有四而神氣明爽宗
紹存焉

釋明淨高客人少出家味定爲業潔志忠恪
謹厚澄肅嘗居海畔蒙山宴坐經數十載人
莫測之也後南遊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
無緣世習而衣服縵動止適時同侶禪徒
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每從乞食贖
還中路值於群虎皆張口閉目若有饑相淨
曰吾經行山澤多矣虎兇無心畏之今列于
路旁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內其口中餘
者對而噉盡告曰知來食少輒濟自他殊不
副懷深用多愧明日乞食虎又如前頻有此
緣同伴乃異其度晚爲山幽地濕形報苦之
還返海隅住蒙山側內遵道觀外感潛通令
聞遠流靈祇叫應嘗值亢旱苗稼並枯淫祀

之流妄祈邀請雖加懇惻終不能致淨曰可
罷諸邪禱吾獨能降遂結齋靜室七日平旦
雲布雨施高下滂注百姓利焉頂戴若聖貞
觀三年從去冬至來夏六月迴然無雨天子
下詔釋李兩門岳瀆諸廟爰及淫祀普令雪
祭於時萬里赫然全無有應朝野相顧慘愴
無賴有潘侍郎者曾任密州知淨能感以狀
奏聞勅召至京令住祈雨告以所須一無損
費唯願靜念三寶慈濟四生七日之後必降
甘澤若欲酬德可國內空寺并私度僧並施
其名得弘聖道有勅許焉雖無供給而別賜
香油於莊嚴寺靜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
衛者曰天之西北應有白虹可試觀之尋聲
便見淨曰雨必至矣須臾雲合驟雨忽零比
至日晡海內通洽百官表奏皇上之功淨之

陰德全無稱述新雨初晴農作並務苗雖出隴更無兩嗣萎仆將死投計無所左僕射房玄齡躬造淨所請重祈雨淨曰雨之昇降出自帝臣淨有何德敢當誠寄前許無報幽顯同憂若修素請雨亦應致以事聞奏帝又許焉乃勅權停俗務合朝受齋淨乃依前靜坐七日之末又降前澤四民歡泰遂以有年勅乃總度三千僧用酬淨德其徵應難思厥相叵測但以京輦誼雜性不狎之請還本鄉之義勝寺山居繼業竟不測其存沒云同寺僧

慧融亦以禪業見稱山居服食呪水治病勅召入京亦住普光寺二宮敬重禮遺相接云釋慧熙益州郫人姓趙童稚出家善明篇韻文筆所趣宛而成章與綿州震響寺榮智齊名俱爲沙彌卓異翹秀後與成都大石寺沙

彌道微連韻賦詩微有言隙因即屏絕人事栖心禪業年登受具周聞經律摘採英華用爲賞要攝論雜心精搜至理尤耽三論是所觀門嘗難基法師塵識義初問以小乘基以大乘通之熙笑曰大無不攝但失小宗晚住州南空慧寺立性孤貞不群諸偶弊於食息專想虛玄一坐掩關二十餘日衆以不食既久恐損身命假以餘詞曰國家搜訪藝能甚急今不食閉門世人謂聖願息流言可時處衆熙懼矯飾便開門進食由是迄今將三十載一身獨立不畜侍人一食而止不受人施有講便聽夜宿本房但坐牀心兩頭塵合自餘房地惟有一蹤餘並莓苔青絮衣服弊惡僅免風寒冬則加衲夏則布衣以冬破衲懸置梁上有聞熙名就房參拜迎逆接候累日

方見時發幽問吐言高迥預有元席皆共憚之年九十卒今見在者具諸聞覩

釋世瑜姓陳氏住台州父母早亡傭作取濟身形偉壯長八尺三寸希向佛理無由自達大業十二年往綿州震響寺倫法師所出家一食頭陀勤苦相續又往利州入籍住寺後入益州綿竹縣響應山獨住多年四猿供給山果等食有信士母家生者負糧來送驚訝深山常燒薰陸沉水香等既還山半路見兩人形甚青色狀貌希世各負蓮華蕉芋而上云我供給禪師去也然其山居三年之中食米一石七升六時行道以猿鳥爲侶初唯一泉後有三泉流出于下貞觀元年夢有四龍來入心眼既覺大悟三論宗旨遂往靈睿法師講下所聞詞理宛若舊尋則而覆述便往

綿州住大施寺至十九年四月八日往崇樂寺言語欲遊方去或有喻曰只此寺者是諸方也因還大施本房香氣滿室坐處之地涌三金錢合衆尋香從瑜房而出乃見跏坐手尚執鑪刺史劉德威慶所未聞作龕坐之三年不倒春秋六十三矣

釋智聰未詳何人昔住揚州白馬寺後住止觀寺專聽三論陳平後渡江住揚州安樂寺大業既崩思歸無計隱江荻中誦法華經七日不饑恒有四虎遶之而已不食已來經今十日聰曰吾命須臾卿須可食虎曰造天立地無有此理忽有一公年可八十掖下挾船曰師欲渡江栖霞住者可即上船四虎一時目中淚出聰曰救危拔難正在今日可迎四虎於是利涉往達南岸船及老人不知何在

聰領四虎同至栖霞舍利塔西經行坐禪誓不寢卧衆徒八十咸不出院若有凶事一虎入寺大聲告衆由此警悟每以爲式聰以山林幽遠糧粒難供乃合率揚州三百清信以爲米社人別一石年別送之由此山糧供給

封四

三十五

道俗乃至禽獸通皆濟給至貞觀二十三年四月八日小食訖往止觀寺禮大師影像執鑪遍禮又往興皇墓所禮拜還歸本房安坐而卒異香充溢丹陽一郭受戒道俗三千餘人奔走山服哀慟林野時年九十九矣

釋僧徹姓靳河東萬泉人性戒肅成專思出俗慈親鞠養未始遂之旣丁荼蓼乃遵前志樂行蘭若索居蒲坂習平等觀行實言法四俗歸向承化連邑有孤山者一曰介山即介子推之故地也其山陽介村者是也遂依而

結業蔭以石巖汲以下隰積歲崇道物莫不高之各捨財力共營圖構地本高險古絕源泉念務勞倦中宵軫結晨行巖隙見如潤濕以刃導之應手泉涌道俗聞此驚歎歸依更廣其居重增簷宇泰州刺史房仁裕表陳其事請立伽藍下勅許之今之陷泉寺是也公私榮慶請徹以爲寺主俯從物議遂乃從之四方慕義相顧依投門庭充闔及徐王部降寺又屬焉軒蓋來尋請居州邑傾心盡禮厚供彌隆俄復還山固崇前業性在慈仁弘濟成務所以群鳥食於掌上宿獸翔於廡下年踰杖國未嘗病瘵忽告衆曰吾將去矣食畢收衣結跏趺坐顧命徒屬誠以清言並令出戶唯留一侍告曰夫識神託形寄之煖氣命盡身冷方可觸吾告已冥目若禪久而尋視

二十六

音釋

濫褻衣弊也
甲縣名
隙如重甃
甃曰隙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封五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六

本傳十三人
附見一人

唐鄧州寧國寺釋惠祥傳一

京師大莊嚴寺釋曇倫傳一

封五

蒲州仁壽寺釋普明傳三

蒲州栢梯寺釋曇獻傳四

秦州永寧寺釋無礙傳五

江州東林寺釋道暉傳六

荊州四層寺釋法顯傳七

荊州神山寺釋玄英傳八

惠普

蒲州救苦寺釋惠仙傳九

益州淨惠寺釋惠寬傳十

衛州霖落泉釋僧倫傳十一

京師西明寺釋靜之傳十二

丹陽沙門釋智嚴傳十三

釋惠祥姓周十五出家頭陀乞食默自禪誦
不與衆同人不知其道觀淺深而高其遠度
聽三論聞提婆護法之功莫辭開腹之患有
心慕焉遊諸法肆見威儀不整者謂人曰祥
受戒後住持此寺令入律行年十九染患三
月救療無徵夜中宴坐歎曰大丈夫本欲以
身從道於末法中摧伏非法如何此志未從
爲病所困將曉有一人長丈餘謂曰但誦涅槃
無愁不差至旦即誦三日便瘳當年誦通
卒其所望進具聽律鏡其文理住寧國寺常
講四分及涅槃經所以護法維持不惜身命
諸有虧違望風整肅大業末夏中因食口中
得舍利不辯棄地輒還在口如是數四疑是
眞身砧槌不碎遂聲鐘告衆白黑咸集祥涕

泣焚香願降威力須臾放五色光異香遍郭
衆觀希有屠獵改業乃使市無肉肆因與四
衆起浮圖九級高百餘尺今見在然其所食
日止一餐不問多少頓受不益體貌肥白可
長八尺有餘行路不識莫不怪仰刺史李昇
明至寺怪異謂群官曰此道人膚容若此日
可應吸一羊語訖覺手足不隨乘馬失御諸
官以實告之便悔謝還復大使權茂行至鄧
州又怪昇明曰此大德非凡具說徃緣茂不
信請將七日試以麤食而膚色更悅茂愧伏
悔先不信之罪將終手執經胡跪謂弟子曰
吾今逝矣汝好住持無令絕滅又感異香盈
郭以大業末年八月卒春秋七十氣命雖絕
而胡跪執經如初遠近奔赴見其卓然無不
歎訝

釋曇倫姓孫氏汴州浚儀人十三出家住修
福寺依端禪師然端學次第觀便誠倫曰汝
繫心鼻端可得靜也倫曰若見有心可繫鼻
端本來不見心相不知何所繫也咸怪其言
嗟其近學如何遠悟故在衆未禮悔之時隨
即入定大衆彈指心恒加敬後送鉢上堂未
至中路卓然入定持鉢不傾師大深賞異時
告曰令汝學坐先淨昏情猶如剝葱一一重
重剝却然後得淨倫曰若見有葱可有剝削
本來無葱何所剝也師曰此大根大莖非吾
所及不敢役使進具已後讀經禮佛都所不
爲但閉房不出行住坐卧唯離念心以終其
志次知直歲守護僧物約勒家人曰犬有別
食莫與僧粥家人以爲常事不用倫言犬乃
於前嘔出僧粥倫默不及之後又語令莫以

僧粥與犬家人還妄答云不與群犬相將於
僧前吐出粥以示之於時道俗咸伏其敬慎
又有義學論士諍來問者隨言即遣無所罣
礙仁壽二年獻后亡背興造禪室召而處之
還即拚開依舊習業時人目之爲卧倫也有
興善察法師者三國論首無學不長怪倫卧
禪言問清遠遂入房與語探究是非倫笑曰
隨意相審遂三日三夕法樂不眠倫述般若
無底空華餞水無依無主不立正邪本性清
淨察乃投地敬之讚歎心路無滯不思議乃
如此也倫在京師道俗請者相續而機緣不
一悟迷亦多雖善巧方便令其醒悟然各自
執見見我爲是故此妙理罕得廣流有玄琬
律師靜琳法師率門人僧伽淨等往來受法
如此衆矣如魚子焉武德末年疾甚於莊嚴

寺傍看寂然有問往生何處答無盡世界又
便寂然僧伽以手尋其冷觸私報人曰冷觸
到膝四大分離亦應生苦倫曰此苦亦空間
曰捨報云何報曰我主四大闢在已到屈膝
死後遽條裹棄之莫作餘事又曰打五更鐘
未報曰未少時維那打鐘看之已絕年八十
餘矣諸門學等依言送於南山露骸散於中
野有鮑居士者名慈氏弱年背俗愛樂禪觀
生不妻娶形無飾華親承德音調心養氣守
閑抱素承倫餘業五十餘年七十五矣

計五

釋普明姓衛氏蒲州安邑人十三出家事外
兄道慈法師慈道會晉川備如別傳又以明
付延興寺沙門童真爲弟子明抗志住持以
大法爲已任性聰敏解冠儕流講聽相仍無
法不學周遊肆席曾無住房固使勤而有功

經論滿抱十八講勝鬘起信夙素聽之知成大器進具已後專師涅槃四分攝論年二十四講涅槃三十解攝論凡所造言實主兼善使夫妙義積散出言傳旨聲流遠近大業六年召入大禪定道場止十八夏名預上班學功所位四事既備不闕二嚴武德元年桑梓傾音欣其道洽以事聞上有旨令住蒲州仁壽寺鎮長弘道無憩寒暄晝談夜坐語默依教心神爽迅應對雲雨曾未聞經一披若誦斯則宿習博聞故能若此不可比擬也日常自勵戒本一遍般若金剛二十遍六時禮懺所有善根迴向淨土至終常爾凡造刻檀像數十龕寫金剛般若千餘部請他轉五千餘遍講涅槃八十餘遍攝論勝鬘諸經論等遍數難紀以年月終于住寺春秋八十有六有

弟子義淹戒潔清嚴見知可領乃遷葬蒲坂東原鑿穴處之樹碑其側

釋曇獻姓張京兆始平人少事昌律師昌虞鄉賈氏淨行無玷精誠有闡股肱之地咸所宗仰所居谷口素有伽藍因此谷名遂題寺目爲靜林寺也昌師攝念經行常志斯所周武道喪墮壞仁祠昌與俗推移而律儀無缺隋文御寓重啓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膺此選也仍僧別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住大興善昌後言歸故里悲瘞靈儀掘出莊嚴一佛興世博修院宇延緝殿堂緇素翹誠始欣有奉彫造未畢而昌遷逝族人百數仰慨尊容以爲法儀雖歿神足猶在祈請續功便從來意遂移仁壽而經營之故得棟宇高華不日而就兩寺圍遶四部歸依州司以靜林

仁壽已偃慈風栢梯淨土未霑甘露遂屈知栢梯寺任俯從物議又之斯位釋網斯張萬目咸舉仁洽開務有漏天舟衆侶弘之大小齊美以貞觀十五年正月微疾至十五日旦便曰須向靜林至夕時乃有非常雲霧遺形於栢梯山東南山頂其夜大放光明形如華蓋四照遠近迄于三夕經旬其屍爲靜林寺側諸信士潛竊神柩寘于靜林南山之頂栢梯初不知也於彼山頂兩夜續放神光始祥其故兩處交競九載于茲緣州歷縣紛黷不息豈非通幽洞理致茲靈感深慈博惠戀結衆情者乎弟子等勒銘山阿敢告惟遠釋無礙姓陳氏有晉永嘉中原喪亂南移建業父曠梁元帝徵著學士以承聖元年殲生成都神姿特異知有濟器九歲便能應對十

歲入學隨聞不忘入長安遇姚秦道安法師安與語怪其意致勸令出家即依言欣喜令誦太子瑞應經思尋聖跡哀泣無已天和三

年周武皇后入朝投名出家先蒙得度雖在弱冠戒操逾嚴建德三年法門大壞隨緣陸沉乃值泥塗情逾冰玉開皇開法即預搜揚便住永寧於齊大德超法師所聽智度論一聞教義神思豁然財食頓清形心俱遣又入長安學十地阿毗曇等時休法師於興善寺命講大論辯析分明義端無擁然於文句頗滯弘通因誦本文獲六十卷因抱心疾獎衆斯睽便還秦隴開皇十年總管河間王特屈寺任統御遺法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後還永寧依前綱理大業五年煬帝西征躬受勞問賜綵二百段十三年州

破入京住莊嚴寺衆以素知寺任識達機緣
還欲請之任非所好以武德八年還返故寺
以無相觀而自調伏貞觀十九年二月二十
八日無疾而終春秋九十四道俗哀慟若喪
厥親焉

對五

七

釋道暕姓周汝南人幼而精確希志尚聞古
迹勝人心願齊之負笈金陵居高座寺聽阿
毗曇心妙達關鍵非其好也欽匡山遺軌每
逸言前隋開皇十二年依大將軍周羅侯遠
居廬岳止東林精舍心願匿迹無事音塵山
寺法擁勸引非一遂不拒命弘道度人修建
僧坊四時無絕隋季寇擾華戎荐臻獎撫門
徒如初不替貞觀二年九月身示有疾曾未
浹旬忽有大星天墮正在西閣大水池中照
朗山谷逾千炬火二十三日僧正中食謂弟

子曰僧食訖未答曰未竟又曰且喚上座來
依言既至委以後事跏坐而卒諸殿閣門一
時自開異香滿寺七日便歇年八十二矣
釋法顯姓丁氏南郡江陵人十二出家四層
寺寶寔法師服勤累載諮詢經旨有聞欲界

亂地素非道緣旣已生中如何解網冥曰衆
生並有初地味禪時來則發雖藏心種歷劫
不亡有顓禪師者荆楚禪宗可往師學會顓
隋煬微下迴返上流於四層寺大開禪府徒
侶四百蔚爾成林遂依座筵聞所未悟但夙
有成惠通冠玄蹤霜鐘暫扣已傳秋駕顓師
去後更求明智成彥習皓等諸師皆升堂觀
奧盡斲磨之思及將冠具歸依皓師誨以出
要之方示以降心之術因而返谷靜處閑居
二翼之外一無受畜屬炎靈標季荐羅戎火

餒殘相望衆侶波奔顯獨守大殿確乎卓爾
旦資蔬水中後絕漿賤每搜求莫之能獲自
非久入慈室已抽毒箭焉能忍茲疲苦漏此
凶威自爾宴坐道安梅梁殿中三十餘載貞
觀之末乃出別房斯則追善吉之息嫌蹈空

封五

生之祕行也此堂有彌勒像并光趺高四十
尺八部圍遶彌天之所造也其寶冠華帳供
具經臺並顯所管堂中五燈晝夜不絕忽一
燈獨熾燄高丈餘又一夜著五色衣人持一
金瓶來奉又夢見一僧威容出類曰可往蘄
州見信禪師依言即往雙峯更清定水矣而
一生染疾並信往業受而不治衣食節量柔
順強識所住之寺五十餘年足不出戶永徽
三年十二月八日夢身坐寶殿授四衆戒因
覺漸疾至四年正月十一日午時遷化時年

七十有七顯以昨日申時自能起止神彩了
亮踞禪牀盥浴剃髮就牀跏坐儼然便絕其
月十七日葬于大明寺之北原未終之前門
人見室西壁大開白光遍滿夜有白雲亘屋
南北二道堂中佛事並搖動明日方絕自終
及葬巖然匡坐合境道俗奔湊淒零荊州都
督紀王夙傳歸戒欽仰清暉命右記室郭瑜
銘之于彼

封五

釋玄奘姓劉南陽人早修聰行見稱鄉邑弱
冠成婚妻少而美然奘貞誠清拔志高蹈視
如華囊情逾厭離既無所偶棄而入道遊習
肆道有空俱涉未聽龍泉寺璇法師欣然自
得覃思遠詣頗震時譽又往蘄州信禪師所
伏開請道亟發幽微後返本鄉唯存攝念長
坐不卧繫念在前時本邑沙門藹明稜法等

並禪府名宗往結投分以永徽三年十月九日遷神山谷時裏部法門寺沙門惠普者亦漢陰之僧傑也研精律藏二十餘年依而振績風霜屢結七衆齊肅屬城挹歸晚專入定門廓銷事惱紀王作鎮將修追聖廢寺綱總須人衆舉於普王深賞會又楚俗信巫殺爲淫祀普因乎化比屋崇仁又修明因道場凡三十所皆盡輪奐之工仍彫金碧之飾以顯慶三年終於本寺春秋八十

釋惠仙姓趙河東蒲坂人幼懷出俗緣故淹留年登不惑方果前願既出家後隨方問津雖多涉獵然以華嚴涅槃二部爲始卒之極教也迄於暮齒耽味逾深謂人曰斯之二寶全如意珠無忽忘而暫捨也所以執卷自隨有若雙翼或有言晤披而廣之住處衝要九

衢都會百疾相投萬禍憑救而仙慈善根力無假多方但令念佛無往不濟由是蒙祐遐邇傾心寺有大像製過十丈年載既久埃塵是生棟宇頽落珠璣披散遂控告士俗更締構之雖淹星律大造云就爾後年漸遲暮夢

僧告曰卿次冬間必當遷化可早運行應得延期便如常業不以爲慮至九月中微覺不愈知終在近告侍人曰吾出家有年屢受菩薩戒今者更欲受之召諸大德並不赴命乃曰大德但自調耳何名度人又曰但取戒本讀誦訖自慶潜然而止入夜有異天仙星布前後高談廣述乍隱乍顯合寺聞見或見佛像來入房者日次將午忽起坐合掌召衆人曰大限雖多小期一念並好住願與諸衆爲歷劫因緣遂卧氣絕年七十五即永徽六年

十一月十七日也道俗哀之雲布原野寺有巨禪師穎脫當時有聲京洛行彌勒願生在四天觀仙行業感徵告衆曰必見慈氏矣若乖斯者何能禎應若是乎

釋惠寬姓楊氏益州綿竹孝水人父名瑋元是三洞先生五經博士崇信道法無敦釋教所以綿梓益三州諸俗每歲率送租米投於瑋令保一年安吉皆與章符而去而車馬擁門如市初時瑋妻懷孕心性改異辛鯁惡厭乃生一女名爲信相性好閑靜無緣嗜慾後又懷妊身極安隱恒有異相及其生也母都不覺忽然自出都無惡露然有異香又不啼叫乃至有識未曾冀穢淋席父母抱持方乃便利即寬身也而臂垂過膝性恒香潔不近腥臊年五六歲與姊信相於靜處坐禪二親

怪問答曰佛來爲說般若聖智界入等法門共姊評論法相父是異道不解其言附口錄得二百餘紙有龍懷寺會師聞有奇相至其所父以示之會曰並合佛經無所叅錯有異禪師不知何來於淨慧寺入火光三昧召彼女來及至不入云是火聚禪師曰何不以水滅之女即作水觀滅火而入禪師驗知深入諸定勸令出家父母受娉及婿家不許諸道俗官人爲出財贖之因有度次姊與寬身俱時出家時隨蜀王秀在益請入城內妃爲造精舍鎮恒供養嘗出於路人有疑者尼召來曰莫於三寶所生異心自受罪苦彼人悔過有造功德須物者燒香祈請掘地獲金無不充足斯事非一至於食飲欲食便食不食乃經歲序時人目之聖尼即今本寺猶號聖尼

寺也寬年十三常樂獨坐面無怒相言常謙下依空慧寺胤禪師龍懷寺會闍梨所隨聞經律一覽無遺未聞之經曾不知義有難問者皆爲通之初造龍懷寺會有徒屬二百餘人並令在役唯放於寬有怨及者會曰斯人是吾本師何得使作昔周滅法依相禪師隱于南山及隋興教辭師還蜀嘗受囑云汝還蜀土大有徒衆有名惠寬可將攝也我憶此事計師死日當寬受生無得致怪自爾在山依閑業定年三十還綿竹教化四遠聞名見形並捨邪歸正其俗信道父母皆道歸佛捨宅爲寺于今見在綿竹諸村皆爲立寺堂殿院宇百有餘所修營至今年常大齋道俗咸會正月令節成都等七十縣競迎供待有大功德須得經營但請寬至施物山積貞觀中

有僧名策持呪有驗於洛縣忽死見閻王曰比獄中罪人多應爲誦呪并請寬師講地獄經從此得穌經月不作復更悶絕閻王大怒命牛頭使打鐘子百下我令誦呪講經爲衆生故何不作策穌已即從洛縣往綿竹三十里未至疲卧忽有異旋風吹起須臾至寬所正集轉經告策曰昨所住處大爲勞苦爲衆生者不得辭苦即令策登坐誦呪大衆聞皆流汗寬仍集衆講地獄經貞觀二十年綿竹宋尉云我不信佛唯信周孔然我兩度得佛力一爲人在門側小便置佛便止一爲冬月落水燒木佛自炙寬聞之致書曉喻宋曰此道人徵異者當試有靈不取書名處用拭大便當即糞門裂脚起不得自唱我死即召寬來雖悔過造經像盈月便卒什邡縣陳家捨

邪信佛以竹園爲寺寬指授分齋爾許可爲
僧院中間一分堪立佛堂即斷一竹上豎標
云此分齋處欲造佛寺當時生竹自乾佛堂
斷竹泉水上涌尋掘數尺獲大石石下金瓶
舍利七粒寬禮拜更請遂放光乃盛滿合四

封五

十三

遠又集寺今見在永徽四年夏六月二十五
日春秋七十卒於淨慧寺未終一月有五百
神人長丈餘服天衣持華香及紫金華臺從
西方來迎寬辭不堪發遣令去又於終日放
羊從市向房悲數十聲至夜索水沐浴新衣
跏坐執爐已命打無常鐘聲遍郭聞合郭咸
集曰闍梨涅槃去空中哭聲寺內光明莫測
其來道士等謂言燒寺驚走來寺乃知其非
自此入定氣盡乃知永逝寺內三橋一當寬
房堂夜梁折聲震寺內明旦官人道士咸來

慟哭寺中蓮池池水忽乾紅蓮變白寺中六
豫樟樹三四人圍忽自流血血流入澗澗水
皆赤月餘方息又十七級塼浮圖高數十丈
裂開數寸又有雙鵝不知何來向靈鳴叫伏
地不去葬時隨送出郭失之往無爲山去寺
二十里黑雲團空隨行注雨草木隨靡至山
方散葬後縣內道俗七歲已上著服泣臨如
是三年爾後至今凡設會家皆設兩座一擬
聖僧一擬寬也今猶獲供送本寺靈相在山
端坐如在自初至今竟無蟲血污穢朽腐之
相斯則豈非不退菩薩身無萬戶蟲耶不然
何以若此

釋僧倫姓呂氏衛州汲人祖宗諸州刺史父
詢隋初穆陵太守未孕之初二親對坐忽有
梵僧秀眉皓首二侍持旛在其左右曰願爲

母子未審如何即禮拜之揮忽失所因爾有
娘四月八日四更後生還見二旛翊其左右
兼有異香產訖不見五歲已後迄於終亡恒
自目見白光滿屋齊武平九年與父至雲門
寺僧賢統師珉禪師所受法出家時年九歲
二師問其相狀答以白光流臉二旛夾之歎
曰子真可度因而剃落周武平齊時年十六
與賢統等流離西東學四念處誦法華經至
開皇初方興佛法雲門受具時年二十三又
於武陽理律師所聽始半夏見五色光如車
輪照倫心上衆並同見即於光中禮五十三
佛猶未滅更禮二十五佛光乃收隱又與方
願二師入黑山太行諸山行蘭若二十餘年
大業末賊徒起領門人至衛州隆善寺仍爲
偽夏竇建德齊善行等請知僧事武德五年

封五

十四

大統天下入太行抱犢山教徒學念處法由
是四方負笈山路成蹊貞觀四年衛州刺史
裴萬頃與諸官人請令下山日日受戒大有
弘利以貞觀二十三年五月十三日四更忽
告門人吾夜中於諸法得解脫謂成無學不
謂天帝等迎言已而絕將殯於山而哀慟不
止天極清朗無雲而降細雨衆咸異焉時年
八十五矣

封五

五

釋靜之姓趙雍州高陵人父母念善絕無息
胤祈求遍至而無所果遂念觀音旬內有娠
能令母氏厭惡欲染辛腥永絕誕育之後年
七八歲樂阿彌陀觀依文修學隨位並成行
見美境骨觀明淨性樂出家旣有一子誓而
不許隨父任蜀不久崩亡意欲爲父焚身報
德有一賢人引金剛般若云捨身不如持經

乃迴心剃剪用伸罔極一入法門翹誠逾厲
隨聽經律而意在定門後從江禪師習觀而
威容端雅見者發心貞觀初隱益部道江彭
門山光化寺一十餘載常坐茅宇不居僧房
四方集者二百餘人六時三業不負光景又
別深隱入靈巖山大禹爲偶無所驚擾利州
道禪師素交旣久請入劔閣北窮腹山徒侶
十餘賣米四石恰至夏竟一石未盡小時鼻
患肉塞百方無驗有僧令誦般若多心萬遍
恰至五千肉鈴便落行至秦州被毒蛇螫苦
楚叵言以觀行力便見善境自然除滅後遇
疾苦依前得差乃撰諸家觀門以爲一卷要
約精最後學重之顯慶三年召入西明別立
禪府利州本寺桂樹忽凋胡桃自拔佛殿無
故北面仰地尊儀不損斯亦德動幽靈爲若

此也以顯慶五年春三月二十七日右脅而
終於西明春秋五十七矣

釋智巖丹陽曲阿人姓華氏在童幼日謂人
曰世間但競耳目之前寧知死生之際鄉里
異之知有遠度也及弱冠雄威武畧智勇過
人大業季年豺狼競逐大將軍黃國公張鎮
州揖其聲節屈掌軍戎奏策爲虎賁中郎將
雖身任軍帥而慈弘在慮每於弓首挂漉囊
所往之處漉水養蟲以爲常事及僞鄭之在
東都黃公龔行征伐相陣聞將應募者多黃
公曰非華郎將無以御之僞鄭大將人馬具
全按轡揚鞭以槍剗地厲聲曰若能拔得方
共決焉巖時跨馬徐來以腋挾槍而去次巖
以槍剗地彼搖再三不動乃下馬交刃遂生
擒之巖反刀截其頸曰吾誓不斷命且施君

頸乃放之武德四年從鎮州南定淮海時年四十審榮官之若雲遂棄入舒州皖公山從寶月禪師披緇入道黃公眷戀追徵答曰以身訊道誓至薩雲願特捨怨無相撓擾既山藪幽隱蘭若而居豺虎交橫馴狎無恐忽見異僧身長丈餘姿容都雅言音清朗謂曰鄉已八十一生出家宜加精進言訖不見蒙此幽屬精勵晨昏一切世間如幻如夢一時坐定正在谷中山水暴長形將欲沒熙怡端坐巖然便退獵者問曰身命可重何不避耶答曰吾本無生安能避死獵者悟之所獲並放故山中飛走依託附焉昔同軍戎有睦州刺史嚴撰衢州刺史張綽麗州刺史閻丘胤威州刺史李詢聞嚴出家在山修道乃尋之既矚山崖竦峻鳥獸鳴叫謂嚴曰即將癩邪何

爲住此答曰我癩欲醒君癩正發何由可救汝若不癩何爲追逐聲已規度榮位至於清爽都不商量一旦死至荒忙何計此而不悟非癩如何唯佛不癩自除階漸貞觀十七年還歸建業依山結草性度果決不以形骸爲累出處隨機請法僧衆百有餘人所在施化多以現事責覈究之心周通故俗聞者毛豎零淚多在白馬寺後往石頭城癩人坊住爲其說法吮膿洗濯無所不爲永徽五年二月二十七日終於癩所顏色不變伸屈如恒室有異香經旬年七十八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上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下

封六

唐 釋 道 宣 撰

習禪六之餘

本傳七人
附見二人

唐衡岳沙門釋善伏傳十四

代州照果寺釋解脫傳十五

普明
僧喬

潤州牛頭沙門釋法融傳十六

衛州霖落泉釋惠方傳十七

揚州海陵正見寺釋法嚮傳十八

蘄州雙峯山釋道信傳十九

江漢沙門釋惠明傳二十

釋善伏一名等照姓蔣常州義興人生即白首性知遠離五歲於安國寺兄才法師邊出家布衣蔬食日誦經卷目覩七行一聞不忘貞觀三年竇刺史聞其聰敏追充州學因爾日聽俗講夕思佛義博士責之對曰豈不聞

行有餘力所以博觀如不見信請問前聞乃試之一無所滯重爲聯類佛教兩用踈通於是學館傾首何斯人之若斯也後逃隱出家志樂佛法欲罷不能忽逢山水淹留忘返斯因宿習非近學也至蘇州流水寺壁法師所聽四經三論又往越州敏法師所周流經教頗涉幽求至天台超禪師所示以西方淨土觀行因爾廣行交桂廣循諸州遇綜會諸名僧諮疑請決又上荆襄蘄部見信禪師示以入道方便又往廬山見遠公淨土觀堂還到潤州巖禪師所示以無生觀後共暉才二師入桑梓山行慈悲觀又爲鬼神受戒莫噉肉神又降巫者令召伏受戒巫者殺生祀神神打之次死降語曰吾已於伏闍梨受戒誓不食肉如何爲吾殺生愍爾愚癡且恕汝命

後更爾者必加至死自後諸祀永絕羶腥常
葵州二人同載績麻爲貨至江神所一以蔬
祭一欲殺生而未行其麻並濕前蔬祭麻並
乾燥於是行人忌憚無敢肉祭故其授戒功
驗人神敬仰有陵犯者立見禍害江淮間屠
販魚肉鵝鴨鷄猪之屬受法開放市無行肆
官人怪之有義興令素不信嫌伏動衆將加
私度之罪伏昆季賂之其人忽即狗登繩牀
衆蛇惱患不久除名往常州筮之卦云由犯
賢聖罪不可救其人得急就伏求免永微二
年被括還家然志好出俗見家如獄復往山
居苦節翹勤人不堪其憂也衆又屯聚因爲
說法讚令行慈不殺者佛教之都門也不能
行之若講禮而爲倨傲耳又勸行六道供以
先祖諸亡者無越此途又曰山有五則草木

潤泉有龍則水不竭住處有三寶則善根增
長常在伏牛山以虎豹爲同侶食蚊蟲爲私
行視前六尺未曾顧眄經中要偈口無輟音
大約十五觀四明論以爲崖准顯慶五年行
至衡岳意欲求靜返更屯結說法既久忽告
曰一切無常氣息難保夜深各散緣盡當離
時不測其言也便返閉而坐爾夜衡州諸寺
鐘及笙管鳴聲徹曉道俗咸怪至房關掩乃
破而開之見伏端坐久終便以奏聞
釋解脫姓邢臺山夾川人七歲出家依投名
匠志在出道唯在禪思遠近訪法無師不詣
復住五臺縣照果寺隱五臺南佛光山寺四
十餘年今猶故堂十餘見在山如佛光華彩
甚盛至夏大發昱人眼目其側不遠有清涼
山山下清涼即文殊師利遊處之地也有高

行沙門曜者年百六歲自云我年五十時與解脫上人至中臺東南下三十里大孚靈鷲寺請見文殊行至花園北遇一大德形神慈遠徐行東去解脫頂禮發願我時精神欣喜不暇諮請解脫云已曾三度親見文殊誠語云汝自悔責若切至必悟道也便依言自咎晝夜尅責心便安靜又感諸佛見身說偈曰諸佛寂滅甚深法 曠劫修行今乃得若能開明此法明 一切諸佛皆隨喜因問寂滅法何者是若爲教人令解之諸佛即隱空中聲曰方便智爲燈照見心境界欲究真實法一切無所見遂依此法化導有緣在山學者來往七八百人四遠欽風資給弘護四十餘年常在佛光永徽中卒今靈軀尚在巖然坐定在山窟中又五臺南娑婆寺南

五六里普明禪師獨靜坐禪求見文殊意欲請法有神人空中告曰汝無神習止可長生龕前取藥服之可得延壽明懷疑不決後又告曰藥名長松汝何不服此藥無毒明便依言服之又告同行諸僧已騰空而去厥處見在去恒岳目矚相接又有僧奇禪師者住忻州秀容建國寺恒於定襄來望人山南坐禪餌藥年將八十道俗尊仰不知志入何法而興歎者號不可思議人其山靈泉望迹石上見在祈福者衆永徽中有人無目不知何來彈琵琶誦法華一部向望人山手彈口誦以娛此山亦不測其然

封六

入茅山依炁法師剝除周羅服勤請道炁譽動江海德誘幾神妙理真筌無所遺隱融縱神挹酌情有所緣以爲慧發亂縱定開心府如不凝想妄慮難摧乃凝心宴默於空靜林二十年中專精匪懈遂大入妙門百八總持樂說無盡趣言三一懸河不窮貞觀十七年於牛頭山幽栖寺北巖下別立茅茨禪室日夕思擇無缺寸陰數年之中息心之衆百有餘人初構禪室四壁未周弟子道綦道憑於中攝念夜有一獸如羊而入騰倚揚聲脚蹠二人心見其無擾出庭死轉而遊山有石室深可十步融於中坐忽有神蛇長丈餘目如星火舉頭揚威於室口經宿見融不動遂去因居百日山素多虎樵蘇絕人自融入後往還無阻又感群鹿依室聽伏曾無懼容有二

大鹿直入通僧聽法三年而去故慈善根力禽獸來馴乃至集于手上而食都無驚恐所住食廚基臨大壑至於激水不可環階乃顧步徘徊指東嶺曰昔遠公挂錫則朽壤驚泉耿將整冠則枯甃還滿誠感所及豈虛言哉若此可居會當清泉自溢經宿東嶺忽涌飛泉清白甘美冬溫夏冷即激引登峯趣釜經廊此水一斗輕餘將半又二十一年十一月巖下講法華經于時素雪滿階法流不絕於凝冰內獲花三莖狀如芙蓉燦同金色經于七日忽然失之衆咸歎仰永徽三年邑宰請出建初講揚大品僧衆千人至滅諍品融乃縱其天辯高推理義地忽大動聽侶驚波鐘磬香牀並皆搖蕩寺外道俗安然不覺顯慶元年司功蕭元善再三邀請出在建初融謂

諸僧曰從今一去再踐無期離合之道此常規耳辭而不免遂出山門禽獸哀號逾月不止山澗泉池擊石涌砂一時填滿房前大桐四株五月繁茂一朝凋盡至二年閏正月二十三日終於建初春秋六十四道俗哀慕官僚軫結二十七日寔於雞籠山幢蓋笳簫雲浮震野會送者萬有餘人傳者重又聞之故又重緝初融以門族五百爲延陵之望家爲娉婚乃逃隱茅岫炁師三論之匠依志而業又往丹陽南牛頭山佛窟寺現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經書一佛經二道書三佛經史四俗經史五醫方圖符昔宋初有劉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訪寫之永鎮山寺相傳守護達於貞觀十九年夏旱失火延燒五十餘里二十餘寺并此七藏並同煨燼嗟乎回

祿事等建章道俗悼傷深懷惻愴初融住幽栖寺去佛窟十五里將事尋討值執藏顯法師者稽留日夕諮請經久許之乃問融所學并探材術遂寄詩達情方開藏給於即內外尋閱不謝昏曉因循八年抄畧粗畢還隱幽栖閉關自靜房宇虛廓惟一坐敷自餘蔓草苔莓擁結坐牀塵高二寸寒不加絮暑絕追涼藉草思微用畢形有然而吐言包富文藻綺錯須便引用動若珠聯無不對以宮商玄儒兼冠初出幽栖寺開講大集言詞博遠道俗咸欣永徽中江寧令李修本即右僕射靜之猶子生知信向崇重至乘欽融嘉德與諸士俗步往幽栖請出州講融不許乃至三返方遂之舊齒未之許後銳所商摧及登元座有光前傑答對若雲雨寫送等懸河皆曰聞

所未聞可謂中興大法於斯人也聽衆道俗三千餘人講解大集時稱榮觀爾後乘茲雅聞相續法輪邑野相趨庭宇充闡時有前修負氣望日盱衡乍聞高價驚惶府俞來至席端昌言徵責融辭以寡薄不偶至人隨問答

對六

遣然猶謙挹告大衆曰昔如來說法其理猶存人雖凡聖義無二准何爲一時一席受道之衆塵沙今雖開演領悟之賓絕滅豈非如行如說心無累於八風如說如行情有薄於三毒不然將何自拔耶聞者撫心推側涯極故使聽衆傾耳莫不解形情醉初武德七年輔公託跨有江表未從王政王師薄伐吳越廓清僧衆五千晏然安堵左僕射房玄齡奏稱入賊諸州僧尼極廣可依關東舊格州別一寺置三十人餘者遣歸編戶融不勝枉酷

入京陳理御史韋挺備覽表辭文理卓明詞彩英贍百有餘日韋挺經停房公伏其高致固執前迷告融云非謂事理不無但是曾經自奏何勞法衣出俗將可返道賓王五品之位俯若拾遺四千餘僧未勞傍及融確乎不拔知命運之有窮旋于本邑後方在度又弘護之誠喪形爲本畧出一兩示其化迹永徽之中睦州妖女陳碩真邪術惑人傍誤良善四方遠僧都會建業州縣搜討無一延之融時居在幽巖室猶懸磬寺衆貧煎相顧無聊日漸來奔數出三百舊侶將散新至無依雖欲歸投計無所往縣官下責不許停之融乃告曰諸來法侶無問舊新山寺蕭條自足依庇有無必失勿事羈離望剎知歸退飛何往並安伏業禍福同之何以然耶並是捨俗出

家遠希正法業命必然安能避也近則五賊常逐遠則三獄恒纏心無離於倒迷事有障於塵境斯爲巨蠹志異驅除安得瑣瑣公途繫懷封著並隨本志無得遠於幽林融以僧衆口給日別經須躬往丹陽四告士俗聞者割減不爽祈求融報力輕強無辭擔負一石八斗往送復來日或二三莫不勞倦百有餘日事方寧靜山衆恬然無何而散于時局情寡見者被官考責窮刻妖徒不能支任或有自縊而死者而融立志滔然風塵不涉客主相顧諧會瑟瑟遂得釋然理通情洽豈非命代開士難擁知人寒木死灰英英間出實斯人矣時有高座寺巨法師陳朝名德年過八十金陵僧望法事攸屬開悟當塗融在幽栖聞風造往以所疑義封而問曰經中明佛說

法言下受悟無生論中分別名句文相不明獲益法師受佛遺寄敷轉法輪如融之徒未聞靜惑爲是機器覆塞爲是陶化無緣明昧迴遑用增虛仰必願開剖盤結伏志遵承巨良人撫然告曰吾昔在前陳年未冠肇有瑤禪師王臣歸敬登座控引與子同之吾何人哉敢當遺寄遂爾而散融還建初寺潛結同倫亘重其道志策杖往尋旣達建初寺有德善禪師者名稱之士喜亘遠來歡愉談詡而善與融同寺初未齒之亘曰吾爲融來忽輕東魯乃召而問之令叙玄致即坐控舉文理具揚三百餘對言無浮采於是二德嗟詠滿懷仍於山寺爲立齋講然融儀表瓌異相越常人頭顱巨大五岳隆起眉目長廣顙頰濃張龜行鶴視聲氣深遠如從地出立雖等倫

坐則超衆衣服單素纔得充軀肩肘絕綿動
逾累紀嘗有遺者返而還之而心用柔輒慈
悲爲懷童稚之與耆艾敬齊如一屢經輕惱
而情忘瑕不顧曾有同友聞人私憾加謗融
身詈以非類乃就山說之融曰向之所傳總
是風氣出口即滅不可追尋何爲負此虛談
遠傳山藪無住爲本願不干心故其安忍刀
劒情靈若此或登座罵辱對衆誹毀事等風
行無思緣顧而顏貌熙怡倍增悅懌是知斥
者故來呈拙光飾融德者乎傳者抑又聞之
昔如來說化加謗沸騰或殺身以來誚或繫
杙以生誹滅迹內以死蟲反說面欺大聖斯
徒衆矣而佛府而隱之任其訛誹及後過咎
還露或生投地穴或死入泥犂天之所共
輕幽顯爲之悲慟而如來光明益顯金德彌

昌垂範以示將來布教陳於陸海融嘗二十
許載備覽群經仰習正覺之威容俯眄喋喋
之聲說陀那之風審七觸之安有利那之想
達四選之無停固得體解時機信五滓之交
貿覽其指要聊一觀之都融融實斯融斯言
得矣

釋惠方姓趙冀州信都來強人七八歲便思
出俗年九歲投蘇門淋落泉寺居然靜志衆
侶怪其特高遂授以九次十想隨聞斂念仍
受此法亟涉炎涼隋文后崩西京立寺遠徵
入住厚禮供焉而雅志不渝山林綴想雖遇
詩六 匠石無緣運斤舊所禪徒虛懷鶴望大業六
十 年辭還本寺門侶雲結請道如山隋季不靜
巖穴丘陵移居汲郡之隆善寺及皇運大昌
天下無事又與門人修緝舊所遂使松門石

棟巖室風窻並得經綸更新雲構曾於廊下
言及幽微沙彌伏階密聽空中聲曰何忽沙
彌在此伏聽懼驚起又被打擊經宿乃甦其
感靈祥如此例也以貞觀二十一年冬初終
於所止春秋九十有三初未終前忽有異香
縈於巖室氤氲三日衆不惻恰終香歇以其
月十七日葬州北十里圓岡之陽

釋法嚮姓李揚州海陵葛岡人形長八尺儀
貌魁傑眉目秀異立性威嚴言不妄發足下
有黑子圓淨分明相者曰長爲軍將仍有重
名於天下也年十六辭親出家即事精苦與
人卓異尼嫗叅禮未嘗與言戒行清淨誦法
華通攝山栖霞寺恭禪師住法後賢衆所歸
仰承名延致於寺側立法華堂行智者法華
懺嚮依法行三七專注大獲瑞應知而不言

恭旣入京嚮還江北海陵寧海二縣各延供
養隋末海陵大寧寺僧智喜開房延入於中
靜坐晝卧驚起曰火發喜四出顧視了無嚮
曰吾患耳妄聞耶明日晝驚如此三度遂東
還寧海去後李子通賊破縣燒寺如所告焉
大蟲傷害日數十人乃設禳災大齋忽有一
虎入堂搏一人將去嚮逐後喚住何造次今
爲檀越設齋可放此人依言即放諸虎大集
以杖扣頭爲說法於是相隨遠去又欲徃天
台尋智者古迹謂弟子曰吾雖欲至天台而
不達在江南一山中西北望見一城及過江
至江陰縣道俗留連於縣東南山起寺號曰
定山便經年稔後天下漸安又還海陵鹽亭
百姓留之有小孤山出地百仞四面無草木
於前立寺名爲正見處之貞觀四年冬初謂

門人曰吾與汝別近夢惡將不起矣遂卧二十日忽起索湯盥浴剃髮自辰至酉面西而終年七十八將終謂弟子曰吾願以身施諸鳥獸此無林木食若不盡穢人眼目可埋山西南及依往埋掘便值石盤薄無由又更試掘遂得一處凹陷石上恰得容身因厝中置塔其上嚮生常日投陀林野馴伏猛獸觀想西方口唱南無佛不多說法隨緣一兩句有災祥者令避託以夢想所見貞觀二年有常州人往幽州見一女人問海陵嚮禪師健不又問識耶答不識女人以烏絲布頭巾用寄嚮師此人遇患經年不至嚮預知之每歎息那不至耶人至江陰附頭巾與海陵人將至其處乃令弟子逆之恰至門首相值以巾付還嚮得巾執玩咨嗟裂破付弟子人得一片

有不得者貞觀三年天下大括義寧私度不出者斬聞此咸畏得頭巾者並依還俗其不得者現今出家其年大雪深數尺告弟子曰吾須新菜弟子曰雪深叵得曰上山求之可有如言上山數里至一樹下皆是青菜取之而返預知皆如此也

釋道信姓司馬未詳何人初七歲時經事一師戒行不純信每陳諫以不見從密懷齋檢經於五載而師不知又有二僧莫知何來入舒州皖公山靜修禪業聞而往赴便蒙授法隨逐依學遂經十年師往羅浮不許相逐但於後住必大弘益國訪賢良許度出家因此附名住吉州寺被賊圍城七十餘日城中乏水人皆困弊信從外入井水還復刺史叩頭賊何時散信曰但念般若乃令合城同時合

聲須臾外賊見城四角大人力士威猛絕倫
思欲得見刺史告曰欲見大人可自入城羣
賊即散既見平定欲往衡岳路次江州道俗
留止廬山大林寺雖經賊盜又經十年蘄州
道俗請度江北黃梅縣衆造寺依然山行遂

封六

十三

見雙峯有如泉石即住終志當夜大有猛獸
來遶並爲授歸戒授已令去自入山來三十
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聞而
就禮臨終語弟子弘忍可爲吾造塔命將不
久又催急成又問中未答欲至中衆人曰和
尚可付囑耶曰生來付囑不少此語纔了
奄爾便絕于時山中五百餘人並諸州道俗
忽見天地闇冥遶住三里樹木葉白房側梧
桐樹曲枝向房至今曲處皆枯即永徽二年
閏九月四日也春秋七十有二至三年弟子

弘忍等至塔開看端坐如舊即移往本處于
今若存

釋惠明姓王杭州人少出家遊道無定所時
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奔隨明於法席
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二
十餘載時共目之青布明也翹勇果敢策勤
無偶後至蔣州巖禪師所一經十年諮請禪
法在山禪念經雪路塞七日不食念言吾聞
不食七日便死今明知業也若業自在可試
知之以繩自懸於高崖恍恍如人割斷因落
崖底如人擎置一無所損復至荊州四望山
頭陀二虎交鬪自往分解冬夏一服行止形
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喻斯人矣
誦思益經依經作業近龍朔年從南山出至
京遊觀與其言論無得爲先不久旋返云往

江曲依閑修道莫知定所

此論元遺在二十卷內今竹堂校證合在此卷之後

論曰經不云乎禪智相遵念慧攸發神遊覺觀感使交馳何以知其然耶但由欲界亂善性極六天色有定業體封八地通爲世結愛

封六

十四

味不殊莫非諦集量輕故得報居苦樂終是輪迴諸界未曰決有超生且據亂靜二緣故畧分斯兩位然則三乘賢聖及以六邪諸道將欲厭煩栖慮莫不依乎初定良以心殊麤妙慧開通局遂有總斯一地得延邪正之機自釋教道東心學唯妙逮于晉世方聞睿公故其序云慧理雖少足以開神達命禪法未傳至於攝緣繫想寄心無地時翻大論有涉禪門因以情求廣其行務童壽弘其博施乃爲出禪法要解等經自斯厥後祖習逾繁曇

影道融厲精於淮北智嚴慧觀勤心於江東山栖結衆則慧遠標宗獨徃孤征則僧群顯異雖復攝心之傳時或漏言而茂績芳儀更開正級不可怪也逮于梁祖廣闢定門搜揚寓內有心學者總集揚都校量深淺自爲部類又於鍾陽上下雙建定林使夫息心之侶栖閑綜業于時佛化雖隆多遊辯慧詞鋒所指波涌相凌至於徵引蓋無所籌可謂徒有揚舉之名終虧直心之實信矣或有問曰大聖垂教正像爲初禪法廣行義當修習今非斯時固絕條緒其次不倫方稱末法乃遵戒之行斯爲極也請爲陳之因爲叙曰原夫正像東設被在機緣至於務道無時不契然教中廣叙信法兩徒誠由利鈍等機所以就時分位若能返源體道深厭諸有學與佛世其

德齊焉故初千年爲正法也即謂會正成聖
機悟不殊第二千年依教修學情投漸鈍會
理叵階攝靜住持微通性旨然於慧釋未甚
修明相似道流爲像法也第三千後末法初
基乃至萬年定慧道離但弘世戒威儀攝護
相等禪蹤而心用浮動全未正受故並目之
爲末法也善見所述法住萬年護持紹世斯
蹤可錄若依摩耶時度千年不修靜觀非通
論也約相兩叙矛盾乖蹤就緣判教各有其
致至如世情煩掉人顯鋒音纔敷攝持皆耽
昏漠良由習熏既遠宗匠難常即目易觀未
遑誠教善見萬載亦是明規准法具修義無
不獲故論叙云初五千年得三達智後五千
年但遵戒法前據道法理觀住持故云入聖
諒有從也後在事亂相法住持何能入道故

言是也若乃心水鼓浪則世業難成想寂離
緣則理自清顯涅槃叙定豈不然哉故使聚
落宴坐神仙致譏空林睡卧群聖同美誠以
託靜求心則散心易攝由攝心故得解脫也
成論明誥斯可師之世有定學妄傳風教同
纏俗染混輕儀迹即色明空既談之於心口
體亂爲靜固形之於有累神用沒於詞令定
相腐於屑吻排小捨大獨建一家攝濟住持
居然乖僻智論所叙前傳具彰頃世已來宗
斯者衆豈不以力劣兼忘之道神頓絕慮之
鄉乎所以託靜栖心群籍皆傳其靈異處喧
攝慮今古未彰其感通信可依矣高齊河北
獨盛僧稠周氏關中尊登僧實寶重之冠方
駕澄安神道所通制伏強禦致令宣帝擔負
傾府藏於雲門冢宰降階展歸心於福寺誠

有圖矣故使中原定苑剖開綱領惟此二賢
接踵傳燈流化靡歇而復委辭林野歸宴天
門斯則挾大隱之前蹤捨無緣之高志耳終
復宅身龍岫故是行藏有儀雅屬有菩提達
磨者神化居宗闡導江洛大乘壁觀功業最
高在世學流歸仰如市然而誦語難窮厲精
蓋少審其慕則遺蕩之志存焉觀其立言則
罪福之宗兩捨詳夫真俗雙翼空有二輪帝
網之所不拘愛見莫之能引靜慮籌此故絕
言乎然而觀彼兩宗即乘之二軌也稠懷念
處清範可崇磨法虛宗玄旨幽蹟可崇則情
事易顯幽蹟則理性難通所以物得其筌初
同披洗至於心用壅滯惟繁云之儔差難述
矣義當經遠陶冶方可會期十住羅敷抑當
其位徧淺之識隨墮之流朝入禪門夕弘其

術相與傳說謂各窮源神道冥昧孰明通塞
是知慮之所及智之所圖無非妄境域心斯
是不能返照其識浪執境緣心靜波驚多生
定障即謂功用定力所知外彰其說遲慢遲
惑此則未閑治障我倒常行他力所持宗爲
正業真妄相迷卒難通曉若知惟心妄境不
結返執前境非心所行如此胥徒安可論道
有陳智瓘師仰慧思思實深解玄微行德難
測瓘亦頗懷親定聲聞于天致使陳氏帝宗
咸承歸戒圖像營供逸聽南都然而得在開
弘失在對治宗仰之最世莫有加會謁衡岳
方陳過隙未及斷除遂終身世隋祖創業偏
宗定門下詔述之具廣如傳京邑西南置禪
定寺四海徵引百司供給來儀名德咸悉暮
年有終世者無非坐化具以聞奏帝倍歸依

二世續曆又同置寺初雖詔募終雜講徒故無取矣當朝智顗亦時禪望鋒辯所指靡不倒戈師匠天廷勞冠朝列不可輕矣至如慧超之捋虎鬚道舜之觀牛影智通之感竒相僧定之制強賊即操如鐵石志槩等雲霄備彰後傳畧爲盡美又如慧瓚禪主嘉尚頭陀行化晉趙門庭擁盛威儀所擬無越律宗神解所通法依爲詣故得理事符允有契常規道有衰隆固爲時喪致延皇帝沒齒亡歸頃有志超即承瓚胤匡讚之德乃跨先模弘訓之規有淪其緒故使超亡其風類矣觀夫慧定兩級各程其器皆同佛日無與抗衡然於祥瑞重沓預覲未然即世恬愉天仙叶衛誠歸定學蓋難奪矣頃世定士多削義門隨聞道聽即而依學未曾思擇扈背了經每緣極

旨多虧聲望吐言來誚往往繁焉或復耽著世定謂習真空誦念西方志圖滅惑肩頸掛珠亂指而稱禪數衲衣乞食綜計以爲心道又有倚託堂殿遠旋竭誠邪仰安形苟在曲計執以爲是餘學並非氷想鏗然我倒誰識斯並戒見二取正使現行封附不除用增愚魯向若纔割世網始預法門博聽論經明閑慧戒然後歸神攝慮憑准聖言動則隨戒策修靜則不忘前智固當人法兩鏡真俗四依達智未知寧存妄識如斯習定非智不禪則衡嶺台崖扇其風也復有相述同好聚結山門持犯蒙然動掛刑網運斤揮刃無避種生炊爨飲噉寧慚宿觸或有立性剛猛志尚下流善友莫尋正經罕讀瞥聞一句即謂司南昌言五佳久傾十地將滿法性早見佛智已

明此並約境住心妄言澄淨還緣心住附相
轉心不覺心移故懷虛託生心念淨豈得會
真故經陳心相飄鼓不停蛇舌燈焰住山流
水念念生滅變變常新不識亂念翻懷見網
相命禪宗未閑禪字如斯般輩其量甚多致
使講徒例輕此類故世諺曰無知之叟義指
禪師亂識之夫共歸明德返迷皆有大昭隨
妄普翳真科不思此言互談名實考夫定慧
之務諒在觀門諸論所陳良為明證通斯致
也則離亂定學之功見惑慧明之業若雙輪
之迷涉等真俗之同遊所以思遠振於清風
稠實標於華望貽厥後寄其源可尋斯並古
人之所同錄豈虛也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一下

音釋

喬孤猛切糠粃糠丘剛切穀皮也粃炁井側救切臺都故切訕訕訕所晏切謗也募故莫切
眇視也邪徒協切喋多言也續繼也募故莫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封七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上 正傳十五人
附見十二人

梁揚都天竺寺釋法超傳一

鍾山雲居寺釋道禪傳二

齊鄴下大覺寺釋惠光傳三 道雲道暉
馮居士

鄴東大衍寺釋雲隱傳四 洪理
道樂

陳楊都光宅寺釋曇瑗傳五

楊都奉誠寺大律師智文傳六

隋并州大興國寺釋法願傳七 道龕
道行

京師大興善寺釋靈藏傳八

蔣州奉誠寺釋道成傳九

西京延興寺釋通幽傳十

西京大興善寺釋洪遵傳十一 道洪洪淵
勝洪淵

西京大禪定道場釋覺朗傳十二 法海藏
法鋤

唐始州香林寺釋惠主傳十三

京師勝光寺釋智保傳十四

益州龍居寺釋惠詵傳十五

釋法超姓孟氏晉陵無錫人也十一出家住靈根寺幼而聰穎篤學無倦從同寺僧護修習經論而雅有深思幽求討擊學論歸鄉貧無衣食乞匄自資心性柔順勞苦非慮晚從安樂寺智稱專攻十誦致召命家語其折中者數過二百自稱公歿後獨步京邑中歲廢業頗失鴻緒後復綴講眾重殷矣帝謂律教乃是像運攸憑學慧階漸治身滅罪之要三聖由之而歸必不得闕如閉目夜行常懼蹈諸坑塹欲使僧尼於五篇七聚導意獎心以超律學之秀勅為都邑僧正庶其弘扇有徒儀表斯立武帝又以律部繁廣臨事難究聽

覽餘隙遍尋戒檢附世結文撰爲一十四卷
號曰出要律儀以少許之詞網羅衆部通下
梁境並依詳用普通六年遍集知事及於名
解於平等殿勅超講律帝親臨座聽受成規
以衆通道俗恐陷於愆自但畧舉綱要宣示

封七

宏旨三旬將滿文言便竟所以導揚祕部弘
悟當機遂得四衆移心朝宰胥悅至七年冬
卒於天竺住寺春秋七十有一天子下勅疏
慰并令有司葬鍾山開善寺墓

釋道禪交趾人早出世網立性方嚴修身守
戒冰霜例德鄉族道俗咸貴其克已而重其
篤行仙洲山寺舊多虎害禪往居之此災遂
遠聞齊竟陵王大開禪律盛張講肆千里引
駕同造金陵皆是四海標領人雄道傑禪傳
芳藉甚通夜不寐思叅勝集造奉眞筌乃以

永明之初遊歷京室住鍾山雲居下寺聽掇
衆部偏以十誦知名經畧道化僧尼信奉故
有稜威振發以見聲名恬愉誘悟議于風彩
都邑受其戒範者數越千人常聽之徒衆不
盈百兼樂滅覺觀亟留幽谷動踰宵景方尋

顧步加復蔬食弊衣華無布口有濟芳美者
便隨給貧病知足之富豈得過焉未居于寺
舍屏迹山林不交榮世安苦立行人以爲憂
而禪不改其樂也以大通元年卒于山寺春
秋七十矣

封七

釋惠光姓楊氏定州長盧人也年十三隨父
人洛四月八日往佛陀禪師所從受三歸陀
異其眼光外射如燄深惟必有奇操也苦邀
留之且今誦經光執卷覽文曾若昔習旁通
博義窮諸幽理兼以劇談譎詭態出新奇變

動物情時談逸口至于夏末度而出家所習經誥便爲人說辭旣清靡理亦高華時人號之聖沙彌也因獲利養受而還施師爲掌之尋用復蓋佛陀曰此誠大士之行也便縱而不禁諮教誠敬而異焉然其雅量弘方不拘小節讚毀得失聲色不渝衆益器之而美其遠度陀曰此沙彌非常人也若受大戒宜先聽律律是慧基非智不奉若初依經論必輕戒網邪見滅法障道之源由是因循多授律檢先是四分未廣宣通有道覆律師創開此部製疏六卷但是科文至於提舉宏宗無聞於世故光之所學惟據口傳及年登冠肇學行畧周常聞言不通華登戒便阻乃往本鄉進受具足博聽律部隨聞奉行四夏將登講僧祇律初以唱高和寡詞理精玄漸染津流

未遂聽徒雲合光知學功之所致也義須廣周羣部乃從辯公叅學經論聽說之美聲颺趙郡後入洛京搜揚新異南北音字通貫幽微患爲心計之勞事須文記乃方事紙筆綴述所聞兼以意量叅互銷釋陀以他日密覩文言乃呼而告曰吾之度子望傳果向於心耳何乃區區方事世語乎今觀神器已成可爲高明法師矣道務非子分也如何自累因而流涕會佛陀任少林寺主勒那初譯十地至後合翻事在別傳光時預霑其席以素習方言通其兩諍取捨由悟綱領存焉自此地論流傳命章開釋四分一部草創基茲其華嚴涅槃維摩十地地持等並疏其奧旨而弘演導然文存風骨頗畧章句故千載仰其清規衆師奉爲宗轄矣司徒高僧曹僕射高隆

對七

之及朝臣司馬令狐子儒等齊代名賢重之如聖常遇亢旱衆以聞光乃就嵩岳池邊燒香請雨尋即流霑原隰民皆利之又爾朱氏舉兵北伐徵稅僧尼用充軍實先立嚴刑敢諫者斬時光任僧官顧五衆屯塞以命直往語世隆曰若當行此稅國事不在言既克明事亦遂免其感致幽顯爲若此也初在京洛任國僧都後召入鄴綏緝有功轉爲國統將終前日乘車向曹行出寺門屋脊自裂旣坐判事塊落筆前尋視無從知乃終相因斯乖念四旬有餘奄化於鄴城大覺寺春秋七十矣光常願生佛境而不定方隅及氣將欲絕大見天宮來下遂乃投誠安養溘從斯卒自光立志貞靜堅存戒業動止安詳衣裳附帖晝夜存道財無盈尺之貯滌除便穢誓以報

盡爲期偏重行宗四儀無妄其法潔已獨立七衆深崇其操自正道東指弘匠於世則以道安爲言初緇素革風廣位聲教則惠光抑其次矣凡所撰勝鬘遺教溫室仁王般若等皆有注釋又再造四分律疏百二十紙後代引之以爲義節并羯磨戒本咸加刪定被於法侶今咸誦之又著玄宗論大乘義律章仁王七誡及僧制十八條並文旨清肅見重時世學士道雲早依師稟奉光遺令專弘律部造疏九卷爲衆所先成匠極多流行彌遠加以威容嚴肅動止有儀談吐慈和言行相檢又光門人道暉者連衡雲席情智傲岸不守方隅畧雲所製以爲七卷聞以意會捷度推焉故諺云雲公頭暉公尾洪理中間著所以是也並存亡失緒嘉績莫尋可爲悲哉時光

諸學士翹穎如林衆所推仰者十人投選行解入室唯九有儒生馮袞光乃將入數中袞本冀人通解經史被貢入臺用擬觀國私自惟曰立素兩教頗曾懷抱至於釋宗生未信重試往候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遺滯爲先即坐盡虔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然其攻擊病源深明要害我爲有本偏所長驅每有名勝道俗來資法藥袞隨病立治信者銜泣故其言曰諸行者不得信此無明昏心覓長覓短聽經學問嚴飾我心須識詐賊覓他過惡不求其長則吾我漸歇特須分踈勿迷自他我過常起熾然法界他道少過便即瞋他常須看心自己多過若思量者雖在世間無有滋味終無歡心以味喪我何由有樂此

心將我上至非想還下地獄常誘誑我如怨家如愛奴豈可學問長養賊心巧作細作使覓名利造疽妬也故經云常爲心師不師於心八歲能誦百歲不行不救急也時有私寫其言者世號捧心論焉亦有懷本於曾逢境終忘者無勤勵故耳袞在光門低頭斂氣常供厨隸日營飯粥奉僧旣了盥滌凝澱溫煮自資微有香美便留後供夜宿竈前取蒿一束半以藉背半以坐之明相纔動粥便已熟無問陰晴此事常爾午後擔食送彼獄囚往還所經識者開路或至稠人廣衆率先供給若水若火若掃若帚隨其要務莫不預焉口隨說法初不告倦遂卒光門

釋曇隱姓史河內人也少厭塵俗早遊佛寺崇奉誠約誦習羣經凡三十萬言日夜通准

以爲常業及年滿受具歸宗道覆而聽律部精勵彌久穿鑿逾深後從光公更採精要陶染變通遂爲光部之大弟子也乃起步京鄴北悟燕趙定州刺史侯景敬若神仙爲之造寺延住供給未還潼濱闡揚斯教僕射高隆

封七

之加禮榮異行臺侯景又於鄴東爲造大衍寺重引處之弘播戒宗五衆師仰隨問判決文義雅正時有持律沙門道樂者行解相兼物望同美氣調宏逸或擬連衡故鄴中語曰律宗明畧唯有隱樂其爲世重如此而隱性樂獨遊不畜子弟財無尺貯袒背終身衣鉢恒隨誠均鳥翼顧旋身轉取譬象迴通律持律時唯一人而已年六十有三終於鄴城大覺寺著鈔四卷門人成器者十餘皆宗其軌轍時有律師洪理者精氣獨架詞彩嚴正預

在論擊罕不喪輪著鈔兩卷時共同祕後爲沙門智首開散詞義雅張綱目合成四卷所在咸誦云

釋曇瑗未詳氏族金陵人也才術縱橫子史周綜自幼及長以聽涉駟名數論時宗並經陶述而威嚴羣小不妄登臨矜持有功頗以文華自處時或規諫之者瑗因擺撥前習專征鄙倍弦韋所誥驗于耳目由是名重京邑同例欽焉以戒律處世住持爲要乃從諸講席專師十誦功績旣著學觀斯張自爾恒當元宰鎮講相續有陳之世無與爲隣使夫五衆揖其風猷七貴從其津濟瑗有之矣常徒講衆二百餘人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者夏未滿五皆叅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勅瑗公總知監檢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

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
誨國僧四遠被徵萬里相屬時即搜擢明解
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衆齊三百于斯
時也京邑屯開行誦相誼國供豐華學人無
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成將還本邑

封七

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由是
律學更新上聞天聽帝又下勅榮慰以瑗爲
國之僧正令住光宅苦辭以任勅特許之而
栖託不競閉房自檢非夫衆集不忘經行慶
弔齋會了無通預山泉林竹見便忘返每上
鍾阜諸寺修造道賢觸興賦詩覽物懷古洪
偃法師傲岸泉石偏見朋從把臂郊垌同遊
故苑瑗題樹爲詩曰丹陽松葉少白水黍苗
多浸淫下客淚哀怨動民歌春蹊度短葛秋
浦沒長莎麋鹿自騰倚車騎絕經過蕭條肆

野望惆悵將如何偃續題曰龍田留故苑汾
水結餘波悵望傷遊目辛酸思緒多涼颼慘
高樹濃露變輕蘿澤葵猶帶井池竹下侵荷
秋風徒自急無復白雲歌瑗以太建年中卒
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微疫將現便告衆

曰生死對法凡聖俱纏自非極位有心誰免
今將就後世力不相由願生來講誨分有冥
功彼我齊修用爲來習不爾與世沉浮未成
通濟幸諸梵行同思此言終事任量可依成
教言訖端坐如定欬然已逝道俗悲涼歎其

封七

九

神志明正不偶緣業有勅依法焚之爲立白
塔建碑于寺著十誦疏十卷戒本羯磨疏各
兩卷僧家書儀四卷別集八卷見行於世間
釋智文姓陶丹陽人母齊中書院韜女也懷
文之始夢觀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

與爲麀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志學之年依寶田智成以爲師傳既受具後專構玄津以戒足分爲五乘律檢開成七衆豈止通衢生死亦乃組轡道場義須先精方符佛意值奉誠僧辯威德冠衆解行高物外傳業之威獨步江表推其領袖則大明彖公文初依辯學後歸彖下十誦諸部罔弗通練以梁大同七年靈味瓦官諸寺啓勅請文於光業寺首開律藏陳郡殷鈞爲之檀越故使相趨常聽二百許人屬梁末禍難乃避地于閩下復光嶺表時僧宗法知名後進皆執卷請益又與真諦同止晉安故得講譯都會交映法門邊俗信心於斯風華酒家毀其竿器漁者焚其罟網僧尼什物於是備焉有陳馭寓江海清晏講授門徒彌繁季代宣帝命旅剋有淮肥

一戰不功千金日喪轉輸運力遂倩衆僧文深護正法不懼嚴誅乃格詞曰聖上誠異宇文廢滅三寶君子爲國必在禮義豈宜以勝上福田爲胥下之役非止延敵輕漢亦恐致罪尤深有勅許焉事即停寢爾後凡所詳奏莫非允愜理衆擯罰咸符時要尚書令濟陽江總踵道造房無爽旬月是知學而有裨德必有隣法位宜昇衆望悅矣大隋華運別降綸言既屏僧司憲章律府大軍之後荆棘攸生十濫六羣滋彰江表文又案法澄剪尋得無聲深可謂少壯免白髮之妖穉^{封七}莠絕青田之蕞矣前後州將甫及下車皆尊仰年德罕不修敬柱國武山公郭衍祇敬倍常躬携妻子到寺檀捨盛設法齋請敷律題抑揚剖析有克拔之姿聽侶千餘罔不嗟伏以開皇十

九年二月二十日遷神于寺房春秋九十有一即窆寺之南山東壟與辯律師墓相望自文之據道也器宇剛物風範肅人戒品圓淨處斷明白然剖析章句詞省義富衆家修撰罕有出其右者又金陵軍火遺燼莫留乃誓志葺治惟新舊址講十誦八十五徧大小乘戒心羯磨等二十餘徧金光遺教等各有差焉著律義疏十二卷羯磨疏四卷菩薩戒疏兩卷門人傳貴以爲口實僧尼從受戒者三千餘人學士分講者則實定惠峙惠獻智昇惠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羨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異之及於東安寺講麈尾纔振兩峯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斯吉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志名解最優太尉晉王家

僧禮異以仁壽之歲志爲樹碑寺內慧日道場釋法論爲文

釋法願姓任西河人也性警達頗自高尚而拔致窮玄不偶儕侶東觀道化遂達鄴都形厠白衣言揚緇服齊昭玄大統法上嘉其神慧與語終朝深通志便因攝而剃落日賜幽奧橫厲時倫乃恣其遊博願勇思風馳周行講席求法無怠問道新奇後乃仰蹤波離專經律部網羅佛法舟運僧猷自東夏所傳四部律本並製義疏妙會異同當有齊之盛律徒雲舉法正一部各競前驅雲公創叙綱模暉上刪其纖芥法願霜情啓旦孤映羣篇挫拉言前流威滅後所以履歷談對衆皆杜詞故得立破衆家百有餘計並莫敢當其鋒銳也時以其彪悍罕敵號之爲律虎焉至於斷

處事途多從文相商度結正僉議攸歸廼下勅召爲大莊嚴石窟二寺上座皇隋受命又勅任并州大興國寺主頻登綱管善御大衆化移前政實濟濟焉以開皇七年六月二十二日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四葬于并城之西建塔崇範所製律疏唯四分一本十卷是非鈔兩卷見存餘並零失有弟子道行者器局淹和親傳師授善機悟明控引談述疏旨不墜厥宗每至講散身導學徒達於願塔致敬而返及春秋至節此例恒修今年八十有餘猶鋪疏旨摘示諸側隱時又有沙門道龕資學於願執教赴行學望最優成進初心弘持晚秀爲時人歎美而素尚競肅遵若文宗纔有違忤即不叅隸故說戒序引有言唱白之者既無正制號爲非法雖初從衆侶後必

重張乃出郭結界更說新本斯亦貞梗之嚴令也太爲剋削未是倫通至今此郡猶多滯結云
釋靈藏俗姓王氏雍州新豐人也年未登學志慕清遠依隨和尚穎律師而出家焉藏承遵出要善達持犯僧祇一部世稱冠冕於智度論講解無遺妙尚冲虛兼崇綱務時屬周初佛法全盛國家年別大度僧尼以藏識解淹明銓品行業若講若誦卷部衆多隨有文義莫不周鏡時共測量通經了意最爲第一藏之本師素鐘華望爲太祖隋公所重道義斯洽得喪相符藏與高祖布衣知友情款綢狎及龍飛茲始彌結深衷禮讓崇敦光價朝宰移都南阜任選彤勝而置國寺藏以朝寄唯重佛法攸憑乃擇京都中會路均近遠於

導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自斯已後中使重沓禮遇轉隆厚味嘉肴密輦封送王人繼至接軫相趨又勅左右僕射兩日一叅坐以鎮之與語而退時教網初張名德雲構皆陳聲望莫與爭雄官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勅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內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覽有時住宿即通寢殿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勅藏同行共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遂依而度前後數萬晚以事聞帝大悅曰律師度人爲善弟子禁人爲惡言雖有異意則不殊至於隋運譯經勝緣貴集

封七

十三

身先衆範言會時望未知寺任綱正有聲開皇六年卒於所住春秋六十有八葬于南郊釋道成字明範俗姓陶氏丹陽人也祖誕齊招遠將軍永嘉太守父僉梁貞威將軍上虞令成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衆群伍目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大同之初栖遊京輦受業奉誠寺大律師沙門智文十誦纔經兩徧年逾未立別肆開筵數論毗曇染神便悟無繁工倍聞一知十是以京邑耆老咸稱後生可畏講十誦律菩薩戒大品法華諸經律等一百四十徧又講觀音一百二徧著律大本羯磨諸經疏三十六卷至於意樹心華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餽利益弘多咸

疏素潔已珠戒居心神解嚴明深禪在念兼
六時虔懺三餘暇日漁獵文史欲令知無不
爲也然其性用安詳威儀合度天人模楷罕
有其儔軟語愛言不常忤物後現疾旬餘猶
牽講說以開皇十九年五月五日遷神於興

封七

十四

嚴寺春秋六十有八大漸之際唯稱念佛支
節軟暖合掌分明即以其月八日窆於奉誠
寺之南山墓誌高座寺僧惠從所作

釋通幽姓趙氏河東蒲坂人幼齡遺世早慕
玄風弱冠加年遂露僧伍而貞心苦節寒暑
不虧尋師訪道夷險無變遇周齊陵亂遠涉
江臯業架金陵素氣攸遠及大隋開運還歸
渭陰味法泰其生平操行分其容止至於弘
宣示教則以毗尼唱首調御心神仍用三昧
遊適故戒定兩藏總萃曾襟學門再敞遠近

斯赴晚貫籍延興時當草創土木瓦石工匠
同舉而事歸天造形命未淪隨所運爲無非
損喪幽戒約內結仁洽外弘立四大井各施
澆具凡有施用躬自詳觀馳赴百工曉夜無
猷皆將送蟲豸得存性命故延興一寺獨免

封七

十五

形殘自餘締構焉難復叙而潔已自勵罕附
斯倫每欲開經必盥手及腕齊肘已後猶從
常淨舉經對目臂不下垂房宇覆處未常燥
漱涕唾返咽不棄寺中便利洗淨乃終其報
又自生常不用巾幘手濕則任其自乾三衣
則重被其體自外道具僅支時要每自嗟曰
生不功一片之善死不酬一毫之累虛負靈
神何斯悞也遂誡弟子曰吾變常之後幸以
殘身遺諸禽獸儻蒙少福冀滅餘殃忽以大
業元年正月十五日端坐卒於延興寺房春

秋五十有七弟子等從其先志林葬於終南之山至相前峯火燎餘骸立塔存矣

釋洪遵姓時氏相州人也八歲出家從師請業屢高聲駕及受具後專學律部心生重敬內自惟曰出家基址其在戒乎住持萬載被于遺教諒非虛矣更辭師友遊方聽習履涉相京諮訪深義有所未喻決問罕通三夏將滿遂知大旨初住嵩高少林寺依資雲公開胃律要并及華嚴大論前後叅聽並扣其關戶渙然大明承鄴下暉公盛弘四分因往從焉聽徒五百多以巧媚自通覆講豎論了無命及暉寔律學名匠而智或先圖遵固解冠時倫全不以曲私在慮後因盛集異學充堂遵乃束暉製疏捧入堂中曰伏膺有日都未見知是則師資兩亡敢以文疏仰及便置之

座上往覆雲所既屬捨見來降即命登座覆述吐納纖隱衆仰如山自後專預正時結徒畢業以戒律旁義有會他部者乃重聽大論毗曇開沃津奧又以心使未靜就諸禪林學調順法年踰十臘方歸律宗四遠望風堂盈千計時爲榮大也齊主既敞教門言承付囑五衆有墜憲網者皆據內律治之以遵學聲早舉策授爲斷事沙門時青齊諸衆連諍經久乃徹天聽無由息訟下勅令往遵以法和喻以律科懲曲感物情繁諍自弭由是更增十六時美法侶欣之及齊曆將季擅名逾遠而非類不交唯道同轍名儒大德見輒慕從常與慧遠等名僧通宵造盡周平齊日隱于白鹿巖中及宣政搜揚被舉住於嵩岳德不孤峙衆復屯歸大隋廓定招賢四海開皇七年下

勅追詣京闕與五大德同時奉見特蒙勞引
令住興善并十弟子四事供養十一年中又
勅與天竺僧共譯梵文至十六年復勅請爲
講律衆主於崇敬寺聚徒成業先是闕內素
奉僧祇習俗生常惡聞異學乍講四分人聽
全希還是東川讚擊成務遵欲廣流法味理
任權機乃旦剖法華晚揚法正來爲聞經說
爲通律屢停炎燠漸致附宗開導四分一人
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絕唱遵爲人形儀儒雅
動據規猷而神辯如泉聲相鐘鼓預升法位
罕有昏漠開悟之勤寔難嗣焉仁壽二年勅
送舍利于衛州之福聚寺將出示衆乃放紅
赤二光是發遠近照灼人目道俗同覩大生
慶悅仁壽四年下詔曰朕祇受肇命撫育生
民遵奉聖教重興像法而如來大慈覆護群

品感見舍利開導舍生朕已分布遠近皆起
靈塔其間諸州猶有未徧今更請大德奉送
舍利各往諸州依前造塔所請之僧必須德
行可尊善解法相使能宣揚佛教感悟愚迷
宜集諸寺三綱詳共推擇錄以奏聞當與一
切蒼生同斯福業遵乃搜舉名解者用承上
命登又下勅三十餘州一時同送遵又蒙使
於博州起塔初至州西有白鶴數十頭當於
輿上旋繞數匝久之而逝及至城東隆聖寺
置塔之所夜有白光數十道道如車軸住于
基上邊有鳥巢樹上及光之洞明衆鳥驚散
又兩銀華委地光曜如雪掘基五尺獲粟半
升夜降神仙八十四人持華繞塔久乃方隱
又婦人李氏患目二十餘年及來禮拜兩目
齊見後行道之夕又放赤光照寺東房見卧

佛及坐佛說法之像復見梵僧對架讀經
有一十四字皆是梵書時人不識及四月八
日當下塔時感黑蜂無數銜香繞塔氣蔚且
薰不同人世又見白蓮華在塔四角高數百
丈華葉分布下垂於空時間五彩蓮華廁填
其內又見天人燒香而左轉者於是總集而
觀歎未曾有矚目不見者非無一二及下覆
訖諸相皆止遵於京邑盛開律種名駭昔人
而傳叙玄宗其後蓋闕又著大純鈔五卷用
通律典尋又下勅令知寺任弼諧僧衆亟光
徽績以大業四年五月十九日卒於興善春
秋七十有九隋初又有道洪法勝洪淵等並
以律學著名洪據相州紹通雲胤容止沉正
宣解有儀學門七百亟程弘量故諸經論之
士將欲導世者皆停洪講席觀其風畧採爲

軌躅勝博涉有功而言行無副神志高卓時
共潛推但身令未廣故聽徒簡略淵學業遵
統化被中山網維正像有聲幽冀年代非遠
並不測其終

釋覺朗俗姓未詳河東人住大興善寺明四
分律及大涅槃而氣骨陵人形聲動物遊諸
街巷罕不顧之仁壽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
絳州覺成寺初達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
分爲七分光照徹外穿基二丈得粟米一升
又感黃雀一頭飛迫於人全無怖懼馴遶佛
堂久便自矢又石函蓋上見二菩薩踞坐寶
座前有一尼斂手曲敬或見飛仙及三黃雀
并及雙樹麟鳳等像將下三日常放光明乃
迷晝夜朗過燈曜有掩堂滅炬者而光色逾
盛溢于幽障玄素通感榮慶相誼朗具表聞

廣如別傳大業之末有勅令知大禪定道場主鎮壓豪橫怙然回風漸潤道化頗懷欽重不久卒於所住時又有沙門海藏識信堅正宗仰律司屢講四分少有傳嗣唐運置十大德藏其一焉又有法鏘律師本住靜法末狀

封七

十九

煩梗南栖太和幽居養志不剃僧衆孤行巖岫偃息松林服餌守中賞心唯識亦搔索之開士也及終歿後露骸山側至夜有燈照之道俗往觀失燈所在遠望還見動經兩月光照逾明

釋惠主俗姓賈氏始州永歸縣人六歲出家爲弼法師弟子後令誦遺教一夕便度以經驗師多有超越便捨之而往姜律師所誦法華經寺東房中講於俗律試聽一徧性若曾聞乃問十關無能解者刺史已下闔州白黑

皆往諮問莫不歸伏始州一部祖宗道衆即爲州內律生受菩薩戒旣爾約束以佛爲師尚不敬天況復神道於是佛法方得開弘於黃安縣造寺七所梓潼縣造十寺武連縣造三寺從彼至今方將盛矣初主登冠欲受具足當境無人乃入京選德於甘露寺受戒唯聽四分餘義傍通夢見三日三夜天地闇冥衆生無眼過此忽明眼還明淨覺已汗流一百日後周毀經道方知徵應即返故鄉南山藏伏唯食松葉異類禽獸同集無聲或有山神送伏苓甘松香來獲此供養六時行道禽獸隨行禮佛誦經似如聽仰仍爲幽顯受菩薩戒後有獼猴群共治道主曰汝性躁擾作此何爲曰時君異也佛日通也深怪其言尋爾更有異祥龍飛獸集香氣充山其類衆矣

後有八人採弓材者甚大驚駭便慰主曰聖君出世時號開皇矣即將出山以事奏聞蒙預出家大業中勅還本州香林寺常弘四分爲業武德之始陵陽公臨益州素少信心將百餘馱物行至始州令於寺內講堂佛殿僧房安置無敢違者主從莊還見斯穢雜即入房中取錫杖三衣出歎曰死活今日矣舉杖向諸驢騾一時倒仆如死兩手各擎一馱擲棄坑中州縣官人驚怖執主狀申陵陽大喜一無所怪書曰弟子數病不逢害鬼蒙得律師破慳貪袋深爲大利今附沉香十斤細綾十段仰贈後還京日從受菩薩戒焉貞觀三年寺有明禪師者清卓不群白日獨坐見無半身向衆述曰吾與律師建立此寺兩人同心忽失半身將不律師先去不者明其死矣

明日食時俗人驚去寺家設會耶見有四路客僧數千人入寺今何所在尋爾午時主便無疾而逝春秋八十九矣

釋智保河東人弱齡入道清慎居心而在性剛審不軌流俗進受具後正業禁司擁節專

制挺超羣侶博聽異解貫練心神廢立文旨

大觀掌內所以律部遐被寔賴斯人故能維

攝自他言行相守至於流略墳索頗獲其宗

談對玄儒不後其術筆記之工時揚大義緣

情流彩嗣接英華初住勝光末居禪定國供

豐積受用多虧所以名僧大德日陳形器憑

准神解可以言傳至於衣食資求未能清洗

僧衆四百同食一堂新菜果瓜多選香美保

低目仰手依法受之任得甘苦隨便進散皆

留子實恐傷種相由知法者少疑未詳檢其

知量敬護皆若此也後返勝光厲業彌峻園
蔬溉灌水雜細蟲直歲高視但論事辦保念
此無辜交被刑害躬執漉具送達方還寺有
草物堪爲僧用者必拾掇鳩聚身送厨帳其
雜行紛綸誠難備舉以武德末年遘疾將漸
而正氣明爽告友人惠滿曰余其死矣而精
神不得超勝如何有問意故答云觀其來陰
似作守寺之神耳而止于西院佛殿余頻以
法遺之卒不能離言訖便絕自爾所陳殿宇
人罕獨登時須開入無不歡然毛動及後百
日嘗有老嫗內懷酒食將遺諸僧行至寺門
忽被神害身死委地酒器流離斯亦嚴厲之
所致也故僧侶懾其風威有涉鄙恠者皆懷
而悛正矣自保之據道卓秀出群一食充軀
雖經疾重不變前節不宿俗舍常止僧坊雖

曾遠涉必栖林野三衣常被瓶鉢自隨不執
俗器不親音樂五岳六府誓不身經理會高
僧聞便赴仰故每日再講必瓶鉢自隨肅然
成風無累於教處衆而食曾無贏長殘水餘
澣盃以餅拭而噉之一滴無遺恐損施福故
也常遇重病每有食食餘一兩匙者停貯多
日可得升許親看溫養命淨人食之有問其
故答曰僧食難棄不可妄輕棄耳傳者目驗
生常景行故直筆舒其弘護之相焉又嘗患
瘧寒則水淋熱則火炙渴急鹽塞其口痢則
絕其食取差斯徒衆矣

封七

三二

釋智詵字惠成姓徐本徐州人炫法師之弟
也少聰敏有志節在蜀遊學務勤律肆會周
陵法因事入關不果所期遂隱南嶺終南太
白形影相弔有隋革命光啓正法招貴碩德

率先僧首即於長安敷揚律藏益州總管蜀王秀奏請還蜀王自出迎住法聚寺道俗歸崇寺設大齋無不來赴將食捉筯問炫法師曰此處護淨不答曰初還未得檢校承道不護淨乃擲筯而起曰寧噉屠兒食此洋銅何得噉也諸僧數千一時都散其嚴忌若此故其在衆屏氣寂然性不受施不妄干物有僧道恢爲人克險遙見走避人曰卿從來不畏一人何故畏詵律師耶答曰此佛法中王那得不畏人曰以恢公膂力可不敵律師百人耶答曰縱敵千人遙見百脉已沉四肢不舉何敵之有乎後以人請戒禁行將諠擾乃辭入龍居山寺幽栖深阻軌迹不通延出辭疾意欲登劒閣廓清井絡與詵書令歸國化便略答云辱使至止并以誠言披閱循環一言

三復文清渌水理破秋毫貧道戒行多闕化術無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載狎魚鳥以樵歌習禪那思般若以此卒歲分填溝壑不謂耆年有幸運屬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歸舊里衣錦而旋本邑百姓有再生之期萬物起息肩之望搢紳君子捧玉帛而來儀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長卿返蜀徒擅清文鄧艾前來未能偃武公華陽甲族井絡名家捧日登朝懷金問道劒南長幼並俟來甦豈藉微風自然草靡當勸諸首領越境叅迎攜得書示軍衆先作禮曰人物爭歸律師之力也以武德元年十月一日卒居而逝年八十矣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二

音釋

瑗切爲春 遙齊初救切 譎譎古穴切 詭詭詐異也古委

垌外涓切 焚切 林組總古切 織切 婦切 馬韁也如 泥

符非切 合切 穉穀社兮切 似切 芳以九切 艸也 芳猋

語寒切 彭切 惇惇蒲庚切 自強惇 嗔虛 貌庚 儕等 坂

南遠 仆也 遇切 飲小 力切 贏長 贏長 直亮切

刺也 贏長 餘也 賤子 賤也 水

刺也 贏長 餘也 賤子 賤也 水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封八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下

正傳六人
附見五人

唐京師弘福寺釋智首傳一

京師普光寺釋慧璉傳二

滿德真懿
善智敬道

相州日光寺釋法礪傳三

京師普光寺釋玄琬傳四

僧伽

蒲州仁壽寺釋慧蕭傳五

京師普光寺釋慧滿傳六

釋智首姓皇甫氏其源即安定玄晏先生之

後也家世丘園索居物表隨宦流寓徙宅漳濱而幼抱貞亮夙標雄傑髫年離俗馳譽鄉邦初投相州雲門寺智旻而出家焉旻亦禪府龍驤心學翹望即稠公之神足也首歲居學稚且畧禁科權示五門擁其三業而神慧

所指不慕下流覽屬遺教戒爲師本定慧衆善自此而繁義理相得敢違先誥所以每值律徒諧聲諮問隨聞弘範如說修行由是五衆分鑣莫不就而請謁俄而母氏辭俗復入道門名爲法施住於官寺深修八敬遵重五儀志欲預有制門誓願奉而承則然居衆在道染附情深戒約是投率多輕毀而施割愛從道履正栖心威伏尼流聲高魏土自玄化東被未有斯蹤以首膝下相親素鐘華望施欲早服道味濡沫戒宗乃啓旻授其具足而未之許也便內惟正檢外訊儕章恭附遵修緝諧倫伍旻察其儀軌然而識之知其風骨堅深乃許其受戒首以緣成之法事假明賢恐薄墜行門便有淪道器乃周訪鄭衛盛德勝人不累年期必邀登計時過三載方遂素

懷二十有二方稟大戒雖從師授而得不未
知乃於古佛塔前請祈顯證蒙降佛摩頂身
心安泰方知感戒有實自爾旦夕諮訪挺出
恒標雖教所未聞而行儀先備及尋律部多
會其文明若夙知更陶神府其有事義乖滯
者皆汰澮相融冥逾合契後聽道洪律席同
侶七百鋒穎如林至於尋文比義自言迥拔
及玄思厲勇通冠羣宗剛正嚴明風感遺緒
者莫尚於首矣故未至立年頻開律府懿德
敏行咸共器之靈裕法師道震雄伯範超倫
等親管緇屬預在下筵時共美之重增榮觀
會隋高造寺遠召禪宗將欲廣振律詮流暉
帝壤若不附定通戒行學無歸遂隨師入關
止于禪定解脫冥通聲光三輔初達天邑具
覽篇章便更博觀親解開以前聞有識悟其

玄規更開講肆既副本願登即然之每日處
衆數弘餘時却掃尋閱於是三藏衆經四年
考定其有詞旨與律相關者並對踈條會其
前失自律部東闡六百許年傳度歸戒多迷
體相五部混而未分二見紛其交雜海內受
戒並誦法正之文至於行護隨相多委師資
相襲緩急任其取捨輕重互而裁斷首乃銜
慨披括徃徃發蒙商畧古今具陳人世著五
部區分鈔二十一卷所謂高壙崇映天網遐
張再啟殊文統踈異術羣律見翻四百餘卷
因循講解由來一亂今並括其同異定其廢
立本疏雲師所撰今續兩倍過之故得諸部
方駕於唐衢七衆同睇於貞觀者首之力矣
但關中專尚素奉僧祇洪遵律師創開四分
而兼經通誨道俗奔隨至於傳文律儀蓋蔑

如也首乃播此幽求便即對開兩設沉文伏羲亘通古而未弘碩難巨疑抑衆師之不解皆標宗控會釋然大觀是由理思淹融故能統詳決矣使夫持律之賓日填堂宇遵亦親於法座命衆師之相成之道不忘弘讚之功靡替遂得知歸秦土莫不宗猷法鏡始於隋文末紀終於大漸之前三十餘載獨步京輦無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見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實由匡弼之功而復每升法宇規誡學徒微涉濫非者爲停講座或有懂學者皆召而誨諭聞者垂泣無不懲革大業之始又追住大禪定道場今所謂大總持寺是也供事轉厚彌所遺削顧以道穆帝里化移關表舊土凋喪流神靡依乃抽撤什物百有餘段於相州雲門故墟今

名光嚴山寺於出家受戒二所雙建兩塔鑒以珠寶飾以丹青爲列代之儀表亦行學之資據各銘景行樹于塔右貞觀元年有天竺三藏大賈梵本擬譯唐文乃詔所司搜揚英達僉議所及遂處翻傳其有義涉律宗皆諮而取正至于八年上以聖善早喪遠感難陳雖化滿天下而罔極之情未展奉爲太穆皇后於宮城之西造弘福寺廣延德望咸萃其中恐僥倖時譽妄登位席以首道素嚴正不濫邀延百辟上聞召爲弘福上座即總綱任封八採擢僧倫其有預在徵迎莫不諮而趣舍使夫衆侶雲會等臭如蘭不肅成規流芳不絕自爰初問講誓窮百遍必得果心夕死可矣始於漳表終至渭濱隨方陶誘恰窮本願慶本所念未幾而終詳諸物議可爲知命以貞

觀九年四月二十二日宿疾再加卒於所住
春秋六十有九皇上哀悼下勅令百司供給
喪事所須務令周備自隋至唐僧無國葬創
開模楷時共重之僕射房玄齡詹事杜正倫
并諸公卿並親盡哀訴崇戒範也至二十九
日裝辦方具時惟炎夏而屍不腐衆共嗟
之斯持戒力也諸寺門學競引素幢充諸街
衢官給地十畝於京城西郊之龍首原縣夫
三百築土墳之種松千株于今茂矣慕義門
學共立高碑勒于弘福寺門許敬宗爲文初
律師弘化終始有聞博見之譽通古罕例自
講士交競投習昔傳讎勘羣宗多乖名實非
夫積因徃世故得情啓天垂數百年來收宗
始定兼勤於聽說重於行事隨務造儀皆施
箴艾每於晦望說戒先具法物華香交飾盤

發堂中預在聽徒合掌跪坐一衆競竦終於
前事說欲陳淨徧所誠期每講出罪濯諸沉
累故持律之士多徃參焉自終世後此事便
絕余嘗處末塵向經十載具觀盛化不覺謂
之生常初未之欽遇也乃發憤闢表具觀異
徒溢目者希將還京輔忽承即世行相自崩
返望當時有逾天岸嗚呼可悲之深矣
釋惠璉姓吳揚州江都人也母懷之時即祛
嗜欲辛腥俗味眇然不顧識者以爲兒之所
致同身子矣及年七歲心慕緇徒道見沙門
尋而忘返親欣其信仰也遂放依榮法師而
出家焉孝謹天然罔由師訓隨從奉敬初無
乖越每從榮遊履諸寺無敢出離便於榮所
卧牀下席地而伏斯例非一聽榮攝論大悟
時倫即而講說嗟賞者衆談吐清雅妙會物

情仁壽年中從榮被召入於禪定及具戒後專精律儀聽導師講凡二十遍又聽首律師數亦相及謙弱成治豎論不言講揚攝論方敷律相時以其寄大乘而弘行範也大業末曆郊壘多虞禪定一衆雅推進善能御敵乃總集諸處人畜普在昆池一莊多設戰樓用以防擬進獨號令莫敢當鋒時司竹羣賊鼓行郊野所至摧殄無抗拒者兵臨莊次意存誅蕩進登樓一望但見張旗十里乃收束弓刀反縛奴僕大設餽饌廣開倉廩身先入陣勞問軍主引至莊中命令就坐既見盛設相與開顏各執進手健道人也飽噉而旋唯取牛十頭擬勞軍士牽至中道進後從乞以銜前顧皆用還之所以義寧之初通莊並潰惟有禪定如舊無損即深明機要善達開遮一

人而已加又偏工巧性無施不可或莊嚴綵飾或丹青輪奐或裁縫服翫或驅策人物衆兼四百通用推賢至於誦說戒經清音流靡由來怠墮者聞進說戒皆來坐聽竦耳峻坐畏其聲止貞觀之初任雲華寺上座常弘攝論化開律部晚又下令徵入普光綱理僧倫大小清穆以八年冬終於此寺春秋五十餘矣時又有沙門滿德善智真懿敬道者同進所學慕義朋從德慧悟天開談說弘暢智博解深奧情欣護法懿導說有功化行多阻道抱素自資性存經史多從物故懿獨存焉揚敷京輦

釋法礪俗姓李氏趙人也因官遂家于相馬生而牙齒全具迄于終老中無齒毀堅白逾常登年學位便欣大法初歸靈祐法師即度

爲弟子風素翔郁威容都雅言議博達欣尚
玄奧受具已後敦慎戒科從靜洪律師諮考
四分指攝刑罔有歷年所振績徽猷譽騰時
類功業旣著更師異軌又從恒州淵公聽集
大義乃周兩載統畧枝葉窮討根源當即薄

封八

七

引所聞開講律要詞吐簡詣攻難彌堅故得
鄰幾獨絕尤稱今古末又徃江南遊覽十誦
而咸專師授討擊未資還返鄴中適緣開導
屬隋煬道銷岳瀆塵擾聽徒擁戢諮逮無因
唐運初基法門重闢會臨漳令裴師遠夙承
清訓預展法筵請礪在縣敷弘相續綿積累
載開悟極多四方懷道宵興命駕解契昇堂
行教入室礪以初學舊習委訪莫歸若不流
于文記是則通心無路乃開拓素業更委異
聞旁訊經論爲之本疏時慧休法師道聲遠

被見重世猷讚擊神理文義相接故得符彩
相照律觀高邈休有功焉以貞觀九年十月
卒于故鄴日光住寺春秋六十有七前後講
律四十餘遍製四分疏十卷羯磨疏三卷捨
懺儀輕重叙等各施卷部見重於時時衛州
道爍律學所宗業駕於礪爲時所重矣

釋玄琬俗姓楊弘農華陰人也遠祖因徙今
居雍州之新豐焉青衿悟道履操冲明在志
學年方遊法苑事沙門曇延法師振領宏標
遺教法主隋文欽重立寺處之具見別傳而
琬位居入室恭恪據懷及進具後便隨洪遵
律師服膺四分冠冕遮性鎔汰持犯涉津三
載便事敷演使於後進樂擁前英歎美乃旋
踵本師涅槃真體据掇新異妙寫幽微又欲
欽佩惟識包舉理性於曇遷禪師稟學攝論

并尋閱衆鋒窮其心計法華大集楞伽勝鬘地論中百等並資承茂實研覈新聞環循彌討其際搜會擢其玄理然顧福智相導有若輪馳慧業畧割於終標樹創開於始永惟延師存日願造丈六釋迦經畧未圓奄便物故

封八

誓志營復剋遂先模於仁壽二年提洽有緣便事鑪錘寺乃京臯衝要峙望歸心故使至感冥通控引咸遂當時空色清朗杲日流輝上天雨華狀如雲母滿空飄灑終墜像前僚庶嘉其罕逢法屬慶斯榮瑞及開模之後雅相逾圓即爲闢輔棟梁金像之大有未過也今在本寺每於靜夜清朝飛流八音之響而不測其來至又造經四藏備盡莊嚴諸有繕寫皆資本據又以二月八日大聖誕沐之晨追惟舊緒敬宗浴具每年此旦開講設齋通

召四衆供舍悲敬辦羅七物普及僧儔又常慨運距像末有虧歸禁至於授受遮難滋彰乃鑒飾道場尋諸懺法每春於受戒之首依二十五佛及千轉神呪潔齋行道使彼毀禁之流澄源返淨登壇納法明白無疑並傳嗣于今住持不絕從此而求可謂護法菩薩也而重法尊行晨夕相仍若值上德異人必揖對欣振諮承餘令雖聞同昔習而翹仰如新斯後已謙光罕有蹤矣逮貞觀初年以琬戒素成治朝野具瞻有勅召爲皇太子及諸王等受菩薩戒故儲宮已下師禮崇焉有令造普光寺召而居之供事豐華廣沾會響又別勅延入爲皇后六宮并妃主等受戒極掖問德禁中授納法財日逾填委而欽若自守不顧有餘矚施所資悉營功德尋有別勅於苑

封八

九

內德業寺爲皇后寫見在藏經當即下令於延興寺更造藏經並委其監護琬以二宮所寄惟各其誠祇奉不難義須弘選自周季滅法隋朝再興傳度法本但存卷表至於尋檢文理取會多乖乃結義學沙門讎勘正則其有詞旨不通者並諮而取決故得法寶無濫於疑僞迷悟有分於本末綱領卓明自琬始也昔育王再集於周時今琬定宗於唐世彼此誠異厥致齊焉然其匠訓於世三藏舍之偏以苦節自修德以律儀馳譽言爲世範緇素攸歸華夷諸國僧尼從受具戒者三千餘人王公僚佐爰及皂隸從受歸戒者二十餘萬左僕射蕭瑀兄弟人倫藻鏡久厭時煩每諮法華會三之旨龍樹明中之教沉吟移景奉佩而旋右僕射杜如晦臨終委命召爲歷

劫師資大將軍薛萬徹昆季井及母氏並欽崇戒約蔬素形終普光道岳法師解洞幽關辯開慧府敬奉戒香行菩薩道而汲引忘疲弘務終日因之革勵恒習者計非恒准故京輔士庶繼踵煙隨禮供相尋日盈厨庫時有巫覡者云每至授戒說法異類鬼神諸方屯聚如承受相自非至功冥被孰能致乎琬以戒勸之至物我同欽義等風行事符草偃乃致書皇太子曰元正告始景福惟新伏惟殿下膺時納祐罄無不宜但琬夙縈沉痾不獲奉慶蒙降逮問無任荷戢感顧恩隆罔知攸厝今畧經中要務即可詳行者四條留意尋檢永綏寶祚初勸行慈引涅槃梵行之文令起含養之心存兼濟之救也二減殺者引儒禮無故不殺牛羊者皆重其生去其濫逸也

又云王者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
宜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此即
上帝悼損害之失樹止殺之漸也故佛經有
恕已之喻誠之以殺打諸事也琬聞東宮常
膳日多烹宰審如所承誠有大損殿下以一
身之料遍擬羣僚及至斷命所由莫不皆推
殿下所以長懷夕惕望崇慈恕自今已往請
少殺生東宮內外咸減肉料則曆長命久仁
育斯隆三順氣者如經不殺曰仁仁主肝肝
者木也春陽之時萬物盡生宜育群品用答
冥造如其有殺是不順氣殿下位處少陽福
居春月行慈以和正氣施惠以保天齡請年
別春季斷肉停殺慙彼含育順此陽和四奉
齋者如經年三月六齋能潔六根便資五福
伏願遵行受持齋戒何者今享此重位咸資

往因復能進德崇善用成其美則善知識者
是大因緣玄琬道德踈微曲蒙顧眄謹率聞
見敢塵聽覽登即答曰辱師所示妙法四科
循覽周環用深銘佩法師早祛塵累遊神物
表闡驚領之微言探龍宮之秘藏洞開靈府
凝照玄門固以高步彌天隣幾初地遂能留
情博施開導蒙心理實義周詞華致遠包括
今古網羅內外訓誘之至審諭之方縱聖達
立言師傅弘道亦未足髣髴要津擬議高論
但行慈減殺順氣奉齋斯乃仁人之心以成
大慈之行謹當緘諸心府奉以周旋永藉勝
因用斯冥祐餘文不載其言今之行化及此
類九名下詔斷殺起於三月盡於五月琬以
仁育兼濟乃上啓更延帝又特聽盡于歲暮
貞觀十年杪冬遘疾知歸後世又致啓東宮

累以大法又上遺封表於帝曰玄琬聞真容
晦迹像教陵遲無不假緇素以住持設內外
而爲護遂得法雲再潤慧日重輝光協萬乘
紹隆千載竊尋住持之理義有多門弘護之
方教乃非一若不依佛取捨仍恐賞罰乖宗
如其准教驗時是則簡徑當理伏以僧尼等
不依戒律致犯刑章聞徹闕庭塵瀆聽覽琬
等僧徒無任慚懼但恐餘年昏朽疾苦相仍
弱命不存洪恩未答遂於經中撰佛教後代
國王賞罰三寶法及安養蒼生論并三德論
各一卷伏願聖躬親降披覽陛下廣開上書
之路冀納芻蕘之言謹獻祕要之經請詳金
口之教但琬忝當傳法庶無匿教之愆扶劣
署封以酬終後之事不勝戀仰謹奉經以聞
又遺誠門人在於道檢言極詳切讀者垂淚

又云餘廕施諸衆生餘骸依古焚棄制服喪
臨一無預懷遂以臘月七日卒於延興寺房
春秋七十有五道俗失依皇儲哀慟天子下
詔曰玄琬律師戒行貞固學業清通方寄弘
宣正法利益羣品不幸沒世情深惻悼賜物
如別齋殯所須事由天府春官懿戚卿相重
臣並捨金貝榮加賙贈營助追福暨于百日
特進蕭瑀太府蕭璟宗正李伯藥詹事杜正
倫等並親奉戒約躬盡哀禮後旋殯山寺幢
蓋相映香華亂空從者如雲衆盈數萬前僊
速達于終南後塵猶繼于城闕四十里間皂
素充道皆云我師斯亡戒業誰保故爲時宗
如此也弟子等五百餘人奉遵遺旨爾時雲
高風靜木淨油香七衆彌山一心悲結乃命
下火依法闍維薪盡灰飛廓然歸本仍於焚

所建佛塔一區用津靈識儀像在馬東宮洗
馬蘭陵蕭鈞製銘宗正卿李伯藥制碑立于
塔所時爲冠絕初琬自始及終意存弘濟生
善福智無不綴心武德之初時經剝喪粒食
湧貴客僧無託乃自竭餘力行化魁豪隨得
貨賄並充供給日到寺厨親問豐約故主客
同慶焉又像季澆雜多輕戒律乃以身軌物
引諸法屬親執經文依時附聽乃經十遍遠
嗣先塵智首律師德光榮聞於帝京者實資
成讚能扇芳風自見令達罕能推挹如此人
矣故使唐運搜舉歲拔賢良多是律宗實由
琬之篤課也而容範端肅聲氣朗峻預瞻敬
者莫不懍然圖像厥相猶令人畏有弟子僧
伽俗姓元氏清悟寡嗜欲常隨琬導物而立
志貞正譏諫變適不犯顏色以味靜爲宗又

封八

十三

不希人世依閑業道是所謀焉臨終清嗽斂
容明誨而卒豈非師資謙德能世其塵而恨
其早卒清規未遠
釋慧蕭俗姓劉本彭城人世家徙于許州之
長葛故又爲縣人馬奕葉以衣纓稱士大夫
十八爲書生聰悟敏達善說詩禮州郡以明
經舉之非其所好遂入嵩高山求師出家雖
強識前聞而以戒行見稱耆舊明達相謂曰
若人如此必今代之優波離也開皇初遊學
鄴城博綜經律乃貫練衆部偏示四分聞泰
山靈巖寺幽栖結行之宅也乃往從焉後以
和尚年衰復還中嶽于時隋祖創業四海爲
冢故得縱任往還無所拘礙時龍門沙門明
朗河東持律之最承蕭道聲籍甚不遠從之
朗雖年齒隆蕭而卑身禮事並深相悅伏道

合欣然淹留歲序請歸河曲蕭亦不滯物我相與同行住于龍門定林寺歷緣山水居隨所好尋訪同志不憚危險馬頭山有僧善禪師聚徒結業從而習定時還朗寺弘暢毗尼仁壽中頻向黃頰山依巖夏坐有亡命者因

封八

十四

事投焉不忍遣之留匿經久後以事發引蕭爲侶所在督課追徵赴獄會朗善俱亡又兼匿罪便震錫徂南路經蒲坂時沙門道積神素道傑等晉川英彥素與周旋留連累載屬隋煬嗣曆法令滋彰藏匿嚴科殊爲峻刻蕭以許身爲道隨務東西名貫久除栖遁幽阻自中條王屋巨壑深林無險不登若遊庭戶逮中原版蕩妖氣一亂河東郡丞丁榮敬服德音招住仁壽長弘律藏學者肩隨義寧中被擁西城不虧講業及得安靜彌崇法會蒲

陝晉絳五衆師焉以貞觀十四年終于仁壽春秋七十有三自蕭服心戒業演導爲宗友接朋勝時無與貳每念朗善遊好不覺涕之無從不能裁止便登眺而慟斯重交慕善爲如此曾講涅槃僅十許遍猶恨大乘無功遂翫讀華嚴於數年間口不輟音文不釋手有請蕭爲方廣講主乃止之曰吾尚未解經意安可講乎時以爲貞而且諒又懼悞諸後學云

釋惠滿姓梁氏雍州長安人也父榮歷仕隋

封八

十五

唐爲海鹽諸州刺史滿生年素潔履正標宗慈濟含育殆非修學世俗餽饍見便寒慄僧儀道具觀即欣仰年甫七歲即樂出家二親素奉佛宗不違其志父臨海州有勅聽度便蒙剃髮隨父還京住大興善爲仙法師弟子

仙名望京邑識悟有從既道俗洽聞故父親
付屬後攜住仁壽宮之三善寺及大業之始
又住大禪定焉進戒奉業於智首律師明慎
威儀學門推揖思擇理味以達曙爲恒而勤
於政事樂行勸勉每值立界施則唱白科舉
身先衆侶諮考疑議至於受戒緣集難遮多
少教授獨斷成不眇然滿乃預令識相提撕
抵掌致有臨機忘逸往往徵正時共重其詳
審敬其成進也遊講四方不拘世累貞觀三
年常於鄜城魏兵曹家別院講羯磨法所居
草室忽爲火燒風燄俱盛將延西及滿索水
撲之因即風迴火滅得無燒爇斯戒德之威
頗難登繼至七年令造新寺通選大德以滿
行續前聞引之令住其年奉勅令住弘濟寺
上座專弘律訓獎導僧徒亟有成規旁流他

寺有集仙寺尼素無慧解妄有師習鑄老子
真人等像私自供養并廣召黃巾處堂慶會
滿與諸僧同預齋集既屬此事公訶止之連
告大德顯行擯罰又追取道像入太原寺改
成佛相用誠餘習昔周趙王治蜀有道士造
老君像而以菩薩俠侍僧以事聞王乃判曰
菩薩已成不可壞天尊宜進一階官乃迎于
寺中改同佛相例相似也又證果寺尼慧尚
者一時僥倖官禁還往會高祖昇遐離宮京
置乃以尚之住寺擬設皇靈尚即取僧寺爲
尼所住事連正勅莫敢致詞滿遂構集京室
三綱大德等二百餘人行於擯黜云自佛法
流世未有尼衆倚官勢力奪僧寺者旣是非
法宜出衆外不預四衆還往及諸法事若有
與尚衆言論者亦同此罰制令旣行是非自

顯惠尚不勝其責連訴東宮并諸朝宰有令
遣詹事杜正倫解其擯事僧衆既集多從情
議滿曰殿下住持正法惠滿據法情理今則
違理附情此則規模一亂擯本治罪罪仍未
悛據此而詳未敢聞旨便捉坐具逡巡而退
時衆懼加威權便同解擯滿聞之歎曰余伴
既少難可重治且不同解示知乖相耳尚後
謝過滿終不顧及駕巡東部下勅李衆在前
滿集京僧二百人詣闕陳諫各脫袈裟置於
頂上擬調達之行五法舉朝目屬不敢通表
乃至關首重勅方迴長安弘濟集徒講說成
匠晚秀有隣聲彩又願生安養浴僧爲業數
安公之芳緒也惇惇惻惻兢兢自勵以貞觀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遘於微疾知當後世勅
出什物並屬三寶正坐繩牀自加其膝召諸

寺衆人各執別氣從下上漸至于心言晤答
對初無昏昧煖氣至口奄爾而終春秋五十
有四焚於終南龍池寺側餘骸並化唯舌不
灰更足薪火經于累宿色逾鮮赤遂瘞于山
隅京師淨住寺惠昇爲之銘頌見于別集手
製四分律疏二十卷講三十餘遍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上

音釋

鏹悲嬌切馬 銑銑切也 睇大計切 芻蕘芻蕘如招切芻
薪之銑切也 芻蕘芻蕘如招切芻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人也目撫鳳切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瘞芻蕘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下

封九

唐 釋 道 宣 撰

明律下之餘正傳六人 附見一人 無傳二人

唐箕山沙門釋慧進傳七明 瓚

并州義興寺釋道亮傳八

益州福勝寺釋道興傳九

蘇州通玄寺釋惠旻傳十

洛州天宮寺釋明導傳十一

洛州敬愛寺釋曇光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釋道胄十三無傳

益州福緣寺釋曇逞十四無傳

釋慧進姓鮑氏潞州上黨人弱歲辭親慕從
緇侶修習戒檢極用偏功將欲剪削父母留
戀遂停俗里以仁孝見知年至三十鄉閭覲
其精苦潔身斷愛無思妻累乃共白其所親

委其元度方任出家住州治梵境寺既受具
已聞說受淨衣毛歎然重問持犯又闕諮悟
承鄴下講律徒侶僅千欣嘉滿懷以律假緣
求非文不合因即閉關自讀八十餘遍行要
耳目頗亦具瞻而義理由蹤必從師受便往
相州洪律師所一坐伏聽不移其席乃經八
遍中靜緣務相續而聽又經八年爾後栖遑
隨師南北或山或世遊採經論用裨律宗畧
計前後四分一宗百二十遍并重尋讀強三
百遍自有同塵專志累功罕儔其匹隋文末
曆有同寺僧弊進學業巨難齊競陰而嫉之
進曰相與出家同遵律業潛加蠅扇豈不以
身名致嫌乎昔聞無諍行者唯在空生聖立
芳規義非自結余雖不敏請從雅喻即日往
謝擲棄公名褐襪而出衆有止之進曰余不

滯於去留也爲緣故耳因逃聽諸方勝徒名地五臺泰岳東川北部常山鴈門隨逐禪蹤無遠必屆沙門慧瓚道王朔川又往投馬定宗師傅及瓚入關遂往箕山訪蹤巢許巖石便利有古寺焉掃以居之足不下溪三十餘

封九

二

載言行成範緇素尋焉舊本幽阻由之喧泰故其法屬常以禪律繼業以貞觀十九年正月十五日因疾跏坐而卒于山舍春秋八十有六時同鄉沙門明瓚者善宗四分心眼清亮講解相仍具傳章鈔而形氣弘偉少共齊倫在法住寺御衆揚化韓潞沁澤四州從範末齡風疾頓增相乖儀節雖衣服頽侈而飲食無暇余聞往焉欣然若舊叙悟猶正年八十餘矣

釋道亮姓趙氏趙州欒城人十五厭於世網

投州界莎坦禪坊備禪師而出家焉備博達洽聞兩河稱德偏弘大論神見清遠十六登座至于八十聲相動物詞味無變亮奉敬諮展望預聽徒乃令往封龍山誦經爲業山侶三十並是禪蹤素少淨人惟亮一已既當下位衆務同臻日別自課春五斗粟將及六載一時不懈徒跣三年六時隨衆屢蒙放遺素心不從積至七年苦勸方遂聞并部瓚禪師結徒開化盛宣佛法行達箕山便進具戒漸次太原歸依慧瓚念定爲務旁慕律宗有嚴律師者德範可歸便從受業因居無量壽寺焉即嚴之所住也自爾專攻四分無忘日夕又從嚴往石州聽地持論經停既久文旨大通覆述前解增其名實有員秀才者居幽綜習儒教有功從亮學於起信遂爲披析開發

封九

三

慧悟抱信不移承龕律師引徒盛講據業呂州又往從焉聽溫本習後返住寺依時弘演唐運初開勅爲滿師立義興寺以亮律行清顯延而止之因常講說鎮移世績貞觀之始出至本州樂城備公猶自在世欣亮遠觀爲建律遶轉展相扇聲被東夏聽徒八百請益日隆爾後頻開律府計不在數成講學士四十餘人并部法興自出此矣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有七矣

釋道興姓劉本住秦州八九歲時常念出家私詣僧寺不肯還二親恐失年十九決意定詣大光寺求出家僧衆愍之二親苦求隱避不失衆爲解喻便許剃落時天下大亂賊寇交橫死者山積興爲沙彌語諸徒曰人身難得持戒第一毋爲賊掠將去離城六十里興

沒命尋逐至已被傷未絕賊見曰此僧誠爲至孝逐母至此便不盡命乃背負母還城城中咸怪賊路兇險何因得返避難投蜀至河池縣逢贊皇公蒙被安慰送至梁州興與一老僧相隨彼有金十兩謂興曰吾有金可爲負至蜀共分興曰此危身物佛又不許不可將行若不信者善惡應驗遂捨而獨往彼持金者至三泉縣逢賊致死旣至蜀川年滿進具常行蘭若頭陀乞食智舜律師當衢講匠依聽五遍便能覆述每有異見舜深奇之後

封九

至京師首律師下伸大義如別所引後還蜀川廣聽經論不爽光陰又於江禪師下稟受禪道以爲徵心要術也自舜沒後接構律筵每年講席極爲稽引三十二度來請者方許開宗每歎云佛法漸替輕慢日增余不敢

輕所以爲重法故爾即以慙懃鄭重爲善法種子若無此種何由可遇所以每講律部及發菩提心以此勵衆聽者垂泣恩誨興待衆涕泣靜已久久方令唱文如此非一四遠來投無客主興知都維那于時官府急切不許客住諸寺無停者咸來即安撫寺主曰依官制不許何得停之興曰官不許容針私容車馬寺主豈不聞耶寺主大怒曰年少不用我語興曰此三寶也敬則見善嫌則感惡寺主憤恚還房眼看袈裟不見又往三門王家會受飯謂言是血食人喻之竟不食返寺向興懺悔尋終行蘭若時鬼來惱亂興出繩牀鬼退爲受三歸已爲禮佛名鬼亦隨禮貞觀中青城戴令來慕欲與興同房宿夜中眠驚走出房外云見一赤衣僧執杖打背云何因在

此宿以火照背如三指大隱軫赤色因求悔過興遇疾甚聞室中音樂聲自念我所求者本在佛果不願人天所願不虛諸有魔亂自應消滅言已聲滅自此便差常禮千佛日別一遍永徽三年玄奘法師送舍利令供養興獲已於房內立道場發正願曰若一生傳法并禮賢劫千佛如契聖心請放光明如語一室並爲金色弟子咸見以顯慶四年月日終於福勝春秋六十有七興自在道行節在懷晝夜恒坐曾不偃亞未常詣市不受別利乞食之外不出寺門不乘畜生不服非法益部五衆敬而重之釋惠旻字玄素河東人志性方直操行不羣仁愛汎洽稟自天性道振三吳名流七澤情好幽居多處巖壑九歲出家勤精潔業誦法

華經暮月便度十五聽法迴向寺新羅光法師成論率先問對秀逸玄賁命覆幽宗耆宿同悅年十七赴請還鄉海鹽之光興寺講法華經聽衆雲翔咸陳喜瑞異香彈指屢結空中受具之後從竹園寺志律師稟承十誦文理精通傍訊諸部志公將漸學徒用委喪事云畢東入會稽至剡禮石佛天台遊講肆數年還吳止通玄寺結徒厲業一十七年不出寺門無窺別請元始要終布衣蔬食慶弔旣絕談謔斯亡屬隋末崩離吳中饑饉道俗逃難避地東西乃守死不移禪誦無輟鳥集無擾獸羣不亂蘇州總管聞嗣安迎請出山固辭不往重使再請不獲而赴時刺史李廉薛通王榮等深相器重永崇供覲而懷志栖隱終日感感聞公通鑒不可奪也乃送入華亭

谷幹山立寺行道數年地唯下濕蚊蟲甚多恐致損傷將事移止大唐開化法事通流更入海虞山隱居二十餘載遠方請業常百餘人地宜梓樹勸勵栽植數十萬株通給將來三寶功德中年別於南澗止一草菴兩兔一彪相親同止內外盤遊無相陵惱至於禽獸神祇請受歸戒叙其事績未可具也蘇州都督武陽公李世嘉遣書降使頻請不赴貞觀十九年刺史江王因國度人行道之次請令出山王欲受戒施衣傳諸香供並固讓諸德不授不納辭退山泉逍遙自翫凡講經律菩薩戒成實論數各有差古律舊疏有陋失者皆刪正而通暢焉著十誦私記十三卷僧尼行事二卷尼衆羯磨兩卷道俗菩薩戒義疏四本受業學士傳化者二十餘人以貞觀末

年八月十一日旦終於所遁春秋七十有七
未終三日異香滿寺舉衆怪問曰吾後日當
去矣生死人之常也寄世本若行雲慎無哭
泣各念無常早求自度畏事殯葬律有恒儀
碑誌飾詞一不須作能依此訣吾何言矣斯

固臨終不撓可謂堅貞者矣

封九

七

釋明導姓姚氏本吳興人因官歙州遂家于
彼幼叶雅調與衆不羣隋末喪亂二親崩歿
發心出家意存護法所在尋逐彌勤戒檢以
貞觀初行達陳州逢勅簡僧唯留世導以
德聲久被遂應斯舉雖蒙榮聞意所遺之乃
歎曰出家弘濟務存許道豈以名貫拘滯一
方乃翻然遠征棄擲寺宇至爍礪二師座下
餐稟幽奧未盈涼暑聲聞超挺因令覆述縱
達無遺學門義侶莫不推挹自諸寺結憾訟

及道俗牽連不決皆請通之及導面往吐言
愜伏皆歎其善達無諍權導不思之力也龍
朔二年道行夙彰奉勅別住東都天宮寺麟
德元年今上造老子像勅送芒山仍令洛下
文物備列時長吏韓孝威妄託天威黃巾扇
惑私囑僧尼普令同送威遂勒州部二十二
縣五衆通集洛州各事幢幡剋日齊舉導出
衆對曰佛道二門由來天絕邪正位殊本自
碩異如何合雜雷同將引既無別勅不敢聞
命威大怒曰是何道人輒拒國命乃使人脫
導袈裟將行禁勅導曰袈裟勅度所著非勅
不可妄除無勅令僧送道所以不違國命威
怒曰道人有不送天尊者出導即挺身獨立
預是僧尼同時總往導所威怒曰道人欲反
導應聲語大曹官人曰長吏總召僧尼唱反

此則長吏自反衆僧不反須告御史導等一時崩出威大忙懼降階屈節慙謝而止以斯抗禦季代少之因僧大集簡試度人天宮餉食過中乃至僧有不量時景者取而進敢導曰諸大德竝佛法遺寄天下楷模非時之食

封九

對俗而敷公違法律現法滅緣冒罔聖凡一至於此衆竝愧之因索水清漱月餘不食悲慨正法凋淪相及道俗苦勸方乃進餅以斯量之故以護法之士不顧形有者代有人焉今年六十餘東夏英髦一期咸集導於清衆有高稱焉

釋曇光姓張氏汴州人自幼及長潔志清範諸有勝徒莫不登踐於礪礫兩師聽受成教逮至立年盛明律藏命宗章義是所推崇礪歎曰使吾道流河右誠此人乎又往玉法師

所聽法華地論高達勝乘玄理權實坦然又往嵩岳相禪師學修正觀因屏絕塵惱不羈名利會東都盛德須有住持以光有素德景行難擁遂勅召住天宮寺又以教受新成衆徒胥集網管之任非人不傳因又召爲寺之

上座綏撫清衆不肅而成然而汎愛之誠終古罕類四方律學莫不諮詢故其房宇門人肩聯踵接成就所舉遠近遵承西明寺律師君度奕奕標舉一時俊烈亦光之所進也今麟德二年東都講說師資導達彌所欽羨焉

封九

試爲論曰自法王之利見也將欲清澄二死剪除三障所以張大教網布諸有流雖復惑累增繁起唯三業隨業設教三學興焉戒本防非諒符身口定惟靜亂誠約心源慧取閑邪信明殄惑三法相假義形聖量是故論云

戒如捉賊定如縛賊慧如殺賊賊謂煩惑不可卒除功由漸降故立斯旨莫非戒具定修深知障惑明智觀察了見使纏我倒既銷諸業不集推其本也則淨戒爲功舉其治也則正慧爲德經美能生豈不然矣是使五乘方駕於戒道衆聖有隨於行衢垂福祐於四生廣紹隆於萬載非夫戒德何以懋哉粵自金河累言爰始靈山集法時尊厚味道被淳源雖復設教不倫互裁輕重奉者無乖會聖體意兩不相非然夫上座大衆創分結集之場五部十八流宗百載之後備列前傳部執等陳且自律藏久分初通東夏則薩婆多部十誦一本最廣弘持實由青目律師敷揚晉世廬山慧遠讚擊成宗爾後瓊穎分鑣而命路祐瑗波騰於釋門澄一江淮無二奉矣而恨

受遵四分隨依十誦可爲商之其次傳本則曇無德部四分一律雖翻在姚秦而創敷元魏是由赤髭論主初乃誦傳未展談授尋還異域此方學侶竟絕維持邇及覆聽方開學肆有宋文世彌沙塞部五分一本開譯揚都覺壽所傳生嚴其筆文極鋪要深可弘通郢匠輟斤流味無日可爲悲夫雖聞海濱披述汾顧剖詞登往搜求名實乖爽可惜華典虛度神州迦葉遺部解脫一本梵葉久傳無人翻度唯出戒本在世流通等聚餘宗更無異轍世該妄習偏備愚叢婆羅羅部律本未傳藏中見列僧祇部者乃是根本大衆所傳非是百載五宗生也統叙五部支分此方已獲其四若據攝末從本則二部是其所宗此方已獲其一自餘羣部多是西域賢聖續述行

事其中類聚自分區別緣叙難裁畧言之矣
惟夫慧日已沉法流方被衆行之重無越斯
經諒由附相束情心事易准動靜科據有契
威容凡愚妄習觀相弘善故律緣制斯致罕
乖試詳講導開士特奉明人見想紛馳互程
神畧部別廢立取捨難恒學觀未張易爲開
舉何以明耶至如受具一法三聖元基部各
陳要具舒隨相異宗會受事類星張當受明
隨同猶合契考夫行事之士則鄉壤部分窮
其受戒之源宗歸四分今則隋學陳相不祖
先模抑斷是投妄情斯記可謂師資訓黷教
授無功亦是願行道殊機見互僻斯之糅雜
二百餘年豈不以傳通失人故使頌聲流鄭
今則混一唐統普行四分之宗故得終始受
隨義難乖隔攝護雖廣其源可尋自初開律

釋師號法聰元魏孝文北臺揚緒口以傳授
時所榮之沙門道覆即紹聰緒續疏六卷但
是長科至於義舉未聞于世斯時釋侶道味
猶淳言行相承隨聞奉用專務栖隱不暇旁
求魏末齊初惠光宅世宗匠跋陀師表弘理
再造文疏廣分衢術學聲學望連布若雲峯
行光德光榮曜齊日月每一披闡坐列千僧
競鼓清言人分異辯勒成卷帙通號命家然
光初稟定宗後師法律軌儀大聖徽猷具焉
所以世美斯人行解相冠誠有從矣有雲暉
願三宗律師躡踵傳燈各題聲教雲即命初
作疏九卷被時流演門人備高東夏暉次出
疏畧雲二軸要約誠美蹊徑少乖得在畧文
失於開授然雲勇於義宗談叙誠博暉則覈
切詞相法聚推焉世該首尾信探風骨汾陽

法願眇視兩家更開薨穴製作抄疏不減於前彈紉覈於律文是非格於事相存乎專附頗滯幽通化行并塞故其然也其餘律匠理洪隱樂導深誕等或陶冶鄭魏或開壇燕趙或導達周秦揚塵齊魯莫不同師雲術齊駕當時雖出鈔記畧可言矣而遵開業關中盛宗帝里經律雙授其功可高于時世尚僧祇而能間行四分登座引決其從如流剋敵每臨銜箭而返然遵一其神志聲色不渝由是人法歸焉可謂行之及也智首律師承斯講授宗係誠廣探索彌深時屬雲雷接統傳化學門遠被製述全希豈非博瞻百家共師一軫雖欲厝筆無詞可通屬有礪亮行判爍勝藏興或傳道於東川或稱言於南服其中高第無越魏都製疏乃行其緒誠少餘則名擅

一方蓋無筆記而復化行艱阻多翳時心豈不以制在篇初故陷者惡聞其失嗚呼律爲法命弘則命全今不欲弘正法斯滅又可悲之深矣觀夫定慧兩藏理在通明戒律一宗申情纏事局事則紛披雜集前後異條開制適緣舉例寧准論餘兩藏義在潛通達解知微名爲會正所以天仙小聖逗機明道互說精理開明慧務俱稱至教印定成經若據律宗唯遵佛誨大小諸聖不妄傳揚斯何故耶良由教限內衆軌躅常儀僧寶可欽非餘訓勗自非位極至聖誰敢厝心是以文云吾尚不以衆僧付於身子況餘人乎故所制重輕皆遵成教縱有疑問還委佛通雖著論詳述而不作是使遺言四命戒爲大師三集法輪先弘斯典論稱法壽豈虛也哉昔鶴樹已前

持律者衆其中高者牛王最初往業未夷徙居天室其次接緒號優波離五百獻功奉持爲上致使四十餘載七衆憲章隨犯科要多因面結至於持犯通塞徵舉治儀皆命顯揚委其監護雖復二十四依通傳正軌楷模後

到元

十三

葉必祖斯文暨乃東川創開戒業曹魏嘉平方弘具戒爾前法衆同號息慈師弟乃聞纔移俗耳行羯磨也憑准法護之宗論布薩也翻誦僧祇之戒教綱初啓隨得奉之未可怪也西晉務法稍漸綱猷中原喪亂干戈競接洛邑凋殘渭陰荒燼竺護青門之衆可卷而懷康會黃武之徒未足收採重以孫皓苛虐元燾不仁擁寺列兵虔劉釋種平城之側高尚覆屍黃河之涘梵僧捐寶投骸靡厝法律寧通時會彌天恢張儀範僧衆常則皆約戒

科兵饑交貿網制嚴密廣如前傳所叙故安舉三章且救時要攝緣成濟得其務焉但教缺未弘必假傳授鼻奈耶律初是安通文極疎畧粗知大旨審其正則誠所未聞弘在人乎安當斯寄其後遠睿願翼成習門風秦晉兩邦昌明法化誠其力矣自斯厥後南北兩分住持位別各程綱目互舉清徒故有攝嶺栖霞弘明淨地泰山靈隱建立戒壇應供列鴈行之僧叙戒聞重受之夏即其事也若夫入法交映則行解相扶有昧則絕紐當時無德遂埋神於地故世中迷學其流四馬試畧舉之想當迷責樂大乘者志尚浮虛情專貪附故有排委戒網捐絰威儀見奉律者輕爲小乘毀淨戒者重爲大道便引黃葉是真金之喻木馬非致遠之能訶折排抵如捐草土

皆由行缺於身塵染網領恥已不逮於清達
慢已有累於嚴制遂即迴情學大開展心曾
陵轢聲聞褒揚菩薩通情則恐投於坑穽取
解則曲媚於門閭如斯懷挾未曰倫通以此
求心心可知矣何不廣讀大乘開張慧路微

封九

古

廷聖意有附塵焉是以勝鬘所談女人之起
行也猶知毗尼即大乘學地持所明初心之
具修也尚識律儀即菩薩藏何況諳達理教
體化知神解不謝於上賢行寧虧於下衆必
行有乖解非解也得語而不詳義棄智而從
諸識生死無涯之儔固難述矣流俗常事三
省而加九思出世所詮四依之與八正降斯
以往未足言哉是知大小兩教隨相攝修並
在離著豈唯封執若存此計與外不殊半滿
經論皆陳此過戒之受也但啓虛願之門戒

之隨也須遵實行之務知受而不明隨修願
而無其行可謂隻輪無轉於地折翮有墜於
空信哉世有鄙斯戒者皆爲煩累形神弊其
持犯故同輕削指爲小道小可捐也宜即捨
之矜重情多緘言無報誠以攝御門學非戒
不弘相善任持非戒不立其猶行必涉戶言
必有由故名利將及爭位夏而斂容師授尊
模趨壇場而整帶豈非貪決情勇覽戒奉以
爲師行絕網猷委戒填諸溝壑專志在於本
毒去取匠於方寸用斯弘濟誠未敢聞此則
愛大憎小爲迷一也若能關鍵身口附相攝
持虛蕩慮知體道懷德則安遠光憑斯其人
矣世學諸論詞數區分傍大乘而通小徑委
本筌而尋章句時連界繫乍別色心一行六
歷之相攝名教頻繁之包富聖別爲存道行

封九

古

凡學止在名譽於是讎討終身博綜詞義輕蔑戒誥陵犯色聲邪說富於脣吻邪求滿於胃臆謂捧鉢爲鈍丁號持瓶爲豎子半月說戒唯列麤言衣鉢受持極成煩碎遂即顛倒形服雷鼓言聲侮弄尊儀斜眄經律故使衣藥受淨永絕其身戒約住持生緘其口斯豈不聞於本業也知業則不然乎但騰焰於舌端曾未圖爲心約此則尊高矜伐賤委本基爲迷二也若能深討使性妙識治能念動唯見我人事對但明塵識則未悉何賢當斯目也惠休論士樹以風聲然其專大探小騰實復光其美又有行福末凡稟素踈野廣讀多誦情見特隆偏畧戒科謂講生倒不如常飲薄乳飽我心神靜處幽閑何過相及斯皆靡聞教行動事疑遲不學無知隨念交集所以

每講聽抹坐列羣僧就務鑽研其人無幾學猶不解況不學乎牛毛麟角頗爲近實又有成樹塔寺繕造田園舉畱牽材未由物命燎原漑隰豈避生靈唯恐福業不成實未懷諸慈惻是則不聞大聖之明誠也十誦三相正在斯人或謂爲福行罪功過相補是又不聞律緣之初禁也緣修佛堂方制地戒意在隨念附相策心不惟事業無益之咎故世思微務靜之士招引實希躁擾經營之夫騰擲者衆麤法易染妙理難弘爲迷三也若能依准

封九

十六

教行不越常刑賢聖所同實當弘護至如澄寺九百神道映於趙都遠林不刊戒德流於晉世可龜鏡矣專門奉律之客立志貞梗之夫薄誦戒緣粗知文句時登九座引衆闡揚慢水覆心更無依學是則不聞明律師之清

誠也法身成具方免師資今乃易從止足未
思弘瞻魚睨雲漢爵躍僧倫惟我律師餘皆
師律顧諸經論事等石田針膝高名約同稊
稗知法世寡誰辨薰蕕任縱科治是非一亂
輕重由其量處禍福自其心神出語成形曾
無再覆傳而不習禮門所輕習而不經釋宗
所誠何異讀禮而存倨傲誦易而忽陰陽勗
哉斯言令終宜始但以時遭像季法就澆漓
律部邪緣宗仰繁矣並由本尋學語義旨誦
文搯紙籤述題鞭記賞有則依闕則絕言縱
有異徵取通無路便言律無正斷故是前聖
開聽遂即冒世輕生漫行章句飲杏湯者爲
清齋畜錢寶者爲小犯坐具無勞截淨鉢量
未必姬周斯皆強於鉛刃易取思齊其迷四
也若能廣尋羣典備閱行藏挹酌四印照融

三制臨機剖斷則文理相循括舉例則物我
同曉如斯御衆世有人哉尋夫戒律之筌筌
於持犯定慧之學恒務在治能治則亂惑可
銷能持則神機清遠餘外浮遊章句等捐月
而執指端矜誕教相同詠藥而迷愈疾論者
試開四學終墜兩迷非言何以致詞詞列惑
心寧盡故經陳曰種種法喻咸存離著律又
述云常爾一心念除諸蓋固復懷斯誠叙微
有箴銘將用體鏡如流且復昭彰于後耳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三下

音釋

裨班糜切 頽徒回切 墜徒可切 壞徒可切 紕吉勦切

覈下華切 隰席入切 下下 睨五計切 襍博木切

下下 褐胡葛切 音易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封十

唐 釋 道 宣 撰

護法上

本傳八人
附見四人

東魏洛都融覺寺釋曇無最傳一

西魏京師大僧統中興寺釋道璠傳二

齊逸沙門釋曇顯傳三

封十

周終南山避世逢釋靜藹傳四

慧

京師大中興寺釋道安傳五

慧
影實貴

新州願果寺釋僧勔傳六

隋京師雲花寺釋僧猛傳七

益州孝愛寺釋智炫傳八

釋曇無最姓董氏武安人也靈悟洞微餐寢
玄秘少稟道化名垂朝野爲三寶之良將即
像法之金湯諷誦經論堅持律部偏愛禪那
心虛靜謐時行汲引咸所推宗兼博貫玄儒

尤明論道故使七衆望塵奄有繁闇最狀世
情重將捐四部行施獎誨多以戒禁爲先亟
動物機信用雲布曾於邯鄲崇尊寺說戒徒
衆千餘並是常隨門學至四月三十日布薩
行籌依位授受常計之外及長六十最居座
端深怪其異旣無外衆通夕懷疑明旦重推
有人見從邯鄲城西而來者並異倫大德衣
服正帖翔步閑雅亦有見從鼓山東面而來
或於中路逢者皆云往赴崇尊聽僧說戒如
是數般節級勘其年齒相扶人數多少恰滿
六十焉故知道會聖心是使幽靈遐降竹林
群隱明非妄承最德洽釋宗屢當時望後勅
住洛都融覺寺寺即清河文獻王懌所立廊
宇充溢周于三里最善弘敷導妙達涅槃華
嚴僧徒千人常業無怠天竺沙門菩提留支

見而禮之號爲東土菩薩嘗讀最之所撰大乘義章每彈指唱善翻爲梵字寄傳大夏彼方讀者皆東向禮之爲聖人矣然其常以弘法爲任元魏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請釋李兩宗上殿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請諸法

封十

師等與道士論義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最對論帝問佛與老子同時不姜斌曰老子西入化胡成佛佛以爲侍者文出老子開天經據此明是同時最問曰老子同何王而生何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三年在楚國陳州苦縣厲鄉曲人里九月十四日夜生簡王四年爲守藏吏敬王元年年八十五見周德陵遲遂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約斯明矣最曰佛當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二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經三百

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三十年乃與尹喜西遁此乃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如來言出何文紀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制法聖人當明於佛迥無文誌何耶最曰孔氏三備卜經佛之言言出在中備仁者識同管窺覽不弘達何能自達帝遣尚書令元乂宣勅道士姜斌論無宗旨宜令下席又議開天經是誰所說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就觀取經太尉蕭綜太傅李寔衛尉許伯桃吏部尚書邢巒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千文餘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衆帝時加斌極刑西國三藏法師菩提留支苦諫乃止配徒馬邑最學優程譽繼乎魏

封十

三

史藉甚騰聲移肆通國遂使達儒朝士降階設敬接足歸依佛法中興惟其開務後不測其終

釋道臻姓牛氏長安城南人出家清貞不群非類謙虛寡交顧唯讀經博聞爲業諸法師於經義有所述忘者皆徃問之西魏文帝聞而敬重尊爲師傅遂於京師立大中興寺尊爲魏國大統于時東西初亂宇文太祖始纂帝圖挾魏西奔萬途草創僧徒相聚綴旒而已旣位僧統大立科條佛法載興誠其人矣爾後大乘陟岵相次而立並由洵漸德化所流又於昆池之南置中興寺莊池之內外稻田百頃並以給之梨棗雜果望若雲合及卒帝哀之廢朝喪事所資並歸天府送於園南爲立高墳塋封之地一頃今所謂統師墓是

也近貞觀中猶存古樹

釋曇顯不知何許人元魏季序遊止鄴中栖泊僧寺的無定所每有法會必涉其塵皆通諮了義隱文自餘長唱散說便捨而就餘講及後解至密理顯便輒已在聽時以此奇之而覩其儀服猥濫名相非潔頗復輕削故初並不顧錄唯上統法師深知其遠識也私惠其財賄以資飲噉之調或因昏醉卧于道邊時復清卓整其神器及文宣受禪齊祚大興天保年中釋李二門交競優劣屬道士陸修靜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武啓運天監三年下勅捨道帝手制疏文極周盡修靜不勝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亡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乃出勅召諸

封十

四

沙門與道士對校道術爾時道士呪諸沙門衣鉢或舉或轉或呪諸方梁橫豎於地者沙門曾不學方術默無一對士女擁鬧貴賤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靜乃高談自伐矜街道術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強侮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微術並辭屈退事亦可見帝命上統令與修靜誦試上曰方術小伎俗儒恥之況出世也雖然天命相拒豈得無言可令最下座僧對之時顯位居末席酒醉酣盛扶輿登座因立而笑衆皆憚焉而是上統所遣不敢有諫顯語李宗云向誇現術一之與二者深有其致矣即於座上翹足而立曰吾已現一矣卿可現二各無言對顯曰向呪諸衣物飛舉者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呪之皆無動搖帝勅十人舉之不動如故乃以

衣置諸梁木怙然無驗諸道士等相顧無顏猶以言辯爲勝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詔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群小庶人矣靜與其衆緘口無言文宣處座自驗臧否其徒爾日皆捨邪從正求哀濟度未發心者勅令染剃故斬首者非一自號神仙者並上三爵臺令其投身飛遊悉委屍于地僞妄斯伏乃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乃有祇崇麴蘖是味清虛焉在胸脯斯甘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宜皆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者並付昭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廣如別傳所載于時齊境一心奉佛國無兩事迄于隋運方漸開宗至今東川

此襄猶少傳者曰達化護持融尚馳名秦世小以致遠顯公著績高齊知人難哉上統揣其骨則千里駿足異世同駕以貌取人失之自古則徒飾玄黃矣復何能抗禦之哉顯竟以放達流俗潛遁人世不知所之

釋靜藹姓鄭氏滎陽人也夙標俗譽以溫潤知名而神器夷簡卓然物表甫爲書生博志經史諸鄭魁岸者咸賞異之謂與吾宗黨其此兒矣與同伍遊寺觀地獄圖變顧諸生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斯酷者便強違切諫二親不能奪志鄭宗固留藹決裂愛縛情分若石遂獨往瓦棺寺依和禪師而出家時年十七具戒已後承仰律儀護持明練時所載重又從景法師聽大智度論一聞神悟謂敞重幽更習先解便知濫迷周行齊境顧

問知律講席論堂亟陳往復詞令詳雅理趣清新皆略無承導終于世累乃撫心曰余生年不幸會五濁交亂失於物議得在可鄙進退惟谷高蹈可乎遂心口相弔擯影嵩岳尋括經論用忘寤寐然於大智中百十二門等

四論最爲投心所崇餘則旁續異宗成其漏照言必藻績珠連書亦草行相貫高爲世重罕不華之後自悟曰綺文爽理草寔亂真豈流宕忘返不思懲艾乎自爾誓而斷之唯以釋道東鶩並味前聞恐涉邪津悔於晚學又入白鹿山逖觀黃老廣攝受之途莊惠詭駁標寓言之論未之尚也聞有天竺梵僧碩學高行世之不測西達咸陽謫求道情猛欣所聞見私度關塞載離寒暑旣至渭陰未及洗足即申謁敬昔聞今見見累於聞大鼓徒揚

資訪無指乃潛形倫伍陶甄舊解蕪沒遜遁
知我者希掩抑十年達窮通之數體因緣之
理附節終南有終焉之志煙霞風月用祛亡
反峯名避世依而味靜唯一繩床廓無庵屋
露火調食絕諸所營召彼癘徒誨示至理令

封十

七

其致供日就嗽之雖屬膿潰橫流對位而無
獸惡由是息心之衆往結林中授以義方鬱
爲學市山本無水須便飲澗嘗於昏夕學人
侍立忽降虎來前跑地而去及明觀之漸見
潤濕乃使挑掘飛泉通注從是遂省下澗須
便挹酌今錫谷避世堡虎跑泉是也藹立身
嚴恪達解超倫據林引衆講前四論意之所
傳樂相弘利其說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
侶袒立合掌殷勤鄭重經時方遂乃勅取繩
床圍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

擿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解云何
令其傳意方進後偈傍有未喻者更重述之
每日再講此法無怠常自陳曰余厭法慢法
生不值佛世縱聞遺教心無信奉恒懷怏怏
終須練此身心有時試縱情欲誠心造惡有
時攝念惟願假修相善如此不名安身如此
不名清心故約已制他誠非正檢然末世根
緣多相似耳必厭煩屈者須住不辭具儀者
離此其開蒙敦勵皆此類也有沙門智藏者
身相雄勇智達有名負糧二石造山問道因
見橫枝格樹戲自稱身遇爲藹見初不可止
三日已後方召責云腹中他食何得輒戲如
此自養名爲兩足狗也藏銜泣謝過終不再
納遂遣出山沙門曇延道安者世號玄門二
傑當時頂蓋名德相勝及論教體紛諍由生

諮訪取決讓謝良久方爲開散兩情通悅不覺致禮各鳴一足跪而啓曰大師解達天鑒應處世攝道今則獨善其身喪德泉石未見其可藹曰道貴行用不即在言余觀時進退故且隱居求志耳爾後事故入城還歸林野

封十

屬周武之世道士張實譎詐罔上冒增榮寵潛進李氏欲廢釋宗既縱倖紫宸蠅飛黃屋與前僧衛元嵩齋齒相副帝精悟朗鑒內烈外溫召僧入內七宵禮懺欲親觀懺犯冀申殿黜時既密知各加懇到帝亦七夕同僧不眠爲僧讚唄并諸法事經聲七轉莫不清靡事訖設會公陳本意有猛法師者氣調高拔躬抗帝旨言頗激切衆恐禍及其身帝但述懷曾無赦退藹聞之歎曰朱紫雜糅狂哲交侵至矣可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又曰餐

周之粟飲周之水食檀懷音寧無酬德又爲佛弟子豈可見此淪湑坐此形骸晏然自靜寧大造於像未分俎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引見登殿舉手唱言曰來意有二所謂報三寶慈恩酬檀越厚德援引經論子史

傳記談叙正義據證顯然從旦至午言無不詣明不可滅之理交言支任抗對如流梗詞厲色鏘然無撓百僚近臣代之戰慄而神氣自若不阻素風帝雖愜其詞理而滅毀之情已決既不納諫又不見遣藹又進曰釋李邪正人法混并即可事求未煩聖慮對十陛下必情無私隱涇渭須分請索油鑊殿庭取兩宗人法俱煮之不害者立可知矣帝怯其言乃遣引出時宜州沙門道積者次又出諫俱不用言乃與同友七人於彌勒像前禮懺七日既

不食已一時同逝。藹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携其門人四十有餘，入終南山。東西造二十七寺，依巖附險，使逃逸之僧得存。深信及法滅之後，帝遂破前代關山，東西數百年來官私佛寺，掃地並盡。融刮聖容，焚燒經典。禹貢八州，見成寺廟出四十千，並賜王公充爲第宅。三方釋子減三百萬，皆復軍民，還歸編戶。三寶福財，其貲無數。簿錄入官，登即賞費。分散蕩盡。初於建德三年五月，行虐關中。其禍既畢，至六月十五日，罷朝有金城公任民部於所治府，與左右彷徨天望，忽見五六段物飛騰虛空，在於鳥路大者上摩青霄，大如十斛，圓許漸漸微沒。自餘數段，小復低下。其色黃白，卷舒空際，類幡無脚。爾日天清氣靜，纖塵不動，但增炎曦而已。因往東宮，府道經

圓土北，見重牆上有黃書橫拖棘上，及往取之，乃是摩訶般若經第十九卷。問其所由，答云：從天而下，飛揚墮此。于時三寶初滅，刑法嚴峻，略示連席之官，乃藏諸衣袖，還緘篋笥，屬隋興運，轉牧冀州。爰命所部從事趙絢，叙之曰：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嬰俗累，恕崇法理，精感明靈，神化斯應。遂使群經騰翥，等扶搖之上；昇隻卷飄，返若丹鳥之下降。其去也明，惡世之不居其來也。知善人之可集，應瑞乎如彼聖著乎如此。我皇出震，乘乾更張，琴瑟親臨，九服躬總。八荒知三寶之可崇，體四生之^{封十}不固。遂頒海內，修淨伽藍，是使像法氤氲。同諸舍衛，僧尼隱軫，還類提河。特以此經像明靈著，自非積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傳芳後葉。初武帝知藹志烈，欣欲見之，乃勅三衛

二十餘人巡山訪覓氎衣道人朕將位以上卿共治天下藹居山幽隱追蹤不獲後於太一山錫谷潛遁睹大法淪廢道俗無依身被斬縲無力毗贊告弟子曰吾無益於世即事捨身故先相告衆初不許慕從聞法便閒覽大小諸乘撰三寶集二十卷假與賓主會遣疑情抑揚飛伏廣羅文義弘讚大乘光揚像代并錄見事指掌可尋冀藏諸巖洞庶後代之再興耳自藹入法行大慈門繒續皮革一無踐服唯履毳布終于報盡後狀身情迫獨據別巖勅侍者下山明當早至藹乃跏坐盤石留一內衣自條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引腸掛于松枝五臟都皆外見自餘筋肉手足頭面鬢析都盡並唯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侍人心驚通夜失眠明晨走赴猶見合掌捧

心身面西向跏坐如初所傷餘骸一無遺血但見白乳滂流凝于石上遂累石封外就而殮焉即周宣政元年七月十六日也春秋四十有五弟子等有聞當世具諸別傳親侍沙門慧宣者內外博通奇有志力痛山頽之莫仰悲梁壞之無依爰述芳猷樹碑塔所後有訪道思賢者入山禮敬循諸崖隙乃見藹書遺偈在于石壁題云初欲血書本意不謂變爲白色即是魔業不遂所以墨書其文曰諸有緣者在家出家若男若女皆悉好住於佛法中莫生退轉若退轉者即失善利吾以三因緣捨此身命一見身多過二不能護法三欲速見佛輒同古聖列偈叙之

無益之身惡煩人功解形窮石散體巖松天人脩羅山神樹神有求道者觀我捨身

願令衆生見我骸骨煩惱大船皆爲覆沒
願令衆生聞我捨命天耳成就菩提究竟
願令衆生憶念我時具足念力多聞總持
此報一罷四大凋零泉林逕絕巖室無聲
普施禽獸乃至昆蟲食肉飲血善根內充
願我未來速成善逝身心自在要相拔濟
此身不淨底下屎囊九孔常流如漏隄塘
此身可惡不可瞻觀薄皮裹血垢汙塗漫
此身穢穢猶如死狗六合成不從化有
觀此臭身無常所囚進退無免會遭蟻螻
此身難保有命必輸狐狼所噉終成蟲蛆
天人男女好醜貴賤死火所燒暫見如電
死法侵人怨中之怨吾以爲酬誓斷根源
此身無樂毒蛇之筐四大圍繞百病交涉
有名苦聚老病死數身心熱惱多諸過咎

此身無我以不自在無實橫計凡夫所宰
久遠迷惑妄倒所使喪失善根畜生同死
棄捨百千血乳成海骨積太山當來兼信
未曾爲利虛受勤苦衆生無益於法無補
忍痛捨施功用無邊誓不退轉出離四淵
捨此穢形願生淨土一念花開彌陀佛所
速見十方諸佛賢聖長辭三途正道決定
報得五通自在飛行寶樹餐法證大無生
法身自在不斷三有殄除魔道護法爲首
十地滿足神化無方德備四勝號稱法王
願捨此身已早令身自在法身自在已
在在諸趣中隨有利益處護法救衆生
又復業應盡有爲法皆然三界皆無常
時來不自在他殺及自死終歸如是處
智者所不樂應當如是思衆緣既運湊

業盡於今日

釋道安俗姓姚馮翊胡城人也識悟玄理早附法門性無常師聞道而至兼以恬虛靜泊凝心勝境謙肅爲用動止施度凡厥禪侶莫不推服後隱于太白山栖遁林泉擁志經論

封十

十三

思拔深定慧業斯舉傍觀子史粗涉大綱而神氣高朗挾操清遠進具已後崇尚涅槃以爲遺訣之教博通智論用資弘道之基故周世渭濱盛揚二部更互談誨無替四時住大陟岵寺常以弘法爲任京師士子咸附清塵安內外旣明特善文藻動言命筆並會才華而風韻踈通雅調詳簡執禮居尊仁被朝貴故榮達儒宰知名道士日來請論咸發信心故得義流天下草偃從之周武廓清天步中外提福頻御雕輦躬禮安焉安道爲物宗師

坐鎮崇敬令帝席地而止安則如常敷化高談正法詞無涉世公卿側目觀者榮慶時及中食安命供設帝將舉筯曰弟子聞俗人不合僧食法師如何以罪累人安曰佛教權實律制開遮王賊惡臣並通供給貧道據法相擬理非徒爾帝曰審如來言非佛意也但恐損道衆耳又與賊臣同席誠無預焉即勅將去更論餘法曾不以介意斯即季代之高量也後勅住大中興寺別加殊禮帝往南郊文物大備諸道俗同覲通衢勅別及安令觀天子鹵簿儀具安答曰陛下爲民故出貧道爲法不出帝聞彈指歎善久之安鑒悟絕倫德風遠扇立形平准守道自遵皆此類也與同學慧雋知名周壤雋姓朱氏京兆三原人生不學書而耳餐取悟一聞不忘藏諸胃臆流

略儒釋談如泉涌攻擊關責鋒鏑叢萃曾於一日安公正講涅槃後命章設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構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難俊終援引文理微並相讎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捨其致方事

封十

十四

解文故使驚唱前修預聞高揖僂後歷尋華

土縱學名師凡所霑耳皆義通旨得安與同室三十餘年言晤飛玄誠逾目擊因疾而卒安撫屍慟哭曰宣尼有言信不虛矣至天和四年歲在己丑三月十五日勅召有德衆僧

名儒道士文武百官二千餘人於正殿帝昇御座親量三教優劣廢立衆議紛紜各隨情見較其大抵無與相抗者至其月二十日又依前集衆論乖各是非滋生並莫簡帝心索然而退至四月初勅又廣召道俗令極言陳

理又勅司隸大夫甄鸞詳佛道二教定其先後淺深同異鸞乃上笑道論三卷合二十六條用笑三洞之名及笑經稱三十六部文極詳據事多揚激至五月十日帝又大集群臣詳鸞上論以爲傷靈道士即於殿庭焚之道

安慨時俗之混并悼史籍之沉罔乃作二教論取擬武帝詳三教之極文成一卷篇分十二初歸宗顯本篇有客問曰僕聞風流傾墜六經所以緝修誇尚滋彰二篇所以述作故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

封十

十五

通曰道斯皆孔老之神功可得而詳矣近覽釋教文博義豐觀其汲引則恂恂善誘要其旨趣則疊疊茲良然三教雖殊勸善義一途迹誠異理會則同至如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感往以知物化何異釋

典之獸身無常之說哉但拘滯之流未馳高
觀不能齊天地於一指均是非於一氣致令
談論之際每有不同此所謂匿摩尼於胎殼
掩大明於重夜傷莫二之淳風塞洞一之玄
旨祈之於彌劫奚可值哉主人答曰子之窮
辯未盡理也夫萬化本於生生而生生者無
生三才兆於始始而始始者無始然則無生
無始物之性也有化有生人之聚也聚雖一
體而形神兩異散雖質別而心數弗亡故救
形之教教稱爲外濟神之教教稱爲內是以
智論有內外兩經仁王辯內外兩論方等明
內外兩律百論言內外二道若通論內外則
該彼華夷若局命此方則可云儒釋釋教爲
內儒教爲外備彰聖典非爲誕謬詳覽載籍
尋討源流教唯有二寧得有三何者昔玄古

樸素墳典之誥未弘淳風稍離丘索之文乃
著故包論七典統括九流咸爲治國之謨並
是修身之術若派而別之則應爲九教總而
合之則同屬儒宗論其官也各王朝之一職
談其籍也普皇家之一書子欲於一化之內
舍九流爭川大道之世使小成競辯豈不上
傷皇極莫二之風下開拘放鄙蕩之弊真所
謂巨蠹鴻猷眩曜朝野矣佛教者窮理盡性
之格言出世入真之正轍論其文則部分十
二語其旨則四種悉檀理妙域中固非名號
封十
所及化檀繫表又非情智所尋至於遣累落
筌陶神盡照近超生死遠證泥洹播闡五乘
接群機之深淺該明六道辯善惡之昇沉隻
祈出世而理無不周邇及王化而事無不盡
能博能要不質不文自非天下之至靈孰能

興斯教哉雖復儒道千家農黔百氏取捨驅馳未及其度者也唯釋氏之教理富權實有餘不了稱之曰權無餘了義號之爲實通言善誘何名妙賞子謂三教雖殊勸善義一余謂善有精麤優劣宜異精者超百化而高昇麤者修九居而未息安可同年而語其勝負哉又云教迹誠異理會則同爰引世訓以符玄教此蓋悠悠之所昧未暨其本矣教者何耶筌理之謂理者何耶教之所詮教若果異理豈得同理若必同教寧得異筌不期魚筌不爲兔將爲名乎理同安在夫厚生情篤身患之誠遂興不悟遷流逝川之歎乃作並是域內之至談非踰方之巨唱何者推色盡於極微老氏之所未辯究心窮於生滅宣尼又所未言可謂瞻之似盡而察之未極者也經

曰分別色心有無量相非諸二乘所知且二乘之與大行俱越妄想之鄉菩薩則惠兼九道聲聞則獨善一身其猶露潤之比巨壑微塵之比須彌況凡夫識想何得齊乎故經曰無以日光等彼螢火若夫以齊而齊不齊者未齊矣以齊而齊於齊者未齊焉余聞善齊天下者以不齊而齊天下者也何須夷岳實淵然後方平續鳥截鶴於焉始等此蓋狷夫之野議豈達士之貞觀乎故諺曰紫實昧朱狂斯濫哲請廣其類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資色心以成軀稟陰陽而化體不可以色心是等而便混以智愚陰陽義齊則同之於貴賤此之不可至理皎然雖強齊之其義安在帝爲張賓構譖意遣釋宗初覽安論通問僚宰文據卓然莫敢排斥當時廢立遂寢誠

有所推至建德三年歲在甲午五月十七日
乃晉滅佛道二宗別置通道觀簡釋李有名
者晉著衣冠爲學士焉事在別傳安削迹潛
聲逃于林澤帝下勅搜訪執詣王庭親致勞
接賜牙笏綵帛并位以朝列竟並不就卒于
周世初安之住中興携母相近每旦出觀手
爲煮食然後上講雖足侍人不許兼助乃至
析薪汲水必自運其身手告人曰母能生養
於我非我不名供養卒于母世初無一息斯
淮天聖擔棺之像布化澆夫矣及其知將即
世也乃作遺誡九章以訓門人其詞曰敬謝
諸弟子夫出家爲道至重至難不可自輕不
可自易所謂重者荷道佩德榮仁負義奉持
淨戒死而有已所謂難者絕世離俗永割親
愛迴情易性不同於衆行人所不能行割人

所不能割忍苦受辱捐棄軀命謂之難者名
曰道人道人者行道人也行必可履言必可
法被服出家動爲法則不貪不諍不讒不匿
學問高遠志存玄默是爲名稱參位三尊出
賢入聖滌除精魂故得君主不望其報父母
不望其力普天之人莫不歸揖捐妻減養供
奉衣食屈伸俯仰不辭勞役恨者以其志行
清潔通於神明憚怕虛白可奇可貴故自頃
荒流道法遂替新學之人未體法則棄正著
邪忘其真實以小黠爲智以小供爲足飽食
終日無所用心退自推觀良亦可悲計今出
家或有年歲經業未通文字不決徒喪一世
無所成名如此之事不可深思無常之限非
旦則夕三塗苦痛無強無弱師徒義深故以
申示有情之流可爲永誡其一曰卿已出家

永違所生剃髮毀容法服加形辭親之日上下涕零割愛崇道意陵太清當遵此志經道修明如何無心故存色聲悠悠竟日經業不成德行日損穢迹遂盈師友慙恥凡俗所輕如是出家徒自辱名今故誨勵宜當專精其

封十

十九

二曰卿已出家棄俗辭君應自誨勵志果青雲財色不顧與世不群金玉不貴唯道爲珍約已守節甘苦樂貧進德自度又能度人如何改操趨走風塵坐不暖席馳務東西劇如徭役縣官所牽經道不通戒德不全朋友蚩弄同學棄捐如是出家徒喪天年今故誨勵宜各自憐其三曰卿已出家永辭宗族無親無疎清淨無欲吉則不歡凶則不感超然從容豁然離俗志存玄妙執真守樸得度廣濟普蒙福祿如何無心仍著染濁空爭長短銖

兩升斛與世爭利何異僮僕經道不明德行不足如是出家徒自毀辱今故誨示宜自洗沐其四曰卿已出家號曰道人父母不敬世帝不臣普天同奉事之如神稽首致敬不計富貧尚其清淨自利利人減之所重一米七斤如何怠慢不能報恩倚縱遊逸身意虛煩無戒食施死入太山燒鐵爲食融銅灌咽如斯之痛法句所陳今故誨約宜改自新其五曰卿已出家號曰息心穢雜不著唯道是欽志叅清潔如玉如冰當修經戒以濟精神衆生蒙祐并度所親如何無心隨俗浮沉縱其四大恣其五根道德遂淺世事更深如是出家與世同塵今故誨約幸自開神其六曰卿已出家捐世形軀當務竭情泥洹合符如何擾動不樂閑居經道損耗世事有餘清白不

封十

二十

履反入泥塗過影之命或在須臾地獄之痛
難可具書今故戒勵宜崇典謨其七曰卿已
出家不可自寬形雖鄙陋使行可觀衣服雖
麤坐起令端飲食雖疎出言可餐夏則忍熱
冬則忍寒能自守節不飲盜泉不肖之供足
不妄前久處私室如臨至尊學雖不多可齊
上賢如是出家足報二親宗族知識一切蒙
恩今故誠汝各宜自敦其八曰卿已出家性
有昏明學無多少要在修精上士坐禪中士
誦經下士堪能塔寺經營豈可終日一無所
成立身無聞可謂徒生今故誨汝宜自端情
其九曰卿已出家永違二親道法革性俗服
離身辭親之日乍悲乍欣邈爾絕俗超出埃
塵當修經道制已履真如何無心更染俗因
經道已薄行無毛分言非可貴德非可珍師

友致累患恨日殷如是出家損法辱身思之
念之好自將身安有弟子慧影寶貴並列名
隋世影傳燈大論繼踵法輪汎迹人間情多
野外著傷學存廢獸修等三論傷學除謗法
之愆存廢防奸求之意獸修令改過服道並
藻逸霞爛煥然可遵後卒開皇末歲貴翫閱
群典講律爲務見晉世支敏度合五家首楞
嚴爲一本八卷又合三家維摩經爲一本五
卷隋沙門僧就合四家大集爲一本六十卷
貴乃合三家金光明爲一本八卷復請崛多
三藏譯銀主陀羅尼及屬累品足以成部沙
門彥琮重覆梵本品部斯具焉

封十

王二

據國雖奉事未詳讎校遂不遠鄉關躬聞帝
闕面陳至理以邪正相參僥情趨競未辯真
僞更遞毀譽乃著論十有八條難道本宗文
以三科釋其前執賢聖既序凡位皎然其詞
略云勔以世之濫述云老子尹喜西度化胡
出家老子爲說經戒尹喜作佛教化胡人又
稱是鬼谷先生撰南山四皓注未善尋者莫
不信從以爲口實異哉此傳君子尚不可罔
況貶大聖者乎今具陳此說非真人世差錯
假託名字亦乃言不及義翻辱老子意者勝
人達士不出此言將是無識異道誇競佛法
假託鬼谷四皓之名附尹喜傳後作此異論
用迷惑俗竊聞傳而不習夫子不許妄作者
凶老君所誡此之巨患增長三塗宜應糾正
救其此失然教有内外用生疑假人有賢聖

多述本迹故班固漢書品人九等孔丘之徒
爲上上類例皆是聖李老之儔爲中上類例
皆是賢何晏王弼云老未及聖此則賢聖天
分優劣自顯故魏文之博悟也黃初三年下
勅云告豫州刺史老聘賢人未宜先孔子不
知魯郡爲孔子立廟成末漢桓帝不師聖法
正以嬖臣而事老子欲以求福良足笑也此
祠之興由桓帝武皇帝以老子賢人不毀其
屋朕亦以此亭當路行來者輒往瞻視而樓
屋傾頽儻能壓人故令修整昨過視之殊整
頓恐小人謂此爲神妄往禱祝違犯常禁宜
宣告吏民咸使知聞據斯以言程露久矣世
多愚人不尋前達故有此弊耳今考據年月
群達誠言區別人世并內經外典並對條例
覽詳卷首邪正自顯雖復著論周世垂名朝

野通人罕遇終以事迷竟不行用及後法毀逃難不測所終

釋僧猛俗姓段氏京兆涇陽人姿蔭都雅神情迥拔童孺出家素知希奉聰慧利根幽思通遠數十年間躬事講說凡有解悟靡不通練昔魏文西征勅猛在寢殿闡揚般若貴宰咸仰味其道訓周明嗣曆詔下屈住天宮永弘十地又勅於紫極文昌二殿更互說法當時旨延問對酬答無窮黃巾之徒紛然構聚猛乃徐搖談柄引敵深渦方就邪宗一一窮破故使三生四見之語並屈當時元始真文字經粉碎曩日天師徒侶瓦解乖張道俗肅然更新耳目初帝始齊三教猛分爲九十五門後退一乘更進三十有生之善詞甚崇粹學觀所歸即不預帝覽遂淪俗侶猛退屏人

事幽栖待旦隋文作相佛日將明以猛年俱德重玄儒湊進追訪至京令崇法宇於大象二年勅住大興善寺講揚十地寺即前陟岵寺也聲望尤著殊悅天心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弘護未足以長威權固亦光輝釋種移都南頓寺亦同遷於遵善里今之興善是也名雖居隸而恒住雲花勗徒課業以開皇八年二月四日卒于住寺春秋八十有二初將大漸深照苦空話言盈耳翕然欲絕語衆曰吾其去也遂即神遷時貴其置心不亂葬于城東馬頭穴刻石立銘于雲華寺今猶存矣

釋智炫者益州城都人也俗姓徐氏初生室有異光少小出家入京聽學數年遂擅名京洛學衆推崇請令覆講若瀉瓶無遺會周武

帝廢佛法欲存道教乃下詔集諸僧道士試取優長者留庸淺者廢於是詔華野高僧方岳道士千里外有妖術者大集京師於太極殿陳設高座帝自躬臨勅道士先登時有道士張賓最爲首長登高唱言曰原夫大道清虛淳一無雜祈恩請福上通天曹白日昇仙壽與天地同畢風教先被中夏無始無終舍生賴之以得長生洪恩厚利不可校量豈如佛法虛幻言過其實不容本土客寓中華百姓無知信其詭說今日欲定臧否可出頭來看襄城公何安自行如意座首少林寺等行禪師發憤而起諸僧止之曰今日事大天帝在此不可造次知禪師爲佛法大海然應對之間復須機辯衆共謀議若非蜀炫無以對揚共推如意以將付炫炫旣爲衆所推又忿

張賓浪語安庠而起徐昇論座坐定執如意謂張賓曰先生向者所陳大道清虛淳一無雜又云風教先被中夏者未知風教之起自何時所說之教於何處說又言佛法不容本土客寓中華可辯道是何時生佛是何時出賓曰聖人出世有何定時說教興行有何定處道教舊來本有佛法近自西來炫曰若言無時亦應無出若無定處亦應無說舊來本有非復清虛上請天曹豈得無雜壽與天地同畢豈得無始無終賓曰道人浪語爲前王無識留汝等輩得至于今今日聖帝盡須殺却帝惡其理屈令舍人謂之曰賓師且下賓旣退帝自昇高座言曰佛法中有三種不淨納耶輸陀羅生羅睺羅此主不淨一也經律中許僧受食三種淨肉此教不淨二也僧

多造罪過好行姪洸佛在世時徒衆不和通相攻伐此衆不淨三也主法衆俱不淨朕意將除之以息虛幻道法中無此事朕將留之以助國化顧謂炫法師曰能解此三難真是好人炫應聲謂曰陛下所陳並引經論誠非謬言但見道法之中三種不淨又甚於此案封十天尊處紫微宮恒侍五百童女此主不淨甚於耶輸陀羅之一人道士教中章醮請福之時必須鹿脯百斛清酒十斛此教不淨又甚於三種淨肉道士罪過代代皆有千古亂常姜斌犯法此又甚於衆僧僧衆自造罪過乃言佛法可除猶如至尊享國嚴設科條不妨逆子叛臣相繼而出豈以臣逆子叛遂欲空於大寶之位耶大寶之位固不可以臣子叛逆而空佛法正真豈得以衆僧犯罪而廢炫

雅調抑揚言音朗潤雖處大節曾無懼顏帝愕然良久謂炫曰所言天尊侍五百童女出何經炫曰出道三皇經帝曰三皇經何曾有此語炫曰陛下自不見非是經上無文今欲廢佛存道猶如以庶代嫡帝動色而下因入內群臣僧衆皆驚曰語觸天帝何以自保武非炫曰主辱臣死就戮如歸有何可懼周可早亡遊神淨土豈與無道之君同生於世乎衆皆壯其言明旦出勅二教俱廢仍相器重許以婚姻期以共政法師志操逾厲與同學三人走赴齊都時周齊之界皆被槍布棘彼有富姥姓張鋪氈三十里令炫得過至齊盛爲三藏名振東國武帝破鄴先遣追求帝弟越王宿與法師厚善恐帝肆怒橫加異責乃鞭背成痕俗服將見越王先爲言曰臣恨

其逃命已杖六十令脫衣見帝帝變色曰恐其懷慚遠逝以至死亡所以急追元無害意責越王曰大丈夫何得以杖捶相辱待遇彌厚與還京師武帝崩隋文作相大弘佛法兩都歸趣一人而已歲景將秋懷土興念又以

封十

三六

蜀川迥遠奧義未宣援首西歸心存敷暢蜀

王秀未之知也時長史周宣明入朝赴考隋

文帝謂之曰炫法師安和耶宣明驚惶莫知

所對文帝曰一國名僧卿遂不識何成檢校

宣明稽首陳謝死罪及還先往寺叅禮寺舊

在東逼於苑囿又是鄱陽王葬母之所王既

至孝故名孝愛寺宣明移就今處供養無關

至大鄴改爲福勝寺法師宣揚覺倦入隱三

學山觸目多感遂遊山詩曰

秀嶺接重煙 欽岑上半天 絕巖低更舉

危峯斷復連 側石傾斜澗 迴流瀉曲泉
野紅知草凍 春來鳥自傳 樹錦無機織
猿鳴詎假弦 葉密風難度 枝疎影易穿
抱表依閑沼 策杖戲荒田 遊心清漢表
置想白雲邊 榮名非我顧 息意且蕭然
年一百二歲不病而卒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四

音釋

封十

三六

勸彌充切 帖他協切 胸胸權切 脯脯俱切 方方矩切

堡堡博浩切 跑跑蒲交切 足足趾切 趾趾石切 盜盜毛切 充充茂切

毛毛也 鋤鋤逆各切 刀刀剋角切 黥黥人切 黎黎其廉切 渦渦毛切

水水回也 欽欽岑切 岑岑山高貌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上

八一

唐 釋 道 宣 撰

護法下

正傳十
附見五

唐并州大興國寺釋曇選傳一

隰州沙門釋法通傳二

終南山智炬寺釋明瞻傳三

京師勝光寺釋慧乘傳四

道璋

京師大總持寺釋智實傳五

普應
法行

終南山至相寺釋弘智傳六

終南山龍田寺釋法琳傳七

惠序

眉州聖種寺釋道會傳八

鄧州興國寺釋智勤傳九

新羅國大僧統釋慈藏傳十

勝圖

釋曇選姓崔高陽人神慧諳詭不偶時俗雖博通經術而以涅槃著名不存文句護法爲

慮本晚住并部興國寺川邑奉之以爲師傳每有衆集居于座元酬問往還以擊節爲要吐言開令宏放終古僧侶乃多莫敢摧挫時人目爲豹選者也及楊諒逆節中外相叛招募軍兵繕造牟甲以興國寺爲甲坊以武德寺爲食坊後於武南置陣楊素敗之官軍入郭搜求逆黨總集諸僧責供反者僧等辭曰王力嚴切不敢遮約素曰有幾僧諫王被殺而云王力嚴切此並同反不勞分踈可依軍法選時在衆不忍斯禍乃出對曰比佛法陵遲特由僧無有德可以動俗致有亂階結聚不能誨以忠信此誠如公所教今被理責陷身無地素乃舒顏曰僧等且還留向對僧擬論機務自爾晝叅軍將開散僧誅晚還寺宿不久煬帝下勅通被放免故合衆獲安誠其

功也及大業末歲兵饑交接四方僧遊寄食無地與國雖富儉嗇者多每食時禁門自守客僧擁結終不之前選不勝滅法憤激身心每日拄杖在門驅趨防者攜引羈僧供給鉢器送至食堂衆多是其子弟不敢違逆由是

△

△

衆開僧制許選停客自餘不得然其慈濟之深感激府俞房內廓然財什不積唯置大鉢一口每日引諸乞兒所得食調總鉢中選請食分亦和其內雜爲饘粥便行坐乞人手自斟酌見其縵縷敝錯形容癯瘦流淚盈臉不能自勝選亦依行受粥而食日別如此遂及有年皇運伊始人情安泰義興新寺法綱大張沙門智滿當塗衆主一川鄉望王臣傾重創開諸宇嚴位道場三百餘僧受其制約夏中方等清衆肅然風聲洋溢流潤遐邇選聞

之乃詣其寺庭滿徒聞來崩騰下赴告曰卿等結聚作何物在依何經誥不有冒罔後生乎滿曰依方等經行方等懺選曰經在何處將來對讀遂將一卷來選曰經有四卷何不一時讀之沙門道綽曰經文次第識不俱聞

選曰吾識可共爾識同耶但四卷齊讀又言未了便曰依咒滅罪耳可罷之又曰自佛法東流矯詐非少前代大乘之賊近時彌勒之妖詿誤無識其徒不一聞爾結衆恐壞吾法故力疾來問雖爾手把瓶子倚傍猶可遂杖策而返武德八年選疾淹積問疾者充牣房宇乃尸卧引衣申脚曰吾命將盡何處生乎名行僧道綽曰阿闍梨西方樂土名爲安養可願生彼選曰咄爲身求樂吾非爾儔綽曰若爾可無生耶答曰須見我者而爲生乎乃

△

△

潛息久之不覺已逝時年九十有五道俗哀慘送于西山之陰傳者親往其寺不及其人觀其行事遺蹟庶可凜雪形心頓祛鄙恪叔緒護法開士抑斯人乎

釋法通龍泉石樓人初在隰鄉未染正法衆僧行往不達村閭如有造者以灰洒面通雖處俗情厭恒俗以開皇末年獨懷異槩超出意表剃二男二女并妻之髮被以法衣陟道詣州委僧尼寺時有問者通便答曰我捨枷鎖志欲通法既達州寺如前付囑便求通化寺明法師度出家於即遊化稽湖南自龍門北至勝部嵐石汾隰無不從化多置邑義月別建齋但有沙門皆延村邑或有住宿明旦解齋家別一槃以爲通供此儀不絕至今流行河右諸州聞風服義有僧投造直詣堂中

承接顏色譬若親識故通之卒導其德難倫曾行本邑縣令逢之問是何僧答云山客令乃禁守不許遊從通即絕粒竭誠遠獄行道其夜聽事野狐鳴叫怪相既集通夕不安及明放遣通曰我遠獄行道正得道理如何見放經日不食夜又狐鳴官庶以下莫不震懼苦勸引挽方從其請爾後巡行無時寧舍曾投人宿大咋其脛尋被霹死風聲逾顯後卒於龍泉余以貞觀初年承其素迹遂往尋之息名僧綱住隰州寺親說徃行高聞可觀欣其餘論試後披叙夫以高世之量隨務不倫統其大歸莫非通道所以九十六部兼邪正之津途一十七羣現機緣之化迹故能光開佛日弘導塵蒙攝迷沒之鄙夫接戒濁之澆首並得開智清悟通聖革凡弘道利生於是

乎在今有不達之者同世相輕覩其家業叢雜閱其形骸塵弊遂則雷同輕毀曾不大觀由之自陷備于成教故文云不觀法師種姓形有但受其法開我精靈斯言可歸通有之矣

釋明瞻姓杜氏恒州石邑人也少有異操所住龍貴村二千餘家同共高之傳于口實四通經十七明史州縣乃舉爲進士性慕超方不從辟命投飛龍山應覺寺而出家焉師密異其度乃致書與鄴下大集寺道場法師令其依攝專學大論尋值法滅藏形東郡隋初出法追住相州法藏寺而立志貞明不干非類正業之暇了無他涉內通大小外綜丘墳子史書素情所欣狎將事觀國移步上京開皇三年勅召翻譯住大興善衆觀德望可

宗舉知寺任辭而不免便綱管之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涂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勅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于時黃老士女初聞即拜唯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瞻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勅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瞻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黃巾之族連拜不已唯瞻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勅僧是誰錄名奏聞便即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瞻又先登雖達

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勅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遺東帛特隆常准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內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勅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衆以瞻正色執斷不避強禦又舉爲知事上座整理僧務備列當時大唐御世爰置僧官銓擬明哲允圻無滯貞觀之初以瞻善識治方有聞朝府召入內殿躬昇御床食訖對詔廣列自古以來明君民主制御之術兼陳釋門大極以慈救爲宗帝大悅因即下勅年三月六普斷屠殺行陣之所皆置佛寺登即一時七處同建如幽州昭仁晉州慈雲呂州普濟汾州弘濟洺州昭福鄭州等慈洛州昭覺並官給匠石京送奴隸皆因瞻之開發也又私以每年施物常飯千

僧大乘經論須者爲寫歲恒不絕爲報母恩及暮齒將臨山栖是造遂入太一山智炬寺而隱焉京輦歸信遠趣於林問道奉戒又繁常昔乃自惟曰攝心歸靜猶自煩乎試縱餘齡更還京邑少時遇疾猶堪療治乃曰吾命極矣可懸一月枯骸累人乃延諸大德就興善寺設齋辭訣房杜僕射舉朝畢集具賁助供餽錫山積瞻通大捨懺辭告別即日力杖出京返于智炬竭誠勤住想觀西方心道明利告侍者曰阿彌陀佛來也須臾又云二大菩薩亦至吾於觀經成就十二餘者不了既具諸善相顏貌怡然奄爾而逝春秋七十即貞觀二年十月二十七日也時以預記之驗知命存乎初未終前遺令焚身及闍維訖乃見骸骨圓全都無縫道當其頂上紫色曄然

遂瘞于巖下

釋慧乘俗姓劉氏徐州彭城人也其先炎漢之緒祖欣梁直前將軍瑯琊太守父雅陳兵部郎中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陵大僧正善閑成論及大涅槃乘年十二發心入道仍事強爲師服膺論席備探精理十六啓強曰離家千里猶名在家沙門也請廣遊都鄙流諸耳目強從之便下揚都聽莊嚴寺智燭法師成實爰始具戒即預陳武帝仁王齋席對御論義詞辯絕倫數千人中獨迴天睠至四月八日陳主於莊嚴寺總令義集乘當時豎佛果出二諦外義有一法師英俠自居擅名江左舊住開泰後入祇洹乃問曰爲佛果出二諦外爲二諦出佛果外乘質云爲法師出開泰爲開泰出法師彼曰如鴛鴦鳥不住園

廁乘應聲曰釋提桓因不與鬼住彼曰鳩翅羅鳥不栖枯樹乘折云譬如大海不宿死屍于時燭公處座嘆曰辯才無礙其鋒難當者也躬於帝前賞天柱納袈裟由是令響通震隣國斯傳陳桂陽王尚書毛喜僕射江總等並伸久敬咸慕德音屬陳季道離隋風遠扇太尉晉王於江都建慧日道場遍詢碩德乘奉旨延住仍號家僧後從王入朝頻蒙內見時淨影慧遠道聲揚播由來不面因過值講即伸言論義高詞麗聲駭德徒遠顧曰何處吳僧脣舌陵人復豈愈此王聞之彌敬其詞辯時慧日創立搜揚一化並號龍象咸開義門既爰初盛集法輪肇駕王乃請乘盡心言論不有見尊致結既承資蓄縱辯無前折關陳欸皆傾巢穴甚稱王望別賞帛百段暨高

祖東巡武宗鑾駕伊洛勅遣江南吳僧與關
東大德昇殿堅義乘應旨首登命章對論巧
問勅與切並紛集縱橫駱驛罔弗喪律亡圖
高祖目屬稱揚羣英歎異開皇十七年於揚
州永福寺建香臺一所莊飾金玉絕世罕儔
及晉王即位彌相崇重隨駕行幸無處不經
大業六年有勅郡別揀三大德入東都於四
方館仁王行道別勅乘爲大講主三日三夜
興諸論道皆爲折暢靡不泠然從駕張掖蕃
王畢至奉勅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吐言
清奇聞者歎咽麴布髮於地屈乘踐焉至八
年帝在東都於西京奉爲二皇雙建兩塔七
層木浮圖又勅乘送舍利瘞于塔所時四方
道俗百辟諸侯各出名珍於興善寺北天門
道南樹列勝場三十餘所高幢華蓋接影浮

空寶樹香煙望同雲霧迎延靈骨至于禪定
僉共請乘開仁王經化洽士庶正道自登咸
嘉賞讚十二年於東都圖寫龜茲國檀像舉
高丈六即是後秦羅什所負來者屢感禎瑞
故用傳持今在洛州淨土寺會隋室分崩唐
皇御曆武德四年掃定東夏有勅僞亂地僧
是非難識州別一寺留三十僧餘者從俗上
以洛陽大集名望者多奏請二百許僧住同
華寺乘等五人勅住京室于時乘從僞鄭謂
被牽連主上素承風問偏所顧屬特蒙慰撫
命住勝光泰國功德咸歸此寺武德八年歲
居協洽駕幸國學將行釋奠堂置三座擬叙
三宗衆復樂推乘爲導首時五都才學三教
通人星布義筵雲羅綺席天子下詔曰老教
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

次孔末後釋宗當爾之時相顧無色乘雖登座情慮莫安今上時爲秦王躬臨位席直視乘面目未曾迴頻降中使十數教云但述佛宗先敷帝德餘一無所慮既最末陳唱諦徹前通乃命宗云上天下地榮貴所資緣業有由必宗佛聖今將叙大致理具禮儀並合掌虔跪使師資有據聲告纔竟皇儲已下爰逮群僚各下席胡跪竚聆逸辯乘前宣帝德云陛下巍巍堂堂若星中之月云云次述釋宗後以二難雙徵兩教玄梯廣布義網高張莫不躡響風馳應機雲涌既而天子迴光敬美其道群公拜手請從弘業黃巾李仲卿結舌無報博士祭酒等束體轅門慧日更明法雲還布當又下詔問乘曰道士潘誕奏悉達太子不能得佛六年求道方得成佛是則道能

生佛佛由道成道是佛之父師佛乃道之子弟故佛經云求於無上正真之道又云體解大道發無上意外國語云阿耨菩提晉音翻之無上大道若以此驗道大佛小於事可知乘報略云震旦之與天竺猶環海之比隣州聘乃周末始興佛是周初前出計其相去二十許王論其所經三百餘載豈有昭王世佛而退求敬王時道乎勾虛驗實足可知也仲卿向叙道者有太上大道先天地生鬱勃洞虛之中煒燁玉清之上是佛之師不言周時之老聃也且五帝之前未聞有道三王之季始有聃名漢景已來方興道學窮今討古道者爲誰案七籍九流經國之典宗師周易五運相生既闢兩儀陰陽是判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不測謂之神天地於事可明陰

陽在生有驗此理數然也不云有道先天地
生道既莫測從何能生佛故車胤云在已爲
德及物爲道殷仲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
言得孝在心由之而成也論衡云立身之謂
德成名之謂道道德也者爲若此矣卿所言
道寧異是乎若異斯者不足歸信豈有頭戴
金冠身被黃褐鬚垂素髮手把玉璋別號天
尊居大羅之上獨名大道治玉京之中山海
之所未詳經史之所不載大羅既烏有之說
玉京本亡是之談言畢下座舉朝屬目此時
獨據詞宗餘術無爲而退一席揚扇萬代舟
航可尚可師立功立事近假叨幸之力遠庇
護念之恩也貞觀元年乘以銜荷持命義須
崇善奉爲聖上於勝光寺起舍利寶塔像設
莊嚴備諸神變并建方等道場日夜六時行

坐三業以貞觀四年十月二十日終于舊房
春秋七十有六門人道璋先奉遺告於南山
谷口焚之私斂餘灰還於勝光起塔沙門法
琳爲製碑文見于別集唯乘釋蒙據道護法
爲心撫物卹窮彌留情曲而詞辯無滯文義
俱揚寫送若流有逾宿誦此之一術歿後絕
蹤而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頻昇中殿面對天
顏神氣蕭散映徹牆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
又卿士王公妃嬪庶族皆熏准香申明供禮
所講涅槃般若金鼓維摩地持成實等各數
十遍璋即乘之猶子也少所恭奉立性誠慤
偏能唄讚清轉婉約有勢於時每爲都講亦
隸倫則京邑後附多響其塵云
釋智實俗姓邵氏雍州萬年人也童稚兒聚
謫詭超異預有談論必以佛理爲言先十一

出家住大總持寺聽叙玄奧登共器之隨以小緣而能通暢宏遠自涅槃攝論俱舍毗曇皆鏡其深義開其關鑰兼以思力堅明才氣雄毅武德之歲初平鄭國三大法師惠乘道宗辯相等西赴京師主上時爲秦王威明寓內志奉釋門乃請前三德并京邑能論之士二十餘僧在弘義宮通宵法集實年十三最居下座上命令對論發言清卓驚絕前聞新至諸僧無敢繼響上及諸王異聲同歎曰此小師最俊烈後必紹隆三寶矣實眉間白毫可長數寸光映額額沙門吉藏摩其頂捋其毫曰子有異相當躡跡能仁恨吾老矣不見成德武德七年檢狝孔熾屢舉烽燿前屆北地官軍相拒有僧法雅夙昔見知武皇通重給其妻勝任其慙溢僧衆惘然無敢陳者奏

請京寺驍悍千僧用充軍伍有勅可之雅即通聚簡練別立團隊既迫王威寂無抗抵實時年二十有一深究雅懷恐與異度事或彰陳必累大法乃致書於雅曰與子同生像季共屬陵遲悲六道之紛然愍四生之未悟子每遊鳳闕恒遇龍顏理應灑甘露於帝心塵慈雲於合識何乃起善星之勃見鼓調達之惡心令善響沒於當時醜迹播揚於後代豈不以朝舍安忍省納芻蕘恣此愚情述斯頑見嗟于可悲實傷其類耳自多羅既斷終不更生析石已分義無還合急持衣鉢早出伽藍使清濁異流蘭艾殊列則使群臣息於譏論梵志寂於謗聲定水澹而更通慧燈晦而還照此言至矣想見如流雅得書逾怒科督轉切備辦軍器剋日將發實騰入其衆大哭

述斯乖逆壞大法輪即是魔事預是千僧同時號叫聽者寒心下決實遂擒攝法雅毆擊數拳告云我今降魔使邪正有據雅以事聞帝云此道人大羸付法推効即被枷禁初無怖色將欲加罪僕射蕭瑀等奏稱精進有聞勅乃罷令還俗所選千人並停復寺實雖處俗壞而兵役得停欣泰其懷曾無憾結貞觀元年勅遣治書侍御史杜正倫檢校佛法清肅非濫實恐法雅猶乘先計濫及清徒乃致書於杜使曰況俗僧智實白實懷橘之歲涉清信之名採李之年漆息慈之位雖淺智福能然敢希先達竊見化度寺僧法雅善因曩世受果今生如安上之遊泰似遠公之入晉理應守護鵝之行持結草之心思報皇王之恩奉酬覆載之德乃於支提靜院恒為宰殺

之坊精舍林中鎮作妻孥之室脫千僧之服四海愴動地之悲謗七佛之經萬國嗟訐天之怨自漢明感夢摩騰入洛已來無所名人頗曾聞也皇帝受禪撫育萬方欲使王道惟清法海無穢公策名奉節許道亡身除甘蔗之災拔空腹之樹使禪林鬱映慧苑扶疎慕實嘉聲震于邦國寧可忍斯邪佞仍捧鉢於祇桓棄我真廉絕經行於靈塔龍門深濬奉見無由天意高懸流問何日惟公鑒同水鏡智察幽微仰願拯驚翼於華箱濟涸鱗於窮轍輕以干陳但增悚懼後法雅竟以狂狷被誅倫以事聞乃下勅云智實往經論告法雅預知羸勃自還俗已來又不虧戒行且依舊出家因返寺房綜括前業摺討幽致有譽京室十一年駕往洛州下詔云老君垂範義在

清虛釋迦貽則理存因果求其教也汲引之迹殊途求其宗也弘益之風齊致然大道之行肇於遂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形之外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致治反樸還淳至如佛教之興基於西域逮於

△

十四

後漢方被中土神變之理多方報應之緣匪一洎乎近世崇信滋深人冀當年之福家懼來生之禍由是滯俗者聞玄宗而大笑好異者望真諦而爭歸始波涌於閭里終風靡於朝廷遂使殊俗之典鬱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遁忘返于茲累代今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解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於稱謂道士女道士可在僧尼之前庶敦反本之俗暢於九有貽諸萬葉時京邑僧

徒各陳極諫語在別紀實惟像運湮沉開明是屬乃擣大德法常等十人隨駕至關上表曰法常等言年迫桑榆始逢太平之世貌同蒲柳方值聖明之君竊聞父有諍子君有諍臣法常等雖預出家仍在臣子之例有犯無隱敢不陳之伏見詔書國家本系出自柱下尊祖之風形于前典頒告天下無得而稱令道士等處僧之上奉以周旋豈敢拒詔尋老君垂範治國治家所佩服章亦無改異不立觀宇不領門徒處柱下以全真隱龍德而養性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其愚非魯司寇莫之能識今之道士不遵其法所著衣服並是黃巾之餘本非老君之裔行三張之穢術棄五千之妙門反同張禹漫行章句從漢魏已來常以鬼道化於浮俗妄託老君之

△

十五

後實是左道之苗若位在僧尼之上者誠恐
真偽同流有損國化如不陳奏何以表臣子
之忠情謹錄道經及漢魏諸史佛先道後之
事如前伏願

天慈曲垂聽覽勅遣中書侍郎岑文本宣勅

八

十五

語僧等明詔久行不伏者與杖諸大德等咸
思命難飲氣吞聲實乃勇身先見口云不伏
此理萬刃之下甘心受罪遂杖之放還抱思
旋京晦迹華邑處于渭陽之三原焉信心之
侶敬奉如雲情計莫因遂感氣疾知命非久

欲與故人相別而生不騎乘乃令弟子四人
各執床角昇至本寺精爽不雜召諸知友執
手訣云實以虛薄妄廁僧儔一期既至知復
何述但恨此身虛死未曾爲法以爲慨然近
夢阿私陀仙見及云常得出家想非徒說少

時卒於大總持寺春秋三十有八即貞觀十

二年正月也實自生能不入市鄺不執錢寶

不求利涉三衣瓶鉢常不離身雖常日往還

而始無輒離志行嚴肅殊有軌度攝誘多方

故四遠道俗而放之僧多依附之親侍沙門

八

十六

七人皆供承有叙通共嘉焉總持故塔修奉

者希實每香燈供養以爲已業病轉就篤滴

水不通已經旬日侍人非時進漿實曰大聖

垂誠其可欺乎吾見臨終犯戒者多矣豈使

累劫之誠而陷於一咽者哉遂閉氣而止又

問以終事答云譬如彎弓放矢隨處即落觀

于山水未有親疎之心任時量處省事爲要

乃葬南郊僧墓中斯亦達性之一方矣終後

三原信士方三十餘里皆爲立靈廟夜別四

五百人聚臨如喪厥親迄于百日衆方分散

初總持寺有僧普應者亦烈亮之士也通涅槃攝論有涯略之致以傳奕上事群僧蒙然無敢諫者應乃入秘書太史局公集郎監命奕對論無言酬償但云禿丁妖語不勞叙接應曰妖孽之作有國同誅如何賢聖俱崇卿獨侮慢奕不答應退造破邪論兩卷背負還條徑詣朝堂以陳所述時執事者以聖上開治通諫芻蕘雖納奕表未將理當不爲呈達應乃多寫論本日往朝省卿相郎署鼓言奕表牽挽奕手與談正理奕素本淺學假詞於人杜口不對斯亦慙惓強捍僧傑不可抑也應之所師法行者亦貞素之僧也俱住總持衆首之最立操孤拔與物不群每日六時常立衆像自問自答入進殿中乃至勞遣應聲如在精懃特立衆難加焉故又目之爲高行

也行見塔廟必加治護飾以朱粉搖動物敬京寺諸殿有未盡者皆圖續之銘其相氏即勝光褒義等寺是也武德之始猶未有年諸寺饑餒煙火不續總斷持名勝普應爲先結會僧倫普開糧路人料一勺主客咸然時來投者日恒僅百夙少欣欣曾不告倦而行微念起厭怠懷即悔告人大開鬼業如何自累惜他食乎每旦出門延頓客旅歡笑先言顧問將接多辦鉢履安處布置乃達時豐初不休舍後往楚國講遺教論以畢終矣

釋弘智姓萬氏始平槐里鄉人隋大業十一年德盛鄉閭權爲道士因入終南山絕粒服氣期神羽化形骸枯悴心用飛動乃入京至靜法寺遇惠法師問以喻道之方惠曰有生之本以食爲命假糧粒以資形託津通以適

道所以古有繫風捕影之論仙虛藥誤之談
語事信然幸無惑也乃示以安心之要遣累
之方義寧元年委擲黃冠入山修業武德之
始天下大同佛道二門峙然雙列智乃詣省
甲訴請隸釋門并陳理例朝宰咸穆遂得貫
入緇伍隨情住寺而性樂幽栖乃於南山至
相寺而居焉周歷講會亟經炎燠神用通簡
莫不精詣然而性立虛融慈矜在務陶甄士
俗延納山賓嚴隱匱乏之流飛走飢虛之類
咸瞻資糗粒錫以貝泉雖公格嚴斷寺制深
約而能攜引房宇同之窟穴泰斯亦叔代匡
護之開士也滅後遂絕此蹤惜哉故其所獲
法利積散不窮弘誘博愛為而不恃加之以
忍邦行事音聲厥初開務通識非斯莫曉故
凡有福會必以簫鼓為先致令其從如雲真

俗不爽於緣悟矣講華嚴攝論等以永徽六
年五月九日終於山寺春秋六十有一露骸
林下收骨焚散遵餘令也門人散住諸寺者
咸謹卓正行不墜遺風重誨誘之劬勞顧復
之永沒乃共寫八部般若用崇此姑之恩又
建碑一區陳於至相寺山外二丈四尺寶德
寺莊所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上
音釋

隰席八切地名 激訖逆切 羈堅奚切 饘諸延切
皴七巡切 綽尺約切 勃而振切 咋側格切
綜理經切 戮刑也 鑰關也 燭切 燭切 燭切
子名嬪婦官 鑰關也 燭切 燭切 燭切
切舉媵嫁女也 拮拮也 悖悖也 悖悖也
火也 悖悖也 悖悖也 悖悖也 悖悖也
強 悖悖也 悖悖也 悖悖也 悖悖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 下

八二

唐 釋 道 宣 撰

釋法琳姓陳氏潁川人遠祖隨官寓居襄陽少出家遊獵儒釋博綜詞義金陵楚郢從道問津自文苑才林靡不尋造而意存綱梗不營浮綺野栖木食於青溪等山晝則承誨佛經夜則吟覽俗典故於內外詞旨經緯遺文精會所歸咸肆其抱而風韻閑雅韜德潛形氣揚彩飛方陳神略隋季承亂入關觀化流離八水顧步三秦每以槐里仙宗互陳名實昔在荆楚梗槩其文而秘法奇章猶未採括自非同其形服塵其本情方可體彼宗師靜茲紛結乃權捨法服長髮多年外統儒門內希聃術遂以義寧初歲假被巾褐從其居館琳素通莊老談吐清奇道俗服其精華膜拜

而從遊處情契莫二共叙金蘭故彼所禁文詞並用諮琳取定致令李宗奉釋之典包舉具舒張僞葛妄之言銓題品錄武德初運還莅釋宗擁帙延光栖惶問道以帝壞同歸名教是則鼓言鄭衛易可箴規乃住京師濟法寺至武德四年有太史令傅奕先是黃巾深忌佛法上廢佛法事者十有一條云釋經誕妄言妖事隱損國破家未聞益世請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則家國冒大李孔之教行焉武皇容其小辯朝輔未能抗也時謂遵其邪徑通廢宏衢莫不懼焉乃下詔問曰棄父母之鬚髮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間之中益在何情之外損益二宜請動妙釋琳憤激傳詞側聽明勅承有斯問即陳對曰琳聞至道絕言豈九流能辯法身無象

非十翼所詮但四趣茫茫漂淪欲海三界蠢蠢顛墜邪山諸子迷以自焚凡夫溺而不出大聖爲之興世至人所以降靈遂開解脫之門示以安隱之路於是中天王種辭恩愛而出家東夏貴遊厭榮華而入道誓出二種生死志求一妙涅槃弘善以報四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利益也毀形以成其志故棄鬚髮美容變俗以會其道故去君臣華服雖形闕奉親而內懷其孝禮乖事主而心戢其恩澤被怨親以成大順福沾幽顯豈拘小達上智之人依佛語故爲益下凡之類虧聖教故爲損懲惡則濫者自新進善則通人感化此其大略也而傳氏所奏在司猶未施行矣乃多寫表狀遠近公然流布京室閭里咸傳禿丁之誚劇談酒席昌言胡鬼之謠佛日翳而不

明僧威阻而無勢于時達量道俗動毫成論者非一各陳佛理具引梵文委示業緣曲垂邪正但並是奕之所廢豈有引廢證成雖曰破邪終歸邪破琳情主玄機獨覺千載器局天授博悟生知睹作者之無功信秉權之有據乃著破邪論其詞曰莊周云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老子云域中有四大而道居其一考詩書禮樂之致忠烈孝慈之先但欲攸序彝倫意存敬事君父至德唯是安上治民要道不出移風易俗自衛返魯詎述解脫之言六府九疇未宣究竟之旨案前漢藝文志所紀衆書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莫不功在近益俱未暢遠途誠自局於一生之內非迴拔於三世之表者矣遂使當見因果理涉旦而猶昏業報吉

凶義經丘而未曉斯並六合之寰塊五常之俗謨詎免四流浩汗爲煩惱之場六趣誼譁造塵勞之業者也原夫實相杳冥逾道之要道法身凝寂出玄之又玄唯我大師體斯妙覺二邊頓遣萬德斯融不可以境智求不可以形名取故能量法界而興悲揆虛空而立誓所以現生穢土誕聖王宮示金色之身吐玉毫之相布慈雲於鷲嶺則火宅燄銷扇慧風於雞峯則幽途霧卷行則金蓮捧足坐則寶座承軀出則天主導前入則梵王從後聲聞菩薩儼若朝儀八部萬神森然翊衛宣涅槃則地現六動說般若則天雨四花百福莊嚴狀滿月之臨滄海千光照曜如聚日之映寶山師子一吼則外道摧鋒法鼓暫鳴則天魔稽首是故號佛爲法王也豈與袁周李耳

比德爭衡末世孔丘輒相聯類者矣是以天上天下獨稱調御之尊三千大千咸仰慈悲之澤然而理深趣遠假筌蹄而後悟教門善巧憑師友而方通統其教也則八萬四千之藏二諦十地之文海殿龍宮之旨古諫今書之量莫不流甘露於萬葉垂至道於百王近則安國利民遠則超凡證聖但以時運未融致令漢梵殊感故西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及慈雲卷潤慧日收光廼夢金人於永平之年觀靈骨於赤烏之歲於是漢魏齊梁之政像教勃興燕秦晉宋已來名僧間出或神力救世或異迹發人或慧解開神或通感適化及白足臨刃不傷遺法爲之更始誌上分身負尸帝王以之加信具諸史籍其可詳乎並使功被將來傳燈永劫議者僉曰

僧唯紹隆佛種佛則冥衛國家福隆皇基必無廢退之理我六唐之有天下也應四七之辰安九五之位方欲興上皇之風開正覺之道治致太平永隆淳化但傳氏所述酷毒穢詞並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同棄恐塵黷聖覽不可具觀伏惟陛下布含弘之恩垂鞠育之懷審其逆順議以真虛佛以正法遠委國王陛下君臨斯當付囑謹上破邪論一卷用擬傳詞文有三十餘紙自琳之綴彩貫絕群篇野無遁賢朝無遺士家藏一本咸誦在心並流略之菁華文章之冠冕茂譽於是乎騰廣昏情由之而開尚矣琳又以論卷初出意在弘通自非廣露其情則皂隸不塵其道乃上啓儲后諸王及公卿侯伯等並文理弘被庶績咸熙其博詣焉故奕奏狀因之致寢

遂得釋門重敵琳實其功東宮庶子虞世南詳琳著論乃爲之序胤而傳氏不愜其情重施密譖搆扇黃巾用爲黨類各造邪論貶量佛聖昏冒生靈銜曜朝野薰蕕既雜時所疑焉武德元年春下詔京置三寺唯立千僧餘寺給賜王公僧等並放還桑梓嚴勅既下莫敢致詞五衆哀號於豪街四民顧歎於城市于時道俗蒙然投骸無措賴由震方出帝氛侵廓清素襲啓聞薄究宗領登即大赦還返神居故佛日重朗於唐世又由琳矣琳頻逢黜陟誓結維持道挫世情良資寡學乃探索典籍隱括玄奧撰辨正論一部八卷潁川陳子良注之并與序曰昔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

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言
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
凝玄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
心非色爲色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
拘美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
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
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
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遂著
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鋒碧雞之銳競
馳黃馬之峻爭驚莫不葉墮柯摧雲銷霧卷
但此論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恐好
事後生意有未喻弟子近伸頂禮從而問津
爛然溢目若日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
之燭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
啓所未聞爲之注解良文學雄伯羣儒奉戴

誘勸成則其從如雲貞觀初年帝於南山大
和宮舊宅置龍田寺琳性欣幽靜就而住之
衆所推美舉知寺任從容山服詠歌林野至
十三年冬有黃巾秦世英者挾方術以邀榮
遂程器於儲貳素嫉釋種陰陳琳論謗訕皇
宗罪當罔上帝勃然下勅沙汰僧尼見有衆
侶宜依遺教仍訪琳身據法推勘琳扼腕奮
發不待追徵獨詣公庭輕生徇理乃繫以縲
紲下詔問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尊祖重親
實由先古何爲追逐其短首鼠兩端廣引形
似之言備陳不遜之喻犯毀我祖祢謗黷我
先人如此要君罪有不恕琳答曰文王大聖
周公大賢追遠慎終昊天靡答孝悌之至通
於神明雖有宗周義不爭長何者皇天無親
竟由輔德古人黨理而不黨親不自我先不

自我後雖親有罪必罰雖怨有功必賞賞罰
理當故天下和平者子習訓道宗德教加於
百姓怨已謙光仁風形于四海又云吾師名
佛佛者覺一切人也軋竺古皇西昇逝矣討
尋老教始末可追日授中經示誨子弟言吾
師者善入泥洹綿綿常存吾今逝矣今劉李
所述謗滅老氏之師世莫能知著茲辯正論
有八卷略對道士六十餘條並陳史籍前言
實非謗毀家國自後辨對二十餘例並據琳
詞具狀聞奏勅云所著辨正論信毀交報篇
曰有念觀音者臨刃不傷且赦七日今爾自
念試及刑決能無傷不琳外纏桎梏內迫刑
期水火交懷訴仰無路乃緣生來所聞經教
及三聖尊名銘誦心府擬爲顯應至于限滿
忽神思飄勇橫逸曾懷歡慶相尋頓忘死畏

立待對問須臾勅至云今赦期已滿當至臨
刑有何所念念有靈不琳援筆答曰自隋季
擾攘四海沸騰疫毒流行于戈競起與師相
伐各擅兵威臣佞君荒不爲正治遏絕王路
固執一隅自皇王弔伐載清陸海斯實觀音
之力咸資勢至之恩比德連蹤道齊上聖救
橫死於帝庭免淫刑於都市琳於七日已來
不念觀音唯念陛下勅治書侍御史韋棕問
琳有詔令念觀音何因不念乃云唯念陛下
琳答伏承觀音聖鑒塵形六道上天下地皆
爲師範然大唐光宅四海九夷奉職八表刑
清君聖臣賢不爲枉濫今陛下子育恒品如
經即是觀音既其靈鑒相符所以唯念陛下
且琳所著正論爰與書史倫同一句參差任
從斧鉞陛下若順忠順正琳則不損一毛陛

下若刑濫無辜琳則有伏屍之痛具以事聞遂不加罪有下勅徙于益部僧寺行至百牢關菩提寺因疾而卒時年六十九沙門慧序經理所苦情結斷金曉夕同衾慰撫承接及命將盡在序膝上序慟哭崩摧淚如駛雨乃

八二

召諸關傍道俗葬於東山之頂高樹白塔勒銘誌之行路望者知便下淚序本雍州武功人善經籍通佛理明攝論以爲敷化之訓體道開俗言無品藻將護遊僧用爲家操本住京輦後移梁益以百牢衝會四方所歸道俗栖投往還莫寄序乃宅寺關口用接遠賓故行侶賴之詠歌盈耳于時治書侍御史韋棕審英飾詐乃奏彈曰竊以大道鬱興沖虛之迹斯闡玄風既播無爲之教實隆未有身預黃冠志同凡素者也道士秦英頗學醫方薄

閑咒禁親戚寄命羸疾投身姦姪其妻禽獸不若情違正教心類豺狼逞貪競之懷恣邪穢之行家藏妻子門有姬童乘肥衣輕出入衢路揚眉奮袂無憚憲網健美未忘觀繳在慮斯源不殄至教式虧請寘嚴科以懲姪侈

乃入大理竟以狂狷被誅公私怪其死晚琳所著詩賦啓頌碑表章議大乘教法并諸論記傳合三十餘卷並金石擊其風韻縟錦續其文思流靡雅便騰焰彌穆又善應機說導即事騁詞言會宮商義符玄籍斯亦希世罕

八三

嗣矣

九

釋道會姓史犍爲武陽人初出家住益州嚴遠寺器宇高簡雅調逸羣四方道俗旦夕叅候猶以蜀門小陋聞見非廣乃入京詢訪經十餘年經論史籍博究宗領還蜀欲大開釋

教導引後銳時屬亂離不果心術會皇運初興率先招撫詹俊李袞首途巴蜀會上疏曰會弟性不肖家風失墜封爵雖除詔勅猶在門生故吏子孫成列並奮臂切齒思効力用即日劒門雖啓巫峽負固會請躬率徒隸振錫啓途折簡宣威開懷納款軍無矢石之勞主有待成之逸此亦一時之利也惟公圖之爲使淹留遂不行于時國初僧尼道士所在多度有道士宋冀是彼梁棟於隆山縣下新立道觀屋宇成就置三十人會經總管段倫陳牒改觀爲寺其郭內住者並是道宗不伏移改囑安撫大使李襲譽巡察州縣會以事達乃引兵過城四面鳴鼓一時驅出舉宗怨訴囑啗街衢會曰未能令天下改觀爲寺此之一所終不可奪遂依立寺至今不毀武皇

登遐入京朝觀因與琳師同修辨正有安州曷師在蜀弘講人有嫉者表奏云反又述法會覘候消息遂被拘執身雖在獄言笑如常爲諸在獄講釋經論經春至冬諸僧十數衣服繼縷不勝寒酷京師有無盡藏恒施爲事會致書曰自如來潛影西國千有餘年正法東流五百許載雖復赤髭青眼大開方便之門白脚漆身廣示歸依之路猶未出於苦海尚陸沉於險道沉五衆名僧四禪教首頭陀聚落唯事一餐宴坐林中但披三納加以無緣之慈想升鍾以代鶴履不輕之行思振錫以避蟲今有精勤法子清淨沙門橫被囚拘實非其罪遂使重關早落覩獄吏而魂飛清室晚開見刑官而思盡嚴風旦灑穿襟與中露俱飄繁霜夜零寒心與死灰同殮若竟不

免溝壑抑亦仁者所恥書達即送裘鞋給之
及事釋還鄉三輔名僧送出郭門會與諸遠
僧別詩曰去住俱爲客分悲損性情共作無
期別時能訪死生道俗聞者皆墮淚時益州
法曹裴希仁自矜門學會與相見輕有譏誚
會曰蜀川雖小賢德如林漢朝八俊同出雅
張綱埋輪東雒難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奏
誅梁冀威攝四海者捷爲武陽人也漢時有
問楊子雲曰李仲堪何如人答曰隱不違親
貞不絕俗天子不臣諸侯不友者資中人也
已西閬中百王之仰哉益州郫縣名振於華
夷明公庶可虛心待國士豈得以土地拘於
人哉言訖而出希仁媿謝既返謂人曰江漢
多靈其斯人也以貞觀末卒年七十矣
釋智勤俗姓朱隋仁壽因舍利州別置大興

國寺度少小以匡護爲心每處衆發言無不
允睦精誠勇猛事皆冥祐初母患委頓爲念
觀音宅中樹葉之上皆現化佛合家並見母
疾遂除又屬隋末荒亂諸賊競起勤獨守此
寺賊不敢凌故得寺宇經像一無所損諸寺
湮滅不可目見又一時權著俗衣以避兵刃
被賊圍遶而欲殺之忽聞空中聲告師可去
俗衣遂除外服賊見頂禮請將供養經於數
月後投於蜀聽高法師講衆至三千法師皆
委令檢校遂得安恬內外無事一人力也又
至唐初還歸鄧州講維摩三論十餘遍後隱
於北山倚立十餘年所居三所即今見存恒
聞谷中鐘聲後尋巖嶺忽見一寺宛麗奇常
入中禮拜似有人住如是數度後更尋覓莫
知所在又居山內糧食將盡其行道之處土

自發起遂除棄之明日復爾如是再三遂有穀現因即深掘得粟二十餘碩其粟粒大色赤稍異凡穀時鄧州佛法陵遲合州道俗就山禮請願出住持遂感夢而出其夢不詳子細後時負像出山中途忽闇莫知其路不得

前進俄有異火兩炬照路極明因得見道送至村中火方迴滅村人並見無不驚異因出住大興國前後諸王刺史並就寺頂禮請受歸戒恒以僧尼之事委令檢校佛法光顯吳蜀遠聞又至永徽年初以見時事繁雜守房不出向淹三載讀一切經兩遍每讀經時恒見有神來聽初中後夜常聞彈指聲欸之聲至顯慶四年省符召入慈恩不就至其年五月欲終之前所有功德不周之處曉夜經構使畢人問何故如此忽速答曰無常之法何

可保耶至十五日寺中樹木枝葉萎枯自然分析禽鳥悲鳴遍於寺內僧各驚問莫知所由至十六日旦忽見昔聽經神來禮拜而語云莫禮傍人無有見者於是剃髮披衣在繩牀內手執香鑪跏趺而坐告諸弟子汝可取

小品經讀誦至徃生品訖遂合掌坐而卒停經數日顏色如舊恒有異香聞於寺內合州道俗悲慟難勝州縣官人並送至野春秋七十四矣

釋慈藏姓金氏新羅國人其先三韓之後也

中古之時辰韓馬韓秦韓率其部屬各有魁長案梁貢職圖其新羅國魏曰斯盧宋曰新羅本東夷辰韓之國矣藏父名武林官至蘇判異

以本王族
比唐一品

既享高位籌議攸歸而絕無

後嗣幽憂每積素仰佛理乃求加護廣請大

捨祈心佛法并造千部觀音希生一息後若
成長願發道心度諸生類冥祥顯應夢皇陸
入懷因即有娠以四月八日誕載良晨道俗
銜慶希有瑞也年過小學神睿澄簡獨拔恒
心而於世數史籍略皆周覽情意漠漠無心

八二

十三

涂趣會二親俱喪轉厭世華深體無常終歸
空寂乃捐捨妻子第宅田園隨須便給行悲
敬業孑爾隻身投於林壑羸服草屨用卒餘
報遂登峭隙獨靜行禪不避虎兇常思難施
時或弊睡心行將微遂居小室周障棘刺露
身直坐動便刺肉懸髮在梁用袪昏漠修白
骨觀轉向明利而冥行顯被物望所歸位當
宰相頻徵不就王大怒勅往山所將加手刃
藏曰吾寧持戒一日而死不願一生破戒而
生使者懼之不敢加刃以事上聞王愧服焉

放令出家任修道業即又深隱外絕來往糧
粒固窮以死爲命便感異鳥各銜諸果就手
送與鳥於藏手就而共食時至必爾初無乖
候斯行感玄微罕有聯者而常懷感感慈哀
含識作何方便令免生死遂於眠寐見二丈
夫曰卿在幽隱欲爲何利藏曰唯爲利益衆
生乃授藏五戒訖曰可將此五戒利益衆生
又告藏曰吾從忉利天來故授汝戒因騰空
滅於是出山一月之間國中士女咸受五戒
又深惟曰生在邊壤佛法未弘自非目驗無
由承奉乃啓本王西觀大化以貞觀十二年
將領門人僧實等十有餘人東辭至京蒙勅
慰撫勝光別院厚禮殊供人物繁擁財事既
積便來外盜賊者將取心顛自驚返來露過
便授其戒有患生盲詣藏陳懺後還得眼由

斯样應從受戒者日有千計性樂栖靜啓勅
入山於終南雲際寺東懸磬之上架室居焉
旦夕人神歸戒又集時漆少疹見受戒神爲
摩所苦尋即除愈往還三夏常在此山將事
東蕃^{八二}僻下雲際見大鬼神其衆無數帶甲持
仗云將此金輦迎取慈藏復見大神與之共
闔拒不許迎藏聞臭氣塞谷蓬勃即就繩牀
通告訣別其一弟子又被鬼打蹕死乃穌藏
即捨諸衣財行僧德施又聞香氣遍滿身心
神語藏曰今者不死八十餘矣既而入京蒙
勅慰問賜絹二百疋用充衣服貞觀十七年
本國請還啓勅蒙許引藏入宮賜納一領雜
綵五百段東宮賜二百段仍於弘福寺爲國
設大齋大德法集并度八人又勅太常九部
供養藏以本朝經像凋落未全遂得藏經一

部并諸妙像幡花蓋具堪爲福利者實還本
國既達鄉壤傾國來迎一代佛法於斯興顯
王以藏景仰大國弘持正教非夫綱理無以
肅清乃勅藏爲大國統住王芬寺寺即王之
所造又別築精院別度十人恒充給侍又請
入宮一夏講大乘論晚又於皇龍寺講菩薩
戒本七日七夜天降甘露雲霧霽霽覆所講
堂四部興嗟聲望彌遠及散席日從受戒者
其量雲從因之革厲十室而九藏屬斯嘉運
勇銳由來所有衣資並充檀捨唯事頭陀蘭
若綜業正以青丘佛法東漸百齡^{八三}至於住持
修奉蓋闕乃與諸宰伯詳評紀正時王臣上
下僉議攸歸一切佛法須有規猷並委僧統
藏令僧尼五部各增舊習更置綱管監察維
持半月說戒依律懺除春冬總試令知持犯

又置巡使遍歷諸寺試屬說法嚴飾佛像營理衆業鎮以爲常據斯以言護法菩薩即斯人矣又別造寺塔十有餘所每一興建合國俱崇藏乃發願曰若所造有靈希現異相便感舍利在諸巾鉢大衆悲慶積施如山便爲受戒行善遂廣又以習俗服章中華夷有華藏惟歸崇正朔義豈貳心以事商量舉國咸遂通改邊服一准唐儀所以每年朝集位在上蕃任官遊踐並同華夏據事以量通古難例一撰也今春秋將立器宇弘峻吐言成政行立懷德撰諸經戒疏十餘卷出觀行法一卷流彼國有沙門圓勝者本族辰韓清慎僧也以貞觀初年來儀京輦遍陶法肆聞持鏡曉志存定攝護法爲心與藏齊襟秉維城壑及同返國大敞行途講開律部唯其光肇自

昔東蕃有來西學經術雖聞無行戒檢緣構既重今則三學備焉是知通法護法代有斯人中濁邊清於斯驗矣

論曰觀夫至人之降時也或三輪御世或六通導物人依法依本法護法而陳教適權適道實兼濟而成津是以三藏設位拯弱喪於未然護法一科樹已崩之正網然弘誘之相條緒稍多時顯知微乍揚神武騁奇辯於邪衆暢決蒙心顯大義於當時昌明玄理假威權而助道有德獨擅其聲藉傳授而潛通遍

八二

十六

古常行其務遂有撻撻捷捷於靈岳聲告但爲任持重結法於剎洲教旨唯尊弘理入大乘論則九億無學住法萬年經律所詮賓頭羅漢未取泥洹斯皆助揚道化通悟未聞靜倒惑於即生紹正法于來世故使湮殘屢捺尋

復還興豈唯凡謀蓋其力矣況乎迦葉尊者
凝神雞足之峯堅慧菩薩端拱修羅之窟斯
並引生趣善爲物持身致及慈氏降靈通相
弘扇或摧裂愛網或傾覆慢幢或通決深疑
或開揚道務爲業應接若雲雨之相投爲功
惟重等大地之弘博所以身子榮名顯法輪
之大將邈多徽號標無相之後佛五百門學
通號任持行德相高皆稱第一至於乘時御
化通法開宗弘救之極勿高身子良由關樹
園之福地蕩邪寇之高鋒偃目連之神力覆
富那之辯慧此即護法之緣蓋唯斯矣自道
風東扇爰始騰蘭前傳重於開宗故入譯經
之自然則傳譯在乎歸信未信不可弘文護
持存乎正邪邪正方開信本經陳如是豈虛
也哉道元德母信其實矣所以發蒙啓化應

接時心重空顯其德明大衆駭其耳目致使
拜首受道欽沐法流不虛設也費才感終於
壇側楮信剝頂於場中顯宗悟理如歸侍中
捐俗入道一期盛事萬代舟航佛日於是流
暉法雲由斯不絕茲德可紀茲言可詳而閩
越隱其高例附譯稱述竊比則事業懸殊達
化則乘權難擬計功編次宜先譯傳稍非經
務故後三學及姚秦迷外道融折其是非元
魏重邪量如制其強禦前傳顯然其宗可錄
施乎齊周兩治厥政殊風齊高獨盛釋門周
武偏弘李衆然其邪辯逼正邪僞而正通妄
作亂真眞澄而妄隱故使齊氏一統民無兩
情釋侶闡邦寺塔充國二百萬衆綱猷上統
之言四十千寺咸列釋門之刹約指剡洲化
境通括像正任持梯航之大未可相擬豈法

之力唯人謂乎弘斯在人則顯公據其首也
掩抑華飾揚耀塵埃衆皆輕而不思可謂激
通其道及法上引衣之赴難也則醒醉相兼
醒則領上之累詞醉則示虛於邪敵雖復金
匱玉韜之祕術未可與言縣武吳起之奇謀
曾何足道所以登虎之始搖動物心異衆等
山丘鼓論同雲物致使纔搗刃辯載戢妖氛
定方術於面前樹微言於即世故有談仙者
投骸於臺檻宗虛者深剝於王庭明詔遂頒
國無兩信雖稠公標於定道賢上統於義門
一時之慶固不同年而語矣周氏秦壤世號
武鄉豺狼之諺想不虛託懷文斯寡習勇彌
隆酌緯候之識詞納譎誑之佞術衛嵩本我
之亂張賓乃彼之餘異響同心屑齒相副競
列封表曲引遊言冒罔帝心覆絕仁祀時未

思其禍始也禍作萌漸百辟之所不知及望
夷之福終也潰發滂流天元方改前政呼嗟
何及僧傑道安名殊衛氏風格峻逸比景彌
天二論既陳異見將弭而狙詐蠅巧終墜前
條靜藹上賢當斯頽運奮發拒諫守素窮巖
慨正道之遂荒誠護法之無力也乃解形松
石殉命西方于時同軌遺形亦有十數自非
懷大濟於末俗覩法滅而增哀何能捨所重
於幽林爲依救而終世誠可美矣誠可悲矣
詳觀列代數賢則紹隆之迹可見藻鏡則日
月同仰清範則高山是欽具彰本紀其續昌
矣有隋御寓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
二世續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
之致敬于時縑素相望愕然明瞻法師屈起
臨對夙未程術衆或漏言及覲其厲色格詞

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瞻逞怡顏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悟其脫穎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信不虛矣皇唐啓運代有斯人普應佩席於天門慧滿戴衣於朝伍智實剛烈詆呵於時重法琳慷慨極言於明詔異世同風不屑古也莫不言行同時死生齊日故得名流萬代紹先聖之宏猷乎惟夫經論道業務在清心弘護法網實敦遐志志遠則不思患辱心清則罔懼嚴誅達三相之若馳識九有之非宅未曾爲法徒喪餘齡豈唯往生乃窮來陰於是挾福智而面諸佛觀形骸若委遺塵騰神略而直前鼓通博之橫辯但令法住投鼎鑊其如歸既屬慧明處濁世其如夢故能不負遺寄斯傳之有

蹤乎已矣夫誰有見斯而不勉勵志於重霄哉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五下

音釋

勃蒲沒切黷杜谷切綴之瑞切龍羊進切諧徒
 側禁切縲縲結切縲倫追切縲先導導咭切導咭切導咭切
 貌語也蹕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
 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蹕也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上

八三

唐 釋 道 宣 撰

感通上正傳三十四
附見十一

魏洛京永寧寺天竺僧勒那漫提傳一

滎陽沙門釋超達傳二僧明

文成沙門釋慧達傳三

東齊沙門釋明琛傳四

常山衡唐精舍釋道泰傳五

梁九江東林寺釋道融傳六

魏末魯郡沙門釋法力傳七法智道
焦法釋

梁蜀土青城山寺釋植相傳八道香
僧朗

蜀土潼州沙門釋僧林傳九

荊州沙門釋慧簡傳十

魏涼州沙門釋僧朗傳十一

太山朗公谷寺釋僧意傳十二

太山丹嶺寺釋僧照傳十三

齊相州鼓山釋道豐傳十四

鄴下大莊嚴寺釋圓通傳十五

太原沙門釋慧寶傳十六

鄴下寶明寺釋僧雲傳十七此下見
下卷

梁州薛寺釋僧遠傳十八

周上黨元開府寺釋慧瑱傳十九

隋相州大慈寺釋洪獻傳二十

東川沙門釋慧雲傳二十一傳大
士

鄂州沙門釋法朗傳二十二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釋道仙傳二十三

陳攝山栖霞寺釋慧峯傳二十四

隋蘇州重玄寺釋慧嚴傳二十五

東都寶楊道場釋法安傳二十六法
齊

蔣州大歸善寺釋慧侶傳二十七

唐京化度寺釋轉明傳二十八

安州沙門賈逸傳二十九

祐揚

雍州義善寺釋法順傳三十

智微

蒲州普濟寺釋道英傳三十一

雍州梁山沙門釋又德傳三十二

八三

京師辯才寺釋智則傳三十三

京師律藏寺釋通達傳三十四

勒那漫提天竺僧也住元魏洛京永寧寺善

五明工道術時信州刺史綦毋懷文巧思多

知天情博藝每國家營宮室器械無所不關

利益公私一時之最又勅令修理永寧寺見

提有異術常送餉祇承冀有聞見而提視之

平平初無叙接文心恨之時洛南玄武館有

一蠕蠕客曾與提西域舊交乘馬衣皮時來

造寺二人相得言笑抵掌彌日不懈文旁見

夷言不曉徃復乃謂提曰弟子好事人也比

來供承望師降意而全不賜一言此北狄耳

獸心人面殺生血食何足可尚不期對面遂

成彼此提曰爾勿輕他縱使讀萬卷書事用

未必相過也懷文曰此有所知當與角伎賭

馬提曰爾有何耶曰筭術之能無問望山臨

水懸測高深圍圖踏窖不舛升合提笑而言

曰此小兒戲耳庭前有一棗樹極大子實繁

滿時七月初悉已成就提仰視樹曰爾知其

上可有幾許子乎文怪而笑曰筭者所知必

依鈎股標準則天文地理亦可推測草木繁

耗有何形兆計期實謾言也提指蠕蠕曰此

即知之文憤氣不信即立契賭馬寺僧老宿

咸來同看具立旁證提具告蠕蠕彼笑而承

之云文復要云必能知者幾許成核幾許瘡

死無核斷許既了蠕蠕腰間皮袋裏出一物似今秤錘穿五色線線別貫白珠以此約樹或上或下或旁或側抽線映眼周迴良久向提撼頭而笑述其數焉乃遣人撲子實下盡一一看閱疑者文自剖看校量子數成不平無欠贖因獲馬而歸提每見洛下人遠向嵩高少室取薪者自云百姓如許地擔負辛苦我欲暫牽取二山枕洛水頭待人伐足乃還故去不以爲難此但數術耳但無知者誣我爲聖所以不敢提臨欲終語弟子曰我更停五三日往一處行汝等念修正道勿懷眷戀便寢疾閉戶而卧弟子竊於門隙視之見提身不著床在虛仰卧相告同視一僧忽欬提還床如舊遙謂曰門外是誰何不來入我以床熱故取涼耳爾勿怪也是後數日便捨命

矣

釋超達未詳其氏元魏中行業僧也多學問有知解帝禁圖讖尤急所在搜訪有人誣達有之乃收付滎陽獄時魏博陵公檢勘窮劾達以實告公大怒以車輪繫頸嚴防衛之自知無活路專念觀世音至夜四更忽不見車輪所在見守防者皆大昏睡因走出外將欲遠避以久繫獄脚遂孿急不能遠行及至天曉虜騎四出追之達惟逃必不免因伏草中騎來蹋草並靡雖從邊過對而不見仰看虜面悉以牛皮障目達一心服死至誠稱念夜中虜去尋即得脫又僧明道人爲北臺石窟寺主魏氏之王天下也每疑沙門爲賊收數百僧互繫縛之僧明爲魁首以繩急纏從頭至足剋明斬決明大怖一心念觀音至半夜

覺繩小寬私心欣幸精禱彌切及曉索然都
斷既因得脫逃逸奔山明旦獄監來覓不見
唯有斷繩在地知爲神力所加也即以奏聞
帝信道人不反遂一時釋放

釋慧達姓劉名宰和本咸陽東北三城定陽
稽胡也先不事佛目不識字爲人兇頑勇健
多力樂行獵射爲梁城突騎守於襄陽父母
兄弟三人並存居家大富豪修鄉閭縱橫不
理後因酒會遇疾命終備覩地獄衆苦之相
廣有別傳具詳聖迹達後出家住于文成郡
今慈州東南高平原即其生地矣見有廟像
戎夏敬禮處于治下安民寺中曾往吳越備
如前傳至元魏太武大延元年流化將訖便
事西返行及涼州番禾郡東北望御谷而遙
禮之人莫有曉者乃問其故達云此崖當有

像現若靈相圓備則世樂時康如其有闕則
世亂民苦達行至肅州酒泉縣城西七里石
澗中死其骨並碎如蔡子大可穿之今在城
西古寺中塑像于上寺有碑云吾非大聖遊
化爲業文不具矣爾後八十七年至正光初
忽天風雨雷震山裂挺出石像舉身丈八形
相端嚴唯無有首登即選石命工彫鐫別頭
安訖還落因遂住之魏道陵遲其言驗矣逮
周元年治涼州城東七里澗忽有光現徹照
幽顯觀者異之乃像首也便奉至山巖安之
宛然符會儀容彫缺四十餘年身首異所二
百餘里相好還備太平斯在保定元年置爲
瑞像寺焉乃有燈光流照鐘聲飛響相續不
斷莫測其由建德初年像首頻落大冢宰及
齊王躬往看之乃令安處夜落如故乃經數

十更以餘物爲頭終墜於地後滅佛法僅得四年隣國殄喪識者察之方知先監雖遭廢除像猶特立開皇之始經像大弘莊飾尊儀更崇寺宇大業五年煬帝躬往禮敬厚施重增榮麗因改舊額爲感通寺焉故今模寫傳形量不可測約指丈八臨度衆異致令發信彌增日新余以貞觀之初歷遊關表故謁達之本廟圖像儼肅日有隆敬自石隰慈丹延綏威嵐等州並圖寫其形所在供養號爲劉師佛焉因之懲革胡性奉行誠約者殷矣見姚道安製像碑

釋明琛齊人少遊學兩河以通鑒知譽然經論雖富而以徵難爲心當魏明代釋門云盛琛有學識遊肆而已故其雅量頗非鴻業時有智翼沙門道聲載穆遠近望塵學門若市

琛不勝幽情深忌聲略私結密交廣搜論道初爲屋子論議法立圖著經外施名教內構言引牽引入固冒聲說聽言可領及述茫然勇意之徒相從雲集觀圖望經恍若雲夢一從指授渙若冰消故來學者先辨泉帛此屋子法入學遂多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望少歇於前乃更撰蛇勢法其勢若葛亮陣圖常山蛇勢擊頭尾至大約若斯還以法數傍蛇比擬乍度乍却前後參差余曾見圖極是可畏畫作一蛇可長三尺時屈時伸傍加道品大業之季大有學之今則不行想應絕滅初琛行蛇論遍於東川有道行者深相諫喻決意已行博爲道藝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巖州林慮縣洪谷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中心戰

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投綯十足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賣綯束撥在衆中曰高座法師昨夜以綯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疊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闍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琛即出邑共

伴二人投家乞食既得氣滿噎而不下餘解喻何所諄耶論議不來天常大理何因頓起如許煩惱琛不應相隨東出步步歎吒登嶺困極止一樹下語二伴曰我今煩惱熱不可言意恐作蛇便解剔衣裳赤露而卧翻覆不定長展兩足須臾之間兩足忽合而爲蛇尾翹翹上舉仍自動轉語伴曰我作蛇勢論今報至矣卿可上樹蛇心若至則有吞噬之緣可急急上樹心猶未變伴便上樹仍共交語每作蛇論果至如何言語之間奄便全身作蛇唯頭未變亦不復語宛轉在地舉頭自打打仍不止遂至於碎欸作蟒頭身形忽變長五丈許舉首四視目如火星千時四面無量諸蛇一時總至此蟒舉頭去地五六尺許趣谷而下諸蛇相隨而去其伴目驗斯報至鄴

說之

釋道泰元魏末人住常山衡唐精舍夢人謂曰若至某年當終於四十二矣泰心惡之及至期年遇重病甚憂悉以身資爲福友人曰余聞供養六十二億菩薩與一稱觀世音同君何不至心歸依可必增壽泰乃感悟遂於四日四夜專精不絕所坐帷下忽見光明從戶外而入見觀音足趺蹀間金色朗照語泰曰汝念觀世音耶比泰褰帷須臾不復見悲喜流汗便覺體輕所患遂愈年四十四方爲同意說之泰後終於天命更有一僧其緣同泰故不疏耳

因留設福至七日後主人母見一鬼持赤索欲縛之母甚惶懼乃更請僧讀經行道鬼怪遂息融晚還廬山獨宿逆旅時天雨雪中夜始眠見有鬼兵其類甚衆中有鬼將帶甲挾刃形奇壯偉有持胡床者乃對融前踞之便厲色揚聲曰君何謂鬼神無靈耶速曳下地諸鬼將欲加手融默稱觀世音聲未絕即見所住床後有一天將可長丈餘著黃皮袴褶手捉金剛杵擬之鬼便驚散甲冑之屬碎爲塵粉融嘗於江陵勸夫妻二人俱受五戒後爲劫引夫遂逃走執妻繫獄遇融於路求哀請救融曰唯至心念觀世音更無信餘道婦入獄後稱念不輟因夢沙門立其前足蹠令去忽覺身貫三木自然解脫見門猶閉閹司數重守之計無出理還更眠夢見向僧曰何

不早出門自開也既聞即起重門洞開便越席而出東南數里將值民村天夜闇冥其夫先逃夜行晝伏二忽相遇皆大驚駭草間審問乃其夫也遂共投商者遠避竟得免難釋法力未詳何人精苦有志德欲於魯郡立精舍而財不足與沙彌明琛往山谷乞麻一載將事返寺行空澤中忽遇猛火車在下風無得免理于時法力倦眠比覺而火勢已及因舉聲稱觀未述世音應聲風轉火焰尋滅安隱而還又沙門法智者本爲白衣獨行大澤猛火四面一時同至自知必死乃合面於地稱觀世音怪無火燒舉頭看火一澤之草纖毫並盡唯智所伏僅容身耳因此感悟出家爲道厲精翹勇衆所先之又沙門道集於壽陽西山遊行爲二劫所得縛繫於樹將欲

殺之唯念觀世音守死而已劫引刀屢斫皆無傷損自怖而走集因得脫廣傳此事又沙門法禪等山行逢賊唯念觀音挽弓射之欲放不得賊遂歸誠投弓於地又不能得知是神人捨而逃走禪等免脫所在通傳並魏末人別有觀音感應傳文事包廣不具叙之

釋植相姓郝氏梓潼涪人嘗任巴西郡吏太守鄭貞令相賈獻物下揚都見梁祖王公崇敬三寶便願出家及還上蜀決誓家屬并其妻子既同相志一時翦落自出家後梁大同中專習苦行三一食常坐正心佛理以命自期十時南武都今孝水縣也有法愛道人高街道術相往觀之愛於夕中自以呪力現一大神身著衣冠容相瑰偉來舉繩床離地四五尺便誦戒神即馳去斯須復來舉床僅動一角

如前復去俄爾又來在相前立相正意貞白
初無微動尋爾復去於屋頭現面舍棟破裂
其聲甚大相亦無懼神見不動便來禮拜求
哀懺悔至旦語愛曰汝所重者此是邪術非
正法也可捨之相後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
言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忤意又
因行路寄宿道館道士有素聞相名恐化徒
屬拒不延之其夜群虎遶院相吼道士等通
夕不安及明追之從受菩薩戒焉又曾行弘
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從其言即唾
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者因即歸
命投相出家時梁道漸衰而涪土軍動與豕
法師分飛異域豕入靜林山相入青城山聚
徒集業梁王蕭攜素相欽重供給獠民以爲
營理未暇經始便感重疾知命不救謂弟子

曰常願生淨土而無勝業雖不生三塗亦不
生天堂還生涪土作沙門也汝等努力行道
方與吾會跏坐儼然奄便遷化時年三十有
四其山四面獠民見其坐亡皆來歎異禮拜
供養改俗行善弟子銜命露屍松下初相置
足於綿州城西栢林寺院宇成就於堂頭植
梧桐一株極爲繁茂忽以四月十五日無故
葉落又維那此旦打鍾初不發聲大小疑怪
不測所以上座僧起謂有大變執錫逃避須
臾信報相已終卒樹枯鍾噓表其遷化之晨
也此寺去青城四百餘里而潛運之感殆非
人謀梁初又有道香僧朗並有神異其迹略
同誌公之類矣
釋僧林吳人深有德素行能動物梁大同中
上蜀至潼州城西北百四十里有豆圖山上

有神祠土民敬之每往祭謁林往居之禪默累日忽有大蟒縈繩床前舉頭如揖讓者林爲授三歸受已便去自爾安恬卒無災異其山北涪水之陽素來無猿自林栖託已來便有兩頭依林而住有初見者云度水來及後林出山門猿還洄渡如此非一年月淹久乎乳產生生乃有數十有時送林至龍門口竚望而返後往赤水巖故寺中屋宇並摧止有叢林便即露坐有虎蹲於林前低目視林乃爲說法良久便去爾後孤遊雄悍不避惡獸常行仁濟感化極多末卒于潼郡

釋慧簡不知何許人梁初在道戒業弘峻殊奇瞻勇荊州廳事東先有三間別齋由來屢多鬼怪時王建武臨治猶無有能住者唯簡是王君門師專任居之自住一間餘安經像

俄見一人黑衣無目從壁中出便倚簡門上時簡目開心了但口不得語意念觀世音良久鬼曰承君精進故來相試今神色不動豈復逼耶欬然還入壁中簡徐起澡漱禮誦訖還如常眠寐夢向人曰僕以漢末居此數百年爲性剛直多所不堪君誠淨行好人特相容耳於此遂絕簡住積載安隱如初若經他行猶無有人能住之者

釋僧朗涼州人魏虜攻涼城民素少乃逼斥道人用充軍旅隊別兼之及輜輶所擬舉城同隊收登城僧三千人至軍將魏主所謂曰道人當坐禪行道乃復作賊深當顯戮明日斬之至期食時赤氣數丈貫日直度天師寇謙之爲帝所信奏曰上天降異正爲道人實非本心願不須殺帝弟赤堅王亦同謙請乃

下勅止之猶虜掠散配役徒唯朗等數僧別付帳下及魏軍東還朗與同學中路共叛陣防嚴設更無走處東西絕壁莫測淺深上有大樹旁垂崖側遂以鼓旗竿繩繫樹懸下時夜大闇崖底純棘無安足處欲上岸頭復恐

軍覺投計懷惶捉繩懸住勢非支久共相謂

曰今厄至矣唯念觀世音耳便以頭扣石一心專注須臾光明從日處出通照天地乃見棘中有得下處因光至地還忽闇冥知是神也相慶感遇便就以眠良久方曉始聞軍衆驚覺將發而山谷萬重不知出路唯望日行值一大虎出在其前相謂曰雖脫虜難復入虎口朗曰不如君言正以我等有感所以現光今遇此虎將非聖人示路也於是二人徑詣虎前虎即前行若朗小遲虎亦暫住至曉

遂得出路而失虎所在便隨道自進七日達于仇池又至梁漢出于荊州不測其終

釋僧意不知何人貞確有思力每登座講說輒天花下散在于法座元魏中住太山朗公谷山寺聚徒教授迄於暮齒精誠不倦寺有高麗像相國像胡國像女國像吳國像崑崙像岱京像如此七像並是金銅俱陳寺堂堂門常開而鳥獸無敢入者至今猶爾故靈裕像讚云應感而來誠無指屬豈神通冥著理隔尋常之議乎意奉法自資束躬供養將終前夕有一沙彌死來已久見形禮拜云違奉已來常爲天帝驅使栖遑無暇廢修道業不久天帝請師講經願因一言得免形苦意便洗浴燒香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衆僧初見

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叅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都講住在兗州自餘香火叕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有說云僧意志湛即朗公同侶前傳闕之故今緝綴湛得初果其塔見存在泰山靈

三

十四

巖寺側見別傳

釋僧照未詳氏族住泰山丹嶺寺性虛放喜追竒每聞靈迹譎詭無不登踐承瀑布之下多諸洞穴仙聖攸止以魏普泰年行至榮山見飛流下有穴因穴隨入行可五六里便出穴外逐微徑東北上數里得石渠闊兩三步水西流清而且澈帶渠藥草延蔓委地渠北有瓦舍三口形甚古陋庭前穀穗縱橫鳥雀殘食東頭屋裏有數架黃帙中間有鐵臼兩具亦有金器並附遊塵都無炊爨之迹西頭

屋內有一沙門端坐儼然飛塵沒膝四望唯見茂林懸澗非復人居須臾逢一神僧年可六十眉長丈餘盤掛耳上相見欣然如舊問所從來自云我同學三人來此避世一人外行未返一人死來極久似入滅定今在西屋內汝見之未今日何姓為主答是魏家僧云魏家享國已久不姓曹耶照云姓元僧曰我不知遂取穀穗擣之作粥又往林中葉下取梨棗與之令噉僧云汝但食我不噉此又問誦何經照云誦法華神僧領頭曰大好精進業今東屋格上如許經並自誦之欲得聞不照合掌曰唯敢聞命彼遂部別誦之聲氣朗徹乃至通夜照苦睡僧曰但睡我自恒業耳達旦不眠更爲造食照謝曰幸得奉謁今暫歸尋來接事僧亦不留但言我同學行去汝

八

十五

若值者大有開悟恨不見之既言須歸好去照尋路得還結侶重往瀑布與穴莫測其處今終南諸山亦有斯事既多餘涉不無其理云

釋道豐未詳氏族世稱得道之流與弟子三人居相州鼓山中不求利養或云鍊丹黃白醫療占相世之術藝無所不解齊高往來并鄴常過問之應對不思隨事標舉帝曾命酒并蒸肫勅置豐前令遣食之豐聊無辭讓極意飽噉帝大笑亦不與言駕去後謂弟子曰除却牀頭物及發撒床見向者蒸肫猶在都不似噉嚼處時石窟寺有一坐禪僧每日至西則東望山巔有丈八金像現此僧私喜謂觀靈瑞日日禮拜如此可經兩月後在房卧忽聞枕間有語謂之曰天下更何處有佛汝

今道成即是佛也爾當好作佛身莫自輕睵此僧聞已便起持重傍視羣僧猶如草芥於大眾前側手指胷云你輩頗識真佛不泥龕畫像語不能出脣知慮何如你見真佛不知禮敬猶作本日期我悉墮阿鼻又眼睛已赤叫呼無常合寺知是驚禪及未發前昇詣豐所徑即問曰汝兩月已來常見東山上現金像耶答曰實見又曰汝聞枕間遣作佛耶答曰實然豐曰此風動失心耳若不早治或狂走難制便以針針三處因即不發及豐臨終謂弟子曰吾在山久今汝等有谷汲之勞今去無以相遺當留一泉與汝既無陟降辛苦努力勤修道業便指竈傍去一方石遂有玄泉澄映不盈不減於今見存

釋圓通不知氏族少出家泛愛通博以溫敏

見稱往鄴都大莊嚴寺研諷涅槃文旨詳覈以高齊武平四年夏中講下有一客僧形服疎素履操弘雅因疾乃投諸寺中僧侶以其所患纏附臭氣熏勃皆惡之無敢停者通觀其量識宏遠深異其度乃延之房中雖有穢汚初無輕憚日積情款薄通其意問何所學答曰涅槃通以素業相公宛然若舊乃以經中深要及先德積迷未曾解者並叙而談之客僧亦同其所引更爲章句判釋泠然雅有其致通欣於道合更倍由來經理湯藥曉夕相守曾於夜中持春酒一盞云客人寄患服此爲佳客遂顰眉飲之一咽便止夏了病愈便辭通去通曰今授衣將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客云藉亂不少何容更煩通固留之作衣遺已臨別執通

手誠曰修道不欺闍室法師前以酒見及恐傷來意非正理也從今已往此事宜斷頗曾往鼓山石窟寺不小僧住下舍小寺正在石窟北五里當繞澗驛東有一小谷東出即竹林寺有緣之次念相訪也通敬謝前誠當必往展於是而別至明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爲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意訪竹林乃大集客主問寺所在衆皆大笑誠通勿傳此妖言竹林竟無適莫乃流俗之恒傳耳通惟客僧見投非常款遇言及斯事計非虛指衆亦異焉乃各贐香花與通俱行至寺北五里小谷東出劣通人徑行可五里昇于山阜見一老公手中袒額布裊短褐執鑿開荒二十餘畝遙見羣僧放馬而前曰何處道人

依徑路僧云住在石窟欲向竹林公大怒曰
去年官寺放馬噉我生苗我兒遮護被打幾
死今復將此面目來耶曳鑊來逐群僧十餘
望谷馳走獨不逐通語通曰是你千健不返
放使入山餒虎通即東出數里值一曲澗溪
而森茂尋澗又東但聞南嶺上有諷誦之聲
通問竹林所在應聲答曰從何處來豈非圓
通法師乎通曰是矣遂披林踰險就通通略
叙離闕喜滿言情曰下山小寺僧徒烏合心
性動止多不稱具瞻雖然已能降重終須到
寺相進數里忽見雙闕高門長廊複道脩竹
千雲青松蔽日門外黑漆槽長百餘尺凡有
十行皆鋪百銜環金銅綺飾貯以粟豆傍有
馬跡而掃洒清淨乃立通門左告云須前諮
大和尚須臾引入至講堂西軒廊下和尚坐

高床侍列童吏五六十人和尚年可七十上
許眉面峯秀狀類梵僧憑案理文書傍有通
事者通禮謁却立和尚命曰既住官寺厚供
難捨何能自屈此寺誠無可觀通具述意故
乃令安置將通巡房禮訊見兩房僧各坐寶
帳交絡衆飾映奪日光語引僧云彼是何人
輒敢來入振手遣去僧有慙色顧謂通曰情
意不同令人阻望且就小僧住房可以消息
乃將入室具叙昔緣并設中食食如鄴中常
味食後引觀圖像莊嚴園池臺閣周遊歷覽
不可得遍通因自陳曰儻得廁迹風塵常供
掃洒生願畢矣僧曰相逢即以爲意但須諮
和尚未知果不夜與通宿曉爲諮白和尚曰
甚知來意不惜一房凡受官請爲報不淺依
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今且還去除官名訖

來必相容勿以爲恨即遣送出至馬槽側顧
慕流淚自傷罪重不蒙留住執僧手別西行
百步迴望猶見門闕儼然步步返望更行兩
里許歛見峯巒巉巖非復寺宇悵望尋路行
達開荒之地了無蹤緒但有榛木耳識者評
云前者舉鑊驅僧假爲神怪令通獨進示見
有緣耳言大和尚者將不是賓頭盧耶如入
大乘論尊者賓頭盧羅睺羅等十六諸大聲
聞散在諸山渚中又於餘經亦說九十九億
大阿羅漢皆於佛前取籌住壽於世並在三
方諸山海中守護正法今石窟寺僧每聞異
鍾叩響洞發山林故知神宮仙寺不無其實
余往相部尋鼓山焉在故鄴之西北也望見
橫石狀若鼓形俗諺云石鼓若鳴則方隅不
靜隋末屢聞其聲四海沸騰斯固非妄左思

魏都賦云神鉦迢遞於高巖靈響時警於四
表是也自神武遷鄴之後因山上下並建伽
藍或樵採陵夷或工匠窮鑿神人厭其諠擾
捐捨者多故近代登臨罕逢靈跡而傳說竹
林往往殊異良由業有精浮故感見多彩近
有從鼓山東面而上遙見山巔大道列樹青
松尋路達宮綺華難紀珍木美女相次歡娛
問其丈夫皆云適往少室逼暮當還更進數
里並是竹林尋徑西行乃得其寺衆僧見客
歡遇承迎供給食飲指其歸路乃從山西北
下去武安縣不過十數里也暨周武平齊例
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郎郭彌者謝病歸
家養素閭巷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
悉通收養宅居讀誦忽聞有扣門者令婢看
之見一沙門執錫擎鉢云貧道住鼓山竹林

寺遍時乞食彌近門聲妾乃遙應曰衆僧但言乞食何須詐聖身自往觀四尋不見方知非常人也悔以輕肆其口故致聖者潛焉近武德初年介山抱腹巖有沙門慧休者高潔僧也獨靜修禪忽見神僧三人在佛堂側休

△三

△十

怪之謂尋山僧也入房取坐具將往禮謁及後往詣神僧中小者抱函在前大者在後乘虛冉冉南趣高嶺白雲北迎靄靄不見後經少時又見一僧東趣巖壁休追作禮遂入石中此巖數有鍾鳴依時而扣雖蒙聲相不及言今斯亦感見參差不可一准大略爲言巖穴靈異要惟虛靜必事誼雜希聞奇相矣一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二百餘卷德優先達時共知名以齊武平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陵川失道尋徑入山暮宿巖下室似人居迥

無所見寶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橫枝懸磬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衣自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寶即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即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後漢時來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即少時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聞更令誦餘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部經文倏然即度報曰汝是有作心我是無作心夫忘懷於萬物者彼我自得矣寶知爲神異也求哀乞住山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曉便捨去寶遂返尋行迹達鄴叙之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上

音釋

綦渠宜切 餉式亮切 眈音接 隙孔乞逆切 變
 係開切 鑄子金切 潼徒紅切 梓水房切 涪水房切 穗徐承切
 泅秋切 輾輾扶切 潼潼徒紅切 梓水房切 涪水房切 穗徐承切
 秀也 鑊大鉏切 鉦鉦諸成切 進大計切 穗徐承切

續高僧傳卷第二十六下

八四

唐 釋 道 宣 撰

釋僧雲不知何人也辯聰詞令備明大小崇附齋講恒以常任齊鄴盛昌三寶雲著名馬住寶明寺襟帶衆理以四月十五日臨說戒

八四

時僧並集堂雲居上首乃白衆曰戒本防非人人誦得何勞煩衆數數聞之可令一僧堅義令後生開悟雲氣格當時無敢抗者咸從之訖於夏末常廢說戒至七月十五日旦將昇草坐失雲所在大衆以新歲末受交廢自恣一時崩騰四出追覓乃於寺側三里許於古塚內得之遍體血流如刀割處借問其故云有一丈夫執三尺大刀厲色瞋雲改變布薩妄充堅義刀膾身形痛毒難忍因接還寺竭情懺悔乃經十載說戒布薩讀誦衆經以

為常業臨終之日異香迎之神色無亂欣然而卒時咸嘉其即世懲革不墜彝倫云

釋僧遠不知何人住梁州薛寺為性疎誕不修細行好追隨流宕歡醺為任以齊武平三年夢見大人切齒責之曰汝是出家人面目如此遽縱造惡何不取鏡自照遠忽覺驚悸流汗至曉以盆水自映乃見眼邊烏黥謂是垢汗便洗拭之眉毛一時隨手落盡因自咎責奈何此殃譴遂改革常習返形易性弊衣破履一食長齋遵奉律儀昏曉行悔悲淚交注經一月餘日又夢前人含笑謂曰知過能改是謂智乎赦汝前愆勿復相續忽驚喜而覺流汗遍身面目津潤眉毛漸出遠頗感兩報信知三世自後竭精奉法中不暫怠卒為練行僧也鄉川所歸終於本土

釋慧瑱上黨人奉律齊真貞確難拔住郡內元開府寺獨靜一房禪懺爲業會周建德六年國滅三寶瑱抱持經像隱于深山遇賊欲劫之初未覺也忽見一人形長丈餘美鬚面著紗帽衣青袍九環金帶吉莫皮靴乘白馬朱髮自山頂徑至瑱前下馬而謂曰今夜賊至師可急避瑱居懸崖之下絕無餘道疑是山神乃曰今佛法毀滅貧道容身無地故來依投檀越今有賊來正可於此取死更何逃竄神曰師既遠投弟子弟子亦能護師正爾住此遂失所在當夜忽降大雪可深丈許遂免賊難後群賊更往神遂告山下諸村曰賊欲劫瑱師急往共救乃各持器仗入路中相遇拒擊驚散從此每日瑱恒憑之安業山阜不測其卒

釋洪獻鄴人少履道門早明律檢聽涉勞頓遂兩目俱闇住相州大慈寺既無前導常處房中禮誦爲先不輟晨夕開皇十四年忽感一神自稱般若檀越來從受戒數致談話同房僧綱禪師上堂中食般若乃將綱一襪衣來觀獻云勞陳法事利益不少輒奉衣物願必受之獻納于櫃中後綱食還怪失衣襪搜求寺內乃於獻所得之具以告語綱終不信神遂發撤綱房衣物被案狼藉滿庭竿扇秤尺摧折數段神於空中語曰僧綱不好設齋會供養三寶我會禍汝未央獻雖目冥及與般若言及事同自覩神語獻曰伴衆極多悉在紫陌河上唯三十人相隨可令寺家設食衆僧便於西院會之神曰大好飲食勞費師等雖然僧綱不起齋供後會使知綱無奈之

何恐迫不已便私費財物營諸齋福般若又曰既能行福今相放矣仍以絹兩疋付獻云當以一疋施大衆一疋贈綱師獻對衆受得具皆聞見仍依付領於後彌勵本業遂卒於所住

釋慧雲范陽人十二出家遊聽爲務年十八乘驢止于叔家叔觀其驢快將規害之適持刀往見東墻下黃衣人揚拳逆叱曰此道人方爲通法大士何敢害也叔懼告婦婦曰君心無剛正眼花所致耳聞已復往又見西墻下黃衣人云勿殺道人若殺大禍交及叔怖乃止明旦辭往姊家叔又持刀送之告雲曰此路幽險故送度難雲在前行正在深阻叔在其後揮刀欲斫忽見姊夫在傍竟免加害雲都不知也開皇中周流餐挹具瞻經論名

高東夏榮冠一時後領徒五百來過叔氏叔見當衢闢化深惟昔豐乃奉絹十疋夫妻發露雲始知之乃爲說法治斷安然無恨常以此事戒諸門人曰吾昔不乘好物何事累人自預學徒必無華飾但得支身成誦於口也後不測其終

陳宣帝時東陽郡烏傷縣雙林大士傳弘者體權應道躡嗣維摩時或分身濟度爲任依止雙林導化法俗或金色表於眉臆異香流於掌內或見身長丈餘臂過於膝脚長二尺八四指長六寸兩目明亮重瞳外耀色貌端峙有大人之相梁高澄亂弘道偏意釋門貞心感被來儀賢聖沙門寶誌發迹金陵然斯傳公雙林明導時俗昌言莫知其位乃遣使賁書贈梁武曰雙林樹下當來解脫善慧大士敬

白國王救世菩薩今條上中下善希能受持
其上善者略以虛懷爲本不著爲宗亡相爲
因涅槃爲果其中善略以持身爲本治國爲
宗天上人間果報安樂其下善略以護養衆
生帝聞之延住建業乃居鍾山下定林寺坐
蔭高松卧依磐石四徹六旬天花甘露恒流
於地帝後於華林園重雲殿開般若題獨設
一榻擬與天旨對揚及玉輦昇殿而公晏然
其坐憲司譏問但云法地無動若動則一切
不安且知梁運將盡救愍兵灾乃然臂爲炬
冀穰來禍至陳大建元年夏中於本州右脅
而卧奄就昇遐于時隆暑赫曦而身體溫暖
色貌敷愉光彩鮮潔香氣充滿屈伸如恒觀
者發心莫不驚歎遂合殮於巖中數旬之間
香花散積後忽失其所在往者不見號慕轉

深悲戀之聲慟噎山谷

陳僕射徐陵爲碑銘見類文也

釋僧朗一名法朗俗姓許氏南陽人年二十
餘欣欲出家尋預剃落栖止無定多住鄂州
形貌與世而殊有奇相飲飲同俗爲時共輕
常養一猴一犬其狀偉大皆黃赤色不狎餘
人唯附於朗日夕相隨未曾捨離若至食時
以木盂受食朗噉飽已餘者用饒既同器食
訖猴便取盂戴之騎犬背上先朗而行人有
奪者輒爲所咋朗任犬盤遊略無常度陳末
隋初行於江嶺之表章服麤弊威儀越序杖
策徒行護養生命時復讀誦諸經偏以法華
爲志素乏聲弄清靡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
七徧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
其誦必以七數爲期乃至七十七百七千逮
于七萬聲韻諧暢任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

明了故所誦經時傍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
吻不動而轉起咽喉遠近亮徹因以著名然
臂脚及手伸縮任懷有若龜藏時同肉聚或
住酒席同諸醺飲而爵嗜猪肉不測其來故
世語曰法華朗五處俱時縮猪肉滿口額或
復巡江洄沂拱手舟中猴犬在傍都無艤棹
隨意所往雖陵犯風波瞬息之間便達所在
有比丘尼爲鬼所著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
宗講導聽採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讚其聰悟
朗聞曰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檢校他
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到禮佛
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
婢吾今既來何不下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
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
地默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

方復本性其隆行通感皆此類也大業末歲
猶未塵飛而朗口唯唱賊朝夕不息官人懼
以惑衆遂幽而殺之襄陽法琳素與交遊奉
其遠度因事而述故即而叙之
釋道仙一名僧仙本康居國人以遊賈爲業
梁周之際往來吳蜀江海上下集積珠寶故
其所獲貲貨乃滿兩船時或計者云直錢數
十萬貫既懷寶填委貪附彌深唯恨不多取
驗吞海行賈達于梓州新城郡牛頭山值僧
達禪師說法曰生死長久無愛不離自身尚
爾況復財物仙初聞之欣勇內發深思惟曰
吾於生多貪志慕積聚向聞正法此說極乎
若失若離要必當爾不如沉寶江中出家離
著索然無擾豈不樂哉即沉一船深江之中
又欲更沉衆共止之今修福業仙曰終爲紛

擾勞苦自他即又沉之便辭妻子又見達房
凝水混濘知入定信心更重投灌口山竹林
寺而出家焉初髮落日對衆誓曰不得道者
不出此山即迥絕人蹤結宇巖曲禪學之侶
相次屯焉每覽經卷始開見佛在某處無不

八四

七

哽咽我何不值但見遺文而仙挺卓不群野
栖禽獸或有造問學方者皆答對善權冥符
正則自初入定一坐則以四五日爲恒准客
到其門潛然即覺起共接晤若無人往端坐
靜室寂若虛空有時預告明當有客至或及
百千皆如其說曾無欠長梁始興王澹襄帷
三蜀禮以師敬携至陝服沮曲以天監十六
年至青溪山有終焉志也便薙草止容繩床
于時道館崇敞巾褐紛盛屢相呵斥甚寄憂
心焉仙乃宴如曾無屑一夕道士忽見東崗

火發恐野火焚害仙也各執水器來救見仙
方坐大火猛燄洞然咸歎火光神德道士李
學祖等捨田造像寺塔歛成遠近歸信十室
而九州刺史鄱陽王恢躬禮受法天監末始
興王冥感於梁泰寺造四天王每六齋晨常
設淨供仙後赴會四王頂上放五色光仙所
執爐自然煙發太尉陸法和昔微賤日數載
在山供仙給使僧有肆責者仙曰此乃三台
貴公何緣罵辱時不測其後貴也和果遂昇
袞服仙或勞疾見縹衣童子從青溪水出枕
盛妙藥跪而進服無幾便愈居山二十八年
復遊井絡化道大行時遭酷旱百姓請祈仙
即往龍穴以杖扣門數曰衆生何爲嗜睡如
此語已登即玄雲四合大雨滂注民賴斯澤
咸來禱賽欽若天神有須舍利即爲祈請應

念即至如其所須隋蜀王秀作鎮岷絡有聞王者尋遣追召全不承命王勃然動色親領兵仗往彼擒之必若固蹤可即加刃仙聞兵至都無畏懼索僧伽梨被已端坐念佛王達山足忽雲雨雜流雹雪崩下水涌滿川藏軍

無計事既窘迫乃遙歸懺禮因又天明雨霽山路清夷得至仙所王躬盡敬便爲說法重發信心乃邀還成都之靜衆寺厚禮崇仰舉郭恭敬號爲仙闍梨焉開皇年中返于山寺道路自淨山神前掃一夜客僧止房仙往曳出房因即倒年百餘歲端坐而卒乃葬彼山益州今猶有木景白氎尚存云是聖人仙闍梨記

釋慧峯不知何人住栖霞寺聽詮公三論深悟其旨最爲得意名架於布衆所推美詮每

云峯之達解思力吾不及也以吾年老且復相依峯遊心正理身範律儀攝靜松林日唯一食衣服麤素略無寸積顧步錚錚雅有風潤未出江都偏弘十誦讚誘前修聽者如市有問云今學大乘如何講律峯云此致非汝所知豈學正法而大小相乖乎以陳天嘉年卒春秋六十臨終告弟子智琨曰吾去處懸遠非汝所知終後屈一指捋之雖伸還屈時議謂證初果

釋慧巖住蘇州重玄寺相狀如狂不修戒檢八四

時人不齒多坐房中不同物議忽獨歡笑戲於寺中以物指搗曰此處爲殿此處爲堂乃至廊廡廚庫無不畢備經可月餘因告僧曰欲知巖者浮圖鈴落則亡沒矣至期果然乃返鎖其房槌戶開之端坐已卒遠近聞之封

赴闐闔各捨金帛遂成大聚依言締構鬱成名寺遠皆符焉自終至今四十餘載猶如存在見處佛堂用通禮謁云

釋法安姓彭安定鵠孤人少出家在大白山九隴精舍慕禪爲業麤食弊衣卒于終老開皇中來至江都令通晉王時以其形質矬陋言笑輕舉並不爲通日到門首喻遣不去試爲通之王聞召入相見如舊便住慧日王所遊履必賈隨從及駕幸泰山時遇渴乏四顧唯巖無由致水安以刀刺石引水崩注用給帝王時大嗟之問何力耶答王力也及從王入磧達于泥海中應遭變皆預避之得無損敗後往泰山神通寺僧來請檀越安爲達之王乃手書寺壁爲弘護也初與王入谷安見一僧著弊衣乘白驢而來王問何人安曰斯

朗公也即創造神通故來迎引及至寺中又見一神狀甚偉大在講堂上手憑鵞吻下觀人衆王又問之答曰此太白山神從王者也爾後諸奇不可廣錄大業之始帝彌重之威轡王公見皆屈膝常侍三衛奉之若神又往名山召諸隱逸郭智辯釋誌公澄公杯度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四事供給資安而立又於東都爲立寶揚道場唯安一衆居中樹業至十一年春四方多難無疾而終所住春秋九十八矣初將終前告帝後事安其亡後百日火起出於內宮彌須慎之及至寒食油沸上焚夜中門閉三院官人一時火死帝時不以爲怪送柩太白資俸官給然安德潛於內外同諸俗唯眠不施枕頭無委曲延頸床邊口流涎溜每至升許爲異時復有釋

法濟者通微知異僧也發迹陳世及隋二主皆宿禁中妃后雜住精進寡慾人罕登者文帝長安爲造香臺寺後主東都造龍天道場帝給白馬常乘在宮如有疹患呪水飲之無不必愈又能見鬼物預覩未然大業四年忽辭上曰天命不常復須後世唯願弘護荷負舍生便爾坐卒剃髮將殮須臾髮生長半寸許帝曰禪師滅定何得埋之索大鐘打之一月餘日既不出定身相如生天子廢朝百官素服勅送于蔣州吏力官給行到設齋物出所在東都王公已下爲造大襴四十萬口日齋百僧至于七千人別日覲二十五段通計十餘萬足斯並荷其福力故各傾散家珍云釋慧侃姓湯晉陵曲阿人也少受學於和闍梨和靈通幽顯世莫識其淺深而翹敬尊像

事同眞佛每見立像不敢前坐勸人造像唯作坐者道行遇諸困厄無不救濟或見被縛之猪和曰解脫首楞嚴猪尋解縛主因放之自爾偏以慈救爲業大衆集處輒爲說法皆隨事讚引即物成務衆無不悟而歸於道末往鄴下大弘正法歸向之徒至今流詠臨終在鄴人問其所獲云得善根成熟耳侃奉其神化積有年稔衆知靈異初不廣之後往嶺南歸心眞諦因授禪法專精不久大有深悟末住栖霞安志虛靜往還自任不拘山世時往揚都偲法師所偲素知道行異禮接之將還山寺請現神力侃云許復何難即從窓中出臂長數十丈解齊熙寺佛殿上額將還房中語偲云世人無遠識見多驚異故吾所不爲耳以大業元年終於蔣州大歸善寺春秋

八十有二初侃終日以三衣襍遶拋堂中自云三衣還衆僧吾今死去便還房內大衆驚起追之乃見白骨一具跏坐床上就而撼之鏗然不散

釋轉明俗姓鹿氏未詳何許人形服僧儀貌非弘偉容止淡然色無喜愠以隋大業八年無何而來居住維邑告有賊起及至覆檢宗緒莫從帝時惑之未能加罪權令收禁初不測其然也至明年六月累逢梟感作逆驅逼凶醜充斥東都誅戮極甚方委其言有據下勅放之而明雖被拘散情計如常與諸言議曾無所及會帝往江都行達偃師時獄中死囚數有五十剋時斬決明日吾當放此死厄即往獄所假爲餉遺面見諸囚告曰明日車駕當從此過爾等一時大呼云有賊至若問

所由云吾所委當免死矣及至期會便如所告勅乃總放諸囚收明入禁便大笑而受之都無憂懼于斯時也四方草竊人不聊生如明語矣大業末歲猶被拘繫越王踐祚方蒙釋放雖往還自在而恒居軋陽門內別院供擬恐其潛逸密遣三衛私防護之及皇泰建議軍國謀猷恒預帷幄籌計利害僞鄭世充倍加信奉守衛嚴設又兼恒度至開明二年即唐武德三年也明從洛宮安然而出周圍五重初不見迹審僞都之將敗也西達京師太武皇帝夙奉音聞深知神異隆禮敬之勅住化度寺數引禁中具陳徵應及後事會咸同緣契以其年八月忽然不見衣資什物儼在房中尋下追徵合國周訪了無所獲尋明在道行涉冥祥有問所學者乃云常以平等

一法志而奉之顧其遊步四朝貴賤通屬以明道冠幽極皆徃師之而情一榮枯實遵平等而言調謫詭不倫和韻或云某法師者見謗大乘生報無擇某法師者從羊中來如此授記其例不一行至總持顧僧衆曰不久此

八

十三

寺當流血矣宜共慎之時以爲卓異共怪輕誕及遭法諺等事尋被簿錄戮之都市方悔前失隋末有鮑子明者未詳何人煬帝遠召藝僧遂霑慧日而歷遊寺院不止房堂隨夜即宿略無定所既請官供曾不臨赴不著三衣而服裙帔或驚叫漫走言無准度大業九年以緋裹額唱賊而走時人以爲徵兆也及梟感起逆諸軍並著屯項陌額如其相焉感圍東都召問通塞遂惡罵曰賊害天下何有國乎帝時在涿郡聞之大悅召而勞遣明又

以箕盛土當風揚之後覆梟感逆黨並被誅翦長夏門外日別幾千遠應斯舉大業十年無故卒于雒邑

釋賈逸者不知何許人隋仁壽初遊于安陸言戲出沒有逾符讖形服變改時或緇素後於一時分身諸縣及至推驗方敬其德行迹不經而爲無識所恥有方等寺沙門慧高者學行通博逸因過之以紙五十幅施云法師由此得解耳初不測其所因也後有諍起高被引禁官司責問引辯而答紙盡事了如其語焉故徵應所指例如此也末至一家云承卿有女欲爲婚媾因往市中唱令告乞云他與我婦須得禮贈廣索錢米剋日成就數往彼門揚聲陳述女家羞恥遂密殺之埋在糞下經停三日行遊市上逢人言告被殺之事

大業五年天下清晏逸與諸羣小戲於水側或騎橋檻手弄之云拗羊頭揆羊頭衆人倚看笑其所作及江都禍亂咸契前言不知所終時蜀郡又有楊祐師者佯狂岷落古老百歲者云初見至今貌常不改可年四十著故

八四

十四

黃衫食噉同俗栖止無定每有大集身必在先言笑應變不傷物議預記來驗時共稱美迄乎唐初猶見彼土後失其所在

釋法順姓杜氏雍州萬年人稟性柔和末思沿惡代辭親遠戍無憚艱辛十八棄俗出家

事因聖寺僧珍禪師受持定業珍姓魏氏志存儉約野居成性京室東阜地號馬頭空岸重邃堪爲靈窟珍草創伊基勸俗修理端坐指搗示其儀則忽感一犬不知何來足白身黃自然馴擾徑入窟內口銜土出須臾往返

勞而不倦食則同僧過中不飲既有斯異四遠響歸乃以聞上隋高重之日賜米三升用供常限乃至龕成無爲而死今所謂因聖寺是也順時躬視斯事更倍歸依力助締構隨便請業未行化慶州勸民設會供限五百及

臨齋食更倍人來供主懼焉順曰無所畏也但通周給而莫委供所由來千人皆足嘗有張河江張弘暢者家畜牛馬性本弊惡人皆患之賣無取者順示語慈善如有聞從自後更無觝齧其道發異類爲如此也嘗引衆驪

八四

十五

山夏中栖靜地多蟲蟻無因種菜順恐有損害就地示之令蟲移徙不久往視如其分齊恰無蟲焉順時患腫膿潰外流人有敬而味者或有以帛拭者尋即瘥愈餘膿發香流氣難比拭帛猶在香氣不歇三原縣民田薩埵

者生來患聾又張蘇者亦患生瘕順聞命來與共言議遂如常日永即痊復武功縣僧爲毒龍所魅衆以投之順端拱對坐龍遂託病僧言曰禪師既來義無久住極相勞憊尋即釋然故使遠近瘴癘淫邪所惱者無不投造順不施餘術但坐而對之識者謂有陰德所感故幽靈偏敬致其言教所設多抑浮詞顯言正理神樹鬼廟見即焚除巫覡所事躬爲捍擋禎祥屢見絕無障礙其奉正也如此而篤性綿密情兼汎愛道俗貴賤皆事邀延而一其言問胃襟莫二或復重痼難治深願未果者皆隨時指示普得遂心時有讚毀二途聞達於耳相似不知翻作餘語因行南野將度黃渠其水汎溢屬涉而度岸既峻滑雖登還墮水忽斷流便隨陸而度及順上岸水尋

還復門徒目覩而不測其然也所以感通幽顯聲聞朝野多有鄙夫利其財食順言不涉世令不留心隨有任情志虛遠但服麤弊卒無兼副雖聞異議仍大笑之其不競物情又若此也今上奉其德仰其神引入內禁降禮崇敬儲宮王族懿感重臣戒約是投無爽歸禁以貞觀十四年都無疾苦告累門人生來行法令使承用言訖如常坐定卒於南郊義善寺春秋八十有四臨終雙鳥投房悲驚哀切因即坐送于樊川之北原鑿穴處之京邑同嗟制服八四亘野肉色不變經月逾鮮安坐三周枯骸不散自終至今恒有異香流氣屍所學侶等恐有外侵乃藏于龕內四衆良晨赴供彌滿弟子智儼名貫至相幼年奉敬雅遵餘度而神用清越振績京臯華嚴攝論尋

常講說恒至龕所化導鄉川故斯塵不絕矣
釋道英姓陳氏蒲州猗氏人也年十八叔休
律師引令出家而二親重之便爲取婦五年
同床誓不相觸素在市販與人同財乃使妻
執燭分判文疏付囑留累遂逃而落髮至并
州炬法師下聽華嚴等經學成返邑其妻尚
在開皇十年方預大度乃深惟曰法相可知
心惑須曉開皇九年遂入解縣太行山栢梯
寺修行止觀忽然大解南垂悟人北嶺悟法
二空深鏡坐處樹枝下映四表於今見在因
爾營理僧役以事考心後在京師住勝光寺
從曇遷禪師聽採攝論講悟既新衆盈五百
多採名教而妙能如理而英簡時問義唯陳
止觀無相思塵諸要槃節深會大旨遷彌重
之語諸屬曰爾雖考通文義無擇昏明得其

妙者唯道英乎自爾儀服飲噉未嘗篇章頗
爲時目作達者也聽講之暇常依華嚴發願
供僧有慕道者從其所爲因事呈理調伏心
行寄以弘法常云余冥目坐禪窮尋理性如
有所詣及開目後還合常識故於事務遊觀
役心使有熏習然其常坐開目如線動逾信
宿初無頓賤後入禪定稍呈異迹大業九年
嘗任直歲與俗爭地遽鬪不息便語彼云吾
其死矣忽然倒仆如死之僵諸俗同評道人
多詐以針刺甲雖深不動氣絕色變將欲洪
降傍有智者令其歸命誓不敢諍願還生也
尋言起坐語笑如常又行龍臺澤池側見魚
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
我我可不及汝耶即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
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全

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遂脫衣仰卧經于三宿乃起而曰幾被火炙殺我如是隨事以法對之縱任自在誠難偶者晚還蒲州住普濟寺置莊三所麻麥粟田皆在夏縣東山深隱之所不與俗爭用接羈遠故使八方四部其歸若林晝則厲衆僧務躬事擔運難險緣者必先登踐夜則跏坐爲說禪觀時或弊其勞者聞法不覺其疲一日說起信論至真實門奄然不語怪往觀之氣絕身冷衆知滅想即而任之經于累宿方從定起時河東道遜高世名僧祖習心道素同學也初在解縣領徒盛講及遜捨命去英百五十里未及相報終夕便知告其衆曰遜公已逝相與送乎人問其故答云此乃俗事心轉即是及行中路乃逢告使其

知微通感類皆如此及終前夕集衆告曰早須收積明日間多聚人畜損食穀草衆不測其言英亦自運催促甚急至夜都了索水剃洗還本坐處被以大衣告曰人謂余爲英禪師禪師之相不可違世語門人志褒曰禪師知英氣息可有幾耶褒以事答英言如是因說法要又曰無常常也不可自欺不可空死令誦華嚴賢首偈至臨終勸念善處明相既現口云捨却奄然神逝人以手循從下而冷即貞觀十年九月中也春秋八十初將終日衆問後事英曰佛有明教但依行之則無累矣英何言哉時感群鳥集房數盈萬計悲鳴相切及其終夕惠褒侍側見有青衣二童執花而入紫氣如光從英身出騰燄屋棟及明霧結周二十里人物失光三日方歇蒲晉二

川化行之所聞哀屯赴如喪重親遠驗英言
不有損失又感僧牛吼呌聲徹數里流淚嗚
咽不食水草經于七日將欲藏殮道俗爭之
僉以英不樂喧譁但存道業便即莊南夏禹
城東延年陵東鑿土龕之纔下一鏹地忽大
震人各攬草臨卧地驚懾周十五里皆大動
怖又感白虹兩道連龕柩所白鳥二頭翔鳴
柩上至于龕所迴旋而逝詳英道開物悟慧
解入神故得靈相氤氲存亡總集不負身世
誠斯人乎

釋又德姓徐雍州醴泉人也形質長偉秀眉
骨面立履清白服麤素衣而放言來事多所
弘獎年有凶暴毒癘流者必先勸四民令奉
三寶其所施設或禮佛設齋或稱名念誦用
其言者皆禳災禍有不信者莫不歿終預記

未然略如對目時遭亢旱懼而問焉又以手
指搗某日當雨但齊某處約時雨至必如其
言或蝗暴廣狹澤潤淺深事符明鏡不漏纖
失且執志清慎不濫刑科力所未及不受其
法故壯年在道唯遵十戒而於篇聚雜相多
所承修末於九峻山南造阿耨達池并鑄石
鉢即於池側用濟衆生以真觀十二年卒於
山舍百姓感焉爲起白塔岩然山表

釋智則姓馮雍州長安人二十出家辯才寺
聽凝法師攝論四十餘遍性度掉舉僅觀尋
採恒披敗納裙垂膝上有問其故則云衣長
多立耳遊浪坊市宿止寺中銷聲京邑將五
十載財法食息一同僧伍房施單床上加草
薦瓦椀木匙餘無一物或見其縑縷爲經營
者隨得服用言終不及則雖同僧住形有往

來門無關閉同房僧不知靈異號爲狂者則聞之仰面笑曰道他狂者不知自狂出家離俗只爲衣食行住遮障鎖門鎖櫃費時亂業種種聚斂役役不安此而非狂更無狂者乃撫掌大笑則性嗜餽飫寺北有王摩訶家恒令辦之須便輒往因事伺候兩處俱見方委分身而言行相投片無假謬自貞觀來恒獨房宿竟夜端坐咳嗽達曙余親自見故略述其相云

釋通達雍州人三十出家栖止無定初辭世壞遍訪明師委問道方皆無稱悅乃入太白山不賣糧粒不擇林巖飢則食草息則依樹端坐思玄動逾晦序意用漠漠投解無歸經跨五年栖遑靡息因以木打塊塊破形銷既覩斯緣廓然大悟晚住京師律藏寺遊聽大

乘情量虛蕩一裙一帔布納重縫所著麻鞋經三十載繒帛雜飾未曾冠體冬夏一服不弊冰炎常於講席評叙玄奧而不肖之夫言行矛盾及至飲噉無異俗人達曰大乘之學豈其爾耶若指聖懷斯實凡度余不同也左僕射房玄齡聞而異焉迎至第中父事隆重而達體道爲功性不拘檢或單裙露腹或放達餘言玄齡以風表處之不以形言致隔其見貴如此也常以飲水噉菜任性遊從或攬折蒿蓀生宛而食至於桃杏瓜果必生吞皮核人問所由云信施難棄也貞觀已來稍顯神異往至人家歡笑則吉愁慘必凶或索財賄或索功力隨命多少即須依送若違其語後失過前有人騎驢歷寺遊觀達往就乞惜而不施其驢尋死斯例不一也故京室貴賤

